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二五・史部・目錄類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卷五十三至卷七十一）（清）周中孚撰……………一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清）張金吾撰……………一三九

2669/05

兄癖好編集戒殺之文傳于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殺乎其閒聊欲誘人之一觀也蓋亦勸人為善之常談當出于鄉愿者之所為明代袁了凡輩之先聲也然鍊序必欲以閻王為說末有虞舜徒富名富跋亦然何其鄙倍至于此極耶說邪亦收入之

樵談一卷 鹽邑志林本

宋許棻撰 棻字忱父號梅屋海鹽人嘉熙中居秦溪 四庫全書存目

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前有自述稱樵身也談心也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云云故以名書凡

鄭記五十三

三十條皆嫉俗警世之談頗有裨于身心其修詞簡潔而端重極似靜修之士不惑于理學者所為然其書至明萬厯開始出又無姚江末流之習則其傳自宋人無疑觀其或問浮屠氏以身為旅泊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試問當時據講席者有此名言乎

東洲几上語一卷 東洲枕上語一卷 舊寫本

宋施清臣撰 清臣號東洲自稱赤城散史澤州人 四庫全書存目

目俱無東洲二字倪氏宋志補類亦載之惟枕上語無此二字語誤作言前編作于淳祐甲辰凡

七十八條後編作于淳祐乙巳凡七十五條每編各有小引其前引稱合老釋以非三融精麤而為二云云可以想見其宗旨矣

西疇常言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何坦撰 坦江人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宋志補亦載之是書乃其生平札記凡分九門曰講學曰律已曰應世曰明道曰莅官曰原治曰評古曰用人曰正弊皆本舊說而傳益之頗多近裡著己之談亦足以範世警俗而閒及釋氏宗旨由其見道之終淺也說邪亦收入之

東谷所見一卷 百川學海本

鄭記五十三

宋李之彥撰 之彥號東谷永嘉人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東谷以老塾師據其所見隨筆記錄凡三十則各有標目皆任意迅筆肆言無忌亦由宋社將屋之秋故處士橫議如此前有咸淳戊辰自序越九載而元人入臨安矣說邪亦收入之

郁離子二卷 學津討原本

明劉基撰 基仕履見補數類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儒家作一卷明史藝文志不載蓋總列于文成集中故注云彙編諸集及郁離子春秋明經諸書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鑿等所編誠意伯文集內有郁離子四卷分十八篇每篇各以首條之目

標題吳從善徐一夔俱為之序是本不分篇數凡一百八十二條每條各有標目乃其于元末寇燧四起隱居青田時所作張若雲跋稱其縱橫變化指事造懷深得漆園寓言之旨而旋乾轉坤之抱時時溢平言外知其求志達道具有本源世徒以占候讖緯神之非也說郭續摘錄十餘條名郁離子微云

危辭一卷函海本

明王禕撰禕仕履見正史類

四庫全書存目作華川危辭蓋據學海類編之本乃曹秋嶽溶所加也忠文集

集中本無此二字焦氏經籍志儒家類所載亦同前

鄭記五十三

五

有元至正戊戌自序稱予避兵縣南朋友離散又絕無書可觀因追憶昔所聞見者志之于簡以其為言乃夫人所同好故名危辭今觀其書凡七十四條雜論修齊治平之道而不純乎儒理蓋有得于五千言之旨深矣故曰爵祿者災之隅功名者禍之輿然其後廢好爵而蹈危機豈所謂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歟書中閒有評語四處不知何人所繫說郭續亦收入之

華疇二卷寶顏堂祕笈本

明王達撰達字達善號耐軒居士無錫人洪武中國子監助教永樂初擢為縣學訓導改大同府學遷為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

文志作一卷是編乃其官大同府學訓導時作凡百有七條其言多主柔伏退遜蓋出于老氏之緒餘然能于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加鍼砭尚有裨于名教前有自述稱天理人情殊加有省頗為近之至太倉陸之箕序謂究其文義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則未見其然也書中閒附之箕按語亦膚淺之詞耳前又有餘姚孫繼福清林樞二序末有祝俊民章跋說郭續止節錄一卷且誤題陳世寶撰云

讀書筆記一卷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弘治壬子舉人官至應天府通判四庫

鄭記五十三

六

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乃其于成化乙巳居憂時所作前有自識稱于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今觀其書凡二十五條皆準情酌理而出之絕少放言高論非後來所作罪知浮物諸書可比蓋其時年尚少猶未以晉人放誕自負也 廣祕笈說郭續均收入之惟陶本卷末多一條不知據何本增入爾

測語二卷鹽邑志林本

明錢琦撰琦字公良海鹽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思南府知府四庫全書存目作錢子測語乃其生平札記凡分八門曰象元曰繇唐曰浮風曰治本曰檢精曰鑿遠曰規世

曰導儒所言皆立身行己應世出治之道頗近北
宋以前儒家者言蓋深知言心言性之無補于世
而不屑道也其標目則大涉纖佻殊不類正嘉時
人所為疑公良祇有手稿其後人為之編次而妄
以己意分門標目也至其書實非隆萬閒王學流
行之時所能依託則有目之所共見矣前有隆慶
戊辰彭輅贊後有其孫毅跋

拘虛晤言一卷 說郭續本

明陳沂撰 沂字魯南口口人正德中進士
歷編修侍講官太僕卿致仕 四庫

全書存目是書凡三十九條每條先取兩事比物
連類以引起其義而後申明之其源出于連珠性

鄭記五十三

散文無韻為異惟專以修詞為主故不能以濶意
發高文也

古言類編二卷 鹽邑志林本

明鄭曉撰 曉仕履
見書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作古言是

書乃其讀書有得隨時札記久之分類編次凡易
書詩春秋三傳禮記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史諸
子雜言十二門其說經諸條祇緣飾舊說未能有
所發明其論子史益加偏僻而導揚二氏之教尚
少猶有可取至其言宋儒所資于漢儒者十八九
只今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
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云云實名論也說郭續

所收止節錄三十四條耳

一庵雜問錄一卷 彙秘笈本

明唐樞撰 樞字惟鎮號一庵歸安人嘉
靖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 四庫全

書存目一庵初事湛甘泉其後慕王陽明之學而
不及其門其講學之書有雜著十種惟宋學商求
及是錄又在十種之外此篇皆設為問答以發明
心性德業旁及經史文藝大都純涉禪宗而借儒
術為託足之地其所著書皆當作如是觀也

病榻寤言一卷 續秘笈本

明陸樹聲撰 樹聲字與吉號平泉華亭人嘉靖
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定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自序稱余卧病榻閒意有所
得蹶然起坐憑几疾書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

鄭記五十三

得之寐寤今觀其書凡十四條雖語無倫次其于生
死之故養生之旨閒亦億中云說郭續亦收入之
耄餘雜識一卷 續秘笈本

明陸樹聲撰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小說類

亦載之平原以平生所接交知談議及紬繹舊聞
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因子每旦櫛沐之
餘閒錄一二以備遺忘時年已八十有二故曰耄
餘雜識雖其好學不倦所言足為世戒而喜雜以
二氏之說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何在耶前有萬
厓甲寅自序後有其門人朱朝貞跋

汲古叢語一卷 廣祕笈本

明陸樹聲撰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類

亦載之是編乃其于嘉靖丙寅官南雍時所作凡八十七條皆雜談名理以周易為主而附益以老莊之旨是時王學尚未橫流故無一禪宗語犯其筆端勝于萬麻以後諸雜記多矣前有自序說邪續所收止摘取三十一條云

渾然子一卷 普祕笈本

明張紳撰 紳字子儀柳州衛籍馬平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仿劉伯溫郁離子體自成一子凡十八篇各為標目皆反覆引證以推闡事理之所

鄭記五十三

當然其議論雖不及伯溫之正大而汪洋恣肆則過之矣

意見一卷 廣祕笈本

明陳于陸撰 于陸南充人大學士以勤之子陸慶戊辰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隨筆札記凡八十一條自立教至觀世各為標目中多尙論古之君臣大

概而于本朝君臣亦間及之且詆憲宗之濁亂武宗之放縱有無君之心焉豈其父子相繼為宰相

竟可言所不宜言歟然其于姚江之學則拒之不遺餘力一則曰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即

所謂最上一乘之理再則曰陽明拈出一致良知

以自標異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為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而韓昌黎一條

講學一條三教一條論道一條道理一條清淨無為一條又顯斥二氏之教並及當時之沈溺于王

學者真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也說邪續所收係節本殊不足觀 承幹按于陸字元忠諡文憲

穀山筆塵十八卷 原刊重修本

明于慎行撰 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四庫全書存目無穀山二字明史藝文志不載無垢

既著讀史漫錄評論歷代史事而于當世得失之故尙未討論因旁搜博采以成是編分為三十五

鄭記五十三

類凡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睹聞之概纖悉具備

即其援引舊聞亦無不切劇時事信經國之大業不僅資清暇之談柄已也前有馮椅題辭目錄後

有萬麻癸丑其門人郭應龍序至國朝康熙丁巳其裔孫 繼善 取舊版之缺者而修補之宋文英

為之跋

呵凍漫筆二卷 藝海珠塵本

明談修撰 修字思永無錫人隆萬間人 是書乃其原本前言往行以立論凡五十五則俱極詳明所以為箴砭末

俗衰薄之計故詞氣過激此與其避暑漫筆同一

用意皆發憤之所為作也似較當時言心言性之書徒空言而無補者固高出數倍矣

支談三卷 彙祕笈本

明焦竑撰 竑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萬厯

丁亥張 文暉 引稱孔老釋迦之道曷嘗有異而其

或命之曰儒曰釋曰道各隨世之所謂語言文字

以名之而道則安有是也此先生所為不得已而

詳言之也是書宗旨已盡于此然此亦不過舉其

大概耳實則欲揚釋老而抑孔子又欲揚釋迦而

抑老氏無論孔子蓋沿姚江之末派而失其本原

遂流而為異端之歸其害豈可勝言哉

鄭記五十三

環碧齋小言一卷 彙祕笈本

明祝世祿撰 世祿字無功德興人萬厯己丑進士官至尚寶司卿 四庫全

書存目是編乃其講學之語多浸淫于釋氏蓋萬

厯以後士大夫沿姚江之末派者十之九至謂大

舜茹草終身是在世了法尼父朝聞夕死是出世

了法不得謂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矣前有萬厯

丙申楊 起元 序快書所收已為閩士行所刪節云

恥言二卷 新刊本

明徐禎稷撰 禎稷字叔開號餘齋華亭人萬厯辛丑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 新

修松江府志著錄是書卷首有自記稱恥言者家

居談說偶識之簡者也言之未克行焉庸無恥乎

存以備自省亦以示後人猶冀有能釋子恥者今

觀其書不過日用倫常之事而言簡意該修齊之

要道具焉其毅然不為釋氏所惑猶勝于明季講

良知者之末流也是書本未付梓乾隆戊午其曾

孫訪師 穎梁 取以示衍聖公孔 廣榮 為之序而刊

之胡 二樂 亦為之序未有吳 騏 及訪師二跋藝海

珠塵亦收入之

醒心藥石 體仁堂刊本

明楊繼益撰 繼益字茂謙號素卷青浦人 是書成

于萬厯癸丑前有自序稱天下有通病非良方曷

克治之于是取訓語之會心者錄之不中膏肓者

鄭記五十三

不錄迂濶難行者不錄詞雖典雅而無關身心日

用者不錄故所錄無幾而要其所存皆三年之艾

也今觀其書多格言莊論誠如藥石之可以伐病

無如當時據講席者皆屬王學末流之輩動合儒

釋而一之是書每參以釋氏宗旨向未能免俗耳

蓋與其所著燕寓偶談同為趨向之偏而已此書

與燕寓偶談俱稿藏于家至 國朝嘉慶甲戌其

七世孫 箕 始合而刊之并取趙 崇元 贈序及其從

子 士修 所作拙宦記二篇暨元孫 禔 附記以及小

像列于卷首王述庵 昶 為之總序

祈嗣真詮一卷 普祕笈本

明袁黃撰黃字坤儀號了凡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兵部主事 四庫全

書存目前有自述稱予苦乏嗣遇異人授以祈嗣

之訣信而行之果生子予慮天下之乏嗣者眾而

不獲聞是訣也因衍為十篇以風告之今觀其書

自改過以迄祈禱凡分十門大都撥拾醫家者言

而傳益以果報之事其末一篇專以崇奉佛家經

像為主尤為儒者所不屑道也前有萬厯庚寅韓

初命刻引

韋弦佩一卷說邪續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字田叔號漢陂鄞縣人以廢官太常寺典簿官至辰州知府

四庫全書存目作無卷數蓋足本也是書凡處方

鄭記五十三

艾觀藥鏡卻病四篇每篇各繫以小序蓋以義理

之正救血氣之偏所設方藥諸條多近俚鄙不待

識者而始知其可笑也前有自序稱性急者佩韋

性緩者佩弦聖人以此和劑于民使協中庸之軌

也其取義雖大而書實不足以當之云

聽心堂客問一卷普祕笈本

舊題廬山山人萬尚父撰尚父里貫未詳據其所題當是廬山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凡設六十五問而一一答之

多不出二氏宗旨其雜說寥寥無幾惟談道家內

丹之法頗詳蓋俞玉吾席上腐談之緒餘也

辨學遺牘一卷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利瑪竇撰瑪竇字西泰歐邏巴人萬厯時航海至廣東 四庫

全書存目是編凡虞德園漳縣與利西泰書一篇

西泰復德園書一篇及復蓮池和尚竹窗天說四

端蓋欲以其所為天主教以訂正其說也蓮池不

足道而德園以儒者與西人相往還可謂失其本

心矣末有涼庵居士不著識語

二十五言一卷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利瑪竇撰 四庫全書存目書名二十五

言者即二十五條以為本天數云前有萬厯甲辰

馮應京序稱泰西學專事天見為總總天民罔不

交相利濟也者阨危則拯以力迷惑則教以言非

鄭記五十三

力所及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先生載此

道腴梯航而來以惠我中國儻誦斯言者穆然動

深長之思一切重內輕外以上達于天德則不必

起游夏于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

四十二章謂釋家四十二章經孰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

今觀其書不過盜竊釋氏陳編而敷衍成辭無甚

深微奧妙其行文亦不精工蓋拙者之所為不知

何以能傾倒一時士大夫也殆以其能解算術故

徐元扈光啟亦為之序歟

天主實義二卷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利瑪竇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以論天

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為第一篇以解釋世人錯認天主為第二篇以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為第三篇以辨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為第四篇以辨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為第五篇以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為善惡為第六篇以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為第七篇以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為第八篇篇中皆設中士問而西士答是時西泰已入中國習見儒書因取經傳中上帝之說

鄭記五十三

五

以附會于天主而詆排釋氏然所說皆釋氏之變相未見其有勝于彼教也前有萬厯癸卯重刻自跋及馮應京李之藻汪汝澤三序

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 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利瑪竇撰 四庫全書存目西泰既為天主實義以著其凡又作此十篇以析其義凡人壽既過誤猶為有第一人于今世惟僑家耳第二常念死候利行為祥第三常念死候備死後審第四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第五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自省自責無為之尤第七善惡之報在身之後第八妄詢未來自速身凶第九富而貪吝若于貧

竇第十皆設為同時士大夫問而已答之惟末二篇則設一士人一友人以發其端亦皆掇拾釋氏家言并其時王學末流之說敷衍成篇其詞汪洋恣肆有類屠赤水之鴻苞故足以動人也涼庵居士不著跋稱經術所未睹理所必有拘儒疑焉今瞿曇氏痛焉又支誕其說以惑世而西泰子子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其論必傳不朽其原則非常是以自謂畸人是則其徒亦明言從釋氏奪來矣而明人猶為其所惑何居後附西琴曲意入章乃其于萬厯庚子具贄物赴京師以獻聞有西洋雅琴一具神宗問其本國之曲因以習道語數

鄭記五十三

六

曲譯以華言呈進第譯其意而不能隨其本韻者方音異也前又有冷不生不著演畸人十規蓋卽隱括十篇之旨書成于萬厯戊申李之藻周炳謨王家植俱為之序引

交友論一卷 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利瑪竇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乃其于萬厯己亥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而作凡一百條每條不盡一行者居其大半大旨多向利害上計較而強人以所難亦不過託諸空言耳況交友之道備于六經後人尚尋繹靡盡不待天方一小國之人多其辭說也前有自序及瞿不著馮應京

二序廣祕笈說邪續所收俱止題友論云
七克七卷 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龐迪我撰 迪我號順陽歐邏巴人萬曆時入中國周子愚李之藻徐光啟等先後薦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目錄稱天主教要言罪宗七端謂驕傲嫉妒吝怒迷飲食迷色及懈惰于善也又言克罪七端有七德謂謙讓以克驕傲仁愛人以克嫉妒捨財以克慳吝含忍以克忿怒淡泊以克飲食迷絕欲以克色迷勤于天主之事以克懈惰于善也順陽因作伏傲平妬解貪熄忿塞鑿坊淫策愈七篇以發明其義所說或儒或釋而釋氏之旨居多大抵欲人敬事天主以

鄭記五十三

七

邀福利與釋氏之奉佛伎倆無異趨也故說有不通處仍遁入于釋氏宜為縑流所竊笑也而儼然號為儒流者不知之非下愚而何前有萬曆甲寅自序及楊廷筠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五

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 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艾儒略撰 儒略歐邏巴人萬曆時入中國 四庫全書存

目是書皆其國讀書次第取士科條一為文科以文字包古今接聖賢故必先以文闢諸學之大道也一為理科義理之大學也一為醫科操外身生死之權也一為法科操內外生死之權即國王治

世之公典也一為教科操內心生死之權也一為

道科乃超生出死之學總括人學之精加以天學之奧也其進學年分考選先後俱有一定章程而其所歸宿者不過算術所崇奉者不過天主終不可與中國教學之法相提並論爾末附唐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題大秦寺僧景淨述蓋欲以是碑明其教之久入中國而不知適足以證其天主教之為祇教此即自呈露其敗闕也況又有酉陽雜俎冊府元龜西溪叢語及岳氏程史諸書所載俱可其相證明乎特明人不足以語此故使其教得行也未有天啟乙丑涼庵居士 不著書後尙鋪

鄭記五十三

七

張而揚厲之不值識者一噓而已卷首有天啟癸亥楊廷筠序許晉臣引熊士旂跋

靈言蠡勺二卷 天學初函理編本

明西洋畢方濟撰而徐光啟編錄之 方濟歐邏巴人光啟仕履

見農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天啟甲子自序稱亞

尼瑪 譯言靈性 之學于費祿蘇非亞 譯言窮理之學 中為最

益為最尊故古昔典籍無不贊歎亞尼瑪謂之甚

奇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余觀其書以論亞尼瑪之

體者為第一篇論亞尼瑪之生能覺能靈能為第

二篇論亞尼瑪之尊與天主相似者為第三篇論

亞尼瑪所向美好之情者為第四篇其大旨依天

主經典所說依我信德之光信德者信天主之德以通亞尼瑪之妙總歸于令人認已而認天主以享其福焉蓋亦摭佛經覺性之說而變幻之與當時之喜談心學者當有水乳之契矣

狂夫之言三卷續狂夫之言二卷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四庫全書存目是編雖分出續二卷而卷數目錄仍統為一書凡八

十七條雜論古今事蹟旁及藝文反覆辨駁文筆亦頗暢達顧眉公終老山林讀史又未及貫穿故多偏矯之論而于西方之教又依違其間則適成其為雜學而已矣其曰狂夫之言者用漢書鼂錯傳

鄭記五十三

語也

安得長者言一卷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隨時札記而一行可盡者居多蓋欲以語言文字津梁後學故皆布帛菽粟之談觀此頗有儒者氣象但不曾言心言性耳以較當時陽儒陰釋之徒則固加人一等矣其曰安得長者言本漢書龔遂傳語也前有自序後有張元弢明跋說郭續亦收入之止

題長者言蓋省文爾

飛潛子五卷原刊本

明陳始亨撰始亨字伯子廣東人伯子以老諸生頗喜講易

因自號飛潛子其著是書即以飛潛論冠首前二卷論易後三卷皆雜論每篇多標辨說解贊書序諸目益卽其所作雜文而裒為一編者其飛潛論有云初集內聖之理最元二集外王之事最備三集古今之衡最遠此卽其所為初集其論易大都陳邵之緒言其雜論則又八股之餘氣故卷末卽附四書文十八首尤鄙陋不足道也其二集三集今未見傳本諒亦徒為大言而無其書耳前有崇禎戊寅易第昌序及其自撰凡例

新婦譜一卷補一卷又補一卷檀几叢書本

鄭記五十三

國朝陸圻撰補一卷陳確撰又補一卷查琪撰字

麗京號講山錢唐人順治中貢生確字乾初琪字石丈俱海寧人四庫全書存目止載圻書前有自序稱丙申七月倉卒遣女蕭然無辨因作新婦譜贈之云云蓋仿時人治譜之例也其書凡四十二條備詳為婦之道文不雅馴欲使羣婢通知以為勸戒爾乾初為之補十二條石丈又為之補四條皆如原書之例而補其未及者也合三家之書觀之而女教全矣

德輿子一卷傳經堂叢書本

國朝凌堃撰瑤珠內史注堃字厚堂一字德輿歸安人道光辛卯舉人官金華教諭注者但署瑤珠是書凡九篇曰正名曰丙史卽其妻安氏金匱人是書化曰扞運曰貴生曰葆一日慎形曰道本日相

尚曰神劑蓋學鬼谷子而作故不純乎儒術此班孟堅所謂雜家者流也其造語雖艱深而尚不近于淺陋然在撰子則可若以製文難免劉彥和所云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龍見文心雕前有道光壬午棲霞郝懿行序末有道光辛巳元和蔣廷恩後跋

鄭記五十三

主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三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四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之三

雜家類三

雜考之屬上 晉至元

古今注三卷

漢魏叢書本

中華古今注三卷

百川學海本

古今注舊題晉崔豹撰中華古今注舊題五代馬

編撰豹字正熊惠帝時官太傅丞編明經及第登拔萃科歷仕梁唐終國子祭酒四

庫全書著錄隋志載古今注三卷崔豹撰新舊唐

志崇文目讀書附志類書書錄解題宋志俱同通

載新志又見儀注類作一卷陳氏又載中華古今

鄭記五十四

一齋業堂校刊

注三卷後唐太學博士馬編撰通考宋志俱同按

馬氏書目序稱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

泊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

中華古今注是馬氏已不見崔氏書之全帙矣今

崔氏書凡八篇一輿版二都邑三音樂四鳥獸五

魚蟲六草木七雜注八問答釋義與趙氏所載俱

合知南宋時其本已如此或卽馬氏所見本也陳

直齋以馬氏書爲推廣崔豹之書其自序亦言添

注釋義而其卷上爲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

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六十六門卷中以皇后冠

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部注凡四

十四門卷下而古今音樂鳥獸魚蟲龜鼈等部注凡八十門則與崔氏書所分八門名異而文相同者十之八九且攷蘇德祥演義與此二書相同者又十之五六疑二書皆屬後人所依託不似自家之原本也特以其皆考證名物故合而志之以便互考焉祕書廿一種均收入之而馬氏書又載入說邪云

蘇氏演義二卷 函海本

唐蘇鸚撰 鸚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頌之族也光啟中登進士第仕履無考 四庫

全書著錄新唐志 崇文曰家小說 書錄解題俱

作十卷通考作十二卷當誤衍二字也其書久佚

鄭記五十四

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得二卷已多與世傳

古今注及中華古今注相同者十之五六蓋彼二

書勦襲此書也使此書全帙尙存恐彼二書皆從

此書出矣陳氏取李 治刊誤李匡又 資暇集 光

庭兼明書及是書並列而斷之曰此數書者皆考

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訛謬有益見聞云李兩邨

得 文瀾閣傳鈔本刊入函海并爲之序多襲提

要以成篇殊不足取又有小序尤不足存藝海珠

塵亦收入之

資暇集三卷 墨海金壺本

唐李匡文撰 匡文字濟翁鄭惠王元禧五世孫宰相夷簡子昭宗時在宗廟少卿

匡文字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家小說 崇文曰 家說類 俱見小俱載

之崇文曰集作錄陳氏馬氏及宋志俱作集餘皆

無集字馬氏又于小說類重出此種無集字蓋從

晁氏載入也諸家俱作匡文惟袁本讀書志作匡

父衢本及馬氏所重出者俱作匡義此則文與父

乃字形相涉而譌又因草書義字作父而譌爲義

也攷濟翁之名匡文見唐書宗室世系表及藝文

志史部編年類譜牒類與子部小說家類凡四見

皆作匡文又陸放翁渭南文集跋此書亦作匡文

王勉夫野客叢書引此書則作正文蓋避匡爲正

鄭記五十四

也自晁氏始訛作匡父 此據袁本又訛作匡義此馬氏所據本

從此刊是書者皆作匡父矣書曰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今濟翁名匡文不名匡父證據如此之多

吾從其多者爲定論焉晁氏載濟翁自序稱世俗

之談類多訛誤雖有見聞不敢證故著自書上

篇正誤中篇譚元下篇本物以資休暇云然書中

乃不標此目而所說凡九十條分隸各卷則一一

與此目相應其書考證古語舊事以及名物皆按

據典核而開失之疏舛大約與李氏刊誤蘇氏演

義諸書相近濟翁雅材博瞻著述頗勤自唐志所

載數種外自漢至唐年紀天潢源派譜唐偕日譜

玉牒行樓皇孫郡王譜元和縣主譜家譜各一卷
刊誤二卷 百川學海本

唐李涪撰 涪里貫未詳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家 崇文目 家 書錄解題通志 家 通攷宋志

類 俱載之通志作一卷李滂撰通考作刊語李

諸撰皆字之誤也前有自序稱余嘗于學古問政

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爰自秦漢迄于近世沿

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今觀其

書上卷止十八條下卷止三十一條則已佚其一

矣張若雲跋其後云其論皆本于經傳正而無疵

典而可據觀釋怪一條言李商隱無一言經國無

纖意獎善惟選章句乃一飭工耳則知其所學信

而好古非崇尚綺靡者矣然是書所論皆精核可

據若雲僅舉一條以概其餘蓋以卷首所冠提要

一篇已備舉之也學津討原說郭均收入之

兼明書五卷 瑣川吳氏活字版本

五代王光庭撰 光庭烏程人吳越 四庫全書著

錄書錄解題通考俱作二卷宋志作十二卷疑原

書以類爲卷而陳氏誤脫十字馬氏亦因之也陳

氏稱爲唐人蓋以其人生長于唐而吳越猶唐季

封國故仍屬之唐也是編皆其攷證經書札記以

考諸書者爲第一卷考易書詩者爲第二卷考春

秋禮記論語孝經爾雅者爲第三卷考文選者爲

第四卷考雜說及字書者爲第五卷凡十二類一

百四十一條其第五卷末恥鏤規明札五條皆缺

其文蓋佚脫爾書中又頗有缺字惟卷二毛詩序

一條沈朗新添一條可以全唐文校補而全唐文

所載校此書稍略者亦可以此書所有補全矣所

攷皆引據賅博攷證精詳閒有舛誤如放勳重華

文命非名之類亦所不免然其書精核者多與顏

籀之匡謬正俗一編皆有裨于經義者也此本吳

氏借大石山房宋刻本翻鈔尙未覓善本校證云

說邪策祕笈俱收入之

釋常談三卷 百川學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 家 亦載

之按書錄解題 類 載龔養正 正 續釋常談二十

卷云昔有釋常談一書不著名氏家藏亦闕此書

今故以續稱凡常言俗語皆注其所書 通 者據養

正嘗續此書陳氏亦稱爲昔有則作者當遠在北

宋時矣前有原序稱采古經之祕義掇前史之奧

詞僅以成編隨目注解總得二百事今是本僅得

一百二十六事豈此外七十四事爲後人所刊落

歟然卽此書所載核之援引謬誤觸處皆然似不類

北宋人所爲何也且其自詡爲不愧博學而望後

之繼玉塵尾者見原序亦太不自量矣乃後人竟有續釋之且別釋之者存目有南宋人此則不可解也說郭唐宋叢書均收入之

東觀餘論二卷附錄一卷津逮藏書本

宋黃伯思撰其子訥編伯思仕履見譜錄類訥官右宣教郎四庫

全書著錄不數附錄一卷書錄解題別集類通考集類

宋志小學類俱載之通考作三卷字之誤也陳氏于

類藝又載法帖刊誤二卷于譜牒類又載博古圖說

十一卷宋志又別載法帖刊誤一卷是書前有大

觀戊子自序稱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

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附錄

鄭記五十四

六

中有紹興丁卯訥跋稱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祕

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

據此知訥合法帖刊誤及博古圖說為一編總題

此名以其父終于祕書郎故稱東觀云陳氏及宋

志俱兩載之是也又俱作二卷與今本合而訥解

為十卷或字之誤也陳氏稱李伯紀為長睿志墓

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今以

圖說考之固多出于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

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

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于政

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採用之而亦有所刪改

其書大抵好傳古人名字至云今是本所載古器說不足四百二十六篇之數而以陳氏說核之亦殊不合豈訥有所去取于其間歟陳氏又稱淳化法帖真贋雜居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伯紀亦稱其在館閣時當天承平無事詔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贋可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云附錄一卷為李綱校定杜工部集序葉夢得索靖草書急就篇跋許翰祭長睿文翁題詩李綱墓志銘邵資政考次陸鶴銘及訥跋并嘉定口年樓翰跋毛子晉刊入祕書又為之跋王氏畫苑所載本頗多脫誤惟學津討原則即是本而

鄭記五十四

七

重刊之

猗覺寮雜記二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灣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書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

載倪氏宋志補家小說始載之誤作三卷故是書原

本上卷皆考證古今詩事如詩話之類下卷皆論

文論史以及雜說鮑澹飲以其卷帙不勻取下卷

前六十八則併入上卷之後遂失類聚之意然于

原書仍無所損也其書凡四百三十五則附以與

洪景伯適求序書而前有序文為景伯之弟景虛

進作以景伯不及為而卒故景虛序之稱其窮經

考古砭剗疵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擲騷雅旁弋史
傳證引竺乾龍溪諸章下及瑣錄禪說左掇右磨
悉爲吾用云云蓋其書實能細繹經史探索百氏
旁引曲證而折衷之雖止三卷頗與景伯所撰容
齋隨筆相亞宜爲景廬所極許也乾隆丙申淦飲
得何義門校過汲古閣舊鈔本重校付梓并爲之
跋說郭僅節錄一卷且多誤字云 武英殿聚珍
版亦收入之

清康細素雜記十卷 墨海金壺本

宋黃朝英撰 朝英建州人蓋政宣中士子也 四庫全書著錄讀

書志 小說類 書錄解題通志 小說類 通考宋志 小說類 所

鄭記五十四

載俱無靖康二字通考記作說乃字之誤宋志細
素作青箱明文淵閣書目同或所見本不同也晁
氏稱所記二百事而今本止九十事據稱程泰之
王勉夫袁質甫諸家所引各條今本皆無之蓋爲
明人所刊落故卷數仍舊而每卷止寥寥數條也
其靖康二字亦疑其時所妄加也朝英受業于王
介甫故學頗近僻是書皆辨正名物乃取王氏解
詩芍藥握椒之義實屬鄙褻不典而朝英以爲詩
人之深意宜不免晁陳諸家所嗤笑然其他尙有
根據非苟作者雖則喜用王氏新經字說而仍能
澆貫古義蓋陳用之陸農師之流亞也彙祕笈亦

收入之說郭唐宋叢書均止節錄一卷云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墨海金壺本

宋吳曾撰 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小說類 通攷 小說類 宋志俱

作十二卷宋志兩見此書一見于雜家無能改齋

三字一見于小說家則亦有之向無刊本傳寫者

以意分合卷數各異門目亦不甚相同此本凡分

十三類曰事始曰辨誤曰事實曰沿襲曰地理曰

議論曰記詩曰記事曰記文曰類對曰方物曰樂

府曰神仙鬼怪提要所載本則辨誤事實爲第二

第三類沿襲爲第四類記事上爲謹正類其門類

鄭記五十四

較有條理知陳氏諸家皆誤以其門類爲卷數也
大抵皆考證之說援據該博後來注家多引之然
在當時頗爲諸家所糾駁由其人黨附秦檜其書
亦有所不免也今攷所述間有舛誤而精確者終
不可廢故閱六七百載而光景常新云未有紹興
丁丑其子 復 後序張若雲從 武英殿聚珍版本
校梓冠以提要一篇其文較之沈氏刊本甚略蓋
猶屬提要之初彙爾別有寫本末無後序而冠以
王阮亭汪學濂二跋其書以沿襲爲第二類以辨
誤事實爲第三第四類以類對附記文後不自爲
一類且全帙間有缺葉道不及是本之完善也說

鄂僅節錄一卷更不足道矣

學林十卷 武英殿藏珍版本

宋王觀國撰 觀國字彥實長沙人紹興中官左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主管勸農公事

兼兵馬 四庫全書著錄本名學林新編稱學林

者省文也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

是書凡三百五十八則其閒攷書籍之譌脫證事

蹟之歧異辨文字之正借審音讀之是非故取漢

書敘傳正文字惟學林語以名之所述皆元元本

本不為嚮壁虛造之談于宋人說部中最稱精核

蓋宋人說部雖能徧攷四部而多毛舉雜事雜說

資其論難求其專精小學以發前人所未發則惟

鄭記五十四

有此書而已在近儒則專務為此如一字音訓動

辨數百言集以成帙動輒數十卷則又誤認昇輜

者為輜中人恐未免為戴東原之所譏耳此書舊

本流傳頗鮮 武英殿因取浙江吳氏藏本以聚

珍版印行冠以提要二篇閩中覆刻本閒有譌舛

故陳東為復重錄開雕列入湖海樓叢書云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

卷五筆十卷 樹來堂刊本

宋洪邁撰 邁仕履見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家類俱載之惟宋志總作隨筆五集七

十四卷每編皆有自序五筆僅成十卷而歿故未

有序大都考覈經史釐訂典故旁及詩詞文翰數

術醫卜之類無不有所辨證因其後先無復詮次

故目之曰隨筆加以續筆三筆四筆五筆莫非隨

之之意昔人嘗稱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如執權

度而稱量萬物不差累黍歐曾之徒所不及也其

淹通該博實為南宋說部之冠朱子語錄亦稱其

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云其書至嘉定壬申其從

孫汲知贛州始刻于郡齋臨川何異為之序明弘

治戊午沁水李瀚復序而重刊之崇禎庚午嘉定

馬元調又重刊之并為紀事一篇同時謝三賓亦

為之序 國朝康熙庚辰其後人璠得馬氏刊版

鄭記五十四

其有關失者一一補正完好亦繫以紀事一篇

攷古編十卷 學津討原本

宋程大昌撰 大昌字秦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

寧府以龍圖直學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

考宋志類事所載又有續編十卷今本止十卷則

續編久已無傳矣然是書向來藏書家多未之及

惟程氏新安文獻志中采取十餘條想亦未見全

書也乾隆己酉屈振鏞從友人案頭檢得舊本首

尾完備亟借鈔錄為之跋尾張若雲取以付梓茲

與提要所據本同也其書冠以詩論十七則并繫

以序以下凡一百十二則皆尚論經史及世俗雜

事援據該博議論縱橫洵考古之一助也若雲跋謂宋有半山王氏以三經新義取士自後學者務矜創獲如是編力闢國風名號殆亦風會使然要其博洽詳明處實能正經解之乖違訂史傳之闕誤于演繁露不啻如膠之有斯焉善讀者第擷其精華焉可也是書冠以提要一篇兩海亦收入之演繁露十六卷演繁露續集六卷 學津討原本

宋程大昌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續演繁露書錄解題通考宋志類事俱載之俱作演繁露十四卷陳氏作續六卷通考作續十卷宋志作續演繁露六卷豈所據本分卷有不同歟陳氏稱泰之初在

鄭記五十四

館中見繁露書以為非又引古今注冕旒綴玉下垂如繁露然蓋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名篇可想見也今日演繁露較之繁露與爾雅釋名廣雅刊誤正俗之類云爾其自序亦云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予常有意于是閒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諸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錄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于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今觀其書正集每條標目續集又分為制度二卷文類一卷詩事一卷談助二卷而仍

每條標目故體例較明晰兩集皆辨證詳博足資考據而于小學亦頗有裨其引書俱選出處且于卷帙之繁者並注明其卷數蓋用李濟翁資暇集引通典例也後人不善學之併卷帙之少者亦如之過矣末有嘉定庚辰其子賈原刊跋及嘉靖辛亥其裔孫煦重刊跋又有薄熙辛丑陳應行攷古編演繁露總跋張若雲得明刊本付梓冠以提要宋史本傳說郭唐宋叢書均節錄一卷則不及原書二十分之一矣

西溪叢語二卷

學津討原本
宋姚寬撰 寬字令威歙縣人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

鄭記五十四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止作叢語上下二卷蓋省文爾是書凡二百六十三條皆考正舊文之同異及其譌誤之處頗多精確而閒傳于疏舛大致與黃朝英靖康細素雜記張澐雲谷雜記相近故為攷據之學者多有取于斯焉毛子晉跋稱其書破人幾許疑團即如淵明詠山海經風雅輩日把玩之其間烏鳥難分朱黃罔措寧不遺譏者蠢哉余舊刻是書竊嘗作別證令威先得我心同然無神女見夢于宋玉千古誣為襄王故事援李義山詩證之亦一快事也第子晉刊入津逮祕書錄校未精中多因訛襲謬嘉慶甲子黃廷鑑合商氏裨海本

略加訂正并為之跋張若雲取以付梓說郭僅節錄一卷云

獲編問評八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袁文撰 文字質甫四明鄭人變之父也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惟明文淵閣書

目載之亦不詳其姓氏然當時尚有傳本故永樂

大典全載其文今館臣即據以錄出釐其論經者

為第一卷論史者為第二卷論天文地理人事者

為第三卷論小學者為第四卷論詩詞書畫者為

第五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者為第六卷論釋

道技術物產者為第七卷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

鄭記五十四

者為第八卷并據其子 變 絜齋集所載墓表證其

為質甫所撰為其書攷證同異具有根據而于小

學尤精堪與王彥賓學林相伯仲而其摘學林中

議資暇集以行李為行岑岑字無所依據不知玉

篇山部有此字注釋甚詳此則又精于彥賓之書

矣其閒偶有小誤而其大致皆詳核也

緯略十二卷 墨海金壺本

宋高似孫撰 似孫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

類亦載之是書卷首有自記云似孫既輯經略史

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為緯略蓋

與諸略相為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然六略中

今惟子略駭略及此略存其書皆考證舊文疏通

疑滯援據極博問質已意至于聯類集錄點摘新

麗往往多醒豁人目其有原書已亡僅散見于類

書者亦多所徵引而仍標本書未免有意于矜奇

炫博然絕無偽託古書之習究非楊升庵所能望

其項背也此書世無善本明沈 士龍 合姚叔祥焦

澹園項穉玉三校本參互校定而付之梓并為之

跋張若雲即據沈本重梓冠以提要一篇百川學

海所收作三卷說郭僅節錄一卷云

芥隱筆記一卷 學津討原本

宋龔頤正撰 頤正字養正遂昌人原名敦頤光宗受禪改今名為國史院檢討官

鄭記五十四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 小 焦氏經籍志 小

家俱載之前有嘉泰辛酉劉 齋 序 是本誤作跋今從說郭本改正

稱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至于討論典故訂正

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

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于一

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今觀其書曰

芥隱者養正書室之名也凡一百三十五條每條

多有附注不知出于誰手其考據該博實與容齋

隨筆相亞固不以篇頁無多為嫌也未有毛子晉

跋亦謂史論之嚴莫如容齋音訓之精莫如芥隱

云說郭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張若雲即

之云

正朔考一卷 說郛本

宋魏了翁撰 四庫全書存目鶴山因七月之詩而攷六經所書之月皆夏正七月之外先奏他古書及秦漢以後正史凡所書月亦皆夏正而詆諸儒遞相祖述改正改月之說不為確論乃成是攷凡三篇然于左傳開端王周正月一語尙未詳攷而徒東張西望專以強詞奪理此則講學家之蔽也廣祕笈亦收入之

經外雜鈔二卷 廣祕笈本

宋魏了翁撰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

鄭記五十四

不載是書皆摘鈔羣籍而略為詮釋于下且有重出之條蓋隨意采摭未及成書後人重其人并為編錄以行以其不涉經傳一條故曰經外雜鈔後來陳晦伯學林就正徐位山管城雜記皆本其體例也唐宋叢書亦收入之

讀書雜鈔二卷 續祕笈本

宋魏了翁撰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是編皆雜取經傳中字句以辨證之而左傳為多且所論尙有頭緒較勝于他所論列蓋鶴山有經外雜鈔二卷不及經義故復作是書以補其闕或先有此書後作經外雜鈔亦未可知惟兩書

體例迥然不同耳唐宋叢書亦收入之

蘆浦筆記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劉易詩撰 易詩字與伯清江人開禧元年登進士第嘗官至縣令 四庫

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 小說家 亦載之是書成于嘉定癸酉前有自序稱予服役海陬自賣鹽外無他

職事惟繙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譌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苟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髣髴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餘事萃為十卷蘆浦乃解字之攷寓云蓋作于監蘆浦鹽課時也然按是書所載地理故蹟多及四明奉化而無一語及雲

鄭記五十四

九

閉疑所謂蘆浦者當是寧波邊海之區非今之蘆瀝場也其書糾正吳虎臣能改齋漫錄者為多而甄錄古今詩詞雜文亦復不少或加攷證或不加攷證皆足以供藝苑之需其載金石刻併及漢甄六事更足以補洪趙諸家所未及云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輟清俸餼梓于六峰縣不知六峰為何縣也鮑澐飲借得明萬厯開寫本鈔校既畢而為之跋復經同時諸人互相校定詳見各跋至嘉慶戊午刊入叢書又為之跋

雲谷雜記四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張湜撰湜字清源本開封人僑居武義舉紹興
閣文字舉備願問紹定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

題通考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惟明文淵閣書目

載之注云一部四冊闕則當明初已無完本故永

樂大典所載僅有一百十條今館臣即據以錄出

釐爲四卷并以徐邦憲與趙善堅帖及嘉定甲戌

清源識語冠諸卷首卷末有張嗣古章諷蕭達趙

善堅薦舉狀四篇又有楊楫張頴後序葉適跋及

自跋皆原本所有也自跋稱予自幼無他好獨嗜

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至牴牾訛謬處輒隨

所見爲辨正之他日閱容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

鄭記五十四

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閒于智愚哉于是悉索

言之凡同于隨筆者不錄又往歲嘗紀所聞雜事

數條因取而合爲一編雜然無復詮次故目之曰

雜記今觀其書實仿洪氏書爲之其于書傳皆辨

正譌謬旁證遠引多所釐訂其爲書亦博矣且其

攷證之學即能行之于聽訟楊楫嘗舉其二事以

概之稱其敏識過人亦平時記問之助云說郭僅

節一卷皆無有軼出于本之外者疑大典所載

即其全書而楊氏目所注一闕字或不足憑爾

考古質疑六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葉大慶撰大慶字榮甫里貫未詳建州學教授四庫全書著錄

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即明文淵閣書目亦不載

之知其久無傳本矣猶幸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今

館臣得據之以錄出分爲六卷并寶慶丙戌葉武

子濳祐甲辰其子釋之二序列于卷首其書凡七

十四條自經史傳記以迄當代人著述其有疑義

者一一爲之抉摘攷訂詳密援引該博而議論精

確往往出人意表且行文亦極典贍可觀其于各

條多有夾注或釋音義或注出處或具詳引書端

末體例允爲盡善此與程泰之攷古編同以攷古

爲名而實可以方駕泰之不知何以不流傳于世

也此本日錄後有提要一篇浙省亦重刊之

鄭記五十四

賓退錄十卷存想堂刊本

宋趙與峕撰與峕字行之太祖九世孫也寶慶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焦氏經籍

志小說始載之前有自序稱余里居待次賓客日

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

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因稍稍傳益析爲

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後有嘉定甲申續記知其

書成于是年也行之受學于楊慈湖文藝非其所

長故是編論詩多迂謬即開卷第一則論王建宮

詞亦自知糾正于末卷也至于辨論經史多有證

據雜記掌故皆屬實錄雖卷帙不及容齋五筆之

宏富而精核則固與之並矣說邪僅節錄一卷便不足觀攷提要所載本有陳崇禮序是本前後俱無重刊序板殆佚脫爾

朝野類要五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趙昇撰 昇字向辰自署曰文昌未詳何地 四庫全書著錄宋

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前有端平丙申自序稱僕自

幼入京都觀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縉紳間

眾所稱謂皆蒙然無所知識求之于書甚為簡略

或無載紀後歷聞諸師友老先生指誨遂寄之臺

楮始目曰朝野類要今觀其書凡分二十類曰班

朝曰典禮曰故事曰稱謂曰舉業曰醫卜曰入仕

鄭記五十四

曰差除曰陞轉曰爵祿曰職任曰法令曰文書曰

政事曰雜制曰帥幕曰除免曰退閒曰憂難曰餘

紀每類共分三百二十九事各為標目大致仿蔡

邕獨斷體例以紀宋代朝野故事于當時案牘之

文與沿習之語一一詮釋詳明雖難以文義推求

者亦可得其解也惟其宮禁內職不復紀錄非缺

文也在外人有所不敢耳此書久無傳本鮑濬飲

以武英殿聚珍版原本刊入叢書以廣流傳云

困學紀聞二十卷 叢書樓刊本

宋王應麟撰 應麟仕履見詩類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

宋志補俱失載焦氏經籍志始載之按厚齋卒于

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是書當作于入元以後也皆其讀書有得以次札記卷一至卷八為說經卷

九為天道為麻數卷十為地理為諸子卷十一至

卷十六為考史卷十七至卷十九為評詩文卷二

十為雜識凡考據評證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

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淵奧精實非博極羣書卓

然有識者何以能之亦可為宋一代說部之後勁

矣前有自序三十八字乃厚齋親筆繫元刊本墓

勒諸卷首者又有至治壬戌牟陸山 應龍 泰定乙

丑袁清容 桐 二序末有泰定乙丑吳郡陸晉之後

序是本各卷俱有閻潛工 若璩 按語皆附著所見

鄭記五十四

足與本書相發明其子 詠 為之後敘祁門馬 日瑤

于乾隆戊午得其本而校刊之并跋其後別有何

義門 焯 評本其評多大言詆諆不及閻評遠甚而

亦有足以裨益本書者故有合刻本通行焉

學齋佔畢四卷 百川學海本

宋史繩祖撰 繩祖字慶長號學齋眉山人官至朝請大夫直贈章閣主筆成都府玉局

觀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 類 家亦載之其

書成于淳祐庚戌前有自序稱少之時將求多能

凡讀書有疑隨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于師

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命之曰學齋

佔畢蓋取禮學記伸其佔畢語以名之 鄭注曰申吟也佔視

也簡謂之畢言吟誦 慶長嘗受業于魏鶴山所謂

其所視簡之文也 質之師友者當即指鶴山也故是編凡一百二十

條每以朱子之書證其考定經史疑義立論尙多

根據而不免間有譌舛慶長亦自謂弗敢自是欲

集諸同志而共定之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

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以之肩隨姚氏西溪叢語

孫氏示兒編何多讓焉後有景定王戎郡陽郭 困

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邪止節錄一卷云

鼠璞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戴埴撰 埴字仲培桃源人 四庫全書著錄書

錄解題家 說及焦氏經籍志家 說倪氏宋志補俱

載之其書曰鼠璞者取戰國秦策以鼠爲璞之意

自謙之詞也凡九十八條皆攷訂經傳及正前人

議論之失一名一物辨之必精精券鹽筴義役之

弊言之亦甚晰其持論頗正大而精確實非小說

家言也至論性善惡一條發端于韓退之原性杜

牧之三子言性辨不始于是書也近儒錢竹汀凌

次仲皆如仲培說以立論云說邪唐宋叢書學津

討原所收均分爲二卷則與諸家書目不符矣

宵察錄一卷 藝海珠塵本

宋趙叔向撰 叔向自號西隱者人 四庫全書存

目倪氏宋志補亦載之前有自序稱野人間居多

蓋魏王廷美之裔也

暇讀書有疑誤隨卽記之昔蒯生自名其書曰傳

永取肉肥而味長我則殆是眉山羊骨帖所謂終

日摘別僅錄錄兩于宵察之間者因以名之今觀

其書凡三十四則皆辨正字音字義以及雜事然

其所謂亦多前人說部所已具且皆瑣屑之事真

所謂不中宵察者也函海亦收入之

日損齋筆記一卷 墨海金壺本

元黃潛撰 潛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進 四庫

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 類錢氏補元志俱載之

初晉卿之爲是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其同里劉

剛以類相從分而爲三凡辨經六則辨史十六則

雜識十三則前有至正甲午其門人宋 濂序公以

文辭冠一代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凡經史奧旨

味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迴而難決之疑久

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非攬之于至博而約之于

至精者不可以與此歟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

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于求文者之軫軻竟不

能有以盡筆之也劉 剛可以危素所撰神道碑及

傳 亨定謚等文以附其後并爲後序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四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五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之四

雜家類四

雜考之屬下 明至 國朝

丹鉛總錄二十七卷 明重刊本

明楊慎撰 慎仕履 見禮類 四庫全書著錄在丹鉛餘錄

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之下明史藝文

志 小說家 所載無摘錄十三卷而有新錄七卷閩錄

九卷焦氏經籍志 小說家 總作丹鉛六集六十卷則

摘錄亦在其中而卷數止六十卷疑其所見本不

鄭記五十五

嘉業堂校刊

同也按餘錄續錄摘錄皆升庵所自編隨得隨記

本無倫次是錄則其門人梁 佐 取三錄而合編之

去其前後相複者分爲二十六類曰天文曰地理

曰時序曰花木曰鳥獸曰宮室曰冠服曰珍寶曰

音律曰物用曰人事曰人品曰史籍曰訂訛曰字

學曰官爵曰博物曰禮樂曰卦名曰飲食曰干支

曰數目曰怪異曰身體曰詩話曰瓊語以其爲三

錄之總匯故曰總錄其書頗有端緒可尋故是編

出而三錄遂微至萬麻中四川巡撫張 士佩 所訂

升庵文集八十卷始出內有雜記四十卷又以諸

錄合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厄言各種雜著而刊

定之則較此編爲完書矣明代諸儒博洽者推升

庵故目空一世往往廣託古書以自欺而欺人究

難以一手而掩天下之目於是陳晦伯作正楊四

卷胡元瑞作丹鉛新錄八卷藝林學山八卷相繼

而議其後然二家所駁亦互有得失由所學在升

庵之下故未能平心考核以折其角也是本前有

湖廣按察副使楊 一魁 序蓋爲撫治鄖陽都御史

凌 雲翼 重刊是書而作亦當時書帕之本云

丹鉛雜錄十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皆不載乃李

兩邨家藏舊本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注文字

鄭記五十五

二

筆之於篇故曰雜錄所錄與丹鉛諸錄相同而閒

與藝林伐山相出入焦澹園刊升庵外集以是書

之半闕入字學中蓋失之矣卷首有兩邨序

譚苑醍醐八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九卷明史藝文志

小說家 同是書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稱醍醐者

鍊酥之碁晶佛氏借之以喻性吾借之以名吾譚

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

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蓋其晚

年著述所得愈精之意也然其中有雜出於丹鉛

雜錄藝林伐山及經說詩品所已載者凡若干條

李兩邨後序以謂丹鉛雜錄繫先生手訂之書在
余家藏弄且數十年而其文互見若是豈果先生
當時隨筆撰述卷帙繁多遂彼此不復記憶歟余
欲盡存之則嫌有重出之虞欲竟去之則又恐絀
漏缺略致使後人疑非全書乃舉重出者汰其文
而仍存其目下注已見某書等字以便翻閱者舉
手得之卷數一因其舊如此庶於原書本來面目
纖悉畢具者洵善本亦足本也但其所得之本係
九卷而此本尙少一卷疑第七卷併二口爲一卷
而兩邨不及詳說耳陶廷重編說鄂取是書節錄
數條題作闕名云

鄭記五十五

藝林伐山二十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明史藝文志小說家著錄是書乃其採摭
經史諸子釋典文集中字句以供詞章之需故有
攷證者頗渺蓋其隨筆記錄自備遺忘本不足以
當著書後人得其遺稿因其人而重其書遂傳鈔
成帙大都與其所著丹鉛雜錄譚苑醍醐互相出
入云

少室山房筆叢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原刊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萬曆丙子舉人四庫全書著錄
尙有正集二字明史藝文志小說家類所載無之續下
亦無集字兩集皆其考證之書正集以十千分部

部各一種以論藏書者爲經籍會通四卷論史事
者爲史書佔畢六卷論子書者爲九流緒論三卷
考偽書者爲四部正譌三卷論紀年逸書穆傳者
爲三墳補遺二卷摭小說者爲二西綴遺三卷述
博聞者爲華陽博議二卷正俗說者爲莊嶽委談
二卷論道書者爲玉壺遐覽四卷論釋典者爲雙樹
幻鈔三卷續集祇分甲乙二部以駁楊升庵丹鉛
諸錄者爲丹鉛新錄八卷駁升庵藝林伐山者爲
藝林學山八卷凡十有二種每種之前俱有自撰
序引按元瑞以附王弼州得列名末五子中然其
學沈酣四部在明季諸人中最爲博洽不僅以詞

鄭記五十五

章著也歷觀所著徵引既富舛譌固所不免而在
善讀書者舍其蕭艾采其菁英殊有資于考證內
惟史書佔畢多空論而少實據無所取材卷首有
沔陽陳玉叔文燭序稱爲少室山房餘集蓋以詩
文爲正集而此爲餘集云

戲瑕三卷 借月山房集鈔本

明錢希宗撰希宗字簡樓吳縣人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萬
厓癸丑自序簡樓見羣書中有沿襲舛誤者隨事
輒摘隨摘輒記初訂事理字義兼舉禮儀稱謂凡
得一百二十五條目之曰戲瑕自謂劉勰嘗云尹
敏戲其深瑕出文心雕龍正緯篇猶之唐人著刊誤辨疑也

然以著書為戲亦異乎吾所聞矣蓋簡樓學既淺
膚見復鹵莽所考皆淺近之事而猶不免於疏舛
況其大焉者乎閒有可采之處亦寥寥可數續說
郭僅節錄十餘條亦非其極詣也

筆精八卷 改刻鄭氏本

明徐煥撰

煥字惟起更字興公蘭縣人布衣以詩名萬曆開稱興公詩派 四庫

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家類作徐氏筆精此本改

作鄭氏筆精題晉安鄭銘勳書羽撰輯并有其叔

基序述其著是書之由甚詳未喻其故且原書分

易通經臆詩談文事雜記五門見提而此本凡分

二十九門曰易通曰經臆曰詩原曰詩話曰詩訂

鄭記五十五

五

曰詩砭曰詩評曰詩話曰詞品曰文訂曰字正解

曰事物解曰文事曰文人曰人物考曰名人生卒

葬地曰人倫盛事曰人事曰雅事曰天象地輿曰

國憲曰核疑曰博聞曰占驗曰醫學曰靈異曰珍

玩曰花卉草木曰鳥獸蟲魚內惟易通經臆二門

尚無改其舊其餘諸門實取原書詩談以下三門

而分析之也書中或有移易增刪之處惜無從取

原書而核對之其書以筆精名則本江文通別賦

中語云興公家富藏書多見古本引據頗為博贖

其談詩竟逾全書之半蓋興公以詩為專門也然

其中踳駁疏舛不一而足尙未能脫明季魯莽之

習而去瑕存瑜亦未始不可資參考焉

吹景集十四卷

原刊本

明董斯張撰

斯張字選周烏程人是書惟卷一為朝元閣雜

語四十則皆短章札記靜嘯齋嘖三十二則皆禪

悅緒言卷二以下皆考證古書閒為補注且於古

音古義亦頗詮釋援據精核足資參考閒有舛誤

周方叔厄林已為之申明矣是固不可與同時茅

止生諸書一概以糠粃視之焉書名吹景集者具

詳崇禎己巳韓昌箕序中前又有凌義渠王德元

二序

通雅五十二卷

浮山口藏軒刊本

鄭記五十五

六

明方以智撰

以智字密之號浮山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晚為僧號藥

地 四庫全書著錄千頃堂書目同朱氏經義考

作五十五卷當并首三卷數之也是編以考證訓

詁音聲為主而旁及於名物度數藝術之類首為

音義雜論讀書類略小學大略詩說及文章薪火

三卷不入卷數卷一至卷末凡分二十四門曰疑

始曰釋詁曰天文曰地輿曰身體曰稱謂曰姓名

曰官制曰事制曰禮儀曰樂曲曰樂舞曰器用曰

衣服曰宮室曰飲食曰算數曰植物曰動物曰金

石曰諺原曰切韻聲病曰脈考曰古方解每門又

共分子目五十四其書於天人經制之學無所不

該而大指在乎辨點畫審音義有畫具而音訛有音存而字謬有一字而各音不等有一音而數義以分援據博奧條理分明足以救憑私臆決之失而與顧亭林閻潛正諸家導學者以廣路矣顧書中所稱引不盡載書名援舉古人其字號官地隨處異稱不盡載名姓讀者往往習惑是其一短全謝山經史問答又稱其不能審別偽書故所引多無稽云前有崇禎辛巳壬午兩自序及凡例至康熙丙午姚經三變校訂付梓復爲之序及凡例錢飲光澄亦爲之序

卮林十卷補遺一卷 湖海樓叢書本

鄭記五十五

明周嬰撰嬰字方叔莆田人崇禎庚辰以貢入京特授上猶縣知縣 四庫全

書著錄是編皆糾羣書之舛誤凡四十家各隨其家臚列諸說繫以考證體例如朱子雜學辨又仿孔叢子詰墨及論衡問孔刺孟篇名以爲標目如駁魚豢魏略卽謂之質魚駁杜元凱注左氏傳卽謂之詔杜之類或一家有書數種俱當駁者則統於一家之下如問歐篇先及唐書崔氏表繼及明正統論是也其所刊正多中肯綮由其徵引該洽故能舉正其羣書之失而自成一家言者其曰卮林蓋取莊子卮言日出之語也前有崇禎癸未自撰小語卽自序云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乾隆四十一年候補司業黃太岳曹錫寶等奉 敕撰謹案 四庫全書處進 呈繕寫各種書籍其黏答考訂頗爲詳細於是總裁等奉 敕卽派太岳等承 詔纂修勒爲是編凡經部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四種史部十五卷一百八十四種子部二十六卷二百八十九種集部二十七卷三百七十六種總一百卷一千九十一種書成發交 武英殿以聚珍板印行於是海內承學之士得以家置一編凡所藏書有譌舛者卽可照此改正矣前恭載 御題聚珍版詩而 敕撰上諭見 四庫

鄭記五十五

總目首卷云

日知錄三十二卷 蓬初堂刊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著錄其說經七卷朱氏經義考亦載之是編乃其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故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元元本本證佐分明故積三十年而後成自序謂其有不合時復改定則易稿亦不知凡幾非如楊升庵丹鉛錄偶得數卷卽行刊刻致陳晦伯胡元瑞等乘隙而攻也然當時閩百詩嘗駁正其失著之潛正割記亦止五十

餘條不足以爲全書之累是書本末卽刊亭林沒後其門人潘稼堂其家求得手稿校勘成帙至康熙乙亥刻之閩中而爲之序別有袖珍本末附日知錄之餘四卷係近人得是書稿本爲是書所不載者輯而存之今據以相較益見此本之精核云

救文格論一卷雜錄一卷 說鈴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存目救文格論凡十一條雜錄凡十四條皆日知錄所已具考之毛稚黃撰書以救文格論與考古日知二錄並稱知亭林當日先有救文格論一書單行一書如此雜錄

鄭記五十五

九

可知矣吳東壇刻說鈴乃據單行本非從日知錄采摭成書別題此名也

鈍吟雜錄十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馮班撰 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康熙己未其從子武序稱公自少厭薄制舉業專意古學疏疏至老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佚武竭蹶求之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今觀此九種書曰家誠曰正俗曰讀古淺說曰嚴氏糾謬曰日記曰誠子帖附社曰遺言曰通鑑綱目糾謬曰將死之鳴大抵分論詩文

字學筆法及論讀書之法并及涉歷世故之言多能發前人之未發於是非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故趙秋谷謂雖爲王漁洋之姻家寧舍王氏而從馮氏也至其糾綱目之謬僅五條當屬未成之書又有壁論三卷讀古心鑒葫蘆私語畫論數種 武以謂無從尋覓亡失頗多豈不深可惜哉

藝林彙考二十四卷 乾隆辛未重刊本

國朝沈自南撰 自南字留侯吳江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蓬萊縣知縣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自述稱在昔作家若辨析精詳累章可錄或發明疑似片語足資第其旨散殊未經

鄭記五十五

十

條貫爰收散帙彙輯成篇今按其書本二十四篇當時所刻止此五篇一曰棟宇篇其目凡十二曰服飾篇其目凡八三曰飲食篇其目凡六四曰稱號篇其目凡十五曰植物篇止瓊花一類知其尙未爲完書故前四篇皆有自撰題詞而此篇獨無之也所采專事網羅典故苞括瑣碎皆諸書之有辨正者故未學以已見而評斷之然異同兼備本末悉賅雖本爲所輯類書而與雜考諸書無異今遵提要之例記之雜家前又有康熙癸卯程翼倉邑序篇目後有乾隆辛未秀水陳鑑重刊跋

天祿識餘二卷 說鈴本

國朝高士奇撰 四庫全書存目目前有康熙庚午
毛西河奇齡序稱江邨宮詹以驚才絕學供奉
內廷其所讀祕書真有非外人所能見者其私第
所蓄善本有爲長安諸藏書家所未備是天祿欽
校惟宮詹爲能職其盛顧時奉 起居晨入夜出
亦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筆札乃隨所記錄皆成
卷帙其中搜徵剔隱詮疏考窒有駁有辨而皆於
天祿乎得之因顏之曰天祿識餘今觀是編大都
采摭前人雜考之書率爾成帙而沒所自來了無
心得且牴牾踏駁之處尤不一而足杭堇浦道古
堂集二十有是書跋已昌言排斥之矣而西河在
鄭記五十五

當時極爲推重甚至謂非容齋伯厚舟州升庵所
能及者何貢諛獻媚一至於此所謂修辭立其誠
者安在耶

古今釋疑十八卷 汗青閣刊本

國朝方中履撰 中履字素北號 合山桐城人 四庫全書存目

合山爲浮山 以智之子承其家學酷嗜考核隨筆

所至久而成帙凡論經籍三卷論禮制六卷論氏

族姓名一卷論樂一卷論天文推步二卷論地理

一卷論醫藥一卷論小學算術三卷名曰古今釋

疑謂釋古今之疑也大抵會稗羣言折衷眾論以

歸於一是然皆瑣瑣錄自成篇段而不著其書

名蓋以備當時策對之用不足以資考證未可與
其父所作通雅相提並論也前有康熙己未自序
凡例及寄謝楊霖爲刻是書詩一首又有張英楊
霖吳雲潘江戴移孝馬教思黃虞稷及其兄中德
中通九序末有方逢月及其弟中發兩後序楊嗣
漢跋一書而十二人序之跋之即可知此書之未
必佳矣

別本潛工劄記六卷附左汾近稿一卷 眷西堂刊本

國朝閻若璩撰其孫學林編 四庫全書存目又

一本爲山陽吳玉搢所重定著錄於 四庫全書

故此題別本以別之卷一卷二雜記讀書時考論

鄭記五十五

多案而不斷卷三曰釋地餘論卷四上錄雜文序

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錄卷五錄與

人答論經史書卷六錄璿璣玉衡賦一首併錄雜

詩二百九十首編次綵雜無復端緒不及吳本之

較有條理考諸尙書古文疏證所載劄記兩條是

本及吳本皆無之蓋皆其未成之本也然其援據

精博足與顧亭林日知錄方軌並駕矣前有潛工

自序及乾隆甲子學林識語並校閱姓氏又有潛

工之婿沈儼暨深澤王允謙二序末附左汾近稿

一卷乃潛工之子復申諫撰前載詩話十一條與

人書三首後皆詩也以原本所有故不復另記云

湛園札記四卷 補珍本

國朝姜宸英撰 宸英號西溟蕙谿人康熙丁丑賜進士第三官翰林院編修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乃其康熙辛未登第時所作

前有自序稱簡札牘畢春秋傳疏云同物而異名

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

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盡者書之於策又云小

事傳聞記於簡牘簡牘即札今所記者大抵多小

事傳聞而一行可盡者故取名以此余觀其書多

有數行而不能盡者西溟不過舉其大概耳所記

皆考證經史詩文而於諸子從略其持論頗為典

核而疏舛亦時有之由其修纂古書之暇尙從事

鄭記五十五

於舉業所以不及顧亭林閻潛江諸家之專務為

此也然其稱札記而不稱劄記則較潛江為有典

據矣此本從 文瀾閣本寫出付梓故冠以提要

一篇其文較沈刊本為略當屬館中初稿爾

畏壘筆記四卷 桂森堂刊本

國朝徐昂發撰 昂發字大臨長洲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全書存目是編乃其隨筆札記凡一百八十一條

略以類相從皆舉古人成說參以己見以訂正其

舛譌然多單文孤證不足以為定評且於前人偽

託之書亦援以為據并時文謬用管子亦煩其辭

說其視顧氏日知錄閻氏潛江劄記誠不可相提

而論以較濫惡說部則儻然遠矣卷首有康熙戊

戌自題時距其登第已十九年而所成就止此由

其讀書無所師承也 見其自題

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 通行本

國朝何焯撰其門人蔣維鈞編 焯字岷蔚號義門

一年李光地薦以拔貢生入直 內廷特賜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坐事褫職仍校書 武英殿

後復原官卒 贈侍讀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義門

自少至老無日不從事古書簡端訂側丹黃錯雜

然自選刻時文以外無所著作沒之後硯溪乃蒐

輯其所評所校之書錄其題識共為一編凡四書

詩經春秋三傳十二卷史記兩漢三國五代諸史

十七卷韓柳歐曾四集及文選陶杜李義山詩二

十九卷皆考訂校讎不捐細大一字一畫亦詳審

絕倫於以發先哲之精義究未顯之微言蓋宋劉

元父王厚齋之儔也後來陳少章盧抱經諸家其

聞風而興起者歟前有乾隆辛未其從子 堂 序及

硯溪凡例附以沈觀雲 彤 所撰行狀越十九年己

丑硯溪子 元益 復為之序末有義門子 雲龍 從孫

忠相 二跋

知新錄三十二卷 燕在閣刊本

國朝王棠撰 棠字勿翦歙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皆

采集前人議論閒參以己意取事之相近者編於

一處但標其目而不別分門類其書有論有記有說有題跋凡不著姓名者皆其所自爲說自謂無關於世教者皆擯棄不錄其實塵市下里之言亦爲采入以資笑柄徒然自穢其書其去顧氏日知錄誠不可以道里計矣書成於康熙丁酉自爲之序及凡例

掌錄二卷 陳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 祖范字亦韓號見復長洲人雍正癸卯進士十六年保舉經學特授國子監司業 四庫全書存目見復讀書有得隨用寫記以備觀省晚年手自裒輯分爲二卷名曰掌錄其中語雜雅俗義兼小大總其大要說經爲多皆

鄭記五十五

采掇故書未嘗有所獨得故當 詔舉經學時令

大臣集議論至見復或以其所作掌錄少之非秦

味經 蕙田 以其風節相推許亦不能膺此 盛典

矣因是至見復歿後十年其子 道光 始重加校勘

刻於集後其門人邵 齊燕 爲之序時乾隆甲申歲

也

管城碩記三十卷 徐氏六種本

國朝徐文靖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攷訂

古書譌誤而作凡易二卷書詩春秋各三卷禮二

卷楚辭集注四卷史類三卷正字通四卷詩賦二

卷天文考異一卷楊升庵集一卷通雅一卷雜述

一卷共一千二百八十四則每一則以前人之言

爲客復加按字以相駁難或所援引者甚多則又

加按字據字不厭其複總以考證明確爲主自序

稱窮年緝閱掩卷輒忘故不得已而託之管城子

假以記室而取小雅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名之碩

記其書博引羣書摭摭祕冊或一說而取證數十

說必求其正且大使之有可信無可疑而後已則

誠可以爲記之碩者矣然如正字通之類本無人

遵奉之者何勞詞費而輒與古書並加指摘何其

不憚煩耶前有自序凡例及合河孫靜軒 嘉塗永

陽明恕齋 晨 二序又有何心勸 庭樹 其婿胡 寧倉

鄭記五十五

唐 時敏 姪婿毛 大鵬 四跋

訂譌雜錄十卷 戴箴書屋刊本

國朝胡鳴玉撰 鳴玉字廷佩號吟鷗青浦人歲貢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

四庫全書著錄延佩生平精於雠校其作是書多

抒陳己意而折衷於前人之說或臚列舊文引而

申之以補其所未備故罕所特勅亦罕所穿鑿惜

其中有襲舊說而不必存者有事近於俗而不足

辨者且字音畫間未免疵類訂譌而仍蹈於譌者

蓋由於急行付刊尙未暇芟汰無餘一歸諦當耳

後有乾隆己未自識亦深以此爲歉云卷首有沈

歸愚 德潛 序陳東爲以此書板行數十年日益稀

少爰取原本重梓列入湖海樓叢書

識小編二卷 壽俊堂刊本

國朝董豐垣撰 豐垣號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東流縣知縣 四庫

全書著錄乃其雜考經義之文凡二十四篇議禮者十之九考據詳明而所論時有出入然其辨駁

萬季野毛西河諸說及儀禮周官之無可疑處頗為愜當大有裨於禮經書成於乾隆癸未自為之

序

羣書拾補初編 不分卷 抱經堂刊本

國朝盧文弨撰 文弨字召弓號抱經仁和人乾隆壬申賜進士第三官至翰林院

待讀學士抱經家藏羣書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

鄭記五十五

十七

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他書即友人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然弄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

未暇因擇其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凡經八種史十二種子十二種集五種內惟易經注疏

周易略例尚書注疏史通鹽鐵論新序說苑申鑒列子韓非子晏子風俗通劉勰新論潛虛鮑照集

章蘇州集元微之集白氏長慶集林和靖集十九種俱就全部各為校正并補其遺其餘十八種或

校正一二篇或補遺補闕補脫一二條惟禮記注疏則校正八篇爾考抱經所校全書已刊者十有

餘種其未及刊者當繫此編所校所補以改正之

即屬完善之本向推何義門讀書記點校諸書皆極精密抱經此編固當與何氏書並稱矣前有錢

竹汀序擬以劉向揚雄不虛也前有自撰小引及目錄目錄稱此編為初稿今宋史藝文志補補遠

金元藝文志二種版心雖作羣書拾補而目錄不載當屬二編之書而未及刊全者也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 原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竹汀之祖嘗取張子厚詠芭蕉詩願學新心養新德之句以名其齋曰養新竹汀因

以題其隨筆札記之書以示不忘祖訓其書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前三卷皆論經學

鄭記五十五

十五

四卷五卷皆論小學六卷九卷皆論史學十卷論官制十一卷論地理十二卷論姓名十三卷十四

卷論古書十五卷論金石十六卷論詞章十七卷論術數十八卷論儒術十九卷二十卷為雜考證

大旨似顧亭林日知錄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則與亭林大異而於所見古書言之尤悉所著

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賡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固宋元明考證書所未有也前有自序阮雲臺

師序蓋即師取以付刊者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續錄即依前錄次序為三卷竹汀歿後

其子 東塾 取遺稿繕成清本以授梓人并識其後

袖堂筆談四卷 原刊本

國朝盛百二撰 百二字泰川號袖堂秀水人乾

堂著書甚富已刊者有尙書釋天其隨意涉獵經

史輒有妙悟不與世人同因成是編凡一百七十

則議論純正頗有裨於風教其所考證亦皆精切

不移雖大鼎之一鑿然已足饜飫後生矣前有乾

隆己丑潘 蓮庚序

讀書勝錄七卷續編四卷 原刊本

國朝孫志祖撰 志祖字論毅號頤谷仁和人乾

谷披覽羣書慮其善忘偶有所得隨筆疏記積久

成帙乃略加詮次以爲是編凡說經二卷說子史

鄭記五十五

二卷雜識三卷續編則說經亦二卷說子史及雜

識各一卷正編成於嘉慶己未自爲之序續編乃

未定之稿頤谷歿後爲其子與人 同元 所詮次後

有壬戌識語頤谷校書最爲精細其已刻者雖勘

而其藏於家者尤多觀其考證各條無不詳審精

密有益學者與其鄉盧抱經鍾山龍城兩札記及

梁諫庵警記殊堪鼎立爲三矣

咳餘叢考四十三卷 淮贈堂刊本

國朝趙翼撰雲菘自貴西道乞養歸日夕惟手一

編有所得輒札記別紙積久成帙名曰咳餘叢考

以其爲循咳時所輯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

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四卷皆論經義五卷至十

五卷皆論史學十六卷至二十一卷雜論故事二

十二卷至二十四卷皆論藝文二十五卷論年號

二十六卷至二十七卷皆論官制二十八卷二十九

卷皆論科舉三十卷三十一卷雜論名義三十二

卷論喪禮三十三卷論器物三十四卷論術數及

仙佛三十五卷論諸神三十六卷至三十八卷皆

論稱謂三十九卷至四十三卷爲雜考證按雲菘

本詞賦家於經從無所得故考論經義率皆門外

之談惟史學頗稱熟悉曾著有廿二史劄記此閒

十一卷已得其大略蓋作於劄記之前者而雜論

鄭記五十五

故事數卷尙多可取餘所考證其細已甚不足以

當大方之一噓也前有乾隆庚戌自序明年吳穀

人 錫麟 又爲之序

焯掌錄二卷 開萬樓刊本

國朝汪啟淑撰 啟淑字秀峰錢唐 是編皆其探索

羣書隨筆札記凡一百十條多取瑣事碎語而考

證之而於高且遠者俱置之不論前有杭堃浦 世

序稱其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云云

然其引據分明以求前人之閒究與游談無根者

有上下牀之別矣

車制攷一卷 錢氏四種本

國朝錢坫撰羣書音義制者甚夥而尙未有合而考之歸於一是者十蘭因摺爲之仿爾雅之文爲之提綱而繫其說於下如李如圭儀禮釋宮之例而援引之富考證之精則非李氏所可幾及也凡輪第一蓋第二輿第三駟第四馬第五器第六各爲一篇合爲一帙視阮雲臺車制圖解專就考工記經文解釋者此則較爲賅博矣今以不專爲考工而設故不入之禮類而入之雜考焉

札樸十卷 小亭山房刊本

國朝桂馥撰 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進士官永平縣知縣 是編乃其於

嘉慶丙辰山水程就官雲南追念舊聞隨筆疏記

鄭記五十五

三

到官後續以滇事以其細碎比匠門之木椽題曰札樸凡分六門一曰溫經二曰覽古三曰匡謬四曰金石文字五曰鄉里舊聞六曰滇游續事每門各爲一卷皆根究其原委剖悉其疑似引證輿博詞藻古雅其有資于博物者亦不可枚數洵考據之專門而自成一家人之言者夫豈剽賊陳言者所敢闖其門徑哉未谷本深於小學故有說文正義六十卷尤爲一生精力所聚今其稿藏於家惜尙未有好事者取而刻之也是書成於嘉慶壬戌自爲之序越三載歿於官所山陰李柯溪 弘信 得其遺稿屬鮑涿飲 延博 校而刊之并跋其後復屬段

懋堂 玉裁翁海琛 廣平 爲之序

警記七卷 清白士集本

國朝梁玉繩撰諫庵於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紙筆以備遺忘短書瑣語積久遂多因刪成爲是編卷一卷二爲經卷三卷四爲史卷五爲子卷六爲詩文卷七爲雜事其所考證頗有心得足徵其學有本原焉其曰警記者蓋取王德柔遇見警觀皆卽疏記之語云

拜經日記十二卷 拜經樓刊本

國朝臧庸撰 庸字西成武進人 西成爲臧玉林 琳 之元孫

嘗受業於盧抱經 文昭 故於經學宗漢人其撰是

鄭記五十五

三

書專於發揮經義推見至隱直使讀者置身兩漢若親見諸家之說者其餘泛論學問無關於經義者亦皆窮源竟委鉤貫會通與其高祖所著經義雜記實堪後先繼美惜年甫四十五而歿吾但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西成歿後之九年其子 相攜 是書往謁粵督阮雲臺師師命采擇其要者序而刊之前又有莊葆琛 述祖 許周生 宗彥 陳恭甫 壽祺 各評及校勘姓氏後有嘉慶己卯 相 跋每卷後具載經幾字注幾字此則踵其父所編經義雜記之謬不可爲訓而區區十二卷書所列校勘竟有八十三人之多頗涉江湖刻書之陋習殊可嗤也

讀書叢錄二十四卷 道光壬午廣東刊本

國朝洪頤煊撰 頤煊仕履見禮類 是書成於道光辛巳前

有自序筠軒取經史百家證其異同辨其得失以

聲音文字通其原以轉寫譌舛窮其變積之既久

乃成是帙凡經傳八卷小學四卷諸子四卷三史

七卷而以宋元刊本一卷終焉皆於原書中摘句

為解繁簡適均考據精確絕無嚮壁虛造剿襲陳

言之病而於辨證輿地尤簡而明即此可想見其

沈篤澹雅之才矣

告蒙編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國朝凌堃撰 堃字厚堂一字德輿烏程人 是編乃其考證經史

鄭記五十五

疑義而作皆設為問答似全謝山經史問答之體

顧全氏依經史治序編錄此則隨問隨答尙未詮

次凡一百一則其於羣經頗守古訓故多精確之

談而閒有詆及閩學太甚之處似近於罵宋儒詆

古人不如是之甚也中論算術極詳亦足與錢竹

汀答問中算術一卷互相發明此則宋人之所短

而近人之所長也前有小引稱予年十三云云恐

是三十之誤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五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六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之五

雜家類五

雜說之屬上 漢至元

論衡三十卷 漢魏叢書本

漢王充撰 充字仲任上虞人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二十九卷新舊唐志崇文

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三十卷知隋

志不數末一卷自紀也其自紀但評論是書而不

言及卷帙如太史公自序也別記其作譏俗節義

鄭記五十六

十二篇又作養性之書十六篇今俱不傳後漢書

本傳稱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

守文多失其真乃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今自逢遇以迄自紀祇

八十四篇蓋已闕招致第四十五篇矣高氏子略

稱其為言皆敘天證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

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駁而

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晁陳兩家亦皆

不滿之然仲任憤世嫉俗故作此書大旨以勸善

黜邪為主遂至激而過當竟有問孔刺孟二篇遠

為劉子元感經疑古之先聲其悖妄可謂至極若

祇就其文而論猶未中其要害也昔蔡伯喈得之
以為談助可見當時之人亦不深取之矣後之人
徒以其漢人之書有資攷證而重之耳是本前有
明虞得園漳熙序

風俗通義十卷 漢魏叢書本

漢應劭撰 劭字仲遠汝南人嘗舉孝廉中平六年官泰山太守 四庫全書

著錄又有附錄一卷隋志作三十一卷注云錄一

卷梁三十卷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崇文目讀書

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十卷與今本同蓋亡

其二十一矣是書每卷各為一目曰皇霸曰正失

曰愆禮曰過譽曰十反曰音聲曰窮通曰祀典曰

怪神曰山澤每目各有小序又分子目一百三十

九謂之風俗通義自序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

該之於義理也後漢書本傳稱其撰風俗通脫義字

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

治聞又論之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

亦有可觀者焉蓋仲遠漢之俗儒學無師授其撰

是書頗近小說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

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

正時俗嫌疑此與應氏書品題略同尤為妙解蓋

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諛聞郢書燕說也按是書

原有姓氏一篇久已散佚今館臣從宋重修廣韻

及永樂大典載意林所引今意林本無此文采附於末惜
不得 文瀾閣本以校補之又盧抱經羣書拾補
於是書校勘極精審又附有逸文一卷凡類百條
皆十卷外之所遺也碎金斷璧終可寶愛以之鈔
附是書之末亦屬美觀祕書二十一種所收僅四
卷更非足本矣

封氏聞見記十卷 雅雨堂叢書本

唐封演撰 演渤海蓀人天寶中登第官至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小說類通考小說類作封氏見

聞記書錄解題小說類同惟作二卷為異二疑五字

之誤新唐志雜傳類宋志雜傳類俱作封氏聞見記與

今本合今本作十卷則出於後人之分析也晁氏

稱分門記儒道經籍人物地理雜事且辨俗說訛

謬蓋著其所見聞如此晁氏稱前紀典故末及雜

事頗有可觀今觀是書凡一百條但各標目而不

分門內注闕者十條注不全者二條注增者一條

亦僅存四十九字據明朱良育跋知明中葉時已

有殘闕則似展轉相錄而失其本真耳明吳軸識

語稱雜家言用裨史氏之不足而讀封氏書於唐

事知所未知其編類亦備 國朝盧見會序之亦

稱其考據該洽論辨詳明乃說部之佳者宜為漁

洋所寶愛云見居末又有元至正辛丑夏庭芝明

鄭記五十六

三

崇禎辛巳陸贈典一二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

僅節一卷而已

尙書故實一卷說郭本

唐李綽撰綽字扇孟

四庫全書著錄一名尙書

謨錄

見晁陳新唐志

雜傳

崇文目

類傳

讀書志小

書錄解題

類小說

通考

宋志

類傳

俱載之宋志上

有張字又重載於小說類注云綽一作繡實一作

事按兩宋諸家俱作李綽尙書故實又無張字則

宋志增一張字并所注云云皆誤矣況兩處重出

之不知刊落乎前有自序稱賓護尙書河東張公

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

鄭記五十六

於胥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叨遂迎塵每容侍

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遂集尤異者兼雜以談諧

十數節作尙書故實云新唐志崇文目皆云尙書

卽張延賞晁陳兩家俱不以爲然是也其書凡七

十九條多記雜事兼徵古義援據博洽頗有可采

其體例與章文明劉賓客嘉話錄相近但章氏書

全然小說家言耳續祕笈亦收入之

灌畦暇語一卷

奇晉齋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據書中所說及其自序攷之蓋唐

元和以後人嘗登第從仕者也 四庫全書著錄

新唐志崇文總目讀書志俱不載書錄解題通考

始載之攷朱子韓文攷異亦引及其書則當南宋

時其書已流布矣自序稱故邱之旁有地彌畦治

以蒔蔬亦足餬口比鄰之人偶相與立曹相與談

意雖不倫棄亦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乃

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今觀其書凡三十二條皆

列舊文於前而後稱老圃以論斷之其出言皆有

微意雅近黃老宗旨而持論尙不詭於正其中原

闕二十八行後有明天順甲申李西涯東陽跋知

其得於京城之西首尾不全斷爛尤甚爲料理其

可讀者鈔成此帙其本爲陸梅谷所得復校正譌

字二三以付剞劂并爲之跋說郭所收祇節錄本

鄭記五十六

云

春明退朝錄三卷

百川學海本

宋宋敏求撰

敏求字久道趙州平棘人參知政事

四庫全書著錄

讀書志

類小說附志

書錄解題類典故通考小說俱載

之通考又重載於故事類蓋從陳氏收入也前有

自序稱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

觀唐人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

見繼之克慮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今觀

是書多記宋朝典故並及雜說瑣事而以談典故

爲主故陳氏以之入史部典故類而馬氏因之然

其敘述故事脩有官制典禮之屬況加以雜說瑣

事參錯於其間雖屬博瞻而莫名一類故遵提要
隸之雜家焉說郭學津討原均收入之歷代小史
唐宋叢書所收皆節錄本

筆記三卷 百川學海本

宋宋祁撰 祁仕履見正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小

類作景文筆錄書錄解題作宋景文筆記一卷通

考作宋景文筆錄宋志作筆錄一卷又於小說類

載宋肇筆錄三卷注云次其祖庠遺語此則本之

中興藝文志馬氏引之云筆錄三卷皇朝紹聖中肇

次其祖庠遺語按馬氏二筆錄卷數同庠又兄

弟也然則一書耶二書耶竊謂晁陳兩家俱題景

鄭記五十六

六

文之書雖不知何人所編亦當以兩家為定論矣

蓋宋肇次其叔祖祁遺語非別有一書也中興或

誤涉而宋志因之重載耳宋志傳記類又載有五

卷注云契丹官書及碧雲齋附此則合三書為一

故卷數有增也是書上卷曰釋俗中卷曰考訂下

卷曰雜說凡一百七十條晁氏稱每章冠以公曰

而今本皆無之疑傳刻者惡其繁而去之晁氏又

稱其皆故事異聞嘉言奧語可為談助然其書多

正名物音訓亦間及論文論史不僅如晁氏所云

惟下卷刻意造語直欲於焦氏易林譚氏化書外

自成一子誠奧語也附以庭戒治戒左志右銘當

為景文預擬以訓其子孫爾末有寶慶丙戌上虞
李衍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唐宋叢書均節
錄一卷而已

東原錄一卷 函海本

宋龔鼎臣撰 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元年

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

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皆不載其書凡一百二十

條辨論經訓頗多精確訂正各子史之誤亦皆援

據分明間及當代軼事舊聞亦足有資於掌故獨

其論洪範一條首發錯簡之說而宋以後說經者

皆喜作考定之本此雖倣效朱子大學孝經體例

鄭記五十六

七

而然而輔之之倡游言始故著書不可不慎也前

有李雨村序全鈔提要以為已說殊堪一噓藝海

珠塵亦收入之

王氏談錄一卷 唐宋叢書本

宋王欽臣撰舊題其父洙之名蓋以卷末觀覽書

目有王洙敬錄而誤也 欽臣字仲至應天宋城人

成德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家類 作王原叔

談錄云翰林學士南京王洙之子錄其父所言 洙

原叔中甲科官至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卒諡曰文 通考同兩家雖不著其

子之名然以宋史本傳攷之原叔子止仲至一人

故今改題仲至所撰云其書自訓子以迄觀覽書

目凡九十九條皆述原叔平日所論故多稱公及先公所論舊文瑣事以及家訓頗中肯綮又論修身行道至性命之理以為此皆第一等語然不當不為汝輩道云云後來言心性之儒接踵而起要亦由當世儒者有此種議論以開其先故不以為怪也然東坡亦極不喜伊川未嘗假以詞色矣廣祕笈亦收入之

東坡志林五卷 學津討原本

宋蘇軾撰 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謚文忠 四

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家類作東坡手澤三卷注

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通考所載亦

鄭記五十六

八

同蓋東坡隨筆記載未及成書後人蒐輯墨迹為之故名曰手澤刻大全集者又嫌其名有似父之書故易以今名此本首卷題明湯雲孫輯則又取集本重加增訂故卷帙復多於宋本也其書凡分二十九類共計二百有二則皆記其自元豐至元符二十餘年中身歷之事大抵多小品簡札具有名理而未一類論古十三篇斷制分行行文亦汪洋恣肆善學莊子昔人所謂海外文字學者當分別觀之也張若雲即明刊本略加校訂而付諸梓并為之跋百川學海所收之一卷皆即論古之文說郭僅節錄一卷則皆前四卷之所有耳

塵史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王得臣撰 得臣字彥輔自號鳳臺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司農少卿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 雜說書錄解題小說通

考 小說類 宋志 類 俱載之彥輔師鄭毅夫胡翼之

而友明道程子故生平於洛蜀二黨俱無所攀附

嘗於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

有所得輒皆記之後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

逐類以相從列為四十四門其間自朝廷至州里

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所不載并經典文藝

亦多所參稽而記及當代之事亦無溢美無隱惡

惟書王安石名以示貶謂之日塵史蓋信乎其為

鄭記五十六

九

實錄焉爾前有政和乙未自序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三卷續筆談一卷 明刊本

宋沈括撰 括字存中錢唐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入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均州團練 四庫全書著

錄讀書志 類 書錄解題 家類通考小說 俱作二

十六卷通志 類 作二十卷宋志 類 作二十五卷

皆據原書之本而通志誤脫六字宋志譌六為五

也晁氏及通志宋志俱無夢溪二字蓋省文爾至所

補所續舊本別行故商氏刻入稗海中是本始重編

為四卷而合之也按潤州圖志丹陽縣東三十五

里有金牛山一名經山山東有溪即夢溪括嘗夢

至其處謫居得此溪宛如夢中故名夢溪自序稱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記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處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得於傳聞者今觀其書凡分事故辨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誤譏誑雜誌藥議十七目存中高材博學多技能其於遺文舊典文章技術以及小說家言無不賅載而樂律象數二類尤其專門絕學故所述最為精邃其他亦多有根據無一浮談雖朱子亦

鄭記五十六

十

嘗援其說為定論焉補筆談三卷亦如正集分十目惟少人事書畫技藝神奇謬誤譏誑六目續筆談一卷凡十一篇皆可以成一家之言者未有乾道二年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修年跋明崇禎辛未嘉定馬巽甫元調借得乾道揚州本因悉遵其本繕寫翻刻而重編補續四卷於末前俱為之序其補筆前亦有字津逮祕書惟收原書學津討原并載及補續作一卷唐宋叢書彙祕笈均止收補筆談云

珩璜新論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孔平仲撰 平仲字毅父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

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為金部郎中出提舉承興路刑獄帥鄆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類通考俱作孔氏雜說記讀書附志類書錄解題宋志類俱作孔氏雜記蓋其書本名孔氏雜說後人推重之比於珩璜貫佩之義而因改其名也故吳氏能改齋漫錄向引作孔氏雜說晁馬兩家誤衍一記字袁本讀書志作雜記則又說字之誤耳然趙氏已稱圖志謂之珩璜論別本有淳熙庚子沈詵跋稱渝川丁氏刊本已名珩璜論知當時刊者二名並用無所拘也晁氏稱是書論載籍中前言往行及國家故實賢哲文章亦時記其所見聞者今觀其書逐條

鄭記五十六

十一

攷證頗多精確議論亦為條暢蓋毅父兄弟本皆工文之士故隨筆所至亦具有雅人深致也說郛說海唐宋叢書所收均節本耳

晁氏客語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晁說之撰 說之字以道號景迂鉅野人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勸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無晁氏二字省文爾是書或記錄舊說或自立論頗近語錄之體所述皆立身行己之道而於朝野見聞以及元祐諸人軼事亦所不遺多足補史傳之闕其持論參以禪悅不純乎儒理

蓋其家學所傳授交游所講習大都儒釋混淆景
迂亦未能卓然有所樹立也說郭亦收入之

文昌雜錄六卷補遺一卷 學津討原本

宋龐元英撰 元英子懋賢單州人丞相 四庫全

書著錄總作七卷宋志 故事類 同書錄解題 傳記類 通

考類 傳記類 俱作大卷蓋不數補遺也前有自題稱余

自壬戌五月入省至乙丑八月罷每有所聞見私

用編錄歲月寢久不覺滋多官在儀曹竊記故事

今雜為六卷名曰文昌雜錄蓋其於元豐間官主

客郎中時作以尚書省為文昌天府見通典故以

名之也懋賢醇懿有家法多識舊章所錄朝廷禮

儀百官除拜其時日其事信其論確足以補宋史

之闕問及瑣聞軼事亦足以資談助其書刊成後

續得五條別附於後故宋志即作七卷也近王漁

洋居易錄於官方遷擢政事因革皆逐目記載蓋

即倣此書而為之云末有乾道丁亥左宣教郎新

充樞密院編修官衛 傳 跋此書雅雨堂有刊本斷

爛頭舛尚未釐正張若雲從 文淵閣訂正本寫

校付梓并為之跋說郭僅節錄一卷課題宋陳襄

撰說海依陶本收入又佚其名均不足存

楊公筆錄一卷 芝園秘錄初刻本

宋楊彥齡撰 彥齡里貫未詳元豐中歷 四庫全

仕州縣後以朝奉郎致仕

書著錄倪氏宋志補 小說類 亦載之是書雜論字義

訓詁兼述舊聞軼事於王介甫陸農師亦頗稱引其

說而取證於說文初疑為王氏之學者及觀書中

有一條云余初任隰州司戶過洛辭程顥先生舉

北齊郎基所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之語余

至今佩服其言云云知其於熙寧元祐兩派俱無

所黨附惟據其書之有可引而引之也

師友談記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李廌撰 廌字方叔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小說類

錄解題 小說類 通考 小說類 宋志 小說類 俱載之陳氏作

閒談宋志作十卷皆字之誤也晁氏稱多記蘇子

瞻范純夫及四學士所談論故曰師友按四學士

謂黃山谷秦少游晁以道張文潛也書凡五十七

則多述諸人名言格論不類乎小說家言時當元

祐中黨碑已立之後而方叔以場屋不得志之人

獨不屑曲學以阿世而惟正人為依歸可不謂難

乎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係節錄本耳

元城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 萬曆丁巳刊本

宋馬永卿編 永卿字大年淮陽人官左 四庫全

書著錄 雜說類 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

之宋志作二卷字之誤也昔劉器之 安世卜居宋

都時適大年官亳州永城主簿因從器之學記其

鄭記五十六

三

鄭記五十六

三

所聞之語凡六十則辨論經史疑義以及時事無不詳盡而極言之非若後來語錄專以言心言性為事一行兩行語皆靡俗也是時洛學方盛人皆從而和之以致為世厲禁器之獨守其師說而不變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攷書錄解題所載尙有韓璠劉先生談錄一卷胡道護錄一卷皆記器之語共有四十則與大年所記之本皆刻於章貢末又有邵伯溫號本中所記數事附焉通考所今談錄道護錄皆亡惟是編存又有元城行錄一卷凡二十六條亦皆記器之生平言行所以補語錄之未及載者其語錄紹興五年大年為之序是本萬

鄭記五十六

十四

麻丁已魏縣知縣龍得萬麻庚寅金壇于文

熙刊本而重刊之故前有文序并及宋史本傳

龍復為之後序

石林燕語十卷明刊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仕履見春秋類四庫全書著錄尙有考

異一卷字文紹奕撰紹奕始末無考有字文紹節嘉定中官樞密使當是其兄弟行

也 石林書舊有刊本紹奕書則久佚今館臣從

永樂大典錄出合為一編書錄解題小說類通考

家俱載石林燕語十卷又載紹奕燕語攷異十卷

蓋即原書附以攷異故卷數如其舊焉陳氏稱石

林書宣和五年所作前有白序稱宣和五年余既

卜別館於卞山之石林谷故人親戚時時相過縱談所及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於長少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偶遇筆札隨輒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平日所見聞日以廢忘因令棟棟為石林長子更哀集為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今按其書有載及建炎三年紹興六年事者則書成後又有所增益也其所纂述多有關於朝章國典而於官制科目尤詳皆見聞實錄詞約義正初無荒唐不經之語其亦有補於史者也與夫小說家吹影鑠塵幻馳藻翰無小補者固相遠矣

鄭記五十六

十五

陳氏又稱舊聞汪玉山應辰嘗辨駁燕語之誤而未之見則所存者惟紹奕之書其辨駁皆援據舊

章故詳確者多館臣又附以玉山所辨之僅存者

數條見永樂大典載無名氏儒學警悟所引合為一卷又以永樂大

典所載石林原書參之是本及毛氏津逮祕書商

氏稗海所載之本詳為訂補加以案語殊較此本

為完善矣是本為明正德丙寅楊宗文武刊於開

封并為後序說郭僅節錄一卷則已十去八九矣

避暑錄話四卷明嘉興項氏宛委堂刊本

宋葉夢得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二卷書錄解題

小說類通考宋志小說俱同據宋刻本亦同讀書附

志作十五卷乃傳寫之譌或無話字省文爾此本
作四卷則明人以其卷帙重大而分之云是書成
於紹興乙卯前有自序稱梅雨始過暑氣頓盛舍
居既遠城市巖居又在山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
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偃仰
終日棟樑二子門生徐敦立挾書相從問質疑請
益時爲酬酢亦或泛話古今禩事耳目所接論說
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爲歡笑乃使棟
執筆書之名曰避暑錄話云今觀是書敘述辨論
具有根據與所作石林燕語同有裨於考核然石
林本章蔡之黨每於熙寧紹聖之弊政陰爲解釋

鄭記五十六

究非公論而於因果報應之說又信之太過併附
會古今儒者多惑溺於佛以申其尊崇佛氏非出
於己所獨見尤於名教有乖此卽不及其燕語多
矣毛子晉跋津逮祕書專取其所載醫學奇方以
深歎美之由其所見者小也津逮祕書學津討原
均收入之說郭僅節錄一卷而已

冷齋夜話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釋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
中游丞相張商英之門商英敗惠洪
亦坐累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小書錄解題小
通考宋志俱載之見氏馬氏俱作六卷
宋志作十三卷而袁本讀書志仍作十卷知衢志

誤爲六馬氏誤因之宋志誤衍三字也晁氏稱是
書多記蘇黃事皆依託也江淹擬陶淵明詩其辭
浮淺洪既誤以爲真淵明語且云東坡嘗稱其至到
鬼谷子書世所共見而云有崖蜜櫻桃也之言東
坡橄欖詩已輪崖蜜十分甜葢用之如此類甚多
不可枚舉陳氏亦稱其所言多誕妄今觀此書已
爲後人所增刪知非晁陳所見之本所載凡一百
六十八條每條標題間有冗長又有與本文不相
應者亦非其舊也其書雜述見聞而大半皆屬詩
話於同時諸人惟以蘇黃爲歸故稱引最夥葢假
借以增其聲價耳晁陳兩家謂其依託誕妄誠是

鄭記五十六

然覺範本詩僧雖疏於考據不免晁氏所指摘而
論詩頗中肯綮以之接跡扞山良無愧焉未有毛
子晉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僅節錄一卷而
已

春渚紀聞十卷

學津討原本

宋何薏撰薏自號韓青老農補城人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
題家類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十三卷豈
誤衍一字歟是編凡分六類曰雜記曰東坡事實
曰詩詞事略曰雜書琴事附曰記硯曰記丹藥
而雜記居其五卷餘各一卷其特述東坡者薏父
去非爲東坡所薦士也東坡表薦去非且言其筆

勢雄健得秦漢風力則蓬之撰著亦庶乎不愧父風矣惜其雜記中喜談仙鬼報應之事有失儒家軌範耳此本明姚叔祥得自沈虎臣家陳眉公載入普祕笈者僅前五卷毛子晉購得全本刊入津逮祕書後其子斧季復得宋刻知第九卷中尚有脫字而未及補刊至張若雲取盧抱經羣書拾補補入而邵閩仙又借黃蕘圃家所藏宋本校其訛舛之字若雲跋而刊之并載叔祥子晉斧季三跋於後說郛所收僅節錄一卷云

曲洧舊聞十卷

學津討原本

宋朱弁撰

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補修武郎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歷官奉議郎

鄭記五十六

七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小說通考家小說俱作

一卷攷南宋刊本已作十卷知皆字之誤也宋史本傳作三卷當原本卷數刊者又少之爾少章於朱子為從父建炎丁未使金留十七年既歸而卒是書蓋其使金被留時所作以其皆追述北宋君臣事迹故曰舊聞張若雲跋稱其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即一二遺聞軼事亦供采錄而曾無一言及北國事嗚呼每飯不忘之意于斯見矣豈徒援據精博足誇淹雅乎哉此本若雲得黃琴六手錄本愛其忠義文章而付諸梓普祕笈知不足齋叢書亦收入之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麟書一卷 說郛本

宋汪若海撰

若海字東叟歙縣人靖康中為太學生建炎中官至直祕閣知江州事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

傳記

作中山麟書是書作

於靖康丙午前有東叟進序稱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從張叔夜幕中為兵火所逼倉皇走匿召嶽神運石之下忽遇磐固侯謂臣曰吾居太湖鳴夷子走越時遺書一編屬奇祕之語甚異殆弗曉昨睹城中楊號暮夜亟鑽火取讀若為今日計者子其為我獻之嗣君臣歸而讀之其引獸台事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臣竊論之麟書舉天下之獸而言之也論以一綱則畢其議矣夫網獸之與見網

鄭記五十六

九

於獸不可不察然而用之匪道其道必隱此鳴夷子之所以祕之於磐固侯磐固侯之所以歸之於陛下也蓋東叟不敢斥言時事故借以喻夫事貴制人不貴見制於人欲以此書存宋於己壞其書純作儷詞而運以韻語似古箴銘體後復綴鳴夷子語一則以當自序其用意可謂深切然當其時在廷遠識之士大聲疾呼以主用兵之是斥和議之非彼君若臣尚皆置若罔聞而況庖詞詭語曾何足以動其心直所謂空言無補也同時鄧肅呂本中及其從父藻俱為之跋矜為奇書而不知實無用之書也普祕笈亦收入之

五總志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吳垞撰 垞自署江左人蓋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紹興十三年以樞密院編修官除浙西 四庫全書著錄乃據浙江巡撫采進本

諸家書目俱不載說郛僅節錄數條永樂大典所收與采進本同蓋猶原本故鮑涿飲即據以刊入冠以提要一篇前有建炎庚戌自序稱余少從父

師之訓嘗有意於著書方時搶攘逃生不暇然於細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已語或以古證今亦不復列其次第龜生五總靈而知事因志其首曰五總今觀其書凡八十二條多記北宋瑣事間及訂正舊文皆足

鄭記五十六

三

以資參攷其論詩派出江西故獨尊黃山谷昔朱竹垞有云江西宗派各流別我先無取黃涪翁見書亭集然則其所論各條使竹垞見之必不以爲允當矣藝海珠塵亦收入之

却掃編三卷 津逮祕書本

宋徐度撰 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 四庫全書著錄

讀書附志書錄解題家類通考小說家 宋志俱載之宋志上有崇道二字又作十三卷蓋誤衍爾而於史部傳記類又重載之度又誤作虔云前有自序稱予閒居吳興卞山之陽地僻且陋莫與晤言閒思平日聞見可紀輒書之未幾盈編時方杜門却

掃因題曰却掃編今觀是編所紀皆朝廷舊典耆宿軼事足有資於掌故間有嗜博之失參以小說亦寥寥無幾耳蓋敦立爲靖康中參知政事處仁之子而自亦通顯故隨筆所記皆文獻足徵且較麗氏文昌雜錄葉氏石林燕語朱氏曲洧舊聞爲簡核焉末有毛子晉跋學津討原所收又有嘉泰壬戌金華邵康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樂城先生遺言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蘇籀撰 籀字仲滋職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 四庫全書著錄無先生二字宋志類 且併樂城二字無之其書凡九十二條短簡者多皆記其祖子由平

鄭記五十六

三

日之語大都辨別文章宗旨兼論時人言行敘述頗詳惟其志在表揚祖德因併東坡而抑之而不顧當日兩人有式相好而無相尤也可見一涉私心未有不是非顛倒者矣然此書總屬做法當時語錄而作斷非其祖之本意也說郛亦收入之

捫蝨新話十五卷 津逮祕書本

宋陳善撰 善字敬甫號秋塘羅源人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類 作八卷蓋尙未經後人分析之本也又話作語當由刊本各異明文淵閣書目所載亦作語注云塾本作話此其證矣錢氏讀書敏求記三 載其家所藏有二本一是宋鈔本不分卷帙一是影摹宋

刻本釐爲十五卷提要載兩江總督采進本有自跋此本無之當與錢氏藏本同也其書祇一百九十五條而分爲四十八類自九卷以下每類條數甚少且多以一條二三條爲一類者殊爲冗雜不倫中摘論經史子集及出治處世之道與夫草木蟲魚山川古跡各有論說多空言而無實際其宗旨在佛氏而黨附王介甫故於歐陽永叔蘇氏父子暨楊龜山陳少陽諸人俱加以詆毀可謂無是非之心者矣蓋當南渡以後不得志於時者姑借著書以舒其憤懣耳而不料其流傳至今也說郭普祕笈唐宋叢書所收均節錄本云

鄭記五十六

寓簡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家類焦氏經籍

志俱載之焦氏作八卷或所見本異也前有淳熙甲午自序稱予屏居□山無與晤語有所記憶輒寓諸簡牘雖詠諧俚語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因名之曰寓簡蓋其官江西時以哀扇工詩忤漕帥魏道弼陷以深文奪三官而歸後所作故是書首著以詩獲罪之論而於第八卷中亦微及其事焉其議論辨駁反復縱橫雅近蘇東坡故大不滿於王介甫程正公而於養生逃禪二者亦

娓娓言之不倦蓋行眉山之餘派也然其考據頗多精核似較東坡爲勝惜其以佛理詰易有類楊慈湖之易傳終屬支離而不可爲訓明嘉隆間無錫姚杏會以宋槧勘定舊鈔本而志其後鮑濠飲得其本刻入叢書亦爲之跋又以清波雜誌梅礪詩話二則附錄於末說郭僅節一卷云

二老堂雜誌五卷

芝圃秘錄初刻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仕履見職官類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蓋本載文忠全集中當時無有單行本也其書凡九十六則皆其隨筆雜記多及當代故實平圍歷官皆值史館掌制詔故能據實而談言皆實錄其雜

鄭記五十六

考證亦頗有援據後來王漁洋諸說部疑其取法於此

老學庵筆記十卷

渭南集附刊本

宋陸游撰游仕履見傳記類四庫全書著錄尙有續筆記二卷書錄解題小說家類作十卷通考小說家同宋志

作一卷字之誤也其皆不及續筆記者疑當時未有此續本而出於近人之所輯錄故焦氏國史志亦不及之是書皆其綜述見聞訂證文藝多有裨於考證其所記間及於神怪或近於諧戲者亦不過百分之一二耳故毛子晉跋之謂讀至仁宗飛白哲宗宸翰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

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王仲信守父書而不願官秦熈任元受視母病而不肯就魏公諸則眞足補史之遺而糾史之謬寧僅僅杜宇爲謝豹不律爲綠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耶津逮祕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說郭止節錄一卷其於續筆記僅十六條亦屬節本故不志之常談一卷 函海本

宋吳箕撰 箕字和父新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厚所重召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 拾遺作二卷 宋志作一卷趙氏云雜記經子史傳之事二百餘條世無傳本故明文淵閣書目亦不載其散見於

鄭記五十六

永樂大典者今館臣據以錄出猶有百餘條合爲一卷以復宋志之舊其書雖皆雜論經子史傳而論史事最多間及攷證其持論頗從陸象山文集語錄而來蓋其學出自金谿也然不爲苟異亦不爲苟同此爲善學柳下惠者歟

梁谿漫志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費衮撰 衮字補之無錫人 四庫全書著錄宋

志 類小說 作一卷字之誤也其書成於紹熙壬子前有自序稱予生平無益於時其學迂闊無所可用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寢久積而成編因目以漫志今觀其書以言朝廷典故者爲前一卷

說雜事者爲第三卷述東坡事者爲第四卷考證史傳者爲第五卷評論史事者爲後五卷蓋雜家之書不盡有關於史事而前有開禧丙寅國史實錄院牒稱編修三朝正史請降聖旨鈔錄是書以備參修云云蓋以此書所載舊典遺文皆考證精確足以訂他書之謬譌非尋常說部之可比也至其書間有疏舛亦不過百中之一二耳末有嘉定庚午樓 鑰 嘉泰辛酉施 濟 二跋又鮑渌飲跋稱是書宋雕不可得見勝國時梁溪樵李俱經翻梓傳亦漸寡海昌吳葵里兩以明刻見貽復爲借周芑兮家藏影宋鈔本俾參校以傳云

鄭記五十六

螿雪叢說二卷 百川學海本 宋俞成撰 成字元德東陽人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稱元志焦氏經籍志 類小說 俱誤作俞成德是書成於慶元庚申前有自序稱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於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是叢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今觀其書凡五十九條各爲標目多論當時場屋之學問及雜說瑣事率皆迂謬元談以此激昂後進適足以窒其思路其去車胤孫康之意遠矣說郭亦收入之

鶴山筆錄一卷

奇音齋叢書本

舊題宋魏了翁撰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明文淵閣書目祇載鶴山雅言鶴山渠陽雜鈔此二書俱無傳而無是書今惟陸氏叢書全載之後有查悔餘慎行跋中有近因箋注蘇詩試取檢閱云云而補注蘇詩不登此書一字顯屬書賈剽剽經外雜鈔三之一略加竄改蒙以標題綴以偽跋而給世人後為梅谷所得復跋而刊之耳函海亦收入之

示兒編二十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孫奕撰 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寧宗時嘗官侍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雜說類及宋志儒家類俱載之宋志作

鄭記五十六

三

一部不著卷數趙氏作前後集二十四卷今世所存皆其鄉人胡子式楷重加訂正之本故統為二十三卷而不為前後集蓋依其自序所云七條各并入其門類矣成書於開禧乙丑其自序稱攷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今觀其書辨經史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之綺談奇聞奧旨靡所不載往往傷於蕪雜且亦小有舛誤而精核之論又時時錯出於其間至其辨書之形聲實有裨於攷證

特不可與夢溪筆談諸書相提並稱耳末有子式題誌祇稱癸未不繫年號當屬元至元二十年然其自稱本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亦書肆所為也今宋刻不可概見鮑澐飲得明清方凱重刻本屬盧抱經文弼孫頤谷志祖徐北溟鯉錢廣伯馥陸續校正顧千里廣圻又為之重校補五十餘條則并澐飲附志二則總列於後抱經千里澐飲俱為之跋

愧郊錄十五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岳珂撰 珂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焦氏經籍志始載之

鄭記五十六

三

是書成於嘉定甲戌前有自序稱國朝典章文物之盛名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蘊矣珂位於朝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證祀之責而有睎郊之心凡其廷紳之所緒聞謀記之所膚受隱而不合必求其當博取精覈使皆有據依而後牘之命之曰郊以志其愧云云蓋取左氏傳郊子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昔賢也其書凡一百十七則多記宋代制度所攷典故沿革問及前代皆足補史志之闕其援引頗為典贍而不免偶有舛誤亦不足以為累也末又有是歲自撰後序鮑澐飲據宋刻以校寫本然後付梓說郭僅節錄一

卷而已

游宦紀聞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張世南撰 世南字光叔鄱陽人嘉定紹定間嘗官閩中 四庫全書

著錄書錄解題 家類通考小說俱載之惟其名作

士南豈刊本誤世為士耶前有自序稱僕自卯角

隨侍宦游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廣隨即廢

忘紹定改元因返思提筆紀錄以游宦紀聞題之

所以紀事實而備遺忘也今觀其書多記軼事瑣

聞以及雜物而於時政概不及之所記頗為謹慎

攷證亦極該博大抵聞之劉 過高九萬趙蕃韓滉

程 過諸人居多而程說尤夥且多記永福縣事當

鄭記五十六

五

即其仕宦之地未知究屬何官也夫以半生經歷

睹記之富而所存止此實宋季說部之後勁也末

有紹定壬辰李 發光 跋是書明商 楷 曾刻入稗海

盧抱經 文昭 以其第四卷中文有顛錯他卷亦有

脫文因借鮑涿飲舊鈔本參校乃始完善屬涿飲

刊入叢書又為之跋說郭所收僅節錄一卷而已

澗泉日記三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韓澆撰 澆字仲止號澗泉上饒人 四庫全書著錄諸家書

目俱不載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凡

一百九十八條因以次相從分為三卷首掌故次

品題人物次考證經史次評論詩文次雜記山川

古蹟其所記有與他書互異者俱各加案語於其

下仲止人品學問本屬高雅又為參知政事 億 之

裔吏部尚書 元吉 之子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所

言率有根據與勦說者異也

祛疑說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儲泳撰 泳字文卿號華谷華亭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

志補亦載是書凡三十六條各為標目皆辨正陰

陽神煞符咒丹錄之類以救世之沈溺於其中而

不自覺者其言皆平正通達而歸宿於六經之旨

真不愧為儒家者言也蓋華谷篤好術數最久因

而悉知其詐偽以欺人故能切實發揮足以振聾

而啟聵猶之朱子早年習於釋氏故闢佛不遺餘

力爾說郭學津討原均收入之但說郭中脫數條

未為善本

鶴林玉露十六卷 明刊本

宋羅大經撰 大經字景綸廬陵人嘗登第官容州法曹掾 四庫全書

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倪氏宋志補焦

氏經籍志始載之是書雜記所得或似語錄或似

詩話不以考證為事而以議論為工故援引典籍

每多舛誤敘述見聞亦少詳核其中多引朱文公

張南軒真西山魏鶴山之說知其宗旨乃在道學

尚不似尋常雜家多惑溺於二氏也說郭僅節錄

一卷不足以見其長前後俱無序跋恐佚脫爾

貴耳集三卷 津逮秘書本

宋張端義撰 端義字正夫號荃翁鄭州人居蘇州 四庫全書著錄

每卷分爲一集倪氏宋志補 類小說 作二卷焦氏經

籍志 類小說 作一卷皆字之誤也是編乃其於端平

中上書得罪安置韶州時作凡分三集每集各有

自序初集成於淳祐辛丑凡九十五則二集成於

淳祐甲辰凡九十三則三集成於淳祐戊申凡九

十八則大都記朝廷軼事并考典籍述瑣聞然其

論經多引據疏舛不及其論詩文論時事之用其

所長至其兼涉神怪之談流入齊諧虞初一派此

鄭記五十六

又詞人之積習也其曰貴耳即尊聞之義特變

其字如鷗閣虬戶耳末有明崇禎壬午閏 元衢跋

學津討原亦收入說郛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廣

祕笈止收其三集祈爲二卷云

吹劍錄一卷 讀書齋叢書本

宋俞文豹撰 文豹字文蔚一字琪隱括蒼人 四庫全書存目倪

氏宋志補作四卷蓋并外集及已佚之續集三集

數之也前有淳祐癸卯自序稱余素居京國條理

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

者映而已矣 許劣切謂無韻也 今觀是書凡一百十九則

其尚論古人或本舊說或出己見多偏駁不中理

而尤莫甚於論孔明一則書中附有王 應奎 說力

爲平反可謂先得我心矣惟所述軼事瑣語以及

品詩文稍可節取其自序前綴云此編已刊行

板留書肆不可復得因刪舊添新再與續集並刊

然則此書乃其初學作說部之談尙未能痛加刪

雜反與其外集如出二手焉

吹劍錄外集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俞文豹撰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淳祐庚戌自

序稱始余作此編蓋即前言往事辨證發明以寓

勸戒之意而好高者以人微而嘲元好奇者以文

多而束閣雖余亦自病其繁蕪因續三爲四以驗

鄭記五十六

其學之進否據此知其正集之外尙有續集三集

而後及是集蓋佚之久矣是書凡一百有八則所

記前人嘉言懿行以及當代軼事極爲詳贍而議

論亦極純正無疵此其晚年所作閱歷既久意氣

漸平故不似正集之偏駁也末有自題二絕句稱

爲絕筆於斯錄云又有明范 欽 識語蓋鮑深飲即

天一閣藏本付刊冠以提要一篇

碧湖雜記一卷 說郛本

舊題宋謝枋得撰 枋得字君直號壘山弋陽人寶

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後信州不守乃變姓名

入建寧元至元中屢薦不赴最後至京師不食而

卒 門人私 四庫全書存目諸家書目皆不載恐

謾文節

非疊山所手著也是本僅八條皆考證舊文大都
前人所已有惟二條出自己見亦迂謬之談也然
在當時作偽者斷不止此八條此殆為陶氏所節
錄耳說海亦收入之

佩韋齋輯聞四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俞德鄰撰 德鄰字宗大號大玉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咸淳九年進士宋亡不仕

以終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及補元志俱

失載錢氏補元志始載之前有自序稱余童卯讀

書竊能強記今老矣前後遺亡間者返念舊聞十

忘八九因濡筆錄之得數千言命曰佩韋齋輯聞

蓋成於宋亡之後故不繫以紀年也其書多辨證

鄭記五十六

經史疑義間及詩文得失與夫宋代遺事頗為詳

核而詮釋論語獨占至一卷然欲求其勝於朱注

往往橫生新義究不免穿鑿之失矣

宜齋野乘一卷 說郭本

宋吳枋撰 枋字方木江陰人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宋志

補小說焦氏經籍志家俱載之前有甲申八月

白序稱枋自四十歲以來於嗜書一事未嘗忘情

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

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壬午五月遭畢方

之禍盡為劫灰至八月始記一二鈔錄之不知後

之人能為傳一二耶抑用之覆醬甌也據此知當

日所追錄者雖無十餘卷之多而非如今本之僅
存十一則矣陶氏每多刪節不完之本此本恐亦
類是此本雖止十一則而皆考證之屬頗有依據
其以野乘名者或全書不皆如是云其序稱甲申
不著年號以序中述壬午錢唐大火攷之當屬元
至元二十一年時距崖山覆舟已十六載矣藝海
珠塵亦收入之

齊東野語二十卷 津逮秘書本

宋周密撰 密字公謹其先世濟南人曾祖扈從南渡遂家吳興溇祐中官義烏令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小說焦氏經籍

志家俱載之公謹家吾郡此書稱齊東者其先

鄭記五十六

世濟南人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非取孟子書語以

示謙也前有自序稱游遺多故曾大父遺編鉅帙

悉皆散亡閒居返念得一二於十百迺參之史傳

諸書博以近聞臚說務求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

今觀其書所記南宋舊事為多皆興亡治亂之大

端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其訂輿圖審其涉

禮樂詞意亦極典贍他所稱舉旁聞曲證亦不苟

於記述與其所作癸辛雜識好錄瑣語者不同明

商雜禪海所收竟與雜識混而為一旦十刪其

半便失著作本旨毛子晉得舊本各為全梓今以

雜識入小說家此則志之雜家焉前又有元至元

辛卯戴表元序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僅摘四條為一卷歷代小史僅摘數十條為一卷均不足觀云

書齋夜話四卷寫本

宋俞玉吾撰玉吾名瑛家洞庭之西山寶祐開阮菊存等皆白首北面稱為石澗先生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是編皆其讀書札記積久成帙以辨證經義者為第一卷闡發河圖洛書先天太極者為第二卷申明天文樂律者為第三卷評論詩文者為第四卷其解經頗為精核即所論律麻亦多可取惟其生平易學本從陳邵而出專以闡明圖學究屬一家之說

鄭記五十六

至論文多不中窾蓋玉吾以數學著不以文章著故於此道猶茫乎未解矣

敬齋古今鞋八卷武英殿聚珍版本

元李治撰治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晚任元氏金正大進士至元二年召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作

四十卷俱注云今存八卷錢氏又注云鞋一作難其命名本不甚可解疑為塞聰專思之義元史本傳邵氏弘簡錄千頃堂書目皆作古今鞋字之誤也明文淵閣書目誤列在宋人書中作李敬齋古今鞋則與倪氏志無敬齋二字同一省文爾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尙得十之三四依

經史子集次序各分為二卷其書專為攷證而作取四部中疑義各為條辨其間逞其胸臆橫施議論以致失之疏舛者正復不少而爬羅剔抉以典籍佐其證據而折衷於一是亦極為精審似博瞻典核之書求之宋人說部惟袁質甫夔臚間評王厚齋困學紀聞二書可以相彷彿焉蓋敬齋記問淹通著述最富其存者尙有測圓海鏡今五六兩卷獨不及天文算法之屬意其已備見於他所著書故不及之而惜其皆亡佚也

玉堂嘉話八卷墨海金壺本

元王恽撰恽字仲謀號秋澗汲縣人以薦歷官翰林學士諡文定

鄭記五十六

書著錄倪氏補元志小說類亦載之前有至元戊子自序稱中統建元之明年不肖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誥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為翰林待制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屢候所得亦云多矣因細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為八卷題曰玉堂嘉話今觀其書於當時制誥紀錄特詳當與宋周平園玉堂雜記均足垂一朝之掌故而於前代故實多錄史所不載者尤足以資攷證則體例又較周氏書為賅備矣特周氏書專記典故而是書兼涉雜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反正內

說故不入之官制而入之雜家焉此本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其末卷原
闕二十二行竟無從據他本補完爲可惜耳
困學齋雜錄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鮮于樞撰 樞字伯機漁陽人
官太常寺典簿 四庫全書著錄

錢氏補元志亦載之是書前載四十五條多錄當
時詩話雜事後分四類曰中原士夫出處曰京師
名琴曰古器曰書畫見聞其前一類凡二十二條
頗似小傳其餘三類不過詳載其目而已而前一
類後綴云有中原名公翰墨至元乙酉得於京師
庚寅裝於錢唐直以所得日月先後序之不敢妄

鄭記五十六

有品第云云絕與此類無涉當屬書畫見聞後語
疑伯機偶然鈔記後人錄其墨跡成帙而誤以此
兩行錯雜於前也未有明弘治壬戌東陽無垢道
人純 不著其姓 及 國朝康熙壬戌曹秋嶽 洛二跋鮑
涿欲得吳門陸氏所藏明人舊鈔本校改付梓復
綴以二跋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盛如梓撰 如梓號庶齋揚州人嘗爲衢州教
官歷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其中卷
又分爲上下兩卷實四卷也其書上卷首紀國故
後及經史中卷下卷多論文說詩問及兩宋軼事

引證辨駁皆有根據足以規其學之有本惟未載
寶祐事數則頗左袒賈似道似庶齋曾受賈之知
者然未嘗諱其晚年誤國之罪則猶有三代直道
之公也其所交遊晉接於揚州衢州兩地獨多蓋
一則桑梓之鄉一則宦遊之所爾末有 國朝康
熙己亥侯官林 信 二跋及吳江楊 復吉 一跋鮑涿
飲得錢唐汪氏舊藏寫本爲其友郁潛亭 禮 所貽
因跋而刊之又爲之附記潛亭藏書事云
隱居通義三十一卷 讀書齋叢書本

元劉壘撰 壘字起潛號水村南豐
人至大中官延平教授 四庫全書著

錄倪氏補元志失載錢氏補元志始載之攷起潛

鄭記五十六

當崖山覆舟之時年甫四十入元三十餘年復爲
學官是書作於未仕之前故以隱居爲名觀其於
宋多內詞蓋猶在宋未亡時所作而後有所增益
歟前有 國朝康熙丁未其裔孫二 凝 序以大
隱城市小隱山林釋隱居之義亦或然也其書凡
分理學古賦詩歌文章駢儷經史禮樂道化地理
鬼神雜錄十一門每條各有標目二至稱其議理
學也不惟朱陸相商而龍門學術議論可以蓋一
世而開千古議古賦也不惟綺麗無取而秦伯長
江山谷道院可以駕六朝而軼班左詩詞則駁彭
淵材之第三恨可以雙井與浣花并驅文章則譏

梁昭明之無統紀且原毛穎於廬山九錫駢儷錄謝賈師憲小啟而愈之不洩於忠義經史辨忠肅公無後而史冊之失放於家乘大行為德行之大靈星次社稷之功議天地之有初識縱橫貴賤之義議南陽之形勢見輓輅羊裘之風鬼神則謂神怪窈冥之事為害道雜錄則於語默出處之間為量衡其間遺文軼事確有可傳而不載於典籍者賴此猶存其一二云云其表章全書大旨可謂深至然其論學既墮虛無攷古亦頗鉅釘惟說詩論文之二十卷文獻有足徵者則誠如二至所稱爾書中間有二至按語皆稱名以別原注云

鄭記五十六

湛淵靜語二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白珽撰 珽字廷玉號湛淵錢唐人 以李衍之薦歷官蘭谿州判官 四庫全

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前有自序稱湛

淵靜語者湛淵子與客語於靜也大而天地之高

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之大訓古今之明

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談諧任情極口談輟便

書於冊積三十年所聞日益廣得說日益多聚之

一篋又有至大庚戌友生海陵周伯陽 陳 序稱其

汗塗竄益不加比緝哀其勤慮其久致散軼勉為

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今就倪錢二志

所載經子類訓二十卷集翠裘二十卷俱見類書

類別集類今存一卷見 四庫提要湛淵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計之則是書當存有二十卷方符百卷之數攷卷末明嘉靖丙午孺允甫 不著其名氏 跋稱卷帙不應止此二卷為吾崑沈氏家藏得而錄之云云可知明人已疑其為殘本矣故就自序所稱核之書中所載僅存梗概未見詳備焉然即此二卷觀之大都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間或小舛而於大體無傷其載宋人使燕日錄詳記汴京故宮亦足以補周石匏 城 宋東京考之闕至其書於宋多內詞蓋當匡山覆舟之年廷玉已三十一歲是時已經記載至伯陽編

鄭記五十六

次時未及刊落耳末又有 國朝康熙壬辰何義

門 焯 記稱樂安學徒得自南陽故書中然厲樊榭

尙未見此本故宋理宗賜林希逸詩宋詩紀事亦

不載入云

閒居錄一卷 學津討原本

元吾正行撰 行字子行自號真 四庫全書著錄

倪氏補元志 小說家類作二卷錢氏補元志作一卷注

云一作閒中編山中新話倪氏志以山中新話另

列為書錢氏誤連閒中編而一之其曰一作閒中

編據至正乙酉陸友仁跋也友仁稱子行所草本

其間多子行手自書此策得之於其從父家是友

仁所見尙屬草創真本張若雲得至正戊戌華亭孫明叔手鈔本當鈔自陸氏者俱有錢遵王季滄葦諸家收藏印記因付諸梓按子行工篆隸書通聲音律呂之說故卽隨時札記皆徵實學間有燕漏無傷大體中有辨駁徐鍾戴侗二條略與所撰學古編相同當以彼書爲定論焉末有若雲從子友柏大鑑跋

北軒筆記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陳世隆撰世隆字彥高錢唐人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

元志亦載之其書凡四十二則多論史事其證據俱極詳贍論斷亦屬平允此說部中之最有識見

鄭記五十六

者間有體雜小說如蘇仙公郭景純僧靜如三則爲自亂其例耳攷彥高於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於兵惟是書存於陶氏尙世寶之鮑涿飲從陶氏藏本寫以付刊冠以提要一篇

雪履齋筆記一卷兩海本

元郭翼撰翼字義仲崑山人官訓導其卒在至正二十四年四庫全書

著錄錢氏補元志亦載之雪履二字誤倒義仲嘗自號東

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并卽以名其書是書乃其江行舟中隨筆札記凡四十八條其攷證經史疑義頗有見解而持論亦不同無根之談末一條前闕五行又有禮儀志一行其文

未了亦疑有闕義其書世無傳本惟載曹氏學海類中而中有近時袁了凡之語則又遭明季人所易矣李兩村卽以曹氏本付梓而爲之序其序皆提要所有之文云

日聞錄一卷墨海金壺本

元李翀撰翀里貫未詳至明初猶存蓋抱節不仕者也四庫全書著

錄錢氏補元志亦載之注云或作凌翀誤明文淵閣書目尙作凌翀而散見永樂大典者止有一條題凌翀其餘多作李翀今館臣卽據以錄出合爲一卷其書凡四十一條略仿蔡氏獨斷崔氏馬氏古今注例多考證古今掌故并及當代雜事援據

鄭記五十六

詳明可補史志之闕雖中載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一條眞西山題三教圖一條殊屬不類然末一篇爲闕佛而作凡七千餘言其舐排攘斥無微不至幾如禹鼎之鑄神姦秦鏡之照人膽佞佛者得見之亦可以稍息其皈依之願矣張若雲從文淵閣本寫出付梓冠以提要一篇函海亦收之則全鈔提要以爲自序矣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六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七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之六

雜家類六

雜說之屬下 明至 國朝

春雨雜述一卷 彙秘笈本

舊題明解縉撰 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
議改交趾後為漢王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高煦所潛下獄死 志不載其書凡分六目曰論作詩法曰學書法曰

草書評曰評書曰書學評說曰書學傳授僅十七
條其篇幅長者祇每目一條標目俱重複所述亦

鄭記五十七

嘉業堂校刊

皆鈔撮舊文其為依託顯然斷非出於大紳手著
也說郭續亦收入之

琅琊漫鈔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文林撰 林字宗儒長洲人成化壬 四庫全書
辰進士官至溫州府知府 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後有其子徵明 璧 跋稱先

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即信手草一二紙或當時
見聞或攷訂經史間命 璧 錄置冊中而一時逸亡

多矣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溫
一二事散錄詩文彙中併鈔入之總四十八則今

觀其書攷古多疏舛載事又極瑣屑近小說家言
實無甚可取處歷代小史說郭續又加以節錄更

不足觀矣

彭文憲公筆記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彭時撰 時字純道號可齋江西安福人正統戊
大學士 諡文 即可齋雜記也 四庫全書存目蓋
憲贈太師 張若雲得其本刊入叢書或併改其標題爾凡三

十九則乃敘述其生平閱歷始正統乙丑在國子
監肄業事次第廷試第一及入翰林事次紀景泰

時入內閣事并及朝章時政邊報雜事皆徵實而
談絕無虛假今以明史核之亦相照合惟所記太
瑣者皆刊削不載耳

震澤長語二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鄭記五十七

二

明王鏊撰 鏊字濟之成化進士授編修官至文淵
閣大學士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諡文恪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不載前有自序稱

余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
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

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今觀其書凡分十三
類曰經傳曰國猷曰官制曰食貨曰象緯曰文章

曰音律曰音韻曰字學曰姓氏曰雜論曰仙釋曰
夢兆守溪以古今文名一世而制義尤臻極詣由

其根抵盤深也晚年出其餘力為雜記亦復持論
典據絕非游談無根似隆萬以後講學者之氣習
也至其仙釋夢兆二門於異端邪說尙未能一掃

而空之是則文人貪多之累耳提要據 內府藏本前有賀燦然序而此本無之普秘笈所收則并自序亦無之續說郭本不過節錄數十條而已并觀瑣言三卷續秘笈本

明鄭瑗撰瑗字仲璧號省齋莆田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不載其書凡六十八則皆訂正典籍舊文兼論古今人物大都詳為辨駁其說頗曲而中暢達而無礙間有失之過刻者然皆各有所本非出於私心也而得之明人為尤難故可貴也其名曰并觀瑣言者自序謂取韓子原道之語此則省齋之謙詞也未有嘉靖己丑其從父

鄭記五十七

懋德 跋續說郭唐宋叢書俱止節錄一卷云 蠅笑偶言一卷續秘笈本

明鄭瑗撰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不載蓋其隨手札記祇二十四則似尙未成之本也所言多論古有識不苟作者頗與并觀瑣言所載相類故雖卷帙寥寥亦以補其遺矣續說郭亦收入之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原刊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字子元號燕泉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書成於嘉靖戊子前有自序稱乙酉冬

閏既稔有成帙越四年命兒子仲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子之為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為序起畢辜盡極陽遂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云又書序後稱言本無序因全稍為之序內篇卷一至五事入君道六至二十五事多及古今人品以歷代為序外篇卷二十六至六十又極陽閏一至五事亦頗有倫類以各自倫類為序今按其書內篇凡分五冊二十五卷外篇凡分八冊四十卷大旨仿王仲任論衡體格專以尚論古人得失皆不免失之過高又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駁雜多而精核少其去王氏書益遠

鄭記五十七

矣至每卷各以爾雅月陽月名分標則已開萬曆以後弔詭之習矣

河汾燕閒錄二卷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深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小說類總載於儼山外集中是書乃其提學山西時所作故曰河汾燕閒錄凡四十九條大抵評論史事間及當代雜聞多浮詞閒語不中窾要甚至論史家正統宜曰漢唐明而宋不得與焉是但知尊其本朝而不顧是非之公也廣秘笈所載併作一卷續說郭僅節錄一卷均無河汾二字云 停驂錄一卷續停驂錄三卷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總裁於儼山外集中
 焦氏經籍志地理類 所載正續二錄俱作一卷字之
 誤也是編前錄成於嘉靖庚寅續錄成於嘉靖壬
 寅乃其罷山西提學南歸後所作故曰停驂皆雜
 記古今典章詩文評語間及經傳疑義其所訂正
 多說部類書中所習見殊少創獲也至其解論語
 詩書執禮各是四者疑執卽執字執執古通用所
 謂游于藝也古稱六經亦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
 是詩書禮樂耳此尤穿鑿不當於理後方密之作
 通雅又誤本其說云
 傳疑錄二卷 儼山外集本

鄭記五十七

五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總裁於儼山外集中
 是書隨手雜錄大都雜論經史異同得失并敘古
 今宗室制度利弊以及調律候氣之法皆屬舊文
 罕逢新義然敘述詳明亦足以備參攷則亦不枉
 其甄錄之勞矣廣秘笈所收併作一卷云
 春雨堂雜鈔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總裁於儼山外集中
 是書凡十五條於古今行政出治之大端多詳載
 而切論之雖皆舊文所已具而敘次頗有端末且
 有按時勢以立言者此與傳疑錄似較勝於燕閒
 停驂二錄不繫乎紀載之多寡也

眞珠船八卷 普秘笈本

明胡侍撰 侍字奉之號濠溪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鴻臚寺少卿坐議大禮謫潯州府同知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焦氏經籍志小說類 始載之前有嘉靖戊申自序稱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開卷有得及他值異聞輒喜而筆之日擘月擷爰就茲編遂總諡曰眞珠船今觀其書凡一百九十二條各爲標目皆雜采典籍中舊事瑣聞而考論其是非得失其援引殊屬冗瑣不足以資攷證且於怪異果報之事反津津稱道之終非聖人不語之教也
 東谷贅言二卷 廣秘笈本

鄭記五十七

六

明敖英撰 英字子發清江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是書成於嘉靖己酉前有自序皆逐日札記加之潤色大都評論古今雜事瑣語多援古爲證以明有據而所舉當代故實亦足以補史志之闕前又有同時仁和沈三洲序說郭續僅節錄一卷云
 七修類藁五十一卷續藁七卷 耕煙草堂重刊本
 明耶瑛撰 瑛字仁寶仁和人 四庫全書存目無續藁七卷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同惟焦氏作五十卷仁寶賦性淡於進取藏書富於雜家攬要咀華刺瑕指類辨論同異萃爲是編凡分七類曰天

地曰國事曰義理曰辨證曰詩文曰事物曰奇詭其續彙分類亦類彙同每類各爲一卷其書綜百家之所長竭終身之得力雖雅俗並陳巨細畢舉然類聚條分雜而不越稽其意無非擴學問釋疑惑維世教以昭勸戒有風人之義焉其中記憶之訛字句之累爲後人所駁正者亦復不少其曰七修者大都謂因類立義刊修經史時也類彙之前有福清陳仕賢序續彙之前有錢唐陳善序皆其同時人也至國朝乾隆乙未錢唐周榮以家藏舊本重加校勘授之梓人總爲之序

梅花草堂筆談十四卷

明版重修本

鄭記五十七

七

明張大復撰大復字元長崑山人四庫全書存目尙有二談六卷明史藝文志小說類亦止載筆談十四卷而無梅花草堂四字省文爾元長有梅花草堂集若干卷是書乃其集中之前茅也凡九百二十三則皆記同時人語而間及舊聞雜說事無分巨細人不問親疏多借以發其詎謔感慨之氣詞氣清眞雋永尙無萬厯以後小品之習至其以釋典解論語以舉業說孟子則汪洋恣肆而無所歸宿矣前有陳繼儒序許伯衡題辭至國朝順治乙未其刊板已亡失其孫安瀾爲之錢補而跋其後錢繼章又爲之傳啟

兩航雜錄二卷 廣秘笈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

四庫全書著錄其書多論學問文章并及物產雜事其論政於漢學宋學俱無所偏主其論學於程朱陸王亦無所適莫其論文亦不嚴於古人而寬於時人皆平心靜氣以求其是而折其中其持論殊爲篤實視當時語錄說部狂恣之習頗能一掃而空之閒有過高之論亦百中之一二耳說郭續僅節錄一卷云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 原刊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八卷明史藝文

鄭記五十七

八

志小說類總作二十卷蓋皆所見本不同也前有萬厯丙午自序稱曩讀書之暇多所劄記萬厯庚辰歲友人取數卷刻之餘藏巾笥中未出也迨牽絲入仕隨所見聞輒寄筆札尋以忤權見放棄道之餘不皇檢括散軼者十有五六筠州謝君吉甫見而惜之手自排續并前編合刻之云云據此知其先刻正集數卷後有謝氏合刻本也其書訂經子之論補史傳之闕網羅時事綴輯藝文不無可取而膚淺杜撰疑誤觀聽者往往有之且其精核者皆剽竊前人說部而沒所自來亦不足以資考證至其冥契教乘喜談名理乃萬厯間狂禪之習尤

有乖名教也前又有江寧顧大初起元序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原刊本

明朱國楨撰國楨字文宇號虬庵烏程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肅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家類亦載之是書

前有自序稱淺近之說入目便記記輒錄出仰視

容齋欣然有竊附之意題曰希洪而又念洪亦未

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遂

以名篇其曰小品猶然段少卿雜俎遺意又有湧

幢說謂拆木為亭亭有角角之而六而有窗四銳

之若削覆之若束墊之若盤擇便而張如地斯湧

因以為號蓋與今之穹廬相似也其書皆好談掌

故品題人物不為刻深之論凡經稗海諸書所載

行於世者都不重錄虬庵本熟於明代之事故所

記多質實可信惜其炫博貪多有得輒錄往往傷

於蕪雜而援引古書多有差誤錢竹汀養新錄四

已詳言之矣然至其體製固不類容齋隨筆而與

酉陽雜俎所記多荒怪不經者更為不類不知虬

庵何以有希洪希段之說也書成於天啟辛酉明

年刊竣并自跋其後

鬱岡齋筆塵四卷原刊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仕履見醫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

文志亦載之是書皆其隨筆雜記舉凡天文算法

術數方技以及書畫之類無不分條辨論足資考

核而第一卷中所載論醫四十條及第二卷中益

智子一條金匱一條皆深明醫理足以補所作證

治準繩之未逮惟其生當王學末流汎濫之時士

大夫皆以談佛經為高字春所述亦多混儒釋而

一之是則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前有萬曆壬寅

自序續說郭僅節錄一卷云

畫禪室隨筆四卷揆藻堂刊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敏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家類亦載之是書

之誤也按思翁所撰容臺集於詩文燦然大備而

獨於論書畫之旨闕焉未載長洲楊無補補取其

書畫題跋及評論各條以及雜論輯成是編凡分

十五門曰論用筆曰評法書曰跋自書曰評古帖

曰畫訣曰畫源曰題自畫曰評舊畫曰評詩曰評

文曰紀事曰紀遊曰雜言曰楚中隨筆曰禪說其

言書畫之旨皆深造微妙堪與其所存書畫并傳

其餘不過取盈卷帙而已前有方坦庵拱乾梁改

亭穆二序至乾隆又有其裔孫重梓本攷今本容

臺集附有別集四卷當即取此增入云

說儲八卷二集八卷原刊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辛卯舉人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亦載之是書皆其隨筆雜記舉凡天文算法

志小說類載其說塵八卷當即是書之初集也其書多摘古事立論或解經或詳史又或雜記見聞大抵不名一體真雜家者流也錫元生平宗旨蓋在屠赤水李卓吾一流人故桑門家言搖筆輒來與焦氏筆乘一書皆乖迕正經大傷聖教者也而同時嚴徵序之稱其究道同世說而取類淹百氏是爲世說輔車倚以行遠者也其不然乎

六硯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 竹嬾說部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仕履見藝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

文志小說類總作六硯齋筆記十二卷是編皆其隨

筆札記多論法書名畫而閒及雜事其紀載極爲

鄭記五十七

十二

繁富文辭清新俊逸頗有黃長睿米元章之風味蓋竹嬾本以爲畫擅名別著有墨君題語畫勝正續集以盡其能事而是書所載其體裁亦雅近題跋且有併古今人題詠跋語亦皆備錄足爲賞鑒家所取資至於攷證則動輒疏舛所謂蕪之至者不兩能欺其書分爲三集者蓋先後成帙各自付梓而紀載實相接續無一重出也

紫桃軒雜綴三卷又綴三卷 竹嬾說部本

明李日華撰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小說類

於六硯齋筆記十二卷下別有日記二十卷其書

無攷或以是編併他所著述總爲日記歟此書前

有自題稱人從天台來貽余秋草一叢作花類桃而豔紫可愛因植之雪霽峰下取以名我軒而日手綴雜說於其中云云此其名書之意也顧其書專取前人雜記之說勦襲成編不足自成一家言惟中有論書畫處皆自出心裁不事剽剗前人然較之六硯齋筆記竟如蓬莖之於楹矣

文海披沙八卷 寫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字在杭長樂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廣西布政使 四庫

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其書皆掇拾載籍

中雜事瑣聞以發抒其議論亦有錄古語而不著

一解者隨筆所之絕無倫次其所徵引不拘僞書

鄭記五十七

十三

小說傳奇演義皆取以爲證閱之令人欲嘔自題曰文海披沙恐金不見而但見其沙也惟其於二氏之說尙未揚其類波較當時王學之撰語錄者猶有彼此之別宜其與所作五雜俎並傳不朽矣燕窩偶談六卷 體仁堂刊本

明楊繼益撰是書乃其於天啟辛酉客京師時所

作凡分治平顯謨經史藝文名理修攝古今才品

事藝奇幻方域物產六門門各一卷共計三百五

十六則其於理學經濟古今人物與夫天壤間希

有之事頗能抉異摘微可以寄勸懲而醒心目惜

其漸染當時氣習喜引釋典以立論脫却儒者範

園耳前有自撰小引及馮登瀛朱絲二序王行可
題辭末附友札四首書成稿藏於家至 國朝嘉
慶甲戌其七世孫基與其所著醒心藥石併付之
梓而趙崇元送序及其從子士修所作拙宦記二
篇暨玄孫濬附記以及小像并王述庵昶總序已
列之醒心藥石之首此又重列之者以便各自單
行也

書蕉二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

書凡一百八十五條皆摘取古書中訓詁名物以
及奇異之字隨手雜錄以備詞章之用此蓋眉公

鄭記五十七

三

自備遺忘之編故於人所習見者亦一概收載即
有失考慮亦所不計也

枕譚一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前有小引稱

吾黨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
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榷殊足揶揄偶為兒輩

譚之隨譚隨錄藏於枕中今觀其書凡六十一條
皆詮釋其意并考據其舛謬頗有可取然多前人

所已有非其所創獲也說郭續亦收入之

偃曝談餘二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前有小引稱

余入冬喜負隨讀書客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
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請與眉公道人塵尾共之
余退而記與客談者今觀其書皆摘錄典籍中雜
事瑣語而益以其所見聞之事所記不無漏略且
少攷證亦聊以自備遺忘而已

物理小識十二卷 春音堂刊本

明方以智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原附所作通
雅之末乃其居業游學之餘有得隨錄以待旁徵積

考者也凡分十五類曰天類曰麻類曰風雷雨陽
類曰地類曰占候類曰人身類曰醫藥類曰飲食

類曰衣服類曰金石類曰器用類曰草木類曰鳥

鄭記五十七

四

獸類曰鬼神方術類曰異事類而冠以總論大旨
本張茂先釋贊寧諸書而推闡其所以然乃通雅

之緒餘也通雅以道稱謂免古今之聚訟而是書
以紀物用核其實際因物付物條理井然亦可以

決羣疑而資多識矣前有崇禎癸未自序其子
中德中發中履分而編之 中道并誌編錄緣起於首至

國朝康熙甲辰宛平于藻重訂而梓之又為之序

春明夢餘錄七十卷 古香齋袖珍本

國朝孫承澤撰 承澤仕履見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 在雜

類是編乃其在康熙時追錄前明京師中輿地之
事故曰春明夢餘雖分目八十不越乎十四門而

已自卷一至卷二十二為建置形勝城池畿甸城
防宮闕計十壇廟計二十七門自卷六十四至卷
末為名蹟寺廟石刻巖麓川渠陵園六門皆地志
之屬也惟卷二十三至卷六十三皆官署一門計
十一雖為地志所當具而頗汎及前代故事并明
人章疏甄錄尤多此則非專為輿地而設矣然其
所紀載頗屬繁富故為朱竹垞日下舊聞之濫觴
則亦攷輿地者所不得而遺之也以其叢雜不倫
姑附之雜記中較之劉同人等帝京景物略實遠
出其上矣特其意旨所向在官署一門其餘皆如
以備數在地志中未免叢雜不倫前後俱無序跋

鄭記五十七

十五

或有之而佚之歟

因樹屋書影十卷 重刊本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仕履見術數類是編乃其於順治庚子
因事繫獄時作曰書影者取昔人所云老年人讀
書僅存書影子於胸之義皆歷溯生平聞見加以
折衷詮次成帙大抵明末國初人所著為多引
古書者僅十之一二然於事之承訛襲舛者則正
其謬戾於人之闕洩無章者則發其幽光以至夫
古人深衷苦志或未白於當時及不信於身後者
無不為之抉摘而表章之闡揚之其網羅甚博採
擇甚精文筆又甚高古而又成之請室之因樹屋

中亦可以想見其槩矣前有康熙丁未姜承烈徐
芳高阜杜漢黃虞稷五序末有張道辰鄧漢儀周
銘三跋至雍正乙巳其子在延又校訂而重刊之
復為之序

冬夜箋記一卷 說鈴本

國朝王崇簡撰崇簡字敬哉宛平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入國朝官至禮部尚書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成於康熙乙巳之冬前有
自記稱予冬夜篝燈翻閱卷籍日有課程兒輩侍
坐間有談說兒或箋記之久而成帙今觀其書多
先儒緒言載籍舊聞或自為之說間有攷證而皆
不著所出尚屬明季人習氣然以為家庭訓誡之

鄭記五十七

十六

書其用心亦深以厚矣前又有其門人計甫草東

序

樗林偶筆二卷續筆二卷 兼濟堂全集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仕履見儒家類四庫全書存目目前尚
有間筆一卷此本闕之前有自序稱余林下無事
輒發架上之書閉戶涉獵至忘寢食因取其平日
偶有見解及耳目之憶記者識諸赫蹏久而成帙
今觀其書以講學之語為上卷以評論史事為下
卷續筆分卷亦如之惟下卷兼及明季暨同時人
事并他人酬贈之詩亦附入焉貞庵以講學為事
而此二筆所說多浸淫於釋老蓋王學末流習氣

尙未能盡除耳末附所作復連珠五十首與陸士衡所作之數相同自記稱效而作之不免學步邯鄲之謂云

東林雜俎 無卷數 舊寫本

國朝談遷撰 遷字儒木一字仲木海鹽人 四庫全書存目乃

浙江巡撫采進本其書分科牘藝簣名勝器用榮

植蹟動幽冥叢贅形管空元炯鑿緯候十二門攷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所載五冊係寫本無緯候一

門而有營建逸典二門又似別屬一本疑不能明

焉此冊分智仁聖義中和六集凡逸典科牘藝簣

形管技餘空元炯鑿緯候名勝器用榮植蹟動幽

鄭記五十七

七

冥妖異叢贅十五門則又與前二本略異蓋其書

爲未成之本以致門目有分併改易及前後之別

其所載或不異也孺木曾撰國權一百卷以載明

一代事蹟復以紀述所不盡者爲此書所記軼事

頗多瑣碎而無端緒其詞又復支蔓而是非或頗

謬於正史每冊俱有潛采堂印乃朱竹垞家藏本

云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士禎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

成於康熙辛未前有自序稱予所居有池焉老屋

數椽在北暇日與客坐其中相與論文章流別晰

經史疑義至於 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間舉神僊鬼怪之事以資咀嚙旁及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旁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簡冊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今觀是編凡談故四卷談獻六卷談藝九卷談異七卷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以其家有池北書庫故以名書漁洋以詩文爲事其全書所聚精會神處尤在談藝一門卽談故談獻尙足以備掌故惟談異數卷不過小

鄭記五十七

六

說家異聞之屬不足爲輕重也此書較之居易錄

雖早成一紀而總刻於辛巳年云

居易錄三十四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自序稱予

自二十年官京師每從士大夫間有所見聞私輒

掌記芟其繁複尙得二十六卷目曰池北偶談康

熙己巳冬杪重入京師在公之暇結習未忘有所

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爲三十四

卷憶願況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書

末有自記亦稱合所著池北偶談通六十卷辛巳

四月旣成而予隨上疏請告豈非數之前定耶是

此書卽十三年中所記者也大抵評品詩文表章人物而於辨證古書言之尤悉然皆與其蠶尾集中諸題跋重出三卷以後雜書官職遷除直鈔朝報不嫌凌雜蓋效龐懋賢文昌雜錄也古人爲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卽此可見未可輕議蓋其日錄聽訟之辭在廷之議以表暴其材能此則源於孟子後人之自編其集亦由此意亦未可輕議也

香祖筆記十二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乃其於康熙癸未甲申兩年所筆記前有自序稱壬午後盡

鄭記五十七

九

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然是時漁洋已罷官家居故所載時事不若居易錄之繁多而體例究屬相同宋漫堂序之稱其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云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自序稱予老矣白日坐未久卽欠伸思臥然遣悶送日非書不可偶然有獲往往從枕上躍起書之積成六卷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錄所居魚子山山上有古

夫于亭因以名之云攷是書雖成於晚年而逐條皆攷證品評故不免疏密互見然亦可見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矣前又有海鹽俞兆晟序分甘餘話四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康熙乙丑自序稱僕七十歸田邇來又六載矣雖耳聾目眊猶不廢書有所聞見輒復掌錄題曰分甘餘話昔王右軍與謝萬青書云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云云漁

鄭記五十七

三

洋蓋取諸此以名書也然是時年已垂暮聊以著書遣日故所記皆雜事瑣語間有考辨亦不及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四書之詳核然中多表者舊崇名教之談則仍不越前四書之本旨也此書成後之明年忽嬰瘍症又明年而卒不復再有所筆記矣說鈴亦收入之

漁洋說部精華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劉堅編堅無錫人前有自序以漁洋所撰說部遊歷記志而外石帆亭紀談居易錄諸書多編年日記各爲部帙間有重複不無詞異而意同因摘其菁英稍加區別分爲評騭考核載籍典故談詭詩

話清韻奇異八門名曰說部精華蓋倣古今體詩精華錄之例也按漁洋撰述最富檢閱非易得此編以便循覽亦易簡之道歟其所謂石帆亭紀談者當即指池北偶談云

筠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 西陵類稿本

國朝宋舉撰 筆任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偶

筆乃其於康熙庚戌自黃州通判丁艱歸里後作逮丙戌官吏部尙書時又成二筆皆追思其生平所見所聞筆而成帙多述朝章國典前言往行以及徵物類載奇文體例似仿王漁洋諸說部而不及其廣博然亦足以益人神智矣其偶筆前有其

鄭記五十七

弟 析 及陳 維崧 二序二筆前有陳 廷敬 序說鈴所

載偶筆僅節錄之本而是時尙未有二筆故并未及載也吳氏彙刻書目有二筆

二樓紀略四卷 原刊本

國朝佟賦偉撰 賦偉字青士襄平人官寧國府知府 四庫全書存

目青士知寧國府十載與其郡中士大夫交相善得以熟悉其鄉人前言往行迄於土俗民風見聞所接殆已多矣因是隨筆記載遞有成書乃合而刪之以爲是編目曰二樓紀略蓋府治舊有北樓爲南齊謝元暉之高齋又明朱 大器 所建文昌臺青士增修之始名南樓因自號二樓居士并即以

名其書實非專爲二樓作紀略也前有自序可證舊附刊程 元愈 等二樓小志後今遵提要拆出別志於雜說之屬焉

書隱叢說十九卷 原刊本

國朝袁棟撰 棟字漫恬吳江人 四庫全書存目漫恬生

平以讀書爲事無他嗜好凡所披覽中有所得隨時札記名曰書隱叢說書隱者所居之樓名亦以自號也叢說者隨筆所書無倫序之言也其議論考據辨駁援引總期解世之惑立意未嘗不善然皆前人所已言漫恬不過加以鈔撮而參以己見非別有所心得即間及當代見聞亦皆他書所已

鄭記五十七

具也以擬容齋五筆亭林日知其猶珷玞之於美

玉云爾前有乾隆甲子自序及沈 德潛 陳 祖范 阮 學濬 蔡 寅 四序

柳南隨筆六卷續筆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王應奎撰 應奎字東澂常熟人 東澂隱居邑之李墓塘積書萬卷以供搜討所作詩文既富而以其緒餘成是編時沈歸愚取王摩詰詩句題其草堂曰柳南因即以名其書乾隆庚申同里顧 士榮 序之稱其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謬則可以正沿習以至攷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諾皋之異事標解頤撫掌之新聞蓋不出碎文瑣語而

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胥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以上序文然容齋隨筆大都以攷辨經典釐正典故為主此則體例在詩話小說之間有類漁洋說部未可以攀附洪氏也續筆所載略同前編惟分段各有標目為異以視前書或少紕繆而其足以有資於聞見則一也前有乾隆丁丑自序癸未邵齊燾序

二如齋讀書記 □ □ □ 和堂刊本

國朝倪思寬撰仕履未詳是編乃其讀書有得隨時劄記之書雖不以說經為名而說經居其大半其說之精妙者大都皆本古義而推衍之頗有裨於攷

鄭記五十七

三

證而其所自為說殊少至理名言如釋中庸寬裕溫柔云寬如天宇寥廓裕如四時旋轉温如太陽照物柔如剛風近地則緩解發強剛毅云譬之擔夫發如擔夫見重擔在前必顧肩任強如擔夫力大果能肩任剛如任此擔時一往直前不可屈撓毅如任此擔後終始如一永無歇息云云眞末流語錄習氣適足以穢其書也其首一卷為同時人序跋家傳及其子元坦所撰行狀祭田記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七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八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之七

雜家類七

雜品

雜纂

負暄野錄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陳樞撰 樞長樂人幾之孫也紹熙元年進士仕履未詳 四庫全書著

錄宋志及宋志補俱失載其書凡論古今石刻五

則論諸家書格八則論學書之法四則論文房四

寶十二則皆敘述井井多所發明蓋亦博雅之士

鄭記五十八

一 嘉業堂校刊

末有元至正丁亥樊士寬己亥蔣彥祥二跋鮑涿

飲得元大德己亥茅端真所書刊本寫以付梓讀

畫齋叢書亦收入之顧氏叢書與鮑刻重者祇此

書耳

雲烟過眼錄四卷 寶顏堂續錄一卷 奇音齋叢書本

宋周密撰其續錄則元湯允謨作也 允謨字仲謀 逢澤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 雜藝類祇載原書

而不及續錄蓋兩家尚未之見也原書乃其入元

以後所作皆記所見古器奇玩及法書名畫各以

所藏之人標目間加以賞鑒之語然記載頗夥足

資參攷其書名蓋取蘇東坡寶繪堂記語而刊者

誤倒其字也仲謀所續體例頗與原書相似雖止三十九條亦足以補其闕其書世無傳本故唐宋叢書祇收原書不及續錄近陸梅谷得都元敬手鈔本刊入叢書並為之跋

格古要論三卷 寫本

明曹昭撰 昭字明仲松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藝術類 作十四卷注云洪武中曹昭撰天順間王佐增輯蓋未見原書僅據增輯本載之也是書上

卷分四論曰古銅器曰古畫曰古墨蹟曰古碑法

帖中卷亦分四論曰古琴曰古硯曰珍奇曰金鐵

下卷分五論曰古窯器曰古漆器曰錦綺曰異木

鄭記五十八

鄭記五十八

曰異石蓋就古人說部所已論之外而別創珍奇

金鐵漆器錦綺異木異石六論也大抵洞悉源流

辨析精審雖僅據所聞見而論之而凡賞鑒器玩

已略具於斯矣後來王佐增輯至十三卷徒長繁

蕪無裨考證而郎仁寶七修類稿尚欲更廣其門

目則較之王氏書又加甚焉皆不諳著書之體者

也前有洪武戊辰自序末有萬厯己丑三河東瀛

居士 不著名氏跋

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 淑躬堂刊本

明曹昭撰舒敏編校王佐增訂 昭見上敏字志學俱松江人

字功載明史藝文志類 作十四卷四為三字之

吉水人

譌注作王均亦字之誤也是編凡分古琴論一卷古墨蹟論古碑法帖二卷金石遺文一卷古畫論一卷珍寶論古銅論一卷古硯論異石論古窯器論一卷古漆器論古錦論異木論竹論一卷文房論一卷談叅題跋一卷雜考三卷每類各條屬原本者注曰舊本其續增者注曰後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止注增字其書編次雜亂無緒不及原本遠甚所以好古之士皆從 文瀾閣本傳鈔而此本則棄如敝屣焉是本前有志學原序及天順己卯功載所撰凡例

鐵網珊瑚二十卷 乾隆戊寅刊本

鄭記五十八

舊題明都穆撰 穆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有都

氏二字以別世傳朱存理鐵網珊瑚也明史藝文

志焦氏經籍俱不載蓋出於姦黠書賈雜裒諸書

而成以前八卷皆元敬之書故即偽題其名氏以

取重於世耳其書凡元敬所作諸書序跋二卷書

畫題跋二卷寓意編四卷諸家所作研銘一卷偽

本張掄紹興古器評二卷湯屋畫鑒三卷趙希鵠

洞天清錄三卷周密雲烟過眼錄三卷而於寓意

編之第三卷中又忽雜入何良俊書畫銘心錄所

謂亂雜而無章者也其書止有傳鈔而無刻本至

國朝乾隆戊寅元敬七世孫 肇斌 竟誤以為其

祖之書而授之梓沈歸愚爲之序

考槃餘事四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明屠隆撰 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五年進士官至禮部主事 四庫全書

存目其書雜論書籍碑刻書畫琴劍紙墨筆硯以

迄器用服御皆因類而記而於碑刻獨詳書中先

分門列目後祇列目例不畫一殊屬冗雜且其品

評當代人書法已屬不公無怪其論古之渺茫矣

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十二卷 原刊本

明慎懋官撰 懋官字汝學歸安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十卷

乃少續考末一卷雜考一卷明史藝文志不載汝

學少侍其父山泉 蒙宦遊凡江浙不見之物耳目

鄭記五十八

不聞之事悉摘紙以記後復徧歷閩楚述其見聞

參以書史刪繁去冗以成是編卷一至卷六爲花

木考卷七爲鳥獸考卷八爲珍玩考卷九至卷十

一爲續考即補前八卷之遺卷十二爲雜考皆述

花木之品題也其間異物雖涉不經而亦錄者蓋

欲徧中國盡蠻貊使各方花鳥珍玩俱在此卷帙

中也然掛一漏萬之譏固所不免而其冗雜無倫

適以啟觀者之厭耳前有萬厯辛巳自序又有杭

州李 時英 序末附所撰成趣堂記一篇蓋爲其父

作也

清祕藏二卷 知不足齋刊本

明張應文撰其子謙德潤色之 應文字茂實自號謙德即丑之初名字

叔益後字青父號米庵 四庫全書著錄茂實以

弟子負笈游太學屢試不第於是棄去公車專以

玩好賞鑒爲事圖書滿牀鼎彝彝錚缶雜然並陳乃

舉生平所觀記者一一題識上卷爲論自論玉以

迄論裝褫收藏凡二十篇下卷爲敘自敘賞鑒家

以迄敘所蓄所見凡十篇俾命米庵少加潤色而

命之曰清祕藏蓋以倪雲林有清祕閣故取以爲

名殊割裂不成文義前有萬厯乙未茂實自序又

有王百穀 釋登序

鼂采館清課二卷 廣祕笈本

鄭記五十八

明費元祿撰 元祿字學卿鉛山人 四庫全書存目鼂采湖

即官湖爲五湖之一在鉛山之湖口學卿即於湖

上築館以居因以湖名名之又即以名其書所述

凡一百六十餘條皆記其館中景狀爲近館處所

名勝并及玩物適情之事以其隨時記載故曰清

課然皆無關於身心性命徒然浪費筆墨而已前

有萬厯甲辰吳 中行吳文滋 二序

墨林快事十二卷 寫本

明安世鳳撰 世鳳字鳳引商丘人萬厯癸丑進士官定海縣知縣 四庫全

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其書成於崇禎庚午前

有自序稱余有歐陽之好而無其力然以六十餘

齡之蒐擇抑又浮之矣因撮其大指稍滋以評證
良為快事口以墨林成其為識之小也今觀其書
皆就所見古今石刻古書畫以及時人墨跡各為
之跋不似集古錄專為金石而設也然皆評騰其
詞氣筆法故議論多而攷證少此在書畫尚屬能
事而以言古器古刻則不及歐遠矣是書當時即
有刊本而流傳頗少此從原刊本錄出故多有跳
行也

妮古錄四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略仿趙希鵠
洞天清錄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之體鑒別法書名

鄭記五十八

六

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而批駁其真偽好
醜記載殊為繁富而議論不免於淺率由其愛博
而情不專也前有自序稱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
字輒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不知六書中雖有
妮字而無輒纏之訓也

嚴栖幽事一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自序稱余築
婉變草堂於二陸遺址喜與鄰翁院僧談接花藝
果種秫劇苓之法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暇時
集其語為嚴栖幽事藏之土室今觀其書大抵山
居瑣事瑣語聊隨手雜錄以為玩物適情之助使

眉公能行之而不變誠不愧山人本色竊恐其能
言之而未必能行之也說郭續亦收入之

長物志十二卷 硯雲乙編本

明文震亨撰 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崇禎中官武英
殿中書舍人以善琴供奉明亡殉節

死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類 亦載之是

編以閒適玩好之具分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
几榻器具位置衣飾舟車蔬果香茗十二門每門
各有小序又各有子目大抵以張茂實清祕藏屠
緯真考槃餘事為藍本而傳以己意雖不脫明季
山人之習而品題具有條理足資參核蓋啟美為
衡山之曾孫淵源所自賞鑒自真非強作解事人
也

鄭記五十八

七

韻石齋筆談二卷 宛委山房刊本

國朝姜紹書撰 紹書仕履
見藝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
乃其隨記所見書畫器玩間及雜說凡五十八條
各以其物標目而並述其形模決其真贋皆辨覈
詳明通涉淹雅其體例雖仿周草窗雲烟過眼錄
而精核則過之且於器物之聚散有數收藏之盛
衰靡常尤三致意焉亦足以垂法戒徵興廢備故
實迥異昔人誇難得以為快意也此其破除世間
鄙吝喚醒世間聾聵無限矣前有順治己丑蔣清
序及乾隆丁卯汪道謙重刊序知不足齋叢書亦

收入之

七頌堂識小錄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劉體仁撰 體仁字公勇，潁州衛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吏部郎中。 四

庫全書著錄前有汪鈍翁 珣 序稱公勇從休沐之

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器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

見聞者披剝其工竄真贗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

收藏賞鑒家也今觀其書所記凡七十四條每條

仿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詳其所藏之人而孫退谷

梁玉立兩家為多頗足以資攷證卷末記陸竺僧

章際飛二軼事則公勇偶然札記其子 凡 重校付

梓時取以附入者也後有康熙庚子 凡 識語鮑溲

鄭記五十八

飲得其本刊入叢書

老老恆言五卷 原刊本

國朝曹庭棟撰 庭棟字六吉，嘉善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

成於乾隆癸巳時六吉年七十有五前有自序稱

嗣孫年甫弱齡未能老吾之老吾惟自老其老而

已間披往籍凡有涉養生者隨筆所錄聚之以類

題曰老老恆言今觀其書前二卷詳晨昏動定之

宜凡十六目次二卷列居處備用之要凡十八目

末一卷附粥譜并說凡六目亦祇就起居寢食瑣

屑求之素問所謂適嗜欲於世俗之常也然老老

之法亦略具於此矣卷四卷五之末俱有自跋前

又有引用書目

誠齋雜記二卷 津逮祕書本

元林坤撰 坤字載卿，號誠齋，會稽人，嘗官翰林。 四庫全書存目倪

氏補元志 小 家類作十二卷錢氏補元志作二十卷

蓋誤衍十字而皆作周達觀所撰則因是書前有

永嘉周達觀序而誤涉也序稱其所著書并詩文

凡十二種雜記其一也祇以其中多豔異事非宿

儒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據此知此書自明以前本

無撰人名氏以致倪錢兩家之誤涉但兩家俱似

未曾見過是本為不可解耳末有毛子晉跋稱所

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喜絕無腐氣

鄭記五十八

頗似太平廣記又不墮於沿襲迂誕真小說家之

不多見者然其書不過摭拾說部而成又不著所

出或一事而重出疊見者亦難免舛陋之譏矣

琅嬛記三卷 津逮祕書本

舊題元伊世珍撰 世珍字席夫，里貫未詳。 四庫全書存目

倪氏錢氏補元志 小 家類俱載之學津討原本載有

明祝希哲 允 序稱桑生 悅 有枕中藏書余獨其

侍者錢得假以錄乃元伊席夫所輯錢簡棲戲瑕

三則稱是記傳是桑民樸所藏祝希哲竊之第無

核據攷之二公集中初未嘗用琅嬛云云然則是

書為後人所偽撰并偽撰希哲序以實之故是本

不載入也是書首引元觀手鈔所記張茂先至瑛
嬈福地歷觀奇書故名瑛嬈記然元觀手鈔何時
何人所作況此書皆徵引前人之書而成而偽書
幾居其半即事出真書已皆荒誕猥瑣無論偽書
矣簡棲指為近時好事者為之當屬萬厯以後人
所為耳說郭僅節錄一卷當出於陶 庭 所補入云
女紅餘志二卷 詩詞雜俎本

舊題龍輔撰不著時代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錢
氏補元志小說類俱載之前有自序稱鄙觀載籍頗
多僻祕女紅之暇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
家事又有其夫武康常陽序稱外父為蘭陵守元

鄭記五十八

十

度公之後家多異書細君暇輒抽閱之擇其當意
者編成四十卷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游京師
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
選內余囊中今觀其書上卷凡八十一條各有標
目多摘取新豔字句間及雜事皆諸書所未載下
卷載其小詩五十五首亦淺弱無思致前亦有自
序錢簡棲戲瑕 三稱此書是贗籍不知何人締構
顧多俊事致談書類勝國要或近時好事者為之
耳其言甚確故明以前書目俱不載也說郭續僅
節錄一卷云

景仰撮書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王達撰 達字達善號耐軒居上無錫人洪武中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小說類亦載之明史
藝文志載其筆疇二卷而不及是書蓋偶遺之爾
其書凡五十三事皆采摭古人可為師法者自被
裘公迄於劉器之各列事蹟於前而論斷於後所
論皆淺近不足觀與其筆疇一書同一膚庸之作
也

食色紳言二卷 廣祕笈本

明龍遵撰 遵號皆春居土潯州人成化丁亥官徽州府知府 四庫全書

存目前有自序稱食色根於所性姪殺謂之惡業
二者事本麤鄙而關涉甚大迹似淺近而克治為

鄭記五十八

十一

難鄙人氣弱多病於此尤懼歸田暇日流覽往集
漫拾警語類記成編不擇繁疵亦鮮倫次聊自省
覽以代書紳今觀其書上卷為飲食紳言下卷為
男女紳言各以戒殺節慾勉人所繫皆前人成說
即二氏之書亦不遺之宜其冗雜而不倫也未有
萬厯壬午楊 廷貴跋

學圃薏蘇六卷 原刊本

明陳耀文編 耀文字晦伯確山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淮陽兵備副使 四庫
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小說類俱載之
是編乃其官陝西行太僕寺卿時所作初名檜林
雜志後移疾歸養補潤前帙爰易今名蓋寄興灌

園取蕙草忘憂皋蘇釋勞之義皆綜攬羣籍摘其奇僻而問載天口圖書山海神怪稗官瑣錄以侈該洽供談資雖不分門類而具注書名尚異乎當時之習而其標題則弔詭甚矣前有萬麻丁酉自序及同郡王祖嫡明刊本序末有順陽李裴後序諸子彙函二十六卷

舊題明歸有光編有光字熙甫號震川崑山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震川集中亦無序及之者蓋坊賈所託名也其書自周鸞子子牙子以迄明之郁離子龍門子凡九十四家各采摭數條附以注釋加以圈點又於書之上關及每

鄭記五十八

十三

條之後俱綴以評證其本非子書而強蒙以子名多出於杜撰無稽不可究詰真兔園冊之最下者每卷又題長洲文震孟文起參訂并冠以文起之序恐俱出於依託耳前有凡例及姚希孟序此序或亦偽撰又有諸子評林姓氏及談藪篇目

詞林海錯十六卷

原刊本明夏樹芳撰樹芳字茂卿江陰人萬麻乙酉舉人明史藝文志類書

著錄是書皆雜取古語之新奇絕幽未經引用者率括以二字如王厚齋小學紺珠之例而取禹貢海物惟錯語以名之或剽取舊說或參以己語或標出典或不標出典真偽雜糅餽無緒其書皆

不分類若檢取一條必盡翻覽各卷目錄而後得之真無用之書也前有自序及范允臨焦竑董其昌陳繼儒鍾惺馮時可吳奕七序

焦氏類林八卷

原刊本明焦竑撰竑字履見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別有明世說八卷當續是書而作今無傳

本此書成於萬麻乙酉前有自序以葛稚川有云余鈔撥眾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因於披覽之餘自義軒以及元代凡言之可以企踵世說者皆筆出之積久而多上元李士龍登為之整理取劉氏篇目稍加增損更正分

鄭記五十八

十三

為五十九類題曰類林其書約而該無庸考察而子史藝文可一披閱間得之惜其皆習見之書耳前又有姚汝循王元貞及士龍三序

田居乙記四卷

彙秘笈本明方大鎮撰大鎮字君靜桐城人萬麻己丑進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四庫

全書存目是書成於萬麻丁未前有自序稱余壬寅既歸不能不寓目竹素但目之所觸心之所賞則效古人讀書法輒乙其處命兒子孔炤筆之題曰乙記今觀是編其綱有四曰潛見曰莖宰曰伐閱曰居息其目有八日記學日記仕日記君日記臣日記操持日記作用日記家倫日記性命其博

蒐簡帙則遠自正史諸子近逮國憲家猷旁及稗官雜紀或取古人行事或取其言皆有關係身心家國之理者或奇詭難行言或蔓而綺者弗錄也蓋經世治身之術洋洋備矣末又有史樹德後序

清寤齋心賞編一卷 原刊本

明王象晉撰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不載前有崇禎癸酉自序稱簡編細素皆古人精神所寄而余因之以寄余心暇日撮其素所欣鑒彙之於編卽語不必自己出而時時相觀心心相印是亦足以滿志矣世有心余之心者請其賞之云云此其名書之義也凡分葆生要覽淑身懿訓佚老

鄭記五十八

古

成說涉世善術書室清供林泉樂事六類皆采掇明人雜記之書而成而略注其所出卽同時陳眉公說亦多所甄錄蓋其書本效尤於眉公也漁洋著述亦收入之

玉芝堂談薈三十六卷 原刊本

明徐應秋撰 應秋字君義號雲林西安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小說家所載無玉芝堂三字蓋省文爾是編皆援據舊說以爲考證每事各有標目題曰談薈薈之爲言叢也所輯子史說部中解頤之語爲多雖或失之瑣屑其博瞻亦不可沒也故張紹和變序之稱其大都符瑞之先徵

圖錄之永固與夫遭逢之特達門祚之延綿又若豐齋之互歧榮枯之迭轉或術業之偏至情事之倒提以至氣數之偶鍾力命之爭道幻化之微渺幽明之關通下及瑣族之纖塵裔夷之訛俗凡盛事異事碎事有彼此均茵前後皆軌者肇自元始迄於今茲按部連彙各歸其班其先哲傳述與事互見者並存楮尾爰志大成云云其於全書厓略亦頗發明親切後來元成倘湖樵書雖大端相近而蕪雜特甚矣前有自序及陳士奇序又有紹和手書附其序後

眉公筆記二卷 眉公雜著本

鄭記五十八

古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止作筆記是編皆剽掇古書中雜事碎語輯錄成書故不及一行兩行者居多然所錄率亂雜無序自陸完跋顏書朱巨川長身一篇外皆不足以備參考

讀書十六觀一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采呂獻可以下成語凡十六則每則後聯綴讀書者當作此觀一句合爲是編攷浮屠氏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其命名蓋取諸此前後各有序跋說郭續亦收入之

羣碎錄一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前有自記稱他石可以攻玉眾壤可以益岱讀書者卽一字一語何忍棄之故題曰羣碎羣碎王右軍語也然其書隨手雜錄絕無意義又不著所出不足參證說郭續亦收入之

珍珠船四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胡承之有珍珠船一書眉公復襲其名其書皆摘雜記小說隨筆記錄而不詳其出處殊屬冗雜兼多舛誤較之胡氏書猶魯衛也

寄園寄所寄十二卷 通行本

鄭記五十八

六

國朝趙吉士撰 吉士字恆夫號漸岸又號寄園休寧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至戶科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恆夫自少至壯於見聞新異者輒筆之於冊積久成帙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其書分十二寄以經濟智術之屬爲囊底寄以忠孝悌義之屬爲鏡中寄以嶽瀆名勝爲倚杖寄以詩話爲撚鬚寄以鬼怪之屬爲滅燭寄以座箴遺聞之屬爲焚塵寄以天時人事之屬爲獮祭寄以物類習俗稱謂之誤爲豕渡寄以流寇瑣聞殉寇諸賢爲裂背寄以狂士勇俠之屬爲驅睡寄以新安理學故老雜記黔兵始末爲泛葉寄以笑柄笑語爲插菊寄每一寄爲一卷又各分爲

子目凡卷首及目俱有小引所載巨細兼該莊詭互見大都明季之事而古事亦間及之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於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雖采掇類殊於人心世教必拳拳焉故與凡爲小說者異焉前有康熙丙子自撰凡例及其兄玉峰 士麟 序其門人汪紫滄 灝 誌略

經籍錄要十二卷 涵和堂刊本

國朝倪思寬撰其書摭各書分條標目以備程試答策之用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一卷四書孝經爾雅及五經總義合一卷小學一卷史學二卷三道諸子一卷別集碑帖算法二卷俱不著

鄭記五十八

七

出處其著出處者不過百中之一蓋卽稗販於吳鼎 鼎 易堂問目及坊刻策學纂要諸書耳前有沈業富序及自序并其子 元坦 所撰行略後有張應時周聯壽 聯壽 二跋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八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九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之八

雜家類八

雜編

李氏樂書六種 明嘉靖中刊本

明李文察撰 文察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作二十

卷明史藝文志分載之 文察於嘉靖十七年先進

呈四聖圖解樂記補說律呂新書補注興樂要論

四書故有前進奏疏前進表前進禮部覆題三篇

冠於四聖圖解之首又於嘉靖二十四年續進呈

鄭記五十九

古樂筌蹄青宮樂調二書故有後奏進疏一篇冠

於古樂筌蹄之前 文察生平所學具見於古樂筌

蹄律呂新書補注興樂要論青宮樂調三書大旨

不出乎此樂記補說專為禮記之一篇而作可歸

禮類而四聖圖解無一字及於樂亦不過儒家之

書而已今就六種另為記錄而存其目於左

古樂筌蹄九卷 律呂新書補注一卷 青宮樂

調三卷 興樂要論三卷 以上見經部樂類 樂記補說二

卷 見經部禮類 四聖圖解二卷 見子部儒家類

樂律全書十二種附三種 明鄭府初印本

明朱載堉撰按明史樂志言神宗時鄭世子載堉

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譜共若干卷具表

進獻宣付史館以備稽考未及施行藝文志總作

樂律全書四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則作四十二

卷所載凡書十一種惟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

律學新說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

學新說算學新說操縵古樂譜六代小舞譜二僧

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宮合樂譜七種則皆不分

卷與藝文志所載不符疑史誤也今是本自提要

所載十一種外尙有小舞鄉樂譜一卷而所載不

分卷之七種皆作一卷今依原書次序分記於經

部而仍其總目分目於此又此本附刊三種 四

鄭記五十九

庫全書 天文算法類 著錄明史藝文志 類 亦載之則

別記於子部又是本會為陽湖孫淵如師所藏故

前有孫氏伯淵一印舊史氏一印丁未對策上第

一印鮑涿飲彙刻書目亦照此本載入則此本無

再有闕佚矣

律呂精義內篇十卷四冊 律呂精義外篇十卷

二冊 律學新說四卷二冊 樂學新說一卷

算學新說一卷 共一冊 操縵古樂譜一卷一冊

旋宮合樂譜一卷一冊 鄉飲詩樂譜六卷二

冊 六代小舞譜一卷二冊 小舞鄉樂譜一卷

二僧綴兆圖一卷 共一冊 靈星小舞譜一卷

二冊 附聖壽萬年麻二卷 萬年麻備攷三卷
共一冊 律麻融通四卷音義一卷 共一冊 按冊數俱

版心所有
故具詳之

天學初函理編九種器編十一種 明刊本

明李之藻編之藻仕履見前有涼庵題詞云天學
者唐稱景教自貞觀九年入中國歷千載矣其學
刻苦口事絕財色意頗與俗情相齟要於知天事
天不詭六經之旨皇朝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
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
廣顯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命根宗義暢旨元得未
曾有顧其書散在四方願學者每以不能盡覩為

鄭記五十九

憾茲為叢諸舊刻臚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以公
同志其曰初函蓋尚有唐譯多部散在釋氏藏中
者未及檢入又近歲西來七千卷方在候旨將來
問奇探蹟尙有待云今按其書理編本九種而云
十種者以所附唐大秦寺碑一篇其數之且舉成
數也自職方外紀 四庫全書著錄外餘俱存目
器編本十一種而云十種者以測量異同一卷統
於測量法義為一卷也皆 四庫全書著錄今既
以是二十種分記於各類而復依原編次第合誌
於左方以備檢照
西學凡一卷 明艾儒略撰 附 疇人十篇二卷
唐大秦寺碑一篇

交友論一卷 二十五言一卷 天主實義二

卷 辨學遺牘一卷 以上俱明 七克一卷 明龐

靈言蠶勺二卷 明畢方濟撰 以上八 職方

外紀五卷 明艾儒略撰 見史部地理類

以上理編

泰西水法六卷 明熊三拔撰 渾蓋通憲圖說

二卷 明李之藻撰 幾何原本六卷 西洋薩几里得撰

啟筆 表度說一卷 明熊三 天問略一卷 明西

瑪諾 簡平儀說一卷 明熊三 同文算指前編二

卷通編八卷 明李之藻撰 利 圖容較義一卷 明

之藻 測量法義一卷 附測量異同一卷 明徐

鄭記五十九

撰 句股義一卷 同上 以上十一種俱

以上器編

音學五書五種 原刊本

國朝顧炎武撰 炎武初名絳字寧 四庫全書著

錄按自明陳季立以後始啟古音之門徑亭林得

其端緒因即廣韻一編旁通其說作音學五書凡

三十八卷自謂詩易二經各為之音以其經也故

列於唐韻正之前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

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

爻象象之文可讀也 以上答李 前有自撰總序三

篇答李子德 因篤 書一篇又有崇禎癸未曹能始

學序 序一篇題曰音學五書敘實即詩本音敘以其作於明末故取以冠首而改其標題也余既以五書各記於小學類韻書之屬而復總列其目於此

音論三卷 詩本音十卷 易音三卷 唐韻正

二十卷 古音表一卷

麻算全書二十九種 柏鄉魏氏兼濟堂刊本

國朝梅文鼎撰魏荔彤編 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官至江蘇 荔彤字念庭柏

常鎮通海道 四庫全書著錄勿庵年二十七

即有志步算之學距其卒且六十年積畢生之精力從事一藝既專且久是以所造能究極精微而

鄭記五十九

五

無所不備其學由授時以溯三統四分以求諸家之術博攷九勢回回而歸於新法一一洞見本原深澈底蘊而又神明變化於三角八綫句股方程諸算事故著書滿家皆獨抒心得其論算之文務在顯明不辭勞拙往往以平易之語解極難之法以淺近之言達至深之理使讀其書者不待詳求而義可曉然誠以絕業難傳冀欲與斯世其明之故不憚反覆再三以導學者先路此其用心之善也凡其所著麻學者六十二種算學者書二十六種具詳其所著勿庵麻算書目中至念庭重編是書其已有刊本者仍俱采入其晚年諸稿約計三

十餘種內已成書而待刊者十之四稿略具而未成書者十之六因延楊學山 作故 為之訂補疏剔義之未明者闡之圖之未備者增之文之缺略者補之務使有倫有要首尾貫通其舊刻各種內有可類附者亦增入一二如弧三角舉要舊刻五卷今增為六是也又勿庵言所未及而理數必不可缺者學山亦為補綴如割圓八綫之根一卷是也又如句股測量諸術麻家所重原稿零星散佚今增補為四卷餘編亦多類此統計法原八種麻學十五種算學六種計共二十九種合為一編該以總名前有雍正癸卯念庭序及凡例十則今一遵

鄭記五十九

六

四庫全書著錄次序分記於推步算書之屬而存其原目於左以便攷核至勿庵之孫 毅成 又以是編未善另編為梅氏叢書輯要六十二卷共二十四種則月為詳記云
平三角舉要五卷 即三角法舉要 句股闡微四卷 弧三角舉要五卷 環中黍尺五卷 塹堵測量二卷 方圓籌積一卷 幾何補編五卷 解割圓之根一卷 以上法原八種
割圓八綫之表 續 以上法數一種
麻學疑問三卷 麻學疑問補二卷 交會管見一卷 交食蒙求三卷 揆日候星紀要一卷

歲周地度合攷一卷 冬至日攷一卷 諸方日
軌高度表一卷 五星紀要一卷 火星本法一
卷 七政細草補注一卷 二儀銘補注一卷
麻學駢枝四卷 平立定三差解一卷 麻學答
問一卷 以上歷學十五種
古算演略一卷 筆算五卷 籌算七卷 度算
釋例二卷 方程論六卷 少廣補遺一卷 以
上算學六種

梅氏叢書輯要六十二卷 承學堂刊本

國朝梅文鼎撰其孫毅成編 毅成字玉汝宣城人

賞進士授編修官至左都御史謚文穆 四庫全書存目作麻算叢

鄭記五十九

書勿庵殫精麻算五十餘年書非一種亦非一時
之筆李厚庵 光地 金鐵山 世揚 等校刻十餘種而
魏念庭 荔形 所刻為多名曰麻算全書玉汝惜其
校讎編次不善而名為全書亦非實錄故另為編
次更以今名其卷次類皆通長編列每卷首標書
之總名而分注細目於其下使展卷瞭然即初學
無難閱讀併以自作赤水遺珍操縵卮言各一卷
附焉其凡例稱歲周地度合考係魏氏杜撰之名
因將歲周考及里差考二書輯為一卷遂撰為合
考之名甚為舛謬今入雜著攷雜著卷內止有西
國月日考及地度弧角二篇而無歲周考里差考

不知玉汝何以云爾也凡例又稱火星本法七政
前均簡法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原係三書不
可統攝乃魏氏本彙為一卷而總名為火星本法
殊欠理會五星紀要一卷原名五星管見魏氏改
為紀要今仍用原名又解剖圖之根一卷係楊學
山節略大測而為之者也原非先人之書並去之
又句股闡微四卷闡微之名係楊學山所撰其第
一卷楊書也亦去之其第二卷至第四卷今編為
句股舉隅及幾何通解各一卷 大測書名係新法
麻書中言剖圖之
書籌算原有七卷原自單行自應詳備今同筆算
彙為叢書則凡算學公理大法無庸兩書並存故

鄭記五十九

只纂存一卷其已詳筆算者並省之以免重複云
云此皆其改編魏刻之大凡也凡例又稱各書自
具首尾原可單行似不必拘序次但既輯為一書
前後須有條理如麻算並稱麻常居前者其事重
也然不明算數則麻書不可得而讀故稱名仍以
麻居算前而序書則以麻居算後也 自一卷至四
十卷皆算書
四十一卷至 至於算學必自乘除開方始故首筆
算而以籌算度算次之少廣補遺又次之籌算度
算者算法之別派而少廣補遺則開方之通法也
既知乘除開方則方程句股可得而言矣故又次
之幾何通解者句股之神妙也三角舉要者句股

之變通也故次於句股焉是皆測面之術也而方
圓冪積及幾何補編則皆測體之學故又次於三
角算學之用於人事者畢矣若夫弧三角及環中
黍尺塹堵測量三者皆為測天之用算也而通於
麻矣故殿算書而為麻書之先道焉至於麻書麻
學駢枝為授時麻法先人從學之權輿也故居首
而以論說致用之書次之疑問及疑問補皆論說
之書也交食七政揆日候星皆致用之書也若夫
答問雜著則古今中西麻算之說互見錯陳不可
類附故另為卷而終焉據此知是編於魏氏原刊
外實另出手眼重為編定皆讀梅氏書者不可少

鄭記五十九

九

之書也今以其編次異同各分注於每種之後而
復存其書目於此以備考核前有乾隆辛巳自序
及校閱助刻姓氏並存念庭原序於首云

- 筆算五卷 附方田道法 古算器考 籌算二卷
- 度算釋例二卷 少廣補遺一卷 方程論六卷
- 句股舉隅一卷 幾何通解一卷 平三角
- 舉要五卷 方圓冪積一卷 幾何補編四卷
- 弧三角舉要五卷 環中黍尺五卷 塹堵測量
- 二卷 麻學駢枝五卷 麻學疑問三卷 疑問
- 補二卷 交食四卷 一日食蒙求二日食蒙求附
- 七政二卷 一細草補注二火星本圖說七

- 象圖 五星管見一卷 揆日紀要一卷 恒星紀
- 要一卷 麻學答問一卷 雜著一卷 麻法通考
- 衡賦 西國日月考 西國三十雜星考 附
- 赤水遺珍一卷 操縵卮言一卷

李文貞公全集二十五種附四種 原刊本

國朝李光地撰其孫清植編 光地仕履見口口類
侯雅正甲辰進士 厚庵著述各種當時多陸續付
梓間有數種為立侯所補刊因彙為全集并以已
所著制噉存愚及其伯父世得 鍾倫 所著經書源
流三禮儀制帝王姓系歌訣附焉世得所著三種
刊於乾隆癸亥蘇景陽 紫丰 為之序俱屬兔園冊

鄭記五十九

十

之最下者故不入志所有文貞各種及立侯一種
皆分記於各類中而總存其目於此以便考核云爾
周易通論四卷 周易觀彖十二卷 大指二卷 以上
二種俱見 尚書解義二卷 洪範說二卷 以上
俱見經類 詩所八卷 見經部 朱子禮纂五卷 見
部書類 孝經全注一卷 見經部 大學古本說一
卷 中庸章段說一卷 中庸餘論一卷 讀論語劄記
二卷 讀孟子劄記二卷 見經部 古樂經傳五卷
見經部 太極圖說注一卷 通書注一卷 西銘注
一卷 按此三書俱朱子注 附明道程子論定性書
一篇 伊川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一篇 按此二篇



三書 注解正蒙二卷 二程遺書纂二卷外書

一卷 朱子語類纂五卷 榕村語錄三十卷以上

七種俱見子部 握奇經訂本一卷 兵家類 陰符

經注一卷 參同契章句一卷 子部道家類 見

離騷經注一卷九歌注一卷 楚詞類 韓子粹言

無卷 榕村全集四十卷 榕村別集五卷 以上

俱見集部 榕村講授數 古文精藻二卷 以上

二種俱見集部 榕村制義四集 按此種無卷數止

以時文集類 字畫辨訛一卷 按此卷止六頁兼

志姑存其目 經書源流歌訣一卷 三禮儀制歌訣一卷

歷代姓系詞訣一卷 以上三種 泐毀存愚二

鄭記五十九

卷四 經部 水心草堂刊本

楊氏全書三十六卷 國朝楊名時撰其子應訓編名時仕履見詩類

部主 凡八種凝齋生平著作未能及身刊行當

四庫館開兩江總督采進其經學各種俱從其家

藏稿本寫出至乾隆壬子其孫敦原懼其祖之遺

書鬱而不彰也謀付諸梓因以寫本全書畀同縣

葉廷甲付諸剞劂編校之役則武進臧東序 鐫任

之又索其家藏稿本反復讐對質之師友而後定

顏曰楊氏全書以別易義隨記詩義記講二書為

其門人所纂也冠以乾隆二年 御製碑文三年

論祭文入賢良祠 諭祭文和碩履親王等祭

文賢良祠傳及癸丑王西泚 鳴盛 甲寅盧抱經 文

昭二序并審校爵里姓氏後有葉 廷甲 跋余既遵

四庫全書著錄存目所有分記於各類而復存

其總目於左其為 四庫全書所不載者亦依次

附入焉

易經劄記三卷 見經部 詩經劄記一卷 見經部

四書劄記四卷 見經部 經書言學指要一卷

見子部 大學講義一卷 學庸講義二卷 以上

俱見經部 程功錄四卷 見子部 文集十二卷

四書類 別集六卷附錄二卷 見集部別集類 按分志此

鄭記五十九

定三字 於上 陳司業集四種 乾隆甲申見華堂刊本

國朝陳祖范撰五經總義類 見復既舉南宮以足

疾不與 廷試退居水村山郭之間以著述自娛

尋主各處講席徒眾益盛後首膺經學之舉取其

所著書上呈 睿覽繕寫而藏之秘府而以原本

歸其家見復歿後其子 道元 為之刊布流傳乾隆

甲申嚴 有禮 為之序 道元 復識於總目之後并冠

以小像及贊其集凡四種既為之分記於各類而

復存其目如左

經思一卷 見經部五 掌錄二卷 見子部 文集

經總義類 雜家類



四卷 詩集四卷以上俱見集部別集類

徐位山六種志寧堂刊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仕履見書類 雍正元年黃崑圃叔琳

典試江南中式者皆一時名士位山與宜興任翼

聖啟運 常熟陳見復祖范 才尤高崑圃且曰他人

但以榜中有狀頭為意滿耳孰若余所得三人皆

不朽士哉其後乾隆十六年位山與見復並以經

學徵所著書皆范為詳定進呈 乙覽故此六種

俱有 御覽欽定四字印也今以其所著書分記

於各類中而存其目於左

經言拾遺十四卷見經部易類 禹貢會箋十二卷見經部

鄭記五十九

類部書 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見史部編年類 天下山

河兩戒考十四卷見史部地理類 管城碩記三十卷見子部雜家類

志寧堂稿一卷見集部別集類

石倉世纂五種附二種五畝園刊本

國朝曹錫補編錫補字誕文號菽圃上海曹氏海人官太常寺

讀書績學為松江一郡冠冕沈歸愚嘗稱曹氏昆

弟人比之劉孝綽三昆齊名詩品亦復相當蓋指

麓菴及其弟春浦從弟巢南也三曹之從子濟寰

以名士為名臣詩歌雜文尤稱重當世諸家集本

自單行菽圃為巢南之孫因哀為一編以志世業

之所存間附載事跡更可補家譜所未及前有楊

陸榮王墓二序末有菽圃書後余既為分記於別

集而存其原編卷第於此

道映堂詩集四卷曹煥撰 放言居詩集六卷曹煥撰

長嘯軒詩集六卷曹煥撰 四馬齋詩集六卷曹煥撰

士 附梯仙閣餘課一卷陸鳳池撰 拂珠樓偶

鈔二卷錫珪撰 四馬齋文集八卷撰

重刻金石三例三種樓震郝氏重刻德州盧氏本

國朝盧見曾編見曾字口口號雅雨山東德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官至兩淮鹽運使

雅雨以時賢碑碣敘次失宜煩簡靡當蓋未嘗

於前人體製一為省錄爾因彙刻潘倉崖金石例

王止仲墓銘舉例黃梨洲金石要例三書以行世

鄭記五十九

俾學者曉然於金石之文不異史家之發凡起例

庶乎知所從事矣前有乾隆乙亥自序越五十七

年嘉慶辛未其版久亡樓霞郝蘭皋謫行 求得原

刻初印本重付之梓並為之序孝岡饒綺峰向榮

亦為之序余既以三書依時代分記於詩文評類

而復存其目於此以不沒其重刻之盛舉云

金石例十卷元潘昂撰 墓銘舉例四卷明王行撰 金

石三例一卷宗義撰

文道十書四種乾隆甲戌刊本

國朝陳景雲撰景雲字少彰長洲人 少章嘗從何義門焯

義門引為老友而當世論兩人者亦無敢以顯晦

軒輊之也其於羣書釐正詳辨貫穿精密實可為
典籍之功臣後學之津筏當與義門讀書記並垂
不朽矣願其子和叔 黃中 刻其遺書僅得四種餘
六種皆有錄無書僅注云續出學者不能無歉然
爾余既以此四種分記之而存其全目於此以俟
異日求其備云前有乾隆甲戌雷翠庭 錄 序及沈
椒園 廷芳 所作傳王次山 峻 所作墓誌銘文道少
章之私謚也

通鑑胡注舉正一卷 綱目訂誤四卷 以上二種俱見史部
紀元要略二卷附補輯一卷 見史部
韓集點勘四卷 別集類 羣經刊誤四卷 按傳作

鄭記五十九

誌不 兩漢舉正 按傳及墓誌 國志舉正 按墓誌
四卷傳不載墨海金壺所收有無名氏三國志辨
誤三卷類少章所作然書名卷數俱不同未敢
決為陳 讀書紀聞 按傳及墓誌 柳集點勘 按傳及墓誌
世之略尤有補於化理云云 柳集點勘 按傳及墓誌
然則翠庭曾見過此書也 柳集點勘 按傳及墓誌
卷四 文選舉正 按傳及墓誌 吳氏儀徵阮氏
潛研堂全書十七種 嘉定錢氏刻本 吳氏儀徵阮氏
本刊 未刊十一種 嘉定錢氏藏本
國朝錢大昕撰其子東塾編 大昕仕履見別史類
之次 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
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聲韻或言金石
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尙少惟竹汀能兼其成

鄭堂讀書記 卷五九

著作之富不啻等身其書既成即刊久已陸續流
布學仲因合其已刻月刻未刻者編為全書已刻
者板藏於家可以合印全帙也月刻者板存他姓
無從彙聚一處也未刻者稿藏於家尙須編次校
正方可付刻也余所讀過已刻十七種俱已分記
姑存其總目於此以待異日補讀其所未見書焉
前有阮雲臺師 國史儒林傳擬稟王述庵師所
撰墓志銘并小像及贊

經典文字攷異三卷 唐石經攷異一卷 聲類
四卷 以上三種俱未刻

鄭記五十九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 三史拾遺五卷 諸史拾
遺四卷 以上三種俱見 南北史雋一卷 宋中興
學士年表一卷 五代學士年表一卷 宋中興
學士年表一卷 以上三種俱見 元史氏族表三
卷 見史部 元史藝文志四卷 見史部 四史朔
閏攷四卷 宋遊金元四史也 通鑑注辨正三卷
見史部 洪文惠公年譜一卷 洪文敏公年譜
一卷 陸放翁年譜一卷 王伯厚年譜一卷
王弼州年譜一卷 以上五種俱見 天一閣碑目
二卷 未刻 按潛研堂文集有 疑年錄四卷
天一閣碑目序當即是書

見史部傳記類 吳興舊德錄四卷 先德

錄四卷 日記六十卷 以上三種 金石文跋尾

六卷 續七卷 又續六卷 三續六卷 金石

文字目錄八卷 以上二種俱見 金石

子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 餘錄三卷 見子部 三

統術衍三卷 鈐一卷 見子部 天 風俗通義逸

文二卷 補盧抱經文昭已刊入羣書拾補中

恒言錄十卷 儀徵阮氏

集

文集五十卷 詩集十卷 續集十卷 以上二種

鄭記五十九

類集 詞垣集四卷 刻 未

厚守齋所編年譜五種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竹汀史學推當時第一出其餘力

補撰宋二洪及放翁厚齋與明之王弇州年譜亦

俱簡而有法堪為補撰古人年譜者之準繩竹汀

歿後其門人李許齋 廣芸 得其遺藁刊於嘉興郡

齋并為之跋時許齋方官嘉興知府即以其版畀

錢氏後人云今已分記於史部傳記類而存其總

目如左

洪文惠公年譜一卷 洪文敏公年譜一卷 陸

放翁先生年譜一卷 深寧先生年譜一卷 昇

州先生年譜一卷

通藝錄十九種附三種 讓堂刊本

國朝程瑤田撰 讓堂以窮理盡性格物

致知之學發為文章皆根極理要撥正邪僻無片

言隻語踏駁十三經注疏貫穿於胸中又博披三

代以來桓碑彝器篆籀分隸之書莫不考據精確

而其歸皆折衷於六藝所著有通藝錄正編凡十

九種附錄凡七種未成書凡三種嘉慶癸亥刻成

自為之序附錄止刻二種今與正編各種分記於

各類仍照卷首之目存於左云

論學小記三卷 論學外篇二卷 以上二種俱見

鄭記五十九

宗法小記一卷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十卷

釋宮小記一卷 考工創物小記八卷 磬折古

義一卷 溝洫疆理小記一卷 以上六種俱 禹

貢三江考三卷 水地小記一卷 見史部 地理類

解字小記四卷 釋草小記二卷 見子部 樂

類 九穀考四卷 釋草小記二卷 俱見子部

讀書求解一卷 見集部 數度小記一卷 見子部

法 九勢碎事一卷 見史部 釋蠱小記一卷 見

類 修辭餘鈔 樂器三事能言一卷 見經部

錄一卷 別集類 樂器三事能言一卷 見經部

琴音記原本 記中 以下俱有錄無書 濠上

吟 蓮飲集 藤笈編 非能編 按蓮飲集以下三種俱制舉文

未成書儀禮經注疑直 說文解字會極 古

今體詩

戴氏遺書十四種附一種 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

國朝戴震撰 震仕履見詩類 東原少從婺源江慎修 永游

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

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

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偏主

一家亦不過騁其辨以排擊前賢其在書局校定

各書皆官為板行其所撰述則曲阜孔體生 繼涵

為刊行之乾隆戊戌盧抱經 文昭撰序顧棗厓修

鄭記五十九

彙刻書目所列十五種後有策算一卷句股割圖

記一書注云二種附算經十書行世蓋算經十書

為東原所校定孔氏合而刻之某厓亦載其目於

九章音義下附策算一卷數術記遺後附句股割

圖記余所得遺書則策算一卷仍在其中惟無句

股割圖記考其記文即刊入原象內惟無圖五十

有五為術四十有九耳今諸書已分記於各類仍

依顧刻書目所列次序并繫於左

東原文集十卷 按臧在東鑄堂等復取是編重加

少四篇故以臧刻著錄於集 毛鄭詩攷正四卷

部別集類此本僅附見云 臧溪詩經補注二卷 以上二種俱 考工記圖

二卷 見經部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見經部 聲

韻考四卷 聲類表十卷 以上二種俱見 原善

三卷 見子部 原象一卷 續天文略二卷 以上

上二種俱見 水地記一卷 見史部 方言疏證

十三卷 見經部 水經注三十五卷 按是書無卷

百二十五篇 水經注 又按此種版心無微波

類刻四字因有孔序知是遺書內本 見史部地

類 策算一卷 見子部天 句股割圖記一卷 原

附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 版心無

刻四字 見 算經十書十種附二種 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

國朝孔繼涵編 繼涵字體生曲阜人乾隆 按唐以

鄭記五十九

明算科取士限以年九章海島共三歲周髀五經

算其一歲孫子五曹共一歲張邱建夏侯各一

歲綴術 祖沖之撰 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

之試之日九章三條海島等七部各一條十通六

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為第綴術七條 唐志云

典云輯古三條 四條 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

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是唐人為經者

八綴術緝古不謂之經算經十書之名所由起也

五季孤離其科既廢迨宋而綴術記遺三等數皆

亡佚嘉定戊申鮑 澣之 復錄得記遺於道藏中則

是十書中經亡其一而三等數不數焉體生得毛

氏汲古閣所藏宋元豐監本七種又假戴東原震
所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而十書備其九
舊附一今附三而併梓之前有體生序曰其所刊
書 武英殿聚珍版及浙省重刊本俱有之今分
而記之仍存其目於左云

周髀算經二卷 漢趙爽注 周甄鸞音義一卷 宋李

九章算術九卷 魏劉徽注 唐李淳風補圖 音義

一卷 宋李淳風撰 附策算一卷 戴震海島算經一卷

孫子算經三卷 唐李淳風注 五曹算經五卷

夏侯陽算經三卷 張邱建算經三卷 唐李淳

綴術 齊祖冲之撰 唐李淳風注 緝古算經一

鄭記五十九 三

數術記遺一卷 漢徐岳撰 附句

股割圖記三卷 儀鄭堂刊本

算軒孔氏所著書六十卷 儀鄭堂刊本

國朝孔廣森撰 廣森仕履 算軒幼負異稟長號多

聞於六經古文皆能修復其說經之文則大戴記

公羊傳其最著者也計其歿於乾隆丙午之冬年

止三十有六而所著書幾於滿家至嘉慶壬申其

弟靜吾 廣廉 補刻其書始竣合為全帙冠以嘉慶

丁丑翁覃溪 方綱 總序余取其書隨類分記而存

其總目於此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序一卷 見經部 春秋類

大

戴禮記補注十三卷序錄一卷 見經部 禮類 詩聲類

十二卷分例一卷 見經部 禮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類 經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禮學

外篇六卷 見子部 天 駢體文三卷 別集類

錢氏四種 擁萬樓刊本

國朝錢坫撰 坫仕履見 十蘭為學源 塘之弟竹汀

可廬之族子家學淵源勤於撰述十經文字通正

書十四卷說文解字對註十四卷新對註地理志

十六卷古器欵識攷四卷鏡銘集錄二卷久已陸

續刊布至嘉慶壬戌復取其卷帙少者合刊為錢

氏四種余既依類分記而復存其總目如左以見

鄭記五十九 三

十蘭亦勇於著作者也

詩音表一卷 見經部 車制攷一卷 見子部 爾

雅釋地四篇注一卷 見經部 論語後錄五卷 見

部四 書類

清白士集四種 嘉慶庚申刊本

國朝梁玉繩撰 玉繩字曜 北號 諫庵為薌林 詩正

之孫山舟 同書 之嗣子專心著述尤長於考證所

撰經史各種及詩文若干篇都為一集別撰史記

志疑三十六卷以先單刻行世不列入也其書網

羅羣籍務求其是久為士林推右集曰清白士者

淮南鴻烈解稱清白士不為古今易意洪氏錄續

淮

有清白士子清修愛古非若世之號為士者遂取以名集本六種為三十一卷尙有未刻二種其已刻者已月記今皆存其目如左以俟其刻全而續記之

人表攷九卷見史部 呂子校補二卷見子部

元號略四卷補遺一卷見史部 誌銘廣例三卷

未 借記七卷見子部 蛻稟四卷未刻

問經堂叢書十八種承德孫氏刊本

國朝孫馮翼校刊馮翼仕履見別史類 鳳卿雖寄籍瀋陽而

自少隨宦江左於陽湖孫淵如師為從予親承淵

如師指授善讀古書尤精警校輯錄諸子最夥皆

鄭記五十九

極謹嚴不涉於濫嘉慶四年先有佚子書三種之

刻謂新論典論皇覽也歙縣程讓堂瑤田宣城張

惺齋惺俱為之序久之合其所校刊諸書編為問

經堂叢書余既按部分記而存其總目於左

爾雅漢注三卷臧鏞堂 明堂考三卷孫

衍撰禮類 五經異義并駁一卷補遺一卷王復

見經部五類 箴言一卷 起廢疾一卷 發墨

守一卷俱王復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王復

輯見經部 世本一卷孫馮翼 說文

五經總義類 正字二卷王石華 神農本草經三

卷孫星衍 尸子一卷孫星衍

類 燕丹子一卷孫馮翼 許慎淮南子

注一卷附淮南畢萬術一卷孫馮翼 桓

子新論一卷孫馮翼 典論一卷孫馮翼

子部雜 皇覽一卷孫馮翼 司馬彪莊

子注一卷考逸一卷孫馮翼 見

鄭記五十九

鄭堂讀書記卷五十九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一之上

類書類一 魏至唐

皇覽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魏皇象等奉敕撰

國朝孫馮翼輯馮翼仕履見別史類案

魏志文帝紀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

餘篇號曰皇覽魚豢魏略載皇象受詔撰皇覽使

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

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魏志楊俊傳注引阮氏七錄作六百八十卷見隋志當是

鄭記六十

嘉業堂校刊

原書卷數至隋已亡其七八故隋志止作一百二

十卷繆卜等撰徵諸史記五帝本紀索隱繆卜當

是繆襲之誤魏劉邵傳亦言邵受詔作皇覽玉海

又以皇覽為韋誕諸人撰蓋當時作者本非一人

也至新舊唐志僅有何承天併合皇覽一百二十

二卷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四卷知繆氏舊著唐人

已未及見後來無論矣其書采集五經羣書以類

相從實為類書之祖鳳卿所緝逸篇雖不審昔人

所引是否繆著抑係何徐併合第其分篇可見者

則有逸禮及冢墓記二篇余獨惜此書篇部眾多

而徵引僅取二篇且義冢墓記見引十倍於逸禮

篇以致司馬貞索隱專謂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

王之省覽蓋祇見裴駰集解惟引冢墓記中記語

遂強成其說然則皇覽雖存於李唐而貞固未見

本書也是本卷首有鳳卿序及攷證八條

聖賢羣輔錄一卷 說郭本

舊題晉陶潛撰潛字淵明潯陽人官彭澤令入宋不仕四庫全書

存目隋唐宋志及諸家書目俱不載蓋本附載淵

明集中至元末陶九成刊入說郭始有單行本也

一名四八目見北齊陽休之所作集序是書即休

之所增入梁昭明所編集原無此錄其為晚出偽

書決非淵明所撰明矣且所載孔子四友與集中

鄭記六十

二

所稱不合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之類

並列卷內與聖賢羣輔之目亦不相符此則作偽

者之顯露敗闕矣顧宋公序校定陶集竟不知覺

蓋其疏也漢魏叢書亦收入之

古今同姓名錄二卷 函海本

梁孝元皇帝撰唐陸善經續元葉森補善經始末未詳森

以孝旌 四庫全書著錄金樓子著書篇及梁書

本紀書錄解題小說類俱作一卷惟金樓子作同姓

同名錄蓋省文而誤衍一字也隋志雜傳類新舊唐

志雜傳類俱作同姓名錄一卷至讀書志通考俱作

同姓名錄三卷則又據陸氏續本載之其書世無

傳本惟見於永樂大典中爲葉氏所增補者於兩家所續所補皆標注分明尙不與原書相混今館臣卽據以錄出分爲二卷晁氏稱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梁武帝與沈約徵粟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其時故以此錄爲首今觀是書所錄同姓名人頗爲簡略兩家所續亦多舛誤萬不及後來余君房王廷燦汪龍莊諸家之備然類書之存於今者莫古於是編舊傳陶氏四八日似緣此書而作者也李雨村得 祕閣本詭言從書倉所得刊入函海并爲之序

錦帶書一卷 津逮祕書本

鄭記六十

舊題梁蕭統撰 統字德施武帝太子也諡昭明 四庫全書存目

無書字書錄解題 類時令通考類時令 俱同陳氏則云

梁元帝撰此事儼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攷之元帝紀及昭明太子傳俱不載未知誰作其書每月作駢詞一章故坊刻昭明集題曰十二月啟然其詞皆作山林隱逸語又無六朝唐人筆意恐卽宋人通套箋札附會古人以增重也陳馬兩家濫收及之過矣又案淮南子云錦帶者燦爛身之富也實濟時之端助文之備也故取以名其書原不必增一書字也毛 晉 刊入祕書并爲之跋說鄂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編珠二卷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 嘉慶甲戌刊中稱本

舊題隋杜公瞻撰其補遺及續則 國朝高士奇所作也 公瞻京兆人大業中官著作佐郎兼散騎常侍士奇仕履見紀事本末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俱不載宋志始載之作四卷焦氏經籍志作五卷蓋本宋志而誤爲五卷耳前有江村序稱曩直 大內南書房奉 命檢內庫書籍於廢紙堆中得隋著作佐郎杜公瞻編珠一冊原目凡四卷遺其半徧覓不得因手鈔之輒因原目補爲四卷又廣其類之未具者爲二卷其於著作撰述本末未知何如乃其書則不致以殘缺爲人所

鄭記六十

棄矣今攷楊氏文淵閣書目張氏內閣書目俱不載及是書江村稱得自 內庫殊不可信雖援引皆

六朝以前舊籍而其中多犯隋諱尤爲可疑無論唐宋元明諸家俱未稱及之矣疑此書與所補所續均江村一手所撰并僞撰杜氏原序以實之爾其書以天地山川居處儀衛音樂七部爲原本以服玩珍寶繪絲酒膳黍稷菜蔬果實車馬舟楫九類爲補遺其續編又別分歲時人倫文學花木鳥獸魚蟲六部其補遺所引如原書例而續編間及唐事頗爲古雅殊高出他類書多矣前又有康熙癸酉徐健庵 乾學 序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明刊本

唐虞世南撰明陳禹謨補注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弘文館學士謚文懿禹謨字錫元一字抱中常熟人萬曆辛卯舉人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類雜家載書鈔一百七十四卷

而無撰人及北堂二字當即是書舊唐志始著伯

施名字作一百七十三卷新唐志始著北堂二字

卷數與舊志同崇文目讀書志通志通攷所載俱

同新志知隋志併目錄一卷數之也崇文目釋曰

闕未知所闕若何中興書目玉海書錄解題宋志

俱作一百六十卷與今本同晁氏云世南仕隋為

祕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

鄭記六十

五

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存一

百二十卷本通考引據此知晁氏所見本已闕五十三

卷姑從隋唐諸志列其卷數耳而中興目以下何

以又有一百六十卷之本豈晁氏所稱二十為六

十之譌歟此本為錫元所校刊明史藝文志作補

注北堂書鈔則又就原書而以已見補注者也錢

遵王讀書敏求記三稱今行北堂書鈔為陳抱中

所刻攙亂增改惜無從訂正聞嘉禾收藏家有原

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繕寫精妙緝閱之心目明

然唐人類書大都為一已采而作如白帖之類

非若宋人取盈卷帙滿調詆欺殊不足據據也朱

竹垞曝書亭集五十稱大唐類要百六十卷反覆

觀之即虞氏北堂書鈔也是編地部至泥沙石而

畢度非完書今世所行者出陳錫元刪補至以貞

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類

要傳寫雖多譌舛然大略出於原書未易得也今

合兩家之說參之而原書陳氏書之優劣見矣顧

嘉禾原本及大唐類要提要已稱不可得見所據者

明刊本而已攷原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

錫元間為之增注俱各注一補字於下尚與原書

不相混淆蓋原書本不如藝文類聚初學記之首

尾完具況又遭錫元所竄改乎然所引究多古書

鄭記六十

六

猶有資於攷證近有傳鈔本據張氏愛日精廬藏

書志云從吳心葵藏舊鈔本影寫又稱此本係承

興原本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冊前有郡

齋讀書等四則所謂四則讀書志及劉賓客嘉話

大唐新語三則并絳州碧落碑陳惟之書亦載其

中十三字也下即接一行云嘉靖丙午六月十二

日五川居士在萬卷樓記此一行反列在大唐新

語之前已屬凌亂無緒及細檢全帙似從明刊本

鈔出而盡刪其所補各條間有異同反不若明刊

本之尚有條理謂之原書未敢信以為然也此本

前有萬曆庚子校定自序及校補凡例訂定卷目

又有聖汝校刻序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本

唐歐陽詢等奉敕撰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仕隋

事中原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四庫全書著錄崇

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

文目中興書目海引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

俱載之新唐志注云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等同

修前有信本原序稱皇帝以為前輩綴集各抒其

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略直書其事文義

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

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

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為

功作者資其用今觀是書凡分四十八門每門又

各分子目其體例較他類書為最善惜其所分門

目尚未確當所隸事實亦少端緒誠不免王氏野

客叢書彭氏文苑英華辨證所指摘然陳氏謂其

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知隋以

前舊籍端藉此編得存其十一故明人諸家輯總

集多從此采出焉中有蘇味道李嶠宋之問沈佺

期詩則皆後人所竄入必非原書所有明矣

龍筋鳳髓判注四卷湖海樓叢書本

唐張鷟撰明劉允鵬注鷟字文成自號浮休子深

第授襄陽尉累官四門員外郎終於冀州長史

允鵬本名繼先字敬虛武定人嘉靖辛酉舉人

四庫全書著錄攷張氏原書新唐志別集讀書志

類集書錄解題別集通志別集通考別集

俱作十卷唐志通志俱無判字蓋省文爾晁氏

云文成辭意藻麗常入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

一百首陳氏云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

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

預備之具也案晁氏稱百首陳氏稱百題今本止

存五十題而有七十八首疑陳氏題字為首字之

譌抑或原書不止百首故有十卷之數至晁氏時

已有闕佚但據其現存者數之也即如陳氏稱下

及州縣而今本無一篇存者其明徵矣今本卷末

有句盾一題其判原缺又有左右衛將軍一題軍

器監一題其判並見事文類聚非完篇也亦其明

證然晁氏時尚有百首不知何時又佚去二十八

首故舊本鈔傳止作二卷敬虛撰注始離為四卷

也敬虛以其書辭極藻綉又用事奧曠往往不得

其所出因檢涉百氏有所合亟系之句下積之久

久遂成全帙序而刊之至萬厯乙酉渤海張廷

復序而重刊之長山劉一亦為之序而劉注舊

刻本頗不易得近何其依王宗炎手錄仁和沈

氏藏本輒復隨意更定益非劉氏之舊陳東為春

則以劉氏原注亦時有未安者因為補苴逸文剪

鄭記六十

七

鄭記六十

八

落浮詞並從左右衛篇後移左右衛將軍軍器監
二條附於卷末其餘亦多所訂正雖未還夫舊觀
而有裨於學者焉書刊於嘉慶辛未自爲之跋張
若雲以劉注雖勤采掇頗失冗煩專取文成原書
刊入學津討原而卷首仍冠以提要一篇則與刊
本不相合矣

初學記三十卷 古香齋巾箱本

唐徐堅等奉敕撰 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官至右
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封東海

公郡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云初張說類集事要
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

鄭記六十

九

李銳孫季良分門撰次今觀是書凡分部二十三
又分子目三百十有三每類分列敘事事對詩文
爲次皆摘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而記之其敘事俱
相連屬頗有條理采錄事對詩文亦頗不苟則較
藝文類聚爲精核矣故宋紹興甲寅劉 本序之曰
開卷而上下千數百年之事皆在目前可用以駢
四偶六協律諧呂爲今人之文以載古人之道眞
學者之初基也此本卽宋刊改作巾箱小本殊勝
於明大字刊本云

蒙求集注二卷 學津討原本

唐李翰撰宋徐子光注 翰贊皇人推之宗子天寶
中擢進士第調衛尉府度遷

左補闕翰林學士大痲中病免客陽翟卒舊本作
晉李翰撰也 子光始末未詳明刊本稱爲宋狀

元 四庫全書著錄案李氏書崇文目讀書志書

錄解題通志宋志所載俱作三卷崇文目稱李瀚
撰晁氏鄭氏稱唐李瀚撰俱誤加水滂陳氏稱唐

李瀚撰宋志稱李翰撰崇文目及宋志雖不言何

代而崇文目列於王殷範白延翰之前新唐志雜

家載 王殷範續蒙求三卷
白延翰唐蒙求三卷宋志列於邱延翰劉綺

莊李商隱之前則亦知非唐後人作也新唐志偶

失載耳惟全唐詩誤爲唐末五代人而近時金元
李作補注於例言中妄引王仲言揮塵後錄稱其

鄭記六十

十

人爲晉內相後仕契丹通顯云云以傳會其說不

知仕契丹者本名澣字日新 取澣濡之義與
翰澣不相應附宋

史李濤傳其歷官始末與揮塵錄同而加詳又見

陶介立五代史補 三 雕本流傳或譌澣作瀚非有

兩人也若著是書之李翰其歷官事迹具見新舊

唐書李華及蕭穎士傳其作是書也華常序之以

爲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華序雖佚然元遺山作

十七史蒙求序尙引其說 見遺山集則其爲唐之李翰

而非石晉之李瀚明矣又按李濟翁資暇集中引

蘇武持節鄭眾不拜二句以爲余宗人翰作蒙求

云云其於朱博烏集一句既釋其誤且云職由蒙
求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云云知是書在白氏六帖

之前又明矣晁氏稱是書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
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
蓋以教學童云陳氏稱是書本無義例信手肆意
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遂至舉世誦
之以為小學發蒙之首事有甚不可曉者余家諸
子在襁褓未嘗令誦此也然此書為童蒙之計有
何不可而陳氏欲舉而廢之過矣惟其書寥寥無
幾而諸家書目皆作三卷殊不可解是本首列正
文內分上下二卷蓋後人錄之以當徐注之目錄
也書錄解題載子光補注蒙求八卷宋志載有二
本一作四卷一作八卷陳氏稱其以李翰蒙求句

鄭記六十

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人他事而是本僅二卷
蓋後人所合併也惜其不依原書本句為注而兼
及他事未免傷於冗漫然援引究屬賅博多所糾
正於初學尤大有裨益焉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
寫出付梓而為之跋冠以提要一篇

李氏蒙求補注六卷

今兩堂刊本

國朝金三俊撰三俊字元李號源禮仁和人元李以蒙求舊注
失傳因取而補注之其原文間有異同俱照正史
引釋仍於標題本字下注明以便參核又以古人
本傳連篇采注祇取一節就事摘錄難盡斐然則
皆縮為小傳以見生平且於忠孝廉節諸大端雖

與本事無關皆據史傳一一著之以增景仰其或
姦回酷暴者亦載其不克令終以符作者勸懲之
旨其有正史不載他說無徵或本事不甚相符或
前志相沿多舛者輒就已見所及加案數語用資
攷訂以其篇帙繁富更析為六卷仍依四聲起止
云梁山舟同書序之極稱其事必追返其始文必
據其詳史傳紀載必求其確犁然秩然無割裂增
損之病無鈔綴錯簡之失閒有一二涉疑者寧闕
焉此豈獨為童蒙口耳之學抑亦博聞強識者所
不廢也書成於乾隆癸卯自為之序及例言并以
正文列為總目同時孫願谷志祖又為之序劄劂

鄭記六十

既竣適得明萬厯初吳門顧氏重刊宋狀元徐子
光注本因案補注之未詳及參異者摘錄十四條
以為攷證云

白孔六帖一百卷

明刊本

原本三十卷唐白居易撰續本亦十三卷宋孔傳
撰其合為一書而析成百卷不知何人據玉海所
載則宋本已然矣居易字樂天下邳人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曰文
見傳記類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載白氏經史
事類三十卷注云一名六帖崇文目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六帖三十卷從此無白氏經
史事類之稱矣至世文續之遂稱後六帖卷數與

原書相同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孔氏書在
南宋初絕少傳本玉海始稱孔傳亦有六帖今合
爲一書則南宋末方有合併之本矣程氏演繁露
稱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
以門目類釋而總名其書爲六帖既不自釋所以
名後人亦無辨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列其
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
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爲應科舉設則以帖爲
名其取此矣原程氏之意殆謂樂天借取中帖之
多以名其書期必中選耳非以此書爲帖經而設
也是書仿北堂書鈔之例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爲

鄭記六十

十三

聲偶皆雜采典籍成帙而不載所出書名且所記
時代亦多無次序蓋志在備詞藻之用非爲攷證
羣書起見如賈孔撰經疏體也孔氏書亦仿原書
爲之門類俱無改於其舊而紀載稍詳陵陽韓子
蒼駒序之稱唐白居易攜摭諸書事提其要區分
彙聚有益於世孔侯數試藝於有司輒不售退爲
新書以倣白公之意自詩頌銘贊奇編秘錄窮採
歷討纖芥不遺功用豈小哉則當時已與原書其
相引重矣然自兩書合併以後世遂竟無單行本
此本爲明人所刊以韓序標爲白孔六帖序甚可
笑也

元和姓纂十卷 錄縣洪氏刊本

唐林寶撰 寶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 四庫全書著錄作十

八卷唐會要新唐志 譜牒類 崇文目 族類 書錄解題

譜牒類 通志 系譜類 宋志 譜牒類 及其自序俱作十卷讀書

志 譜牒類 通考 譜牒類 俱作十一卷會要作王涯撰蓋以

涯作序致誤通志姓名上有李字則以當日並題

李吉甫林寶二名而傳寫誤也至晁氏增多一卷

而馬氏從之則不可解矣其書久佚尙散見於永

樂大典中今館臣卽據以錄出而以鄧氏古今姓

氏書辨證所引各條補其闕失分爲十八卷孫淵

如師與洪氏 瑩 復取鄭氏通志氏族略王氏姓氏

鄭記六十

十四

急就篇謝氏秘笈新書所引爲館本所遺者而增
校之據林氏原序稱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韻類
集每韻之內則以大姓爲首故仍以李姓置卷首
分爲十卷且以復唐宋諸志之舊焉洪氏後序稱
其中引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
傳姓苑諸書多有不傳於今者賴其徵引尙可攷
見至其載列唐人世系元元本本尤爲詳核唐藝
文志譜牒類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
卷今均散佚漢晉以來譜系一家之學繫而不墜
寶賴此書之存云前又有淵如師序

歲華紀麗四卷 津逮秘書本

舊題唐韓鄂撰考唐書宰相韓休之弟信鄂乃信之玄孫四庫全書

存目新唐志農家類崇文目讀書志農家類書錄解題

類時令類通攷宋志農家類俱載之唐志崇文目俱作二

卷解題作七卷今案其書分四時各一卷則作二

卷七卷俱誤也然晁氏謂分四時十二月節序以

事實為偶麗之句附著之陳氏亦謂采經子史傳

歲時類聚而以儷語間之兩家皆自見其書而言

之如是核之今本雖以歲時節候分門隸事而全

作儷句夾注故實其體例已大不相合況詞句拙

陋殊甚注亦割裂不成句其斷非韓氏所作甚明

且斷非晁陳所見本亦甚明至明胡震亨始刊入

鄭記六十

秘冊函中故王文簡居易錄以為即震亨偽造也

說郭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說郭本蓋亦

明季人據胡刻補入耳是本又從說郭本刊入前

有無名氏序及沈士龍胡震亨二跋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一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一之中

類書類二宋至元

事類賦三十卷元刊本

宋吳淑撰併自注淑字正儀丹陽人仕南唐為內史歸宋為試學士院授大理評

寺後官至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稱博士蓋其進書時官也四庫全書著錄

讀書附志書錄解題玉海五十通考宋志俱載之

前有正儀進狀云臣先進所著一字題賦百首

奉訓詞俾加注釋今並於逐句之下以事解釋隨

所稱引本於何書庶令學者知其所自又集類之

鄭記六十一

體要在易知聊在解釋不復備舉必不可去亦具

存之凡讖緯之書及謝承後漢張璠漢記續漢書

帝系譜徐整長厯元中記物理論之類皆今所遺

逸而著述之家相承為用不忍棄去亦復存之前

所進二十卷加以注解卷帙差大今廣為三十卷

目之曰事類賦今觀是書凡分十四部曰天曰歲

時曰地曰寶貨曰樂曰服用曰什物曰飲食曰禽

曰獸曰草木曰果曰鱗介曰蟲每部又其分百目

各為一篇紹興丙寅邊惇德序之稱其書駢四儷

六文約事備經史百家傳記方外之說靡所不有

其視李嶠單題詩丁晉公青衿集用功蓋萬萬矣

至國朝康熙末無錫華芋園又病其未備而廣為二百九十一篇然精博終不逮是編也此本為元人翻宋刊本故卷末尚存惇德等校勘銜名別有乾隆甲申劍光閣刊本則即以嘉靖本重刊乃今之通行本云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卷明刊本

宋李昉等奉敕撰昉字明遠饒陽人舉進士官中書侍郎平章事諡文正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陳氏稱以前代修文御覽藝

鄭記六十一

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書改名御覽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攷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今案是書前有經史圖書綱目後綴有計一千六百九件外有古律詩古賦銘箴雜書等類不及具錄此係宋時官本所有足徵直齋之言信矣其書凡自天部以迄百卉部共分五十五部每部又各分子目雖多轉引類書不能一一出自原本然包羅萬象總括羣書記

歷代之興亡備兩間之名物幾如杜家武庫無所不有而攷其所引傳於今者又十不存二三焉洵考據之淵藪非冊府元龜諸大類書所可並也是本前又有宋朝會要一則稱為小引末有慶元五年蒲叔獻李廷允二跋蓋從宋刊所有鈔入也然宋刊本明代已不可概見僅有傳鈔本活字印本及此刊本而已此本當屬葛麻初浙人倪伯文炳以傳鈔本付刊故顛倒脫落至不可讀其重刊序又為書賈撕去以當宋刊今揚州鮑氏有仿宋刊本精校再三不滋舛脫於是人皆舍明本而從新本矣

鄭記六十一

冊府元龜一千卷目錄十卷五緯堂刊本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撰欽若字定國新喻人瀋陽人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冀國公諡文穆億字大年浦城人瀋陽中進士官至翰林學士諡曰文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又有音義一卷一當為十之誤但是書自宋迄明祇有鈔本此十卷已佚之矣晁氏稱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部有總序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初撰篇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不一付億竄定賜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夔為之

陳氏稱所采正經史之外惟取戰國策國語韓詩外傳云公羊春秋管晏韓子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或詔對指示商略今觀其書前五百卷紀君後五百卷紀臣皆載歷代君臣德美之事為將來取法凡悖惡之事及不足為訓者皆不纂錄義據通深囊括與要主極臣謨燦然明且備矣攷洪氏容齋隨筆有援資治通鑑之書以相比較嫌其不錄雜史瑣語小說家傳而少之不知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洪氏所論殆猶未達是書之旨也夫明崇禎中文太青翔鳳及其門人黃石公國琦先

鄭記六十一

四

後取是書校正譌誤將授諸梓未果至國朝康熙壬子石公之姪九錫等始為刊行前有太青序及石公二序并考據六則末有九錫後跋

春秋經傳類對賦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徐晉卿撰

晉卿里貫未詳皇祐中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四庫全

書存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倪氏

宋志補類

春秋

朱氏經義考始載之前有皇祐辛卯

自序稱藏於篋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為哂噓之資云云則宋時未行於世可知是以諸家無從著錄也其賦凡一百五十韻一萬五千言於經傳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庸次比耦絲牽繩連尋而味之各有指趣何其精且晰耶攷宋志載崔昇春秋分門屬類賦三卷楊均注裴光輔春秋機要賦一卷尹玉羽卿春秋音義賦十卷冉遂注又春秋字源賦二卷楊文舉注李象續春秋機要賦一卷王霄春秋括囊賦集注一卷今皆散佚無一存者亦可藉是賦以想見其大凡矣此賦乃元至大戊申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鈔諸學宮流傳始廣末有教授長沙區斗英跋納喇容若即從之翻雕并為之序

事物紀原二十卷明刊本

鄭記六十一

五

宋高承撰

承開封人元豐中人

四庫全書著錄作十卷乃

據明正統間南昌簡敬所刊本中興書目見陳氏引讀

書附志宋志雜家類

雜家類

俱作十卷蓋其原書書錄解題

是書凡二百七十事今此書多十卷且數百事當

是後人廣之耳今觀是編自天地生植以迄蟲魚

鳥獸凡分四十九門又附山海靈怪一門共載九

百七十五事非陳氏所記有譌即後人又有所竄

入也此本不題高承所撰殆以此欺趙氏謂自天

地生植與夫禮樂刑政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戲

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攷其所自來云云此當

據原書言之今雖為後人疊加增益而體例無改其舊且皆考索古書求其緣起間有未精審處亦百中之一二耳原書有雙溪增彬序見附志此本無之蓋久佚矣是本前有正統甲子建安陳華南平趙弼二序即卷首所題批點校正二人也未有豫章余鐸後序前又有成化辛卯會稽魏瀚重刊序當即取正統本而重刻之云

書敘指南二十卷 墨海金壺本

宋任廣撰 廣字德儉浚儀人崇寧中人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

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 宋志敘晁馬誤為籍 晁馬

兩家俱作任浚蓋以德儉浚儀人而致誤也晁氏

鄭記六十一

六

云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凡二百餘類陳氏云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也今觀是書皆采摭載籍成語仿訓詁體為之不僅如晁氏所謂文章碎語陳氏所謂經傳四字語也其以書敘為名者以其專備簡牘之需耳援引雖屬叢冗而皆自本書各注所出非由類書碑版而來也其書原刊版久燬後俱傳寫失真至國朝雍正初金匯得宋刊本重為補刊即兩淮采進本也張若雲從文瀾閣本寫以付梓冠以提要一篇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 明刊本

宋葉廷珪撰 廷珪字嗣宗號翠巖崇安人政和五年進士出知德興縣紹興中為太常

寺丞與秦檜忤以左諫大夫出知泉州軍州事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作三十三卷宋志作二十三卷據其自序稱為門五百七十五為卷二十有二知陳馬兩家及宋志皆字之誤也而今本實分部十六為門五百八十四豈自序又為傳寫之誤歟序又稱始予為兒童時知嗜書後肄業郡學升貢太學登名天府逮於入仕蓋四十餘年見書益夥每聞士大夫家藏秘書無不借讀嘗恨無貲不能盡得間寫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其文多成片段者為海錄雜事其細碎如竹頭木屑者為海錄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為海錄未見事

鄭記六十一

七

其事物興造之原為海錄事始其詩篇佳句曾經前輩所稱道者為海錄詩句圖其有事跡著見作詩之由為海錄記事詩獨碎事文字最多未有倫次閱歲既久所編猥繁檢閱非易嘗以為病紹興十八年秋得郡泉山公餘無事因取而類之云云是嗣宗著書六種皆以海錄為總名今則諸書皆佚惟是書存雖摘裂章句破碎太過然皆從本書而來多新奇事未經前人文字中用實可為文章依助云前又有何陽傳自得序

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目錄二卷 敦孔堂刊本

宋鄧名世撰其子椿年哀次之 名世字元亞臨川人紹興四年表上

此書賜進士出身官校書郎四庫全書著錄宋

史館校勘椿年仕履無攷會要中興書目續書目俱見玉海引書錄解題譜牒通

考譜牒類宋志譜牒類俱載之宋會要作十四卷中興

目作十二卷卷數各異據椿年序稱書凡三本其

五卷者成於宣政之間其十四卷者成於建炎之

初椿年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志訂證次序釐

為四十卷是以不同也明史藝文志譜牒類亦載及

其書或因焦氏經籍志譜牒類所載而誤收之然焦

氏本列在宋人中也其書紹興時有刊本久佚不

存惟散見於永樂大典中今館臣即據以錄出仍

釐為四十卷以復原書之舊并冠以宣和甲辰高

鄭記六十一

裴序及乾道戊子椿年序玉海五稱專取左氏國

語為主參以五經子史之文自風俗通以來如姓

家譜姓纂凡有所長盡用其說穿鑿謬必辨駁之始

於國姓餘分四聲終於漢姓蕃姓補遺凡四十卷

復以熙寧姓纂皇朝百官公卿家譜參訂書始於

政宣而成於紹興之中年名世子椿年哀集次序

之其書始備案今本自首卷迄末卷一以韻隸姓

此則重為編輯故不必如原書次第始於國姓而

終於漢姓蕃姓補遺焉攷元亞表上時吏部尚書

胡松年看詳學有淵源辭亦簡古考訂明切多所

案據誠不誣云嘉慶壬戌洪桐生格得秘閣傳

寫本屬孫淵如師校刊并為之序繫以玉海二則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別

集三十卷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四庫全書著錄無別集三十卷

書錄解題止作錦繡萬花谷四十卷續四十卷通

考同倪氏宋志補則全載之焦氏經籍志總作八

十卷蓋依陳氏也前有宋濂熙戊申原序稱晚無

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異

書至於百家傳記選技稗官齊諧小說荒錄怪志

乃略有敘又附以唐人及國家諸公之詩自九華

之歸編纔成爲三集每集析爲四十卷先是烏江

鄭記六十一

蕭恭父河南胡恪聞其大槩爲余命名曰錦繡萬

花谷今從其名云云據此知陳氏偶遺後集也至

別集又非撰前三集者之原書當爲後人所續增

故序不及之明嘉靖丙申無錫秦沐所述攷證以

爲近於坊間購得宋刻與所敘同獨續集一帙與

會通館刻迥異諒散佚不存一時編校者之誤也

余家尚有別集三十卷緣鈔白無徵同志之士幸

相與其成之然則別集至是始有刻本也其書前

集凡二百四十二類後集凡三百二十六類續集

前十四卷凡四十六類後二十六卷皆類姓一類

別集凡一百九十六類每類各條皆有白字標明

雖不免冗雜瑣碎而其所引古書頗多所載宋代軼事逸書尤夥且一一具注出處頗有資於攷證惜前三集為書展轉增加并下及紹定端平事迹有失原書之舊耳末又有東洛張愷跋

記纂淵海一百卷 明刊本

宋潘自牧撰 自牧字牧之金華人慶元元年進士官龍游令 四庫全書

著錄焦氏經籍志倪氏宋志補俱載之倪氏作一百九十五卷注云今本一百卷明文淵閣書目載一部十二冊闕一部三十九冊闕殊不足據惟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載有一百九十五卷天一閣寫本書尾著泰定乙丑圓沙書院刊行則當時曾有

鄭記六十一

元刊傳鈔足本上之於館矣而提要據兩淮馬裕家藏百卷之本並稱為明萬厯己卯東魯王嘉賓補遺蓋書帕之本不可解也今是書卷首有刻書名氏亦列東魯王嘉賓補遺而編次校正諸人與兩淮本陳文燭序所舉人數不合且此本前亦有萬厯己卯胡維新序又非陳文燭序胡序稱陳大夫由御史出秉魏憲梓其書諸詮次卷帙不載載大夫自序中然陳序此本又不載不知大夫可即陳文燭其人耶大約皆書帕之本不過謬加補遺編次人名於前或無竄亂卷第之弊尚屬宋人舊帙耳惟卷數減其一半非得天一閣本校之則竟

無從攷矣是書凡分二十二部一千二百四十六門每門紀載以經史子集為次而一百卷中又以天地人物提綱卷一至卷五為天道卷六至卷二十五為地理卷二十六至卷八十九為人事卷九十至卷一百為物類詳近略遠詳大略細體例與他類書迥殊而賅備則相等也浙江遺書總錄載其嘉定己巳自序云自少嗜書引用前輩類書紀事體參以纂言自成一編東陽賈君昉成甫求室吾妹間語及之於是慨然從與十涉春秋繙卷數萬而書稍就又得金華汪君漳叔川贊決而增益之云云此本不為全載自序何也豈傳本有佚脫歟

鄭記六十一

羣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 慎獨書齋刊本

宋章如愚撰 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中登進士第初授國子博士改知貴州

四庫全書著錄作山堂考索倪氏宋志補同焦氏經籍志總作羣書考索二百十二卷其書前集分十五門曰六經曰諸子曰百家曰諸經曰諸史曰聖翰曰書曰曰文章曰禮曰禮器曰樂曰律呂曰厯數曰天文曰地理後集分九門曰官制曰官曰士曰兵曰民曰財曰賦役曰財用曰刑續集分十七門曰經籍曰諸史曰文章曰翰墨曰律厯曰律

曰麻曰五行曰禮樂曰封建曰官制曰兵制曰財
用曰輿地曰君道曰臣道曰聖賢別集分十一門
曰圖書曰經籍曰諸史曰禮樂曰麻曰人臣曰士
曰財用曰兵曰夷狄曰邊防每門又各分類每類
又各分條目大抵此集所遺即彼集所補枝枝葉
葉而成之故體例頗為糅雜亦南宋類書之通弊
然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蹟君道臣道之弘遠經史
禮樂之淵懿以至兵刑制置財用盈縮官制邊防
沿革靡不深探本原具載無遺則非南宋類書所
及也前有明正德戊辰莆田鄭京刊序及山堂眞
像

鄭記六十一
雞肋二卷 舊鈔本

宋趙崇綯撰崇綯字元素簡王元份八世孫汝適子也 四庫全書著
錄作一卷倪氏宋志補雜家類 焦氏經籍志小說家類 俱
同當即據說鄒百川學海諸本也明文淵閣書目
子雜類 有宋莊綽雞肋編一冊此則書名偶同而非
誤涉爾前有自序稱余性根弗靈無彊記能實一
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以類鈔聚列爲二卷名曰
雞肋今觀是書凡五十五則取古事之相似而不
同者各以類聚於類書爲別格間有祇載一事者
又有自爲一說者疑其隨手雜記未及成編故以
雞肋名書歟然其類事之體遂爲陳錫元駢志周

櫟園同書方田伯古事比所取法矣學津討原所
收即從陶氏左氏兩本錄入而以此三本核之僅
夜光一則鄒陽傳夜光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月名夜光 爲是本
所無而是本所載借親一則異端一則殺人欠債
一則謙遜一則戒訟戒兵一則敗家應世一則不
仁可言一則原治一則目蓮尊者一則六丈神一
則華手尼一則菩薩得免一則得兩截臂一則仆
虜一則極貴何憂一則故舊一則古語兩句一則
皆各本所無蓋陶氏據原本刪存一卷而左氏張
氏皆沿之爾此本楷法雖劣紙墨頗舊當是相傳
原本而失鈔夜光一則云

鄭記六十一
小字錄一卷 明萬曆己未暢園刊本

宋陳思撰思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
志補俱不載其書推廣陸魯望小名錄而作小字
其實一也首列歷代帝王凡三十八則次自漢魏
以迄北宋諸臣凡一百六十七則皆集史傳所載
小字依次成帙明沈弘正序之稱陸氏草創於前
至婦女奴隸與侯王君公並列陳氏出首帝王歸
然如衣服之有冠冕若乃婢喚萱枝奴名銀鹿皆
在所裁可謂有倫有脊故後之觀者不得以陸
氏爲前薪耳弘正蓋又拾陳氏所遺爲小字錄補
六卷故重刻是錄以爲先鞭也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 元麻沙書坊刊本

前集後集續集宋林駟撰別集宋黃履翁撰 駟字德頌

寧德人嘗以易魁鄉薦履翁字吉父自署曰三山亦閩人也擢進士第 四庫全書

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其書前集凡分七十

七類後集凡分六十六類續集凡分五十一類別

集凡分五十類本以備程試之用故前後集於書

之上闕俱標明擬題然於歷代政治沿革門分類

別尚有條理而於當代掌故尤詳有資考證是雖

不及章俊卿山堂考索之精博而較之鄉塾陋儒

勦襲陳因之編夫固遠出其上矣前有吉父原序

止題癸巳而無紀年以其書考之當屬宋理宗紹

定六年云

玉海二百卷 重修明南監本

宋王應麟撰 應麟仕履見詩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

志補焦氏經籍志俱載之焦氏作二百七十二卷

蓋併附刻書十三種在內也是書蒐羅典故囊括

舊聞自天文以迄祥瑞凡分二十一部部各有門

通計為二百四十餘門門各以年代之先後為次

其紀年則始於伏羲堯舜終於宋之末年其摭集

之書籍則自六經眾史百家子集注疏傳記譜牒

藝術隱蹟之書靡有子遺間以所見疏列下方纂

次詳備博而有要體例與他類書迥殊攷宋時有

博學宏詞科是書實後進資藉而其中源流條貫

包蘊弘深無所不有引用一事必錄書名制作更

改並詳月日期於開卷井然易為檢核蓋厚齋博

極羣書諳練掌故觀其詞學指南所云編題之法

知此書即其業詞科時所創始後逐漸增益成編

遂能與杜氏通典抗行焉其書雖管傳錄於世當

元至順癸未尚未刊行浙東道宣慰司准國子監

牒始校正付梓前有至元癸未指揮及胡 助李桓

王 介阿殷圖 四序至以萬麻己丑南雍重修祭酒

趙 用賢 為之引入 國朝康熙丁卯李 振裕 又為

重修而係以序并有王 式丹 等補刻例言越五十

二年乾隆戊午其版旋復殘闕 振裕 之甥熊 本 又

補刊而為之序舊附刻書十三種惟詞學指南原

附書末今則一概別為記之

小學紺珠一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 小學 及宋志

補俱載之倪氏蓋見宋志類事類無此書而誤補

之爾是書分天道律厯地理人倫藝文歷代聖賢

名臣氏族職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動植十五類

凡諸書所載故實有數可紀者各以類從其例始

自偽陶潛四八目厚齋取以類事遂為枊格書中

分門別類尚少條理而采摭又未爲詳備并習見之事多所漏略蓋此爲厚齋不經意之作聊以借後來張學和宮定山諸家之藍本耳攷唐張燕公患多讀少記得紺碧大珠一顆握以自照則平生所讀所記了了不忘是書命名蓋取諸此前有元大德庚子方回辛丑年應龍二序津逮秘書亦收入之

姓氏急就篇二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亦載之是編以姓氏聯貫成章取使童蒙誦習其體仿史游急就篇而吐屬雅馴亦復相似惟篇中複姓

鄭記六十一

六

間有重字如申屠不能避申字屠字之類蓋又屬單姓故也其餘單姓皆無一字重見而且有意義以賅括之可謂人巧奪天工矣其注亦厚齋所自作徵引典博證據分明殆無一字虛設未有自跋一篇亦作韻語亦舛格也

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 明萬曆甲辰金籍唐氏重刊本

前後續別四集宋祝穆撰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遺集元祝淵撰其合爲一編乃建陽書賈所爲也 穆字和父建陽人程元鳳以其所著書進除迪功郎興化軍通江書院山長大用字時可南

江人 淵字 宗禮建安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全載

和父四集補元志全載時可二集宗禮一集錢氏補元志止載時可二集焦氏經籍志總作二百二十一卷則亦不數遺集也前有漳祐丙午和父自序稱穆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隨卽疏記積成鉅帙因攷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采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攷其遺意詮次舊稟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蓋其書實做藝文類聚初學記之體而稍爲變通之其多載詩文全篇正復相同足資檢閱時

鄭記六十一

七

可宗禮相繼增加體例皆無攷祝氏之舊所以合之無兩傷也又案序稱古今事文類聚故此七集每卷標題俱如是惟厥心省古今二字然諸家目錄俱止作事文類聚今亦遵之不加入云

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 寫本

宋陳景沂撰 景沂號肥遯愚 子天台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

氏宋志補亦載之是書成於寶祐丙辰前有自序稱古今類書錄此遺彼不可謂全取末棄本不可謂備余晨窗夜鏡不倦披閱記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鉤其玄獨於花果草木尤全且備所集凡四百餘門非全芳乎凡事實賦詠樂府必稽其始非備

祖乎今觀其書前集為花部後集為果部九卷卉部三卷草部一卷木部六卷農桑部三卷蔬部五卷藥部四卷每部所列花果草木之屬各分事實始賦詠祖二類而事實始又分碎錄紀要雜著三目賦詠祖又以五七言各體詩分十目所載事實與諸書相出入賦詠則采錄宋詩特詳類別門分條理該括而廣收博采實無忝全備之稱後來王蓋臣即因之以撰羣芳譜而諸家甄錄宋詩亦多據此為典要焉前又有寶祐癸丑安陽老圃韓堃序稱其嘗以塵天子之覽云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續

鄭記六十一

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 明刊本

未謝維新撰 維新字去咎建安人自曰 四庫全

書著錄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俱載之焦氏總

作合璧事類一百卷攷明文淵閣書目載有二部

各九十冊知焦氏誤以冊為卷也是編前有寶祐

丁巳自序蓋應坊人劉德亨之託而作并書名亦

德亨所定前集凡分門四十一又分為四百九十

一目後集凡分門四十八又分為四百十六目續

集凡分門六又分為五百七十目別集亦分門六

又分為四百十目外集凡分門十六又分為四百

三十目如州郡等門已見祝氏方輿勝覽者此不

復載所載始而天文地理次而節序人物以至族屬官職姓氏之分儒學仕進道釋技藝之等與夫吉凶慶弔冠婚喪祭之儀草木蟲魚器用動什之末莫不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間列以標題配以合璧俾閱是編者求其一知其二觀於此則得於彼既無披索之勞而有駢儷之巧凡古今應用之事悉於此書萃焉亦可謂類事之淵海矣後有同郡黃似道 叔度 跋至明嘉靖丙辰衢州夏相業精加繕錄重繡之梓晉陵顧 可學 為之序

新增說文韻府羣玉二十卷 乾隆己卯刊本

鄭記六十一

元陰幼遠撰其兄幼達注明王元貞增修 幼遠一作時遠

字時夫一字幼達字中夫一字復春舊刻皆題其弟兄

不仕 幼達字中夫一字復春舊刻皆題其弟兄

貞字孟起江寧人 四庫全書著錄乃大德中

刊版猶時夫原書倪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俱載

之此本為萬厯中孟起所增修據其前有原書凡

例九條增修凡例五條又有事類總目注有新增

字橫知其書又一變原書之舊矣時夫序稱近世

黃氏所編韻會雖不詳於紀事然非包羅古今者

不及此而猶遺聰聰紳斯等字又稱遺則續之誤

則正之云云知其即韻會一書每韻隸事以便檢

閱并有補遺正誤之處幼達序亦稱予季以事繁

韻多所摘奇豈皆能判然無疑者疑而不釋是猶

摛埴冥行而已愚故隨字注釋以備觀鑒庶乎索韻而得字考釋而無疑云其父竹垞倦翁及同時滕賓姚雲俱爲之序趙孟頫爲之題其書雖屬舛漏然世所通行韻本卽從此鈔出存之亦可備元代韻書之一種而孟起復以己意爲之增修冠以新增說文四字陳文燭序之極爲稱許而不知其所增雖不無小補究未免有改竄舊書之失矣至國朝康熙中又有河間知府徐可先之婦謝瑛取原書重輯爲增刪韻玉定本則并原書標目改之更不足道也

新編簪纓必用翰苑新書前集七十卷後集上二十六

鄭記六十一

五

卷後集下六卷別集十二卷續集四十二卷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別本題宋謝枋得撰者坊賈所贗託也 四庫全書著錄作翰苑新書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所載俱同焦氏止作二十七卷顯屬脫譌又翰墨全書百三十三卷書名卷數俱不相合攷明文淵閣書目已有翰墨全書一部十九冊又有翰墨新書四部一作二十五冊一作三冊一作十六冊一作十二冊豈翰墨全書乃別一種而翰墨新書卽是書之原名歟前有明萬厯辛卯陳玉叔文燭序稱翰苑新書此宋人書也原無梓本分宜袁相公錄自秘閣首卷尙缺華亭徐相公錄

有全書而武進徐給事中得之梓人周曰梓重價購焉門人許秀才以忠工校讐之役書成請余敘首卷云云然則是書作於宋季厯元迄明萬厯中始有刊本也其書前集皆備書啟之用後集上皆備箋表之用後集下爲類姓而補前集之未備者三門別集皆錄宋人箋表之類續集皆錄宋人書啟之類大都以前集後集載事別集續集載文也蓋自三公九列百司庶事如事契慶賀頌德薦舉諸類靡不悉具故雖爲應酬而作於當代典故文章蒐羅最廣實於考證有裨故書雖久晦而終顯於世焉

鄭記六十一

五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一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二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一之下

類書類三 明至 國朝

羣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

載之注引百川書志云弘治時人編前有弘治乙

丑劉健序稱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近得書四十

七卷若事文類聚事類合璧之比題曰羣書集事

淵海而不著纂述氏名類以門分事因類著自往

古君臣而下外至四裔凡其行事之善惡載之益詳

且備因校正舛譌重新諸梓是此書刻於弘治時

人而非其時之人所編次也李西涯懷麓堂文後

稟有此書後序則稱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為門

十為目五百七十二為事之條其多以數千計大

抵皆集諸書事略自春秋戰國訖於元季每條之

下必注其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按是序即為弘

治間重刊是書而作所言當得其實足徵百川書

志之誤然其書門目叢雜援引譌誤不及唐宋人

類書遠甚故兩家序文亦頗不滿之云

謝華啟秀八卷 嘉慶甲戌重刊巾箱本

明楊慎撰 慎仕履 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皆摘錄

古書字句以為對偶自二字類迄八字類各為一

卷又偶句類為一卷其前三卷間無對句當屬未

成之書其出處或注或否亦漫無義例不免為餽

餉之學其取陸士衡文賦中語以名之者以其皆

采新豔字句也然其中引舊文舊詩及鈔撮類書

者頗夥而裁對亦不勻稱且多生湊則與命名之

義殊乖蓋升庵隨意札記以備詞賦之需其殘彙

展轉為高江村所得因點勘付刻并為之序函海

亦收入之

均藻四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分韻編集

各書典實與所著哲匠金梓書異而體同但彼則

摘其對偶此則摘其散句彼取之各集此取之羣

書故不同也其曰均藻者升庵以古文無韻字均

即韻也故以均字代之爾大抵非詞藻古豔者不

錄其徵引頗為弘富奇文綺語沓至紛來其有資

於詞章不淺矣前有李雨村二序

哲匠金梓五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乃其采錄羣書

中詩文賦頌并有語關對偶者依韻編次自漢魏

以迄宋元皆擇其精者錄之亦可謂抉豔詞林搜

奇筆海者矣惜其借著書以消遣尙未能廣搜博

采以成完書耳其曰哲匠金梓者李雨村序稱考
詩鄭箋築牆者梓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板中
工匠之所必需也譬名言麗句隨所得而投之囊
中故以名書前又有雨村序

荆川稗編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 文霞閣刊本

明唐順之撰 順之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

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荆川於書無所不闕而
益務著述不怠為左編以紀事為右編以紀言為
文編以紀古之作者而最後成茲編凡五十有二
類首以六經明其本也繼以百家充其養也終以
六官全其用也其間經史子集靡不備具而尤以

鄭記六十二

十三經二十一史為之綱領兼折衷於唐宋諸賢
之說可謂曲暢而旁通矣其書初名雜編後改為
稗編取莊子道在稗穉意也書成未刻而荆川歿
至萬厯辛巳歸安茅康伯一相始序而刊之并為
例義其書未免為其所竄亂故瑕類在所不免而
囊括古今實足以資博識較之左右諸編似更適
於用云

名疑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陳士元撰 士元仕履見四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仿

梁元帝同姓名錄陸魯望小名錄之意而推廣之
於古人姓名異字更名更字與同姓名之重複奇

僻者上自皇古下迄元代靡不登載援據繁富而
不免於紕繆間出近胡密廬謂古人作書義各有
取陳君意在徵引浩博以資閱覽與譜春秋氏族
表唐宰相世系者不同未足為此書病也 見張張鐸跋
若雲即從密廬之子雨岑處借得之校讐付梓嘉
慶己巳張鐸為之跋冠以提要附錄周亮工書影
一則

一則

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 原刊本

明凌迪知撰 迪知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尚有姓

族博考十四卷明史藝文志 譜牒類 亦俱載之又有
歷代帝王姓系統譜六卷 亦載明志 未見傳本是編以

鄭記六十二

古今姓氏書為宗參用一統志十三省通志各郡
縣志至於史傳文集諸書遠自上古近迄明代凡
有一人一姓歷官事蹟可錄者悉采擇類編以四
聲韻為綱以東冬支微為目更攷韻府羣玉韻會
等書凡韻字下注姓者以次備載每一姓下一曰
望二曰音三曰氏使姓各得所著之本不失受氏
之宗其希姓無人者惟書其姓并望氏或有其姓
而無人無望氏者必出於韻書姓苑姓纂原載始
錄之至複姓取上字為據亦分四聲別為六卷列
於後其書包括蒐羅上下千載綱維經緯縷析條
分可謂雜然而陳燦然悉備者也惜其搜采雖廣

而不免龐雜抵牾究不及名賢氏族言行類彙足有資於攷證書成於萬厯己卯前有自序凡例及引用書目又有王弇州世貞王百穀稱登二序文選錦字錄二十一卷文林綺繡本

明凌迪知撰 四庫全書存目無錄字前有萬厯丁丑自序稱清江劉公敏有文選類林十卷眉山蘇公易簡有文選雙字類要六卷存目作三卷識者以

劉病於煩蘇病於簡余合二書而增損之以為繡句時一助然二書皆非真蘇氏劉氏所作疑南宋時業詞科者所依託此不通餽釘之學耳而稗哲復增損其書分爲四十六門又分爲六百八十一

鄭記六十二

五

目展轉裨販更無可觀

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

明萬厯癸卯刊本

明王圻撰

圻仕履見政事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故事

亦載之洪洲謂馬氏通考窮搜典籍以言

乎文則備矣而忠臣孝子節義之流及理學名儒類皆不載則詳於文而獻則略因輯遼金元明典故以續其後而又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外諸考以補其遺今攷其書於馬氏分門續之而又增者如田賦考增黃河大河三江河渠四目國用考增海運一目學校考增書院義學一目未爲不是而所增氏族六書謚法三考則又依通

志略而增補之可謂續所不當續又所增節義考雖分二十四目俱列女孝義之類道統考則以時代編次亦俱聖賢先儒之類總不足以盡所謂獻也且馬氏之所謂獻自序本有明文洪洲豈不知之而妄增之耶至方外考道釋各分三日又於其所謂獻者而失之矣惟道家總紀釋家總紀二冊敘述史冊所記兩家興衰之事頗有可取然非續通考所應有也大都分門別類則踏駁而無當纂言記事則冗雜而不經以之續鄱陽之編真所謂豬之於龍也所以 高宗純皇帝特詔儒臣別事纂輯成二百五十二卷以續馬氏端臨之後副

鄭記六十二

六

在 中秘未能家有其書故攷嘉定以後典章

者不得不以王氏書備檢閱云前有小引凡例及

周家棟

溫純許維新曹時聘

四序後有其門人何

儼跋

三才圖會一百六卷

魏蔭草堂刊本

明王圻撰第三十五卷以下其子思義所續也思字允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三才圖說

字之誤也是書成於萬厯丁未前有自序稱余少年從事鉛槧即豎慕圖史之學凡璣衡地域人物諸象繪靡不兼收而季兒思義頗亦棲心往牒廣加蒐輯圖益大備友人李聞斯何振之皆博雅君

子也相與較讐成帙然則是編乃其與允明其成者故周孔教陳繼儒顧秉謙何爾復四序皆詳及之而三十五卷時令門以下明題允明名氏也書分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十四門其天文圖前有李庭對序地理圖前有唐國士序其書皆彙諸書中圖譜而成凡圖繪勒之於先論說綴之於後使圖與書相為印證蒐羅頗為繁富亦有裨於多識而門目瑣屑排纂冗雜下至弈棋牙牌之類無所不收即所繫諸說亦皆拮掇殘剩未晰源流甚至軍器類中所列鞭鑄二圖稱鞭為尉遲敬德所用

鄭記六十二

鏞為秦叔寶所用雜采齊東之語漫無攷證其不及章本清圖書編遠矣

喻林一百二十卷原刊本

明徐元太撰元太子汝賢宣城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四庫全

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成於萬厯乙卯前有自序稱予至陋且善忘故日隨疏記以識所聞然尤嗜喻言為假譬之殊形異類甚易竅穿壅過修詞者可舍旃耶第唐而後學士大夫騷人墨客咸嗔繁穢乃斷六朝以上自經史子集以及道佛諸書四百餘種凡語涉比辭者無論聖賢與流略之粕華目所嘗見必手錄焉即非喻而可為喻

猶筆存之又病叢穢蔓雜不便省觀因加詮次成編今觀其書凡分造化人事君道臣術德行文章學業政治性理物宜十門每門又其分子目五百八十四其體例為古所未有其徵引古籍具列書名并注其篇目卷第則仿李濟翁資暇集程泰之演繁露之例尤明人之所不能也然所注出處不得其本始者頗多間有時代外迂書名混淆併明代偽書亦一概蒐羅者由其專務浩博向未能原本本粹然無瑕疵耳前有郭子章序及采摭書目

修辭指南二十卷五樂堂刊本

鄭記六十二

明浦南金編南金吳縣人嘉靖壬午舉人官國子監助教四庫全書

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南金以爾雅左腴漢雋書敘指南四書者其言皆經籍之粹而子史之英也乃彙而為一編凡分二十部四十類三百二十六篇其凡例稱爾雅悉照原本備錄左腴太倉陸進士仲所輯今補其所未備而以類分之漢雋宋越今以紀志賦傳等次序之使各從其類而不混書敘廣宋中有前後倒置者有彼此互見者並正之有淺近易曉者有冗穢可厭者並黜之云云蓋亦為操觚染翰之需以免駕空徇俗之病故書名卷數俱與任氏書相類然其書之淺近而冗穢者

較任氏又加甚焉前有嘉靖丁巳安仁劉麟序

楚騷綺語六卷 文林綺繡本

明張之象撰 之象字月鹿上海人由諸生入國學授浙江按察司知事 四庫

全書存目是編取楚辭字句可借詞賦之用者分

為七十四篇即摘每篇首條標目亦舊傳劉貢父

文選類林之流而併泯其篇題則簡略殊甚此踵

黃勉之 省曾 騷苑之謬者也前有萬厯丙子凌稚

哲 迪知序

經濟類編一百卷 原刊本

明馮琦撰 琦字琢庵臨朐人萬厯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敏 四庫全

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案是書琢庵歿後僅

鄭記六十二

存手彙其弟 發 及其門人周家棟 光儀 共相刪

定分為二十三類曰帝王曰政治曰儲宮曰宮掖

曰臣曰諫諍曰銓衡曰財賦曰禮儀曰樂曰文學

曰武功曰邊塞曰刑法曰工虞曰天曰地曰人倫

曰人品曰人事曰道術曰物曰雜言又其分子目

三百條皆雜采秦漢以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

及諸子百家竝議眇論有關經濟者靡不殫載大

致仿冊府元龜而體例稍與之異惟道術物類二

門所載瑣說瑣事何佐於廟謨何裨於掌故而不

加之刊削是則 瑛 等排纂之無法矣前有萬厯甲

辰馮夢禎 光儀 二序目錄後有 瑛 識語又有凡

例及校刻姓氏

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補遺十二卷 梅野石渠閣刊本

明彭大翼撰 大翼字雲舉又字一鶴揚州人萬厯中官至雲南霑益州知州 四

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總作二百四十卷其書

成於萬厯乙未其自為之序當時未及付刊漸致

殘缺迄萬厯己未其孫張儀伯幼學乃蒐集散軼

重加編輯始成全帙分為五集宮集凡六門商集

亦六門角集凡十門徵集凡十四門羽集凡十三

門每門又各分子目其分集雖如趙澤章 璘 因語

錄例無所取義聊藉以紀其部帙而已大抵舊梓

類書而成非若徐汝賢喻林陳晦伯天中記之伐

鄭記六十二

山自作然搜羅浩博尚有條理其分道教儒教為

二門例本漢志較他類書頗分曉其補遺凡二十

一目即附於羽集之末不別為卷第云前有焦 竑

凌 儒 馮 任 王 兆 登 廖 自 伸 成 友 謙 六 序後有其弟

大 綱 其子 取 第 二 跋并有儀伯小記及凡例姓氏

說略三十卷 懶真草堂刊本

明顧起元撰 起元字大初江寧人萬厯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文 莊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家類作六十

卷字之誤也是編皆摘錄說部排續成帙凡分象

緯方輿時序人紀官儀史別禮叢律文典述字學

書畫李法冥契居室服飾工考諧志食憲珍格卉

賤蟲注二十一門但纂言而不記事與徐汝賢喻林相近大抵考驗是非綜校名實兼資多識用廣博聞古今賢哲之用心往往可以概見焉然就一類之中多有缺遺就數類之中多非關要或搜或引愛奇語怪誠不免焉據其自序稱門類差分涉獵未廣更釐正而附益焉而病後未果僅藁爲三十卷錄而存之兩弟時從旁慫恿梓於家塾以示兒輩云云則亦其自知之明矣

庶物異名疏三十卷 原刊本

明陳懋仁撰 懋仁字無功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輯

庶物之異夫名者疏其大略凡分部二十有五自

鄭記六十二

黃甲至佩阿又一分名二千四百五十有五因物申義而不盡著出典大都裨販之學且併左傳史記文選之類亦不一檢視可以概見其孤陋矣無功嘗受學於黃石齋而所撰著乃如此有忝門牆不淺前有自序及崇禎丁丑姚 士彝 錢 千秋 二序

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 明刊本

明章潢撰

潢字本清號斗津南昌人萬曆乙巳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年已七十九不能

赴官詔用 陳獻章 例官給月米後至 四庫全書

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前有自序稱圖書爲天地之文章今之號稱豪傑者豈特於天地之文章未嘗留意即圖書名義且莫之辨故雖好藏載籍

何啻萬卷究其所謂圖書不過畫工之末技文字之煩蕪至於天地之文莫知所寶予因備采其切於身心關於國家者以類編之題曰圖書編今觀是書總爲四大綱凡經義十五卷天道十三卷地道三十八卷人道五十七卷附以易象類編學詩多識各一卷而四大綱中又各分爲細目皆哀輯諸圖係以論斷亦有一二無圖而因類以附其義者其以己意發揮多至二三段者亦皆隨時筆記未及櫟括成篇核其體例當取古人左圖右書之意而自謂取義於天地之文未免泛而無當然其書蒐羅浩博賅貫古今而無鉤連牽扯支離破碎

鄭記六十二

之習蓋遠在王洪洲三才圖會之上誠有裨實用可備考索以庶幾於 王 氏大學衍義補之萬一云前自序後附照圖書編原又有凡例及采輯考證書目冠以萬厯癸丑其門人 萬 尚烈 求序始末引天啟癸亥 岳 元聲 序及其家藏記

駢志二十卷 原刊本

明陳禹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

之是編成於萬厯丙午前有自序稱念往牒中事詞多肖不若臚列肖者足備遺忘亦便商訂嘗憶曩時閱史如山公嫗謂甚肖河伯婦蘇則膝不枕俟人甚肖羊侃牀不坐闌人岸側人言顧吳郡甚

肖塹中兒呼蕭丹陽凡若干則願未之志也茲益以近段所得彙為一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為多開出諸子稗官自隋唐以後則鮮及焉今觀其書以十千分部各為上下皆取事詞之相肖者兩相並列而詳注端末略以類從其所錄者即序文所舉之類是也然有一字異而其義同者亦為采入則采之不勝其采矣僅舉數事反涉掛漏此則為例不純也然所載既廣頗足以稽古異同故體例雖出於趙元素之雜助而博贖則遠勝之矣

廣博物志五十卷

乾隆辛巳高暉堂重刊本

明董斯張撰

斯張字遜周烏程人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

鄭記六十二

十三

文志雜家類亦載之按張茂先博物志原本散佚後人采其遺文哀合成編而附益以他說故證以諸書所引或有或無或合或不合也後李方丹所續多采舊文雖不分門目而大致略同至遐周又變其體例作是書以廣之自天道以迄蟲魚別列分為二十二門一百六十七目遂成類書而非瑣記矣然所引古籍皆采自原本具有端緒即徵引類書亦皆唐宋巨帙惜其不注類書中所引書名而但以本書標題蓋其疏也然遐周本深於攷據有吹景集十四卷行世此書雖與張李兩家不類而即以類書論猶明季之錚錚者矣前有萬厯丁未

韓求仲敬序

天中記六十卷

原刊本

明陳耀文撰

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厯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

四庫

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焦氏作五十卷蓋初刻未竟之本也是書凡分五百餘類每類各條俱有標目其所為記悉羅古今之所恒有而又能廣搜耳目之所不及見聞琅函雲笈與書祕典往往而在徵引既極浩博而皆能注出書名以明有據開附辨證以抉摘典籍之失兼訂定向來類書之沿譌此皆捫類書之所無也蓋晦伯著正楊一編以糾正升庵丹鉛諸錄本以考據

鄭記六十二

十四

為能事故凡遇有舛誤處亦不肯置之不論也其曰天中記者乃其所居近天中山因以為名併取著作藏名山之意云爾前有隆慶己巳李藝初刻序至萬厯己丑重刻定本陳文燭屠隆又皆為之序

駢字憑霄二十四卷

原刊本

明徐應秋撰

應秋字君義號雲林浙江西安人萬厯丙辰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卷蓋偶誤脫四字爾前有順治壬辰其從子國珩序稱叔子獨敦文史無異彥和每得奇字駢語輒櫛比識記尋復哀然成帙字曰憑霄而手自作序領異標奇不

齒鬚眉翁張而家珍指數也今觀其書凡詮義十卷釋名十四卷每卷又各自分目大抵以朱鬱儀駢雅爲藍本而更從他類書中剽剝其駢字以傳益之所注亦頗簡略出典有注有不注亦未盡一大有類於鄉塾陋儒措拾殘剩之所爲而顧出自甲科顯宦之人蓋明季士大夫不學類如此自注引王子年拾遺記云蒼梧有鳥名憑霄能吐五色氣又吹珠如塵積珠成壘因取以名其書云

藝林纍百八卷 原刊本

明李紹文撰 紹文字節之華亭人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天

啟癸亥自序稱教乘法數一編乃會稽圓淨禪師

鄭記六十二

所集從一至百采藏乘中微言奧旨指出示人余歎吾儒何獨無之於是取家藏簡冊日加繙閱稍涉數目者摭蒐不遺間有數適相符爲庸夫孺子之所耳熟者輒棄去不錄歷八載之勞然後從一至百犁然具備真足與教乘法數兩相頡頏矣然其書不過小變王厚齋小學紺珠之體例初無難事用力之久而始克成編乎且皆不著出典據拾叢雜又多舛漏聊存備插架之一種可耳

備吹錄二十卷 原刊本

明文德翼撰 德翼字用昭號燈巖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嘉興府推官 四庫全書存目尚有次集二十一卷是編取諸書新

豔字句裁爲對偶蓋以廣楊升庵謝華啟秀而作然皆不著出處事無源委不便引用況又不分門類如許繁重之帙將使學者從何檢尋則亦不適於用之書耳其名書之義自序祇云我實備之誰爲吹之康熙乙巳嚴顯亭 流 序之亦祇云漆園有言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言也究亦不得其解云

廣韻藻六卷 原刊本

明方夏撰 夏字南明自號養春子長洲人 四庫全書存目南明

以楊升庵所纂均藻頗有益於初學雕繪之助因於讀古之餘遇語句芳鮮字法古豔者輒雜識之

鄭記六十二

久而成帙爰取升庵原本稍刪其蕪複而以其所得廣焉大抵原纂者十之二續入者十之八然其所廣者率一時興會所至隨筆偶錄瑣言碎義無所簡擇未免失之漫雜惟其名韻前後悉從原本編次而改其均藻爲韻藻尙不涉弔詭之習前有自撰凡例及崇禎壬午朱 袞 序後有其弟 來 跋語御定淵鑒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四十九年大學士張英等奉 敕撰謹案是

編蒐輯俞安期唐類函中所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旁及通典歲華紀麗諸書而博采廣收自唐以後五代宋遼金元至明嘉靖年止所

有類書總集及子史稗編咸與蒐羅悉遵前例編入凡分四十五部每部又各分類每類以釋名總論沿革緣起居一典故居二時偶居三摘句居四詩文居五所采皆詞尚風華義資典核以供詩賦之資其有文不雅馴事涉荒穢者或竟從刪削或略識大凡詩文於短章則全采於長篇則節錄以備參稽之助計其篇頁繁重較太平御覽乃贏三之一焉實古今類書之淵海也卷首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暨張英等進表以及纂修職名凡例目錄

御定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 武英殿刊本

鄭記六十二

康熙五十八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雍正四年告成謹案是編所采諸書詞藻並括以二字而以上一字類從凡一千六百有四字分隸天地時令山水居處珍寶數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鳥獸蟲魚人事十三門其逐字次序稍從字義安排不以書拘其每章之下所引經史子集則仍書之前後皆選字面確實的然成類不假牽合造作者惟除虛字不采至如字面雖實而類聚不倫及不甚雅馴或於對屬無取者概不泛及故體例較佩文韻府更爲精密昔周亮工書影謂韻府惟齊句尾一字欲拊一書齊句首一字以便檢核因舉一

白字爲例是書蓋用其說補此一體云卷首冠以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暨諸臣職名又有凡例六條

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皆采撥羣書中成語裁爲對偶凡分四十門六百一類每類又各分二字成對二字備用以及三字四字皆然凡六目而各注原書於其下皆字句麗雅巧合天然攷徐堅初學記始有事對然每門不過數聯未有全書皆如是者卽有之亦不過如楊慎謝華啟秀僅成八卷而已且剪裁配隸更不能如是之精核也卷首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及官員職名

鄭記六十二

御定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雍正五年告成謹案是編凡分三十部二百七十有九目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皆棄彼糠粃存茲精蘊俾學者於子史兩部得守約之道焉以視從前庾仲谷子鈔馬總意林錢端禮諸史提要洪邁諸史精語諸書誠所謂因陋就簡不足當是書之萬一矣卷首冠以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及諸臣職名

御定佩文韻府一百六十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四十三年大學士張玉書等奉 敕撰五十年告成謹案是編依韻分爲一百六十卷而中分子卷二十有四實一百六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以篇頁繁重編爲四百四十四卷其書分韻隸事每字先載韻藻皆以陰幼遇韻府羣玉凌雜隆五車韻瑞所已載者列前而博徵典籍補所未備列於後則標增字以別之並以兩字三字間及四字相從而又各以經史子集爲次然舊有者不及十之一二新增者逾於十之七八又別以對語摘句二者附於其末蓋自顏真卿韻海鏡源以來未有

鄭記六十二

九

如是之巨帙也若陰氏凌氏之書真可束之高閣矣卷首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及官員職名

御定韻府拾遺一十二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五十九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以拾佩文韻府之遺原書卷凡一百有六墨板一萬八千有奇是書所增可得二十之一而卷以韻釐仍如其數韻藻所未及而別增者謂之補藻其韻藻所載而增注者謂之補注而於對語摘句二者則無所增補以原書已詳備也所補搜奇抉秘纖悉靡遺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雖一

典籍之編摩亦必研求精密不留毫髮之遺憾焉

卷首有大學士王揆王頊齡謹序及校勘纂修職名

三才彙編六卷

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國朝龔在升撰在升字間園嘉善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蘇州推官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備科舉答策之用而作皆摭通典通考玉海及冊府元龜諸書爲之上自象緯下及輿圖中蒐人事分類編輯頗屬簡略間附議論亦未確當時方廢八股專以論策表判取士卽有此種陋本出焉蓋與明莊忠原元臣三才考略皆屬稗販之書也前有康熙丙午自序及徐元文

鄭記六十二

三

葉方藹顧程美盧紘四序

考古類編十二卷

澹成堂刊本

國朝柴紹炳撰紹炳字虎臣號省軒仁和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蓋爲舉業後場而設專取馬氏通考王氏續通考朱氏治平略諸書凡有關於典章經制者莫不摘其指要分類成篇凡三十三篇每篇隨敘隨斷能令讀者得失瞭然縱未能該洽古今而鑿識事體亦足見識用之一班也虎臣以其采掇正續通考居什之六七遂以通攷纂要名書自爲之序至雍正乙巳高希武續勳以其標題不無偏舉易以今名華亭姚平山培謙更加以評注而付之削

剛前有希武凡例及平山序又有高步青起序

石樓臆編五卷 原刊本

國朝周綸撰 綸字膺垂華亭人茂源之子 四庫

全書存目是編成於康熙丙午蓋以是時定制於

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試士故所載以天

地春夏秋冬六官分門每門又其分子目五十九

上考歷代之制作參以 本朝之典法於名公鉅

卿章奏所載多從鈔節以省繁重其間因革損益

亦頗得其大略然專為場屋之計究未免挂一而

漏萬也前有自撰凡例及盧 元昌 魯 起 二序

鄭記六十二

國朝宮夢仁撰 夢仁字定山泰州人康熙 四庫

全書著錄定山以紀數之書自王厚齋小學紺珠

始然隨手偶記頗鮮倫次繼復得明初張美和羣

書拾唾名以羣書備數而仍多未備爰是有志得

即書之不數載至六千餘條三四倍於兩集因輯

以成編凡分天地人物四部疏為五十四類皆取

其繫於數者紀之於冊其數之所不繫者罔不穿

穴采掇橫見側出於其間大約羣經正史諸子別

集居其強半而稗官野乘后言瑣說亦間及之其

過於纖巧近於俚褻以及奇幻不經者雖有數可

紀概不采入其蒐羅雖廣甄錄頗嚴而紀載又極

賅備猶懼其略焉而弗詳故名曰略然以視王氏

張氏兩書此實集其成矣書成適當康熙丁亥

聖駕南幸駐蹕揚州因繕寫進呈 行幄得

旨鈔版行世前有 奏進書摺 奏鈔式摺 奏

書成摺三道并凡例十一則陳午亭 廷敬 王橫雲

鴻緒 俱為之序

格致鏡原一百卷 原刊本

國朝陳元龍撰 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海寧人康熙

間乞養旋里時所作自乾象以迄昆蟲凡分三十

類每類又各分子目其另為類而不成卷者則附

鄭記六十二

於各類之後所引以經史為主而輔以稗編叢書

俗說野乘大都專務考訂以助格致之學故每紀

一物必究其原委詳其名號疏其體類考其制作

以資實用而於古來詩賦以及故事一概不錄以

別於他類書間有關於物之別名與怪異者則采

百之一焉其紀載務博篇帙務約故連綴諸書而

於緊要處用旁圈以顯之既稱詳備亦復精核且

大而連篇小而隻字必繫書名尤有資於參考不

似明人類書之難徵信也其書成後旋被 召入

京又出而撫輿即行付梓冠以凡例時有婁縣范

武公 續 嘗館乾齋家相傳是編即其所纂然乾齋

一第... 丹... 日... 三... 三...

序其白香樓集止稱其長堪輿學云

三體摭韻 無卷數 寫本

國朝朱昆田撰 昆田字西陵秀水人彝尊子也 四庫全書存目

作十二卷檢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亦同此本惟作

十冊不分卷數蓋猶其最初之彙故空行最多也

其書采元以前騷詩詞三體雋語依韻分編凡習

見者俱不錄所錄惟取新豔字句以為典據雖事

出經傳子史而既為三體所引用即以三體為主

故曰三體摭韻其體例仿韻府羣玉采掇殊屬浩

博而不免失之繁復是時 欽定佩文韻府未出

故人皆爭相傳鈔今則但覺其可覆瓿耳近又有

鄭記六十二

曝書亭摭韻五冊前亦署西陵之名氏中多與原

書重出者疑後人鈔撮佩文韻府為之云

類類編 無卷數 原稿本

國朝潘之藻撰 之藻字文水號雯鞋烏程人 是編前後俱無序

跋又不分卷數祇分十集二十部東集二部曰乾

象曰時序壁集圖集合一部曰郡邑書集三部曰

區宇曰人事曰人倫府集一部曰官職西集圖集

合一部曰姓氏翰集六部曰形體曰顏色曰服御

曰飲食曰器具曰珍寶墨集二部曰草木曰果蔬

林集四部曰鳥獸曰蟲魚曰方隅曰數目每部之

中又各分子目其子目分類又俱依部目為次每

類於部目後又間綴剩語一目以收其無可歸者

於古今各類書外又別為一體是真能撈類書之

所無以補前人之闕典矣其徵引博贍條理秩然

又其餘事蓋類書體格最忌陳陳相因是編脫去

舊套織成新樣亦超軼前後之作也

廣事類賦四十卷 劍光閣刊本

國朝華希閔撰并自注 希閔字豫原號芋園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

四庫全書存目芋園以吳正儀事類賦間有未備

因增輯為是編刊附吳氏書後其書凡分天文歲

時帝王職官仕進禮樂政治文學學術技術戚族

交際閨閣人品人事釋道宮室音樂服飾飲食器

鄭記六十二

用花木百果飛禽走獸水族蟲豸二十七門每門

又其分子目二百九十一各為一篇亦如吳氏書

例自為之注吳氏書係宋初舊籍足資攷證若為

雅俗皆適於用起見則莫如此編最宜矣毋論其

不逮吳氏之精博也前有康熙己卯自序至乾隆

甲申其弟費園 希閔 又為之重訂付刊而繫以序

類腋天部八卷地部十六卷人部十五卷物部十六卷

巾箱小本

前二部 國朝姚培謙撰後二部培謙與張卿雲

同撰 培謙字平山號述齋 平山以古人排類之

書自歐陽氏藝文虞氏書鈔而下無慮百十家彼

此相沿漸成訛舛因擬別撰一集遇一事必求其出處不以前後類書為憑每從翻閱之下隨手剖記先成天文一門芟汰其不切於用者而名之曰腋蓋深鑒其不精者而欲求其精也既而博稽省志郡乘歷代方輿風土諸紀述以溯古來郡邑之分合廢置爰逮 皇朝無所遺漏其山川古蹟命名馴雅可施於文字則登之凡一方形勝表表著見為遠近所指稱者概不從略計得十五卷附以山水等類一卷至人物二部頭緒繁多未易該括因與栖靜以次蒐輯凡古今類書所列門目或本分者合之或本合者分之或補其未備或汰其

鄭記六十二

五

過冗無不采掇菁藻合成巨冊故雖僅屬兔園冊子掇拾叢殘通人所不屑道然實便於舟車攜帶以備隨時檢閱幾於家有其書焉每部前各有平山自序後有栖靜子翰尊隆孫跋

氏族箋釋八卷通行本

國朝熊峻運撰峻運字在涓新建人四庫全書存目在涓

以原本百家姓舛謬駁雜毫無意義因翻閱史冊

節錄歷代忠孝廉義清節高風與一切才人賢士

貞修淑行者纂成一帙時當雍正癸卯即以雍字

居首取原本四百六十八字聯屬其文纂為新本

字取有意辭必有義較原本為雅馴附以散姓一

百二十八則以四聲為次併於各姓下串之以四六詳之以事實條分縷晰魚貫珠聯俾學者略識姓氏之所由來併知其所由衍以為書啟翰墨之用亦可補於雅觀矣前有自序及王思訓序目錄後有其父求及盧士鏞二跋

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海昌查氏刊本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履歷見別史類是書就廿一史中紀元

封爵宰執諡法四者分類編次以備記憶凡紀元

譜四卷分正統附亂賊外國總類四門封爵譜

二十四卷首為歷代封爵制次分四聲編列宰執

譜十卷首為歷代宰執制次分時代編列後及類

鄭記六十二

五

姓則分韻編列諡法譜十六卷首為歷代諡法制次分帝王諡號歷代追尊后妃公主暨諸臣譜四門後及類姓亦分韻編列其體蓋出於表麻之流而變其旁行斜上者為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記之綱而類聚區分合於書志薈萃羣言之法約而不漏簡而能該諸史之義例略備矣前有自撰凡例汪松泉由敦為之序

唐詩金粉十卷冬讀書齋刊本

國朝沈炳震撰是書皆采掇全唐詩中之麗字妍

辭以供詩人漁獵之資凡分十七門每門又各分

子目其唐人詩題有可以備故實者則詳著其題

而其詩略焉蓋意在於題而不在詩也命曰金粉
自謂聊以爲娛母文陋豈敢向西子增妍云然全
唐詩卷帙繁重窮鄉僻壤家不能有其書卽有之
亦不能徧觀而盡識東甫刺取其辭而類之洵淮
南之鴻寶也前有雍正甲辰自序凡例及高東軒
賦序

疑年錄四卷續疑年錄四卷 嘉慶癸酉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續錄其門人吳修撰 大昕仕履見傳記類修
字子修號思亭海鹽人 竹汀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
其壽數自漢鄭康成以迄 國朝邵二雲 晉福總
三百六十三人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名之曰

鄭記六十二

疑年錄竹汀亡後思亭得其遺藁因爲校訂不易
一字偶有所見附注左方又推廣爲續錄自漢劉
向以迄 國朝黃仲則 景仁 總三百四十二人又
補錄九人則皆卒於嘉慶癸酉以後者大抵多殫
研經史之士與詩古文詞名家以及書畫知名之
人猶竹汀意也前錄爲姚姬傳 彙 序續錄爲思亭
自序

史姓韻編六十四卷 雙節堂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 輝祖字煥曾號龍莊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官湖南寧遠縣知縣
是編合二十四史列傳附傳之人標姓彙錄依韻
編次以資尋覽凡六十卷其遼金元三史中標名

不著姓及姓須譯改者俱依韻另編爲一卷而以
明史中名姓類三史者附焉又如野王二老瞿劬
先生之類姓不可考者別爲佚姓一條與釋氏之
不著姓者爲一卷至男女宜有別故公主列女各
以類編爲二卷而不以姓分焉又有一人而見二
史三史者分行注之同姓名者書其官籍別之皆
所以爲讀史者便檢閱也然其自序稱編錄之時
遇其人勳節燦著傳目雖不標名亦必附載於篇
儒林黨綱孝友傳序之所錄者概不敢遺雖非爲
傳中人詳世系而賢臣名將或并其先人後裔牽
連及之若外戚若權姦往往亦附所自出竊於是

寓勸懲之意焉則亦不第就史傳姓名排比聯貫
之以韻無深義也顧其時方撰九史同姓名略唐
以後采錄稍詳而南北史以前諸多漏佚未免留
偏而不全之憾也已前又有乾隆甲辰魯 仕驥嘉
慶丙辰章 學誠 二序後有孫頤谷 志祖跋

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補遺四卷 雙節堂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龍莊以歷代說部多有采錄同姓
名者寥寥不過數十人而止余寅同姓名錄既於
正史外旁及他書而史所紀載轉闕焉不詳爰就
新舊兩唐書兩五代史宋遼金元四史暨 欽定
明史摘其姓名之同者先爲彙錄手繕成冊得姓

鄭記六十二

鄭堂讀書記 卷六二

若干得名若干凡同姓名者二萬九千有奇姓依韻府名依字典有專傳者稍詳行蹟如僅散見他人則官名地名之類摘錄一處同在一史錄其時世史既不同時世亦間略焉至九史交涉之際或一名而兩三史互見其官職較然不同者俱在甄錄間有疑似之處亦錄以備考及鏤版之後復補成若干編為補遺以附原書之末其自序稱九史之中同姓名者已如其夥由史記以至南北史十五史所同及十五史之同於九史者又不知凡幾倘得徧校二十四史詳加釐訂克成完書則是書其嚆矢也後果重訂為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余

鄭記六十二

向未之見云是編前又有自撰例言補遺後有自跋

三史同名錄四十卷 雙節堂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其子繼培補繼培字因可號厚叔嘉慶乙丑進士官吏部主事龍莊既撰廿四史同姓名錄於漢姓差備至遼金元三史則不能復以姓統名因取三史中以國語命名者重為編輯遼金則以名為綱而以異姓者分列之元則以蒙古色目及遼金部族為主而以漢姓者附存之首字以韻相次次字以部相從訂其異同各為次第復旁攷五代宋明諸史以資參證草彙初就厚叔續加刪補以成是編凡遼

史同名五卷金史同名十卷元史同名二十卷異史同名各止一人及一史已有同名而他史別出一人者為總錄二卷五代史宋史明史人名之合於三史者為附錄二卷自序及三史同名錄目為敘錄一卷則遵經典釋文例也置之卷末又遵太史公書例也於是三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考別既博且精得未曾有固當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俾讀史者軒目豁心可為久法正不必苦心曲意斤斤於列傳人名之間求其同異矣前有嘉慶戊午會稽章學誠序

家塾蒙求五卷 霞映堂刊本

鄭記六十二

國朝康基淵撰基淵字鏡溪臨縣人乾隆壬申進士鏡溪課幼子時輯天地人物合下所覩見古人所嘗言者分疏名義參擇理緒條分縷晰以類相從凡天地合一卷人三卷物一卷顏曰蒙求其羅藻綺陳古典非童蒙所宜者不錄攷蒙求始於唐李翰而王殷範白廷翰相繼有作見新唐志今惟李氏書存然其書僅徵史事又多束於韻語猶為隘而不弘未若斯編之兼總條貫也且其采摭最為繁富議論亦極醇正非特為童蒙之善本即在成學之士亦未嘗不可備遺忘也書成於乾隆己丑自為之序至嘉慶壬戌其子伊山編鈞校刊於延安試院武進莊所又

爲之序後有宋賦梅細環跋

清河偶鈔四卷

程氏遺書本

國朝程際盛撰際盛仕履見禮類乾隆壬子秋東冶奉

命監賑清河在京師健德門外公餘多暇惟讀古

人書而已閱覽所及奇文妙墨有可供詩與筆之

引證者分部類居薈萃成冊自天象以迄鱗蟲凡

分三十一部每部中又各以類相從不以經書先

後爲序繫以清河誌其地也所纂挂漏實多然皆

文人逸事清辭麗句領異標新其習見習聞者不

錄焉於凡類書外又別爲一體可以傳矣越歲既

并爲之序至嘉慶丙辰陳昌齊又爲之序

鄭記六十二

三

廣廣事類賦三十二卷羸經堂刊本

國朝吳世旃撰并自注世旃字通帛涇縣人通帛以吳正儀

事類賦所徵引者止及隋唐以前之書而華芋園

所增廣者止及原本不載之題因哀集於宋賦百

篇中擇其題同事異可以月成篇什者隸而輯之

其故實寥寥不足成片段者闕之計得賦五十九

篇此外仍有兩家未及之題宜供詞賦采者益

廣之又得賦七十首共計百三十七首亦效向例

逐句箋注所引出於唐宋以下者居多間亦參以

前集是雖不足以攀附正儀原書而以言乎芋園

所廣者夫固如魯衛之政曹檜之風爲陳論者所

不廢矣前有嘉慶丙辰自序

續廣事類賦三十卷

石渠閣刊本

國朝王鳳喈撰并自注鳳喈號簡亭江西新城人簡亭以吳氏

事類賦華氏廣事類賦所繫地部均未詳及州郡

則於一方之山川古蹟名宦人物學者皆莫得而

依據卽各部內條目亦不無缺略之憾爰撰成是

編分歲時地輿帝王職官禮儀文學武功邊塞人

品巧藝產業十一部每部各一卷惟地部獨居二

十卷其賦依各部中子目爲題凡五十四首地部

則以府州爲題凡二百五十首冠以名山十首又

於地部每卷之首又各列歷代郡縣各名及名宦

鄭記六十二

三

流寓人物所有山川古蹟則擇其命名最馴雅者

列之名宦人物各隨州郡而見不另分一部則擇

其勳名忠孝節義文章爲千古所不朽者列之而

一以乾隆九年所修大清一統志爲據并卽引

以爲注餘部則引古書注之一如吳華兩家之例

此編雖爲初學儉腹起見而足以供宦游攬勝書

牘往還之助視同時吳通帛廣廣事類賦之作夫

固如驂之有靳矣前有嘉慶戊午自序及楊元藻

序

事類賦補遺十四卷

通行本

國朝張均撰并自注均號地齋按自宋吳正儀撰

事類賦後閱元明以至 國朝華芋園始廣之為二百九十一首吳通帛繼廣之為一百三十七首王簡亭復續之為二百六十首其於類事可謂美矣備矣坦齋猶以為未能無遺復旁搜博采補其缺略自天地以迄鱗蟲凡分一十三門撰成百首并為之注以殿諸家之後從此事類賦更無剩義後之人可不必再廣再續再補矣前有嘉慶辛未自序

鄭記六十二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二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三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一

小說家類一

雜事上 秦至五代

燕丹子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隋志舊唐志崇

文目通攷宋志俱作三卷惟新唐志通志俱作一

卷其書久亡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雖分為三

卷而實未盈十葉故是仍併為一卷焉其書皆記

燕太子丹及荆軻軼事核之史記索隱唐宋類書

鄭記六十三

所載其詞略同審非偽本當由六國游士哀太子

之志綜其事迹加之緣飾故有仰天歎息烏白頭

馬生角及秦王乞聽琴聲而死之語太史公作燕

世家刺客傳俱削之不載焉是本孫淵如師得自

河間紀曉嵐以授孫鳳卿刊入叢書并為之序楓

窗小牘所載小序則補錄于後云

飛燕外傳一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伶元撰 自序稱元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

四庫全書存目隋唐諸志俱未之載讀書記

類書錄解題 傳記 通考 傳記 宋志 傳記 始載之讀書

志宋志上俱有趙字別本有元自序稱其妾樊通

德為樊嫫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弟故事于
是撰趙后別傳晁氏稱茂陵卜理藏于金滕漆室
王莽之亂劉棻得之傳于世晉荀勗校上陳氏稱
元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偽書也然
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
馬公載之通鑑矣余謂是書當出于北宋之世故
通鑑已引及之而晁陳兩家尚不以為偽書也其
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為外人道也在文
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
之語以入史籍則失攷之甚矣說郛亦收入之

雜事祕辛一卷 漢魏叢書本

鄭記六十三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上有漢字此本
為刊者所妄刪爾末有楊升菴跋稱得于安寧州
士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
時篋中書也然御覽所引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
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
立事而吳始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為奇豔但太
穢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
祕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謂此書
即升菴謫居雲南時所偽作而託言得之安寧董
氏及有王子充印也胡孝轅姚叔祥二跋證據雖
博尚未敢竟指為升菴贗作至沈虎臣做帚軒贗

語始訟言其偽自升菴而論定矣未又有秀水沈
士龍跋亦惟稱其文章之妙耳陶珉重編說郛及
津逮祕書均收入之

世說新語三卷 明嘉靖乙未刊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孝標名峻以字
行平原人官至 參軍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世說八卷又十卷
劉孝標注新舊唐志通志俱同惟作劉孝標續世
說為異續當是注之譌也崇文目止作世說十卷
但言義慶撰而不詳及孝標注讀書志始作世說
新語十卷而并詳及撰注兩家名氏通考同讀書
附志類 書錄解題止作三卷宋志同按自隋志

鄭記六十三

以迄北宋諸家止稱世說段柯古酉陽雜俎始引
作世說新書而南宋以後諸家又皆作世說新語
不知孰為定名也然世說新書之稱止一見段氏
書單文孤證不足為據仍當以晁陳書目所稱為
正約言之則止稱世說亦最古也至卷數原本作
八卷注本作十卷陳氏始以注本作三卷蓋據南
宋刊本每卷皆析為上下兩卷是本為吳郡袁 裴
所刊前有刻序及高氏子略一則猶屬宋本之原
第與 內府藏本同也義慶記東漢至晉軼事瑣
語分為三十八門敘述名偽為清言之淵藪大都
載漢魏吳事十之一兩晉事十之九遂為唐修晉

書所取材間有采摭紕繆處已為孝標所糾正極為精絕故高氏子略稱孝標注援引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子及左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為注書之法云云蓋與司馬紹統之注續漢裴世期之注三國同有裨于考證焉又按書錄解題載汪彥章藻敘錄二卷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氏異同末紀所引書目其書久佚吾鄉凌初成濛初有是書刊本前列人物以紀名字及名字異稱名與字同之類猶有汪氏遺意而于書之

鄭記六十三

四

上闕又備載明人所刊鼓吹本評語附以已見並列諸家姓氏于前則尚未能免俗其前又有自序凡例及舊序題跋八篇七修類彙一則舊序中并載及袁刻序今附記于此不別記云又初成刊本後附刊王世貞所刪何元朗世說補四卷即刪定語林本也今析出附語林之後

隋遺錄二卷 百川學海本

舊題唐顏師古撰師古仕履見正史類四庫全書存目作

大業拾遺記讀書志雜史類作南部煙花錄通考

雜同通志雜作大業拾遺錄宋志傳記止作大業

拾遺而史類于小說類又別載隋遺錄蓋又別據

一本類也未有跋語不著撰人稱上元縣南朝故都縣建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會昌中詔折浮圖因開之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為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志徹將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時有符會而事頗簡脫獨惜斯文湮沒不傳不得為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今觀是書載煬帝幸江都時宮中祕事文極俚俗又誤以唐人詩為陳後主詩又于大業季年作煬帝已託楊素之語其為偽託師古所撰無疑宋人

鄭記六十三

五

如王彥輔姚令威諸家本不信以為真也特明人輯總集者皆不知其為偽書將書中所載諸詩一概甄錄耳說郭歷代小史均收入之唯陶氏作大業拾遺記云

海山記一卷迷樓記一卷開河記一卷說郭本

舊題唐人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地理

類止載開河記焦氏經籍志止載海山迷樓二記

按海山記凡一篇皆于隋書煬帝本紀之外按年

別記軼事間涉怪誕尙屬諸書所有惟所錄煬帝

湖上曲望江南八闕乃李文饒所作之調何得先

見于大業中此其依託之明證也迷樓記亦一篇

皆記煬帝沈迷女色之事後稱大業九年帝再幸江都有迷樓末又稱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則竟以迷樓爲在長安等諸項羽之焚阿房何乖繆至于此極耶開河記亦一篇皆記麻叔謀開汴河事所述更屬鄙俚不經昔人所謂委巷之談是也此三書大都宋人之不學者爲之流俗習于所聞遂相傳不廢耳說海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朝野僉載六卷

晉祕笈本

舊題唐張鷟撰鷟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

鄭記六十三

志雜傳類通志類雜史類宋志類傳記類俱作二十卷讀書志

作朝野僉載補遺三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朝野僉載一卷宋志傳記類又有僉載補遺三卷陳氏稱其書本三十卷此特其節略爾別求之未獲以上陳說按三十卷當屬二十卷之誤可知在宋代實有二十卷之本又有補遺之本而晁氏之所稱三五門但指補遺之本是晁氏亦未見二十卷之本也至今本惟逐條聯綴絕不分門又非晁氏所見補遺之本蓋文成原書久佚後人掇拾成編且併補遺併爲一書故三卷爲六卷而補遺本非文成所自作故有敬宗宣宗時事耳爾其書記唐朝軼

事凡及偽周必正稱曰周故鄭氏誤列在隋代雜史注日記周隋以來事跡所記多瑣屑猥雜真小說家言而唐志宋志通志俱列之史部皆難免見名不見書之譏矣說郛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唐國史補三卷

津逮祕書本

唐李肇撰肇仕履見職官類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雜史類

類宗文目雜史類讀書志雜史類書錄解題雜史類通志雜史類

類史通考傳記類俱載之晁氏馬氏作二卷字之誤也先是劉餗記南北朝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作是書以續之起開元止長慶間

凡三百有八節每節標題俱五字如魯祀山先子崔顥見李邕之類自序稱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不爲故其書唯擺物理辨疑似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而已而于鬼邪墓卜報應以及帷箔之事悉去之不載在唐人小記中最爲近正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唐宋叢書均止節錄一卷云

鄭記六十三

七

次柳氏舊聞一卷說郛本

唐李德裕撰

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宰相吉甫之子也武宗朝官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太尉封趙國公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雜史類崇文

目傳記讀書志傳記類書錄解題傳記類通考傳記類宋志

類傳記讀書志傳記類書錄解題傳記類通考傳記類宋志

故事類 俱載之宋志無次字蓋脫文爾晁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與高力士同竄黔中為芳言開元天寶禁中事為論次號問高力士李吉甫與芳子晁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嘗道力士之說吉甫每為其子德裕言歲祀既久遺棄不傳但記十七事後文宗訪力士事于德裕德裕遂編次上之多同明皇雜錄是書前有自序與晁氏所載相同但自序稱力士之說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錄而書中多涉邪怪不經之談恐難當實錄之目也歷代小史續秘笈均收入之說邪又別載文饒明皇十七事一卷即屬此書蓋改題而不知重出者耳

鄭記六十三

八

明皇雜錄二卷補遺一卷 墨海金壺本

唐鄭處誨撰 處誨字延喜榮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

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四庫全書著錄作別錄一卷此本蓋為張若雲所改耳新唐志 故事類 崇文目 雜史類 讀書志 雜史類 書錄解題 雜史類 通志 雜史類 通考 雜史類 宋志 故事類 俱載之陳氏作一卷字之誤也晁氏稱別錄

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然諸家俱不載及即晁氏僅于說中及之不可解也今觀是書凡二十六條又別錄十條皆記開元天寶間瑣事軼聞多與李文饒次柳氏舊聞相同所記亦不盡實錄其別

錄所載較晁氏所稱尚少二條葉石林避暑錄話所引盧懷仁好儉一條此本亦無之則佚脫顯然非完本矣據陳氏稱大中九年序即提要亦稱有自序知為是本所失載云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說邪本

唐章綯撰 綯字文明京兆人執道之子也咸通中官至義武軍節度使 四庫

全書著錄新唐志通志讀書志俱作劉公嘉話崇文目 傳記類 無劉公二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有

劉公二字而無錄字乃其原書之名宋志又載其賓客嘉話一卷蓋即一書志又據別本而重載之耳晁氏云劉公謂禹錫文明幼從學于禹錫錄其

鄭記六十三

九

話言前有大中十年自序稱綯投謁賓客中山劉公求在左右學問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于教口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諸謹卜祝童謠佳句即席聽之退而默記今悉依當今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今觀是書凡一百條其文與李肩吾尚書故實相同者凡三十八條疑原書殘缺後人妄采李氏書補成卷帙後有宋乾道癸巳海陵卞 圖 跋知宋刊本已然除此三十八條之外固猶屬韋氏原書也

教坊記一卷 說邪本

唐崔令欽撰未詳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樂類

崇文目讀書志樂類通考樂類宋志樂類俱載之鄭氏稱

開元中雜伎始隸太常以不應典禮乃置教坊以

處俳優晁氏稱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

俗事非有益于正樂也今觀其書凡十六條其記

曲名尤詳足有資于考證後記一篇反覆推明聲

色之亡國其垂戒至為深切故書雖猥雜而著書

之本旨自正大也說海亦收入之

幽閒鼓吹一卷說郭本

唐張固撰固里貫未詳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

稱固紀唐史遺事二十五篇後有明願元慶跋亦

同然李師古子孟陽一條起首無李師古三字自

當併李師古跋扈一條為一傳本誤離而二之晁

氏顧氏皆不道就其本數之耳顧氏稱固在懿僖間

采摭宣宗遺事簡要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然書

中併載及元和會昌時事不僅如顧氏所云也其

書多關於勸戒固唐人小說中之翹楚歟普祕笈

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松窗雜錄一卷奇晉齋叢書本

唐李潛撰始末未詳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所載

不著撰人通志同讀書志作韋叡撰通考同宋志

始作李潛松窗小錄然與唐志以下止作松窗錄

者又異唯焦氏經籍志所載則與今本同也作韋

叡者皆字之誤耳前有自序所記凡十六條皆唐

代雜事明皇居其半其敘述最詳整有法故陸梅

谷跋稱此錄蘇頌鸚鵡之對李酒勤儉之陳狄梁

公姨有子不欲其事女主之語雖聖人而言何以

加諸其他奢淫之習文宗謂吾思天下難理則逕

飲醲耐以自醉辭此唐之所以不振也陸跋然其

中又有中宗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一條通鑑考

異斥其誣說則所載亦不盡實錄矣歷代小史所

收較此本脫二條說郭所收又改其題為據異記

云

雲僊雜記十卷說郭本

舊題唐馮贇撰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

讀書志俱不載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始載之俱作

雲僊散錄一卷今本作十卷知作一卷者為字之

誤而以散錄為雜錄當出于後人之妄改也陳氏云

稱唐金城馮贇撰天復元年敘馮贇者不知何人

自言取家世所蓄異書撮其異說而所引書名皆

古今所不聞且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政如世俗

所行東坡杜詩注之類然則所謂贇者及其所蓄

書皆子虛烏有也亦可謂枉用其心者矣洪氏容

齋隨筆亦云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之類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僊錄中事自穢其書近世南劍州學刊散錄可毀趙氏賓退錄又因洪說而申之云雲僊散錄凡三百六十事而接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贊攷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庶兵火燬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是書遂無存者則贊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

鄭記六十三

三

書籍存者極多贊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合上三家之說證之其指摘已無贖義矣故張子賢墨莊漫錄稱為王性之註偽為之確不可易然其書造語頗工多為詞賦家所引用則亦不得而廢之如容齋毀版之云也是本無自序為陶氏所失利于是唐宋叢書藝海珠塵所收均缺之唯吳氏併作一卷而復其雲仙散錄之舊題云

唐摭言十五卷

學津討原本

南漢王定保撰定保南昌人唐光化三年進士為

邑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

幕府至劉勳勳號官至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宋志所載俱無唐字陳氏又載南唐何晦唐摭言十五卷通考同其書久佚後人刊此書因此亦加以唐字耳晁氏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記唐朝進士應舉登科雜事而今本實一百有三門疑晁氏所舉有謬也據第三卷散序條有云定保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于前達問如丞相吳郡公展陸展翰林侍郎漢陽公吳融恩門右省李常侍韋顏翁丞相薄從叔南海記室漢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于

鄭記六十三

三

心退則編之于簡策蓋其所記皆從博諮廣詢而來故能于一代貢舉之制特詳有新唐書選舉志所未備者其所縷述雜事亦足見當日之士風有資勸戒近李兩邨所纂制義科瑣記及淡墨錄猶有王氏之遺意焉是書向推盧氏雅雨堂本張若雲以其間有仍舊本之失處因復據善本是正而付之梓并為之跋冠以提要一篇至稗海所收係刪本說郭僅節錄一卷而已

開元天寶遺事一卷

說郭本

周王仁裕撰仁裕字德簡天水人唐末為秦州節度使官歷仕前蜀後唐晉漢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卷讀書周顯德三年乃卒

志類傳通考俱同書錄解題傳記作二卷宋志

故事類作一卷皆據所見本之各異也晁氏稱蜀亡

仁裕至鎬京采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

十九條而是本止一百四十六條則又為陶氏刪

去十三條矣洪氏容齋隨筆曰俗間所傳淺妄之

書所謂雲僊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

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

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

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

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

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

鄭記六十三

十四

纔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

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

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求以富貴惟張九齡未

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

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頌為

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之可言者固鄙淺不

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國忠為冰山

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國軍

學刊遺事南劍州刊散錄皆可毀竊謂小說家言

得諸委巷聊以資談柄耳不能一一責必實也即

如此書固不必因通鑑曾采其說以重其書亦不

必因容齋屢摘其誤以毀其版況德輦不過長樂老

人之亞斷非博極羣書者尤不必辨其不出于德

輦也歷代小史亦收入之

金華子雜編二卷讀畫齋叢書本

南唐劉崇遠撰崇遠河南人唐末避黃巢之亂渡

直四庫全書著錄作金華子崇文目傳記作金

華子雜編三卷書錄解題通志雜宋志俱同唯陳

氏雜作新讀書志作金華子三卷又云一本題目

劉雜編通考同明文淵閣書目作金華新編其書

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十餘條釐

為二卷而冠以劉氏原序序稱金華子者河南劉

鄭記六十三

十五

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于放牧閒讀其書

想其人恍若遊于金華之境因目云焉云云蓋併

以名其所著書也其書記唐大中咸通以後朝野

雜事于將相之賢姦忠佞藩鎮之強弱盛衰最為

詳悉而談藝志怪亦錯出其中實足以補新舊唐

書之闕攷宋潛溪集有諸子辨謂其駁乎不足議

殆未深攷其書歟是本為海昌周琴厓廣業從大

典本傳鈔者不無譌漏因加較注補綴而係以跋

顧棻厓取以付梓函海所收本無校注說郭僅節

錄一卷

中朝故事一卷歷代小史本

南唐尉遲偓撰偓里貫未詳官朝議郎 四庫全

書著錄作二卷讀書志雜史類通考宋志故事類

俱同崇文日類通志雜史類俱作三卷字之誤也是

書乃其承先主李昇之命記唐宣懿昭哀四朝故

事故曰中朝原本上卷多述君臣事迹及朝廷制

度下卷雜錄神異怪幻之事此本併為一卷僅二

十九條較原本刊落甚夥不足以資攷證說郭僅

摘二條更可笑也

鑑戒錄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蜀何光遠撰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 四庫全

書著錄讀書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三卷蓋

鄭記六十三

共

據所見本異也其前先載劉曦度鑑誠錄三卷據

晁氏稱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攷

之不詳也志蓋誤據別本有劉序而遂分為二書

云晁氏又稱輝夫廣政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

可為世鑒者今觀其書凡六十六條自瑞應識迄

蜀才婦皆以三字標目乃其雜記唐及五代軼事

多談嘲神怪之談實無關於鑒戒與其名殊不相

稱晁氏似未觀其書但據名為臆說也且其所記

多附會荒誕又多載可笑詩文豈特不要諸仲尼

而已直小說之害道者耳此書本有明項氏天籟

閣藏宋槧本後歸朱竹垞故後有同時諸人題識

并經王漁洋手校其書後為吳縣程氏所得鮑涿

飲復與金鄂巖德興趙味辛懷玉方蘭如薰以家

藏鈔本互相質比正譌補闕較漁洋所校更為精

密乃刊入叢書并為之跋冠以提要一篇學津討

原亦收入之說郭僅節錄一卷而已

鄭記六十三

七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三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四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二

小說家類二

雜事中 宋

北夢瑣言二十卷 雅雨堂叢書本

宋孫光憲撰 光憲仕履見編年類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

傳記 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

及陳氏作三十卷宋志作十二卷皆字之誤也前

有自序稱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刊于談次其

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

鄭記六十四

嘉業堂校刊

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

夢作父傳有畋于江南之夢鄙從事于荆江之北

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今觀其書

凡三百二十七條每條各有標目兼附七十二條

書中第六卷至第九卷有一條皆稱聞于劉山甫

蓋即采山甫所著金谿閒談十二卷中事也孟文

稱其本偶亡十不記其三四云其所記載率皆無

雜而行文亦復繁冗未免有意貪多然尚不失之

甚誣頗有裨于考訂非比所著續通麻多不實為

宋太祖所詔毀也盧雅雨以明商氏稗海本殊失

本真乃取葉石君所藏宋本重刊并為之序後有

石君識語說郭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南唐近事一卷 續秘笈本

宋鄭文寶撰 文寶仕履見載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類 書錄解題 偽史類 通考 偽史類 俱作二卷蓋皆別

據一本也宋志 霸作南唐近事集一卷蓋誤衍集

字也仲賢為南唐舊臣故于其國之事見聞最悉

既撰江表志備記朝廷大政而以其文為此書先

成于太平興國二年前有自序其書凡六十則起

晉天福己酉終宋開寶乙亥皆從記李氏三王四

十年間雜事實小說傳記之類不及江表志之得

史體然二書實相須而備故馬陸兩家撰南唐書

鄭記六十四

皆采用其說獨多焉說郭唐宋叢書均收入之

洛陽摺紳舊聞記五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張齊賢撰 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徙居洛陽太平

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諡文定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

宋志 傳記類 俱載之馬氏作十二卷字之誤也是書

乃其景德乙巳知青州時所作前有自序稱余未

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縉紳舊老善為余說

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退而記之旋失其本邇來

營邱返思曩昔縉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

餘事因編次為五卷命之曰洛陽縉紳舊聞記今

觀其書凡二十一篇每篇各有標題敘述極為詳

贍誠可以當別傳外傳之比而有資于讀史之攷證矣然中有五六篇如泰和蘇揆父鬼靈及虔州記異之類皆屬神怪之談真所謂其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也是本鮑渌飲借吳氏池北草堂較宋本開雕說郭僅節錄一卷而已

南部新書十卷 學津討原本

宋錢易撰 易字希白吳越王侁之子 四庫全書

著錄讀書志 類雜史 書錄解題 類故事 通攷 傳記俱載之

晁馬兩家俱作五卷據嘉祐丙申其子 明逸 序稱

成編五列卷十蓋兩家誤以冊為卷也是編乃其

于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時所

鄭記六十四

作每卷以十千分紀凡八百五十七條計三萬五

千言所記皆唐及五代軼聞瑣語以及國憲家猷

前言往行無不雜然備載足有裨于考證故 明逸

稱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

巨善惡足為鑒誠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

報應可以警里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

讓可以勵節概機辨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誌難

知而廣多聞云是書世所傳者多摘錄之本張若

雲得吳門黃氏士禮居傳鈔本間有脫誤處以黃

琴六所藏趙清常校本訂正付梓并跋其後冠以

提要一篇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王曾撰 曾字孝先益都人咸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諡文正 四庫全書著錄無公字

書錄解題 類傳記 通考 傳記 宋志 類傳記 俱載之陳馬兩

家皆作王沂公蓋據所見本異也宋志無此四字

省文爾陳氏稱是書記開國以來雜事凡三十六

條而今本止三十四條非陳氏誤四為六即今本

脫去二條也所記皆太祖太宗真宗時廊廟舊聞

又有一二條及仁宗初年事孝先于朝章國典本

所諸習故敘述皆得其實李巽巖所以全采其文

入所撰通鑑長編也說郭歷代小史學津討原均收

鄭記六十四

入之

丁晉公談錄一卷 百川學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讀書志 類雜史 書

錄解題 類傳記 通考 傳記 宋志 類傳記 俱載之晁馬兩家

俱作三卷字之誤也晁氏稱皇朝丁謂撰多皇宋

事每章之首皆稱晉公言不知何人為潤益初董

志彥得之于洪州潘延之家延之晉公甥疑延之

所為今觀其書凡三十一條雖皆謂所談當代之

事而不皆稱晉公言與晁氏所見本異或後人刊

落之耳然所見謂事皆溢美而詆寇萊公又過甚

晁氏疑延之所為理或然也說郭歷代小史均收

入之

歸田錄二卷 學津討原本

宋歐陽修撰 天聖八年修 仕履見詩類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

解題通考通志宋志 類傳記 俱載之通志作五卷宋

志作八卷皆字之誤也是書乃其作于致仕居穎

之後故名曰歸田前有治平丁未歲自序卷末又

有自記稱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

夢卜近帷薄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

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

法而小異于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也今觀其書凡

一百十五條多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

鄭記六十四

五

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所錄皆有根據

誠可以匹國史補矣文忠集亦收入之在神宗時

已有單行本云

江鄰幾雜誌一卷 彙編本

宋江休復撰 休復字鄰幾陳留人刻本誤題為臨 川人舉進士官至刑部郎中修起居

注 四庫全書著錄作嘉祐雜志二卷讀書志通

考俱作江鄰幾雜志三卷書錄解題宋志俱作嘉

祐雜志三卷蓋其書一名嘉祐雜志其作一卷作

二卷者乃併其卷帙之異耳其書皆記當代軼事

兼及雜說鄰幾為歐陽永叔之執友故記所見聞

不同委巷之談間有失之舛誤者亦屬寥寥無幾

說郭僅節錄四之一而已

涑水記聞十六卷 學津討原本

宋司馬光撰 光仕履 見禮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類書錄解題 類傳記 俱作十卷宋志 故事作

三十二卷蓋據所見本各異也是書乃其記賓客

所談祖宗朝及當時雜事而作起太祖訖神宗一

一注明某人云云于各條之下故日記聞其不及

注明者或傳寫者佚脫也蓋溫公欲輯錄宋事撰

資治通鑑後紀故多記國家大政以儲作史料也

雖後來未及屬草而即留為修神宗實錄之取材

焉紹聖初蔡京等重修神宗實錄乃悉為刊削即

鄭記六十四

六

此書亦幾遭毀版益知此編皆無曲筆徇人之處

足以傳信于後世矣是書傳本不一文雖無甚同

異而卷數不齊或多複見之條惟 武英殿聚珍

版所定十六卷本考校盡善非他本之可比張若

雲即據以付刊并跋其後冠以提要一篇說郭僅

節錄一卷而已

東齋記事五卷補遺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范鎮撰 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官至翰林 學士以戶部侍郎致仕卒諡忠文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十卷

宋志 傳記 作十二卷晁馬兩家又皆無事字原本

久佚無從考其書名卷數孰是明文淵閣書目尚

載其一冊故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今館臣即據以錄出分爲五卷又取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所引續爲補遺一卷是書成于元豐中前有自序稱予既謝事日于所居之東齋返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今觀其書所述多祖宗善政時方行新法故有魚藻之意晁氏稱崇觀間以其及國朝故事禁之蓋蔡京惡其與王介甫異議耳非景仁有所誹謗及君父也惟于鬼神夢卜之事率收錄而不遺雖取其有戒于人究不免裨官之習矣張

鄭記六十四

七

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孔氏談苑五卷

藝海珠塵本

舊題宋孔平仲撰

平仲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

四卷此本爲吳稷堂以意分析之耳按宋志有孔平仲稗說一卷雜說一卷而無是書其稗說雜說兩種俱未見有傳本趙行之賓退錄以此書必非孔氏真本今攷其所記當時雜事多與宋人雜記小說相出入疑後人取稗說雜說爲主而雜摭諸書以傅益之其不見于他書者或卽其所作稗說雜說之文也茲以其宋人舊帙尙可以備參考不得因其依託之書而置之爾說郭及唐宋叢書所

收均作四卷云

澠水燕談錄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王闢之撰

闢之字聖塗青州人治平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邑河東

四庫

全書著錄據明商

維濬

碑海本讀書志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所載俱無錄字攷

維濬

所刻缺第十卷

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非足本也是本

乃鮑渌飲從虞山趙清常家藏本重刊前有紹聖

乙亥自序稱澠水燕談者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

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談說也余登科從

仕不出泉州縣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間

接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

鄭記六十四

八

十餘事編爲十卷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得錄之故無先後之序今觀其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分十七類帝德十八事讜論十一事名臣五十事知人四事奇節十三事忠孝十五事才識十三事高逸二十二事官制二十七事貢舉十四事文儒附十四事先兆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同歌詠二十四事書畫十一事志三十三事雜錄三十六事談諺二十三事與其序所云無先後之序不合當出于傳其書者所分也所載雖未能符三百六十餘事之數然較稗海又多三十一事亦可謂繁然完備矣前又有元祐己巳吳思復中行題語稱是書大

抵進忠義尊節行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于賦詠
談話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
矣是本目錄後有李北苑跋卷末有滌飲跋說郭
僅節錄一卷云

國老談苑二卷 百川學海本

舊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國老閒談夷門君玉撰不著
其姓然則今本書名及王字皆後人所改所增也
其書凡八十八條專記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
朝遺事而不及英宗朝當即作于是時其于當代
士大夫褒貶無所假借是以不敢著其名氏即君

鄭記六十四

九

玉二字亦恐非其表字也惟其當英宗時去四朝
不遠見聞尚無異辭故足以供宋史所取材說郭
本題宋王銍撰殊誤銍字性之非字君玉也歷代
小史及學津討原所收皆即此本云

湘山野錄三卷續一卷 學津討原本

宋釋文瑩撰 文瑩字道溫錢塘人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總作四卷宋志止作三卷通考作三卷又續三卷
錢氏讀書敏求記 三 所載明成化間尹直等奉敕
編纂本又作續錄二卷今本續一卷其頁數與前
三卷頁數相等知明刻之妄分也馬氏作續三卷
字之誤爾是書作于熙寧中多紀錄北宋事蹟凡

名公鉅卿高僧韻士風雅醇酢著筆更詳其曰湘
山野錄者以其作于荊州之金鑾寺也錢遵王稱
宋通鑑辨宋太祖太宗傳禪之誤蓋自李燾刪潤
湘山野錄改之并載野錄謂太祖太宗對燭影不
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
太祖職地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遂不免有畫蛇
添足之病今檢此書字句恰好符合知燾當所見
者亦宋刻也然則此本實無指斥逆節之詞後人
因巽巖刪潤字句之譌而并誣及此書未免皁白
不分矣近邵聞仙從黃蕘圃家鈔得宋槧本因取
津逮祕書本詳加校訂張若雲為之跋而刊之并

鄭記六十四

十

存毛子晉後跋冠以提要一篇

玉壺清話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釋文瑩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玉壺野史蓋據
兩淮采進本也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
玉壺清話是書成于元豐戊午前有自序稱玉壺
者隱居之潭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
初至熙寧間君臣行事之跡禮樂憲章之範惜其
散在眾帙不能盡覽因取其未聞而有懲勸者聚為
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為李先主昇特立傳
釐為十卷今觀其書體例與湘山野錄略同所紀
間有傳聞失實處然其他多與史傳相印證實可

與野錄一書相輔而行道温以方外之士留心當代故事如此亦從來所未有也是書脫誤相仍久無善本近吳枚菴聖鳳所手校者最為精核鮑澂飲取以刊入叢書而為之跋并存放菴二跋于後墨海金壺所收作玉壺野史係從 文瀾閣本寫出說郭僅節錄一卷而已

談藪一卷 古今說海本

舊題宋龐元英撰元英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宋

志及諸家書目俱不載蓋明代人所偽撰也况懋賢為元豐間人何得記及寧宗理宗時事此其依託之顯然者也大都從說部中錄出二十五條別

鄭記六十四 上

為標目當出于書賈所為後人不加深考而采用其書陶珽且摘取十一條補入說郭為一種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 津逮秘書本

宋邵伯温撰伯温字子元河南人康節之子也元祐二年以經行薦南渡後官至利路

轉運副使 四庫全書著錄曰前錄者以別其子公濟

博之後錄也書錄解題類 通考雜史 宋志傳記 俱

作邵氏聞見錄宋志止作一卷蓋誤脫也前有紹興王子自序卷一至卷十六皆記北宋一代故事

尤詳于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分黨蓋子元生當其時見聞較切所以詳哉其言也卷十七記雜事凡

十二節則頗具端末其于洛中形勢三致意者似

有感于當時不都洛而都汴以致失其險阻爾卷十八至末記節言行蹟涉妖妄總文內喜談前知不免變本而加厲也周平園必大 稱是書頗多荒唐見呂獻可 究屬言之過當然以之品定此三卷則得之矣此書為子元所編次詳見其自序中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後山談叢四卷 續秘書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字無己號後山彭城人以薦為棣州教授徽宗時官至秘書省正字

四庫全書著錄通考作六卷蓋據所見本異也今攷後山集亦作四卷宋志作談叢究理一卷攷

集中本有理究一卷次談叢之後此乃誤倒其字

鄭記六十四 上

而談叢下又誤脫去卷數也是書所記皆宋代雜事凡二百七十一條洪氏容齋隨筆稱後山談叢

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實如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乃

建議使行邊及丁文簡因杜祁公一語之戲而陷蘇子美以撼祁公丁晉公以白金賂中使尼張乖

崖之進與張乖崖聞逐萊公而買田宅以自污攷之諸公出處日月皆不合前四事所係不細乃誕漫

如此蓋前輩不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為美聽疑若可信故誤入紀述後山之書必傳于後也懼

貽千載之惑子是以辨之按容齋去後山不遠而

不以此書爲贗託知陸放翁老學菴筆記疑其僞
又疑其少作皆不然也說郛唐宋叢書均節錄一
卷云

畫漫錄一卷 說郛本

宋張舜民撰 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研齋邠州人進士第爲襄樂令官至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
書志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家錄作集按芸叟
所作詩文名畫漫集此編自當稱錄爲是其稱集
者字之誤也其書凡一百三十條皆記所見聞頗
存臧否卽如新唐書五代史記自吳廷珍糾繆纂
誤外無不遵爲典訓而芸叟皆屢致不滿殆于黨

鄭記六十四

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至其記徐禧之事殊涉
誣妄此殆芸叟惡其人而醜之不顧是非之公從
來小說家之通弊不獨是書爲然也

孫公談圃三卷 學津討原本

宋劉延世錄所聞于孫升之語也 延世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京後遷天章閣待制紹聖初謫江州升之字述之臨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
無孫公二字前有建中靖國元年述之序稱紹聖
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
嶺表惟閩郡獨孫公一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竊
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養

所行之大節于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
談圃今觀其書凡一百一十一條又據王氏野客叢
書所載補遺三條所述當時事蹟多得其實而于
王介甫蘇東坡程正公俱有不滿之辭蓋于蜀洛
二黨皆無所偏附而孤行其意者則此編當爲公
議矣其書刊于乾道丙戌其孫 堯 又爲之序張若
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付梓并跋其後冠以提要
一篇說郛百川學海歷代小史均收入之唯無補
遺三條耳

侯鯖錄八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趙令時撰 令時字德麟自號聊復翁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頴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四庫全書著
錄讀書附志 雜說類 宋志 傳記類 俱載之宋志作一卷
字之誤也前有明正德乙亥涿鹿頓 銳 序稱漢樓
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唇舌之稱爲
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世謂之五侯鯖
聊復翁以才美見喜于二蘇文忠嘗取諸僑先佳
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談隱語奇字
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證著之爲書名
曰侯鯖錄意亦如書之味比鯖也今觀其書所載
誠屬詳明爲考古者所不廢而于辨傳奇崔鶯之
事獨占至一卷且就元微之會真記分填商調蝶

鄭記六十四

試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戀花詞一十二闕以紀其事未免近于淫褻後來
朱竹垞洞僊歌諸闕疑其濫觴于此此皆流宕自
放有乖大雅者也然德麟所與交遊酬唱皆一代
勝流故隨筆記錄典型終在是固不可執此一卷
而併廢其全帙矣其書稗海亦載之誤書脫簡殊
不耐觀鮑渌飲以家藏舊鈔本參合別本校訂付
刊并爲之跋說郭僅節錄一卷益無足觀

原本泊宅編十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方勺撰 勺仕履見雜史類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著錄

仁聲由浦江奉親居杭州之清波門外又嘗居烏

程之泊宅邨邨以唐張子同 志和 泊舟之所得名

鄭記六十四

五

本亦婺州人也仁聲慕同里之高陽故因以名其
書所載皆當代遺聞軼事以及地理雜記詩文亦
詳頗爲精贍其于王介甫張天覺諸人俱加以貶
辭無所回護足見其是非之公間有失實處亦百
中之一二耳前有丹陽洪慶善 興祖 序此書顧棻
厓以明隆慶中無錫秦氏藏本校刊實較稗海三
卷之本爲備當屬方氏原本惟稗海本雖非全書
然亦有數條出于是本之外者其間亦間有異同
詳略盧抱經 文弼 曾合兩本而一之于異同詳略
處時就已意翦裁稍失古書之舊則不及此本遠
矣說郭僅節錄一卷更無足重輕云

泊宅編三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方勺撰 四庫全書著錄乃商 維濟 稗海所載

本雖不及秦氏藏本之半而敘事間有詳于秦本

者如記青溪方臘事于當日玩寇棄城之輩皆詳

著其事而秦本反諱而不書其他亦多類此蓋此

爲初稟後來加以芟潤又增至十卷以爲定本爾

盧抱經復取兩本會而爲一交左易右移後從前

于是無復有一條遺漏者矣然于秦本既失其真

而于此本又改其舊究不如各自爲書俟讀書者

自爲采擇可也書中間有附注當出于宋人鮑渌

飲又略加以案語而顧棻厓爲之重刊并跋其後

鄭記六十四

六

冠以提要一篇

甲申雜記一卷 聞見近錄一卷 隨手雜錄一卷

補闕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王鞏撰 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旦之

監筠州酒稅後 四庫全書著錄無補闕一卷據

提要所載知已散入書中矣書錄解題傳記類載

聞見近錄小說類載隨手雜錄而無甲申雜記通

考兩處俱同宋志載甲申雜記聞見近錄而無隨

手雜錄蓋本各自爲書也至補闕乃其從曾孫從

謹所輯以附三書之後各爲一編總題曰清虛雜

著是編皆記北宋遺聞甲申雜記凡四十一條起

仁宗迄徽宗崇寧而止曰甲申者崇寧三年也聞見近錄凡八十七條起太祖迄神宗而前四朝事爲多中有二條乃周世宗事隨手雜錄凡三十三條後周南唐吳越各一條餘皆宋事迄于英宗初年三書作非一時而體例略同所記多朝廷大事頗近雜史故足以補史傳所未及然皆同涉神怪尚不脫小說之習補闕凡二十六條皆以補聞見近錄之闕若甲申雜記止一條耳前有紹興甲寅張子邦基序末有隆興癸未從謹跋鮑浚飲得宋刊甲申雜記聞見近錄本又得曝書亭校隨手雜錄及補闕本彙而刊之并爲之跋說郭所收甲申

鄭記六十四

鐵圍山叢談六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蔡條撰

條字紉之自號百衲居士仙遊人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自

死

以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及條氏經籍志俱作五卷惟錢氏讀書敏求記三所載係明

嘉靖庚戌雁里草堂舊寫本其卷數與是本合蓋是本卽錢氏所藏本校刊也舊皆作五卷者殆傳寫之誤歟是書乃其謫鬱林博白時所作故以其地之山名書其書上自乾德下及建炎中間二百年軼事無不詳誌備載聲動聽然多爲其父文過

飾非與所作北征紀實歸罪于童貫蔡攸者同一用意攸卽其長兄于此編亦不少寬假蓋有宿怨未消借記述以報之耳其人實不足道而其書尙有足取者以其久直中禁所記徽宗時一切制作始末究與傳聞者不同故多足以資攷證焉此本鮑浚飲以錢氏舊本開雕而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參校并爲之跋又從盧氏抱經堂本附錄寬山不著一卷跋于後說郭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錢氏私志一卷

古今說海本

宋錢世昭撰

世昭太尉極之從子官迪功郎秀州嘉興尉

四庫全書

鄭記六十四

六

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錢氏讀書敏求記始載之末有白序稱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事上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蓋纂錄其叔父恂之所述見聞舊本或卽題恂撰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惟演撰皆謬也今觀是書凡十八條皆雜述家世見聞而中有一條記歐陽永叔事頗極醜詆并言永叔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善談云云然則錢氏父子明明以記載爲報怨之

計豈止文人相輕而已哉歷代小史所收較之此本則岐出在翰苑時一條下尚有明年中秋以下十行及郭傳師太尉一條而無自序又有燕水風俗一條說郭本雖有自序及燕水風俗一條而明年中秋十行及郭傳師一條俱無之又無宋相郊居政府一條元豐開未閣使一條云

道山清話一卷 百川學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宋志有道山新聞一卷注云不知作者當即是書陳氏云不知何人跋語稱大父國史在館閣久多識前輩著館祕錄曝書記與此而三兵火

鄭記六十四

五

散失近得此書于曾仲存家未題朝奉大夫暉亦不著姓按是跋今本亦載在後作于建炎庚戌乃暉跋其祖之書非暉自撰其姓已不可考而說郭本竟題為王暉撰不知何據且祖孫斷無同名之理此則不值一嘆矣其書凡一百三十四條皆記北宋雜事迄崇寧五年而止當即成于是時也其于王介甫深致譏諷而又不滿程正公劉莘老知其為蜀黨中人故獨詳于蘇黃晁張諸人則所記亦不能持其平矣所以不明著姓名非無因也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所收僅節錄五十四條而已

唐語林八卷 墨海金壺本

宋王讜撰 讜字正甫長安人以其書攷之蓋崇寧大觀人也 四庫全書

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同讀書志作十卷未詳撰人宋志又作十一卷陳氏稱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做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為五十二門中興書目十一卷而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又云一本八卷今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然則作十卷十一卷者皆所據之本不同也自明以來其書已佚僅存嘉靖初相城齊之鸞所刻殘本二卷凡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夙慧豪爽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十八門今

鄭記六十四

五

館臣析為四卷又從永樂大典校補四卷以復陳馬兩家之舊至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因略以時代為次無時代者編附于後而存其原序目于首所記故實言行多與新舊唐書相發明非標舉清談如劉氏書之用意也張若雲即遵 武英殿聚珍版校梓冠以提要一篇說郭歷代小史均止節錄一卷而已

珍席放談二卷 函海本

宋高晦叟撰 晦叟代履無考蓋崇寧以後人也 四庫全書著錄

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明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世無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

分爲二卷凡七十三條所記北宋舊聞始太祖迄哲宗于朝章國典前言往行敘述頗詳多可以補史傳之闕遺攷東都之掌故其間持論閒有失其平者後人分別觀之可也李兩邨得館本重刊而爲之序則全襲提要之文耳

萍洲可談三卷

墨海金壺本

宋朱彥撰

或字無惑烏程人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俱載之而百川學海說郛續祕笈所收均止節錄一卷蓋其原本久佚惟有殘闕之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校補仍分爲三卷以復其舊至陳氏稱其有宣和元年序竟無從錄入矣是書所

鄭記六十四

三

記國典朝章民風土俗以及瑣事軼聞足以資攷證垂勸戒蓋其父服嘗使于遼後帥廣州故多述其父之所見聞非皆無惑一己之見也然父初與東坡兄弟游後又黨于舒亶呂惠卿故間有數條頗抑二蘇而揚舒呂諸人究不足以爲定評矣張若雲從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張氏可書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張知甫撰

知甫始末未詳以其書考之知其子宣和初嘗官汴京入南渡後尙存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明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不著名氏攷葉氏愛日齋叢鈔曾引及之知爲張知甫書耳其書已佚今館臣從

永樂大典錄出凡五十條于徽宗時朝廷故事追述特詳蓋就其當日所目擊者言之頗足以垂勸戒其他軼事異聞亦足以資談柄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同一用意也張若雲從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函海亦收入之

昨夢錄一卷

說郛本

宋康與之撰

與之字伯可一字叔聞號退軒滑州人南渡後流寓嘉禾附合秦檜撰爲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是書凡九則皆追記汴都遺聞其敘頗詳尙于考證有裨閒涉語怪不脫小說之習其曰昨夢者以其在南渡後記東京之事也然較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則去之千里矣說海亦收入之

鄭記六十四

三

楓窗小牘二卷

說郛本

舊題宋袁褰撰

褰字□□彥方之孫河南陳州人仕履無攷

四庫全

書著錄作不著撰人名氏倪氏宋志補亦題袁褰撰但據書中袁良碑一則知其姓袁查初白蘇詩補注卽指爲袁褰蓋因此本所題而誤褰爲明人非撰此書者也其人上及見徽宗崇寧下及見寧宗嘉泰故舊本題爲百歲老人前有小引稱予迫猝渡江僑家臨安山中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云云知其爲生長北方之人故多記汴京故事凡六十五則頗爲詳明足資攷證惟辨洪

芻爲無辜獲罪一則乃大紙繆耳唐宋叢書廣祕笈均收入之

南窗記談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蓋作於南北宋間也所記凡二十三條多記北宋盛時名臣言行以及攷證典故頗爲詳明間涉語怪至割取韓退之謝自然詩前半首以證白日上升尤近于誣不脫小說之習鮑渌飲從文瀾閣本寫出付梓冠以提要一篇墨海金壺亦收入之

默記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鄭記六十四

宋王銍撰 銍字性之汝陰人紹興初以爲樞密院編修官 四庫全書

著錄作三卷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是書所記凡一百二條皆汴京朝野軼事頗具端末間有舛誤而可徵者居多特未能除去小說習氣喜于語怪耳未有攷證曹子建感甄賦事而援李義山詩以實之可謂煩而無當乾隆壬寅葉石君 樹廉 識其後說邪說海歷代小史所載均節錄本云

高齋漫錄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曾慥撰 慥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直實文閣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世無傳本惟說海歷代小史學海類編俱載有節本今館臣卽以學海類編

本從永樂大典校補尙得五十七條所述皆當代典章士大夫言行以及詩文評論諧戲雜語頗可以資法戒供談笑總不外乎所著類說之意云爾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步里客談二卷 墨海金壺本

宋陳長方撰 長方字齊之號唯室侯官人紹興八年進士官陰縣學教授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所載作唯室先生步里客談一卷不著名氏胡伯能所撰行狀作步里談錄二卷蓋各據所見本載之也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爲四十九條又據說邪本增入五條類爲二卷以復胡氏所載之舊上卷皆記北宋諸

鄭記六十四

臣言行于邪正是非之間判斷頗爲有見下卷皆討論典籍評論文章亦多可采其曰步里者齊之所居地也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說邪亦止節錄八條云

北窗炙輠二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施德操撰 德操字彥執一字持正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宦坎壈而死 四庫全書著錄作北窗炙輠錄倪氏宋志補同其書皆評論當時賢士大夫言行可爲世法者間及瑣事雜說亦皆正言莊論絕無滑稽之態不識何有取于史記瀟子髡事而名其書也未有朱竹垞全謝山二跋謝山稱是書危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

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書旨微言多所收拾足資參考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云鮑渌飲以蘇州吳氏塵外軒藏本秀水朱氏曝書亭寫本參校付刊并爲之跋

聞見後錄三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邵博撰 博字公濟伯溫子也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俱作二十卷字之誤也解題雜史類聞見錄條下所稱俱作三十卷以其父子元有聞見錄故此以後名然所記與前錄體例相同而宗旨迥異其持論駁雜尤有乖于家法惟所辨訂經史文藝頗有灼見其必欲宗蘇氏而排程氏與其父異趣

鄭記六十四

重

者蓋以程學之徒未及推尊康節故有意以報復之其識見最爲淺陋至其歷記洛陽名公卿園林殊于地理有裨故雖與其父書不類亦復時有可觀此其所以與前錄並傳于後歟書成于紹興丁丑自爲之序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耆舊續聞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陳鵠撰 鵠號西塘其先南陽人南渡後所居未詳嘉定中滁州教授 四庫

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亦載之是書皆敘述兩宋聞人遺事多掇拾諸家文集家傳而成其例本注所引書于下故往往不改其稱乃閱時既久展轉傳鈔多所脫漏以致有似自述者有似子孫之詞者

反于體例有乖其實原書不如是也其所錄舊聞緒論皆有端末而于品評文藝尤有根據即聞及怪異亦寥寥可數耳其曰續聞者當先有正集而佚之矣鮑渌飲所藏凡兩本又借吳縣吳枚庵吾鄉丁小山兩家鈔本參互讎比而付之梓并跋其

後

獨醒雜志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曾敏行撰 敏行字達臣自號獨醒道人吉水人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按達臣之曾祖及祖在熙寧中皆不屑以王氏新學求進故守其家法而不變所與游皆當世正人是書就所見聞隨筆雜記

鄭記六十四

重

其子 三聘 始編次成帙前有漳熙乙巳楊誠齋 萬里 序稱其書于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具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事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聞見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其推重也至矣蓋所載兩宋軼聞居多是非皆不詭于正足于史乘有裨而不免間有疏舛者由其書體近小說專事記錄而不主考證故也後附錄樊 仁遠 所撰行狀胡 銓 所撰哀詞又有周必大謝 謬 樓 趙汝愚 陳 傅良 尤 袤 及 三聘 七 跋

此書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別無雕木鮑涑
飲始為重刊云

清波雜志十二卷 別志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周煇撰 煇字昭禮邦彥之子祖居錢唐 四庫

全書著錄宋志止載別志二卷蓋誤三為二而又

脫去雜志也前有紹熙王子自序稱煇早侍先生

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

三暇日因筆之時居都下清波門日為清波雜志

越三年又自序別志煇嘗作志十二卷復省記平

昔見聞尚多遺佚乃哀為別志三卷是別志所以

拾雜志之遺也其書皆記兩宋間君臣雜事并其

鄭記六十四

三

家祖父遺事及自所歷之事以及雜說瑣聞而于

王介甫頗致回護蓋其曾祖與介甫為親串雖其

私意所在而尚不敢詆斥當時正人則猶存直道

之公故多可以補史之闕是又不得以門戶之見

少之矣前又有紹熙癸丑古括張 貴謨 序後有康

熙丙申曹 炎 跋及鮑涑飲二跋別志後有涑飲三

跋而冠以提要一篇

揮塵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津

述祕書本

宋王明清撰 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 四庫全

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及倪氏宋志補俱載之惟

陳馬兩家于前錄作三卷餘話作一卷為異耳仲
言為性之 銜 之子曾公衮 紆 之外孫故于舊家遺

聞前言往行多所記憶是編前三錄皆紀朝廷故

事餘話則兼及詩文碑銘之類先輩所謂塵譚之

緒餘也然皆其劄記之文不同尋常說部故篇幅

恢擴究極端末洵足以備兩宋之舊聞矣以其隨

得數卷即付諸梓故分為四集惟曾布即公衮之

父故于布及王介甫皆曲為頌揚而反詆斥米元

章未免失之不公耳前錄冠以實錄院牒末有自

序及跋又有程 迥 郭 九惠 毛 晉 三跋及李 原 一簡

後錄末有自序及王 禹錫 毛 晉 二跋三錄末有自

鄭記六十四

三

序及毛 晉 跋餘話末有趙 不諱 毛 晉 二跋 晉 又以

書中所載李元升上廣汴賦未列其文因代為補

其後云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百川學海說郭歷

代小史均節錄二卷唐宋叢書止節錄一卷或二

卷而已

玉照新志五卷 學津討原本

宋王明清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六卷倪氏宋志

補同錢氏讀書敏求記三作五卷則與是本同也

是書成于慶元戊午蓋亦繼揮塵諸錄而作者也

前有自序稱得玉照一于友人鮑子止又獲米南

宮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

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間有奇怪諧
謔亦存乎其中今觀其書所載之文篇幅亦極冗
長而多語奇怪諧謔之事其于朝野舊聞前人逸
作亦間及之大都可以補揮塵諸錄之闕再益之
以投轄錄而奇聞異事亦頗備矣張若雲以吳方
山所藏秦西巖手錄本付諸剞劂并識其後冠以
提要一篇 寶顏堂祕笈唐宋叢書皆載有六卷
然刪削竄亂俱非完帙耳

四朝聞見錄五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葉紹翁撰 細翁字嗣宗龍泉人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職則不可攷矣 四庫

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類 雜史類 亦載之是編分甲乙

鄭記六十四

五

丙丁戊五集以記高孝光寧四朝事跡凡二百九
條每條各有標目不分時代惟丁集祇載寧宗卽
位慶元丞相及慶元黨三事爾嗣宗當理宗之世
正理學大昌之時故其學一宗朱子但其所記載
有涉于朱氏者皆直書無諱足知其是非之公雖
體裁稍嫌煩碎不脫小說之習然宋自南渡以後
記載頗略是書亦足補其闕遺不似李秀巖要錄
雜記二書止備高宗一朝之事已也鮑渌飲刊此
書時以卷末有祕書曲水硯一條詳及王大令保
母墓甄因取高江邨家所藏周草窗搨本鉅卷及
宋元名流題識手錄一卷附刊卷末俾覽者益加

詳焉又戊集中所載追封岳侯制詞有與今本金
陀稗編所載字句小異故附刊今本于卷末說郭
僅節錄一卷云

清夜錄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宋俞文豹撰 文豹字文蔚一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俱載之其書凡二十三條皆記當代舊事大都已見之他書者文蔚又從而敘述之殊嫌叢雜少緒然此本尙屬原書若說郭所收較此缺四條歷代小史所收較此缺二條矣

養疴漫筆一卷 說郭本

宋趙潛撰 潛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知建寧府 四庫全書存

鄭記六十四

三

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其書多記宋代朝野瑣
事并及醫方凡三十一條大抵采掇諸書成編而
不注出處提要所載秀水朱氏藏本間注出處此
本當爲陶氏所刊落耳說海亦收入之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津逮祕書本

宋周密撰 密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

志 雜家類 同倪氏補元志作雜識一卷新識四卷後

識四卷續識二卷焦氏經籍志又止總作四卷蓋
皆未見其書也是編前有自序稱余臥病荒閭來
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

喜可匪以警以慰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者固不少然求一二于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癸辛蓋余所居寓云按癸辛街在杭州公謹自湖寓之因以名書猶許用晦之稱丁卯集以別墅在潤州丁卯橋而名云爾其書大致雖與所作齊東野語相近然多記瑣事雜言不及朝廷大政故今不與野語同入雜家而入之小說觀其自序所云便知兩書體例之各異矣惟所載遺文佚事多有裨于考證究非尋常小說之可比也間及男媚過癩諸穢褻者亦聊以垂戒耳不足以爲全書之累各集之末俱有毛子晉跋 學津討

鄭記六十四

原亦收入之說郭僅節錄一卷而已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四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五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三

小說家類三

雜事下 元至 國朝

東南紀聞三卷 墨海金壺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雜

類亦載之蓋宋末元初人所作也原本久佚卷數

無考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三卷錢氏即

遵館本卷數載之耳其書乃追記南宋時事故曰

東南間涉北宋及古事者不過連類及之凡八十

鄭記六十五

四條頗足以補史傳之遺而紀載失實者亦時有

之甚至記及長沙推官陳某見南岳夫人事尤小

說中無稽之談也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錄出校

梓冠以提要一篇

山房隨筆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蔣子正撰 子正字平仲里貫未詳嘗爲 四庫

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雜家亦載之是書所記凡

四十六條多宋末元初之事頗類詩話而敘賈似

道誤國始末及木棉菴事尤詳足以補史書之闕

然間有附會處究不脫小說氣習未有鮑淥飲跋

說郭說海歷代詩話所收均節本耳

歸潛志十四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劉祁撰 祁字京叔渾源人金太學生舉進士不就試魁南選充山西東路考 四庫全書著錄
試官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
倪氏錢氏補元志 類史 俱載之前有歲乙未自序
稱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其言論談笑想之
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又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
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
潛者予所居之堂名也案乙未歲當元太宗在位
之七年即金亡之次年故有志於歸潛後仍出仕
於元所謂名不副其實也其書卷一至卷六為金
末諸人小傳卷七至卷十雜記瑣聞軼事卷十一

鄭記六十五

記哀宗亡國事卷十二記崔立作亂劫羣臣立碑
事而附以辨亡論一篇自是以至末卷皆其語錄
詩文及同時人投贈詩文其編次極有條理實非
隨得隨書者也後來修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然
此書乃小說體不可以入雜史惟其論金一代之
盛衰興亡實為確當足以備後世之殷鑒焉是書
元至正閒其鄉人孫和伯曾梓行之盧龍趙穆識
其後鮑淥飲得萊陽趙氏傳鈔本再假文瑞樓抱
經堂諸本校正付梓并為之跋又於卷末續錄郝
經哀辭一篇王 懌 詩一首及補箋三則又月附錄
金史文藝傳王漁洋是書序錢遵王讀書敏求記

三篇及宋 定國 李 北苑 盧 文弼 三跋 武英殿聚

珍版亦收入之

山居新語四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楊瑀撰 瑀字元誠杭州人天祿間擢中瑞司典簿後官至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
帥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 類史 亦載之是
書乃其於至正庚子致仕以後所作故曰山居新
語前有楊鐵崖序稱其備古訓類說苑擴國史之
闕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繩前人之愆天留人妖
垂世俗之警視妖詭姪佚敗世教者遠矣今觀其
書大致似陶南邨輟耕錄而所記亦頗不猥雜誠
有益於世道有資於談柄有助於信史且有裨於

鄭記六十五

考證實非陶氏書所可及也未有自撰後序說邪
所載僅節錄本云

樂郊私語一卷 鹽邑志林本

元姚桐壽撰 桐壽字樂年陸州人順帝後至元中嘗為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至正中流寓
高海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亦載之至正
年間寇亂相仍獨海鹽未遭兵燹樂年避居茲邑
而作是書因題曰樂郊私語其書凡三十一則皆
記當時軼聞瑣語以為遣撥旅懷之計故多類小
說體然亦有可補史傳之闕者閒有辨證亦皆精
確後附楊鐵崖所作其兄大年椿壽墓志銘蓋欲
藉此書以傳人也書成於至正癸卯自為之序前

又有沈孝徵小引末有彭篤福跋

遂昌山人雜錄一卷 讀畫齋叢書本

元鄭元裕撰元裕字明德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四庫全書著錄無

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

山人二字倪氏補元志雜家俱同焦氏經籍志作

遂昌山樵雜錄此本作山人據錢遵王家影元鈔

本也明德生於有元中葉寓家平江見聞最廣所

述宋季遺聞及元代軼事凡四十六則極為詳贍

頗足徵信其題遂昌山人者以示不忘本也未有

鮑淥飲跋稱其記西湖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七

人蓋一人之譌也其說甚確說郭說海歷代小史

鄭記六十五

均節錄本云

農田餘話二卷 廣祿笈本

舊題長谷真逸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其

書雜記瑣聞軼事而元末及張士誠竊據時事為

多中述至正壬辰紅巾寇入杭丙申淮寇入姑蘇

事皆所親歷而又述及洪武甲寅乙卯之事蓋元

明間人也後有正德庚午蘇臺張翼南伯志一條

疑即張氏所附益斷非原書所應有矣

輟耕錄三十卷 津逮秘書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

文志焦氏經籍志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是編前有

元至正丙午孫大雅作序乃南邨在元末所作故

稱明兵日集慶軍曰江南游軍而入明後不追改

耳南邨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朝章國典援引

證辨頗有資於史乘下逮邨里膚言詩話小說種

種錯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其

錄及王雪山質紹陶錄中栗里華陽二譜蓋取以

自況也至所載發宋諸陵事殊多譌逸末有成化

己丑華亭彭璋識語以訂補其未備焉歷代小史

所載僅節錄一卷云

元氏掖庭記一卷 說郭本

明陶宗儀撰 是書雜記元一代官掖瑣事自世

鄭記六十五

五

祖至順帝凡二十五條敘述井然具有西京雜記

遺意然所記頗不全備疑陶瑒補入說郭時有所

刪節非南邨之全書矣

水東日記四十卷 康熙中重刊本

明葉盛撰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諡文莊 四庫全

書著錄作三十八卷明史藝文志同是本多後二

卷為其玄孫恭煥補刻也是編乃其巡撫宣府時

所作所記當代制度及前輩遺文軼事足為史家

徵信即片言瓊語可助談塵者亦復采錄然徵引

繁而議論夥其抵牾在所不免又好著己長創古

今未有之例亦其一失惟其身歷三朝諳習掌故

而藏書又富終有根據究不同於道聽塗說也是書始刻於常熟徐氏止三十八卷至萬曆癸丑恭煥取家藏本校閱遺後二卷因補刻完之繫以識語至 國朝康熙庚申 恭煥子方蔚又合舊鈔本

舊刻本參互讐勘重錄付梓又繫以跋

彭文憲公筆記二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彭時撰 時字純道號可齋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

四庫全書存目作可齋雜記一卷乃其原書此則後人改併耳是編凡三十六則皆述其生平閱歷之事與明史本傳相合蓋作史者即參證於是書也借月山房彙鈔所收仍作一卷歷代小史說

鄭記六十五

郭續均節錄本云

方洲雜言一卷 普祕笈本

明張寧撰 寧字靖之號方洲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給事中 四庫全

書存目其書凡十九則而自記登第一則獨詳其餘皆所記見聞之事以及雜說率瑣屑無緒提要所載浙江鮑氏藏本及二十餘則此本更少數則非足本也說郭續節錄數則而已

病逸漫記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陸欽撰 欽字鼎儀崑山人天順癸未進士第二官至太常寺卿 四庫全

書存目無卷數其書凡七十五條皆記當代雜事雖傷於冗瑣而可以補明史志傳之闕者亦時有

之故在明人小說中尙爲翹楚其曰病逸漫記者蓋鼎儀於弘治中引疾歸里而作也歷代小史說郭續均節錄之

菽園雜記十五卷 墨海金壺本

明陸容撰 容字文墨號式齋太倉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 四庫

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制書類俱載之其書多記當代朝野事蹟與史傳頗有出入而可藉此以相參核中間辨證古義間有偏駁不足以資考證又雜以詼嘲瑣事殊爲猥雜取其大者舍其小者可矣說郭續僅節錄一卷而已

野記一卷 歷代小史本

鄭記六十五

明祝允明撰 允明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作四卷

乃其原本此本併爲一卷加以刪節僅存一百餘條所記明代事實獨詳於洪永自宣德以還寥寥數則而已然大都齊東之語不足以傳信也攷希哲別有前聞記一卷即於野記原書中別撮爲一編而小更其次第殊無足取然則是本亦無足取可知矣

玉堂漫筆二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深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

志類制書作一卷蓋據未分卷之本也是編乃其官翰林時所作故以玉堂爲名凡六十一條皆記當

代軼事并作舊聞雜說頗為詳贍兼可以補史闕
儼山諸雜記中此其尚有可采者說郭續僅節錄
一卷云

金臺紀聞二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制書作類

一卷據其未分卷之本也前有自序稱予忝登朝
史官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乙丑之夏訖於戊
辰九月錄為二卷題曰金臺紀聞云云乃其正德
間在翰林時所作舉凡當代故事以及雜說皆為
詳記亦玉堂漫筆之流亞也續祕笈僅節錄一卷
而已

鄭記六十五

春風堂隨筆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凡二十三條雜記古
今瑣事以及雜說皆無甚關係者後附歛硯志一
篇頗詳云 廣祕笈說郭續均收入之惟陶本少
一條耳

知命錄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乃其於嘉靖乙未赴
四川布政使任時途次所作凡二十條多記秦蜀
山川名勝間及雜說大抵與前人遊記頗殊故入
之小說焉當其初授陝西布政使時道經揚州獨
岡人謂由此可通蜀已而得入蜀之命故以名書

云續祕笈亦收入之

谿山餘話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蓋其謫官延平
時所作凡十九則多述當時閩中名流軼事閒及
典籍瑣說所記頗具端末足與史傳相參證 續
祕笈及陶 補說郭均收入之惟陶本少三則耳
顧豐堂漫書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凡七條皆雜記所聞
見瑣事惟楊髡發宋諸陵一條為論古事大都與
春風堂隨筆相類乃其未成之書也

剪勝野聞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鄭記六十五

舊題明徐禎卿撰 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官國子監博士 四

庫全書存目明史文苑傳及藝文志俱不載千頃
堂書目始載之其書凡四十四條皆記明太祖初
起及洪武年間之事大都諸書所已詳所記頗近
委巷之談似絕無學識者所為昌穀亦何至於此
也說郭續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碧里雜存二卷 鹽邑志林本

明董穀撰 穀字碩甫自號碧里山樵海鹽人正德丙子舉人官漢陽縣知縣 四
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八十五條皆雜記當代舊聞
而於洪武時事尤詳然多荒唐不經之談閒論及
典籍亦不免疏舛甚至以建文君為真出亡南岳

碑爲真禹蹟洪武韻爲當遵用之類尤其大謬不然者也彙編亦收入之

孤樹哀談十卷 原刊本

明李默撰 默字時言臨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爲趙文華誣陷下詔獄瘐死萬曆中追諡文愍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類制書亦載之千頃堂書目作趙可與撰 可與字念中安成人 正德癸酉舉人官福建鹽運司提舉注云舊作李默撰誤也攷王漁洋皇華紀聞三稱廣州老城內督糧道署西圃中有管樹一株明太宰古冲李公默著孤樹哀談於此樹下李公有記刻石嵌於樹今尙存據此知黃俞邵以不誤爲誤矣其書編年紀載明代事蹟始

鄭記六十五

於太祖迄於武宗皆輯前人之說成帙每條注其出處計所引書凡三十種大抵體近小說者錄之多屬齊東之語無裨於史學也前有引用書目而無序續說郭僅摘錄八條而已

東園友聞一卷 古今說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按明正德間華亭孫景周 道昌 有東園客語一書皆錄名人嘉言懿行及遷代聞見諸事於每條下各標其名凡三十人皆元之遺老其書本五十帙散佚不全僅存一卷作偽者即剽刻其書改題此名陸思豫不知而誤收之所載凡二十三條未知有所刪節否陶

所增說郭僅刪存十條歷代小史則刪存十六條云

明良記一卷 硯雲甲編本

舊題明楊儀撰 儀字夢羽號七檜山人常熟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 是書皆記明代雜事凡九十條而語多瑣屑不經所誌諸帝后佚事尤涉鄙俚與世傳夢羽螭頭密語條例相同疑皆出於偽託故常熟志載其所著有南言集高坡異纂而無此二書也後有甌山金 忠澤 跋稱是記爲江陰李氏刪本非其原書云說郭續所收僅存十之三四矣

北窗瑣語一卷 硯雲甲編本

鄭記六十五

明余永麟撰 永麟字嘉靖戊子舉人官蘇州府通判 四庫全書存目無卷數蓋據天一閣藏本也是編凡分五十四則多雜記舊聞軼事頗爲詳贍而不免太失之誣及品評詩文亦失證據故甌山金 忠澤 跋之謂所載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泉及元永善事皆與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爲錢鶴灘作今改數字嫁名黃闌谷未知孰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偽乃與毛穎傳同稱韓筆何耶

觚不觚錄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王世貞撰 世貞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前

有自序稱孔子有言觚不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閒居無事偶憶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慨歎若今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今觀其書凡六十則皆敘當代朝廷制度搢紳儀注之沿革以傷今之不如昔也其記述多有端緒蓋皆就所閱歷者切實詳載雖傷於瑣屑而頗足以補史闕焉續秘笈說郭續均收入之

先進遺風二卷 彙秘笈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補 定向字在倫號楚侗麻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謚恭襄

鄭記六十五

在字君明太倉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右丞 四庫全書

著錄明史藝文志 類傳記 亦載之攷焦氏經籍志 類傳記

有定向維風編二卷注云記近代名公事當即

是書後或改從今名歟其書皆纂輯明代賢士大

夫嘉言懿行見於人倫日用酬應交際之常者自

宋濂迄李謙凡五十六人皆以科第年代詮次故

曰先進遺風所載不及朝政惟於操守品行之間

三致意焉所以企往哲憫流俗欲挽頹風而返之

古其意甚善其語甚具蓋為當時士大夫諷也前

萬曆己丑自序及君明序君明又做襄陽耆舊傳

故事間增輯在倫行履分綴於後各注一附字以

別之復刻之河南而周 世選 為之序說郭續僅節錄一卷云

何氏語林三十卷 原刊本

明何良俊撰并注 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孔目 四庫

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是書

仿劉氏世說體例門目而作而其名則襲晉裴啟

所著書名也所載昉自兩漢迄於元代正史所列

傳記所存奇蹤勝跡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

其原書所已見則不復出所有門目雖仿原書之

舊而每門各有自序中間間有論斷則與原書迥

異皆翦截舊文自成新製單詞隻句思致淵永誠

鄭記六十五

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又仿劉孝標原書

注例而自引書以注之亦頗詳贍以肩隨二劉可

無媿矣前有嘉靖辛亥文衡山 徵明 序

世說新語補四卷 明刊本

舊題明何良俊撰補王世貞刪定 四庫全書存

目案元朗語林三十卷其體例門目雖因世說原

書而所載自漢迄元凡二千七百餘事而自為之

注本非為補世說而作亦非命名曰世說新語補

也吾鄉凌初成 濠初 既刻世說原本以復宋刊舊

第乃復取弇州所刪語林本改以今名刊附原書

之後前列人物以備詳其名字又列語林本所有

發題及舊序跋五篇凡例十則此則明人改刊舊書之通弊不足為初成責也若提要之本乃康熙丙辰所刊前有富陽章紱序大約與此本無異云別本世說新語補二十卷通行本

舊題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張文柱校注實即弇州所刪何氏語林本而增入何氏原注又於書之上闕增入須谿麟洲兩家所有世說批語蓋文柱所定本也前仍刊弇州麟洲二序及舊序題跋五篇凡例十則後附語林釋名一篇

吳社編一卷續秘笈本

鄭記六十五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百穀吳縣人嘉靖中布衣四庫全書存目

是編前有小引稱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祲災禳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尙怪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百戲羅列威儀雜遘是社之流生禍也又稱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神而有靈吾誰欺欺天乎凡二目編成藏之齋中以消煩暑今觀其書凡二十則則備詳其會境會首助會接會以及雜劇樂部祭器散妝諸事欲使長民者知其為民之害而嚴禁之也提要所載浙江孫氏藏本未有附顧文龍書而此本及說郛續所收則均無之矣

玉堂叢話八卷海山仙館刊本

明焦竑撰竑字履見錄類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亦載之前有萬厯戊午自題稱余自束髮好覽觀國朝名公卿事蹟迨濫竽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待異日之參攷每就簡冊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之講求輒以片紙志之儲之中箱頃年垂八十業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嘗為心思所及而廣之云云然則是書又為其門人輩所編輯非盡出於一手也其書體裁仍之世說區分準之類林凡五十四類其末曰警隙有感於所遭之二事而姑借以寓意也然

鄭記六十五

文格既極卑弱而所記諸人言行亦傷冗雜非特遠不及劉氏書即何氏書亦難企而及之也前又有廬陵郭汝薦一鶚序

五茸志餘二卷寫本

明唐之屏撰之屏字君公華亭人萬厯壬辰進士官常山縣知縣是編雜錄松江一郡軼聞瑣事格言諧語閒有類於詩話亦聊以助談資非為談藝而設求其有關輿地者邈不可得故雖以地名書而入之小說家焉

嶠南瑣記二卷硯雲乙編本

明魏濬撰濬字蒼水自號湛羅山人松谿人萬厯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庫全書存目蒼水官廣西提學道時嘗作西

事珥八卷敘述風土尙有碎事及續聞者合爲是編凡一百三十一條皆小說家言與西事珥之爲地志而設者固迥然不侔矣其所記亦頗沓雜不及西事珥之雅潔也前有萬厯壬子自序

汝南遺事二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李本固撰 本固字叔茂汝陽人萬厯進士官 四庫全

書存目叔茂修汝南志既竣檢笥中尙有遺草棄之不無可惜迺撰次成帙以爲是編大都從羣書中采輯俱著其出處所錄史傳事蹟居多然而神仙鬼怪之談亦間出於其中究不脫小說習氣始知爲志所不收者蓋有由也前有萬厯己酉自序

鄭記六十五

剪桐載筆一卷 漁洋著述本

明王象晉撰 象晉仕履見譜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前有自序乃其奉使冊封惠王時所作故以剪桐爲名首載賀熹宗登極表一篇賀惠王陞位啟一篇以下凡十九篇皆傳贊賦解說記之文所述多嘉言美行而頗涉游戲究屬小說體也

雲間雜識八卷 寫本

明李紹文撰 紹文字節之松江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雲間雜記三卷舊本題明人撰不著名氏蓋據奇晉齋叢書本此乃足本而有撰人名氏者也明史藝文志有紹文明世說新語八卷疑卽此書此書專記

松江一郡百年來瑣事異聞之有關世道者隨得隨書卽事之前後亦所不論以視同時唐君公五茸志餘之作猶魯衛也不過采擷之富倍於君公耳然汰去其猥雜正復相等前有凡例及萬厯乙卯宋自源 懋澄 王洪洲 折 二序又有借洲等助梓公啟助梓姓氏

敝帚軒餘談一卷 硯雲乙編本

明沈德符撰 德符字虎臣一字景倩秀水人萬厯戊午舉人是書凡六十條皆雜記當時瑣聞瑣事頗屬猥鄙而大旨在於垂戒尙不墮入惡道攷虎臣尙有敝帚軒賸語三卷補遺一卷 四庫全書存目但其書皆雜記

鄭記六十五

神怪俳諧與此書稍爲不類未必卽其書之補遺耳

耳

見聞錄八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前有自序乃其生平所作雜記之最繁富者皆敘述當代士大夫軼事舊聞多可以補史書之闕間及掌故亦信而有徵其不書人之過惡者蓋本歐陽公歸田錄云惜其書零星雜碎尙少端緒耳

大平清話四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所記皆古今文獻翰墨元賞之事而援引舊事率多舛誤卽鑒

別書畫亦不能識真偽也前有萬厯乙未自序及

張元跋 兩序

玉堂舊記四卷 借月山房集鈔本

國朝楊士聰撰 士聰字朝徹號息岫濟寧人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入

至諭德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皆記當時朝臣雜

事以補史官記注之闕所記頗有端緒惜其於愛

憎取舍之間不免有黨同伐異之見究不足以彰

直筆也且又備載戲笑不經之事以自穢其書亦

無取焉前有崇禎癸未自序時值李自成攻破西

安之日不一月而稱王不三月而亡明而玉堂中

鄭記六十五

玉劍尊聞十卷 原刊本

國朝梁維樞撰 維樞字慎可真定人在前明由舉人官至工部主事 四庫

全書存目前有順治甲午自序稱自元以來數百

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略類世說新

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己意隨所聞見即

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卑今年慮其

日久散失少為刪益刻之都門然其名書之義未

之言及豈玉劍二字乃其別號或齋名而配以尊

其所聞之義歟其書一依臨川原目併全仿其文

格唯自為之注則又仿劉孝標注例也然是書不

敘時代頗少條理而於明人狂誕之辭亦以為佳

話而載之殊太不知簡擇矣即所注亦極膚淺非

孝標引書為注所可比擬也以視後來王丹麓今

世說可謂臭味無差池矣此書原闕捷悟自新二

類錢仲芳 菜 吳梅邨 偉業 二序均未之言蓋其作

序時尚未闕爾

五茸志逸四卷補四卷 寫本

國朝吳履震撰 履震字退菴華亭人 是編專記松江一郡軼

事凡耳聞目見及涉獵地志小說有可參廟謨可

資騷壇可排孤憤可助揮塵可供捧腹者無不搜

輯而獨於今人今事足為懲往誌來歷歷可參證

鄭記六十五

前編在明季時作有自序凡例及王 昌張家璧沈

新之盛 國芳唐孟融 五序後編入 國朝後作有

康熙乙巳何 竹 序大旨與唐君公五茸志餘相類

而詳幾十倍之矣

印竹杖七卷 留髮堂刊本

國朝施男撰 男字偉長吉水人順治初隨征廣西以軍功授廣西按察司副使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分四類前三卷雜記峒黎

風土各繫以詩皆其官桂林時所作第四卷第五

卷雜記江浙吳楚間名勝亦各繫以詩皆其遊覽

時所作第六卷為其詩集第七卷惟錄劉客生 湘

客楊伯祥 廷麟 劉無文 大樸 劉天孫 日襄 倪鴻寶

元璐 五人之詩每類各有自作弁言此書似小說而不皆屬小說似別集而不皆屬別集所作皆詞意纖佻尚沿公安竟陵之末派而又不諳著作體例則竟是一無可取之書耳前又有來集之文德翼李來春徐世博四序

汪氏說鈴二卷 寫本

國朝汪琬撰 琬仕履見禮類 惠棟補注 棟履貫見五經總義類 是書皆記同時人瑣言碎事以及詩話凡一百十三條

略仿世說之體頗存古意前有自序及題王西樵士祿亦為之題末有王漁洋 士祿跋其書間有自注松厓復為詳注同時人仕履時事又引古今人

鄭記六十五

書以補注之亦極詳贍然鈍翁書本屬閒言語松厓以樸學之士而從事於此亦可謂用心於無益之地矣其不付諸梓人良有以也吳門黃蕘圃 不列

得同郡蔣氏賜書樓藏本手校其誤并跋其後又有戴 先曾 跋至鈍翁原書近無錫劉 堅 所編漁

洋說部精華曾取以附刊其後云

皇華紀聞四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士禎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康熙二十三年漁洋奉 命祭告南海道途所經都邑

地理山川人物與夫荒冢伏莽之遺蹟鳥獸草木非常可喜之奇怪搜討摭摭萃為是編然采之地

志小說之文為多不足以正往事之誣以備史氏之采擇如他所筆記諸書也前有韓慕廬 葵 及其從子 源 二序

隴蜀餘聞一卷 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四庫全書存目先是康熙壬子

漁洋奉 命典試四川有蜀道驛程記二卷越二

十五年丙子復奉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濱有秦

蜀驛程後記二卷又記隴蜀瑣碎之事為是書以

其皆非前後驛程記所有故曰餘聞凡一百十餘條

所記雖近小說然足以補兩記之遺而為修地志

者所取材矣 昭代叢書說鈴均收入之

鄭記六十五

今世說八卷 補珍本

國朝王暉撰 暉字丹麓仁和人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康熙癸亥自序稱世說新語一書纂自南宋多摭晉事

而兼及於漢魏今 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闕閱才

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

川哀聚而表著之予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

及山林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錄率獵收而類

紀之稿凡數易歷久乃成今觀其書條目俱遵世說

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說險紕漏仇隙諸事不及

備列其於時人言行止據所見諸集輯成而於陸

麗京 坊 西陵新語采拾頗多並為詳注爵里以及

生平大略其遺詞命意無不步趨臨川未免逐形而失影而稱許太嫌過分亦涉標榜之習中又載及其父實行二條託言皆同人從誌傳采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尙說得去至載入已事亦託言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卽爲節取張列集中恐不足以解免也蓋丹麓聊借此以交通聲氣無暇顧及體例之乖迕其去劉氏書誠不可以道里計矣前又有自撰例言及毛際可嚴允擊徐鳳曾馮景丁彭五序并同人評林十三則濼華隨筆四卷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嚴有禧撰有禧字華川常熟人是書乃其奉諱里居鍵

鄭記六十五

戶謝客時所記錄凡一百三十餘則皆記近代微言瑣事以及掌故間及因果報應卷帙不彙而語皆徵實蓋其慎也又其大旨均歸懲勸蓋與尋常小說家異矣前有乾隆壬申安平陳法序

制義科瑣記四卷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調元仕履見四書類我朝承前明之法以八股選士自鄉試會試而至殿試由前明以迄於今幾五百年儲材養士之厚率舊作新之制文人學士多喜談而樂道之其雜載於高文典冊稗官野史之內者未易悉數兩都因隨見摘鈔自明洪武迄崇禎爲三卷本朝順治康熙爲一卷共

一百七十六條彙成是編垂爲制科雅話以鳴盛事亦以見國家待士之隆也雖所記間涉神怪然皆科名中事尙不惡道惜其不著出處是其一失耳卽如卷四正副考試官王者臣注云者臣子門人夫以康熙丙子科考官而作乾隆癸未進士之門人難免葛藤之誚矣亦由其不著書名也前有乾隆戊戌自序引及或說稱八股取士之制創於元云云則大謬也

茶餘客話十二卷七錄齋活字版本

國朝阮葵生撰葵生字寶誠號唐山人陽人乾隆壬申舉人官至刑部右侍郎唐山官京師最久藏書最富凡所得於載籍以逮見

鄭記六十五

聞所及輒誌於冊積二十年成三十卷所記自經史及國朝典故准陰事故下及書畫禽魚之類靡不講貫精核獨出以己見論斷而折衷之多有未經人道爲說部諸家所不及者其書未及付梓而歿吾邑戴蕞塘路爲選定是編閒附案語以活字版印行前有吳江楊復吉題詞末有其子鍾琦及蕞塘二跋藝海珠塵亦收入之

淡墨錄十六卷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是編所紀皆本朝甲乙丙榜諸名臣之言行及科場之條例兼徵軼事奇聞自國初起每科俱按題名碑錄科分前後而康熙己

未乾隆丙辰兩舉鴻博辛未一舉經學得人尤盛亦併逐一搜羅詳為考釋足以備詞林之典故續玉堂之佳話焉其曰淡墨錄者用唐人以淡墨書榜人名故事云書成於乾隆乙卯自為之序後之人繼是編而續之當斷自嘉慶改元始矣

槐廳載筆二十卷 原刊本

國朝法式善撰 法式善仕履見傳記類 時帆官翰林學士時

曾輯錄科場貢舉官職姓氏編年系地為清祕述

問一書後改官祭酒復博采科名故實見於官書

及各家撰著足資攷據者仿朱氏日下舊聞體例

分門十二日規制曰恩榮曰盛事曰知過曰掌故

鄭記六十五

日紀實曰述異曰炯戒曰品藻曰夢兆曰因果曰

詠歌題曰槐廳載筆蓋國子監廨舍祭酒所視事

處庭中古槐植自元時以許魯齋得名故以名書

非翰林院第三廳故事也是書與清祕述間相表

裏述聞為經而此編為緯也自序稱言必求其有

當事必期於可徵云云然所輯述異夢兆因果三

門俱屬異聞雖所徵引具有成編究為全書之累

矣前又有嘉慶己未例言及徵引書目補目錄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五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六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四

小說家類四

異聞

穆天子傳六卷 平津館叢書本

晉郭璞注 璞仕履見術數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 起居類

新舊唐志 起居類 讀書志 傳記類 書錄解題 起居類 通攷

宋志 別史類 俱載之乃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魏

襄王墓中所得竹書也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

臺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

鄭記六十六

多斷缺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勗序稱春秋左

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使有車轍

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狩得驂騮綠

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

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

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晁氏稱郭璞注本謂

之周王遊行記陳氏稱其體制與起居注正同起

居注者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 以上陳說

然其事為經典所不載惟列子周穆王篇所載頗

有相同景純注最在先頗引奇聞異說蓋亦就書

而注與山經注同科非注爾雅之可比也筠軒懼

是書之荒落因取漢魏叢書各本暨史漢諸子唐
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表其異同正其舛謬為補
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若干字其無可校
證者闕之書成寄正孫淵如師刻入叢書從此穆
傳郭注莫善於此本矣前又有元至正庚寅北岳
王元翰漸序及筠軒校正序後有附錄九則
神異經一卷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東方朔撰晉張華注朔字曼倩平原厭次
人武帝朝官太中大夫給事中免復為中
郎華仕履見譜錄類四庫全書著錄隋志地理
類作一卷書錄解題通考俱同舊唐志地理
類新唐志道家
類崇文目宋志俱作二卷而崇文目又重載於

鄭記六十六

地理類其書凡東荒經九則東南荒經五則南荒
經十則西南荒經三則西荒經八則西北荒經六
則北荒經三則東北荒經一則中荒經十則大抵
仿山海經為之漢志及本傳皆不載朔有是書即
晉書華傳亦不言其注是書則其均為後人所依
託矣所記皆八荒以外之言不可究詰而文格雅
近齊梁間人所為故辭采過於縹麗頗便詞章家
所取資特於地理道家均無當也說郭亦收入之
海內十洲記一卷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東方朔撰四庫全書著錄隋志地理
類止
作十洲記舊唐志地理
類新唐志道家
類崇文目地理
類

讀書志傳記
類書錄解題通考俱同宋志道家
類作十
洲三島記蓋誤衍二字也其書首稱漢武帝既聞
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
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
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
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云
云其書每洲各一條又次以滄海島方丈洲扶桑
蓬邱崑崙五條皆神仙恍惚之說又漢志及本傳
所不載當與神異經為六朝人一手所假託也然
其文辭豐縟雖無裨於輿地實有助於文章云說
郭廣祕笈均收入之

鄭記六十六

別國洞冥記四卷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郭憲撰憲字子橫汝南宋
人官至光祿勳四庫全書著
錄作漢武洞冥記據其原序止作洞冥記四卷其
有漢武二字及別國二字者皆後人所加爾隋志
雜傳
類舊唐志雜傳
類俱作一卷新唐志道家
類宋志俱
作四卷讀書志傳記
類作五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
四卷又拾遺一卷案隋唐志作一卷當據不分卷
之本晁氏作五卷當有拾遺一卷在內陳氏稱其
別錄指拾
遺又於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
也今則拾遺一卷已佚惟相傳之四卷存其序言
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

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其書凡六十條以上序說皆荒誕不可詰又詞華豔麗亦不類東漢之文當屬六朝人所依託故唐人始採用之也說郭普祕笈所收均節錄一卷云

漢武故事一卷 說海本

舊題漢班固撰 正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

類舊唐志 類故事 新唐志 類故事 俱作二卷皆不注

班固撰崇文目 類雜史 始釋云班固撰本題二篇今

世誤析為五篇 見玉海引 讀書記 類傳記 作二卷 此據袁

作一卷 云世言班固撰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

云漢武故事王儉造通考傳記同宋志作五卷題

鄭記六十六

四

班固撰蓋據當時誤析本竊謂東之尚屬初唐人其言王儉撰當有所受之或不誣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二本皆作二卷謂一是錫山秦氏 撰

繡石書堂本與新刻頗異一是陳 文燭 晦伯家本

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然遵王所藏二本今皆

未見此本僅十頁必非當日二卷五卷之原本所

記多出入史漢而更傅益以妖妄之語其諸書所

引此本反多不載疑宋時之本已亡此又為後人

鈔合而成其非王儉原書斷可知已歷代小史亦

收入之

漢武帝內傳一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班固撰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類 傳作漢

武內傳三卷舊唐志 類雜傳 作漢武帝傳一卷俱不

注班固撰讀書記 類傳記 作二卷云不題撰人記王

母降通考傳記同宋志 類傳記 亦作二卷注云不知

作者是本題為固撰殆後人以漢武故事託名于

固併舉是書歸之耳胡元瑞四部正譌 下 謂詳其文

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為之也所載諸

仙女名諸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上元名

案元瑞以為齊梁間人作殊為不確今證以諸書

所引其書蓋出於魏晉之間且文體雅與王子年

拾遺記相同然有諸書所引而為今本所無者亦

鄭記六十六

五

頗繁多則此本又為明人所刪節故止有十五六頁斷未能如諸家所載可分為二卷三卷也知其非當日之完帙矣說郭墨海金壺均收入之

搜神記二十卷 津逮祕書本

舊題晉干寶撰 寶字令升新蔡人徙 四庫全書

著錄隋志舊唐志 類雜傳 新唐志 類小說 俱作三十卷

通志 類傳記 同崇文目作搜神總記十卷釋云不著

撰人名氏或題干寶撰非也宋志作干寶搜神總

記十卷寶續記十卷注云並不知作者然讀書記

書錄解題俱不載疑其書宋時已佚故崇文目所

載已較隋唐志少二十卷且云非干寶撰而宋志

既有總記又有續記既冠以干寶二字又注以不知作者恐未見其書而虛列之耳此本所載證以古書所引或有或無當屬宋以後聯綴舊文而以他說增益成帙非當時之原書也故於第六卷乃全鈔兩漢書五行志而續以晉書五行志中三國事一字不更其依託之顯然者也然核其體例儼然古籍不與他偽書等蓋由其人本有學識善於作偽若非細心搜討無從知其偽也前有令升原序即晉書本傳所載者學津討原亦收入之漢魏叢書所收止八卷與此本大同小異疑別一偽本也鹽邑志林本總作二卷說郭僅摘錄十八條云

鄭記六十六

六

搜神後記十卷

津逮秘書本

舊題晉陶潛撰

潛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

雜傳

通志傳記俱載之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豈皆未見其書歟然

淵明亦非撰是書者書中載有宋元嘉十四年十

六年事是時淵明已卒十餘年矣況宋書本傳稱

其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

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其於文章如此則

於此記亦當如是而竟不然其作偽之明證也惟

其所記詞致雅飭體例嚴整實非鈔撮補綴而成

當由隋以前人所依託與世所傳干氏搜神記固

迥然不侔矣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唐宋叢書均節錄一卷云

拾遺記十卷

漢魏叢書本

秦王嘉撰

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能前知為姚萇所殺苻登贈太師諡曰文舊本題晉代

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

雜史類

作拾遺錄二卷新

舊唐志

雜史類

俱作拾遺錄三卷又拾遺記十卷注

云蕭綺錄崇文目

傳記類

讀書志

傳記類

書錄解題通

考宋志俱作拾遺記十卷蓋子年撰而綺敘錄故

二唐志俱分載也據綺序知王氏書本十九卷二

百二十篇經亂佚闕綺掇拾殘文編為十卷併為

之錄錄即論贊之別名也然則隋唐志所載二卷

鄭記六十六

七

三卷之本亦非子年之原書矣所記上起三皇下

迄石虎事跡奇詭十不一真徒以辭條豐蔚頗有

資於詞章至綺所論斷雖為暢達亦不過揚其類

波耳祕書少一種亦收入之歷代小史所收有記

無錄說郭僅節錄一卷云

異苑十卷

津逮秘書本

宋劉敬叔撰

敬叔彭城人元嘉中官給事黃門郎

四庫全書著錄

隋志

雜傳類

通志傳記俱載之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

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豈皆未見其書

歟是書所記皆古今怪異之事脩詞命意頗有古

致無唐以下小說冗沓之習當屬劉氏原書而毛

子晉跋之稱是書載秦世謠而不及仲舒修履之奇載高陵龜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熾真奇而佛圖澄豈容盡逸至於絡絲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愆輩種種異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余謂怪異之事固聖人所不語後人喜談此事皆著書以紀所聞是書亦幾備矣而子晉猶以為未備勢必如洪景盧夷堅志多至四百二十卷而後可子晉之言余未敢以為然也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唐宋叢書均節錄一卷而已

鄭記六十六

八

梁吳均撰均字叔庠安吉人天監初柳惲為湖州刺史辟為郡主簿或作唐吳筠誤也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舊唐志雜傳類新唐志書錄解題通志傳記宋志俱同崇文目作三卷通考作二卷皆字之誤也案隋志新舊唐志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先有齊諧記七卷故是書稱續齊諧志怪本莊子語也既以名書宜其所記十七條皆屬異聞矣然唐人皆已引用亦小說之最古者惟宋徐子光注李氏蒙求劉阮天台語其所引之文此本無之豈其書已佚後人采摭他書所引以成帙故不免有所遺歟未有元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跋說郭祕書二十一種均收入之

龍城錄二卷

河東集附刊本

舊題唐柳宗元撰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為監察御史襄行順宗朝擢禮部員外郎坐黨王叔文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移柳州刺史四庫全書存目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俱不載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始載之俱作一卷蓋據單行本也宋葛嶠始編之集中以後編集者皆從之爾陳氏云龍城錄稱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羅浮梅花夢事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託也或云王銍性之作何氏春渚紀聞朱子語錄亦皆稱王銍所偽作今觀其書前有小序凡四十三則其文字固不類于厚而所載多神異之事似從後人

鄭記六十六

九

詩文中暗影出其為性之所偽託信矣然古今詞人皆以為柳氏書而引用不絕則亦莫得而廢之焉百川學海說郭歷代小史所收均作一卷云集異記一卷祕書二十一種本唐辭用弱撰用弱字中勝里貫未詳題曰河東蓋郡望也長慶中官至光州刺史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傳記類俱作三卷讀書志通考俱作二卷宋志作一卷與今本同其作三卷二卷者皆所據本異也晁氏稱是書集隋唐間談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余謂所記凡十六篇序述詳贍而自成章絕無鄙倍之習間涉靈異亦小說之恆態耳說郭唐宋

叢書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 學津討原本

唐鍾輅撰 輅里貫未詳太和中官崇文館校書郎新唐志作鍾輅無從攷定以何字為正也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書錄解題通

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又有續一卷亦作輅

撰通志則作廣前定錄廣或續字之譌中引王性之所撰偽本龍城錄疑為後人所竄易也唐志宋

志俱作一卷蓋總言之爾陳氏稱是書凡二十事別本又有續錄二十四事今觀是書悉與之合尚

屬宋人相傳舊本前有自序云太和中雖書春閣秋散多暇時得從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

鄭記六十六

十

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因編次之曰前

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

自警以上序說蓋其著書之旨本為勸戒起見故

異於他小說也續錄所記雖略然其大旨亦不外

是說郭百川學海所收俱題鍾輅撰唐宋叢書止

收前定錄一卷云

甘澤謠一卷 津逮秘書本

唐袁郊撰 郊字子乾官至魏州刺史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是書

載謠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故曰甘澤

謠陳氏稱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兩澤應故有甘

澤成謠之語遂以名其書以上陳說然原本久佚

後人從太平廣記錄出所記雖皆異聞而具有端

末頗於考證有裨中有圓觀事一則此本因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并跋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為比

邛篇前有明楊 儀 重校序末有五川居士跋不著

名氏又有毛子晉跋說郭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均

收入之

劇談錄二卷 津逮秘書本

唐康駢撰 駢字駕言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此本題作宋人誤

也攷諸書康或作唐駢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或作駢亦皆傳寫之誤 讀書志通攷宋志俱作三卷惟崇文目作二

鄭記六十六

十一

卷與今本同蓋後人所合併也其書凡四十二則

咸載唐世故事間附以議論所記頗極詳贍而多

涉神怪不經故皆采入太平廣記或原書已佚後

人反從廣記錄出也未有毛子晉跋學津討原亦

收入之

杜陽雜編三卷 學津討原本

唐蘇鶚撰 鶚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二

卷字之誤也是書所記唐代異聞自代宗廣德元

年迄於懿宗咸通十四年凡五十二則長篇大章

居多其文詞俱極瓌麗與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

拾遺記相等而誇飾荒誕亦復相似雖皆注其聞於某某乃譏過於人之意而後人反以其不沒人善稱之真被古人瞞過也以其家於武功之杜陽川故名其書曰杜陽雜編舊傳其皆以三字為標題而此本無之即說郭歷代小史所收亦皆無之不知據何本而云然也

開天傳信記一卷 百川學海本

唐鄭棨撰 棨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昭宗時官至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雜史類 崇文目 雜史類 讀書志 雜史類 書錄解題 雜史類 通考 雜史類 宋志俱載之是書乃其官吏部員外郎時所作前有自序稱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簿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今觀其書凡三十條皆記開元天寶間傳聞之事間有失實又如華陰岳神夢遊月宮及盧公遠葉法善諸事尤不足以傳信以文士久相引用今亦不得而廢之焉說郭歷代小史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鄭記六十六

三

集異志四卷 續祕笈本

舊題唐陸勳撰 勳里貫未詳官比部郎中 四庫全書存目作陸氏集異記所以別於辯氏書也讀書志通考宋志俱作二卷晁氏稱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事言

尤怪者居三十之一案今所載凡二百二十六事較晁氏所計之數多至五六倍而言尤怪者甚少蓋後人又采諸傳記中所載戰國以迄唐初怪異之書傳益為四卷非宋人所見之舊帙矣

博異記一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舊題唐谷神子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作谷神子博異志三卷崇文目同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博異志一卷晁氏云題曰谷神子纂序稱其書頗箴規時事故隱姓名或曰名還古而竟不知其姓志怪之書也陳氏云稱谷神子不知何人所記初唐及中世事案是書自序

鄭記六十六

三

稱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竊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求同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則其書本不標名而胡元瑞二酉綴遺因晁氏有或曰名還古一語而證成為晚唐詩人鄭還古真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其書所載敬元穎以下十人之事皆鬼神靈跡詞頗雅贍蓋猶能文之士所為惟其自謂竊獻箴規云云與所載十事不合蓋唐志崇文目之作三卷乃其原本其書已佚後人從他書中鈔合為一卷蓋多語怪之類而所有觸忌之條皆在所佚之列又改自序中

三卷爲一卷以相符合耳舊皆作志而此本作記當爲汪士漢妄改之說郭唐宋叢書所收俱作志也然俱題鄭還古姓名疑說郭爲陶珽所補入故因胡元瑞所考而改題之叢書則惟陶是從耳

桂苑叢談一卷 續秘笈本

舊題唐子休馮翊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所載注曰馮翊唐子休撰不知陳眉公刊時何以顛倒其文也是書前十條皆載唐代神怪之事雖爲詳明而太涉瑣屑後爲史遺十八條皆記南北朝及唐代雜事亦小說之類不足以當史之遺也說郭所收本較此本少七條而止題曰唐

鄭記六十六

馮翊蓋誤以此二字爲姓名耳

劍俠傳四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作二卷舊本題爲唐人撰乃據明吳 古今逸史本此本蓋汪士漢所分也唐宋史志諸家書目俱不載其書凡三十三篇皆記古今劍俠之事其采自太平廣記第一百九十三卷至一百九十六卷豪俠一門者計十九篇皆唐代事內只夫餘國主篇亦可屬隋所不采者如老人化猿篇爲越事虬鬚叟篇爲唐事章洵美篇爲梁事其餘十一篇皆宋事也大都南宋末人采錄廣記所載而附益以他書改題是名士

漢序稱所記載則自越隋外俱稱引唐事後人以爲唐書理或然歟云云若未目觀此書者然甚可笑也說郭所收止一卷凡十一篇題唐亡名氏撰以其皆唐事云

唐闕史二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高彥休撰 彥休自號參寥子里貫未詳鄂岳觀察使錯之從孫唐亡時年甫三十一初尚在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宋志俱止作闕史三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唐闕史三卷而宋志又重載闕史一卷注云參寥子述蓋不知參寥子即彥休也前有甲辰歲 即晉開運元年 自序稱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則作三卷者皆

鄭記六十六

相承之誤作一卷者又誤以冊爲卷其標題有唐字者出於後人所加耳彥休爲唐末遺民故作是書不繫以唐字而自序但書甲子亦不繫以晉之紀年所記雖皆怪妄之事而具有端末多足以參證史傳其篇後多繫以斷語持論亦頗不苟蓋志怪之書之近正者也未有宋黃 伯思 明祝 允明 二跋冠以乾隆甲午 御題詩一章

錄異記八卷 津逮祕書本

蜀杜光庭撰 光庭字質至籍雲人一日長安人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入天台山學道從僖宗幸興元留蜀事先主爲金紫光祿大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遷戶部侍郎後主立授道籙於苑中以爲 四庫全書存目崇文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

目及宋志俱作十卷白雲齋道藏目錄詳注記傳類
作八卷與今本同前有自序凡分十七類曰仙曰
異人曰忠曰孝曰感應曰異夢曰鬼神曰龍曰異
虎曰異龜曰異龍曰異蛇曰異魚曰洞曰異水曰
異石曰墓雖皆荒誕之言然實小說之類與道家
無涉以其撰自羽流故收入道藏耳後人以言屬
無稽目為杜撰蓋因賓至而起云末有正德己卯
柳命跋並詩與俞弁和詩又有趙清常跋說郭僅
節錄一卷而已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 津逮祕書本

宋徐鉉撰鉉仕履見小學類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宋

鄭記六十六

六

志俱作十卷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六卷陳
氏稱元本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當是自他書
中錄出者案陳氏既標為六卷又謂總作一卷竊
所未喻其言自他書錄出者蓋原書已佚後人從
太平廣記錄出耳晁氏引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
乙卯凡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以上引而此本反多
二十四事又有拾遺十三事當又誤錄他書併入
之故數浮於舊也其書皆記唐末五代異聞尚在
南唐所作楊大年謂其據門下士蒯亮所言見晁氏引
恐不盡然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僅摘錄七條
云

江淮異人錄二卷 函海本

宋吳淑撰淑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記傳類

宋史本傳及藝文志俱作三卷惟書錄解題史偽類

作二卷通考偽史同陳氏稱所記道流俠客術

士之類凡二十五人然世鮮傳本今館臣從永樂

大典錄出釐為二卷以復陳氏之舊所載凡唐代

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其數與陳氏說同仍屬完帙

雖皆語怪之流而其事尚為史傳所恆有則亦非

盡無稽也李兩邨依大典本付刊并為之序知不

足齋叢書則據明嘉靖中伍光忠本稍經潤色未

失其真然終不及是本之尚屬原書也說郭僅節

鄭記六十六

七

錄二條更不足道矣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 明刊本

宋李昉等奉敕撰昉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按太平興國二

年詔學士李昉扈蒙等十三人同修太平御覽又

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列撰集一書明年告成先

御覽而表進之賜名太平廣記六年詔鏤版頒行

言者以廣記非後學所急收版藏太清樓於是御

覽盛傳而廣記反不行於當代雖以鄭漁仲之博

識亦未嘗得而見之矣其書分五百十五部每部
又各分人物名目所引書至三百四十四種奇文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頁

祕笈咸在於斯凡侈談神怪者尤搜羅靡遺實小說之總匯也此本表文後有明嘉靖丙寅談禮識語稱是記傳寫已久亥豕魯魚甚至不能以句因與二三知己互相讐校字義稍定尙有闕文闕卷以俟海內藏書之家慨然嘉惠補成全書云云故其書尙闕啜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及酷暴類胡澗等六事婦人類李誕等七事迄今亦無從據以補焉前又有引用書目當屬原本所有云

茅亭客話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黃休復撰

休復字端本蜀人題曰江夏舉郡望也

四庫全書著

鄭記六十六

九

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茅亭其所居也暇日賓客話言及虛無變化謠俗卜筮雖異端而合道旨屬懲勸者皆錄之今觀其書凡八十九條所記皆蜀中軼事自前後蜀以迄宋真宗時涉神怪者居多何道旨之可合然以言乎屬懲勸則有之矣其他雜說尙可以資博識猶小說之近理者也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僅節錄數條而已

五色綫二卷

津逮祕書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後有毛子晉跋云攷中興館閣書目稱不知作者摭百家雜事

記之爲類門舊跋亦不著年月姓氏因披閱所載多祕藏異蹟雖不逮容齋五筆亦迥出雲仙諸冊矣今觀是書皆引諸雜記中新穎怪誕之說而摘取數字各爲標目且不盡注出處其體例頗類陶秀實清異錄而割裂舛謬頗無條理則不及陶氏書遠甚恐非宋人之舊帙耳說郭僅節錄一卷云陶朱新錄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馬純撰

純字子約自號樸樵翁武城人紹興中官江西漕使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亦載之前有紹興壬戌自序所載凡七十七條皆當代瑣聞雜事然語怪居多閒及雜說不過十之二三其末一條爲

鄭記六十六

九

元祐黨籍碑蓋黨籍中馬默卽子約之祖父故附及之以昭先烈雖與全書體例不類不恤也其曰陶朱新錄者子約後居越之陶朱鄉因以名書說郭所收乃節錄本云

夷堅志二十卷

耕煙草堂袖珍本

宋洪邁撰

邁仕履見史鈔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夷堅支

志五十卷書錄解題作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通考同讀書附志作夷堅志四十八卷宋志作夷堅志六十卷注云甲乙丙志夷堅志八十卷注云丁戊己庚志則卽陳馬

兩家所載甲至癸二百卷之前一百四十卷也提要據秀水汪氏藏本乃其支甲至支戊五集蓋歷年久遠散佚既多所存不能如宋志之卷數矣是本為錢唐周信傳梁以善本重加釐正仍以十千編為十集每集又卷分上下未知與汪氏本同否也其書皆志怪之類而取列子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語以名書已失其義雖本唐人舊稱恐非此流也陳氏稱裨官小說昔人固有為之者矣遊戲筆端資助談柄猶賢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謬用其心也哉且天壤間反常反物之事惟其罕也是以謂之怪

鄭記六十六

二十

苟其多至於不勝載則不得為異矣世傳徐鉉喜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與失志而見斥絕者皆詭言以求合今邁亦然晚歲急於成書妄人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為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亦不復刪潤徑以入錄雖敘事猥褻屬辭鄙俚不恤也案陳氏乃據其全帙評之今本雖所存止此而所載之事多與廣記相出入至其猥褻鄙俚尚如陳氏所云即使全帙俱存亦不過爾爾徒以其南宋人遺笈雖殘闕之餘不得不存備小說之一種耳是本刊於乾隆戊戌沈岷瞻何俱為之序開窗括異志一卷鹽邑志林本

宋魯應龍撰應龍嘉興人四庫全書存目倪氏宋志補亦載之其書凡九十條皆述所聞見神怪之事閒及古事亦皆唐五代小說所有文多脫落與說郛本相同而是本較少云

高坡異纂三卷

煙霞小說本

明楊儀撰儀字里未詳官兵部員外郎明史附何孟春傳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亦載之前有嘉靖壬辰自序稱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竊厭之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徧天下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皆有依據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褻

鄭記六十六

三十

凡陋荒怪難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高坡者予京邸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談談不足於立言云耳今觀其書大都齊諧齊東之類無一而可信者自謂鄙褻凡陋荒味難憑者去其十之五六然所載皆若此等不知其所去者又何如也自有小說以來未有誕妄如此書之甚者說郛續節錄一卷節猶不節耳

祐山雜說一卷

普祕笈本

明馮從吾撰從吾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遷太倉州知州隆慶中追贈布政司參政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三十九則多自記其雜事間就見聞所及并記他人

事率託之夢卜荒唐之說未免自誣誣人矣

快雪堂漫錄一卷 奇晉齋叢書本

明馮夢禎撰 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四庫

全書存目其書凡五十九條皆就所見聞而雜記

之多因果怪異之事其及他事者纔十之一二蓋

開之生平耽慕禪悅晚年復結廬孤山與僧為侶

宜其專事語怪矣末有陸梅谷識語說郭續本僅

節錄十一條而已

猶園十六卷 知不足齋袖珍本

明錢希言撰 希言字簡棲吳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萬

厓癸丑自序稱猶園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

鄭記六十六

種志怪傳奇之類是也則何言乎猶也漢人以爲

狡獪也 以上然其書皆記當時見聞之事凡分仙

幻釋異影響報緣冥跡靈祇淫祀奇鬼妖孽環聞

十門環聞者紀事物二環也所記多屬神怪極爲

猥鄙是徒取悅於俗目而不顧見笑於大方矣明

末小說之書此其最下流者也

耳新八卷 硯雲甲編本

明鄭仲夔撰 仲夔字胃師號龍如信州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

書成於崇禎甲戌前有自序稱余少賤耽奇南北

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輶使者商

販老成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遞

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今觀其書自令德以迄

人瑞凡分三十四門僅一百八十九則分門殊嫌

冗碎所記皆當時瑣聞雜事而涉於仙佛鬼神者

居多蓋亦齊諧志怪之流無關學問耳

矩學雜記二卷 愚山全集本

國朝施閏章撰 閩章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

凡八十三條每條各有標目皆就所見聞隨手雜

記多及因果報應之事愚山亦以講學名而乃顯

背聖人不語神怪之教究不脫詞人氣習本載愚

山別集中今遵提要例另志之

冥報錄二卷 說鈴後集本

鄭記六十六

國朝陸圻撰 圻字麗京號講山錢圻人順治中貢生 四庫全書存

目是書作於順治辛丑前有自序稱予退而老於

西湖之上不敢作人史而作鬼史所載皆作善降

祥不善降殃與六經之旨同歸無可疑者今觀其

書凡二十八則所記端末頗詳誠足以寓彰瘡之

意然皆冥途不可知之事未免爲矯誣以滋生民

之惑矣前又有誰郡曹 無衣序

蜩庵瑣語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王逋撰 逋字肱枕嘉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

六十條皆記明末 國初所見聞之事多屬其鄉

所有無非志怪者也間有但記雜事者亦皆傳聞

異辭不足以資參核

觚牘八卷續編四卷 臨野堂刊本

國朝鈕琇撰 琇字玉樵吳江人康熙壬子拔貢生官至陝西知府 四庫全

書存目是編成於康熙庚辰越三載又成續編其

前各有自序正集皆就所見聞雜事以所至之地

分記卷一至卷三為吳觚卷四為燕觚卷五為豫

觚卷六為秦觚卷七卷八為粵觚續編分言觚人

觚事觚物觚四類類各一卷其文詞皆哀豔奇恣

而記事多近遊戲故不免喜談神怪以徵其詭幻

間有稗於收據者亦百中之一二耳

果報見聞錄一卷 說鈴後集本

鄭記六十六

國朝楊式傳撰 式傳號雪崖鄞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

凡七十七條皆錄因果報應之事如其人之善惡

所自取此理本出六經而惜其宗二氏以立言以

致有悖理之談而不覺也

簪雲樓雜說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陳尚古撰 尚古字雲瞻德清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

凡六十一則皆記瑣屑之事而多涉怪異惟所記

本朝制科一則前明廷杖一則及賀宿紀聞一

則辨魏忠賢卷四任氏旨稱明熹宗張皇后事足

備考證耳

見聞錄四卷 原刊本

國朝徐岳撰 岳字季方嘉善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一卷

蓋據說鈴後集本也其書凡一百二十三條皆以

所聞所見之事筆之成帙皆非世所恆聞恆見者

也其為語怪之書幾與錢簡棲猶園相等焉前有

楚黃張 希良 序說鈴所收本則已節去其十五條

云

信徵錄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徐慶撰 慶號潛溪自署曰烏山人不知何地之烏山也 四庫全書

存目前有康熙辛巳自序稱輪迴因果釋氏之說

儒者之所不道此余之所大惑也爰舉年來所見

所聞信而有徵者輯而著之即名之曰信徵錄以

鄭記六十六

寓勸戒之意今觀是書凡六十七則前六則皆錄

時人所記而繫以名氏以後皆其所自為記多荒

誕不經之談雖曰以寓勸戒特恐其書之不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耳

述異記三卷 說鈴後集本

舊題東軒主人撰不著名氏前有康熙辛巳自序

則即其時之人也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皆記順

治康熙間事大都侈談神怪百無一真其謂天下

之大宇宙之廣何所不有此亦任其自言之而自

信之耳若博物君子則豈取於此

曠園雜誌二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吳陳炎撰陳炎字宇崖號芋畦錢唐人官任平縣知縣 四庫全

書存目其書皆記所見聞奇異之事自明末以迄

昭代凡一百五十一條所記涉神怪者居多不

過如搜神志怪惑人聽聞而已其有可以補正史

之所未備者亦寥寥無幾耳前有康熙癸未其兄

青壇序

閩中錄異二卷 原稿本

國朝黃錫蕃撰錫蕃字晉康號 是編就羣書中所

載異聞瑣事有涉於閩中者采摭成帙如明徐伯

昌昌祥 燕山叢錄之流而各注其所采書名於其

下則較徐氏書頗有資於考證間綴按語亦殊精

鄭記六十六

審知其記事纂言之功深矣前有嘉慶丁卯自序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六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七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五

小說家類五

瑣記

原本博物志十卷

吳門黃氏士禮居刊本

晉張華撰宋周日用等注華仕履見譜錄類

望耳隋志類雜家 載博物志十卷新舊唐志崇文目

書錄解題類雜家 通志雜家宋志俱同讀書志及解

題又載周盧注博物志十卷盧氏注六卷通考同

鄭記六十七

晁氏稱是書載歷代四方奇物異事兩本前六卷

略同其無周氏注者稍多而無後四卷是本前有

黃堯圃不烈 刊序謂予家有汲古閣影鈔宋本未

題云連江葉氏與今世所行本夔然不同嘗取而

讀之乃知茂先此書大略撮取載籍所為故自來

目錄皆入之雜家其體例之獨創者則隨所撮取

之書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如卷首括地象畢方繼

以考靈耀是也以下雖不能條舉所出然列於山

海經逸周書等皆顯然可驗今本強立門類割裂

遷就遂使蕩析離居失其指趣致為巨謬矣考讀

書志及通考皆載周日用注十卷即是此本遂刻

之以正今本之失於中仍不免譌錯皆不難校正

今悉仍其舊者恐失真也今觀是本前有茂先原序與今本同其載日用注及盧氏注各繫姓氏以別之亦與今本同特所載皆屬寥寥耳此本當為張氏原書後人未見其書別采遺文竄合成編又雜取他書附益之故不能如此本之詳備也攷隋志雜家又載張公雜記一卷注云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雜記十一卷注云張華撰新唐志雜家亦載張公雜記一卷然則史記索隱續漢書注三國志注文選注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多有出於此本外者或即張公雜記之文歟

鄭記六十七

博物志十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晉張華撰 四庫全書著錄案茂先原書吳門黃蕘圃以影鈔宋本校刊行世與是書詳略迥異是本蓋後人未見原書惟采摭諸書所引而附益以他小說分類成編故證以諸書所引或有或無或合或不合也其書前有茂先原序凡分三十八目頗近類事之書攷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不言其分類隸事此則非張氏原書之明證也且又錄及唐人所撰隋書之文則其編次亦甚無端緒矣 祕書二十一種亦收入之

述異記二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梁任昉撰昉字彥昇樂安人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有祖冲之述異記十卷而無任氏書新舊唐志亦俱不載崇文目讀書志通考宋志始載之是書雜記舊聞以及名物頗冗雜而少端緒中有北齊武成河清年事必非彥昇原本蓋原本久佚此為後人裒合類書所引并增益以諸小說而成乃真偽雜糅之書也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津逮祕書本

鄭記六十七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孫官至太常卿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總作三十卷崇文目及通志同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分作二十卷續十卷前有自序稱服縫掖者及怪及戲無侵於儒詩書為太羹史為折俎子為醢醢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門為二十卷今觀是書分二十九門曰忠志曰禮異曰天咫曰玉格曰壺史曰貝編曰境異曰喜兆曰禍兆曰詭書曰怪術曰藝絕曰器奇曰樂曰酒食曰醫曰黥曰雷曰夢曰事感曰盜俠曰物異曰廣知曰語資曰冥跡曰尸窆曰諾舉記曰廣動植曰肉搜部其語資篇後尚有破益錄已佚續集分六門曰支諾舉曰貶誤曰寺塔記曰金剛經鳩異曰支動曰支植其標目多奇詭而所記又極譎怪浮誇然古之佚文祕典往往

而在故徵引者不絕也其諾舉記前有小序惟稱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舉記而不言及何所取義吳氏能改齋漫錄引抱樸子內篇之文以證諾舉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名理或然也然續集則作支諾舉又何解也又如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尸夢之類亦無從而深考之至廣勳植分羽毛鱗介蟲木草六篇前亦有總序攷梁元帝賦有訪西陽之逸典語謂大小二酉山多藏奇書也書名取義蓋出於此此本兩集之末皆有毛子晉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清異錄二卷 最宜草堂刊本

鄭記六十七

宋陶穀撰 穀字秀實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避晉諱改陶氏歷仕晉漢周入宋終戶部尚書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陳氏稱是書凡天文地理花木飲食器物每事皆制為異名新說其為書殆似雲仙散錄而語不類國初人蓋假託也今觀其書分三十七門總六百十八事各有標目而事實緣起即注於其下其中花九命一條乃似南唐人所作則陳氏假託之說誠若可信然胡元瑞四部正譌 下嘗辨之云清異錄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理又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

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髭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據此知陳氏之說不足憑也是本為海昌陳勉之 世修 所校刊并為序

東坡問答錄一卷 普祕笈本

舊題宋蘇軾撰 軾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凡二十七條皆記東坡與僧佛印嘲戲譏謔往復之詞以及商謎行令并疊字詩無弗談諧詼浪而入魔道真三家邨夫子伎倆耳偽書至此亦可謂無所不有矣前有萬麻辛丑常熟趙 開美 序恐即其所依託云

漁樵問話錄一卷 普祕笈本

鄭記六十七

舊題宋蘇軾撰 四庫全書存目無錄字作二卷讀書志通考俱同晁氏稱是書設為漁樵問答及史傳雜事不知何人所為今觀其書分上下兩篇多襲唐人小說而敷衍之與邵子漁樵對問之談名理者宗旨迥別且議論亦淺近前有萬麻壬寅常熟趙 開美 引疑即其刊刻時以其為宋人舊笈因妄題東坡名氏并增以錄字而併其卷帙耳說邨所收係節錄本云

續博物志十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宋李石撰 石字知幾資陽人舉進士高第紹興末以成都轉運判官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

補俱不載焦氏經籍志農家類始載之是編前有自序稱張華述地理自以禹所未志且天官所遺多矣余所志視華歲時縣歷其有取於天而首以冠其篇次第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苟於搜索而比華所志加詳今觀其書多采摭舊文失於刊改然與世之類事之書小異所載軼聞瑣語皆可以備參證合張氏書觀之庶幾由天地以及山海由山海以及人物固無一之或遺矣後董遐周又廣之為五十卷則全屬類書不可與二書為伍矣前有康熙戊申汪士漢序唐宋叢書亦收入之

鄭記六十七

六

舊題愚叟邱瓊撰不著時代 四庫全書存目作舊本題宋邱瓊撰蓋據 內府藏本說郭所載亦作邱瓊疑莫能明也前有自序以花卉蕃靡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因測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首列姚黃為王魏紅為妃次列九嬪世婦御妻三日皆牡丹類也次列花師傅花彤史花命婦花嬖倖花近屬花疏屬花戚里花外屏花官闈花叢脞十日皆諸花之各有等級而役屬之也又次列花君子花小人花亨泰花屯難四目皆指牡丹所值之時地人物而類敘之也大都借牡丹作遊戲之談非花卉之譜也

拊掌錄一卷說郭本
元宋元懷撰元懷自號懷然 子里貫未詳 四庫全書存目前
有延祐甲寅自序稱呂居仁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更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以補軒渠之遺今觀其書凡三十則皆述宋人可笑之事頗具端未而皆不詳出處蓋聊以資開卷之一笑不足以言著書也說郭所收本較此多五條云

十處士傳一卷

快書本

明支立撰立字中夫嘉興人天順中官翰林院孔目 四庫全書存目
其書取布衾木枕紙帳蒲席瓦罍竹牀杉几茶甌

鄭記六十七

七

鐙檠酒壺十事仿昌黎毛穎傳東坡羅文傳例各撰擬其名氏籍貫而為之傳及贊無論其寥寥短章詞意淺率遠不及韓蘇也即及之豈如許諸事可與筆硯較輕重哉未有自跋知其方為常州學官蓋較之無所用心者為猶賢耳

古今諺一卷古今風謠一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皆作二卷此蓋李雨邨所合併耳其書皆於嘉靖間在雲南時采集諸書中謠諺以游嬉自遣其孫宗吾刻之遂行於世大旨謂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采以為談因之輯錄成帙其又輯及風謠者蓋以

見禎祥妖孽之興其來有自而昔人所謂詩讖之說其亦有所本云兩書前俱有兩卮序

小窗自紀四卷豔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原刊本

明吳從先撰從先字寧野號小窗蘇州人四庫全書存目自

紀皆所作駢偶雜著以及詩賦頌贊論序傳記之

類大都游戲之文前有自序及焦吳達俞恩

施鳳來湯賓尹沈明龍六序豔紀止有自序皆采

輯漢魏以來以迄明代詩賦雜文凡分十二部俱

取其詞之穠豔者內有宋玉四賦列在中山王鄒

陽司馬相如之後殊失次序清紀分清語清韻清

鄭記六十七

八

事清享四門皆摭羣書中雋語瑣聞成帙前有

自序及纂用書目又有吳達王字何偉然三序別

紀皆纂錄古今逸史遺書奇編怪帙為之而先之

以內經調神爾雅釋天曾子天圖三則頗為不倫

前有自序稱別紀者清豔外之賸物也蓋當萬厯

年間盛行纖詭之文故小窗亦專務乎此不過猶

賢於博奕云耳

青泥蓮花記十三卷原刊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四庫全書存目其書記

歷代女伎事跡皆摭摭子史別集中瑣聞而成凡

分記禪記元記忠記義記孝記節記從七門所記

共一百二十餘人又外編分記藻記用記豪記遇

記戒五門所記共八十餘人自謂大例惟四其一

在尚名行而略聲色然專以娼論古昔家樂亦稱

為伎顧各自有主列次姬侍非可與人盡夫者等

也不在此內其一金元以後凡有戲劇好失故實

又多影響或未必有其事或出談說家總無明據

並不混載其一記從以終事為別有他不錄其一

諸凡疑誤並為分注云云其為例亦可謂精審矣

而惜其用心於無益之地徒為導情增欲之具所

謂作法於涼弊將若何禹金尙未之知乎前有萬

厯庚子自序及采用書目目錄後又有識語

鄭記六十七

九

板橋雜記三卷說鈴後集本

國朝余懷撰懷字無懷號澹心閩縣人四庫全書存目是書

前有自序謂金陵古稱佳麗之地洪武初年建十

六樓以處官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

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

及舊院而已余偶為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

詠顧盼自雄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

見聞用備汗青今觀其書上卷為雅游中卷為麗

品下卷為軼事皆所以述狹邪傳豔冶者也昔唐

李戡痛惡元白詩謂其纖豔不遺淫言媒語入人

肌膚不可除去其詆元白太過若此書則誠如戡

所云矣末又有自撰後跋詡為四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意雖如此其如書之大相刺謬何 昭代叢書亦收入之

鄭記六十七

十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七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八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三

釋家類

易筋經義二卷 寫本

舊題西竺僧般刺密諦譯前有唐貞觀二年李靖序稱後魏孝明帝大和間達摩大師自梁適魏面壁於少林寺迨九年功畢示化少林僧於西壁處得一鐵函獲所藏經二帙一曰洗髓經一即是經洗髓經共作祕傳後世罕見惟是經留鎮少林其字皆天竺文般刺密諦詳釋其義徐洪客得其祕

鄭記六十八

嘉業堂校刊

諦既授於虬髯客客復授於予云云大都是書傳自少林而偽託藥師序以神其授受也其書凡二十八則大旨謂髓骨之外皮肉之中莫非筋絡周身通行血氣凡屬後天皆其提挈假借修真非所襄贊立見頽靡視作泛常曷臻極至舍是不為進修不力無有是處故名曰易筋經乃釋家講內丹之書也又有紹興十二年牛皋序署曰宋鄂鎮大元帥少保岳麾下弘毅將軍其偽不待言矣未有紫凝道人跋各家書目俱不載殆晚出之偽書耳凌仲子校禮堂文集廿五有與程麗仲書亦辨是書之偽文煩不錄

弘明集十四卷 支那撰述本

梁釋僧祐撰 僧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揚都建初寺武帝時居鍾山定林寺

四庫全書著錄舊唐志新唐志 總集 崇文目讀

書志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作十卷蓋脫字耳是書前無自序而有後序稱祐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今觀其書凡十篇不標門目皆自東漢迄梁代發明彼教之文其往復辨難攻擊不休者亦具載之其大旨主於張大其教故于抑儒斥道之作尤甄錄無遺夫釋源於老固有明證其排斥老莊已昧其所自出而忘其祖乃復併抑吾儒亦獨何心是時梁武帝方崇信其教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非不幸也然祐生當齊梁間古書多未散佚故遺文墜簡猶有存者足以備攷證之一種至其書之背道而馳姑存而不論可也此本每卷後各有校訛音釋當屬明萬厯間刊時所加入耳

鄭記六十八

廣弘明集三十卷 支那撰述本

唐釋道宣撰 道宣姓錢氏丹徒人隋末居終南白泉寺又遷豐德寺至唐高宗時乃卒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宗文目讀書志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濟成功啟福悔罪統歸十門前有自序每門又各有序極為詳贍蓋其皆采摭舊文而成舍諸序外無所為論著也僧祐書止十四卷而此實倍之可稱浩博而不免涉於泛濫藉以張大其教然隋以前名流撰述為後來總集所不載者實賴僧祐書及此編以存洵足以備藝苑之參攷矣此本各卷末俱有音釋蓋萬厯庚戌刊時所加入云

鄭記六十八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 支那撰述本

唐釋道世撰 道世字元暉上都西明寺僧 四庫全書著錄宗

文目新唐志通志俱作法苑珠林集一百卷蓋所見本不同也是書皆以佛經故實分類編排凡一百篇每篇各分部每部又分子目其每部之首有述意者多猶史傳之序或有或無也大都引經據典條理分明主於侈神異陳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若以經理繩之無不抵牾百出殆亦不免虛摘浮詞假盈卷軸者矣然其書成於唐初

尙無後來空談心性之習在彼教中猶爲微實之學猶之唐初九經義疏終勝于宋人之傳注語錄也前有總章元年李仲思儼序此本每卷之後各有校譌音釋當屬明萬曆辛卯刊時所附入云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武進莊氏校刊本

唐釋玄應撰玄應貞觀末大慈恩寺翻經僧新唐志著錄作眾經音義前有終南太一山釋氏序即釋廣宣稱法師以貞觀末歷敕召參傳綜經正緯資爲實錄因譯尋閱摺拾藏書爲之音義注釋訓解云云今觀所譯經二百六十四種律入十二種論九十五種計四百四十餘種所引書自釋典外至百數十種其

鄭記六十八

引經則有三家詩鄭康成尙書論語注賈逵服虔春秋傳李巡孫炎爾雅等注引字書則有倉頡三倉衛宏古文葛洪字苑字林聲類服虔通俗文說文音隱及漢石經之屬多不傳之祕冊惟味漢人之通借泥後世之四聲是其短也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武進莊所官咸寧知縣至大興善寺見轉輪釋藏求其卷帙善本猶存乃與嘉定錢獻之及陽湖孫淵如師同爲校正刊而行之於是學者俱爭求是書幾與陸氏經典釋文同科矣前有乾隆丙午莊所刊序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支那撰述本

唐釋智昇撰智昇開元中居長安要崇福寺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類書目通考俱載之新唐志止載大唐內典錄十卷注云西明寺僧撰母照開元內外經錄十卷而不及是錄唯通志依唐志所載外又有續大唐內典錄一卷注云唐僧智昇撰當即是錄而書名卷數大異蓋不可攷矣其書成於開元庚午前有自序目錄晁氏稱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入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爲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同時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也今觀其書分爲二錄一日總括羣經錄凡十卷從漢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

鄭記六十八

并譯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後爲倫不依三藏之次兼敘目錄新舊同異一日別分乘錄亦十卷別錄之中典分爲七一有譯有本二有譯無本三支派別行四刪略繁重五拾遺補闕六疑惑再譯七僞邪亂正就七門中二乘區分三藏殊科具悉委曲兼明部屬大都紀載釋氏舊文莫備於此然著錄浩繁外迂在所難免不止如晁氏所指摘已也後來朱竹垞仿其體例撰經義考其外迂亦所時有而何責于緇流此書在彼教中足以爲一切經之必可總匯矣是本後十數卷之末俱有音釋當屬明人刊時所加入云

一五 大正 丹 卷六八

法藏碎金錄十卷 明刊本

宋晁迥撰 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自其父始遷家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旋為翰林學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曰文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別集 書錄解題通

考宋志俱載之解題通考宋志俱無錄字蓋省文耳是書乃其晚年退居昭德里時所作前有天聖丁卯自序明遠酷嗜內典有得即書禪門語錄之

屬不過出于文人之手能飭以雅言尙未墮入緇流棒喝語氣耳然以士大夫而用心於此豈其于昌黎一集尙未寓目乎其元孫子止深以其祖之

鄭記六十八

後雖自亂其例不恤也此本為明嘉靖丙午其裔孫 項 得宋刊重刻冠以像贊及逸事七則并為之跋

道院集要三卷 明刊本

宋晁迥撰王古刪定 古字敏仲清源人官至戶部尚書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別集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

宋志注云不知作者是書前有治平乙巳敏仲序稱文元晁公博觀內書精鍊道行不徒強學而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覺為心其所著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古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耆智餘書余嘗得徧閱之以為名理之妙雖

白樂天不迫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粹精整比義類使便觀覽云云蓋集五書以成一書凡百餘條誠為得其菁華而遺其糟粕矣然亦不過釋家語錄之流與文章實風馬牛不相涉也子止係其元孫竟列之別集中殆亦歷諱其沈溺於異學耳而不知欲蓋而彌彰也此本為明嘉靖甲寅其裔孫 項 以宋本重刊前後俱無序跋蓋佚脫爾

宋高僧傳三十卷 支那撰述本

宋釋贊寧撰 贊寧德清高氏子出家杭州龍興寺嘗召對於滋福殿詔修高僧傳咸平中加右街僧錄至道二年卒諡曰圓明大師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亦載之按梁釋惠敏始撰

鄭記六十八

高僧傳六卷分譯經義解兩門慧皎復廣為十四卷分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唐釋道宣以慧皎書詳於吳越而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續為三十卷所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別分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十門 以上三書俱見 至贊寧於太平興國七年奉敕再續則由唐高宗時為始凡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傳後附以系論所分十類一仍道宣之例於端拱元年書成表上故前載進表及批答又有自序末又有自撰後序其于唐五代

諸僧授受源流敘述最詳大都采自各家誄銘記
志居多而詞意亦頗雅飭足以備釋氏之掌故矣
至每卷後音釋乃明萬厯辛亥刊時附入云

五鐙會元二十卷 支那撰述本

宋釋普濟撰 普濟字大川宋末杭州靈隱寺僧至元初猶存 四庫全書

著錄焦氏經籍志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攷宋景德

開吳僧道原作傳鐙錄真宗詔翰林學士楊億裁

正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為廣鐙錄建中靖國

元年釋維白成續鐙錄淳熙十年釋道明作聯鐙

會要嘉泰中釋正受作普鐙錄斯五鐙之所由始

與藏典並傳焉大川以五鐙為書浩博學者罕能通

鄭記六十八

八

究乃刪薙冗雜合為是編首以七佛次以西天東

土祖師又次以四祖五祖六祖下法嗣附西天東

土應化聖賢又次以南嶽青原下法嗣又分滄仰

法眼臨濟曹洞雲門五宗支分派別各綴以傳其考

論彼教源流本末最為詳明雖體例仿釋惠洪僧

寶傳然惠洪書僅載八十一人而此編所載悉數

之未可終也觀於是編學者可不必再求之五鐙

全書矣前有元至正甲辰杭州僧延俊重刊序明

嘉靖辛酉平湖陸 光祖 重刻募緣文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 徑山古梅庵刊本

舊題元清源居士王古撰道院集要亦署曰清源

王古刪定疑莫能明焉 後人展轉附益已失原 是

編乃其所著釋藏目錄首列科段四則一總標年

代括人法之紀綱二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三

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四廣列名題彰今日之

倫序前一則俱止敘述三藏崖略後一則但注云

如文即指下十卷之書也自漢明帝永平戊辰至

元成宗大德丙午凡一千二百四十一年中間譯

經及傳譯之人總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經律三藏

總一千四百四十部合五千五百八十六卷皆以

千字文計其帙數自天字至侈字止備列諸目各

為解題於下殊屬該括詳明一覽之餘全藏義海

鄭記六十八

九

瞭然於心目之間矣然考是帙卷數僅至侈字而

止恐未全之書也前有清源序偈及大德丙午吉

州報恩寺釋 克己 序

佛祖通載二十二卷 明刊本

元釋念常撰 念常姓王氏號梅屋華亭人延祐中居嘉興大吉祥禪寺 四

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是書乃其

敘述釋家故實而作第一卷但紀佛法初起崖略

第二卷自盤古以迄周康王亦祇錄帝王統系第

三卷至末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釋迦誕生以迄元

順帝元統元年皆據內典編年紀載各條之後時

有論斷大都鋪張彼教以使人畏敬奉承而於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佛諸家俱加詆斥雖韓文公亦不免焉甚至據朱子韓文考異以與大顛書爲眞而遂造作言語以復闢佛之讎何其誣妄至此極耶然其書采摭頗博閒存公論較諸宋僧志磐佛祖統紀之僭擬史例者夫固高出一籌矣前有至正元年虞伯生集序末有天竺僧無本後序攷虞序道園學古錄所不載或屬他人代作或非其稱意之作而不存耳

長松茹退二卷

續秘笈本

明釋可眞撰可眞字達觀吳江人始居蘇州楞嚴藏佛舍利慈聖太后迎入宮中特賜紫伽黎俄以獄詞牽連論死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達觀有集名茹退據佛經

鄭記六十八

十

以牛糞爲茹退蓋自謙之詞也是編乃其所著語錄故亦以此名之長松其館名也其書凡一百十九條皆以憨憨子同起雖出於釋氏而不盡爲釋氏之談於人情物理亦間及之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云前有李日華及匡石子二序後有萬麻乙未刑懋跋

現果隨錄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釋戒顯撰戒顯字晦山順治間居杭州靈隱寺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九十二則內三十五則俱附有論斷自謂凡現在因果係親見聞者皆入此錄錄中所記不外乎太上感應篇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而已然

不教以積善而徒驅人以奉佛則仍緇流之習氣耳前有康熙辛亥周櫟園亮工序

鄭記六十八

十一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八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九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四

道家類

陰符經解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舊題黃帝撰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

李筌七家注 四庫全書著錄按隋志兵家類載

太公陰符鈔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

帝亦無與於道家之陰符經至新唐志始有集注

陰符經一卷注云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

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鑒李鏡楊晟凡十二家

鄭記六十九

一嘉業堂校刊

蓋注始于伊尹則以為此經出于黃帝矣崇文目亦作集注原陰符經原釋所引不及伊尹而云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託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注者凡六家並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讀書志作七賢注陰符經通考同晁氏稱李筌注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元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黃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于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

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採雜兵家語又妄託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摺擊也余謂魯直所云確不可易殆李筌所為託之黃帝又妄託之前人諸注以實之耳故朱子語錄亦稱閻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卻無蹊歎如許以上說唐志崇文目所載集注本久已散佚即崇文目所稱陰符經敘無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傳亦與今本不合惟晁馬兩家所稱七賢注即今本也然晁氏所引筌注不見于是本蓋晁氏又別載有筌注

鄭記六十九

二

一卷此本不全錄之故有所不見者其書已亡今惟所注傳驪山老母口授太虛山李筌疏之本尚存前有自宋志作一卷序有與晁氏所引大異小同云此本前有孔明序不知何人偽撰說郭漢魏叢書續祕笈所收均不著名氏

陰符經考異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宋朱子撰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亦載之按陰符經指為唐李筌所偽作者首發於黃山谷朱子語錄亦深以為然其書頗得黃老之緒餘非深於道家者不能作故朱子考諸本之同異刊定其文而為之注以見其學之無所不通不僅談養

生而注參同契也此本題爲空同道士鄒訢撰與參同契同例蓋以旁涉異端非儒家之正軌所以隱其名氏而託諸度辭歟則何如不作之爲高矣
陰符經講義二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宋夏元鼎撰 元鼎字宗禹號雲峰散人永嘉人 四庫全書著錄
乃其原本卷末附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相生圖後各繫以說此本無之當屬白明之所刪去耳其書以丹法釋陰符亦居然成理特是經出於李筌僞作今筌自注具在未嘗及於丹法何後人注其書者反附會其說耶從此

鄭記六十九

說陰符者又開出鑪火一派矣前有寶慶丙戌樓昉序攷原本尙有宗禹自序自記及留 元剛雲峰 入藥鏡箋序王九萬後序此本皆不載云
陰符經注二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舊題金陵道人唐淳撰 四庫全書存目作一卷
焦氏經籍志作二卷與是本合前有元至大己丑孟 綽然 序稱淳不知何代人邇來瑩然子周 至明 因游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版印行求予爲序云云則亦至大時始傳于世矣其書上卷爲神仙抱一演道章下卷爲富國安民演法章彊兵戰勝演術章與 昌辰 解本同

而無黃帝陰符演章哲人以愚虞以下之文則又與蹇本異也其說皆主於內丹而傍引諸書以證之似曾見夏宗禹講義而爲之云

陰符經注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錢氏補元志所載注俱作解前有元至正戊子眉山師 敬 序稱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攷朱子注此經不過以餘力了之原不及專家之詳明玉吾學宗朱子因爲彌縫其闕殊較他家爲勝然朱子用褚氏張氏二注本故定人以愚慮聖以下一百十四字皆爲經文而是注竟刪去之未免失朱子之意矣

鄭記六十九

陰符經注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舊題姑射山太元子侯善淵撰 四庫全書存目乃其原本焦氏經籍志亦載之攷道藏目錄多有善淵所注之書蓋亦道家者流也其注隨文解義殊嫌太簡頗與葛白叟道德寶章相類而特不以佛理解之耳前有自序稱死生之理其機在目知其全書大旨不出乎此其篇末人以愚慮以下一百十四字絕無注文則不及原本之完善矣

陰符經解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存目昔之解陰符者或曰

韜鈴或曰導引皆不得其解不如仍以老子之理解之尚不失其宗旨澹園喜談禪悅又即以佛理作是經與其所作老子翼自成一家之言蓋佛老本同源也較之以兵家神仙家之附會此經者相去遠矣前有萬麻辛丑顧起元小引

陰符經注一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四庫全書存目按陰符經乃衰世之書大抵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為之也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為撰考異一卷厚庵為朱子之學者也因見朱子曾刊定其文詮釋其義乃亦從事於此但在朱子則可在厚庵

鄭記六十九

五

則不可我 朝理學李陸並稱而厚庵獨不得與從祀之列豈非注陰符參同契之孽哉

道德經評注二卷 十子全書本

舊題漢河上公章句明初歸有光批閱文震孟證正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啟壬戌一甲四庫全書著錄作老子注乃江西巡撫采進本按漢志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而無河上公注隋志始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經典釋文始作河上公章句四卷新舊唐志崇文日讀書志通志

俱作河上公注二卷宋志又作河上公注一卷其作四卷者蓋分併之異耳攷史記樂毅傳贊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為曹相國師云云授受確鑿自當有注故稱曰本師其書久佚姑無庸議是注託言河上公撰蓋因河上丈人有注佚而改其稱為河上公至葛氏神仙傳三載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敕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

鄭記六十九

六

人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帝即其庵躬問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所在云云又因是注題河上公而附會之即其所云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顯然露一敗闕自老子成書後至漢文帝時亦不過三百餘年而況於作法之人乎況其注既為文帝所得而七略獨不載之何也且注附句下始于馬季長曾西漢而有是體耶無論其意淺近不類秦漢間人書矣殆魏晉間無識道流所依託而神仙傳從而附會之歟陸氏釋文

雖未能辨正神仙傳之附會而不據之以作音義亦殆有以也此本係近時坊人重梓明刊本故仍題歸氏文氏批訂于首且標題詳注而併偽河上公序亦題曰詳注序荒謬已極前又有明太祖御製序贊又錄法輪經譜略列史志略史記列傳及隋辭道術所撰廟碑又有諸家總論十則又上卷後有董道術藏書志一則下卷後有蘇欒城李弘甫序跋二則又于上闕俱輯有諸家評語皆不足存道德指歸論六卷津逮祕書本

舊題漢嚴遵撰遵字君平成都人四庫全書著錄按君平原書隋志作十一卷新舊唐志俱作十四卷又

鄭記六十九

有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崇文目道書類讀書志通考宋志俱作三卷然皆無論字此本有之蓋作偽者所妄增耳晁氏稱是書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此本卷數與廓注同其題谷神子而不顯姓名疑卽廓也按此本前有谷神子序稱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訛舛定爲六卷而以其說日冠於端庶存全篇之大義爾云云則與晁氏之說大相刺謬無論卷帙不合卽僅有正文而無注其顯然矣竊意晁氏所稱谷神子注已亡因併本書之文而偕亡所以書

錄解題已不載之據曹能始元歸外編序所云實明末人所僞作胡孝轅震亨誤收入祕冊函毛子晉因而編入祕書也其書凡三十四篇各拈道德經文標日文詞雖不逮于古而說頗近理猶能文之士所爲尙可存備一解焉前有劉子威鳳序沈士龍及孝轅題詞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老子道德經注二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魏王弼撰弼字輔嗣山陽人十餘歲卽究心莊老何晏善奇之召補臺郎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二卷經典釋文同舊唐志作立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新唐志則立言二字在新記二字下而別出王肅立言新記道德二卷皆

鄭記六十九

顛倒重複不足憑崇文目作道德經注一卷讀書志作老子略論一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老子注二卷宋志同宋志又別出道德略歸一卷歸卽論之論字因而重出也大都詳言之則曰老子道德經注約言之或曰老子注或曰道德經注分之則二卷合之則一卷至元言新記道德及道德略論之稱又莫詳其何所據也陳氏稱魏晉之世立學盛行弼之談立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立義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按今本釋文實分上卷爲道德經下經爲德經與古本不合當屬後人據俗本以標目

非陸氏之舊矣今館臣以萬厯中張之象刊本據永樂大典之本校正其書凡八十一章即注河上公注本章名於其下以聚珍版印行冠以提要一篇末有宋政和乙未晁說之乾道庚寅熊克二跋老子解四卷 廣祕笈本

宋蘇轍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道德經解二卷讀書志作蘇子由注老子二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老子新二卷宋志作老子道德經義二卷蓋所見本各異也惟焦氏經籍志作道德注四卷卷數與是本合知眉公陳氏蓋據明刊本載入而改其標題耳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

鄭記六十九

九

焉於是作此解自序謂未有不與佛法合者蓋佛經本中華士人竊老莊之緒餘以潤色成書宜其合也惟其援中庸之記以相比附未免援儒而入墨故朱文公作雜學辨極考之末又有自題引東坡跋云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其言佛老不為二善矣以言孔老為一則悖也至商鞅韓非為黃老之轉關此史記所以老韓同傳也東坡亦溺于二氏者故有見不到耳

道德寶章一卷 彙祕笈本

宋葛長庚撰 長庚字白叟別號白玉蟾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嘉定開微赴闕下封

紫清真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作老子道德經寶章是書離章析句稍加箋注有類禪偈蓋佛老本同源而異派白叟併為一解欲讀者於言外領取其旨耳前有明陸樹聲跋及萬厯癸未適園居士二跋而不著名氏或即與眉公同校此書之秀水陳詩教云

老子翼二卷 原刊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其書采古來解老子者六十四家取其醇正條達有合於經者手為纂錄而以所著筆乘附之合為六十五家其訓詁音義列經文之下各家注及筆

鄭記六十九

十

乘列每章之後而標舉其姓名其采摭極博瞻而精審蓋澹園講學皆涉老莊其得於兩家者殊深故其解老乃多得其本旨其於各家注為所安者既載之正經上下卷其餘悉斂為附錄及考異一卷亦頗賅備足有裨於好古者之參攷焉前有自序及王孟起 元貞 序其考異前亦有自題至國朝乾隆庚申郭義一 乾泗 重加校刊改為老子元翼其妄不待辨矣

道德經注二卷 陰符經注一卷 洞谿刊本

國朝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乾隆庚辰自序及凡例靈胎以王弼之注詞亦膚近無發明

河上公之注文理不通其爲僞託無疑餘所見數十家非無偶得總不精純因熟讀經文直疏經義而成是編分上下二篇而去其道經德經之目又分八十一章而去其每章名目惟以章首一句標題於篇中字句之多少異同則從諸本較對取其明白確當者從之其訓詁視其上下文脈絡而通貫使其上下連屬詞義頗屬通達而淺顯可以便學者之循誦然以言錄得老氏之精意則不及古注遠矣附載陰符經注一卷其自序稱陰符爲贊易之書而因以易理解之亦簡而明蓋與其解老相等云

鄭記六十九

文子二卷 墨海金壺本

周文子撰不著其名文子老子弟子或曰計然者誤也 四庫全書著錄漢志作九篇隋志作十二卷注云梁七錄十卷亡馬氏意林新舊唐志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十二卷自新唐志以下皆據後人注本按是書凡十二篇曰道原曰精誠曰十守案十守原作九守今據明刊本改曰符言曰道德曰上德曰微明曰自然曰下德曰上仁曰上義曰上禮古本以一篇爲一卷也漢志作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合下德爲一篇以配上德耳七錄作十卷者疑九篇外有敘錄一篇云

今本又從十守篇分出守虛守無守平守易守清守真守靜守法守弱守樸十篇合爲二十二篇皆出於後人之臆見非古本如此也且止有正文而無注知元魏李暹唐朱元宋朱弁三家之注已亡而唐徐靈府注錢氏讀書敏求記三所載太原祝氏依宋板摹寫之本今亦不傳也攷漢志注稱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孫淵如師駁之曰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然書稱平王並無周字又孟堅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故可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

鄭記六十九

也竊謂師之駁確而精矣獨其信文子卽計然則請得以宋潛谿之辨正之其言曰宋潛谿全集十二有諸子辨稱文子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鈺李暹曰姓辛葵上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駟曰計然姓辛號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人也顏師古曰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說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辨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耳蓋老子之言弘而博故是雜以黃老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

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竊謂潛谿之辨確而精矣而淵如師撰文子序猶信文子即計然見問字集四殆不然也張若雲從明刊本校梓冠以提要一篇其目錄前有余有了志題辭云吳中舊刻僅十餘葉近得默希子即徐靈府始觀其全不知何故不照原本翻刻又盡削靈府之注殊所不解錢曾王亦云爾見敏求記三

文子合注十二卷 明刊本
舊題默希子徐靈府正儀子朱弁南谷子杜道堅合注乃明天啟乙丑浙中楊爾曾所刊本也前有

鄭記六十九

三

莆田黃鳴喬刻序稱吳中舊刻文子僅十餘葉雲間潘氏輯略較之倍蕪近得默希子本始觀其全迺靈府注本也門人楊生忽以全書附郵筒至微余片言以弁卷首迺默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注也昔以不覩全書為憾今喜獲其全而并得其注三子謂非文子之功臣乎此乃黃氏既見徐注本又見合注本也按新唐志載有北魏李暹唐徐靈府兩注崇文總目同讀書志則李徐家外別有唐元注至書錄解題止有徐注通志宋志則俱載李徐及朱弁注而無朱元注焉竊謂朱弁朱元疑即一人傳刻者因字形相涉而誤今李注久佚

是本僅有徐朱兩家注朱弁又誤作朱弁其全不全皆無別本可證至杜注實即宋杜南谷之續義以聚珍版本核之知此本又屬采錄不全則徐朱兩家注概可知矣然聚珍本所闕之五篇此本每篇尚存數條亦可以補其闕而徐朱兩家注雖不全又屬錢氏讀書敏求記所未及載者則此本洵足寶貴矣未可以明人所刊而遐棄之也卷首載有徐氏原序又有杜氏原序吳全節黃石翁二序俱聚珍本所不載又有文子考或即爾曾所作耳

文子續義十二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壽山昇元觀道士 四庫全書

鄭記六十九

十四

著錄南谷為理宗時人至元大德丙午尚在倪氏宋志補及倪氏錢氏補元志俱失載攷文子注有元魏李暹唐徐靈府朱弁三家今惟徐朱兩家注為明楊爾曾合南谷是注刊為合注本者尚存其十之三四焉南谷當宋元間各家之注猶完然無闕因采取諸說以注是書然皆不標名氏但題曰舊注而所自為則題續義以別之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及牟原原序因別錄原闕之正文篇合為十二卷以符隋唐宋志諸家書目所載文子舊注之數其注義頗明暢能使本文之疑滯

渙然冰釋而原文字句多足以訂今本傳刻之誤
惜當時未及見明人合注本而補輯之耳

關尹子一卷 墨海金壺本

舊題周尹喜撰 喜字公度秦人關吏老 四庫全

書著錄按漢志載關尹子九篇隋志新舊唐志崇
文目讀書志通志俱不載至書錄解題通考宋志

始載有九卷陳氏稱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
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

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合觀是書凡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益

八籌九藥九篇宋潛谿全集二十有諸子辨謂其

鄭記六十九

注

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
變我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
虎寶鼎紅鑪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
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于此過
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于巧刻而宋象克之徒
乃復尊之如經其亦妄人哉余謂此書在偽書之
中頗有理致有詞采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
所為也

莊子注一卷附莊子注考逸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晉司馬彪撰 國朝孫馮翼輯按紹統莊子注晉

書本傳未詳其卷數隋志載莊子十六卷司馬彪

注本二十一卷今闕然新舊唐志俱作二十一卷

是即通志所謂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

者矣經典釋文於莊子蒼萃眾家音注以成而於

紹統注徵引最夥彪注本大抵佚於宋代太平御

覽以修文殿書為粉本故雖引及彪注未可執之

以證未佚也鳳卿因摭拾逸闕以存彪注之舊而

義取限斷不采陸氏釋文誠以釋文既有專書明

人所刻莊子又分篇臚列為學者所易見且其語

不啻三倍于選注諸書無庸為陸氏作鈔胥重為

編錄也惟他書所引與陸氏合者將釋文附注統

計一百十四事陸氏合者四十餘事遺者六十餘

事故別輯為莊子注考逸一卷至困學紀聞載莊

子逸篇共三十九章而亦不能無漏今采七事皆

有司馬注語者其無注及不標人名者不錄而其

所漏者六事亦載以補六事之闕附錄於彪注之

後併為之序

鄭記六十九

注

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 原刊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作莊子

翼八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拾遺一卷蓋拾遺

即闕誤餘事雜錄即附錄而誤作二卷爾其書采

摭古來莊子注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者凡十六

家又章句音義凡十一家取其與莊合者以成是

編其所著筆乘亦備一家焉而大旨以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為主所有訓詁音義列每章經文之下然後列各家之注而標明其所出體例與老子翼同其所引各家或不免一一核實然多援據古書終有根柢究勝于明人空疎之習焉所附闕誤一卷乃陳景元南華章句之文皆載古今本之同異以備參攷又附錄一卷則史記莊子列傳阮嗣宗莊論王介甫莊子論上下蘇東坡莊子祠堂記潘佑贈別王元澤雜說李元卓士表莊子九論

鄭記六十九

明釋德清撰德清字登印自號慈山道人全椒人 四庫全書存目

前有自序稱余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延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真人以為必當之論也空谷傳聲泉響皆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今觀其書凡教源心法考取學問教乘工夫行本宗趣八論大都引佛經以證老莊有援道入釋之意然兩家本如一鼻孔出氣故易牽合以其論老莊為名因從其名歸之道家焉前又有閔士竹題辭

列仙傳二卷秘書二十一種本 舊題漢劉向撰 四庫全書著錄乃兩淮鹽政采

進舊刻本隋志雜傳類 載列仙傳讚一本三卷注云劉向撰嚴續孫綽讚一本二卷注云劉向撰晉郭元祖讚舊唐志雜傳類 作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新唐志雜傳類始作列仙傳二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俱同按隋志所載謂傳為向撰續為嚴撰讚為綽撰嚴續上似脫一字蓋有續傳一卷故為三卷鄭氏不知其有脫字但著列女傳贊三卷孫綽撰列女傳贊二卷郭元祖撰陳氏稱是書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本書西漢文章不錄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攷漢志不載此書而

鄭注六十九

六

全如列女傳之體疑魏晉間方士所依託故葛稚川神仙傳序已稱其書孫氏郭氏輩且各為之贊也舊本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贊篇末又有總贊一首較陳氏所云少一人或陳氏本有誤也贊語據世說載孫氏商工子胥贊與此不同當為郭氏所撰此本僅有傳及總贊而無傳後之贊蓋汪士漢所據之本如是耳前有士漢序說郭所載止錄其名氏六十六人而已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原刊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易類無釋疑一卷錢氏補元志有之焦氏經籍志作發揮

九卷釋疑二卷俱字之誤也其書成于元至元甲申前有自序稱僕感神人指示先天真一之大要開說後天火候之細微敬爲是書添一注脚凡論天地陰陽則參以先大儒之語述藥火造化則注以諸仙之言反覆辨論務欲發明魏公本旨固不敢祕玄妙之機以絕人亦不敢雜謬悠之語以惑人云云蓋以朱子參同契考異教外別傳之義故注是書以補其所不足且以發明彭秀川陳宗道諸家之所未發者旁搜博取無所不至而絕無牽合傅會妄亂穿鑿以似是而飾真者也其釋疑三篇前亦有自序蓋合諸本而參訂之亦較朱子爲

鄭記六十九

十九

詳觀其發揮篇末及是序所述雖以彭氏古本爲經注混殺而于本書仍不敢有所移易其謹慎可謂至矣不料後來楊升庵卽因其說而造僞本云前又有同時阮登炳張與材杜道堅三序參同契章句一卷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四庫全書存目按參同契本道家之書爲儒者所不道厚庵因朱子有參同契考異一卷乃亦爲之所謂亦步亦趨也但其所據爲楊升庵僞本而非朱子所據之本惟楊本載徐景休箋注而厚庵則自爲之注所分章段與楊本同而別分三相類爲三篇又別分鐘火後語爲異耳

夫朱子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故隱其名氏曰鄒訥今厚庵身都將相大有事在而亦惑溺于此此則可已而不可已也前有自序其末云震方黍根芷李草夏熹更數克龍馬騰上朱雞火觀地在上海賦攸劑三行相生自述其私此又學參同契委時與害與鬼爲鄰百一之下佰遊游人閒湯遭阨際水旱隔井之以自述其姓名云其用必如此尙可以

神仙傳十卷

漢魏叢書本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爲丞相時辟爲自乞出爲句容令四庫全書著錄據兩淮鹽政後終於羅浮山

鄭記六十九

十九

進本乃原帙也隋志雜傳類舊唐志雜傳類新唐志崇文目文目讀書志傳記類通考神仙家宋志俱載之崇文目作神仙傳略一卷蓋節本耳前有自序稱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弟子滕升問曰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予今復鈔集古之仙者見于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爲十卷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今觀是本所錄自廣成子以迄封衡凡九十二人較原本所載人數反多八人雖大略相

同而核檢其文乃即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又
勦取他書以足數非原帙也其篇第之失次事蹟
之舛漏皆所不免遠不及原本之足據矣至說郭
所載僅節錄一卷更不足據

枕中書一卷 唐宋叢書本

舊題晉葛洪撰 四庫全書存目一作元始上真
眾仙記通志載有元始上真記一卷豈即其書歟
前有緣起一則稱洪見一真人自號元都太真王
令侍者執筆擘紙口授妙言既畢左手授與洪云
吾往方丈謁仙官致復相遇子助之焉吾去矣見
駕乘丹而高乃失所在云云極怪誕而所記真書

鄭記六十九

真記凡十三則率皆鑿空而談謬悠誕妄雖偽如
真靈位業圖亦不如是之甚也真無識道流不知
而作者矣說郭及續祕笈均收入之

真誥二十卷 學津討原本

梁陶弘景撰 弘景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不
載新舊唐志始載之作十卷崇文目錄 道書 讀書志
神仙類 書錄解題通考 神仙類 宋志俱同晁氏稱是書
皆真人口授之誥故以為名記許謚楊義昌期四
道之說本七卷運提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
稽神樞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
第四各為上下按今本作運象篇一甄命授二協

昌期三稽神樞四闡幽微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
與翼真檢篇首錄合惟運象篇作運題象為異然
則晁氏之說為後人傳刻之譌也至今本作二十
卷蓋又後人所分析耳朱子語錄謂道書中真誥
後有道授篇 當是命甄 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
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
他佛教中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
寶珠被他竊去了卻不照管亦都不知卻去他牆
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碎罐用此甚好笑文公所言
亦可謂罕譬而喻矣而前有嘉定癸未高疏察 似
孫序尚極口稱道之蓋失于不深考耳

鄭記六十九

靈寶真靈位業圖一卷 津逮祕書本

舊題梁陶弘景撰 弘景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前
有通明序又有王弼州 世貞 題詞稱是書大概依
約真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為後人傳會書
耳而序辭頗質雅而不快爽類陶筆因手書一通
備采翫中有疑誤者略拈出之其又題又稱其文
似後人筆而胡孝轅 震亨 亦謂按檢真誥未必一
一準之知此圖所列別準葛洪枕中記也其為後
人附益誠有如弼州所言者竊謂書既偽作則序
文亦屬依託弼州於文尚偽秦漢體故併是序亦
認為真通明作此則文人之蔽也前又有秀水沈

士龍引說郭亦收入之

周氏冥通記四卷 津逮秘書本

梁周子良撰 子良字元欽汝南縣人寓居丹陽陶弘景之弟子 四庫全

書存目無周氏二字隋志 有云作一卷不著撰人舊唐志類傳

撰人舊唐志類傳 同而作陶弘景撰蓋以首有陶氏所作子良傳而誤也崇文目類

通錄三卷錄為記字之譌宋志 則作四卷與今本合其作一卷三卷者當屬傳刻之異耳是編

皆記其遇仙之事起梁天監乙未五月迄丙申七月而止逐日紀載閒有託之夢中其怪誕不待言

而詞致頗雅節有類陶氏真誥蓋當通明編次時

有所潤色爾中間時有奧字近黃扶孟 生義府二

已具釋之矣說郭唐宋叢書所載均節錄一卷云

亢倉子一卷 墨海金壺本

唐王士元撰 名或作巨源或作源未知孰是 四

庫全書著錄按亢倉子漢隋舊唐諸志俱不載新

唐志始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云天寶元年詔

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

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

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崇文目

書錄解題宋志俱作三卷讀書志通考俱作二卷

今本乃殘闕之餘故明人併為一卷云其書凡全

道用道致道政道君道臣道賢道訓道農道兵道

九篇與崇文目原釋合柳子厚嘗辨其非劉向班

固所錄是矣然是書實士元所補亡與他偽書不

同子厚不知而妄詆之未免以不狂為狂矣其書

雖勦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然能融以己意頗

有理致惟其多作古文奇字未免內不足而假外飾耳

天隱子養生書一卷 說郭本

舊題唐司馬承禎撰 承禎字子微里貫未詳元宗時隱天台 四庫

全書著錄作天隱子附元真子下讀書志 神仙錄解題通志家

錄解題通志 家神 所載俱無養生書三字蓋陶氏

所妄增也前有司馬 承禎 序因之又誤題其名氏

耳攷子微為元宗時人則是書當唐人所撰云序

稱天隱子吾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妙秘殆

非人閒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而養和心靈歸

根契于伯陽遺照齊于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

今觀其書凡神仙易簡漸門齋戒安處存想坐忘

解神八篇後有紹興壬午胡 榘 跋謂此書當是子

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時人意者不欲

自顯其名耶晁氏引王古謂天隱子即子微也陳

氏亦謂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託

之別號歟余謂子微已著有坐忘論三卷何必又

為此書而託之天隱子諸家所云皆不足憑惟洪興祖謂子微得天隱之學見宋潛齋全集二十七引亦未知何據也

元真子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婺州人肅宗時以明經放還放浪江湖以終自號煙波釣徒又號元真子四庫全書著錄作一卷新唐志作二卷崇文目家道書作十三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元真子外篇三卷宋志家小說作元真子神異書三卷陳氏稱唐志元真子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按唐志實作二卷何以有十二卷之云也此蓋陳氏偶爾

鄭記六十九

三五

忘記或稱外篇或稱神異書當出于道流所添改耳未必再有所謂外篇也今所存三篇曰碧虛曰鸞鷲曰濤之靈皆摘篇首之字標目每篇各分章段略與抱樸子外篇相近而詞采之博麗則不及之其宗旨總不外乎道家云云鮑濼飲以盧氏抱經堂校本付刊後附顏魯公所撰碑文一篇

金丹詩訣二卷 彙編本

舊題唐純陽真人呂嵒撰宋雲峰散人夏元鼎編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上卷載七言律詩六十四首俱言道家修養之術末附留題岳陽樓以下七言絕句六首下卷又載七言絕句三十首五言律

詩四首六言律詩一首歌行詩十首長短句五首皆與唐格絕遠而歌行尤俗不可耐惟長短句中沁園春一闕頗得丹家微旨或真出於純陽未可知故俞玉吾取入元學正宗而詳加注釋餘皆道流所偽撰也下卷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所敘傳授本末亦荒誕不足信恐亦未必出于俞之手云

韓仙傳一卷 彙編本

舊題唐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 四庫全書存目攷傳中所敘事實即韓湘是也然湘為老成即十二郎之子乃退之之從孫有史傳文集確鑿可據

鄭記六十九

三五

而此傳何以稱祖為仲卿又為會叔父為愈且宰相世系表稱湘字北渚不云若雲表又稱官大理丞則與傳中自幼棄家修道又不合真無知道流偽造此傳以欺世不值識者一噓耳

胎息經一卷 津逮秘書本

舊題幻真先生注不著時代名氏通志載胎息三十部內有元君胎息經一卷未知即是書否此書經文僅八十三字分為八節而注之其注頗繁皆暢發老子谷神不死一章之義似與經同出一人之手也未附胎息銘一首亦止三行耳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郭續所收胎息經疏為明海鹽王文

祿所撰大旨亦與是 相等云
元上祕要一卷 續秘笈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乃浙江孫氏藏
本新舊唐志俱載有七十二卷讀書記神載有
九十五卷云右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有七
十二卷不知何人析出二十三通也今觀此編止
有一卷首標曰尸解品皆徵引道經以成帙以推
演尸解之術率誕妄不經而孫氏本所有推演火
解兵解諸術俱無之蓋眉公祇摘錄尸解品一篇
故與孫氏本不合無論晁氏所稱之舊本矣
疑仙傳一卷 續秘笈本

鄭記六十九

舊題隱夫王簡撰不著時代 四庫全書存目作
三卷通志同亦無撰人以其書考之當為宋乾德
開寶以後人所撰前有自序稱神仙之事自古有
之其間混跡固不可容易測也僕偶因於朋友中
錄得此事不敢便以神仙為名目之為疑仙傳按
是書所錄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詞頗拙陋始
不學之徒所作雖出於宋人無足取也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

清眞館刊本
宋張君房撰 君房安陸人景德中進士及第官
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記類通考神宋志俱作一
百二十卷書錄解題作一百二十四卷其自序作

總為一百二十卷知陳氏誤衍四字今本為明張
萱所刊或又分析出二卷也晁氏稱君房祥符中
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
俾戚綸陳堯佐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張君房專
其事君房論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
蘊奧總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今觀其書蓋以
天寶君說洞真為上乘靈寶君說洞元為中乘神
寶君說洞神為下乘又太元太平太清三部為輔
經又正一法文徧陳三乘別為一部故名七籤也
中分道德道教及經教相承三洞經教天地日月
星辰諸部凡二十八卷稟生修攝齋戒存思訣法

鄭記六十九

服氣金丹內丹方藥符圖庚申尸解諸術凡七十
八卷諸真要略仙籍旨訣七部名數以及贊頌詩
詞傳記之屬凡二十六卷大都從道藏中采錄原文
而間有所刪節惟君房絕無論說於其間爾然能
考覈類例盡著指歸足以暢元風而宣義蘊以視
釋氏其猶法苑珠林歟

易外別傳一卷

原刊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易焦
氏經籍志俱載之是書成於元至元甲申前有自
序稱是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祕漢魏伯陽
參同契之學也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

天一圖今為圖如左附以先儒之說明白無隱一覽即見云云蓋以邵子之圖明丹家之旨本屬一家眷屬非有所假借也然實非易之本義故曰易外別傳後附元牝之門賦一篇水中金詩一首末有至正丙申其子仲温跋別本尚有自撰後序此本無之蓋佚脫爾

席上腐談二卷 廣祕笈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

雜家俱載之是編乃其隨筆札記上卷多考證名物雜事罕逢精詣問及闢容成之術及論胎息之說亦皆習見下卷備述道家學諸書以及故事而

鄭記六十九

无

深闢黃白之術持論尚近於正蓋玉吾本儒者而以宋學為宗朱子喜講參同契章因亦注參同契又作易外別傳及此書大旨明丹家之說而不入於詭怪妄誕者

至游子二卷 藝海珠塵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上卷凡元軸五化坐忘上中下集要碎金容成陰符西升內德元綱玉芝十三篇下卷凡周天黃帝問軒轅問百問虛白問真誥黃庭太極火候水火坎離甲庚十二篇前有嘉靖丙寅江東姚汝循序稱其言養生之理甚詳蓋網羅羣籍撮其要領而為之者也

雖所引稱廣博元微不易窺究然崇正闢邪標示準的一篇之中往往頗露其梗概焉今以傳偽書者即出所傳之人例之當即汝循所依託矣其書多采釋典以成書蓋兩家本殊塗而同歸而又緣飾以儒書者欲其理之近於正不得不假借牽就耳是書既無時代可以位置故惟從作序之人列明人書中

漢天師世家一卷 萬曆四年重刊本

明張國祥撰 國祥字文徵號心湛按漢天師張道陵既傳教累世歷唐宋入明復世掌道教蓋其盛

鄭記六十九

三十

記孔子世家之例撰成世家自漢始祖道陵迄于四十一代正言止宋潛谿謙為之序宋集亦其子字初始為刪校增次以廣諸梓并序其後至國祥復續以後來數代而重刊之周天球喻文偉王德新皆為之序有萬曆甲子國祥跋其書之牽合傳會更僕難數王弼州讀書後入有書張道陵傳後一篇其所條辨大都皆此書所有之文蓋當時世家之外又別有傳故弼州據以條辨文繁不錄余謂道陵之為名明見於後漢書三國志張魯傳而是書開口曰諱道陵其他俱可以不辨辨之矣黃白鏡一卷續黃白鏡一卷

明李文燭撰文燭字晦卿自號夢覺道人丹徒人 四庫全書存目

前有萬厯戊戌自序謂黃白者專指大藥金丹色

象言也蓋為鑪火之家以土為藥以金為丹土以

火返金以汞還土之色象曰黃金之色象曰白造

土乾汞故曰黃白之術吾之作是鏡不獨照黃白

亦能照人心人能以此鏡時時一照之亦足以見

其本來面目今觀其書自照黃白以迄照合一凡

二十六條蓋專明丹汞之術者也續編一卷則載

醒醒歌二十七首水心篇五十首皆所以闡明前

編之意兩編末俱有自跋

道藏目錄詳注四卷寫本

鄭記六十九

明道士白雲霽撰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人 四庫全書著

錄明史藝文志載有道藏目錄四卷不著名氏攷

明文淵閣書目已有道藏目錄一部十冊當即四

卷之本明之蓋據此本而撰詳注爾是書凡分洞

真洞元洞神為三部部為一卷又分太元洞元太

清正一為四部合一卷與宋張君房雲笈七籤所

分三洞四輪相同又於七部之中各分本文神符

玉訣雲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眾術記傳贊頌表

奏十二類每函皆以千字文為次其舊藏者自天

字至羣字凡四百七十九函其為明人新續者自

英字至將字凡十二函大凡一千四百四十六種

各述崖略如晁陳書目之例中多摺拾四庫中易

學諸書及穆傳山經諸子別集以足卷數適足以

見其牽強耳然為彼教中目錄之學者則固無逾

於是編矣前有自撰凡例及天啟丙寅廖孔悅丁

明登羅喻義三序又有董其昌葛寅亮兩題辭別

有鈔本道藏目錄四卷亦題明之所編當即從是

本鈔撮各種書名卷數而成且誤冠以提要一篇

姑以其合於明志所載之本附記於此

鄭記六十九

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九

鄭堂讀書記卷七十

烏程周中孚撰

集部一之上

別集類一 國朝

石園全集三十卷 香雪堂刊本

國朝李元鼎撰 元鼎字梅公古水人前明天啟壬戌進士入國朝官至兵部左侍郎

郎是集乃其子 振裕 所編凡星存草太華遊草合

一卷南歸日涉一卷焚餘集楚遊草合一卷出山

賸語心遠廬吟略澗遊草合一卷問津草歸夢寓

鈔合一卷偶遂草鴻雪草各一卷東湖隨筆二卷

聽鶯草秋山紀遊合一卷以上皆其詩集每集各

鄭記七十

有小引南歸日涉前又有蕭 士璋 嚴 調 御 閣 啟 祥

劉 同升 四序倡和初集二卷乃梅公與其妻朱遠

山 中楣 之詩前有熊 文舉 序及梅公小引後有辭

正平 跋隨草二卷乃遠山之詩前有李 楷 及梅公

二序隨草詩餘一卷乃遠山之詞前有閨秀杜 倚

蘭 杜係熊雪堂少宰之妻 及遠山小引後有熊 文舉 跋鏡閣

新聲一卷乃梅公遠山倡和之詩隨草續編一卷

亦遠山之詩亦園嗣響一卷則又遠山之詩詞前

有彭 士望 朱 徽 及梅公三序後有 振裕 跋遺詩四

卷皆梅公之作後有胡 渭 跋灌研齋稿八卷皆其

雜文分爲十體前有施 閻章 鄭 祇 謨 二序 四庫

全書存目有灌研齋集四卷或即此八卷之初刻

也卷首冠以 振裕 進表及恭紀并未 朱彝尊 二

序又載舊序七篇 華 稱其詩若文皆真機流露輸

寫性情不假雕繪多自得之趣公配朱淑人亦能

文所載倡和詩詞高情獨秀有林下風云按梅公

編集隨筆立名其中有以六首十三四首各爲一

集者殊傷煩碎大抵沿明季詩社之習旋得旋刊

後雖合爲一集仍存之以不沒其舊焉

青溪遺稿二十八卷 康熙乙未刊本

國朝程正揆撰 正揆字瑞伯號青溪道人孝感人

士入 國朝官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孫 光

鄭記七十

珠所重刊自卷一至卷十六爲詩卷十七至卷二

十五爲雜文卷二十六二十七爲雜著皆屬雜說

卷二十八爲奇夢錄則記其生平所夢也錢唐吳

寶厓序之稱其所著詩文率皆攄寫其中之自得

不屑規倣古人而無不與古人神合詩文之外尤

精繪事集中題畫詩文深得此中三昧云前又有

王 士禎 嚴 正矩 吳 璵 三序後有馬 焜 及其子 大臯

大華大舉 孫光珠 五跋

靜惕堂詩集四十四卷 雍正乙巳刊本

國朝曹溶撰 溶仕履見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

其外孫朱裕山 不載 所編凡樂府一卷五言古詩

八卷七言古詩五卷五言律詩十二卷五言排律
二卷七言律詩十卷七言排律一卷五言絕句一
卷七言絕句四卷綜計四千餘首秋岳博綜典籍
少日卽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尤長于古詩
而古詩之中五言尤勝李天生因篤稱其五古如
羚羊挂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
采云前有雍正乙巳裕山序存目又有粵游草一
卷載詩凡三百十二首俱編入是集此乃其初
出別行之本又上海李氏藏有秋岳集鈔本凡十
冊別爲記之

靜惕堂原稿 無卷數 傳鈔舊本

鄭記七十

國朝曹溶撰是編乃其所作詩文原稿前後俱無
序跋凡靜惕堂詩稿二冊續稿三冊文隱堂詩集
一冊雲中集一冊閩遊草一冊靜惕堂文集一冊
詞稿一冊以上十冊俱不著卷數前八冊皆其詩
稿蓋卽其外孫朱裕山不據以編集者此其傳鈔
之本也攷董謂瑄恐南江文鈔有靜惕堂稿後序
稱外祖倦圃古文三冊詩尤繁富曩謁舅氏潛中
常山學解獲觀其全曰少賤集曰奉使集曰甲申
詩集曰倦遊草曰隱文堂集曰文隱堂集曰燕臺
集曰鄴起堂集曰倦圃集曰靜惕堂集曰雲中集
曰閩遊集曰靜惕堂續稿凡十三冊願未及假鈔

而舅卒官後屢索諸其家祕不肯出吾友謝文若
得靜惕堂稿于書賈亂書中蓋十三冊中之一冊
亦非向所見寫本董序余以其十三冊名目核之
是編同者已得其半總之皆秋岳原稿也然秋岳
之詩已有四十卷之本則一切原稿存者固不足
重佚者亦不足惜惟文集僅存六十二篇雖屬不
全之本尙可以略見梗概詞稿凡二百六十六首
俱以字之多寡爲次先小令次中調次長調而以
補遺十七首終焉王述庵師 國朝詞綜選秋岳
詞四首小傳稱有靜惕堂詞一卷當卽指此本爾
倦圃尺牘二卷 乾隆庚寅壺山房刊本

鄭記七十

國朝曹溶撰胡泰編泰號蓮峰 秀水人秋岳文未見傳本
僅見鈔本六十六篇不足以盡所長是編乃其與
人往還尺牘不知蓮峰據何本選刻無論長短俱
爲采錄卽短至一行二行亦所不遺前有蓮峰序
稱其爲詞也繁而不支簡而不漏高而不亢遜而
不諛亦足爲交遊贈答之指南也

吳詩集覽四十卷附談藪二卷補注五卷 原刊本

國朝靳榮藩撰榮藩字介人號綠溪黎城人乾綬
隆戊辰進士官至大名府知府
溪以梅邨詩迄無注本因取原集之詩十八卷詩
餘二卷覈其典故稽其出處參伍其平生行事師
友淵源州次部居句櫛字比以成是注以其卷帙

重大每卷各分上下凡古詩排律分段處及律詩絕句篇尾略以已意疏通詩義注典則列于圈外評跋則附于詩後至原板鏤校甚工或漶漫及譌寫者亦附識焉總題曰吳詩集覽者以詞乃詩之餘故不別立其目冠以高宗純皇帝御製題詩一首附以梅邨曾孫枋恭紀次以榮藩恭和聖製元韻四首及顧伊人涓所撰行狀陳說岩廷敬所撰墓表又附錄序論題咏為談藪二卷并拾遺四則其注自六經子史百家之言下逮裨官說部凡足以發明梅邨之詩者靡不收其于勝國之事則惟奉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及頒行明史

鄭記七十

五

詳為注釋他如野史小說家言概從芟削以示有徵年經國緯轅古切今知其必能信今而傳後無疑也書成于乾隆庚寅自為之序及凡例又有王西泚鳴盛潘皆山應椿二序越七載丙申又仿仇注杜詩之例輯為補注五卷凡辨證及更訂者亦并見焉其用心誠可謂深至矣顧吳縣嚴少峰榮跋吳枚庵梅邨詩注尙詆及此編以為瑣碎蕪雜詳略失宜且多穿鑿附會之處未為善本云云此則欲揚枚庵所注之美故作此不滿之詞不足憑也

梅邨詩集箋注十八卷 滄浪吟榭刊本

國朝吳翌鳳撰翌鳳號枚庵長洲人案吳梅邨集原刻四十卷首古今體詩十八卷枚庵以其詩向無注本因拗為之仍依原編分體而不編年以原編于分體之中仍寓編年之意也攷訂詳密繁簡得當誠不枉其五十年之精力矣然同時黎城靳綠溪先有吳詩集覽之刻是注僅摘采其數十條蓋兩書體例本各不同大略有四靳注于全詩逐段為注或逐句為注枚庵以其斷續破碎不便吟詠因總附于本詩之後注中仍用大字標目一也靳注每字必詳出處而于引用史傳反寥寥一二語枚庵深矯其弊詳略得宜二也靳注于其事未明輒以已

鄭記七十

六

意箋釋反覆數十百言枚庵則一掃而空之以免傳會穿鑿之病三也靳注于詩後多加評跋頗落時文蹊徑枚庵亦悉加刊落俾讀者自能會心四也窺其用意蓋深不滿其書而自信為駕乎其上焉其實兩書各有不可磨滅之處並存之以待學者之參看可也况婁東程迓亭又有編年之注後人正可合三家注為一書如馮氏之于蘇詩矣又攷靳注兼及詩餘二卷此編則俟補注嗣出云卷首冠以原集提要次以顧氏行狀陳氏墓表及自撰凡例嘉慶甲戌吳縣嚴少峰榮取以付梓并為弁言而所列參閱姓氏至七十人之多其中容有

虛列其姓氏者不免蹈明人之習氣矣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詩集七卷 原刊本

國朝陳名夏撰 名夏字百史號芝山溧陽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人 國朝官至大

學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于順治乙酉居京

師時所刻而中有乙酉之作殆刊成後又有所增

入也其文集分體編次前為序三卷而制義序幾

居其半其他概可知矣又自四卷以後闕版甚多

計其卷帙差與前三卷相等亦不足以規其所長

詩集以五七言各體分卷先近體後古體蓋以詩

之多者居前也卷首有順治丙戌自序

蕉林詩集 無卷數 康熙戊午刊本

鄭記七十

國朝梁清標撰 清標字玉立號蒼巖清苑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入 國朝官至大

學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為其從子 允植 及其門

人吳江徐 鈞 所校刊雖不著卷數而暗以體分凡

五言古二卷七言古五言律各三卷七言律四卷

五言絕句六言絕句各一卷七言絕句四卷其門

人汪季角 懋麟 序之稱其詩本于學問出以和平

雍容渾浩博通于諸大家而不得執一以名之云

前又有白 允謙 孫 廷鑑 魏 裔介 申 涵 光 方 象 瑛 及

鈞 六序後有 允植 跋

南雷文案十卷附外卷一卷續文案五卷文定前集十

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附錄一卷文約四卷 原刊

本

國朝黃宗羲撰 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 四庫全書存目

止載文定前集十一卷文約四卷梨洲初有南雷

文案之刻其門人鄭 梁 為之序冠以其門人萬斯

大所作世譜附以外卷十一篇皆壽序也繼有續

文案之刻凡吾悔集四卷撰杖策一卷其吾悔集

前有自撰題辭及 斯大 序後以諸集皆門人分刻

一時脫稿未經持擇因鈎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

一名曰文定即前集是也前有自撰凡例及 斯大

荆序仍載 梁 序并 斯大 所作世譜既又漸廣為後

集三集其三集之末為金石要例有單行本別為

鄭記七十

記之又附錄一卷皆同時人往復尺牘其已刻者

梨洲謂俱刻者為正非盡可傳因自刪存四卷目

曰文約為門人鄭 性 所刊并為之序附梨洲遺其

父書一篇 性 稱先生以至明之識挾至健之筆所

作破空而出非當代之號為能文者規摹秦漢及

唐宋以來諸大家之形似使流俗人得稱而述之

文章由于學問先生之文先生之學也余謂梨洲

之文由文案刪存為文定再由文定刪存為文約

則文約一編尤其百鍊精金也然惟碑傳諸篇無

忝作者餘如從祀篇以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

方孝孺並宜從祀上帝篇以釋氏諸天之說歐邏

巴天主之像為鄭康成六天之注開其端焉先賢
篇謂關忠義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凡若此者未
免踏駁之甚矣則其淘汰亦未為精也

南雷詩咏四卷 續鈔堂刊本

國朝黃宗羲撰梨洲湛深經術不以詞章自見然
詩句風格道上能道其性情蓋不期工而自工也
是集自順治丙戌迄康熙庚午皆編年為次故曰
詩厓前有自序及艾 南英羅萬藻陳際泰三序後
自注云三序皆少時舊稿今無一存者存此以識
知己之感然卷首即有舊稿十八首不知其何以
云然也

鄭記七十

九

蒿庵集三卷 聽泉齋刊本

國朝張爾岐撰 爾岐字稷若號蒿庵濟陽人 四庫全書存目
蒿庵不求聞達孜孜以窮經力學為務其儀禮鄭
注句解尤風行海內是集乃其雜文凡七十篇長
山劉 孔懷序之稱其以經術為根本而疏越質樸
之氣直逼秦漢以上不蹈六朝靡麗之習復不襲
宋人理學窠臼知其寢食于古者深矣前又有樂
安李 煥章及乾隆癸巳桂林胡 德琳二序後有附
錄俱傳狀題贈之類乃 德琳付刊時所采入也

完玉堂詩集十卷 原刊本

國朝釋元璟撰 元璟字借山平湖人台州天臺寺僧 四庫全書存

目是集每卷為一集每集各為標目凡一千五十
二首而以前輩作家緒論及諸素友品隲題詞節
錄于前并自為之序陸星坡 奎勳稱其遊歷南北
山川名蹟足跡不翅半天下故其詩體亦屢變而
逾新逾奇而高且老也至若遊雁門五臺題清涼
石闕里謁聖廟渡黃河弔淮陰侯釣臺泛海出蛟
門入閩題三忠祠品荔枝上石鼓山過仙霞嶺西
湖懷古等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今觀集
中諸作體格清整詞旨雋雅在縉流中稱出類耳
未見其空前絕後也

王文靖公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康熙戊戌刊本

鄭記七十

十

國朝王熙撰 熙字子雍號晉庭宛平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靖 四
庫全書存目胥庭天才敏捷雅不欲以文學炫長
嘗刻其所著為寶翰堂集弗輕示人歿後其子 克昌
乃合其已刻未刻者編為是集凡奏議奏對二
卷頌賦一卷詩六卷序三卷傳記二卷啟及雜著
二卷碑一卷誌銘四卷祭文三卷又附以自作年
譜及行狀誌銘碑傳四篇其門人張素存 玉書序
之稱其文立言有體紀事有法醇深典重含茹風
雅綜練名實而意不傷于刻覈砥礪行誼而語不
鄰于矯激云前又有其門人吳青壇 震方及朱竹
垞 彝尊二序

安雅堂詩 無卷數 安雅堂文集二卷重刻安雅堂文集

二卷安雅堂未刻稿十卷安雅堂書啟一卷二鄉亭

詞三卷 通行本

國朝宋琬撰 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 四

庫全書存目乃陸耳山 錫熊家藏本自安雅堂詩

無卷數 外別有安雅堂拾遺詩 無卷數 拾遺文二卷而

無安雅堂文集重刻文集未刻稿及書啟四種又

二鄉亭詞作四卷蓋拾遺詩文及詞皆乾隆丙辰

其族孫 邦憲 所刻本也安雅堂詩載古今體詩凡

二百八十九首前有順治庚子來 集之蔣超 二序

初刻文集凡五十五篇前有康熙丙午金 之後尤

鄭記七十

何趙 所 黃與堅 杜 濬宋 賈 穎程 康 莊 七序重刻文

集凡五十篇前有康熙己卯王 熙周 金 然張 重啟

嚴 虞悖 四序未刻稿乃其孫 仁若 所刊入蜀集詩

詞各一卷前有乾隆丙戌彭 啟豐 序凡詩五卷文

三卷書啟三十篇皆駢體文前後俱無序跋二鄉

亭詞凡小令中調長調各一卷前有康熙己酉董

俞 小引考 邦 憲 所刊詞作四卷當有入蜀集詞一

卷在內也務裳詩與施愚山齊名有南施北宋之

目王漁洋稱其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

闕杜韓之奧 見池北 又稱其入蜀集古選歌行氣

格深穩 見漁洋詩話 杜茶邨稱其文雄駿而精切包舉

氣勢按之有故而出之有本 見初刻皆定評也是

編又有祭臯陶傳奇一卷則置之不記焉

西陂類稿三十九卷 原刊本

國朝宋舉撰 舉仕履見 四庫全書著錄初漫堂

所為詩隨時分集次第刊行至康熙戊辰官江西

巡撫乃取諸集刪而合刻之為綿津山人詩集十

八卷附楓江詞一卷越二十四載復取所刻詩集

刪去五十四首益以己巳以後之作定為詩二十

二卷次以詞一卷則悉仍舊刻無所增益又雜文

八卷奏疏六卷公移二卷則從前本未刊刻而新

鄭記七十

編定者也以是時已致仕居西陂舊廬故以名集

其詩古體主奔放近體主生新意在規倣東坡而

晚年訂定之作頗近唐賢當時推重之者與王漁

洋相比並故邵青門有漁洋綿津合刻之本趙秋

谷極詆之亦公論也文則閱深雋永尤長于諷諭

之言亦近東坡一派即奏議等篇頗足以規其幹

濟云前有康熙辛卯陳午亭 廷敬 總序并舊刻詩

詞及新編文稿各序原集凡五十卷詩詞雜文外

尚有迎 鑿日記 二記三記各一卷筠廊偶筆二

筆各二卷漫堂年譜四卷今析出別為記之又集

中漫堂說詩一卷先有別本單行曹秋岳據以載

入學海類編見 四庫存目詩文評類 今亦別為

記之

綿津山人詩集二十二卷附楓江詞一卷緯蕭草堂詩一卷原刊本

國朝宋犖撰 四庫全書存目漫堂以任子入仕早學為詩隨時刊刻漫無決擇及官江西巡撫時更定從前所著各集以成是編凡古竹圃稿嘉禾堂稿柳湖草各一卷將母樓稿二卷和松庵稿都官草各一卷雙江倡和集二卷回中集聯句集西山倡和詩續都官草海上雜詩漫堂倡和詩嘯雪集各一卷漫堂草六卷附楓江詞一卷及其子山言至緯蕭草堂詩一卷後漫堂重定其詩集為二

鄭記七十

三

十二卷是集居其前十卷及十一卷之半所刊除者僅五十四首皆非其稱意之作也至山言後刻其全集為六卷此初刻本亦不足存

學餘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康熙戊子刊本

國朝施閏章撰閩章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集

乃其子 彥濬 彥格 所輯錄曹棟亭 寅 為之刊行王

暉今世說謂愚山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

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為本任嘗講學湖西羣父老

子弟環而聽者輒數千人以上王暉今世說 今觀其文峭

潔似子厚曠爽似子瞻絕無語錄習氣迥異乎當

時理學家之號為能文者詩尤突過其文溫柔敦

厚一唱三歎得風人之性情故應抗行于宋荔裳

無愧色也前有魏叔子補序及校閱姓氏未有梅

耦長庚跋及其孫璩書後外集凡硯林拾遺一卷

計十二則乃其于順治壬辰奉使粵東時品題端

州硯石所作試院冰淵一卷則其歷年試牘諸序

及豫閣公約也以其不可言文故外之有別集所

載雙齋詩話矩齋雜記二種今遵提要例別為記

云

寶綸堂稿十二卷前四卷原刊本附定舫雜詠二卷原

本

國朝許纘曾撰纘曾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作寶

鄭記七十

十四

綸堂集五卷係浙江巡撫采進本當即是編之第

二卷至第五卷及定舫雜詠也是編凡賦一卷詩

四卷雜文三卷芻蕘之言一卷定舫隨筆感應篇

徵事續合一卷日南補稗一卷日南前事一卷附

錄天台馮甦演考十九條一卷又附定舫雜詠二

卷則其癸酉至乙亥之作也前有自序謂耳目有

所聞見或寄之詠詩或筆之雜錄其有往還筆札

捉刀人未悉顛末者聞一自為之本無意為文故

諸體不備云云則亦自知之明矣然其七言古縱

橫跳盪頗得力于初唐至其芻蕘之言定舫隨筆

感應篇徵事續皆小說家言日南補稗日南前事

則地理外記之屬今依其原第存之不一析出別記焉

鶴靜堂集十九卷 天馬山房刊本

國朝周茂源撰 茂源字宿來號釜山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處州府知府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詩十四卷附詩餘三十五首文五卷大半皆序文餘體聊以備數而已釜山

與陳臥子夏彝仲李舒章同為幾社舊友而才力

實遜于諸人然所作五古頗近選體其餘亦仍屬

雲間一派前有康熙辛酉王儼齋 鴻緒序

萬青閣自訂詩八卷 原刊本

國朝趙吉士撰 吉士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有萬

鄭記七十

青閣全集八卷凡雜文三卷詩一卷勘河詩紀等

十三種共一卷制藝一卷平交山寇公牘一卷詩

文一卷讞牘一卷是編乃其于康熙己未在金陵

所刊之詩分體編次曰自訂詩者自序謂求自信

也恆夫討平交山寇具見材略詩則和平温雅尙

屬正聲不若所作林卧遙集徒然走入難路而已

林卧遙集四卷 原刊本

國朝趙吉士撰 四庫全書存目無千疊波餘續

編一卷恆夫官給諫時緣勘河與眾不合投閒去

而遁跡于京城宣武門西偏之奇園有泉石竹林

之勝適金壇于章雲 漢翔 寄七言律詩四首恆夫

依其韵答之嗣後凡有所作皆疊其韵共得詩千

首名之曰疊韵千律詩凡二卷前有徐 秉義熊一

蕭趙士麟 三序及其門人馮雲驥讀詩十則又有

小照及贊末有汪 光被後序嚴允宏跋已而復疊

其韵又五百餘首合為一編名之曰千疊波餘後

復疊其韵又五百餘首為千疊波餘續編總名之

曰林卧遙集前有翁 叔元及煙霞隱者不著總序

夫韵止二十字衍為二千餘首雖言無複意句無

疊見發前人所未發然以言乎詩之工竊恐其未

能也

畫壁遺稿一卷 通行本

國朝范承謨撰 承謨字觀公號螺山漢軍鑲黃旗

官至浙閩總 四庫全書存目螺山官閩督時值

逆藩耿精忠叛被拘重垣復壁中三年罵未已繼

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壁

上前後得詩四十餘首其攻刺太毒者左右旋即

塗去僅存三十三首並為文以自序大略前有康

熙丁巳歸安費 之逵序已載入忠貞集中此蓋其

別行之本說鈴續集亦收入之

蓮龕集十六卷 光裕堂刊本

國朝李來泰撰 來泰字仲章號石臺臨川人順治

召試博學鴻詞 壬辰進士官工部主事康熙己未

改授翰林院侍講 四庫全書存目石臺全集四

十餘卷嘗經兵火散佚後其從曾孫天申編為摛輯以成是編凡賦頌及詩四卷雜文十二卷而冠以紀年為首卷治和常履坦安序之稱其詩文義旨微遠聲律紆徐無雕鑿之跡肆而能醇華而不靡可為後學模範常序以上余謂石臺詩文不過具體未見所長究不及制義之可傳也前又有雍正乙卯雲間李燮庵廷友序及來川黃元胎石麟所作本傳又有其從子士蓉士岑所作紀事

託素齋詩集四卷文集六卷雍正甲辰刊本

國朝黎士宏撰士宏字媿曾長汀人順治甲午舉人官至陝西布政司參議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十卷按媿曾集詩凡四刻文

鄭記七十

凡三刻詩前三刻文前二刻皆媿曾自選刻詩後一刻文後一刻為其子致遠所選刻因即併前諸集重刻合為是編而以所作治命附刻于文集卷六之末又以已所作行述附于後後有致遠記稱序凡十四篇自序者九仲父序一贈序四四之內仍有重姓名皆如手澤罔有增損今觀其詩一本性情刊落浮華文則踔厲清矯其氣充以完其辭辨以達大率得之宋人自序稱詩好李賀文好王勃殆好之而未能學之歟

鈍翁前後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六卷原刊本

國朝汪琬撰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鈍翁前後類

稿一百十八卷蓋併古今五服考異八卷東都事略跋三卷歸詩考異一卷而數之也今三種俱析出別記故類稿止存五十卷乃其于康熙乙卯以主事回籍後所編凡詩稿十二卷文稿三十八卷前有計改亭東序五十歲像及贊又有自題六則後有休寧汪繩武跋續稿乃其歸田後所編凡詩稿八卷文稿二十二卷別彙為擬明史列傳二十四卷汪氏族譜一卷先府君事略一卷前有六十二歲像及贊又有震澤周公贊跋及助刊姓氏後鈍翁復取兩稿手自刪汰益以晚年所作定為堯峰文鈔其擬明史列傳則以其已上史館一篇不

鄭記七十

存故宋漫堂編三家文鈔雖據堯峰文鈔選出而擬明史列傳仍從續稿增入焉

精華錄十卷原刊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每卷

首題門人侯官林佶編末題門人崑山盛符升江陰曹禾同訂佶撰後序稱先生以詩學為海內宗師者四十餘年其詩曰漁洋集漁洋續集南海集蠶尾集蜀道集雍益集通三千餘篇門人盛侍御曹祭酒嘗仿宋人任淵纂豫章集之例擇其尤合作者千餘以為精華錄康熙庚辰先生以授佶佶承命編錄稍有增減皆任氏所謂叢桂崇蘭奇玉

特殊者也今觀是錄凡古體詩四卷今體詩六卷較之全集尙不及三之一而其尤者已萃于此蓋其詩以典麗博雅勝者居多茲錄專取其高華渾厚有法度神韻者相傳爲漁洋所自定而託名于其門人輩也故後人讀其詩及選其詩者祇憑此本而有餘矣卽不津逮于帶經堂集亦無不可然果能取全集合觀之益知此錄之爲精華云又按漁洋自撰年譜并惠松厓注補金林始改撰年譜俱不及庚辰歲編訂精華錄一事卽漁洋他著述亦不及之大可異也卷首冠以戴笠像及梅庚贊精華錄訓纂十卷附年譜注補二卷金氏箋注辨訛一

鄭記七十

十九

卷紅豆齋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履貫見五四庫全書存目止有訓纂原書蓋據初出本也松厓之祖硯谿周揚爲康熙辛未漁洋所取士而其父半農士奇又親炙漁洋之門兩世淵源漸漬浹洽因仿任子淵史公儀容注黃山谷集之例取是錄而爲之注本姚伯審察注漢書之名謂之訓纂又不欲以己文橫隔前人詩句略用古時注與經別行之遺意總附于全詩之後皆纂輯古今之書而成之者也盧雅爾見曾序之稱漁洋博瞻名天下其爲詩漁獵百氏含咀六經其引用如鐘鼎科斗山經水注旁及琳

宮梵宇之書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徧朝野凡布衣風雅之士詩中必一見之故注是詩極難惠子用功深歷歲久是書一出而漁洋之詩無不了然于心目之間又別注年譜凡漁洋生平出處與其師友脈絡無不昭揭如日星宜吾師黃北平激賞以爲漁洋毛鄭良不誣也按北平卽黃崑圃叔琳亦漁洋之門人也前有所撰漁洋本傳至年譜爲漁洋所自撰後有其子啟棟識語及答崑圃書一篇松厓又爲訓纂補二十二篇各附當卷之後又附錄一卷爲金氏箋注辨訛以同時金林始榮注多謬誤故作此以辨正之卷首有自撰

鄭記七十

二十

凡例及采用書目並參注同人姓氏

精華錄箋注十二卷補注一卷年譜一卷鳳翔堂刊本國朝金榮撰榮字林始林始以漁洋諸集編年不分體因取是錄按諸集排續而箋注之仿王逸注騷李善注選例俱分疏句下以便覽者然是時惠松厓訓纂初出林始卽取惠注參錯注之如一幅縑帛割裂都盡間有增益皆淺近習見之語又多謬誤且所引諸書爲本書所無者殆半無怪松厓有辨訛之作也附訓纂至開雕後時有弋獲不便增入卷內而惠注又有補編不能捐愛復仿朱長孺注文山詩例而小變之總補注于卷末其勞亦

四庫全書存曰是集凡賦一卷雜文十九卷又錄餘二卷即拾前二十卷之遺也其文頗暢適而不免闕入時文境界由其學古之功淺也至其詩詞大都為應酬而作尤少矜心作意於其閒矣前有宋德宜張永祺徐轉迅劉謙吉四序

秋箱集八卷 原刊本

國朝吳兆騫撰兆騫字漢槎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四庫全書存

目漢槎以科場事謫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故其詩多悽惋悲壯之音集名秋箱殆以此爾是集為其子振臣就舊刊本增以家藏校訂成帙其前四卷係徐乾學所刻後四卷則振臣所增也凡秋箱

鄭記七十

集賦一卷詩二卷前有其弟兆宜小引及漢槎奉

健庵書其兄兆寬謝健庵詩西曹雜詩一卷前有自序及無名氏序秋箱前集一卷前有侯元泓序

擬古後雜體詩一卷前有陸圻宋貴穎二序秋箱後集詩一卷表序書一卷未有雍正丙午振臣跋

近又有乾隆丙申錢唐吳永之重刊小本當即從是本翻刻耳

槐軒集十卷 原刊本

國朝王曰高撰曰高字北山號槐軒莊平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給事中四

庫全書存曰是集前四卷為詩後六卷為雜文槐軒與西樵阮亭為昆弟行各以詩相倡和所作淡

蕩清遠有阮亭之風而其為文匠心稱意不假瑣飾蓋未嘗有意于求工也前有吳偉業周亮工曹爾堪董以寧陳玉璠鄒祇謙熊賜履吳國對賀宿

九序末有其孫念祖記後

萬山樓詩集二十四卷 康熙庚寅刊本

國朝許虬撰虬字竹隱長洲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永州府知府四庫全

書存曰是集乃其婿陸廷珪所編凡樂府二卷古今體詩二十一卷詩餘一卷竹隱宦遊滇黔衡永閒公事稍暇日夕寓之于吟詠其樂府古詩奇峭森挺近體深雋有逸響誠得江山之助惜其擬古之作摹仿太似不免如唐臨晉帖云前有龔鼎莘

鄭記七十

王崇簡宋琬汪琬秦松齡毛先舒李念茲七序後

有廷珪跋

松臯文集十四卷 原刊本

國朝毛際可撰際可字會侯號鶴舫遂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彰德府推官歷知浚

儀城固祥符三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四庫全書存曰載安序

堂文鈔二十卷又載康熙己亥方蔡如所重輯會

侯文鈔二十卷是集乃康熙丁巳所刊張師石希良

毛稚黃先舒為之評點鶴舫嘗與人書云自惟生

平既肆力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綜並致故絕筆不為詩其專如此故所作精鍊有法度不為枝葉

大都得之曾南豐為多且又虛懷善下有指摘其

文者隨時改定宜其文之粹然無瑕疵也前有李喬黃與堅及師石三序

挹奎樓選稿十二卷 康熙丙子刊本

國朝林雲銘撰 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徽州府通判 四庫

全書存目作挹奎樓文集蓋別據一本也西仲于

康熙己酉初刻其文為損齋焚餘十卷越十七載

再刻其寓杭州所作為吳山穀音八卷又越十二

載復取兩集嚴加存汰益以後來之作編為是集

大都皆所作雜文詩及詩餘不滿十之二蓋非其

所留意也然其學本淺近觀所選古文析義兩編

暨莊子因韓文起諸書皆不出科舉之習宜其文

鄭記七十

亦不能追古作者云前有自序及仇滄柱 光緒

吳山穀音四卷 康熙甲子刊本

國朝林雲銘撰 四庫全書存目作八卷蓋亦別

據一本也西仲避耿逆之亂寓杭日久及亂平將

歸因檢客中所為文得百數十篇集為是編以備

遊彙中一種土風其自序引莊子曰言者有言其

以為異于穀音者其有辨乎其無辨乎此即余文

所以名穀音之意矣蓋以鳥為喻云前又有九

洪圖光毛先舒王暉林璐五序

古愚心言 無卷數 原刊本

國朝彭鵬撰 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官至廣東巡撫 四庫

全書存目作八卷其集不分卷數止作八冊無山

當逆藩耿精忠叛時拒授偽職志節皎然其由三

河知縣起家至開府又以前能著不以文章著也

故是集多不經意之作而誓文公牘家書幾居其

半至第七第八兩冊盡屬官三河時詳文條議告

示照牌其詩惟第四冊載吟二篇誦一篇行二十

篇而已大率此集可節取以作治譜不得以文章

一道繩之也前有自序二篇

葉忠節公遺稿十二卷 乾隆乙丑校刊本

國朝葉映榴撰 映榴字炳霞號蒼巖上海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

死夏包于之亂贈工部右侍郎諡忠節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

鄭記七十

子芳所校刊凡文類七卷詩類四卷賦及詩餘一

卷蒼巖大節彪炳天壤固不待藉文章以傳不朽

然既以文而論則鈕氏觚賸 卷六所載刺血書表一

道與李天生辭官一疏並稱為兩大文章者乃反

遺之豈所謂拮據星宿遺義娥者歟前有朱竹垞

彝尊序及曹濟寰 一士所作傳後有 芳跋

九谷集六卷 原刊本

國朝方殿元撰 殿元字蒙章號九谷番禺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江寧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前有自序凡樂府及詩各二

卷雜文環書各一卷環書後又附四書講語十九

則沈歸愚稱九谷著環書自成一子欲究天人竅

與餘事乃作詩人也然高華伉爽依傍一空品不在嶺南三家下按環書二篇其下篇多發明易義于例當入雜家余以其卷帙寥寥不別記云

篤素堂文集十六卷 原刊本

國朝張英撰 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端 四

庫全書著錄有文端集四十六卷凡存誠堂應

制詩四卷詩集二十五卷篤素堂詩集七卷文集

十卷此本止文集而有十六卷計賦頌各一卷表

疏一卷序三卷論記雜著各一卷祭文行狀墓誌

各一卷又有雜著為 南巡扈從紀略一卷恆產

瑣言及飯有十二合說一卷聰訓齋語二卷未知

鄭記七十

文端集中何以止有十卷也前有康熙壬午

睿製篤素堂記又有陳午亭 廷敬 韓慕廬 炎 趙玉

峰 士麟 三序玉峰稱其以六經為本根史漢為波

瀾諸子百家為奴隸以修之身者而修辭和之心

者而和聲成之德者而成文云

愴園集三十六卷 康熙丁丑刊本

國朝徐乾學撰 乾學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

為其子 樹穀 所編凡賦頌樂章一卷詩分虞浦集

三卷詞館集二卷碧山集三卷文分十六體自奏

議以迄雜著凡十七卷宋漫堂 序 序之稱其家富

藏書又篤嗜學自六藝子史百家之書靡不貫穿

其發而為文雄贈典則學大而才足運之蓋其蘊植也厚矣其致用也宏矣余謂健庵與其弟果亭秉義立齋 元文 同為顧亭林之甥學問雖有淵源而文章功力頗淺健庵稍勝于其兩弟且著述亦極繁富但以文章而論恐未能副序所云也序又稱文集之外又有外集若干卷當屬駢體文今未聞有刊本或歷久已佚之云

榕邨全集四十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光地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無全

字是集合詩文筆記共為一編惟詩為厚庵自定

餘皆其孫 清植 所編次也卷一為觀瀾錄卷二為

鄭記七十

經書筆記讀書筆錄卷三為春秋大義春秋隨筆

卷四為尚書句讀卷五為周官筆記卷六卷七為

初夏錄卷八為尊朱要旨及續記卷九為象數拾

遺景行摘篇附記卷十至卷三十四為雜文卷三

十五至卷三十九為詩卷四十為賦厚庵于理學

經術皆所究心文章乃其餘事顧道足于中氣盛

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為詩古文詞亦遂蔚然奇

秀盎然深醇復乎其莫可及則根柢深厚之故也

前有乾隆丙辰其門人李牧堂 續 序時距厚庵捐

館已二十年矣

榕邨別集五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編凡等韻辨疑字音圖說一卷
鼎符一卷納甲納音一卷星命本要一卷論牒戒
約一卷鼎符者蓋仿參同契體以推闡魏氏之書
者也厚庵之孫清植編集時以等韻字音兩篇不
類集中筆記文體而鼎符以下諸篇又非儒家者
言至論牒等篇亦不足以言文故別為一集不與
正集相淆今亦另記于正集後云

白石山房文稿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李振裕撰振裕字維饒吉水人康熙
庚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四庫

全書存目作十三卷蓋附有督學江南時所作詩
一卷也是編前三卷為詩後九卷為雜文未有史

鄭記七十

五

傳二卷當是維饒充明史館纂修時所屬稿凡二
十九傳傳後俱無論贊蓋當日史例如此也汪堯
峰堯序之稱其詩若文于臺閣山林之體獨有兼
長以上蓋其所作視其父梅公石園全集亦堪相
亞焉前又有施世綸序存目又有別本白石山房
稿二十六卷與此本大同小異云

已畦集二十一卷附原詩四卷 二弄草堂刊本

國朝葉燮撰燮字星期號橫山人吳江人康熙
癸亥進士官寶應縣知縣 四庫

全書存目是集前有自序乃其所作雜文凡分十
二體據總目尚有尺牘一卷注云嗣刻其所作諸
論頗斷制森嚴惟留侯孔明二論太不諳當日事

勢而橫施議論從祀說援太公望預見知之列而
舉張良郭子儀宗澤岳飛徐達並宜從祀孔廟則
與黃梨洲從祀篇舉及韓琦李綱諸人同一兒童
之見至其與友人書頗得立言之旨然能言之而
不能行之觀其全集可見矣未附原詩內外篇每
篇又各分上下乃論詩之語吳人士始多訾譽之
橫山歿後人轉多從其言者此種原有單行本見
存目詩文評類今不別為記云

臨野堂詩集十三卷文集十卷尺牘四卷詩餘一卷 原刊本

國朝鈕琇撰仕履見小說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文

鄭記七十

三

集十卷其詩集凡笠鈞初吟一卷笠鈞再吟一卷
笠鈞三吟一卷前筑音一卷後筑音一卷居項胥
鈔二卷端暇遊一卷續筑音一卷粟語一卷南縣
客筆一卷柳下言一卷荔夢編一卷立名纖桃不
脫萬麻以後小品習氣文集分十三體又有外篇
皆俳諧之作雜言則老生常談也尺牘之前有自
撰題辭詩餘之前有康孟謀乃心序卷首冠以潘
稼堂末李天生因篤二序稼堂稱其詩章綺拔而
雋永一篇中必有沈思警語造微詣極言簡指深
諸體雜文各有理趣匠心獨運非苟作者余尤愛
其駢體取材必新使事必奧精切典雅不纖不靡

卽尺牘斷章片語亦多雋雅可味天生所稱大略相同又稱其樂府逸韵動襟悉蘇黃儔品姜史清音也以上李序原集尙有觚賸正續編八卷附刊于後今析出別記于小說類中

有懷堂詩稿六卷文稿二十二卷 康熙癸未刊本

國朝韓焚撰 焚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賜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尙書謚文懿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詩文稿二十八卷其詩分

躡躡集一卷歸愚集二卷病口集一卷繫迷集二

卷文分十六體凡二十一卷又有雜文一卷朱竹

垞撰墓碑稱其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

尙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其舉子業以古文爲

鄭記七十

今文奇而有法然公之不朽者終當以古文辭傳

也兩集皆康熙癸未所自編卷首各有自序

橫雲山人集三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王鴻緒撰 鴻緒字季友號儼齋華亭人康熙癸丑賜進士及第官至戶部尙

書是集乃其于康熙己亥所刊凡屬言集五卷皆

詩賦頌應制之作故別爲卷冠諸集首山暉集八

卷望雲集五卷谷口集二卷還朝集三卷淮干集

一卷又還朝集四卷谷口續集四卷皆古今體詩

雖不編年而仍依年爲次儼齋爲農山 廣心之季

子英年卽擅詩名既由上第迄掌邦教仍假聲律

以寄興龔芝麓 鼎華序之謂覽其諸體高言何綺

逸思如雲原本風騷而一諧于古人風格余喜吾友之有令子也以上余觀其應制紀 恩諸作裔皇沈博有物有則則又颯颯乎雅頌之遺矣前又有周 茂源宋 琬田茂遇 吳懋謙四序末有其門人 蔣廷錫後序

南昫文彙十二卷 雍正丙午刊本

國朝彭定求撰 定求字訪濂號南昫長洲人康熙兩辰賜進士及第官至翰林院

講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分十八體中以賦次

記之後碑之前殊爲失次其門人青浦王 原序之

稱其文之雅正醇厚無佻宕纖靡之習允爲大儒

之文按南昫之學雖派出姚江而尙無門戶之見

鄭記七十

觀集中與人論學諸書具見擇善而從不主一家

至其貞女論辨足訂震川之譌尤有功名教也

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錄二卷 康熙辛未刊本

國朝納蘭性德撰 性德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容

若爲大學士 明珠冢子雖處貴盛而勤勤學問澹

于榮利甫及三十而歿其座師徐健庵拾其遺稿

刻成是集凡賦一卷詩詞各四卷雜文五卷淶水

亭雜識四卷又附錄二卷則碑誌哀輓之作也其

詩古文詞蘊藉流逸根乎情性惜未能充其所至

所刻經解載序止六十五篇蓋有序有不序也至

雜識皆雜論經史兼及異聞可備雜說之一種今

仍其原第不別記云卷首冠以嚴蕩漁繩孫及健

庵二序

西河文集一百九十二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仕履四庫全書著錄從西

河合集析出按合集分經集凡四十九種原缺一

文集凡二百五十卷原缺五除經集及文集中之

五十七卷種十七俱遵提要隨類別記外尚有文一

百三十三卷填詞六卷擬連廂詞一卷詩五十二

卷其文分誥頌疏議書牘為一類序引題跋為一

類前俱有莫春園序碑傳銘狀為一類前有李堦

序記說為一類賦誄為一類前亦俱有莫春園序

鄭記七十

詩前亦有堦序西河說經諸書其攻擊宋人不遺

餘力而集中解經之文亦多與宋人柄鑿蓋由當

時之人主持朱學太過不免為過分之辭然其精

確處固自有不可磨滅者其他散體文長于敘事

尤得龍門神髓詩擬唐人而能自出新意義者日

為唐皮過矣詞則溫麗而精深迥異曼辭佚調唯

所擬連廂詞全屬院本不存可也

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 曝書亭刊本

國朝朱彝尊撰彝尊仕履四庫全書著錄刪風

懷詩二百韵及靜志居琴趣詞一卷以其流宕豔

冶有乖大雅也竹垞生平撰著曾兩付開雕未仕

以前曰竹垞文類通籍後曰騰笑集晚歸梅會里

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刪定凡賦一卷古今詩二十

二卷詞則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

煙閣體物集二卷藉錦集一卷雜文則分體編次

凡五十卷附葉兒樂府一卷則所譜之曲也查初

白慎行序之稱其淹通經術熟精史乘濟之以班

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為文取材富而用

物宏議論醇而考證確詩以少陵為宗而汎濫于

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

宋人淺易蹊徑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掃花

閒草堂之習填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

鄭記七十

自以無愧也前又有潘稼堂未序並載王士禎魏

應文類二序查慎行騰笑集序曹爾堪葉舒崇柯

維楨詞集三序及陳廷敬所作墓誌銘

竹垞文類二十六卷 原刊本

國朝朱彝尊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刻于康熙

壬戌皆其未遇時之作凡樂府詩一卷古體詩三

卷今體詩九卷聯句集句一卷雜文十二卷後彙

為曝書亭集頗多刪汰且或有題目互異或有字

句不同或有數首而刪去一二首者皆當以全集

為定本其中碑記墓表傳誌諸文有必須用 本朝

紀年者一概用干支代之蓋竹垞初自命為布衣

見目錄首而厠于故老遺民之列如梨洲亭林云
爾迨晚年編集亦俱仍之不改正焉前有王漁洋
魏叔子二序

騰笑集七卷 原刊本

國朝朱彝尊撰初竹垞于康熙壬戌刻其未遇時
詩文為竹垞文類至丙寅春復輯其已未以來詩
文凡賦及古體詩二卷今體詩二卷雜文三卷後
刊入曝書亭集所有刪汰增改之處亦與文類相
同亦當以全集為定本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德
璋北山移文之語也前有自序及海寧查初白
慎行序

鄭記七十

曝書亭詩錄箋注十二卷 惇裕堂刊本

國朝江浩然撰 浩然字孟亭 孟亭酷嗜朱竹垞詩迺
以己意甄錄一一箋疏而發明之旁搜舊聞博徵
載籍厥功可謂偉矣然僅選三分之一蓋欲以況
漁洋精華錄也其注已為楊未孩注本所取材讀
竹垞詩者固當以楊注本暨孫竹尹注本為主此
本踳駁甚多不過大略之推輪耳孟亭歿後其子
聲先 壘 為之校刊并述凡例六則沈椒園 廷芳 翁
覃溪 方綱 俱為之序又載王 士禎 魏 禧 查 慎行 原
序三篇

曝書亭集詩注二十二卷年譜一卷 木山閣刊本

國朝楊謙撰 謙字未孩 按朱竹垞詩先有江孟亭

曝書亭詩錄箋注一書僅選三分之一如漁洋精
華錄之例未孩爰就全集所載之詩隔句為注凡
采取江注者因其書已刊布不復別為標識皆博
考詳釋條貫靡遺間有踳駁猶不盡概乎人心然
以視江注本固為賅備之本矣後來孫竹尹箋注
亦不過因是注而踵事增華耳究不可遽廢其書
也未孩又詳考其家乘行述及靜志居詩話與文
集中之有歲月可稽者創為年譜一卷則又較惠
定宇金林始二家所撰漁洋年譜體例尤為盡善
凡作年譜者所當取法也卷首載王 士禎 魏 禧 高

鄭記七十

佈 銳 顏 鼎受 竹垞文類四序查 慎行 騰笑集序潘

未及 慎行 曝書亭集二序又有像贊及陳 廷敬 所
撰墓誌銘并未孩詩注凡例

曝書亭集箋注二十三卷 三有堂刊本

國朝孫銀槎撰 銀槎字竹尹嘉善 竹尹以江楊二
家所注朱竹垞詩踳駁頗多且均置賦不注于是
紉繹羣帙大為補訂凡四易稿別成箋注其注賦
一卷既為二家所不及為而其于詩注二十二卷
增二家所未備及刊冗正謬不啻十之五六詳而
不溢一語簡而不失一辭使一字一句皆如作者
意中之所欲出又時得言外之微指斯可以跨越

前良後來居上矣余嘗欲合三家注為一書如馮星寶蘇詩合注之例惜有志而未逮焉卷首有嘉慶已未自述緣起及其孫米生識語又有錢唐王

朝臨海黃河清二序據宋生識語知其詞注亦經屬稿當續梓行云

遂初堂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原刊本

國朝潘耒撰 四庫全書存目見小詩集作十五卷

蓋無補遺一卷也其詩分少遊草二卷夢遊草三

卷近遊草江嶺遊草海岱遊草台蕩遊草閩遊草

黃廬遊草各一卷楚粵遊草二卷豫遊草卧遊草

又各一卷皆編年為次始於康熙癸卯迄於戊子

鄭記七十

毛

凡四十六年之作又補遺一卷以補十五卷之遺

文分十二體以賦居首較之列在詩前為安別集

則皆禪喜文字也稼堂少受業於顧亭林故所學

深博無涯溪又性好遊名山足跡幾徧天下沈歸

愚稱其詩筆直達所見浩氣空行韻語可作古文

讀而登臨懷古諸作尤為光燄騰上一時名流幾

罕與儷者徐晉齋斐然亦稱其山水遊記狀難狀

之景刻鏤藻績盡相窮形最堪把玩今觀集中遊

記共有四卷實堪與徐霞客遊記抗行知其詩文

皆得江山之助者然其他文亦純以氣勝不規規

於前賢而自然動與古會沛然莫之能禦夫亦庶

乎辭達者矣前有其門人許時庵汝霖總序及陳說巖廷敬所撰墓誌銘沈果堂形所撰行狀

陳檢討集二十卷通行本

國朝陳維崧撰程師恭注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康熙己未召試

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師恭字叔才貢生桐城人四庫全書著錄作陳

檢討四六其年以詩文名所著有湖海樓全集其

四六有單行本所作尤推獨妙好對切事鏗鏘輝

煥論者以為上追徐庾下視王楊無愧色焉顧其

篇章繁富徵引該博讀者病之叔才乃援據諸書

以為之注每注其事不參己意止錄古書本文絕

無杜撰且一一求其原委寧詳無略而于原集中

鄭記七十

毛

劄劂錯誤之字又各為改正俾讀者了然于心而

暢然于口亦可謂陳氏之功臣矣前有康熙癸未

張敦復英甲戌吳鱗潭苑二序及自述例言據例

言稱有補注一冊嗣附于後今未之見

澄江集無卷數陸雲士雜著本

國朝陸次雲撰次雲字雲士錢塘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官江陰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為宋既庭寶穎蔡九霞方炳

所選定凡古今體詩二百十四首不分卷數前有

尤悔庵侗序稱其詩不專于澄江而以澄江系之

者以為吾官于澄江而後有是詩也亦猶道州蘇

州之志也以上今觀其詩本真性情出之故語多

沈著兼能獨出新意雖所選 皇清詩平頗尙宋

元派數而宗法究在唐人云

北墅緒言五卷 陸雲士雜著本

國朝陸次雲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為高江都

士奇汪東川 所評點乃其所著雜文凡分三十

三體大半皆遊戲之作有類西堂雜俎諸集然實

文之一體在古人不過偶一為之耳前有王漁洋

士禎徐健庵 乾學李湘北 天馥尤悔庵 慎及江邨

東川六序

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 前十卷康熙丙子刊本後十二卷及外集

乾隆己卯刊本

鄭記七十

國朝李良年撰 良年字武曾號秋錦嘉興人 四

庫全書存目無外集三卷是集凡詩十卷為其子

觀權 潮信所編即以行止出處為卷次而不編歲

月蓋遵其父遺旨詞二卷文十卷附外集三卷則

尺牘也皆觀權檢閱零篇櫛比鈔綴至其孫花農

菊房始為付梓秋錦與其兄斯年弟分虎稱三李

而實遠過其伯季其為詩洵汰日新詣隨年進機

而彌秀淡而益老文則清婉悠揚無拉雜叫囂之

習然以視朱竹垞則彌覺瞠乎其後矣當日朱李

並稱不過以其俱同里耳唯詩餘差堪相亞故能

居浙西六家之一云詩集前有斯年及竹垞所撰

行狀末有花農跋外集之末亦有花農跋

晚樹樓詩稿六卷 康熙乙酉刊本

國朝吳震方撰 震方字青壇石門人康熙 四庫

全書存目是集乃其于康熙乙酉哀集二十餘年

來所作之詩因散佚頗多所存強半壯遊所得也

其弟 涵序之稱其詩原本于杜韓一篇一詠不為

苟作皆能力追古風有裨于世道云前又有其宗

人之振序

黃葉邨莊詩集八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 原刊本

國朝吳之振撰 之振字孟舉號黃葉邨農 四庫

全書存目總作十卷其初集孟舉所自訂葉橫山

鄭記七十

為之序後集續集則其子武口瑞草及從子奕

亭 景濂所搜輯編次也後集徐 煥為之序續集奕

亭為之序橫山稱其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五古

似梅聖俞出入于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

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 以上 葉序蓋孟

舉嘗纂宋詩鈔凡百家故所作多相近云

尋壑外言五卷 秋錦山房集附刊本

國朝李繩遠撰 繩遠字斯年號補黃邨 四庫全

書存目斯年集凡三鈔版其初刻曰秀攬亭詩順

德陳元孝 恭尹為之序續刻曰屬雲閣稿侯官高

雲客 兆長洲汪若文 晚為之序最後手自刪定為

是編凡詩四卷駢體文一卷附以自撰生壙志則散體文也元孝稱其詩緣物附情纏綿婉麗不為怒張號呶而茂草黍苗之思絕絃聞笛之哀隱然言外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前又有康熙丁

丑自序末有其從孫 花農 跋

香草居集七卷 秋錦山房集附刊本

國朝李符撰 符字分虎號耕客嘉興人良年之弟也 四庫全書存

目分虎集有香草居詩未邊詞花南老屋集又有

補袍集皆排偶之文後補袍集及花南集之詞皆

亡佚其從孫 花農 就香草花南二本編錄五卷附

以未邊詞二卷俱遵原稿不易隻字以存原集之

鄭記七十

真面目華亭高 履雲 撰墓表稱其詩清空一氣如

姑射仙子吸風飲露詞則盡掃科臼獨露本色曹

舍人升階歎為稼軒後身云前有黃山方 光琛 序

後有其從孫 花農 菊房 跋

青門籠稿十六卷旅棗六卷賸稿八卷附邵氏家錄二

卷 青門草堂刊本

國朝邵長蘅撰 長蘅履雲 見小學類 四庫全書存日凡籠

稿詩六卷文十卷皆康熙戊午以前之作旅稿詩

二卷文四卷皆已未訖辛未之作賸稿詩三卷文

五卷皆壬申以後之作家錄二卷皆同時人所撰

庚節祠堂碑記之類其詩瀏灑頓挫力追唐人晚

歲入宋漫堂幕府乃變蘇黃范陸之派蓋欲與漫

堂稱同調也然高出漫堂遠甚文則取法歐曾醇

而肆簡潔而雄深漫堂序稱其與侯朝宗魏叔子

鼎足而傳于後無疑云前又有漫堂題詞及馮 景

王士禛 彭鵬 王元烜 顧景星 陸嘉淑 李天馥 王宏

撰八序附以 士禛 寄書暨陳玉璣 所作傳又有自

序二篇其從子 璿 及 衷 赤 例言七條

山曉閣詩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孫琮撰 琮字執升號寒巢嘉善人 卷首作吳郡蓋祖籍也 四庫全

書存目寒巢家清風涇所居有老梧兩樹構一小

閣名曰山曉因以名集魏水邨 坤 序之 水邨康熙 已卯舉人

稱其平生尤喜山水扁舟往來吳越閒凡佳山水

及精廬名刹一一見諸詩大抵從禪理悟入而又

得山川之助故能絕去畦町窅然以深穆然以遠

云

鄭記七十

定峰樂府十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沙張白撰 張白原名一卿 號定峰江陰人 四庫全書存日

是編為其同縣曹 禾 所評點雖皆以樂府名而大

半皆古今體詩不過強蒙以新題如新樂府者然

蓋於郭 茂倩 左 克明 二書全未寓目宜其無知妄

作耳卷首附同時諸人論樂府書中載曾青黎 燦

語謂以古體作律詩是唐人開此一派至王宛平

魏柏鄉馮益都宋長洲諸公頌美之詞似于原體未合而尤非布衣中人所宜要當割愛刪去是當時已有見而規之者攷所舉諸篇今仍在集中可知其自以爲是也後有嘉慶丙寅鮑桂星跋

璇璣碎錦二卷 揚州江氏柏香堂刊本

國朝萬樹撰 樹字紅友宜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所作迴文詩圖各以名物寓題上卷圖三十幅

詩八十七首詞三十二調下卷圖三十幅詩一百四十二首詞十二調南曲二套揚州江松泉 昱小

加潤飾復屬錢唐金冬心 農 各爲八分題署而刻以傳之并爲之序攷迴文詩自蘇若蘭後文人偶

一爲之附于集中從未有如是之多者雖則窮極精妙究屬誤用其心思矣

善卷堂六十四卷 乾隆庚寅亦園刊本

國朝陸繁昭撰吳自高注 繁昭字拍石錢唐人自高字若山桐城人官翰林院 四庫全書存目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

吳園次陳其年拒石才地稍弱於二人故不能與之鼎立然以視其門人章豈績 藻功 專事新巧遁

爲別調則儻然遠矣若山以其徵事深博未易窺測爰旁搜典故句疏而字釋之凡九閱寒暑而注

始就其有功于拒石猶程叔才之于其年也前有自述緣起例言及張 廷玉 序并載徐 炯 陳 廷會 原

序 藻功 原跋及拒石從孫 宗楷 所作傳

學箕初稿二卷 箭山鐵鑑軒刊本

國朝黃百家撰 百家字主一餘姚人宗義子也 四庫全書存目

有幸跌草三卷凡雜文二十篇書首題曰學箕五

稿知其尙有二稿三稿四稿之刻矣是集凡雜文

三十四篇皆康熙戊申至丁巳之作大致淵源家

學而規模殊覺狹隘此則早年所作尙未與道大

適耳

管庵遺稿一卷 純翁類稟附刊本

國朝汪筠撰 筠字禹吹號管庵長洲人 四庫全書存目禹吹

爲純翁之長子年三十二而歿純翁得其遺詩于

沈友簾 填 范鷲公 安序 所因錄存六十三首刊附

集後前有純翁友簾二序末附輓詩十九首及純翁自作六首

笛漁小稿十卷 曝書亭集附刊本

國朝朱昆田撰 昆田字文益號西陵爲竹垞令子

承名父之後略能盡通其家學以其餘技發而爲

詩上窺韓杜下汲蘇黃推陳出新瑰奇光怪洵堪

爲極盛之繼惜年未五十而卒尙未底于成也卒

之歲竹垞爲定是稟刻附其集以行今析出別爲

記之前有嘉定張 雲章 序

華亭高菰邨 層雲二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序

徐都講詩一卷 西河合集附刊本

國朝徐昭華撰 昭華始寧人 諸暨縣加采室 四庫全書存目

昭華為前明兵部尚書亮生之女孫嘗讀西河詩

而感之願受業于門故西河目之曰都講是編詩

凡八十首即其受業時所存稿為西河所點定并

為之序李 堪 西河詩序引西河云若以詩則吾門

雖多才無如都講者恐未免過情之譽云

棟亭詩鈔八卷詩別集四卷詞鈔二卷文鈔一卷 揚州書局刊本

國朝曹寅撰 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詩鈔

五卷詞鈔一卷當屬是本詩鈔之前五卷詞鈔之

鄭記七十

前一卷也是本詩鈔為棟亭所手訂前有顧 景星

杜 芥 際可 朱 籛尊 姜 宸英 五序別集係棟亭手

自刊落不欲付梓命小胥鈔錄藏諸篋衍後其

門人郭 振基 校刻并為之序詞鈔前有其門人王

朝 璣 序文鈔前有其門人唐 繼祖 序其詩五言古

今體出入開寶之間七言兩體胚胎諸家而時關

入宋調詞則俊爽雅麗兼有辛蘇姜史之長于古

文詞之作尤所矜擇顧以耽吟特甚故為之不多

云

愛日堂詩二十八卷 乾隆丙辰刊本

國朝陳元龍撰 元龍字廣陵 號乾齋 海寧人 康熙乙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文 四庫全書存目乾齋自應科入仕以迄 賜

告而詩必與俱隨其時事以名其集凡敝帚集四

卷登瀛集一卷卻掃集一卷環召集五卷南陔集

三卷重徵集一卷宜人集二卷肆觀集一卷還朝

集二卷蘭峪前集一卷重臨集一卷蘭峪後集二

卷黃扉集三卷林泉集一卷每卷皆以編年為次

卷首各有小引愛日堂詩其總名也乾齋告歸養

聖祖仁皇帝御題堂額以賜故名其詩以誌不

忘其門人王唐堂 之傳 序之稱其應制之詩麗而

法紀頌之詩闕而擊遊覽行旅之詩章而遠閒適

遺懷之詩暢而真贈答讌會之詩恬而至紀時詠

鄭記七十

物之詩典而切其時昌其遇隆故其詩有美而無

刺有正而無變云前又有葉蒼巖 映樞 序

懷清堂集二十卷 原刊本

國朝湯右曾撰 右曾字西厓 仁和人 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 四

庫全書著錄是集乃乾隆丙寅其子 學顯 所刻右

曾嘗奉 聖祖仁皇帝命賦文官果詩蒙 御製

一首俯同右曾韻舉朝傳誦以為儒臣之至榮故

學顯 卽刻冠卷首次以倡和諸作及 學顯 謹記西

厓為王漁洋入室弟子其詩高超名貴不落一語

凡近而相其契匠要歸于清所謂乾坤清氣得來

難也浙中詩派自朱竹垞後卽當為西厓首屈一

指云前有黃叔琳潘思渠納喇常安三序後有其

門人繆日藻陳履中二跋

在陸草堂文集六卷淑慎堂刊本

國朝儲欣撰欣字同人號在陸宜興人康熙庚午舉人四庫全書存

日在陸所輯十家文鈔于八家外加入李翱孫樵

最稱善本其為文清而雄暢而曲是絕有唐宋家

法者故雖兼以時文名而尚無時文腔調惟所作

之文不多其原編十卷計二百餘篇儀徵吳碩夫

之彥僅擇其百篇系以評點而梓之務取精也前

有雍正癸卯曹聲喈鳴及碩夫二序又有碩夫所

述凡例暨目錄後其子芝跋評論姓氏後其孫掌

鄭記七十

文記據凡例尚有詩二卷俟刻今未之見

楊文定文集十二卷別集六卷附錄二卷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字賡實號凝齋江陰人康熙

是集為其子應詢所編卷一為疏卷二為劄子卷

三至卷十為雜文卷十一為頌賦卷十二為詩別

集為雲南省志小序及示檄規約恭紀并自滇入

都程記附錄為盧文昭所撰家傳彭紹升所撰事

狀凝齋師事李厚庵以道德政事為已任本未嘗

沾沾欲以文自見而言為心聲其本盛而源深者

發之于文而道德政事亦具見于斯其所撰著雖

視裕邨集為約而其醇殆足以相匹文詞之工非

所計矣乾隆戊午寧化雷翠庭鉉為之跋

陳恪勤集三十九卷道榮堂刊本

國朝陳鵬年撰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

督恪勤四庫全書存目其詩凡水東集三卷武夷

集二卷蒿廬集三卷耦耕集五卷于山集二卷香

山集二卷浮石集七卷淮海集三卷胸山集二卷

秣陵集四卷新本止附以喝月詞六卷滄洲之祖

若父皆以詩著名故其生平所歷一發之于詠歌

所謂詩以紀年者是也吳園次絳序之稱其詩悉

本灑水之遺才既高華學尤醇備情無近寄意必

入真云前又有康熙戊寅自序及武陵瞿龍序

鄭記七十

滄洲詩鈔十卷雍正丙午刊本

國朝陳鵬年撰是編為其門人潘似山尚仁所校

刊凡四言長短句五言古二卷七言古一卷五七

言排律聯句一卷五言律二卷七言律三卷五七

言絕句及補遺一卷其卷帙繁簡皆滄洲平日所

訂定前有似山例言稱是詩始于分符吳郡中閒

留滯南徐訖內廷入倮凡有吟詠彙入集中督

理河政後任職艱鉅不暇多及也則此編刻于恪

勤集之後矣其刻于恪勤集之前者尙有道榮堂

文集六卷見四庫全書存目

固哉叟詩鈔八卷珠樹堂刊本

國朝高孝本撰孝本字大立號青華嘉興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績溪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凡分趨庭江漢徑山琴溪嶺

南秦遊大鄣葛園晉遊津門南州幔亭海岱黃梅

桂林愚齋台雁維摩十八集前有總目各載小引

乃其于康熙己巳至丁未所作也陸星坡奎勳序

之稱先生遊蹤半天下其詩取才既博鍛鍊尤精

因遊益工與年俱進云前又有自序及其門人劉

統勳沈廉二序吳陳鵬年葛園集二序沈廷

文江漢集序又有金永昌所作傳諸錦所作圖贊

湛園未定藁六卷二老閣刊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仕履見雜家類四庫全書存目是編

亦其所作雜文凡分二十六體而以二賦廁家傳

之後墓誌銘之前殊屬失次皆其未曾薦入史館

時所作錢飲光秉鐙秦留仙松齡韓慕廬葵俱為

之序後黃崑圃叔琳重編為健園集八卷則又續

以後來之作較此本為完備存目又有真意堂文

稿一卷蓋隨意摘鈔之本而冠以留仙未定稿原

序更不及趙同敷西溟文鈔之本矣

乙未亭詩集六卷畏壘山人詩集四卷桂森堂刊本

國朝徐昂發撰昂發字大臨長洲籍崑山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四庫全書存目無乙未亭詩集前集乃其未第以

前之作後集則其登第後作也韓慕廬葵序其前

集稱其詩筋力于漢魏以來不沾沾于規撫唐而

亦無意于矯之要其志趣自高如朱子所謂洗滌

腸胃間輦血脂膏而芳潤易入也中又有宮詞八

十首據其自云詩成後亡失小半亦慕廬為之序

四卷本恐亦有序此本失去

樓邨詩集二十五卷雍正乙巳刊本

國朝王式丹撰式丹字方若號樓邨寶應人康熙癸未賜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

雖皆分年編次而仍分卷一至卷五為龍竿集卷

六至卷十二為翠蘇集卷十三十四為補過齋集

卷十五至卷二十一為忍冬齋集卷二十二為鴻

○集卷二十三至卷末為梅花書屋集宋漫堂官

江蘇巡撫時嘗選江左十五子詩樓邨其一也其

詩排冪陡健能盤硬語一洗吳音蓋以昌黎為宗

而汎濫于廬陵宛陵眉山劍南之間者前有田山

薑雯陳滄洲鵬年查初白慎行及新安吳瞻淇四

序後有吳興吳斯洛題詞其胥浦洪政

十峰集五卷通行本

國朝徐基撰基字宗頊上峰華亭人官翰林院編修四庫全書存

目是集諸作皆集東坡前後赤壁賦為之第一卷

為小赤壁賦春日遊小赤壁賦及道德篇各成干

言而總不越四百十五字之外洵為巨製其壻路

徐來 爲之注并綴同時人評語于末第二卷以下
爲詩歌詞曲銘贊書論各體靡不精工此雖遊戲
之作而因難見巧亦可謂空前絕後矣十峰又有
景蘇閣集五卷其詩皆集東坡詩句而成蓋有集
古之癖云是集前有康熙丙戌陳乾齋 元龍序俱
集聖教序帖中字亦工力悉敵以序此編洵無愧
矣又有自序凡例像贊及吳三省張李定朱應麟
其壻沈 中星路徐來 五序冠以提要一篇

鄭記七十

鄭堂讀書記卷七十

鄭堂讀書記卷七十一

烏程周中孚撰

集部一之下

別集類二 國朝

穆堂初稿五十卷 無怒軒刊本

國朝李紱撰 紱字巨來德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是集凡

賦雅頌一卷詩十六卷雜文三十三卷曰初稿者

謙詞也其門人黃唐堂 之雋 序之稱先生于文取

永叔子固于命世之志取介甫于學術取子靜不

出其鄉而奄有前古今觀其集如疏劄諸篇愷切

敷陳有裨治道而不至如介甫之執拗然中有書

鄭記七十一

辨姦論後二則書邵氏問見錄後書宋名臣言行

錄後二篇其曲護王氏甚至此其鄉曲之私牢固

于心所以論學術則祧程朱而禱陸王者屢見于

文此其蔽也顧其文條暢勁健導源歐曾其間如

原說攷解論議諸作尤爲卓絕詩品不加修飾自

見風標頗與山谷相近蓋亦其鄉人云前又有其

門人儲 大文李光燠 及其弟 紱 三序後有其門人

安居王 恕跋

空明子初集十三卷續集十六卷後集十二卷餘集十

四卷附允譜年譜一卷 原刊本

國朝張榮撰 榮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詩

集十卷又八卷文集六卷又二卷雜錄一卷詩餘
 二卷蓋不全之本也是編初集為康熙乙未所刊
 凡詩集十卷見存目前有自序及張雲章□□齡
 序焦袁熹題詞未有李如泌跋文集二卷雜錄一
 卷前有如泌及符兆昌序未有朱鍾吳來後序
 續集為康熙丙申所刊凡詩集八卷見存目前有
 如泌及吳文炎序俞楷懷鼎吉題詞文集六卷見存
 目未有王鑄書後從子師實後序詩餘二卷見存
 前有如泌題詞未有朱崇駿後序後集為康熙
 庚子所刊凡詩集八卷前有張御衣陳天培顧瑞
 麟大經題詞從子業序文集二卷雜錄一卷末

鄭記七十一

二

有袁熹及顧成天題詞茸城賦注一卷前有如泌
 及凌顧榮序未有從子應龍書後餘集為康熙戊
 申所刊凡詩集八卷前有王原題詞沈元祿徐翊
 欽序末有諸子贈言文集二卷燕居筆記一卷偶
 吟雜稿一卷雜錄一卷家乘私志一卷全集冠以
 參訂姓氏及總目附刊允諧年譜一卷玉峰生平
 所作詩古文詞最富至刻初集時僅刪存三十分
 之一其于續集後集餘集亦必嚴加刊除然所作
 多失之放浪而游戲之文尤近小說故雖哀然巨
 帙殊無可觀其諸雜錄及筆記亦皆小說家言茸
 城賦並自注為松江一郡而設蓋擬昔賢會稽三

賦之體偶吟雜稿僅詩十三首當屬拾諸集之遺
 者家乘私志則做鈍翁別稿中族譜為之允諧年
 譜并傳誄輓章為一卷允諧年十六而天因輯為
 是卷末有其弟兆熊跋其後集末附崇川節孝錄
 及續集末附其妾華浣芳挹青軒稿俱析出別為
 記之

挹青軒詩稿一卷詩餘一卷自怡錄一卷空明子全
 國朝華浣芳撰浣芳蘇州人華亭張榮側室四庫全書存目
 止載詩稿一卷浣芳早慧能詩詞年僅二十三而
 歿玉峰選定其詩凡六十三首詩餘凡六十二闕
 自怡錄凡二十則乃諧謔之類皆附刊其集中前

鄭記七十一

三

有玉峰序末有玉峰書後
 唐堂集五十卷補遺二卷續八卷附冬錄一卷賜錦堂
 國朝黃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號唐堂華亭人康熙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六十一卷是集凡雜文二
 十七卷四六三卷詩十八卷詞二卷乾隆辛酉編
 定補遺凡雜文尺牘一卷詩詞一卷甲子編定續
 集凡雜文五卷詩三卷附以詞五首丁卯編定各
 有自序冬錄凡二十六則皆自紀其生平事實自
 序謂冬錄者冬而錄之也自始生至逾冠如春壯
 強至艾如夏五十外至七十如秋耄耄冬矣冬而
 錄之可包春夏秋而錄之也

姜孺山 兆紳 松江詩鈔稱其古文不宗唐宋八家而取法漢魏次亦唐之元結李翱孫樵杜牧諸家詩則不效陳李蓋從韓蘇而入又化夫面貌窮力追新所以獨有千古者在此前又有其門人王永祺總目後跋

香屑集十八卷 嘉慶癸酉重刊本

國朝黃之雋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集古今諸體分類合九百三十餘首俱集唐詩冠以自序偶體文一篇凡三千餘言亦集唐及五季人文句成之每句各注出處乃唐堂少壯時所為前又有自撰詩話謂綺羅脂粉故曰香割綴瑣碎故曰屑也大

鄭記七十一

抵通首無複題通卷無複句閒有重出三十許句緣是最後所集不及與前一例耳其五七律絕固珠聯璧合妙出天然至其五七古尤不懈而及于古亦可見其記誦之博運用之巧矣前又有焦南浦 袁熹 序後有其門人陳古愚 邦直 跋

唐堂行樂圖題詠四卷 原刊本

國朝黃之雋撰唐堂嘗繪行樂四圖曰漁樵耕牧上自阮籍嵇康下訖倪瓚楊維禎凡六十餘人莫不摘其雋句彙為全篇書諸像後得各體詩七百餘首其例古人每首止摘一句無連用者每句止用一處無複出者因錄成是編自為之序前又有

顧小厓 成天 陸星坡 奎勳 二序後有其從子 瀛跋 星坡稱其濬靈機于方寸接羣雅于同堂情理所孚時代莫隔洵所云自我作古其妙難言者也 陸序 蓋與其所撰香屑集異曲同工矣

鹿洲初集二十卷 原刊本

國朝藍鼎元撰 鼎元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鹿洲少時以文章經濟自命晚年一意周程張朱之學闢異端斥佛老具見所著棉陽學準中其為文高視闊步有浩乎不可遏抑之氣所作以有關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吏治為主凡以據其心之所欲宣也是集皆其雜文為曠魯之 敏本 所編次而評隲

鄭記七十一

之前有雍正丙午壬子魯之二序又載康熙己丑沈心齋 伯行 張孝行 伯行 辛丑汪約齋 紳文 三序并小圖自題及其子 雲錦 等作行述

東征集六卷 原刊本

國朝藍鼎元撰 四庫全書著錄附平臺紀略後 見史部紀事本末類 是集乃其于康熙辛丑臺灣朱一貴盜兵從其兄南澳總兵 廷珍 運籌閩外所著凡書檄露布看語及紀地形之類共六十篇蓋所作不僅於此此又刪存精要者也皆成于戎馬倥傯事機呼吸之餘而整暇從容有古人誓令遺意且能使東寧山川形勢瞭如指掌不必身親其地而歷歷

如在目前又言皆有用非徒為無益之虛談也其
集初刊于康熙壬寅廷珍為之序至雍正癸丑鹿
洲又即舊刻刪定重刊天長王近顏者輔復為之
評點而繫以序

道腴堂詩集四卷 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煜曾撰煜曾字祖望號春浦上海人煜曾四庫全書存

目麓蒿生平吟稿甚富而不自收拾殆不欲僅以
詩人見也是集乃其孫劍亭錫寶得之口授之餘

而私自編錄者故皆近體詩凡一百五十首其詩

得董蒼水俞之指授持律益嚴直臻堂奧前有錢

唐王延年序後有劍亭雜記六則及其從孫堉葉

鄭記七十一

承從孫錫備二跋

放言居詩集六卷 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炳曾撰炳曾字為章號巢南上海人四

庫全書存目巢南少作日碧鮮齋稿後日放言居

詩又有續稿後其子培廉取正續稿合為一帙其

孫錫備又從正續稿中梓其尤者又加碧鮮齋稿

數首雜著幾種合為是集凡詩五卷附雜著一卷

即雜文也巢南得詩法于朱拜石所作以氣骨為

先不屑為穠纖綺麗之習家多藏書樂訂正前人

名集刻有張玉田趙松雪倪雲林袁海叟諸集蓋

即其生平所誦法者卷首有張雲章瞿來謙沈湖

鮑應 四序及上海縣志獨行傳後有杜詔壽序王
澄慧 祭文從子一士墓志銘及孫堉葉承孫錫備
二跋

長嘯軒詩集六卷 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煥曾撰煥曾字祖望號春浦上海人煜曾
事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為其從孫錫備所編凡

詩四卷附詩餘一卷又雜著一卷即駢體文也春

浦與其兄麓蒿從兄巢南並以詩名而春浦詩原

本晚唐尤工琢句詞則出入周秦諸子閒其四六

亦極工麗玉質金相允堪拔俗前有喬龍胡二典

陸培三序後有顧咸天所作墓志銘及其從孫堉

葉承從孫錫備二跋

南陔堂詩集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徐以升撰以升字階五號恕堂德清人雍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每卷分為一集仍以編年

為次起于康熙辛丑盡于乾隆乙亥共詩九百三

十五首恕堂為贊邨倬之曾孫靜園元正之孫故

所作以唐為宗不落宋人蹊徑沈歸愚德潛序之

亦稱其克傳家學無媿門風者也前又有齊息園

召南序

司業文集四卷 陳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號見復長州人雍正

學特授國子監司業 四庫全書存目見復志潔行芳久以經學擅名故于文雖不模仿前人而風神峻逸自合前人架殘洵所謂有道德而能文章者也是集所存僅百五十篇尚多應俗之作蓋其子道光編集時嫌其所作不多遂一概濫收不暇決擇乾隆甲申其門人顧鎮為之序又有雍正辛亥陳少章景雲序係見復存時所作云

司業詩集四卷 陳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皆其平日所手定者存詩止四卷每卷皆以年為次自序稱予于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稿

鄭記七十一

其無為而作者去之其為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己事者工拙所不計也其言雖如此然較之閻百詩潛正割記中所存諸詩則頗高一籌矣末有其門人王峻莊大中從孫士林三跋

志寧堂稿一卷 徐氏六種本

國朝徐文靖撰 文靖字位山雍正癸卯舉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特授翰林院檢討 是編乃其詩賦全集位山以考證經史為事詩賦非所留意所作自注居多而所為語助七字詩十首屬對雖工風雅埽地矣後附湖居詩跋皆同時人題贈之詩前有張鵬翮奏及自序又有盧秉

純黃之雋二序

賜書堂詩鈔八卷 原刊本

國朝周長發撰 長發字蘭坡號石帆會稽人雍正昌縣知縣又改樂清縣教諭乾隆丙辰 四庫全書存目石帆以吟詩敏捷負重名故生平詩稿甚富因貪速成未免有率易處相傳其原集紙高尺有半是編僅存八百首蓋已刊除其十之一矣 前有齊息園 召南 商寶意 盤 袁簡齋 叔 及其從孫 元牧 大樞 四序

絳跗閣詩彙十一卷 乾隆壬午刊本

國朝諸錦撰 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改補

鄭記七十一

金華府教授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編修官至右春坊左贊善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雖止十一卷而分三十一集詩共一千五百二十二首隨事標題仍以編年為次甚至八首十六首亦各分一集則亦何苦而為此紛紛耶 草廬出李穆堂門下博綜典籍作詩以山谷後山為宗而不免近于濼悶所謂學人之詩也前有鄭江汪漢陸奎勳徐元禧徐天秩五序末有鮑鈞孟思誼後序范長發跋

明史雜詠箋注四卷 新刊本

國朝嚴遂成撰其從子兆元箋注 遂成字崧瞻號正甲辰 恩榜進士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 丁外艱不起 兆元字口口號耐齋烏程人嘉慶

戊辰舉人官海珊所作詩久已刊行惟是編向藏錢唐縣教諭于家凡詩一百八十二首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近體各體俱備或一人一首或數人一首或一人數首略依明史列傳類次先後自開國以迄末造二百七十餘年人物粲然可觀詩後間附議論斷以己意不盡如前史所言亦即其作詩大旨也其徵引繁博必待箋釋方明耐齋乃取而注之于本人事實逐句詮疏皆從明史傳中摭拾不假外求而于引用古書出處則又仿惠氏注漁洋詩之例附于每首之後使讀者開卷了然其足以傳遠無疑矣書成于道光乙酉自為之序越三載順德何

鄭記七十一

蔡閣太青屬南海葉蘭谷夢龍刊于廣東又為之序

四焉齋詩集六卷附梯仙閣餘課一卷拂珠樓偶鈔二卷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一士撰一士字謬庭號濟寰上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謬庭為諸生三十餘年名滿大江南北立朝未十年卒于官集為其子錫瑞等所刊

其論詩以一唱三歎蘊藉不盡為宗故所作原本

三唐間參宋元時露奇警前有黃文蓮序及上海

縣志名臣傳後有其婿葉承從子錫黼二跋附梯

仙閣餘課為其繼室陸鳳池作鳳池字元宵自號

陸振芬女年凡詩五十五首詞十一首前有儲大

文陳鵬年焦袁熹三序及謬庭引後有錫黼跋拂

珠樓偶鈔為其女錫珪作錫珪字采棠自號凡詩

一百三首前有陳以剛序及其叔葉承承點題詞末

有其伯葉雪暉後序其嫂王芸跋

四焉齋文集八卷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一士撰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亦其子錫

瑞所刻凡分二十三體謬庭為諫官僅一期慷慨

敢言所陳皆去積弊培元氣有利國家者集中載

有奏摺十一首可覆按也所作雜文溫潤雅潔大

都取法于潛谿遵巖荆川震川諸家其保甲策鹽

法論開墾嘉浜議吳淞開善後議之類多切時要

鄭記七十一

前有顧棟高焦袁熹二序後有其婿葉承從子錫

二跋

隨邨先生遺集六卷愚山全集附刊本

國朝施璵撰璵字隨邨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

其子企曾念曾所編輯隨邨為愚山之孫詩學遠

有端緒所作高明曠爽尙不墜其家聲者也前有

雍正辛亥劉浦乾隆丙辰吳芮二序

果堂集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沈彤撰四庫全書著錄是集凡雜文十一

卷古今體詩一卷果堂篤古窮經尤精三禮其解

經諸文于羣疑聚訟之處疏通證明一句一字必

獲其指歸而後已其記序碑銘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立義醇懇非若世之著文者詭奇炫飾以相誇詡也信乎其為學者之文矣集中釋首一篇有裨醫術久有別行之本今遵提要另記于醫家類卷首有王良齋峻沈歸愚德潛二序後有歸愚所作傳及惠松厓所作墓志銘

冬心先生集四卷原刊本續集一卷寫本

國朝金農撰農字壽門號冬心錢唐人四庫全書存目無續集一卷壽門不事生產而癖于好古寄食揚州者幾二十年詩格苦硬清峭頗近東野天隨是集刻于雍正癸丑自為之序謂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

鄭記七十一

之語以自號今以氏其集云前有小像及劉仲益贊續集一卷不知編輯者名氏凡詩一百五十首大都編原集時刪棄之作及癸丑以後之作也附以詞二十六首俱詠物小令而失寫調名者殊不足存

結埼亭集三十八卷嘉慶甲子種樹山房刊本外編五十卷嘉慶辛未刊本

國朝全祖望撰祖望仕履見五經總義類是集乃餘姚史竹房夢蛟所刊目錄後有竹房識云嘉慶癸亥八月夢蛟在杭州從沈松門得之松門得之杭董浦云是謝山手定本閱綴評點乃董浦筆也校先生文集者高弟董少純蔣榜庵少純撰年譜言先生臨歿

以集五十卷寄揚州馬氏叢書樓後歸董浦索之不可得見又言先生集共一百二十卷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為經史問答是本雖出杭氏然止三十八卷合之經史問答以較五十卷已闕二卷先生尚有外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統計亦不足百二十卷之數疑傳鈔多所佚闕松門遠歸道山不能問其詳也識語致外集即外編也竹房力未能刊越入載始有刊本前有乾隆丙申董少純題詞又有目錄後無名氏識云外編五十卷門人董少純手鈔于那地州判官署少純既歿同門蔣榜庵重加審定更正篇卷較有條理惟辭句刪潤過多間

鄭記七十一

有失其本意者今所校錄一以董本為主序次則從蔣本其董本所無補以蔣本者注于目錄之下董本以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別為附錄一卷蔣本則編入第五十卷今按讀易別錄自為一書鮑氏業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子姓名表體例儼具似非定本故不入梓以上識語按內編分十四體而以少純所作世譜年譜為首卷不入卷數外編分十七體前有少純原序其所以分為兩編蓋以其所作為軒輊也計兩編碑銘傳狀居其三十五卷大都表揚勝國革除節義諸公為主即其他諸文亦不外此旨至其考論經史之作尤極精審實

為近代一大作手以視同時齊息園杭華浦兩家誠哉奄有二子成三人矣其經史問答仍析出別為記之

句餘土音三卷 嘉慶甲戌刊本

國朝全祖望撰按史竹房識鮎埼亭集目錄後云此外詩集十卷句餘土音三卷出自先生手定若能彙付剞劂俾傳奕禩所望于四方同志之士矣今詩集未見刊本僅見是編皆與其同里人詩社之作自序稱題曰土音以志其為里社之言也然皆謝山一人之詩前二卷皆詠其鄉之古蹟物產下卷為琴操薤露詞雜歌則分詠其鄉明末人諸

鄭記七十一

十四

軼事也前又有乾隆乙亥其門人董少純 秉純 序
懶真初集詩選八卷 遙青齋刊本

國朝張用天撰 用天字用六號 誠庵婁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前有青浦邵 成正 序稱其學無不窺亦詩無所不備大率命意高微材博鍊句穩風骨峭拔氣韻清遠必傳奚疑今觀其詩于唐宋諸名家頗多摹仿之跡尚未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其集刻于乾隆甲子自為之序又有其妻弟方 傳 序後有 傳 子 鳳洲 跋以杜少陵有近識峨嵋老知余懶是真語故取以名集云

經史論存四卷補一卷 真意堂刊本

國朝吳成佐撰 成佐字贊皇號懶庵吳縣人乾隆間助餉振饑 恩敘知府 是編乃其子簡舟 英 所輯皆其所著雜論經史之文懶庵本有刻集五種凡十卷又有閩錄十六篇皆經史論也簡舟因取十卷中論經史之文與閩錄合為一編而刊之卷一經義論及經義之緒餘附焉卷二皆辨論經史之誣謬卷三卷四皆史論通計得篇一百七十每卷又各有補共十七篇卷首有閩錄自跋及簡舟書後補目後亦有簡舟識語并附鈔原敘四篇其從子竹嶼 泰來 後敘稱叔父為文不立閒架不事雕飾適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文成法立無不動與古會蘇州新志 一百 亦稱其

鄭記七十一

十五

肆力于詩古文詞兼治經史論斷頗見卓識云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是集為竹汀所自定凡分十四類竹汀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為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凜古澹泊非必求工非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為工其傳而能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自卷四至卷十五為經史問別無行本附入集中猶全謝山鮎埼亭集例也竹汀歿後三年刊成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6 頁之寸

冠以小像及贊段懋堂序之余謂竹汀之文與王述庵師相亞然述庵師猶屬文人之文竹汀則儒者之文誠如懋堂所稱因文見道云

潛研堂詩集十卷續集十卷 潛研堂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按正集刊于乾隆庚寅自爲之序續集刊于嘉慶丙寅其弟可廬 大昭 爲之序可廬引黃在東之言謂先生雅不欲以詩鳴然觀生平所作溯源漢魏出入唐宋腹貯萬卷而不屑以搏摻塗抹爲事胸有慧珠而不肯以纖縟佻巧爲能春容淵雅蔚爲大宗云云蓋竹汀之詩猶之所作之文無意于成家而自然成家所謂才之大者能

鄭記七十一

兼眾人之長也故雖不及春融堂集所載之富而固可與之相頡頏矣

篁邨集十二卷 無求安居刊本

國朝陸錫熊撰 錫熊字健男號耳山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是集爲其所作古今體詩乃其子秀農 慶循所

重編目錄後有秀農識語耳山少學爲詩篤什甚富自服官京師多大著作而吟詠稍稀至乾隆辛亥手自編次曰陵陽前稿曰東歸稿曰陵陽後稿曰浴鳧池館稿曰席帽稿曰橐中稿曰雪颿稿各撰小序列之首簡後秀農因卽所存重編是集統以年次編排而盡去其諸稿名目仍錄諸稿小序

于目錄中以志手澤合存詩八百餘首而附以詩餘二十一闕其曰篁邨集者猶是耳山所題之總名也冠以王述庵所撰墓志銘稱其詩工而不穠婉而能切云

寶奎堂集十二卷 無求安居刊本

國朝陸錫熊撰是集爲其子 慶循 所編前九卷皆自作及代口撰之文以類分排卷十炳燭偶鈔二十九條皆考證史事之文蓋取說苑老年之學如炳燭之明意本別成書以甫得一卷不能單行特附于後卷十一卷十二則專代一人之作非公撰者可比故錄于末吳穀人 錫熊 序稱其撰文不假

鄭記七十一

思索大率蘊蓄于中而騰躍于外故其氣弘深而博大其辭藻耀而高翔云嘗攷王述庵 志耳山 墓稱乾隆四十二年春 孝聖憲皇后賓天

凡大祭殷奠上 尊謚典禮嚴重應奉文字 大學士于文襄公屬公撰進皆被 俞允是

當時所撰之文必夥矣今集中止存 謚冊 文一篇冠于首豈典禮攸關之作竟聽其散佚而無從按求耶抑豈述庵惟據其家行述而爲之而不足憑信耶李心庵 林松 新修邑志于耳山列傳絕不載及此事有意哉秀農嘵嘵致辨 見新修其 誰信之然觀其目錄後識語反不及此從可知矣

讀書求解一卷修辭餘鈔 無卷數 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皆其所著雜文其所以分爲二編者蓋由所著之先後耳讓堂撰文甚富其可以編入經解雜著者已隨類分附不爲重出故所存止此雖應酬之作居多而文體亦殊雅潔無俗氛知其詩書之澤深矣

讓堂亦政錄一卷 通藝錄附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讓堂于乾隆戊申官嘉定教諭至辛亥解組歸里凡任內治事所作聯扁告示看語稟牘及雜著詩文都爲一編取孔子是亦爲政語名之而以嘉定人贈別詩文附焉

鄭記七十一

南江詩集四卷文集二卷 原刊本

國朝董煜撰 煜字誦夫一字誦瑄烏程人 其詩分十四集首冠以賦及楚雨編劍映小橐白雲橐一卷一知集欲彈集監費集一卷渡江小橐尋則齋集南亭集尋則齋續集一卷辛壬癸近橐廣陵新詠偶影齋集居全小齋集一卷中有二首四首七八首各分一集者殊屬瑣碎文分十三體凡五十一篇海昌陳世修序之稱謂瑄沈靜嗜學家既富藏書又嘗游其外王父曹秋岳之門倦圃所藏人閒所不經見者謂瑄猶得窺其什一故其學爲有原本 以上陳序今 觀其詩規撫兩漢而取材于六朝寄託既深波瀾

亦老文則長于攷證頗有灼見敘事之作亦殊雅馴足徵其汲古功深焉前又有乾隆庚寅周 龍藻 序及溫 業忱 序

戴東原集十二卷 經韻樓刊本

國朝戴震撰是編爲其門人段懋堂所校刊前有懋堂序稱先生所爲書或成或不成孔氏體生梓于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功也余觀其文大都辨證經義小學天文水道算法性理

鄭記七十一

爲多懋堂所謂攷覈益精文章益盛也稍前則沈冠雲 形 果堂集在後卽懋堂經韻樓集可以鼎足

卷末附懋堂覆校札記則刻板既成不欲多刻故箋其後以俟得此書者照此校改云爾此本較原刻增多三十一篇而刪原刻閩中師友淵源考西河文集序跋殘本聖教序毛公墓志銘及附孔體生 繼涵 吳太孺人墓志銘五篇懋堂亦不言及何也

經韻樓集十二卷 經韻樓叢書本

國朝段玉裁撰吾師受學于戴東原稱入室弟子故于經文之外誤經義之聚訟而難 者皆能剖析

源流尤精于小學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無不一以貫之自著有成書外所撰雜文甚富身後其子驥及外孫龔自珍揀擇得一百八十餘篇編爲是集凡說經者居其大半皆確有定見裨益口義其他序記碑傳諸作暢茂條達亦具有歐曾矩矱此真學人之文而非才士之文也求之時賢亦惟東原文集足以相配若汪容甫述學錢漑亭述古錄又其次也惜是集編次尙未能如戴集之有條理且多舛誤如與錢辛楣學士書論絲字一題其文全不似書體當改爲通鑑注絲字辨誤庶乎其可又如記洞過水一篇其文全與戴集中記洞過

鄭記七十一

王

水一篇相同且隻字不易蓋吾師愛其文而手錄之未及如今之時文署名氏于其下驥等不知戴集中有此文遂濫行收入此二者乃舛誤之大者也昔吾師覆校戴集因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損故作札記附其後以待得此書者依此研朱校改其法最爲盡善余亦援是例爲是本作札記一卷以呈其壻龔齋慶正屬爲刊附其後惜乎其不行也

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新刊本
國朝汪中撰中里籍見雜史類乃其所作雜文凡內外篇四卷皆容甫所自編補遺別錄則其子孟慈喜孫

所編其曰別錄者倣蔡邕外文例也其曰述學者猶錢漑田學古錄也前有嘉慶乙亥王懷祖念孫序稱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其宅攷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末有孟慈跋

心齋詩稿二卷心齋十種本

鄭記七十一

王

國朝任兆麟撰文田講貫經史所著小種書頗夥詩其餘事興復不淺是編上卷爲林屋吟下卷爲虎阜集彭尺木紹升題詞稱其中閒意到之作往往造王韋門庭其性情之際有適相契者非獨虎賁之似而已惟是束皙補亡已屬多事而文田又爲之一一擬作自稱舉鄉飲之禮者或有取焉其誰信之而誰從之耶卷末又有沙維杓陸昶彭積題辭及同時諸人贈詩

芳茂山人詩錄九卷附長離閣集一卷平津館叢書附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吾師著書甚富其有關於經術小學者皆已付梓行世惟所爲詩從未彙刻歿後其

弟南麓星衡哀集平日所存編為澄清堂稿二卷
 續稿一卷濟上停雲集一卷和船詠史集一卷治
 城絮養集二卷治城遺集一卷治城集補遺一卷
 凡九卷亦不能次其先後蓋蒐羅于叢殘之中而
 略以類相從耳其詩初效太白昌谷以奇逸勝晚
 年冲和靜穆乃近香山求之時人其洪稚存之亞
 歟前有自序及唐陶山仲冕石琢堂韞玉二序後
 各有其從子壻龔少山慶四跋門人楊芸墅文蓀
 二跋澄清堂稿及治城集補遺各冠賦一篇後附
 長離閣集為其夫人王采薇撰采薇字玉瑛武進人宜黃縣知縣光
 女計詩七十一首詞一首閩縣葉觀國序云其思

鄭記七十一

三

幽以沈其言超以雋揚激楚之清音役精空之妙
 手此數語盡之矣惜年僅二十四而卒未底于成
 前又有曲阜孔廣森序三山張經邦閩縣何森
 林兩題辭末有其從子壻龔慶跋其父光燮所撰
 小傳暨吾師所撰事狀袁枚所撰墓志銘
 問字堂集六卷岱南閣集二卷嘉穀堂集一卷五松園文
 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

國朝孫星衍撰皆其所著雜文始吾師官比部時
 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為問字堂集及官充沂
 道又彙諸作為岱南閣嘉穀堂兩集客游江浙時
 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為五松園稿及後

官德州糧道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為平津館稿自
 為之序餘姚邵秉華又為之後序稱先生之文必
 源于經術有裨于世教旁推求通實事求是不依
 傍門戶摺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
 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于後無疑也以上
 其問字堂集前有王西泚鳴盛序後有同時諸人
 贈言吾師卒後同鄉嚴鐵橋可均又輯其文之未
 刊者為治城山館遺稿見年余未之見
 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嘉慶癸酉刊本

鄭記七十一

三

作非其所著意故其書唐文粹後稱昌黎謂為文
 章之別派則可謂為文章之正宗則不可也然而
 攷經論古之文勢不能運以駢體仍墮入八家科
 臼而其文遂獨有千古如集中復禮論好惡說慎
 獨格物說論語禮後說諸篇皆見道之言雖戴東
 原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不是過也又所與同時
 人諸書亦皆言之有物不拾宋元以後人牙慧真
 天地間有數文字生平妙解音樂嘗著燕樂考原
 六卷所有說樂諸篇皆采自燕樂考原者也次仲
 歿後其門人張駿伯其錦據其初稿而增益之為
 是集冠以盧抱經文弼初稿序及錢竹汀大昕答

書付之剗劂江子屏潘又為之序裝伯并為目錄

後跋

稻香樓詩集十卷賦鈔二卷程氏遺書本

國朝程際盛撰東治勤于著述尤喜作詩各體格

調高雅頗近其鄉高青正徐昌穀兩家所附試帖

二卷及古律諸賦亦復相題立製藻不妄抒與同

時吳穀人有正味齋諸作堪稱伯仲其以試帖附

詩集末亦與穀人集一例也詩集之前有錢香樹

陳羣阮吾山學濬二序及王西泚鳴盛贈言賦鈔

之前有張少儀鳳孫序

寶書堂詩鈔八卷上海李氏慈雲樓刊本

鄭記七十一

國朝褚華撰華字秋夢號文洲上海人文洲少為同鄉曹畏壘

所賞識且走金陵以詩質于袁簡齋曾以雄才目

之蓋文洲疎雋不修邊幅發而為詩離奇恣肆去

古作者不遠宜宿老宗工見之無不斂手相讓也

年近五十縱酒落魄無子而死是集李笏香從其

嗣孫慶林處鈔得乞羨孺山兆紳為之訂定存詩

五百八十二首并為之序以付梓焉

章廬詩內集四卷外集四卷賸彙一卷蠹餘草一卷知

棟堂刊本

國朝李秉禮撰秉禮字敬之一字松甫號章廬臨川人寓居臨桂官刑部郎中松

甫所處詳順無俗務之累而又天假以年為詩酷

愛章左司故榜其所居曰章廬嘗于乾隆辛亥初

刻其詩為內集皆高密李少鶴憲喬所評定故首

首皆有少鶴評語閒為他友所評者亦並存之前

有少鶴暨朱□□秦濂三序後有題詞評跋至嘉

慶戊辰少鶴既歿復取其所未及評定者編為外

集前有自序及陶章□鄧顯鶴二序至道光壬午

又哀其近作為賸稿前亦有顯鶴序既又檢出舊

稿鈔為蠹餘草附刻賸稿之後自為之序顯鶴稱

先生于少鶴才力相埒取徑亦同性情趣尚若有

神合其格律之嚴風骨之峻兩家所同所微異者

少鶴入于章而不專于章先生神明于章而不離

鄭記七十一

于章云

鑑止水齋集二十卷嘉慶己卯刊本

國朝許宗彥撰宗彥字子詠號周生德清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是集

凡詩八卷詞一卷賦及駢體文一卷格調清深詞

華典贍已足擅長傳一卷碑表志銘一卷行狀哀

辭祭文及贊一卷皆敘事有法惜其好以古地名

官名以文其雅飭其尤可以攷見學術者書一卷

序跋書後一卷攷說記解四卷辨原釋議雜說及

論一卷然所與人書八篇皆好與人辨難不顧是

非之公周廟祧攷世室攷一卷亦好與鄭學為難

其他議論攷辨諸篇頗多詆諆近人經學小學宗

尚漢學之非而轉有取于宋明人之說甚至謂軒
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使孔子生
于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當不遠追
三代為無徵之言見卷十此則高明之過徒滋後學
之惑耳卷之前後尚無序跋蓋最初印行之本云

鄭記七十一

五

鄭堂讀書記卷七十一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烏程周信之先生著先生名中
孚信之其字別字鄭堂嘉慶辛酉選拔貢生癸酉復舉
副貢先生幼有孝行力學負文望與弟聯奎齊名並為
諸經精舍翹材生與修經籍纂訪見四庫書總目謂為
學之涂徑在是於是徧求諸史藝文志博考自漢迄唐
存佚各書鈎元提要為四庫之輔是編其職志也先生
北游燕南游粵撰著頗富並為人訂正而不尸其名卒
後所著復散佚是編初歸朱椒堂侍郎藁本百餘冊後
歸洪鷺汀觀察觀察復以歸予僅存七十一卷似從椒
堂侍郎所藏本傳鈔而有脫佚者非先生之舊也本多
漫漶復假王雪岑廉訪廣雅書局本校之昔張文襄刻

鄭記跋

廣雅叢書欲入是編而未果原鈔遂留廉訪許予故假
得之唯是編既取法四庫而經部則首孝經次五經總
而三禮而樂而詩書春秋獨不及易小學部只音均而
無他二家經列樂書子列天算而雜家中復有樂書及
樂律全書又梅氏叢書似宜合而為一集部只本朝二
卷以前別集皆未及則亦非足本也目錄之學始於趙
宋晁公武之讀書記陳振孫之書錄解題實為初祖本
朝右文其風益熾前有毛子晉錢遵王諸老後有黃蕘
圃顧千里諸老收藏既富考證亦精遂開目錄家一派
並世之士繆藝風參議葉鞠裳侍講如泰華並峙莫能
兩大聞其風者相與求秘本羅佳刻漸占目錄家一席

然其所齷齪者年代先後板式高卑行字寬狹疎密考之極其精辨之極其確而於書中之精義秘文與得失利病則漫不訾省以是翹然自鳴曰目錄家世亦以目錄家歸之於戲若而人者剽竊目次鈞弋聲譽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所著是編而外尙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考金石識小錄鄭堂札記諸書殊鮮傳本惟札記藏其外孫戴子高許趙悲庵據以刻入叢書餘無所見天既厄先生之遇並其畢生心力所注者亦漸滅以盡可謂窮已刻既竟爰綴言於末簡既悼先生之不幸且爲承學之士捐本登枝者風焉辛酉荷花生日吳興劉承幹跋

鄭記跋

愛日精廬藏書志

〔清〕張金吾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吳縣靈芬閣集字版校印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八九毫米寬二七二毫米

愛日精廬藏書志卅六卷續志四卷

武進費念慈



光緒十三年六月
吳縣靈芬閣徐
氏用集字版校印

愛日精廬藏書志 序

書之難聚而易散自古云然矣以予目驗前者先從兄抱冲小
讀書堆我友袁壽皆五硯樓秘笈不少方欲一傳而片紙不能
守滋蘭堂主人朱文游晚失厥嗣手斥萬籤較販鬻家一出一
入詭得詭失遂覺同歸於盡後者有常熟陳子準張月霄二君
於書好同聚同能讀同十年以來名在人口予頻歲出游不及
與之賞奇析疑而僕指識面所以深期之者未有艾日月幾何
聞子準天無子半生心血所收徒供族人一賣月霄家落實負
者傾囊倒篋捆載以去於是屬望之素方且為之愕然矣忽一
日月霄跡子於里中出巨冊盈尺置几上謂曰此所刻書目續
日也刻纔成而書散書散可惜刻成可喜願為我序之予曰唯
唯今夫書之有目其塗每殊凡流傳其見者固無待論若夫

藏書志序

書之日乃非猶夫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
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
各家之序跋原委參然復略就自叙校讐考證訓詁簿錄彙萃
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較世之欲藏書讀書者
苟循是而求焉不事牛功倍厥然則此一目也豈非插架所不
可無而予樂為之序者哉予又念抱冲之存書為讀書志裴回
矜慎汔未具藁予擬攬所見諸藏書家菁華匯著一錄而亦率
率以老有願莫酬以視月霄之汗青告成才何其敏力何其勤
殆弗可及也已設使書於月霄不限之以散而進之以聚或五
六年或三四年必再續不一續不盡泄天地間之秘不止而豈
唯是四十卷哉此予所以為月霄序而含豪掩卷重為之三歎

也夫道光七年歲在丁亥秋九月元和額千里振於邗江萬次
 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者無他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
 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
 之本也漢唐以來書皆傳寫後唐始有鑄板自是厥後書日益
 多至於今釐數千金至市可立致萬卷則當今日而言藏書亦
 何足貴然而藏書不易言矣著錄貴乎秘秘籍不盡可珍聚本
 貴乎宋宋粟不盡可寶要在乎審擇之而已夫所謂審擇之者
 何也宋元舊槧有闕經史實學而世鮮傳本者上也書雖習見
 或宋元刊本或舊寫本或前賢手校本可與今本考證異同者
 次也書不經見而出於近時傳寫者又其次也而要以有裨學
 術治道者為之斷此金吾別擇之旨不無少異於諸家者也庚

藏書志序

一

辰夏編藏書志四卷以活字印行六七年來增益頗多乃重加

編次附入原書序跋釐為三十六卷仍其名曰愛日精廬藏書
 志竊嘗論之藏書而不知讀書猶弗藏也讀書而不知研精覃
 思隨性分所近成專門絕業猶弗讀也金吾少學為詩稍長讀
 書照曠閣與校太平御覽諸書為校書之學者有年其後沈潛
 六籍為考證之學者有年又其後究心經術尊漢學申古義為
 聲音訓詁之學者又有年繼而講求古籍考核源流則維以傳
 錄之學纂集經說采輯金文則雜以彙萃之學迄今年垂四十
 學問無間蓋藏而不讀讀而不專之過也然尊聞行知含英咀
 實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視世之玩物喪志者似有間矣宋黃庭
 堅有言曰士大夫家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

便名世矣丁顛有言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是
 則金吾藏書之意也夫
 道光丙戌春三月照文張金吾識
 舊序

目錄之名自康成始其有序釋則七畧別錄所由昉也然目錄
 之存於今者自晁陳兩家外惟讀書敏求記略述源流故儲藏
 家每艷稱之然厄言小說術數方伎居其大半下至食經同法
 鶴諧鴿論以及象戲之局少林之棍種樹之書與夫雷神祀事
 之荒誕孟姜女集之無稽兼收博采並登簿錄雖小道可觀恐
 難語乎擇焉而精矣若傳注之羽翼經訓史籍之紀載則章及
 有闕學術政治之大者則寥寥數種半屬習見心竊惑之金吾

藏書志序

三

年二十始有志儲藏更十年合舊藏新得以卷計者不下八萬

今夏畧加詮次為目錄一十卷繼又擇傳本校種及宋元明初
 刊本暨傳寫 文淵閣本另為一編凡萬二千卷非有神學問
 藉資考鏡者不與焉若有明及時賢著述時代既近搜羅較易
 故亦從畧其前此逸在名山為世所不經見者則間附數言以
 識流別名之曰愛日精廬藏書志方今
 文治休明典籍賅備海內操觚之士亦既家握隨珠人憤和璧
 是區區者又奚足道抱殘守闕掛一漏萬大懼無以塞侈然自
 足之譏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如鼠銜蠶如蠶負版心有餘而
 力不足也至採錄之旨別擇之意視敏求記義例不無少殊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若夫矜宋刻之精標鈔帙之富則吾豈

一第... 月... 日... 月...

敢

嘉慶庚辰仲夏昭文張金吾識

藏書志序

四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 例言

例言

一是編所載止取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闕實學而世鮮傳本者其習見之書概不登載若明以後諸書時代既近搜羅較易擇其尤秘者間錄數種餘俱從畧

一是編義取闡明經訓考證古今故經史兩門所錄較備若別集一類古人精神所寄要皆卓然可傳故亦兼收並采不名一格至若藝術譜錄九流小說以及二氏之書擇其稍古而近理者略存數種以備一家蓋編錄遺書當以窮經研史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一我

朝文治休明典籍大備伏讀

藏書志例言

愛日精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考核源流折衷至當草茅愚賤何敢復贊一詞其或書出較後未經採入 四庫者仿晁陳兩家例略附解題以識流別至若醫家一類金吾素未究心不敢妄爲之說

一自來書目無載序跋者有之自馬氏經籍考始是編略仿其體諸書序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專集行世其序其跋載於集中者以及經部之見於經義考小學考唐文之見於全唐文者不更錄入外餘則備載全文俾一書原委燦然可考

一所載序跋斷自元止惟真西山集載十世祖端嚴公及蒲陽黃鞏兩序水利芻言載十一世從祖果齋公一序以先

世手澤變例錄之至先輩時賢手迹題識技藝歲月藏弄
姓名皆古書源流所係悉為登錄不在此例

一先輩時賢手跋以某氏手跋曰五字冠之

一所載序跋鈔帙居多轉輾傳寫類多舛誤是編所錄凡無
別本可據者雖顯然謬誤一仍其舊不敢以一知半解妄
下雌黃也

一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異著等字以陰文別之

一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送初堂書目例並存之

藏書志例言

受日精廬

受日精廬藏書志目錄

卷一

經部

易類

卷二

書類

卷三

詩類

卷四

禮類

卷五

藏書志目錄

受日精廬

春秋類

卷六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四書類

樂類

卷七

小學類

卷八

史部

正史類

卷九

編年類

卷十

紀事本末類

卷十一

別史類

雜史類

卷十二

詔令奏議類

卷十三

傳記類

藏書志目錄

二

愛日精廬

卷十四

載紀類

卷十五

地理類

卷十六

地理類

卷十七

地理類

卷十八

職官類

卷十九

政書類

卷二十

目錄類

史評類

卷二十一

子部

儒家類

兵家類

法家類

卷二十二

醫家類

藏書志目錄

王

愛日精廬

卷二十三

天文算法類

術數類

卷二十四

藝術類

譜錄類

雜家類

卷二十五

雜家類

卷二十六

類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卷二十七

小說類

卷二十八

釋家類

道家類

卷二十九

集部

楚詞類

別集類

卷三十

別集類

藏書志目錄

四

愛日精廬

卷三十一

別集類

卷三十二

別集類

卷三十三

別集類

卷三十四

別集類

卷三十五

總集類

卷三十六

詩文評類

樂府類

藏書志目錄

五

愛日精廬

昭文 張金吾

經部

易類

周易九卷畧例一卷 毛氏影寫宋相臺岳氏本

王弼注繫辭以下 韓康伯注略例 王弼撰唐四門

助教邢璣注 每卷末俱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蒙

文木記

邢璣略例序

易傳十卷附略例一卷 易傳宋刊本 汲古閣藏書

李氏鼎祚集解 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崇文總目

藏書志卷一

紹興續編四庫書目中與書目 見玉 郡齋讀書志直齋

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

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為十七

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合附

錄略例一卷之數而宋以來之卷次遂致不可復識此本

易傳十卷畧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

若恒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首頁有毛襄圖

記

自序

李鼎祚以易學顯名於唐方其進平胡論預察胡人叛亡

日時無毫釐差象數精深蓋如此而所注周易全經世罕

傳焉鼎祚資人也為其州因斥學糧之餘鏤板藏之學官

俾後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學古其用力蓋非苟而已學

錄鄉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鄭縣尉侯天麟校讐教授眉山

史似董其事乾道二年四月甲午郡守唐安鮮於侃書

乾道元二先君子假守資中公退惟讀書不暫輟蓋亦晚

而好易謂李鼎祚資人也取其集解命刊之學官病其外

脫則假善本於東漕吳巖先生然亦猶是也姑傳疑焉惟

不敢億以是正之茲四十有七年矣板復荒老且字小不

便於覽者不肖嗣巾之誤茲將□□□□指敬大字刻

之漕司尚廣其傳庶幾此學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

子申之謹書

藏書志卷一

計用章後序 慶曆甲申

易學辨惑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邵伯溫撰

吳園先生周易解九卷 舊抄本

張根撰 末附序論五篇雜說二篇泰論一篇序論一

二殘闕過半序論第一日可謂之神 可謂之神上篇 自其

生生不窮言之可謂之易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

太素家刻墨海金壺本作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又曰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循之

不可得故曰易無形體變而為一是謂太初自無入者

下序論第二日所以成也 所以成也上 故曰闕二體也以

陰陽爲體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而寓之卦易無形體
下十六字所以成也下十五字家刻本俱缺

張根孫跋跋

讀易詳說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光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鄭剛中撰

自序

六經載道而易其原最深遠也矣始惟有畫以盡三才萬
物之理後乃有辭以盡其畫之所象最後吾夫子爲之十
翼易其無餘蘊矣後世諸儒各以臆見爲之訓詁無慮數

藏書志卷一

三

愛日精廬

百家然弗合并互有得失非博雅君子學通繫象之表識
達變通之微未易探討而折衷也故資正殿學士東陽鄭
公少以文行爲鄉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易其論
議慷慨操履端亮入登禁彙出撫邊陲壯猷遠畧皆自其
學發之晚歲謫居封州乃爲易解名之曰窺餘則兼而取
之歲在戊午禮部試進士公參掌文衡于偶得中因登門
拜公一見知其爲天下偉人特未見其書及乙未春予再
守長樂公之子良嗣持憲節於此邦因得是書觀之研味
累日不能廢手雖參取諸家之長而斷自己意文與義貫
理與象互讀之使人渙然冰釋其於易道誠非小補予淺
陋荒唐安足以知之公諱剛中字亨仲嘗爲禮部侍郎以

樞密都承旨宣撫四川其道愛在蜀其事業炳炳在人耳
目其出處載之國史今其子又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遺
稿爲十五卷將鈔版傳諸學請序以冠其首予逡巡退避
其請益勤因爲之言淳熙乙未年十一月一日莆陽陳俊

卿序

易更三聖世歷三古秦火以下筮不焚漢興隨立學官在
六經最古最爲完書此天也非天也非知道者於辭象變
占俱通未易與言而唐孔穎達正義顧主王弼解爻用費
氏本劉向校中祕書謂費本與古文同而班史不叙以從
受田何之學出於孔子授商瞿瞿之傳具有次第今世有
子夏易亦謂孔子所授乃用鄭元取象象經文王取言附

藏書志卷一

四

愛日精廬

乾坤二卦後木蓋僞書也若費氏長於卜筮惟以象象繫
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窮用費本於卜筮略不及而習尚清
談出入老莊第知言者尙其辭一端耳穎達因象數難通
迺一切屏棄商瞿而下諸家雖鄭元注具弗敢自是說易
者不過假借以馳驅其文章粉藻其意見於易何預者五
星聚全斯文興起濂溪周子康節邵子皆得三聖之秘周
向理邵兼數然不可異觀也伊川程氏師周友邵既爲易
傳用辭明理漢上朱氏徧考自漢以來羣儒訓釋旁引曲
暢而以周程邵之說會通之學者得以知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矣北山先生資正鄭公紹興中宣撫全蜀取忌秦檜
斥居封州閉門讀易筆爲窺餘後百餘年元孫足老攜手

澤三大編相示桂伏讀竟始悟其合伊川漢上二解而一之者其時程學尚多異議朱所進書未行於世而公知兼取所長其識見豈顧門曲學可及耶昔陸宣公貶忠州錄集驗方朱紫陽議其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唐子西諄惠州名其居室曰易庵其記援陶隱居云注易誤猶不致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子西謂注本草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公不錄醫方專志易學此暗合於子西之微旨而非止於宣公之全身遠害也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昔公在宜和靖康時窮甚矣繼以進士上第躋顯仕可謂變且通矣而竟厄於檜既通而窮故在封川將玩諸易以圖其不終窮而公終於窮

藏書志卷一

五

愛日精廬

豈窮者其果不能變則通乎嗚呼安得起公於九原而與論易道窮變通往來上下之故哉後學潘桂百拜謹識

易變體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因都絮撰

夫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顧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爲象學取諸數則爲數學取諸辭則爲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爲卜筮之學雖各各一家要之原本於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爲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彥滋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爲非古法周是不見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即位之年傳會易卦以推吉凶賈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專任私智不師古

始使其說得行害道甚矣都君聖與之易其原本於古人而發明以新意者乎易曰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春秋左氏傳考之當時援引爻辭與夫推測卦變者皆不言六位必曰某卦之某卦夫推測卦變其如是固宜而援引爻辭亦如是者蓋言六位則體常日某卦之某卦則盡變也聖與之所原本在此然文辭之合於變體者先儒略焉聖與始演爲一書凡三百八十有四義古人之底蘊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於天子又鈔板而傳之且屬余爲之序余善其原本於古人而無蹈襲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也故序之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贛川曾幾序

藏書志卷一

六

愛日精廬

張九成序

自序曰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所變而屬於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於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魯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得艮之八乎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筮史所言雖傳之簡冊而或雜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原本陰陽之流或傳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義文周孔之本意也以類蒙之資被過庭之訓勿習

句讀長聞崖畧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爲說以記所聞而今老矣幸若天誘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萬言姑集成編以俟君子之深於易者而折其當否焉

又登對進書劄子曰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裘誦習義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寬其體

責又常竊謂古人仰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者見於左邱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卽乾之姤與其同人其大有

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臨之臨豐之離而各指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

未嘗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於是試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

叢書志卷一

七

愛日齋

體協因演其義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是一家之學實蔡墨等啟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爲八冊因輪而對不避斧鉞之誅齋詣東上閣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附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爲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傷略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聖裁而去取之豈勝幸甚取進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尙書吏部郎中臣都絮劄子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林栗撰

自序

進表

貼黃

獎諭敕書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傳抄本

東萊呂祖謙編

厚齋易學五十卷附錄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馮椅撰

周易一經文王囚於羑里卽包犧氏所畫之卦立大衍之法推七八九六之數以生爻而繫之辭者也古有官占卽畫觀象以事揆理而遂知休咎至夏各爲一書曰連山歸藏意每卦爲之辭矣蓋間或畧見於傳記也然包犧氏畫

叢書志卷一

八

愛日齋

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以盡其變焉故連山歸藏之辭至六十又四而止文王則以所重之卦復衍其爻爲三百八十四又四乃別爲辭以繫卦於以體其常創爲辭以繫爻於以盡其變故定名曰易文王既沒周之子孫乃著其代以別夏商而曰周易然猶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之官而謂之三易者蓋因周之易云爾其實夏商以前不謂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經止贊周易門人又述其緒言以爲之傳而連山歸藏始廢易道始尊先漢以來儒家者流宗主孔氏遂以孔贊與周易並行以孔贊等篇爲傳而上下篇改爲上下經此其始變也後以孔贊參入經文自贊直鄭康成倡之王輔嗣和之而世不復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

取信於孔子之贊而不復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孔子推
明人事而象數之本言焉而不發至使後世屏棄之間知
學此則又多穿鑿傳會以為之說二也甚至繫卦之辭為
彖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彖曰而象反為孔子之
傳矣繫爻之辭為象孔子題象以推明之而今繫以象曰
而象亦為孔子之傳矣孔門設卦三篇將以推明繫辭之
指今題以繫辭上下而繫辭又為孔子之傳矣易之稱周
或以為周匝包犧之卦例以為易八卦之重以為文王六
爻之辭以為周公凡一經之名義錯亂無一存者况文王
之本指乎天開我宋聖道日明康節邵氏首定經傳之序
呂氏微仲晁氏以道從而訂之近日吳斗南復是正之沙
隨程可久晦庵朱文公先生皆以注解傳雖名義微有未
盡當而文王之全經則天高日白矣椅自束髮受易於先
人蓋伯祖父以此經鳴於三舍予數十年來博親師友搜
攬眾說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傳乾卦之爻為正而
為之輯注訂其音切釋其文義辨其異同使讀者然然謙
其大指不惑於支離然後輯孔子贊傳左氏占辭及諸儒
之說撮其不悖於大義者釐為輯傳義有不備者傳以己
意又於孔子之傳哀藹眾說別為一書庶不用亂俾萬世
復見文王之全經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信哉伯
祖父蓋備其名宋嘉定十年丁丑歲夏五月辛卯既望草
地馮椅序

藏書志卷一
九
愛日精廬

孔子之贊易止於彖爻蓋其成書也孔安國曰昔先君孔
子贊易道以黜八索此書是已蓋述周文王之易而贊述
其義聲韻相叶實贊體也孔子設門人追述其平日講說
問答之辭與所傳於古而記之有補於易者為之傳則文
言說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書有子曰有古語有占法而
知之也至於序卦雜卦其猶孔子之遺書與不然何雜卦
之聲韻與贊相似也史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
而門人記其言有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孔子之於羣經初不若是其縹緲也而獨於易焉見之
何哉蓋昔者文王之作經也即包犧所重之卦演而生爻
以陰陽奇耦之數位畫襍居之象仰探造化旁稽物理近
察人情自為類例字字有據然不問言其故而使人觀象
玩占以見諸行事至孔子時與連山歸藏並列於卜筮占
者不勝異說而易道晦矣孔子憂之於是即卦之彖爻之
象以知之所及者為之贊又間以新意推廣文王所未言
者此非沈酣紬繹不能以臻此也至於文言說序雜卦諸
篇又其平日之與門人講說與夫記錄古語之舊者天下
後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異說屏除而連山歸藏與八
索俱廢文王之經如離明當天而眾星蔑矣中更秦火而
此書獨以下筮獲存亦可知天意之未喪斯文也奈之何
儒生坑戮解散間得諸所傳者私自名家大義紛錯文言
止於乾坤故贊直參入於經說卦三篇漢初出於河內女

藏書志卷一
十
愛日精廬

古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云者文王
之經而非傳也意者後人以其間推明繫辭之指而名之
與要即所謂說卦上下篇也今所謂說卦者乃其下篇爾
是說也近世吳斗南知之若夫所謂十翼云者以其羽翼
周易蓋十篇也十篇之次猶多異說然其槩可知也彖象
之贊各登上下篇為四說卦合今之繫辭上下篇為三文
言序卦雜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實於經以合於傳復孔
門全書之舊哀粹精儒之說為之輯注庶有補於世教云
爾斯亦孔子贊易之心也是日精又叙

周易總義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周易疏撰

藏書志卷一

十一

愛日精廬

陳章序

周易要義十卷

傳是樓抄本

魏了翁撰 方回周易集義跋曰鶴山先生南州取
諸經注疏摘為要義見明正集此九經中之一也經義考曰按
葉氏菴竹堂書目有長孫無忌要義五冊凡十八卷無錫
秦對巖前輩今有其書大畧與正義相同考正義即係無
忌刊定非別一書也云云是書前有長孫無忌上六經正
義表葉氏秦氏所藏當即是書以前有無忌上表故誤冠
以長孫無忌耳十八卷者蓋并子卷數之卷一分上中下
俱分上經義考諸經俱載要義而易類止載集義者蓋既
下兩卷經義考諸經俱載要義而易類止載集義者蓋既
疑要義即正義而又疑集義即要義也板心有傳是樓三

字

長孫無忌上六經正義表

周易輯開六卷易雅一卷卷一闕抄補

白序

白序

易雅自序

筮宗自序

周易詳解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杞撰

經學不可以史證經學必以史證此吾為書之病也亦吾
為書之意也夫聖人之經所以示萬世有用之學夫豈徒
為是空言也哉故經辯其理史紀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
二者常相關而不可闕一焉自後世以空言為學岐經與
史為二尊經太過而六經之書往往反入於虛無曠蕩之
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經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證經以
史證經謂之駁焉可也然不實之於史則何以見聖人之
經為萬世有用之學也耶且易之為書蓋聖人憂思之作
於以同民吉凶而使之趨避焉者也易書既作凡所以避
凶趨吉酬酢泛應者在天下日用之際有不窮之妙是易
之為易乃聖人應世之書吉凶悔吝治亂安危得失禍福
之理之所萃焉者也而奈何以空言學之乎文中子曰易
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之以乘時矣夫時變之來无窮而

藏書志卷一

十一

愛日精廬

易之理亦與之无窮善用之則吉不善用之則悔吝古之
聖人所以周流變化而前民之用者皆用易之妙也堯舜
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周之達孔孟之窮在天下有如是
之時在易有如是之理在聖人有如是之用蓋不獨十三
卦制器尙象爲然而孰謂可以虛文而輕議之也哉故吾
於易多證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見易爲有用之學也因
取文中子之言而以用易名編嗚呼學易非難而用易爲
難吾其敢自謂能爾乎嘉泰癸亥六月望日謙齋居士李
杞子才序

讀易舉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俞炎撰

藏書志卷一

十三

愛日精廬

周易象義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丁易東撰

易者未定之辭也其雜物取象尙可知也故三百八十四
爻者其例有深有淺間而出於人事焉以明物象者皆人
事也而實則主象也象無數也竊意其元吉永貞无咎者
其最下之占辭耳未成象之乃其象之云云猶有物也凡
占道皆如此也充類有出於其辭之外者必可見之象也
謂三百八十四爻爲三百八十四事而三百八十四事爲
易止此足以盡天下後世之變者愚儒之論也後有知來
者其爲物必非前世之所有則其占其辭亦未必令世之
所有也故易者常易也惟易爲無窮易故無窮也自伊川

談理而象之不可通者通康節衍數而物之不能言者言

不可通者通經義也不能言者言聲韻也不言理不言數

而一出於占筮占筮是已然使執本義者坐簾肆日閱人

而不知變其占必窮何則未得其所以易也吾今日之易

易昨日矣奈何株而守之易者神明之道也隨所感而生

焉有若啟之者焉而象外有其象辭外有其辭矣庶幾哉

漢上爲識其辭之所由生象之所自出易故至是始極矣

雖然以互變飛伏求之不得於互必得於變不得於互變

必得於飛伏類多方遷就以求其已成之辭使必通而不

知當日之可取象者尙多也何以不爲彼而爲此又何以

變而又變而各爲其道而或出於飛伏而復返乎其初何

藏書志卷一

十四

愛日精廬

其舞法亡法而无定操以至此也豈作者意也此則漢上
之功而漢上之過也武陵丁石潭君爲象義取漢上而博
諸家其潔靜也不雜得易之體其互變也不泥得易之通
疏而明漸而近其不可爲典要也未嘗不出于典常而可
以爲訓雖先儒復起其辨不與易矣而未嘗有意於辯
也自吾見近世成書若此者少至衍索隱橫豎離合无不
可考則自得深矣易鑿於氣成於數象與辭離其子而胎
息遠矣君能得之於大衍之先又能行之於大衍之後則
聲韻律呂將无不合而經世之所以知來者具是象與辭
如響矣君成書如屋年如加我尙且暮見之甲午春二十
二日廬陵劉辰翁序

易之爲道大而天地風雷細而蠶蟻蜂蟻之屬无不寓入卦之理亦猶莊子言道在瓦礫稗稗亦猶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訓之象然不特爲鼎爲饋爲飛鳥爲虛舟之類而已觸類而通之若以巽爲繩直遇坎爲矯輳又是一事坎爲盜遇離爲甲冑干戈又是一事坎爲心病又爲耳痛遇兌爲巫又是一事也易无盡用卽此可推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知此語則知易取象之物類同是一機本无間隔惟昧者莫之知也噫是易也言理至於程伊川極矣言象數至於朱漢上精矣倪兼三有云若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

藏書志卷一

五

愛日精廬

得之誠篤論也石潭丁君漢臣觀象玩辭探賾索隱用功於易亦既有年謂伊川既詳於論理則略於論象自謂止說得七分正以是也真足以窺見伊川言外之旨又謂朱漢上之說原於李鼎祚然鼎祚或失於泥漢上微傷於巧不若博採兼收而取其大歸此象義一書所由作也觀其序曰錯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就使諸老復生不易斯言矣試舉其大略以明之如坤納乙故稱帝乙兌納丁故稱武丁巽爲白故曰素履乾爲衣故曰苞桑燕爲燕安之燕爵爲爵祿之爵鳴謙以兌口而鳴熏心以離火而熏巽爲髮加震之竹則有簪之象乾爲玉用玉於東方則有圭之象巽爲繩則有係與維之象兌爲

毀折則有覆與漏之象至於豚魚不宜析爲二物滿首不當泥諸飲酒邱園寔取義於艮山弓輪蓋取義於坎月事皆有祖述而非傳會也字字皆有據依而非穿鑿也雖本之鼎祚漢上而兼據虞翻于寶諸子之所長故能萃聚而成一家之哲伊川易傳三分之未說者至是補其缺而會其全是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惜不令兼山見之于空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不得不爲負苓者竊議於松下矣而何言之敢贊抑余尙記往年初入館湯東淵爲少蓬時有以易解進者下秘書看詳東淵因謂余曰曾茶山有易釋象五卷鑿鑿精寔發漢上所未發余深以未見其書爲恨今於石潭象義而有得雖不及

藏書志卷一

六

愛日精廬

見茶山之易亦可无憾矣於是乎書至元二十八年朔月朔古甲李珏稚圭序易之道其神乎以象數則象數不可窮以卜筮則占驗不可達以義理則義理之妙愈求而愈遠象義之作石潭之得於易者深矣或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也近代河南氏之易學者宗焉以其根於理也今專以象言得無蹈諸儒一偏之失乎噫天下无理外之物河圖未出此理在太極六爻既畫此理在易象以象觀象則易无非象以理觀象則象无非理舍象以求易不可也舍理以求象可乎哉善乎石潭之言曰不得於象則不得於理不得於理則亦不得於象是書也當合河南氏之易互觀之至元中

秋朔杭山寓叟章鑑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象辭變占而已矣予少而學易得王
輔嗣之註焉得子程子之傳焉得子朱子之本義焉王氏
程子明於辭者也子朱子明於變與占者也獨於象无所
適從焉逮壯遊四方旁搜傳註殆且百家其間言理者不
可縷數若以象言則得李鼎祚所集漢魏諸儒之說焉朱
子發所集古今諸儒之說焉馮儀之所集近世諸儒之說
焉問言象者則有康節邵氏之說焉觀物張氏之說焉少
梅鄭氏之說焉吳興沈氏之說焉京口都氏之說焉長樂
林氏之說焉恕齋趙氏之說焉平菴項氏之說焉節齋蔡
氏之說焉山齋易氏之說焉樸則呂氏之說焉古為徐氏

藏書志卷一

七

愛日精廬

之說焉是數家者非不可觀也而邵氏張氏則明易之數
本自著書非專為卦爻設也沈氏都氏則明卦之變趙氏
項氏易氏馮氏徐氏則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義皆
非專為觀象設也林氏之說則反覆八卦既為朱子所排
鄭氏之說又別成一家无所本祖其專以說卦言象者不
過李氏鼎祚與朱氏子發耳朱氏之說原於李氏者也李
氏之說原於漢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學於虞翻荀
爽所取為多其源流有自來矣然漢儒之說於象雖詳不
能不流於陰陽術數之陋朱子雖兼明於義而於象變紛
然雜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幾焉良以統之无其宗會之无
其源也予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即眾說而折衷之大抵易

之取象雖多不過三體所謂本體互體互體是也然其為

體也者正有變故有正中之本體有正中之互體有正中

之伏體焉有變中之本體焉有變中之互體有變中之伏

體焉正非中正之正也謂其卦中未變之體耳以上諸

體皆本漢儒及唐李氏近世漢上朱氏非予之體說

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

未盡者亦以其例推而補之其餘凡例固非一途要所從

來皆由此三體推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不待變而其象

本具者也以變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

其以正體示人者觀之止而吉而无咎者變而凶則悔吝

也正而凶而悔吝者變則吉則无咎也自其以變體示人

者觀之變而吉而无咎者不變而凶則悔吝也變而凶而

悔吝者不變則吉則无咎也兼正變而取象者可以變可

以無變惟時義所在也是可但正其夫不論其變乎夫易

變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至於言象乃止許以正體

言不許以變體言凡以變言象率疑其繫是以易為不易

之易不知其為變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變易之易則毋

怪以象為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為可忘之筌蹄毋怪以

象變之說率歸於鑿也故善言易者必錯之以三體而綜

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觀矣予

於是竊有志焉是編之述因象以推義即義以明象固錯

諸體則標於其後又以示主賓之分也至於言數雖非專

主而間亦及之焉蓋將拾先儒之遺補先儒之缺云耳雖

藏書志卷一

六

愛日精廬

因辭明理不如程子之詳言變與占不如朱子之約至尙論其象自謂頗不失漢儒之舊於李氏鼎祚朱氏子發未敢多遜焉後之言象者不易吾言矣於是而玩索焉上可以觀漢儒之傳亦可以見漢儒之鑿庶幾君子居觀之一助云作周易象義柔兆闡茂蕤賓甲午武陵丁易東序

易之爲書自王輔嗣以前漢儒專以象疑明辭固失之泥及輔嗣以後又止以清談解義於象變絕無取焉伊川純以義理發明固爲百世不刊之書然於象變則亦引而不發康節雖言象數然不專於象象發明朱子歸之下筮謂邵傳義經程演周易得之矣其於象數也雖於易學啟蒙述其大槩而本義一警尙多闕疑僕用功於此有年矣竊

藏書志卷一

九

爰日精廬

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于足應覽先儒之說依本義體分經與象象各爲一一爲率以理爲之經象變爲之緯使理與象變並行不悖庶幾不失前聖命辭之本旨以示初學使知其大意云易東又序

易東後序

易纂言外翼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吳澄撰

自序曰義皇卦畫先後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八卦爲上下篇改移其次入經卦之純體合體者爲之經四十八卦之雜體者爲之緯述卦統第一六畫卦之反易者八其反易者二十八爲五十六卦奇

陽偶陰無獨必有對或上下二篇相對或上下各篇自對二體之互易者亦然述卦對第二

義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成而推其用則無窮矣乾坤變而爲六子十辟六子十辟變而爲四十六卦述卦變第三

卦述卦變第三

每卦以一畫爲主无妄之傳所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述卦主第四

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柔畫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爲六十四變述變卦第五

重卦有上下二體又以卦中四畫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體三四五成上體述互卦第六

藏書志卷一

十

爰日精廬

義皇所畫之卦畫謂之象文王所名之卦名謂之象象辭爻辭汎取所有之物亦謂之象述象例第七

聖人畫卦以明天道生著以前民用象爻之辭爲占設也述占例第八

辭有象辭有占辭象之中亦有占占之中亦有象既互見矣猶有道者復撥捨之通謂之辭述辭例第九

揲著十八變而成一卦以動者尙其變謂著之變也述變例第十

義皇心契天地自然之易將畫八卦而有龍馬負圖出於河此易之原也洛書後出神禹因之叙九疇其河圖之記

與述易原第十一

邵子著書立言無一不本於羲皇之卦圖楊氏自三才之
三起數而譏太元司馬氏自五行之十起數而譏潛虛蔡
氏自九疇之九起數而譏洪範皇極內篇皆易之派也然
邵子從容乎羲畫之內三家則奔迸乎羲畫之外矣邵其
經流之派揚馬蔡其支流之派與述易流第十二
凡十二篇是為易筌言外翼云

易原與義一卷周易原旨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寶巴撰

進太子牋曰皇帝聖旨襄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
內勸農事臣寶巴言伏以光奉詔警甫正貳儲之位敬敷
易道少裨熙綏之功天啟昌期時逢至治竊謂白龍圖之

藏書志卷一

王

愛日精廬

畫既泄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為百千萬
年之明鑑蓋義文孔子發先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
傳豈但求諸下之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齋測管窺
以探精義背銖積寸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以秘臣
寶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敬維皇太子殿下英姿岐嶷茂
德淵冲民望具瞻共仰重離之照政機多暇式昭幹蠱之
勤方恢邦家太平之宏某宜得帝王相傳之要領用師諸
古有益於今臣寶巴幸際清時輒申丹悃不揆淺庸之素
學冒於投進於青宮冀虎闈齒青之間特加披閱在鶴禁
延儒之頃更賜表章臣寶巴無任瞻仰抃躍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牋以聞臣寶巴誠惶誠懼叩頭叩頭謹言

周易傳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龍仁夫撰

原十八卷今存八卷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解蒙撰

易學變通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曾貫撰

周易文說四卷

曾抄本

趙汭輯

周易經義三卷

元曾本

進士臨川涂潛生易菴擬

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

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此經義之始也元仁宗

藏書志卷一

王

愛日精廬

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為小變綜其格
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
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
尾承襲既久嫌其繁複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
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此經義之定式也是書與王
充耘書義弁式俱可考見當時經義體製故附之易類云
吳氏手跋曰按朱竹垞經義考載涂潛生易主意一卷已
佚而無此書又引楊士奇之言謂易主意專為科舉設近
年獨廬陵謝子方有之以教學者於是吾郡學易者皆資
於此不知即此書邪抑別有其書也潛生字自昭宜黃人
江西通志稱其遠於易三上春官不第為贛州濂溪書院

山長著有四書斷疑易義於式行世己亥十月望日得此冊於舊古書者嘗質諸朱文游丈亦未之見也延陵吳翌鳳伊仲記

易經說餘五卷 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秉義纂輯 秉義有九經說餘今存易說詩春秋四種而已體例與鄭方坤經稊相類而徵引較詳此本始易理終源流以尚書毛詩例之蓋非全書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終

藏書志卷一

三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

經部

書類

尚書講義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史浩撰

柯山夏先生重修尚書詳解十六卷 傳抄本

夏僎撰 經文下有重言重意蓋從宋麻沙坊本傳錄者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時瀾序

書說七卷 傳抄本 千頃堂藏書

山陰黃度撰 是書附注俱作大字意有未盡則以雙

藏書志卷二

愛日精廬

行小字附注於下如堯典注遜還也微子吾家遷於荒春秋夫人遜於齊皆通也下附注云遜位通上下之辭漢晉間猶稱之王遜位卒於家劉實以老遜位是也又歷法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下附注云推算雖有數天與日月皆動物不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故占候之遲速先後稍有不齊則進退其數以合於天行故其失不甚遠而歷華舜典注工之親近人主其所關係豈輕哉下附注云子讀晉書鳩摩羅什傳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高敞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共式也樓大防為子言其太師公嘗守括蒼有樂工善誦曲此詩賦序記皆能誦之有舉子使讀經義亦成曲明年又使讀

之與前譜無差錯且曰凡文皆可譜必作得好乃可耳謬妄之作不能成曲乃知納言時颺皆心聲其邪正善惡果可察也禹貢注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湖口入江則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下附注云予守金陵始行姑蘇以北至潤金山其地為鶴窠山二山相對江水分為三金山寺有井即陸羽所謂中冷井指謂中江水也冷本冷字今說是知岷嶓山尾行於江中晉唐間人猶識此至升北望懸陽略有三山又聞其上有采石孤山皆行於江中頗恨不得至其處王遂與子言金山下有山相對狀如蛾眉江一分三冷入海它日檝遂往淮西自采石渡江遂以書來言采石西江中有山東西對立謂之東梁山西梁山江

藏書志卷二

二

愛日精廬

水分三冷是則岷嶓山行爲三江皆可驗古人足迹徧天下見開始博又識精故議論不妄發其說俱可補注所未及通志堂本改注爲小字而刪其注中之注致度書不得爲完書至若批文闕字更難枚舉如竟典序注聖明天德明聖時憲十一字而誤水未前下脫則地爲未平五字湯誓注上聖求正大義也王字上脫始出師爾四字顧命注召公畢公以三公爲東西伯相康王故曰伯爲字下六字畢公命畢公保釐東郊下脫注發于祖廟五字之類書貴舊本具有以也每册首頁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

聚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袁燮撰

甫自幼泊長侍先君子側平日集諸生及諸子徒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

心師古聖之心問天地之心問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警駸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閒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誦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

藏書志卷二

三

愛日精廬

善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聚齋家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夏月己未男甫謹書

尚書精義五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膺次不踰辰刻之傾儻翳障弗屏微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既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於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嘉泰酷以虛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

國所傳為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過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偽箕子夢滋之靈禹鏡柳谷之說在所不論然黨護於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人世耳目而指意為之誣岐殆與厄於秦同科理學體微綿歷云久闕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闕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得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躡躑藩籬明吸餘蘄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坤根於心而心會於理更與啟其未悟者編檢紛如亦

藏書志卷二 四 近日精讀

夏夏乎難察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粵自啟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素定規繩於方寸所謂疎通知遠不誣而深於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於理學殆無餘蘄矣昔人有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為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為然清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叙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截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

纂輯無遺類為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寔造渾灑聖之三昧非骨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於經學者倘能嚼嚼是書不必也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鈇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清熙庚子臘月朔且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書集傳或問二卷 舊抄本

陳大猷撰

自序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抄本 從子謙莊藏舊抄本傳錄

仁山金履祥著 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柳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

藏書志卷二 五 近日精讀

既成書矣云云蓋即是書金氏受業於王柏所引柏說俱稱子王子曰以尊之中加以梓材為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那伯之書稷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係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兼其略矣又如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說或循大下云大下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本从甘與弁同是恭世之義則當訓為禮其說俱表注所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為經者之所同也先生病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為新奇不為近名卒以救往

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
施於人者溥矣宜其為士所宗為時所重考行易名而合
開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
學士烏陽黃公所為纂序誌銘茲不述也

尚書表注 宋月本 顧伊人藏書

金履祥撰 不分卷中遇宋諱間有缺筆蓋宋末元初

其本也厥心有齊芳堂仁山集附錄文安公集卷四覽年

無名氏詩書院否存耕堂章林書院訥齋等字

白序

顧氏手跋曰歲癸亥夏五予在毘陵得金仁山先生尚書
表註比獲書家多欲借抄予寶愛是書恐紙墨剝敝因手

藏書志卷一

六

愛日精廬

抄二帙以廣其傳今崑山所刻者是也近薄遊婺州訪求
先生遺書不得後見柳文肅賈所撰先生行狀云先生早
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眾
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其枝葉
與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
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槩考證字文之訛去諸四圍之外
曰尚書表註并得先生自序一篇錄置卷首復補其原叙
缺頁且原其作書之旨先生得朱子之宗傳加以精究潛
思刪繁就實嘗自云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蓋殫畢生
之力以成之者也今錫山秦氏崑山徐氏皆藏先生尚書
注十二卷予嘗見之即早歲之書非定本也顧世未見表

註真本即以是為表注謬矣先生生於宋紹定壬辰卒於
元大德癸卯是書刻於宋末元初尚避宋諱可徵也丙寅
三月望日太倉後學顧涓誌於金華之密印寺樓

周氏手跋曰乾隆壬子孟冬購得尚書表注為顧伊人所

藏本後歸吾邑花山馬氏道古樓馬氏售於武林吳氏炳

花齋即此書也何義門謂書有殘缺顧伊人意為補全未

可盡信細校此書方知意為補全之處且與通志堂刊本

微有異同案仁山先生集有尚書表注序而伊人抄補之

序亦復刪節不全今並存之近時發郡以通志堂本重刻

版樣縮小以致標題位置多訛又缺其下方大非表諸四

關外式矣松鶴周春記

藏書志卷二

七

愛日精廬

尚書義釋八卷 抄本

金王若虛撰 是書朱氏竹垞據天一閣萬卷堂兩家書

目載入經義攷注未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金吾從明黃

諫書傳集解中錄出讀其書不務為新奇可喜之論而於

帝王之德業事功以及人心道心建中建極諸義反覆推

闡要皆深切著明蓋解經之篤實者也金源著述傳本寥

寥而經學則竟無一存者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蓋金

人樸實不肯動刊藁梨汝陽板蕩散佚遂多而元明兩代

又視之蔑如不一收拾何怪乎其日就湮沒也王氏五經

辨惑辨尚書者止一條殆以已有專書故不具論歟原本

三卷因篇帙稍繁釐為八卷不特存王氏一家之言亦以

見一朝經術之大凡焉嘗傳集解缺說命下至微子又各
詰至若與異日常覽足本補之

書蔡氏傳集疏六卷 元蔡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氏序後

有蔡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木刻卷首有毛晉私印

汲古主人兩印

蔡氏書集傳序

自序

凡例

讀尚書綱領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二

八

發日精

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 元至王刊本 藏書及藏書

後學東匯澤陳師凱撰後學豫章朱萬初校正 卷一

卷四分上中下三卷卷六分上下兩卷前有引用書目

字審音末有至正乙酉歲四月余氏勤有堂印行木記卷

首有盧嘉威巨集印記

自序

巨氏手跋曰書蔡傳旁通六卷合為一帙至治辛酉陳師

凱所著至正乙酉余氏所刊發明朱蔡二家之說者詳矣

永樂間修大全書諸儒似止見董氏輯錄未見此陳

氏旁通故於蔡傳片文雙字之蘊奧多鬱而未暢則是編

也學者其可少諸予得之閩門市中考其印記乃盧嘉威

舊物虛固石湖藏書家也觀其點勘精確亦可師前輩用

工矣予性嗜書如樂與輯辛卯伏日租榻裝葺識而藏之

年六十八萬歷十有九年嘉定寒谷正集子成

又曰辛卯長夏細閱一徧間有三四處缺誤不及補正者

秋七月甲子朔旦黃泥田父手記

又曰壬寅仲夏再閱一過在邑居敦義堂三完老人時年

七十九

尚書經傳音釋六卷序一卷附尚書纂圖 元至正月本

藏書志卷二

九

發日精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鄱陽鄒季友音釋 按凡例云集

傳元無是釋今川鄱陽鄒氏經傳音釋附於各段之末是

音釋本自單行德星書堂刊板時附入蔡傳者是書雖以

蔡傳為主而糾正蔡傳者甚夥如舜典傳十篇為合音釋

云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篇為合注云兩篇也又

云十合為升注云二十篇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况

合篇為合乃漢律志志本文篇即管也黃鐘之律管容距

黍一千二百謂之一篇合者并也取并合兩篇之義以為

名也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益稷傳民

尚服食音釋云按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

艱難故以百穀為艱食也蔡傳言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

一第 8 頁之 9

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禹貢傳青州之域東北
至海音釋云按孔傳云東北據海疏據謂跨之也故以海
北遼東西之地爲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海則疆域
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遼東西右
北平漁陽上谷之地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中尙仍孔
傳分青州爲營州之說自相背戾當正之也又梁州亦籠
織皮音釋云按此經文無籠字梁州亦無籠字今言籠者
似因揚州厥篚織貝而例之然織貝者織帛爲貝文也故
可入篚若獸皮毛屬非可入篚者梁州織皮但在厥貢之
下別無厥篚之文是梁雍二州自無入篚之貢也不可解
織皮爲梁州之篚蓋庚音釋云朱子云殷盤周誥不可解
今蔡傳於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於
其強通處畧之可也秦誓傳祝斷也言天弗順而斷然降
是喪亡也音釋云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
又按公羊傳云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注
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支身范
甯注祝斷也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非斷決之斷也
今蔡傳乃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爲斷決之斷矣宜從
孔傳爲是康誥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音釋云要囚二字
兩見此章兩見多方孔蔡於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孔氏
多方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皆無
釋然多方兩章文義皆難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

藏書志卷二

十一

愛日精廬

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
讀爲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繫之也周禮掌囚注云
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
下罪梏以待殺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
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爲平聲當從之其說俱極精確至若
以高宗形日爲祖已諫祖庚說本史記旅葵爲召公訓成王說本
皇王二典爲夏啟以後史臣所作亦能自申已說不爲蔡
氏所困視陳氏旁通之繁稱博引而毫無糾正者蓋有間
矣凡例後有至正辛卯孟夏德星書堂重刊木記尙書纂
圖未詳作者始唐虞夏商周譜系圖終任土作貢圖凡圖
六十九按經義考載宋鄭東卿尙書圖一卷圖名與是書
合者凡三十二任土作貢圖後引合沙先生日經義考日
自贊東卿云云蓋卽鄭氏原木而稍有增刪者
蔡氏書集傳序
孔安國書傳序
書蔡氏傳重刊明本明本明本凡例
一蔡氏集傳九峯先生子參政抗清初經進本元載朱子
手帖數段未能盡一經大旨今將鄱陽董氏錄註所輯朱
子綱領取其精詳而有補於書者刊置卷首又取諸儒說
書綱領類於語錄之次庶幾開卷者未讀時已見大槩然
後復熟之不待講習而已煥然矣
一蔡氏集傳行世雖久其間訛誤不少今依輯錄本精加

藏書志卷二

十一

愛日精廬

校正比諸本不同

一蔡氏集傳元無音釋今用郡陽鄒氏經傳音釋附於各段之末庶幾學者字得其音事得其釋疑得其辨而胸次灑然無復滯礙矣

書傳集解十二卷 明刊本 項氏萬卷堂藏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後學金城黃諫集解 是書以蔡

傳為主而以唐宋金元諸儒之說分注於下諫亦間附已

說大抵先儒之說十之七諫之說十之三耳其中回護蔡

傳者固多如天左而訂正蔡傳者亦不少如五玉即日昔

萃諸說同異並存蓋不僅羽翼蔡氏也所採如宋胡氏且

聖通論張氏景說顧氏臨集解孫氏覺書義十述王氏安

石于氏秀新經向蘇氏洵洪範芸閣呂氏名大編龜山楊

氏書義蔡氏元度名中張氏綱講義吳才老名棣李

氏舜臣小傳劉氏安世解王氏十朋解王氏炎小傳

張敬夫說陳氏傅良加東陽馬氏案宋馬之純元馬道賈

陽道賈有向書疏義今俱佚是書所引東朱子答勉齋黃

陽馬氏其之純或如道賈數未敢臆定朱子答勉齋黃

氏說董氏銖注鄒氏補之說王氏日休解張氏沂書

復齋董氏名琮向陳氏振孫向西山真氏書說陳氏大

猷案陳氏東傳或問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月志問

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今或問存而集傳佚是書

不載其或問集傳之說解介軒董氏名亨程張氏震

小傳史氏仲午說史氏漸說劉氏貞橫舟身成四百家成

之四百家李氏梅叟說碧梧馬氏名廷鸞向陳氏普向

尚書集系

藏書志卷二

十一

愛日精廬

補金津南王氏名若虛向書義梓元息齋余氏名色舒讀蔡傳疑蔡初王

氏名希旦向書通解梁氏寅書義其書今皆失傳籍此得略見梗

概一書傳而賴以傳者凡四十餘家是固研經者所當亟

爲表彰者也經義考著錄集義注未見卷六缺說命中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至末又說命下至微子卷十名誥至君

爽全缺書賈欲其不全之迹妄將九卷下半卷刊改作

卷十重裝時當更正之每卷首末俱有項氏萬卷堂圖籍

印及汲古閣毛氏家藏三印

孔安國書傳序

蔡氏書集傳序

書經識餘二十五卷抄本

藏書志卷二

十三

愛日精廬

國朝徐乘義撰首三卷爲總論卷四至末則自堯典至秦

書依經文次序雜採唐宋元明

國朝諸傳之說散見困學紀聞山堂考索日知錄等書者皆

碎編纂成一家言乘義間有論說以按字別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

經部

詩類

蔡圖互注毛詩二十卷附毛詩舉要圖毛詩篇目 宋刊本 毘

後周氏九於迂叟藏書

漢鄭氏箋 是書傳箋下附釋文及互注重言重意蓋而

宋麻沙坊本也傳箋釋文俱雙行小字傳無標題 山井鼎

有傳字者 箋以箋云冠之 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氏無傳

後人加也 陸德明云序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

所疑亂 猶是鄭君之舊釋文則以一圍隔之今本有釋文

混入於箋者如關雎舊解云至以無所疑亂故也 關雎后

藏書志卷三

愛日精廬

也又風之始至並是此義 用之邪是也 閩監毛本俱同此

本與下元本俱不誤可貴也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大二十

一字小二十五字缺卷十一至十四抄補每册首末俱有

周良金印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兩印

毛詩注疏二十卷 元刊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敕撰

分卷與宋刊本同蓋以箋之分卷為疏之分卷也每頁十

六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經單行大字傳箋釋文

正義雙行小字傳箋釋文與宋刊本同疏則以正義兩字

冠之詩誦序後即繼以周南召南諸 毛詩校勘記曰詩錄

於卷首陳氏所見乃王善原書為得其真則知鄭諸散入

各處不復總序於誦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

也此一諸與誦序接連 閩監毛本俱移此誦入卷第一中

鄭氏箋正義之後非是

毛詩正義序 抄補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國朝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鞠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判秘閣歐陽修撰 是書每篇冠以小序經文

下備列傳箋後乃繫之以論與本義通志堂本刪去小序

經注止以篇名標題蓋非歐陽氏之舊矣

張璠跋 開禧三年

顏道先生詩集傳十九卷 先君子手抄本

蘇轍撰

藏書志卷三

愛日精廬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汶陽王質撰

自序曰竊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之微為期愈疑愈堅

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得愈多常慨崇充美

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

妙言之又有難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

有力博采庶言日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疑力

也子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見謝君士燮及

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急有所省而戍入蜀見顏君

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蜀西人不若此子益有所

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

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俟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上草木自見何問我爲予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

問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傳寫舛訛迥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必見古人之心期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問音一

問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爲此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訓有本無異義強出多端故語意多時失作問訓二

問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

藏書志卷三

三

發日精

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於繁簡短長則其意不附章而生作問章三

問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迥令人開拓以至噉噉咨嗟從此得入作問句四

問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於偏傍繁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隱禁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己意若繩削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它迹作問字五

問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

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即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衆所共識已所經見者不與作問物六

問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有各不同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況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意細推自出縱不印出久當自省作問用七

問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輕認亦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而不似所在先釋本文徐及他

藏書志卷三

四

發日精

載作問跡八

問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釋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鑄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有相帶帶自然顯見作問事九問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隱味遺落亦就木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量雖不得其真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俗美惡時節寒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問人十陳日強跋 清希癸卯

慈湖詩傳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楊簡撰

白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嘉靖刊本

呂祖謙撰 同里嚴氏思菴虞情 校閱凡朱傳與小序

異者一一標出間附識語亦極精當

朱子序嘉靖刊本

陸鈺重刊序嘉靖辛卯

嚴氏手識曰鄭詩二十一一篇而朱子以將仲子遵大路有

女同車山有扶蘇稗兮投童襄裳風雨子矜揚之水諸篇

俱為淫奔之詩蓋泥於夫子鄭聲淫之一言故凡詩中有

懷思贈答者概斥之為淫奔夫鄭風固淫矣夫子刪詩而

淫詩居其大半則夫子之所刪者又何等詩也傳曰好而

藏書志卷三

五

愛日精廬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鄭雖淫豈無他美之可采乎執成見

以論古人之書書之不可通者多矣此高子之小弁所以

取譏於孟子也辛酉春二月初十日嚴虞惇閑并記

又曰或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王事以

戒成王何七月為風公劉為雅先儒謂周公遭變故不入

于雅然乎否乎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

矣自不得入于雅也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總二南幽

先鼓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與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

反正十五周風以是始終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又曰按毛公以南陔白華黍附魚麗後為鹿鳴之什次

南有嘉魚之什首嘉魚次南山有臺次由庚次崇正次由

儀至吉日共十三篇又次為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

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而朱子集註則云南陔白華華

黍也次崇正由庚六篇皆笙詩有聲無辭依儀禮以南陔

附於後為鹿鳴之什其次為白華之什首白華次華黍

次魚麗次由庚次南有嘉魚而下叙與此同今按六月序

魚麗繼於杜之後而南陔以下次第井然此書因之以正

毛氏之失今當從之

又曰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朱子以為燕官通用之樂

今宜從序 朱子之說本之鄉飲酒禮及燕禮然其疏解

文義多所未安如魚麗南有嘉魚則云即所薦之物而道

主人樂賓之意然於南有嘉魚則云即所薦之物而道

藏書志卷三

六

愛日精廬

山有臺北山有萊則全無所取與不知詩人亦何取於此

愚謂此詩之義序說得之而燕享則歌之以樂賓非謂竟

取義於燕賓也壬戌九月初五日虞惇記

又曰楚茨已下四篇朱子云此公卿力農奉祭之詩然詩

中皆云萬壽無疆恐非天子不足以當之也

又曰黍苗隰葉紅蕒三篇皆思古之詩今集註直以為美

大抵序所云陳古刺今者朱子皆不取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殘本十九卷未刊本

呂祖謙撰 原三十二卷今存卷一至卷十九每頁二

十四行行二十二字

朱子序補

毛詩講義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林邑撰

敬桂毛詩集解三十卷附學詩總說論詩總說 傳抄本 千頃

堂藏書

廬陵段昌武子武集 原本三十卷今佚卷五卷十卷

二十二二十三及末五卷每册首俱有千頃堂圖書印記

行在國子監禁止翻板公據曰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

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

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邛山羅史

君嘗遺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

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

藏書志卷三

七

發山精廬

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

精本被譽最爲精密今其姪清貢 錄梓以廣其傳維清

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儘或他書肆

嗜利翻板則必買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發

梓之意亦重爲先叔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

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爲照未敢自專伏

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

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

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

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 收執照應清祐八年七月 日

給

詩說十二卷 傳抄本

信安劉克學 是書仿讀詩記例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已說於後所採視呂氏加詳克子坦致梓時刪去諸解

獨存克說與克所著書說並刊今書說佚而是書僅存讀

其書如說卷耳日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不勝其

夏何也以其時求之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

與紂之事耶殷周之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列者美里一

事此章非爲美里發何哉當橫逆思難之時太姒惟憂傷

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不盈傾

筐也說樛木日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乎文王之王而屈

藏書志卷三

八

發山精廬

於商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

雖有所屈而天下之所依繫於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王

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桑之猶纏綿也二章曰

荒之荒大也卒章曰祭之不可而解也說兼葭日謂周道

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爲下

洛邑既爲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指平王襄

公救犬戎之難故其辭云爾兼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

所見皆此物也平王已遷洛若邇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

矣其義皆以洛邑豐鎬而發說正月日平王篡攝王之時

國人憂之而作也於時平王將挾申甫以逐攝王攝王獨

立無助詩人專以己之憚獨以言攝王伯服之獨立也懼

禍之及故多隱辭至若說鴻雁則曰周宣王驅民以興宮室之役說大車則曰周大夫盛飾以挑市井之女說綱繆則曰曲沃有分晉之漸說農風則曰秦伯有勤王之功以及以雞鳴爲刺晏朝羔裘爲識怙寵滑陽爲嘉釋怨之類俱能不襲陳言自抒心得然其穿鑿之處未免近於武斷讀者節取焉可也經義考云崑山徐氏藏有宋雕本此則從徐氏傳抄本過錄者缺卷二卷九卷十三卷

自序
克子垣鉞梓跋 首布六年

吳寬題識曰成化丁未七月十有九日兩過新涼襲人間閱半餉三日後遍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 寬

藏書志卷三

九

愛日精廬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秦定刊本

王應麟撰 是木刊附胡氏詩傳纂疏後韓詩奕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木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類多玉海通爲一卷此本六卷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做連山潛虛做歸藏子嘗參放三易筮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擬儀禮爲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並行於世詩則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子官中秘書授詩藩邸春容道山綠玉間與秘書郎王伯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考一卷傳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

雖日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考昔齊魯詩盛行於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並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廢絕韓詩雖存而浸微唯毛氏獨行以至於今此四家詩與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淵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真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洗時粧頹意古學予深嘉而力贊之予亦有嗜古癖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語景定五年甲子良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考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不過僅存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詩興廢之大略真足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爲后妃之德韓以爲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爲詩人歎而傷周康王之后采芣一也毛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以爲衛宣姜歸其娣而送之鼓鍾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作韓以爲伯封作魯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汲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

藏書志卷三

十

愛日精廬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秦定刊本

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於以知毛氏所引序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作或者反為毛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果作於子夏以前則必為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如是之抵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客或真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中可謂一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意於去取間矣愚獨恨四家遠絕其三使其殺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統壹聖經而幸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氏抵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節專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真足以扶微學而廣異義引翼朱子

藏書志卷三

詩目精覽

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真集傳之末圖與四方朋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其為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偏之論於其間哉况毛氏之於三家最為後出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其後也讀者倘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學胡一桂序

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

元秦定刊本 汲古閣藏書

朱子集傳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是書以朱子集傳為宗取語錄文集之及於詩者謂之附錄諸儒說詩

之合於集傳者謂之纂疏其朱說有未安者間亦旁參他說如云諸家皆本序說姑纂一二或云姑備諸說有中或云姑備參考或云備詩說者覽焉有女蓋雖不敢顯違朱子而亦隱示不墨守朱子也胡氏之說以愚按愚謂別之所引謝疊山說頗有出吳氏元長輯本外者如為巢疊山等氏曰一章曰御夫人初嫁國君親迎御輪之轎必百兩也二章曰將夫人初嫁所御轎必百兩也三章曰成禮以百兩送以百兩宜其室家而歸也四章曰乘舟引登山謝氏曰又以大義斷之二子不能全身遂害遺其父以不慈之名二子願親之心難不可廢二子愛父之道則手為盡孝使其父萬世不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害於大義也謹謂詩人之辭無春秋之義乎破斧引疊山謝氏曰則公東征三年番城用之勞而破斧者不過斧新舊錄耳若車馬弓考戈戈子故無一壞壞其不磨知吳氏殺人而戰而勝可見矣諸條吳氏輯本俱未採 雖列纂疏之名實未見纂疏全書也案元史儒學傳一桂

藏書志卷三

詩目精覽

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云云今惟周易傳疏啟蒙翼傳列入經解世多有之此書則傳本絕稀經義考著錄八卷錢氏補元史注未見儲藏家亦絕無著錄者是本元刊元印首尾完善洵經義中驚人秘笈也語錄輯要後有秦定丁卯仲冬梨熾精舍新刊木印卷首有毛子吾毛斧季印記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舍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

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周衰幸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為於師學聞闕雖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典詩立禮成樂之語豈

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云亡眾喙淆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餘靡衍之間有闕淫賢情性弗得其正辯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片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詣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為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彙疏及稽齊韓三家詩考摭摭星宿於義城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中轅而下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為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抵於海習射之未至於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彙括前後錢別眾說學者得之如大庖厭飫不但染指膏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沒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壅鬱不售亟銳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浸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壁將爭先觀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禩禩圍單閱歲長至教且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肝江揭祐民從年父書於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藏書志卷三

三

愛日精廬

朱子詩集傳序

詩傳附錄姓氏 彙疏姓氏

詩篇目錄

詩傳綱領

語錄輯要

文場取士詩以朱子集傳為主明經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彙疏羽翼朱傳也增以浚儀王內翰韓魯齊三家詩考求無遺也今以詩考謹錄諸梓附於集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蜚英聲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時泰定丁卯日長至後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 元至正月本

藏書志卷三

十四

愛日精廬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卷一後有至正壬辰

仲春日新堂梓木印卷十六缺抄補

詩傳旁通十五卷類目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梁益撰

翟思忠序 至正四年

愚益此編不敢自謂成書不敢輒題目錄然又不可無目以紀錄其事故姑類聚其目備觀者之檢閱而以類目目之云爾有元至正四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梁益識

詩續緒十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為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眾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味迨程朱之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謂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

藏書志卷三

五

愛日精廬

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為何人所指為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惜於傳讀傳而達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為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闕而使之顯於其畧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盡言之或傳於後也非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

詩集傳音釋二十卷 元至正刊本

朱子集傳 東陽許謙名物鈔音釋後學蕭凌羅復纂輯

經義考著錄云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凡例後

有至正辛卯孟夏雙桂書堂重刊木印

朱子詩集傳序

詩集傳凡例

詩傳圖

詩傳綱領

詩經讀例四十二卷 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缺卷九至二

十五凡十七卷

藏書志卷三

六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

經部

禮類

周禮詳解四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王昭禹撰

自序

周官總義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易祓撰

周禮句解十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魯齋朱申周翰撰

卷末有題識云姑蘇吳岫家藏卷

首有葉石君印記

藏書志卷四

周禮集說十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姓名

傳抄 閣本缺卷十一卷從明成化刊

本補錄

陳友仁序

周官集傳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毛應龍撰

周禮疑義四十四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是書分訂義疑義兩門訂義者取注疏及唐宋諸家之說以訂正經義也疑義者取注疏之義有可疑者為之反覆辨論以正鄭賈之誤也其意重在疑義

故以疑義名書猶毛詩本義有論有本義而以本義名書也自序曰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為疑義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

六典姬聖所以致太平而歆以亡新王以誤宋非六典故不能用六典故試思五均六幹僱役青苗考之經文果出何典則所用特劉鄭之說而掠影者流因以妄誣六典吾知劉鄭且竊笑之然劉鄭之累周禮亦甚矣莽固漢逆用周禮亡不用周禮亦亡歆特從之且周禮之傳由於歆率之說禮止誤一莽可置勿論若元則身任訓詁當為千古傳其信乃多以不經之說說經故有膳夫註而或疑周

藏書志卷四

十一

愛日精廬

為縱侈有載師註而或疑周為橫征有大司樂註而或以為師巫之造怪樂律之悖戾凡贖祀嚴刑自私自利之習悉舉以疑經斯周禮之厄矣且不特周禮即以禮魂寶混國丘之禮故六朝之禮無昊天以靈威仰等亂五帝之名致八代之祀皆列宿大裘祭地所以啟元祐之合祭也占算斥賣所以開唐宋之煩苛也曲學臆說墨守不移良法美意為累不少斯又千古治道之蠹矣余幼讀六典見口率出泉之說而疑吾師謂余此鄭說非先王法余乃知口率之說為誤且知不獨口率之說為誤執此以讀諸經諸傳凡誤如周禮者往往有之因合三禮三傳書傳史漢十種凡疑義千七百餘則迄今四十年矣悠忽因循老已將

至抱此疑義若將終身豈徒踴隙太速亦姑待一念誤之
今年以事留三山得宋儒文康葉氏禮經會元讀之喜其
先得我心但瑜瑕互見未克全純爰綴之說既載事復舉
新故疑義萃而除之六典中凡得二百餘則蓋註疏大槩
在割裂經文傳會史傳經文史傳之不已又廣之以緯書
緯書之不已又廣之以漢法莽制且又好為武所穿鑿之
說其義既紊其經益多有宋以來諸儒多論之余謂典故
在經精微在理故必以經晰理斯可以經解經鄭氏欲屈
理以從心又欲屈經以從己故其說多可疑余之於鄭說
也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
理俱無可據則別之為疑義此二百餘則所自志也雖然

藏書志卷四

主

後日補遺

余非好疑也自六經燔而周禮幸存自冬官備而周禮又
幾於不存末世瀆亂之說倡之於前十論七難之說排之
於後俞王五家且以復古之說亂之今日得見全書不可
謂非大幸然疑義未析致千古學者不疑註而疑經不獨
註經者之咎亦讀經者之責爾夫漢以來漢者好自立異
諸聖人精義特為辨訟所借端如疑孟非孟廢疾膏肓等
編皆借者習氣余方目為多事而顧自蹈之然欲如春秋
詞人模稜兩可固非素心所敢安也則亦與片讀六典者
共參之可矣錢塘吳廷華識

右周禮

漢書疏五十卷

影寫宋景德月本

從吳門黃氏藏宋月本影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是書於經注不錄全文止標起止而疏列其下其標題之
例六字以下則全書之如主人受賝反之直書全句是也
七字以上則起止各摘兩字如士冠至廟門是也雖間有
不盡然者然大要如此疏與經注北宋猶各自為書如崇
文總目所載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
義四十卷周禮疏五十卷儀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七十
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穀梁疏三十卷今本十二卷或公
羊疏三十卷孝經正義三卷論語正義十卷爾雅正義十
卷皆單疏本也南宋合注疏為一而單疏本遂晦夫合者
所見之經注未必鄭賈所見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

藏書志卷四

四

後日補遺

語不合淺學者或且妄改疏文以遷就經注而鄭賈所守
之經注遂致不可復識即如儀禮以疏分附經注非是本
與要義尚存則五十卷之卷次且不可考矣論其他至是
本文義字句可以訂正今本者按勸記載之已詳不更贅
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凡六卷卷末列校定再校都校等
銜名十八行

儀禮疏序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卷

影寫元月本

黃幹撰卷十六至末則楊復所重修也 此本從元元
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其有三四頁全缺者蓋元本模
糊寫者未敢臆填猶有謹慎不苟之意呂氏刊本凡空白

處皆以意聯屬如卷一著之冠者後帶者冠也下計缺二百五十一字呂氏本據賈疏填補溢至三百七十七字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意聯屬顯然可知每思得元刊初印本校補闕文俾是書復還舊觀願與同志共訪之目錄後有元統三年六月日刊補完成一衍後列銜名五行

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固有乎禮則天地以之正人神以之叙人有乎禮則綱常以之定倫理以之明而後品章名義等降隆殺有所措不然國而無禮則國不能以自存人而無禮則人不能以自立有若詩人所賦生不如死之言則禮之為用大矣詎可一日缺與然四德之實根於人心者固無存亡而寓於典章者則有興廢蓋自

藏書志卷四

五

愛日精廬

夫子之時已興禮壞樂崩之歎猶幸傳錄之或存至秦火既燬典籍遺逸自漢以來放失尤甚儀禮五十八篇而僅存十七制度文義特出於大戴氏小戴氏之口雖有周禮一書祇存其綱領莫究於儀法品數且已缺其冬官自是以後日深日遠併與禮文亦不復講上下相承徒存綱范士首之粗孰識本制末度之詳大經小目之密雖有三千三百之名莫明本然之妙矣逮至國朝始立三禮之科應者雖少然尚有能推究古昔考求義雖不訓可盡復於既往猶可以存古於將來而荆園王氏併以其科而廢之於是泯泯芬芬反以儀則為可厭簡便為得體且謂古禮不可行於今矣豈不重可歎與此紫陽朱子所以慨然有意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卷四

纂輯以曉天下之耳目嘗於經筵奏疏願置局集生員而討論之以存禮學於不墜而特制作於將來會以基問不果遂而朱子退居燕閒始自稗錄分吉凶軍賓嘉五禮而條目燦然僅成三禮而猶有未脫棄者不幸天萎哲人遽成夢奠猶卷卷屬於門人意尙未忍忘如此嘉定間嗣子侍郎公在方刻之南康郡學後來勉齋黃公積成喪祭二禮亦併刻焉而書監竟取之以去曾幾何年字畫漫漶幾不可讀識者病之蓋懼此書之無傳也必乘輅東江因敏本司發下之券尙存遂創籌度命工重刻爰首諮於堂長饒伯與甫臆契所懷議以允協且輟餐供餘錢以助迷囑其事於教官丁君邦而任其警校於洞學之善士邦侯侯

藏書志卷四

六

愛日精廬

斬趙公亦佐其費復幹旋木司所有以添給之志意既同始克有成適就置其板於書院庶幾藏之名山或免湮墜其經之營之亦甚艱矣然朱子所成三禮止二十餘秩而勉齋所續則又倍之厥後信齋楊君始刪其祭禮之繁複稍為明淨今喪禮則用勉齋所纂祭禮則用信齋所修且使六藝之廢缺者庶乎可備朱子平日之盛心庶乎可伸矣又聞朱子嘗考其因筆者定六篇以示講行之方旋以議禮為嫌遂竟焚去而獨有天子之禮尙存於集者可以槩見異時或欲有所取法則執此以往端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寶祐癸丑冬月南至後學金華王必端拜敬書

天高地下而禮行乎其中是禮也根於一心散諸三綱五常流行乎百千萬世人而無禮何以戴履於天地間蓋自伯夷之典不存周公之經制湮滅三千三百之儀名雖僅存而實則亡矣火德中天文明開運紫陽朱夫子以斯文自任憫五禮之度墮退自經筵極力編纂天理之節文人專之儀則禮分彪列昭如日星蓋欲覺天下而開人心也奈何三禮之藁甫就而兩楹之夢已形勉齊黃公信齋楊君糾成喪祭二誓而五禮之書始秩然而大備朱子垂教之盛心至是可無遺憾矣雖然不壽諸梓無以廣其傳朱子之心猶未白於天下後世也敬嚴王先生詳刑江左薄書獄訟之暇首以是書為急豈非以刑者輔治之法禮者

藏書志卷四

七

發日指

出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禮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
自知三復朱子之言此敬嚴所以拳拳而不容已一日胎
書囑曰儀禮一書文公平牛精力盡在於此雖喪祭二
禮成於門弟子之手然昔定於師友平日之講論昔板康
廬今歸秘府吾欲撥發供之餘補遺書之闕子其為我程
督之知雖晚學奚敢不力於是擇鄰國之通儒習技其舛
說命庠術之端士董正其工役始於癸丑之仲春成於甲
寅之季夏綱目詳備篇帙整明使一代鉅典復為藏山之
秘寶自非羽翼斯文惠顧後學心考亭不心者念不到此
昔昌黎韓公讀儀禮謂文王周公法制盡萃此書恨不得
進退揖遜於其間愚何幸獲觀文公之道教而無昌黎之

遺恨云是年閏月日日門人勉功郎南康軍軍學教授丁
期於拜敬書
貳卿久軒蔡先生曩持節江左嘗以俸餘二萬楮道白鹿
買田以助公養歷年久未遂敬嚴王公乃移刊三禮書鳴
呼禮之於人猶桑麻菽粟之為養日用飲食胡可頃刻廢
久軒買田之初心所以養其身也敬嚴刊書之盛心所以
養其心也章侍書堂適際成書庸誌頓末庶覽者知流之
源知葉之根云是歲重九日後學崑山謝章拜手謹書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末十行本

楊復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藏書志卷四

八

發日指

賈公彥儀禮疏序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元刊本
楊復撰 缺卷十四至末抄補楊氏自序後有崇化余
志安刊于勤有堂木印
朱子乞修三禮奏劄
自序
儀禮要義五十卷舊抄本
魏了翁撰
經禮補遺九卷舊抄本
汪克寬撰
自序序洪武二年

自序

儀禮疑義五十卷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其說謂儀禮十七篇多天子諸侯雖大夫之禮非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也鄭賈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士禮故附會穿鑿往往有之又謂鄭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強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云云此疑義之所由作也漢儒說經具有師承非後學所可妄議然吳氏三禮之學實有根柢非淺見謾聞一知半解輕議先儒者可比且以經解經其精當處要亦有未可沒者是亦可云鄭賈之功臣矣

藏書志卷四

九

愛日精廬

班固藝文志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傳經家謂即今之儀禮故宋藝文志儀禮十七篇註亦謂高堂生所傳愚謂高堂生所傳當別有書非儀禮十七篇也按十七篇中士冠士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為七禮據曲禮士以羊豕則少牢亦士禮鄭元則以為大夫禮鄉飲鄉射亦鄭元謂之士禮昏禮士字亦元自增入他如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雖元亦不能強謂之士禮喪禮自天子至於庶人尤為最著則十七篇不特士禮故以士禮統之不知此非朱子之言蓋門人傳記之誤據前漢志載高堂生傳禮在漢初孝宣時后蒼故明戴德戴勝其弟子據三禮目錄謂士冠第一始於二戴則傳禮時士冠未為經首安得

取士字以統十七篇楊慈湖石魚偶記謂高堂生所傳十

七篇為士禮今儀禮多天子諸侯則大夫之禮不當以十七篇數偶同而妄意之其說是也愚謂儀禮并非十七篇蓋既夕當與士喪禮合有司徹當與少牢禮合故劉向第以上下篇名之則儀禮又止十有五篇或士冠士相見諸士禮傳自高堂生其聘禮諸篇則又在古經中後人取之以足十七篇之數若以此經為高堂生所傳士禮斷不敢信也鄭元賈公彥惑於漢志多曲折以求合於士禮傳會穿鑿往往有之且二禮皆殘闕之書而儀禮尤甚如聘禮喪服於十七篇為最詳而聘禮言勞不言積喪服有族昆弟服無高祖服詳者尚略略者更何論焉又如大射之小

藏書志卷四

十

愛日精廬

卿士喪之負依鄉射之奏騶虞及覲禮諸說或禮不經見或常制不符人多疑之又况作經者本有互文詳畧不同之處非拘文牽義者所得與韓昌黎謂儀禮難讀余謂解之更難於讀鄭賈不知解又不能悉心以觀理據理以正經又時以成見強求其合故其說多可疑顧則禮註疏有宋以來人多以為疑儀禮註疏疑者獨少謂其累經者細耳然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何以澄王化之原士非孤子自主昏冠何以協家有嚴君之義祖禰為一廟之祀宗居易夫人之□□何以正祭法而挽王迹他如衣冠尊俎陳設面位之屬舍古法而自為之說者又其淺矣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可略而不講哉按儀禮之學授經圖所載不下

百十家至朱子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黃勉齋又續以二十九卷可謂集大成矣後學小儒何容置喙但懼疑義未剖經學益踈謹合新故疑義存之得五十卷非云羽儀在茲蓋庶幾大雅之教云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五月仁和吳廷華識

右儀禮

蔡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 影寫宋刊本

朱子撰門人秦溪楊復附注後學復軒劉垓孫增注

朱子序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文淵閣傳抄本

車坊撰 原九卷今佚末兩卷

藏書志卷四

十一

發日精覽

牟楷序 至元後已刪

垓子瑤跋 至元後成實

垓從子繼賢跋 同上

張復跋 至元後成實

右儀禮附錄

禮記月令一卷 宋本 漢古制禮書

鄭康成注 蓋宋刊禮記第五卷也中非經漢始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辨為萍按鄭注萍萍也釋文萍步丁反水上萍則經文非萍明甚此本作萍與惠氏校宋本合注古者上公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公為合疑謂迫地刺草也十行本及閩監毛本俱誤地為也仲秋命庶

民畢入於室十行本闕本脫仲秋命庶四字監毛本命庶誤農隙此本俱與惠氏按宋本合足訂今本之誤又如經乃命虞人入山行木 陳氏集說本無乃字 命司徒循行積聚 陳氏集說本無 有司均與石經考文提要所引南宋巾箱本合其為宋本無疑後有婺州義烏蘇翁蔣宅崇知齋刊木印首頁有子晉印記又有題識云曲禮上曲禮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月令自一卷至五卷計六篇蓋毛氏所藏之卷帙也今又失五之四古物日少為惋惜者久之

月令解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張處撰

進月令解表曰臣處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風參於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矧隔萬務之繁欲極

藏書志卷四

十二

發日精覽

羣書之博惟探尋於要領庶願受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彙刊之條歲盡一周榮若循環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爲經漢相奏之因嘗表宋唐宗定此亦就刊刪雖號鈞深於斯文未知區別於今序易若以孟仲季析爲參者之期於朔望茲占作且昏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鏡情又何如凡饜飫使自得之非審知孰能與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存兢業學務雍熙藝圃覽游澹若觀書之樂經緯訪問淵平嗜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爲因此首暄之人獻取請備其集之典釐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木會元枵隨所舍

而改中夾鍾中大簇視其律以更據往知今自我作古最
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茲而出執而論歷殊史家
黑白之分寫以爲圖笑巧匠丹青之象其月令解十二卷
繕寫成十二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謹言

奏月令解劄子曰臣昨者叨侍經筵適講月令秋之三月
嘗與侍讀鍾震言欲待月令終篇以十二月分爲十二卷
書之納於禁中時當此月陛下則以此月一卷觀覽凡一
月之中陰陽消長之運星辰出入之躔氣序之遷改景物
之移易與夫園林草木之華盛鳥獸魚蟲之生育田舍耕
耘之節婦子蠶桑之期歷歷具載使置之座側又切於崔

藏書志卷四

七

愛日精廬

實之政論道之几案何減乎魏徵之諫疏其於贊化爲益
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
觀故書心能記舊事於是以前三月已成之說上接乎春
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爲之解釋通前爲十二卷陛下或許
以投進即當涓日備錄裝褱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
月進於御前陛下展卷時時玩之或謂智本天賜聰木天
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爲不知此非爲記開
設也惟致於宮中無事閒暇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
修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
庶得自警訓陛下守此則可以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
天地之宜豈謂修養之術哉臣不勝倦倦

禮記燕言三十六卷 明正德刊本

臨川吳文正公澄纂言

王守仁刊板序 正德庚辰

自序

魏校後序 正德庚辰

吳尚跋 元嘉甲戌

續禮記集說一百卷 抄本

國朝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世駿乾隆間與修三禮凡宋元

說禮之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悉皆錄出又附益以黃氏

日抄吳氏纂言陳氏集說及說禮之附見他書者哀而錄

之以續衛氏之書務取其說之別具新義不襲陳言者上

藏書志卷四

十四

愛日精廬

淵漢魏下迄

國朝所採凡一百八十餘家合衛氏書讀之亦可云禮經之

淵海矣

自序曰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

澹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

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

多卓然放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

修三禮館更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

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

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

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

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郊社封禪之類
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
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緩庸腐
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
可以齒一巖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檢
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為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
林王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略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
如黃東發日抄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
如吳草廬篇言變亂篇次妄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
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始
存其說為迂儒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刻深之習宋

藏書志卷四

五

愛日精廬

元以後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
登然喜矣

國朝文教單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為傑出
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纂者丹
陽姜孝廉上均宜與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廷華皆有
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於勝國諸儒遠矣書成比於衛氏
誠三分之一不施論斷仍循例也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 抄本

鄭氏注賈公彥疏

國朝吳廷華存疑 禮例與周禮儀禮同抗大宗榕城詩話
日廷華去職僑居蕭寺穿穴賈孔著三禮疑義數十卷伏

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三禮疑義今未之見則傳本之稀可知
此本從錢塘何氏藏本傳錄與續禮記集說俱屬僅見之
書故並著於錄云

右禮記

大戴禮記十三卷 舊抄本

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鄭元祐序 至正甲午

韓元吉序 推黑乙未

右禮記附錄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元月本

藏書志卷四

六

愛日精廬

左宜義郎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進

進禮書表

自序

右通禮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

經部

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 唐金壇段氏叔本撰元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序

後序

中賓 中字宋本甚模糊或 明蒙異恩分闈浙左仰體聖天

子崇尚經學之意惟恐弗稱訪諸僚吏聞給事中汪公

之為節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參以閩蜀諸

本存其屢及里居之彥相與校習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較

之小有訛謬無不訂正以故此書純全獨冠他本不憚廣

費為工集亭方殷而遠去今檢正俞公以提點刊試兼兼

府事亦嘗加意是書未畢而又去中賓竊惟春秋一經褒

善貶惡正名定分萬世之權衡也筆削淵奧雖未易測知

然而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

為一書則得失咸衷之迹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

具見比前大雅志其後者事可已乎遂卒成之請經正

義引於卷首蓋以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三為一而子相理

有禱後學有裨教化遂為東州盛事昔熙豐大臣疑是經

非聖哲之書不列於學官識者痛之中興以來抑邪說尊

聖經乃復大顯以至於今世道所關不可以無述也於是

聖經乃復大顯以至於今世道所關不可以無述也於是

平書慶元庚申二月既望吳興沈中賓謹題

杜氏後序并淳化元年勅授官姓名及慶元庚申吳興沈

中賓重刻題跋一篇依宋本抄補於後 戊子三月借得

朱君文游滋蘭堂藏本及石經詳細手校凡宋本有疑誤

者悉書於本字之旁經傳文兼從石經增正一二七月三

十日按畢治泉樹華記

南宋翻刻北宋本無陸氏音義復以釋文并借得金樞亭

惠松崖兩先生從南宋本手校者互勘一過八月廿五日

此宋活化庚寅官本慶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處此

本盡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於此者也為滋蘭堂

朱文文游物陳君芳林於乾隆戊子借校一部陳君既沒

藏書志卷五

嘉慶壬戌予借諸令嗣命長孫美中細意臨校次子駮倅

而終之吾父有左傳之癖此本當同吾父手寫本子孫承

遺寶愛文游名矣藏書最精今皆散左傳今在欽金修撰

輔之家芳林著春秋內外傳考證宋庠補音考證東原師

甚重之癸亥五月段玉裁記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隋何氏叔本撰元本

灑何休學 後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余仁仲刊於家

塾一行上方臨惠氏評閱語

序

卷三後題識云借蜀本大字按此三卷鄂州州學官書最

為精善惜無單疏本按疏文脫誤也康熙五十六年冬十

月望日小山何焯記

康熙丁酉冬假同門李廣文乘成所買宋槧官本手技再令張翼庭倪穎仲各技一過今以其手技本相勘猶有漏落三人僅敵一手何乘成之心如絲髮也書以識愧已亥初夏何仲友

蜀本技經注三卷

元板校疏

宋槧官本技經注全

唐石經技經

惠松崖評閱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歸惠氏技末余仁仲本

藏書志卷五

三

漢日精

范甯集解 卷末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及國學進士余仁仲劉子庚陳幾張甫奉議郎答書武安軍節度判官滕公事陳應行等銜名五行又余氏萬卷堂藏書記本印上方臨縣氏李氏許開語文公以前據南監本技序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下題識曰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川南監本逐字比技訖又以建安余氏萬卷堂集解殘本章丘李氏較疏殘鈔本手技復用石經參校經傳語謬都淨注疏中亦十去其五獨惜余氏本宜公以前鈔本文公以上俱缺無從取正耳康熙丁酉初夏何仲子記無名氏題識曰自七卷至末經傳本惠松崖先生技過余

照惠本臨出而宋本亦藏余家又細心校對一一注出庶可無遺恨矣

宋刊穀梁余仁仲本大字廿二行十九字注雙行每行廿七字 釋本

建安余氏萬卷堂本集解技注 宣公元年是

章丘李氏穀梁疏校疏 文公元年是

南監本

唐石經技經

惠半農閱 棟參

春秋穀梁疏殘本七卷 抄本

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 原十二卷今佚一至五五

藏書志卷五

四

漢日精

卷單疏本自儀禮外惟穀梁爾雅尚有傳本為楊氏邢氏原書爾雅疏未之見是書則從李中麓藏本轉輾傳寫者闕文誤字雖亦不少以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不取據注疏本應改也中有遠勝今本而校勘記未載者略疏一二於後襄六年齊侯滅萊云云當在十有二月齊侯滅萊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閔本與莒人滅緄疏并作一段襄二十七年傳繼約邯鄲云云當在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傳繼約邯鄲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閔本與衛殺其大夫甯喜疏并作一段此可正注疏本分隸之誤也文三年死而墜地閔本地作者案上云彘死而墜於地下云彘飛在上墜地死則地字較長宜人年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 句卒事而

聞之者廢釋闕本去樂下多卒事至三字成二年但傳以此戰不詳闕本詐作許案上云豈使詐戰則詐字較長三年注迫近至諡也闕本作迫近至稱諡案注云迫近言親謂也桓僖遠祖則稱諡楊所見本或有也字故云至諡也五年又別一案又別一者別例一也范氏出女例三別例一故云又別一闕本一作引誤十五年不與大夫之持伯權也闕本持作得義雖兩通持字較長昭二十三年傳於無嫌之義闕本傳字脫案疏云孔子書經游夏為傳經於不疑之中而齊生疑傳於無嫌之義而巧出嫌則傳字似不可少定元年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案得謂得兩也闕本得作益誤哀十二年夫人薨者十闕本十下有而書葬者

藏書志卷五

五

愛日精廬

十五字入者並書葬案夫人薨者十隱公夫人昭公夫人不書葬則葬葬者止八闕本八作十誤此可正注疏本字句之誤也至若文元年春秋內魯闕本內作向二年著裕嘗者謂之大事闕本之作以八年歸其宗廟闕本歸作掃八年有二種之意也闕本二作可成十年衛侯之弟專為罪兄稱弟闕本衛侯作侯伯弟作尊十六年如公羊晝日為冥闕本晝作晝昭二十六年言外者據內生名闕本內作丙哀四年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闕本書作葬此則筆費之誤尤顯然者也中遇貞字俱作眞蓋避宋諱志作至如作而至作致蓋古字通用何作可蓋宋本殘缺影寫者就半字寫之蓋其慎也是書於傳注不錄全文止標起訖

綜其體例大要有三或標某某至某某或標某某云云或竟標傳注全文一二句注疏本欲歸一例俱改作某某至某某釋曰二字或有或無傳注則一一標出注疏本傳注二字大半刪去而每段俱增釋曰冠之非單疏本尚存原書而目無從復識是固當與儀禮疏同為希世之珍也

春秋啖述二先生集傳纂例十卷 舊抄本

陸淳纂

新刊標注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三十卷 舊抄本

王當撰直學省元會基之學論省元正開之同校正

春秋五禮例宗十卷 舊抄本

齊川張大亨集 闕卷四卷五卷六三卷

藏書志卷五

六

愛日精廬

自序曰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為條編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陸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陸賡之餘別為纂例其所條別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於清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為數門者非持釜失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趨聖經大旨支離失真送駘後生莫此為甚蓋人之美惡大小萬殊聖人因其實而教之以名豈顯拘於繩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

於斯乃輯本文 通其乘外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何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子言之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序

春秋詳二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舊抄本

呂祖謙撰 不分卷自周至論議凡十九門官制分子

目九日周曰魯曰晉曰楚曰齊曰宋曰鄭曰衛附諸小國

日家臣論議分子曰七曰典禮曰兵曰土功曰荒政曰火

政日諸侯政事日名臣議論每門俱前列左傳而以國語

藏書志卷五

七

後日精讀

其後首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者以魯紀年而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雜採尙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良佐之說以爲一書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之佚久矣其本首尾完整洵稱奇秘惟不分卷數與陳氏等所載不符或傳寫者合併歟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類內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 春秋末義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淵閣傳抄本

胡元質撰

左氏摘奇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胡元質撰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錄木於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乾道癸巳元日吳郡胡元質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氏摘奇十二卷給事中吳郡胡元質

長文撰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 抄本

程公說撰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爲史者咸

藏書志卷五

木

後日精讀

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替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邪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時若分職以訓專爲周官此則入書之端緒也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非吞異聞之規摹然事維而志繁義藎而詞博非曾臆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析異合同疑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實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贊焉先公異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

較後三十餘載書既藏秘府若弟季與自願臺薇首作牧
宜春錢而廣之以序見賜於是從君之子子午取全書繕
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
二傳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晉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
有三其於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
是非自辨封建廣狹閏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礙
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猶記遺言
吾書始周終肅護氏金源自出臣子可忘嗚呼夫子春秋
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
與文君既殫精思矣其於義也不惟□之抑又身之自唐
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已見與此

藏書志卷五

九

愛日精廬

事而探聖心所德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此曰必將得吾
改是君名公說籍叙宣化故口徒云淳祐三年夏四月乙
卯南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書之以疑小事簡牘而已春秋晉史也仲尼加
筆削爲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
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齊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烏乎
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當本

之周易爲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
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
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
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
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
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訟事以求經不
爲無取然或謂艷而富其失也詎公穀二傳解經多而叙
事畧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論文而違
理當竊病之輒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
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稍且
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

藏書志卷五

十

愛日精廬

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
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
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
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
記所爲作也尙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
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先兄伯剛自童卯至強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
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沒其元首言之可爲楚槍猶幸先
一年而分記書脫裝持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
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叩教
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

鈎簞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大人一日閱所坐蒲
團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
手答曰學不可以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
人及吾母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
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
習博雜兄責之甚厲悉繼名弟偶以組緒登覽見知於當
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人之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變
與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
備塵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口
口思職牧宜春六閱月網條粗整因有餘力刻梓公帑廣
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願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

藏書志卷五

十一

後日補遺

公劉文節公游忠公劉清惠公賈諱字文公皆深知之而
鄧元卿薛中章宋正仲李德季馮公輔程元甫李賈之張
義立與今秀嚴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
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加賞而敬愛之厚
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傅公在剴訐嗣音之間闊適有故吏
上謁取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
學於春秋為專門然每與仲遜兄揚推今古所著金石刻
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
悲也已宇文公正女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
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在天假之年其
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陝乃盡以兄遺

文篋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木留京邑
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使之埋晦無傳可
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
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為
序及知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
奚極凡風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取友之端具
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
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治祐
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
州事借紫程公許序

春秋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藏書志卷五

十一

後日補遺

戴溪撰

春秋集傳十九卷附綱領

抄本

張洽集傳 是書經義考注佚諸家書目亦絕少考錄
者伏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集注遺本僅存集傳則佚之久矣今讀
其書統會羣言拮擊偽辨尊王黜霸大義凜然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以
成一家之書其采集眾說以一家為主而以諸家之說可
互相證明者附注於下所採自三傳外於晉唐則杜預陸
助趙匡陸績於宋則二孫覺二劉敞伊川程氏顧襄陵許
氏翰武夷胡氏安之說居多餘若晉范氏唐孔氏宋

蘇氏讀 呂氏中 胡氏宣 以及王氏石氏任氏景氏范氏名

未則偶一採取不及杜陵諸家之備也洽亦間附已說如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謂周人改月見於書傳坦然甚明

但當時兼存夏正故經傳之間互見迭出深以胡氏夏時

冠周月之說為非辨析至詳附注幾及千言皆集注所未

及是固當與集注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原本二十六卷

今佚卷十八至二十卷二十三至末凡七卷繳省投進狀

後有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於臨江路學兩行

張洽繳省投進狀

洽會孫庭堅綱領後跋曰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

祐甲寅承命校正遂以此請李廣文併刊方為全書諸費

皆廣文自為規畫不申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第集

注沿革未刊庭堅繼今圖之百拜謹識

春秋說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自序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元月本 曝書亭藏書

林堯叟注 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

是書遂晦此本猶是林氏原書首卷有朱彝尊錫鬯商書

房舊詩官兩印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傳抄本

吳澄學

自序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程端學撰

春秋識義十二卷 抄本

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識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

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云云此本後三卷完善無闕可貴

也

千文傳序 至正十年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廬陵進士李廉斬 自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書

府重刊木印

自序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春秋識餘十六卷 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終

愛日精義書志卷六

經部

孝經類

孝經述注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明項霽撰

欽維聖明天子應天啟運鑿造區寓薄海內外靡不臣順
首建宗廟報本追遠蓋將以孝治天下為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嗚呼盛哉於是內設臺憲以振風紀外置察司以
糾奸慝法至密矣江西為大藩府物盛人眾獄訟繁滋彰
善擯惡樹之風聲非學有經術廉慎明察者不足以與茲
選已酉冬乃命安君智來為憲副項君霽郭君永錫共會

藏書志卷六

愛日精義

意事受命陛辭玉音懇惻其所付任不亦重乎安君舊歷
顯仕有學有猷郭君由神童擢科第累任繁劇項君家世
業備隱居十有餘載克承父志著書立言其經濟之資蓋
可想見矣余以盲病告老寓洪三君之來也適不鄙而枉
顧焉耳其言挹其氣雍容端重意藹如也他日憲從事劉
君鼎承憲副之意而致辭曰項君之述作固多難以悉舉
今姑取其集書內孝經註一篇將廣其傳蓋樂其有關於
治道也敢祈一言以冠之余不得辭乃為之言曰孝百行
之原行仁之本也德修於身教成家國而化行乎天下此
自然之理也故夫子稱舜為大孝而武王周公為天下之
達孝然則帝王之治孰有加于孝乎漢文置孝經博士幾

致刑措唐太宗以孝弟設科而死囚歸獄氣象雖殊理一
而已後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民之犯法也非出於不知
則出於不幸不揣其本一切以法繩之刑政日紊民乃不
堪是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近草廣吳公以孝經分

經傳正說闕為是書之旨察然明白今項君又為之註正
與吳公互相發明其亦可謂勤已君以觀風行部所以發
其所用之學迨將信而有徵安君又將鈔梓以播之使江
西之民家有是書人有是德悖慢之俗除禮樂之習與所
謂振風紀者將於是在由是推之天下四海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則堯舜三代之治必將權輿於此其於聖天子
孝治天下之心顧不應歟昭既嘉項君學術之正復嘉憲

藏書志卷六

愛日精義

副公與人為善之美於是乎警前提刑按察司副使臨川
黃昭序
項君自識曰此書孔子傳道與曾子木杏初言孝之綱領
始終及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中復次第申言以紬
繹其義末言臣子及天下之通孝以終焉曾子門人記錄
尊之曰經凡十有八章舊本頗有錯簡今從古文更加次
弟訂正畧為訓詁以便初學

五經總義類

經典釋文殘本一卷 宋刊本 元崇文閣官書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
明撰 存春秋左氏音義之六一卷蓋全書之卷第二十

也釋文自宋葉本葉氏影宋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抱經堂
盧氏兩本宋本謬誤觸目皆是徐盧兩家誠有撲塵掃葉
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誤而今本妄改者如昭公傳二十八
年嬖姬注云又本作麗獻公伐嬖戎所得蓋陸氏所據本
從女故標嬖姬因見別本有作麗者故注云本又作麗然
不敢改所據之本故仍云嬖戎此漢人謹守師承之遺習
也徐氏本誤嬖戎爲嬖戎盧氏本同并據檀弓所載釋文
于本又作麗下添入亦作嬖三字不知此乃禮記之釋文
非左傳之釋文也陸氏所據禮記本作嬖與左傳同故亦
標嬖姬別本有作麗者有作嬖者故一一注明至其所見
左氏則止有從女不從女之別並未見有從馬之嬖字也

藏書志卷六

十一

愛日精廬

且左傳所載釋文並無亦作嬖三字嬖戎亦不誤不過誤
嬖姬爲嬖姬耳盧氏何不一審之豈禮記所載之釋文可
據而左傳所載之釋文轉不足據耶然此猶有檀弓可據
也如定公傳二年敲注云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
擊頭也字林誤作夫同又一日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卑反訓
此敲云橫撞也又或作茅或作刺口交反徐本誤說文作
敲之敲爲敲誤橫撞之撞爲撞餘與宋本同案說文及部
敲字訓擊頭文部敲字訓橫撞則敲敲二字不得混而一
之矣又案左傳所載釋文說文作敲敲亦誤敲訓此敲云
此作從似長或作茅或作刺盧本改作或作擊或作搞案
盧氏考證云注疏本又或作擊或作搞作又作茅或作刺

大謬是則竟若釋文本作擊搞注疏本誤作茅刺也刺說
文訓擊與敲字同義茅或是矛字訓之大謬亦似過當夫
宋葉既存葉氏影宋本即從此出注疏本及徐氏本又與
宋本同則盧氏所見更無別本矣考證云云果何說也得
毋致後學無微不信之疑歟又如哀公傳六年夏書注云
書無帥彼五常一句案論衡曰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
則五常不誤傳十七年平公敬案史記齊世家作驚索隱
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宋淳熙本左傳亦作敬則敬字不
誤又勛也案十行本左傳作也則也字不誤徐本改五常
爲天常平公敬爲平公勛也爲勛地盧本俱因之是則
據今本之傳注改陸氏當日之傳注也得毋如臧君所云

藏書志卷六

四

愛日精廬

失漢唐舊書之真贋至若昭公經三十一年童工微本童
作重盧因之案檀弓與其鄰重汪躋往注重當爲童是童
重一字也定公傳元年駕鸞徐本駕作駕盧因之案說文
無駕字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注駕宜
爲駕鳥駕即駕可知傳四年祝佗大祝且夫祝徐本祝俱
作祝盧因之案祝祝古字通爾雅釋木釋文祝章木反本
今作祝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報誓祝圍此以祝
爲祝也北魏孝文帝弔比干碑曰捐祝融而求鳥兮此以
祝爲祝也哀公傳十一年縣役注云本或作僭徐本僭作
僭盧因之案禮記王制注不給其僭役釋文木又作僭則
僭僭兩字本通又梁棧注云棧以梁米爲之徐本梁作梁

盧因之案素問曰今禁高粱注梁米也又曰高粱之變注
 梁梁也則梁本通梁傳十四年橋命盧木橋作橋案荀子
 曰橋飾其性情注橋與矯通漢書儒林傳橋庇子康史記
 孔子弟子傳作矯此橋矯通之證也傳二十六年或靈徐
 本或作惑盧因之案或古惑字論語崇德辨惑釋文惑本
 作或則或即惑字不必定作惑也古人假借通用之字今
 人已不盡可知茲乃并其可知者而悉去之則古字之僅
 存者不幾於掃地盡歟以上諸條皆可訂正今本而或跋
 所未及故畧言之卷末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
 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元史仁宗紀曰
 崇文閣于國子監明大學志曰崇文閣元初有之
 月春則參修錄曰國子監崇文閣之崇文閣也 又有

藏書志卷六

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經兩印蓋元代官書後歸汲古閣者
 臧氏手跋曰右毛子晉所藏宋雕釋文左氏一卷借自明
 經長洲顧安道家雖斷圭殘璧然益足寶貴近通志堂徐
 氏板出於葉林宗借絳雲樓藏本影寫余新見葉本知徐
 本之妄改者甚多猶覺葉本亦有誤恨不及見絳雲樓真
 面目而此卷當即與錢本同今取以勘葉本既皆印合并
 多原板不誤而影寫誤者如定十四年橋李橋字作惟下
 門此漢魏以來俗體故陸云依說文從木言當作構為正
 也而葉徐本俱大書構字則陸語為贅矣哀八年水茲音
 元本亦作滋子縣反因正作茲或作茲故陸氏隨字為音
 說文元部云茲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德

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又合
 因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遂作茲字徐氏覺其難通也
 反改正文水茲作水滋非特失漢唐舊書之真且乖陸氏
 之音矣幸獲此本正之每葉魚尾上有字數大若干小若
 干卷末有總數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蓋亦六朝唐宋相傳
 按勘款式而此卷總數葉抄遺落故徐本亦闕至魚尾之
 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度失其舊矣惟
 魚尾下盡載全目則非式也以第一卷但題文一二字例
 之則此卷當題文二十三字而世人或以為煩悉不足較
 或反以全載為是或病余之泥古試質之明經其與余見
 合否也乾隆癸丑季秋臧輔堂跋

藏書志卷六

九經疑難殘本四卷 後生堂抄本
 焦陽張文伯正夫編 原十卷今存目錄一卷總序周
 易尚書毛詩四卷闕禮記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孟子六卷
 通鑑辨誤八引張文伯曰云云未知即著是書者否所採
 自正義外如葆光易解鄭氏周易疑難圖林欽四詩考異
 明疑錄等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畧見崖畧中如說君爽序
 召公不說曰召公之不悅者非為用公也自有其所不悅也
 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則召公之年
 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
 重之寄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封
 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

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此君爽之書所爲作也其說實先備所未及是亦可云有裨經義矣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自序

目錄卷八春秋後自識曰紹興甲子朝廷兼經先君解堂用春秋連取首選見有春秋王霸辨微板行一經義例顯然在目與我同志者欲收此書幸乞示教樵陽張文伯書最氏手跋曰宋張正夫九經疑難十卷竹垞先生經義存亡考云未見祇載其自序一篇按正夫名文伯經義考作伯文恐誤辛亥孟冬不佞游武林得是本於書坊僅首四卷乃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不佞近尋魏鶴山所著儀禮

藏書志卷六

七

愛日精廬

要義宋槧本於武林汪氏與此書皆竹垞未及見之書也惜生不與同時不得與竹垞共欣賞耳嚴元照書

六經圖書謄稿六卷 舊抄本

黃仲元撰 板心有緒佛齋藏本五字

四如先生事述 番禺吳源撰

仲元九世孫文炳跋 嘉靖丙午

四書類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堂舊抄本 述古堂藏書

在晏集解 中遇吾字俱缺首筆語字亦然豈避日本諱耶每卷終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末有界浦道前居士重新命工鐫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兩行又有學

古神德措法日下 錄二字上一字似是法字 書一行學古神德當是日

本人名措法未詳日下即日本唐元宗送日本使 日本高僧傳曰

天平勝寶四年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至長安元宗觀使者思措有異乃號日本爲禮儀君子國命圖清河觀納于

歸陽詩 曰日下非殊俗是也 見全唐詩通 日下下二字疑是

寫此書者姓名紙質破損不可辨矣正平係日本僭竊之

號詳翁氏海村跋不更贅海外古籍世不多有矧述古舊

藏敏求記詔爲書庫中奇本者更二百年轉易數主仍歸

吾邑且獲考其源流正其外誤是亦邑中一嘉話也翰墨

因緣良非偶然吾子孫其世寶之卷首卷末俱有虞山錢

曾遵王藏書印記

何晏叙

藏書志卷六

八

愛日精廬

黃氏手跋曰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有高麗本此見諸讀書

敏求記者也記云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

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似遵于之

言甚的矣其實不然余向於京師遇朝鮮使臣詢以此書

并述行間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警余尙未之信頃獲交

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鏡補舉正平年號問之海村云其

年號正平實係日本年號並非日本國王之號是其出吉

野僭竊其國號曰南朝見日本年號箋據此則書出日本

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爲高麗鈔本耳

是書向藏碧風坊顧氏余曾見之後歸城西小讀書堆今

復散出因亦以重價購得展讀一過信如遵王所云筆畫

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不啻雙一珍珠船也原有
查二瞻詩一紙僅黏附卷端茲命工重裝入册記其類未
如此已卯中秋五日不烈識

翁氏手跋曰己卯初夏郡城黃堯圃先生出示舊鈔何晏
論語集解華費奇古紙色亦古香可愛此書平曾於錢道
王讀書敏求記中見其目云遼海道蕭公監軍朝鮮時所
得予以重價購之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者末云正平
甲辰五月吉日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乎以高麗史
海東諸國記考之俱無此號後見日本年號箋知正平乃
日本割據之年號也按日本九十六世光嚴天皇丙子延
元元年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

叢書志卷六

段日精

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五十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
自稱後村上院天皇甲辰是正平十九年當日本九十九
世後光嚴天皇貞治三年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
夫海外之書原本寫本所見亦有數種雖格式各國不同
若行間有注字則惟日本所獨也朱竹垞跋之妻鏡所謂
點後訓於旁譯之不易是也則此書斷為日本所寫無
疑不僅紀年之符合也平曾有日本著書自然所見不得
十一近日宋槧及宋元舊寫本日少一日此書實繁傳寫
况又來自海外正遵王所云書庫中奇本而平亦得共賞
其奇幸甚幸甚翁廣平識

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八經論語全解義十卷

舊抄本

因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自序

孟子傳二十九卷 文淵閣傳抄本

張九成撰 原三十卷今佚末一卷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余九文撰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真儒也冠履履方孰不
為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
而後信於人目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
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
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

叢書志卷六

段日精

孔子術儲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唱天下以仁義
聖人之道使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斯道將晦七篇之
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
其舍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為無真儒無公
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
以性為惡以禮為偽與哉其所為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
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秦伯
鄭君叔友皆一時名儒意其交情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
公則疑而不敢非秦伯非之而近於証叔友証之而遠乎
馬夫溫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之彼二君子昧
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議請不郵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証

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罵者殆猶煙霧翳與時焉蔽之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泯於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讎而辨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辨係有道者就而正焉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續辨序曰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勲業之卑歟何為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應之所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為而明又况常語折衷之文感行於世陳次

藏書志卷六

十一

愛日精廬

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于各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為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為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刪孟冕說之誣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為尊孟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

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袁市撰

讀四書叢說八卷 舊抄本

東陽許謙撰 案元史本傳載謙四書叢說二十卷蓋本黃潛所撰墓誌銘也經義考云未見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四書叢說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

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蓋世已久不見全書矣是本凡大學一卷論語三卷中庸孟子各二卷合八卷首尾完整並無闕佚洵希有之書也惟與元史二十卷之數

藏書志卷六

十二

愛日精廬

不符或經後人合并歟

吳師道序

讀四書叢說殘本六卷 元刊本

東陽許謙撰 是本係元稟刻印本凡論語上下兩卷

中庸孟子各二卷闕大學一卷論語中一卷

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舊抄本

臨江蕭鑑編 凡四書互義五卷論語七卷大學中庸

各二卷孟子六卷注黃叢者鑑所自作注自修者則龍江

歐陽蒙所作也互義者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故曰互義

明洪武三年初行秋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

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與見日知錄蓋沿元代經疑舊制經疑者辨別疑似或闡義理或用考證非融會貫通迎刃而解者不能此互義所為作山所採凡朱子張宣公謝諤黃餘陳淳輔廣陳傅良陳孔碩蔡淵陳植真德秀葉味道蔡模一十三家大率以朱子之說為主而以己意貫穿之於四子書頗多發明勿以場屋之書而忽諸干頃堂傳是樓兩家書目俱著錄經義考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止載八卷殆未見足本歟

自序奉定甲子
昔發微述序曰吳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人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域彼

讀書志卷六

三

愛日齋

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嶺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開東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嗚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日不暇給于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為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厭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徵俸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為如為傑往往于季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妍傑之登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為疑類皆簡明較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遠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書貢於鄉既而以滿

字黜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廷祐丁巳中秋前三日長沙李存謹書

昔發微抄序曰余在渝蓋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叙言其續纂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真無窮物我真無間而為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為百世之師也月西其開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於上下四方爾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在苒歲華休惕世故

讀書志卷六

十四

愛日齋

自墮其身於空荒曉寤之域以至此幽閒無聊解君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為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為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
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君意之古而此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冷楮
李存謹書
樂頌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影寫宋月本
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

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
臣胡瑗奉聖旨撰 卷末有皇祐五年十月初三日奉聖
旨開板印造兩行

陳振孫跋

吳壽民跋 天歷二年

趙開美跋 萬曆二十九年

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 元至正刊本

因陳暘撰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校勘 缺
序目及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濟一文軌真宗懿文
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於

藏書志卷六

五

愛日精廬

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
大成山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
六經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
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暘道上體聖意作為禮
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為樂書二百卷
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
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
權檢遺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且以書抵
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權
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
樂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

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

昭兆不足為古瓊罕紀獻不足為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

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於先生序

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

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

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竟之雅引

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鍾天球之

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鶯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

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祀宋而損益可知矣

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為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

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禘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

藏書志卷六

六

愛日精廬

執編而嘆曰鏢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育而醫國者之玉
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
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
元庚申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尙書禮部近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敕中書省禮部
侍郎兼侍讀寶錄修撰趙挺之劄子奏臣聞六經之道禮
樂為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
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秘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
百卷貫穿載籍頗為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亦著
禮書講問古今制度曲盡元祐中嘗因臣寮薦舉崇朝廷
給筆札費工錄其書以付太常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既

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依禮道例特賜筆吏書工三五人寫錄圖書進獻如蒙聖覽以為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其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抄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

續書志卷六

七

愛日集

奉聖旨依奏內楷書許差三人費工一人須至公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牒

進書表曰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上文明六經之旨同歸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且必若稽於大猷固豈小臣所宜輕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襲而相沿文質從宜為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秦漢而陵逝樂謝夔龍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醫上下何幾更乖旋律之宮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為和奏或悅俗詞為雅音二變與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氣爽應欲召和於天

地其道無繇思譽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故稽度數以適正省文彩而趨則勿用夷以亂華罔俾哇而害雅息詠備好異之說歸大樂統同之和自然百獸舞庭符虞帝九成之奏四靈覽德顯周王六變之功恭惟皇帝陛下席奕世積累之基御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雨露威燭四夷之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萬物盛多將畢入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君子而後成與治同典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精博才昧變通龜勉父兄之舊義方寤寐聖賢之彝訓夷考治世之成法紹復先王之舊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益少閉孫敬之戶餘四十年廣擬公之書成二百卷人多險為傳辭世或指為經癡白

續書志卷六

六

愛日集

言皓首而不疑執意近臣之過採襲章制奏儀簡在於宸衷舉札暮須靡遺道於警說雖無俾於國論庶有紹於家聲私竊為榮居懸浮實敢擬倫於玉節甘並質於瓦甌仰

禮辭間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儻垂甲夜之觀一得不遺願贊太平之化臣所撰樂書并目錄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一百二册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陳賜上進
自序曰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其採術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然遠覽獨觀昭曠之道革去萬靈鼎新百度本之為禮樂

末之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典章
文物一何煥歟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序慨然有志禮
樂上副神考修禮文正雅樂正意既而就禮書一百五十
卷哲宗皇帝祇遜先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
議焉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
之極功一不可也此雖能給今昔上下數千載間殆及
成書亦已勤矣顧寤寐在樂而精力不逮也屬臣其勉成
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敬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未克有
成先帝擢真上庠陛下陞之文館積年於茲著成樂書二
百卷曲蒙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兄弟以
區區所聞得補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爲榮幸可勝道哉

黃書志卷六

九

愛日精廬

雖然纖埃不足以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資河海之深
亦不敢不盡心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三
才之道參和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冲氣運而
三宮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入音生焉二六
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數度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
過此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爲
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爲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爲本也故不
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况後世泯泯
莽莽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文本
未湮滅殆盡心達者體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後
世之士雖有論語亦不過出入先儒臆說而已是以聲音

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經不明也臣
之論載大致據經考傳尊聖人折諸儒追復治古而是正
之要括載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三部其書冠以經
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鄭也經義已明
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聲八音和矣然後發之
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於此
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循乎樂
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義天下以甯焉然則樂之時
用豈不大矣哉繇是觀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
清樂之靈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
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

黃書志卷六

十

愛日精廬

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
黃鍾清焉是兩之也豈古人所爲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
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博會之說歟存
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闕之
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
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合刻禮樂書後序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吾夫
子刪詩定書之餘拳拳以贊禮樂爲務夏殷之禮類能言
之而以文獻不足徵爲可惜周之禮今用之則曰吾從周
及其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皆曰聖人約
魯史修春秋而不知筆削本旨所以推行周公之禮樂至

私改又不可不知者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郭璞注 邢昺疏 爾雅注疏無南宋十行本除北宋

單疏本外以此本為最古是本全書俱係元槧絕無明代

補刊者蓋元刊元印本也卷首有汲古閣西河季子之印

兩印

邢昺爾雅疏序

郭璞序

爾雅新義二十卷 抄本

陸氏佃撰 是書自出新裁類多創解即其釋爾雅二字之義已極奇闢其說曰萬物故有之自書能為爾正

藏書志卷七

愛日精廬

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以爾為爾故之
爾古人得無此解取名新義職此之由其中穿鑿者固多
而精確者亦不少如林之為君取庇之之義蕭之為大取
安之之義饑取義乎猶有可殺僅取名於僅可以食光耀
而上故祭星曰布眾多如雲故雲集曰雲有善祥隨此祥
之所以訓善也以罪見戮此戮之所以訓病也皆足補郭
注所未及至若釋木鹿木符婁注云木病偃癭腫本樂
光注釋樂小者謂之棧注云棧云淺矣本李巡注釋天東
風謂之谷風注云谷風生物之風本孫炎注釋宮四達謂
之衛注云交道四山本郭璞注釋訓子之子為孫注云子
又有子於是當遜矣則義本釋名釋宮九達謂之達注云

遠龜也似龜背故謂之達則義本說文江之為貢國之為

援此風俗通之說也訓父為矩訓姑為吝此白虎通之說

也祖者且也則木之檀弓子者孜也則本之廣雅積小以

大為丕則木之法言處獨之善曰練則本之中論精意以

享曰禮則本之禪君書注可以援人曰援則本之鄭氏詩

箋知其擇善而從所採不止荆公字說也陳振孫曰大率

不出王氏之學斯言過矣至其所據經文猶北宋善本足

以訂正今本者嚴跋叙之已詳不更贅

自序

爾雅新義宋陸佃著永樂大典不收自來藏書家絕不著

錄經義考云未見案陳氏書錄解題極口詆譏余意佃固

藏書志卷七

愛日精廬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其操埤雅雖多穿鑿要為博瞻
注釋爾雅應不大相違何至遂如陳氏之言乎予求此書
有年初聞徽州有之道遠莫能致後聞同邑丁小正教授
所云其會孫子適刻於嚴州者也家君以其罕見手錄一
本畀余五旬而畢命余校勘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
詭誕全篇之穿鑿荒謬難以言喻其注履帝武敏引武未
盡善注大者謂之棋引大舜有大焉何不經若是覺陳氏
所談玩物喪志未足蔽辜也佃又號通小學宜稍知識字
闕字从門經典釋文開成石經皆从門自是隋唐繆體佃
不無正其誤於闕恨也注反附會之日門內之事則竟以

爲从門矣螻蚓豎蚕蚕字从天从蟲他典切音義與蠶字
 迥別唐俗借作蠶字 廣韻蠶字注云俗作
 然固未有以蚕字解爾雅蠶字者佃注云蚕老而後眠是
 意以蚕爲蠶且不知蠶桑繭之文又是何物也通小學者
 固如是乎其所讀破句亦不少狄威棹黃棋郭不分句讀
 釋文廣韻以狄威棹爲句佃以棹字屬下讀棹者謂棹
 采薪佃以謂字爲句螻蚓豎蚕莫辨蠶螟虹蜺負勞各以
 四字爲句古無異讀佃以蚕屬莫辨爲句虹蜺蠶螟爲句
 昔由社稷絕無所本其注多引用荆公字說當元符中已
 禁用王氏新說而佃尙欲鼓其積波疑誤學者殊可恨也
 然則奚取乎此書而存之曰爾雅文字多譌毛晉所刻注

藏書志卷七

四

愛日精

疏本出多至不可枚舉此書乃北宋本經文多可是正俗
 本今悉疏之於左釋詁底底尼定曷遏止也與釋文石經
 合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後人妄疑是重文概改底字
 爲廢特言楷柱也楷从木旁說文楷訓柱砥玉篇楷柱也
 皆在木部釋文石經亦同近本誤从手說文玉篇手部無
 此字華皇也與楷文石經合近本倒其文作皇華也誤釋
 訓低低惕惕愛也說文低愛也从心氏聲巨支切玉篇低
 敬也亦愛也近本誤从氏說文無低字玉篇有之都音切
 問也音義與低別鑊煮之也鑊字从金近本誤連上獲字
 亦从水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李善注文選屢引皆同石
 經亦同後來誤作四時不知下有四時和謂之通正之文

不可混也釋地珣珣珣珣从于积首地积从木皆與釋文
 合近本誤作珣作軼釋丘當途梧丘邢氏疏云當道有正
 名梧丘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近本誤作堂途釋水河水
 清且蕭游蕭从蕭與釋文合近本誤从關釋艸孟狼尾與
 石經同近本孟譌孟澤烏蕪與釋文石經同郭注云則上
 蕪也近本竟作蕪則重文矣玉篇廣韻蕪字注云烏蕪草
 芋蕪母芋孫叔然音嗣釋文石經皆从字說文作芋麻母
 也从草子聲疾吏切玉篇芋與芋同廣韻芋字注正引此
 文近本誤从芋說文芋艸也从艸芋聲芳無切音義各別
 崇王女石經同近本王譌玉梓木攬葉含攬釋文石經皆
 从手近本譌从木又譌作攬案說文攬訓撈字狄威棹近

藏書志卷七

五

愛日精

木蕪譌廣韻撈字注引此文作蕪釋文石經亦同旡魚
 毒旡从元釋文同近本譌作旡遺味旡棗旡旁从木釋文
 石經同玉篇木部廣韻旡字注皆引此文近本誤从手蕪
 者對近本蕪譌旡釋文石經作蕪祝州木釋文石經祝皆
 从示近本誤从木釋文鳥鵲廉鵲近本廉譌廉釋文作廉云
 或作鵲鵲廉二字古通用廉不與眉通則知从麻者非矣
 鶯白鶯釋文石經同玉篇鳥部廣韻鶯字注引此文近本
 誤分爲兩字作揚鳥白鶯凡此皆宜據以正俗本之譌其
 他與今本異而亦有所本者釋詁勸助也勸作勸玉篇廣
 韻勸勸兩收皆訓助說文力部有勸無勸攬聚也攬从木
 釋文从手云或作攬釋言耄老也耄作耄耄義相近亦

可通袍襦也襦作繭釋文云或作繭繭廢也廢作糜釋文引字林云淖糜也則从鹿亦是勗也勗作勗與石經同廣韻勗亦作勗音義同玉篇字別義同赫兮烜兮烜从火與釋文石經同釋文云烜者光明宣著今竝作烜則从火者乃是正文釋天是襦是襦作類作詩木文作類詩釋文云或依說文作襦不云依爾雅是爾雅原作類可知矣釋州萃釋文作萃萍萍字同釋木味莖著石經同釋文作蔞云今作味座接慮李座从牙與釋文合釋畜一目自爾釋文从閉云或作爾短喙猗猗別本欲作猗猗猗字同以上數條異文皆有所本當備參考嗟乎俗刻滋蕪學者苦爾雅之難讀久矣是書之存也庸可廢乎故書跋於

藏書志卷七

大

愛日精廬

後以諗世之讀者俾究心焉苟或樂其新奇吾將頌尹和靜論蘇氏經說之言以告之嘉慶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仲冬之月廿四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書

翰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 影寫宋刊本

楊雄撰 是本即戴氏疏證所稱曹毅之木也卷十勝兄也注此音義所未詳各本此誤皆卷十一南楚之外謂之魃蟠注亦呼吒陌各木吒陌俱誤吒陌是二處似勝各本而戴校未及故表出之卷末有正德己巳夏五得曹毅之宋刻本手影一行又有丙辰九月在之補抄一行
李孟傳刊板序 慶元庚午
朱質跋 慶元庚午

黃氏手跋曰讀書敏求記載方言十三卷謂出於宋刻影鈔此正德己巳舊抄本也二卷吳有館姓之官秦有棧賊之臺俗本脫去秦有二字馮已著云并棧賊而吳之豈知今有據俗本以棧賊之臺入吳乘古迹補者讀書不讀古本其弊有如此者不烈識

釋名殘本四卷 宋刊本

劉熙字成國撰 原八卷今存一至四四卷

白序

右釋名八 改 卷館閣書目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撰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崇文總目云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 改 目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

藏書志卷七

七

愛日精廬

博雅十卷 舊抄本

張揖撰

上廣雅表

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著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遊揚帝諱更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證詳復帝歎賞之

右昭德晁先生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志紹興二十一年鼓版寶前丙辰書雲前五日吳山俞松題記
博雅十卷誠人間罕見之奇書今之儒士爾雅尚不能讀况博雅乎先祖中散之題跋先君從事之隸籤至子三世

得讀而識之尤不易得也子孫能保守而識猶家傳之寶耳鐘謹題

右廣雅十卷有主人袁飛則舊云在某家可跡因從求之凡半載僅十數往返皆莫致疑其吝也邇忽來昇繕錄整然徵白金五十星乃始釋去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弗校但今之學者崇尚輕鄙古文奇字實無用則此書非贅乎小齋初夏稍閒聊書以識所自云時在正德乙亥夏閏四月廿三日支硎山人手書

顧氏手跋曰此正德乙亥支硎山人跋本博雅載讀書敏求記中其標題曰博雅因是用曹憲注本故爾今自畢效致以來本意改復張揖書者似是而實非矣掛書尚在後

廣雅卷七

卷七

後日精

觀晁氏讀書志可見今本移於卷首亦非也他如釋詁官君也見廣韻二十六桓今誤為宮桓憂也與方言正同今誤為柏瓠好也今誤从贏字書無此字也觀視也引見集韻六脂今誤為觀良鞏也即方言良堅也今誤為良慎廣也引見集韻二十三錫今誤為限釋緩也釋集健也續色縫也今皆誤音為正文絕縫也引見集韻二十三禡今誤為組係胎止待立逗也說文止也今誤為過萊箴也今誤為策均擊也今誤為杓迄迹也見爾雅釋詁說文是部今誤為亢徐遲也即說文徐緩也今誤為徐釋言誰呵也見漢書志史記本紀今誤為譙釋訓躬躬引見集韻一東及一屋今誤不可識諱欺也見集韻十八隊及三十七

號今誤為詳釋器瑛瓶也今所誤不知所從謂之游余誤為薄鈺鐘也字在翰韻今誤从于臻笏也今誤為蔭釋

樂大護為蔭與止釋韻字例不一釋地陣海歷也引見集韻十九侯今誤為洋益不再通釋草郝輝丹葵也引見集覽今誤丹為也釋木掩權梓也引見集韻五步坡今誤从才橋柔也今誤為柔釋魚鱗鱗也今誤為鱗字書亦無此字其餘偏旁音切足資彙正者往往多有洵善本也支硎山人錢遵王謂借逸其名其然跋後則葉有與劉太守

札草藁自名曰拜會為河南巡撫王申成以戶侍歸案河南通志正德時有進其別墅曰東溪著東溪吟稿續稿求楊慎部莫似其亦不可勝著姑錄以存於明代事跡者

廣雅卷七

卷七

後日精

而訪馮嘉慶元年九月潤養願應賦書

右註訓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元刊本

包希魯撰 希魯字魯伯進賢人舉問該博探行高潔

門人受業者必先學博而後文藝垂著為之出新稱之曰忠文先生是書前有至庶之末自序序作存未賞一頁而畏天憫人之心居書皮若誌斗篇之中三致意焉若不求聞達屏絕私歡著粹然儒者遺書讀其序可以知其書且可以知其人也其書按五音韻譜例分四聲編次凡上平下平各二卷上聲四卷去聲卷末聲三卷釋位字云論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位者求之所當立故從人

立釋利字云天以美利利乎人莫大乎五穀禾五穀之總名也然必經久而後成其利也故從刀從禾其說皆極精核釋母字云春秋傳曰女德無極詩云女也不爽蓋爲女子者當不亂其德而戒無厭也故從女一者一其心而使不二也一者端純之義也惟執一而後能禁止其無厭之德而不爽也故從女從一有奸之者其說屏於理釋家字云家古文從家從众从三人聚處也蓋人之爲家必有父母夫婦子孫始可成家此所以從众也蓋众字與豕字相類皆以六筆成字後世傳寫之變釋王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土爲王其說雖與許君違異然皆有義可通足資參考至若釋從字而指事之義明釋離字而假借之

說文解字

十

愛日精廬

說著釋東字而補注之類類釋工字而會意之屬通知其究心於六書者深矣至其借字義以寓箴規若官則勵以比民恤下才則勉以論道經邦斥自暴自棄之不得爲人論記誦詞章之不可稱儒於俗字則諄諄乎移風易俗之原於仁字則兢兢乎天理人欲之分此又作者微意所在欲後人深思而默會者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曰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此本猶是元時舊槧子從李松門書坊中以廉值得之如獲奇珍瓊寶思欲據爲帳中秘矣適錢塘何夢華先生過予齋頭見之擊賞不置欲從子假錄副本予以希俾著述甚富見於補元史藝文志及萬姓統譜者今皆散佚無傳惟是書僅存茲既幸歸予手

若不公諸同好廣爲傳布則雖寶如珠璧什襲而藏於是書何裨於予又何裨且予喜藏書不能令子孫亦喜藏書聚散無常世守難必即使能守或童僕狼藉或水火告災一有不慎遂成斷種則子且爲包氏之罪人用倩善書者錄副以贈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寶愛是書也

上問適除兵燹既無文字可考復寡師友相資頓沛之際作輟非一離索孤陋謬誤實多然畏天命悲人窮亦希韓子之心者也苟使扶持世教者舉循聖賢之道則人極豈不立而人生豈不遂哉此余之深感乎是者也故其間多憤世之詞焉雖然其志則願人人之明乎此理而其勢則千萬人不能見信於一二以安於故習溺於所聞者眾又豈無微不尊者之所能變其膠固也哉矧生乎今之世而欲以古之道容可取及身之裁乎唯藏於家以貽子孫使習而察之庶行之而著乎慎無以求聞也有求聞之心則私欲也焉有私欲而可爲聖賢之學者乎至正乙未冬十一月廿長至包希魯序

藏書志卷七

十一

愛日精廬

汗簡七卷 馬氏已著手抄本

郭忠恕撰 此本爲吾邑馮氏已著手抄後有跋云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蕩村偶攜山西張孟恭本汗簡發與書之二十日而畢又云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耶年幾二百手跡如新觀跋所云有如左券是亦吾邑中一嘉話也其珍秘之哉

李建中題

自序

李直方後序 天禧二年

鄭思肖跋

馮氏手跋曰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為畧序目錄共七卷李公建中序為郭宗正忠恕所撰引用者七十一家亦云博矣崇禎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久置案頭未及抄錄今年乙酉避兵入鄉居於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人情鼎沸此編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架上偶攜此本便發與書之二十日而畢家人笑謂予曰世亂如此揮汗寫書近聞有焚書之令未知此一編者助得奈

藏書志卷七

七

藏書志

坑篋許應骸子亦自笑而已猶憶予家有舊抄張燕公集卷末識云吳元年南濠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耶但此書向無別本廢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謠謬未可意革李公序云趙字舊字下俱有臣忠恕字今趙字下尚存舊下則亡之矣確然知其非全本也既無善本可資是正而所引七十一家予所有者僅僅始一終亥本說文古老之及碧落碑而已又何從釘其謬認哉亦姑存其形侶耳又此書亦有不司余意處如丐字汙字泐字潤字俱從水今丐从丐汙从方泐星氏潤从鹵膾从口而入脊部都从邑而入谷部駮从馬而入史部朽从木而入朽部諸此之類不可枚舉大

抵因古文字少未免授文就部以足其數其實非也目錄

八紙應在第七卷今七卷首行尚存畧叙目錄四字古人

著書多有目錄是他人作者故每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

卅一人所作目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册證也

今人一概移置卷首非是今此本目錄亦在第七卷後人

知之書成後偶餘一紙信筆書此以供他年一笑太歲乙

酉閏六月之十日屏守老人識

汗簡七卷 孫氏木芝抄本

郭忠恕撰

李建中題

郭忠恕自序

藏書志卷七

七

藏書志

李直方後序

鄭思肖跋

馮舒跋

陳氏手跋曰崇禎辛巳余年二十有四讀書于吳門維斗師之古柏軒秋且同張右孟恭步至城隍祠右市古書籍舖中見此汗簡狂喜欲舞急解金購歸後馮已舊假來鈔得余于庚寅冬且從已舊借鈔點畫精整家南浦為寫註釋裝池甚佳更同張有復古編薛尚功金石款識賈之徵友葉姓遂為所匿思之悵然今春初知本翁家有此藏本倩與言借來恍如故物是亦從馮本鈔下者為鼠耗蟲蝕伴字盡無損余急為補綴完好候仍寫一册存之家豈庸

體衰年未克赴此願否也字學一道留意者寥寥余於六書探求者四十年一無知解若見子輩靖節有云總不好紙筆如何如何異日壁歸孫氏知此書之源流卷而汗簡二字當是本翁壯年所題今九十翁矣逾可寶也壬戌清明日太正陳鴻記時年六十五

增修復古編二卷 明初刊本 吳方山藏書

吳興張有謙中編 後學吳均仲平增補 卷上分子卷三卷下分子卷二吳岫趙宦光毛瓊俱有印記

陳權序 大觀四年 文字之先本乎虛義立畫既黃帝之史蒼頡觀鳥迹以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字者孳也孳孕而

藏書志卷七

古

愛日精廬藏書志

生無窮之字出焉山是象形會意指事諧聲假借轉注是謂六書成周之世八歲入小學先以此教之漢許慎說文以五百四十二字爲部以統古今之字遂爲百世不刊之典然所載之字象形諧聲爲多而指事會意轉注假借之義畧而不備至有同母而各分爲部又或以子爲母而取類不同則不能無可議者及唐李陽冰宋二徐祖說文俱有著述而惜不能有所匡正後之諸儒乃始摘其謬誤各立議論自成一派然得之於此者或不能不失之於彼獨張有復古編所載字辨別古今號爲精密其有功於字學大矣然其間文義注釋尙多遺缺吾友吳氏仲平力學好古齋居之暇取張氏之書一以說文爲主詳加校正增補

凡若干字而又旁閱諸家若戴衡之六書故鄭熊之六書畧林罕之偏傍小說倪鏗之韻釋周伯琦之字原正馮趙爲謙之六書本義取其有合於古可以發明是書之旨者則附注於下別立凡例圖說以就此編於是形聲意事轉借之六義備焉書成不敢自視敬謀刻之梓以與好古學者共之予嘉其有志於復古者書此以序之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張美和書

趙氏手跋曰爲謙六書本義筆法盡從此出今見新刻與此絕不相類是版當亦在本義同時所刻觀張美和敘知之崇禎辛未九月既望識于寒山小宛堂之右介

藏書志卷七

古

愛日精廬藏書志

婁機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洪景廬序 慶元三年

班馬字類五卷附補遺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書抄本作錄

婁機撰補遺 李曾伯撰 是書以原書列前補遺即附每字之下洵可與婁氏書相輔而行借傳本絕稀藏書家幾無有知其名者故亟著於錄云

樓鑰序

洪邁序

婁機自序

予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字類喜其究心字學採摛二史旁證曲盡得之者可無魯魚亥豕之

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奇於揚子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遊有老儒王接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虛分類折問多遺剛在蜀數年相與朝夕考訂日積月累凡有所得嘗於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補註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于韻後并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郭先生襄公之志也補或未盡尙俟來者景定甲子長至日軍懷李曾伯書

龍龜手鑑四卷 先君子影寫宋刊本

圖釋行均字廣濟集

藏書志卷七

末

愛日精廬

沙門智光序 蘇和十五年

六書統二十卷 元刊本

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楊祖考集 卷末有口口三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三年上二字模糊不可辨于家藏影寫元統刊本儀禮經傳通解續目錄後亦有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銜名則三年上當是元統二字蓋至大刊板元統補修之本也

倪堅序 至大收元

劉泰序

自序

說文字原一卷 影寫元刊本

國都陽周伯琦編注

文字之原昉于卦畫世代既遷科斗古文再變而為二篆秦火蕩滅所存無幾學者所知惟許慎氏說文而已然撥拾殘缺類多舛繁苟不稽其原而辨析訂別之則六書之旨無由而明又惡能精其義以達其用哉翰林直學士都陽周公伯溫甫績學有年考覈貫穿立論證據經史下筆追蹤姬嬴流俗所昧一歸之正至正初皇上建宣文閣開經筵公時為授經郎奉詔大書閣榜知遇既隆名震天下公嘗以暇日著說文字原六書正詁二編叙列篇章發明音義萃叢眾美折以己見深得古人造書之意可謂集書學之大成而會其至者也都水庸田使康里公溥條傳究

藏書志卷七

七

愛日精廬

事書一見推服因屬平江監郡六十公于約郡守 德

基遂相與命工刻梓於校官以永其傳其有功於後學不亦大乎噫字書之謬非周公莫能正而二書之傳非三君子亦莫能廣也公諒蘇吳典赴召道經平江適刻梓訖工獲盡閱成書而袞素惑謹題於端以誌來者至正十五年

龍集乙未三月既望奉直大夫國子監丞京兆宇文公諒

叙

自序

六書正詁五卷 元刊本

國都陽周伯琦編注

自序 至正十一年

吳當後序 至正十二年

應子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辨釋篆法辨一卷

應在撰 前有自序從舊抄本補錄是書根據篆書以

訂隸楷之誤取俗書之戾於篆者辨正點畫剖析毫釐指

作七言詩歌以便誦讀冠之篇首日篆法偏旁點畫辨在

又自為之注曰辨釋篆法辨其書刊謬訂誤至為精密非

究心篆法者不及此述古堂書目倪氏補元史藝文志俱

著錄皆未詳其名知其未見自序也伏讀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元應在篆法辨誤採入卷四論書即篆

法偏旁點畫辨也

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七

大

愛日精廬

應在撰

字學不

比之篆法不無差謬有自來矣顏魯

公集于祿書而字尚譌柳公權為一代師而柳字亦謬至

於漢之石經猶有可議者而況其餘近世所尚晉帖唐碑

字體愈變其間蓋有名世者翕然從之遂使童穉習書自

切至老但知其變體而不識其正文如井作井乘作乘如

此等熟不可悉舉其誤後學何可勝言賴有毛韻所修點

畫偏旁可目究其一二苟能以此為正者反為世俗駭詭

吁期欲復古其可得乎予拙於艸隸習工小篆幾廿年家

貧無書以閱不過說文韻 而已其於六書之故豈能悉

通 者與夫 刻工不知篆法苟欲書篆

者與夫 刻工不知篆法苟欲書篆

曰俗隸偏旁臆度成字罔世誣民紕繆為甚識者觀之不
能無歎焉遂於暇日采摭俗隸之偏旁相類而不合於篆
者編為詩歌俾之觀誦以解其惑庶有補于將來句章桂
褐應在止善甫書

右字書

集韻十卷 曹氏棟亭刊本 余氏仲林手校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

誥判祿閣兼判太常禮院羣牧使柱國濟陽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丁度等奉敕修定 此本

余氏仲林據宋刊本手校改正脫誤頗多筆畫小異亦一

一標出有的係誤字而標某疑某者想宋本原誤不欲輕

藏書志卷七

大

愛日精廬

改耳可見余氏之謹慎不苟矣每卷首俱有蕭客仲林兩

印

切韻指掌圖一卷 抄本

司馬溫公撰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出

者此則原本也首日切韻指掌圖要括 韻法檢例大半或

即溫公之檢例歟

董南一序 嘉定癸亥

自序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元至正刊本

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注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 卷

一後有至正辛丑妃儀與慶書堂新刊木印

毛晃上表 紹興三十二年
新刊韻略五卷 元大德刊本

王文郁撰 是書并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八入聲十七合一百六部此并舊韻二百六部為一百六部之始也 廣韻平聲五十七上聲五十五去聲六十一入聲三十合二百六部集韻韻部增韻俱用所并之韻韻首一字以魚尾隔之 如經非人冬則鍾與韻之字一兩韻之字尚不相混 如鍾韻之字不混加一魚尾是也 兩韻之字尚不相混 入冬有之韻字不混也 不至若後來之漫無區別也論者謂并韻始於劉淵淵成書後文郁二十四年淵書今不可見就韻舉要所引考之蓋襲取文郁之書而稍有增損者也如一東烘煉也炳火氣絨細布二冬佟姓也臘雁血三江江虛江切

藏書志卷七

平 愛日齋

降降風四支派水名在常 韻會引 山嵯嵯嵯山不齊俱與韻會所引平水韻合是則全襲文郁之原書也一東羌蔚草也韻會引作益母也芻謹敬之見韻會引作恭親二冬牽掣也韻會引作格也三江楚蜀地聲韻會引作履地聲四支紕飾綠邊也韻會引作邊飾謂之紕琵琶推手為琵琶引手為琶取其鼓時以為之名也韻會引作琵琶胡樂胡人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後曰琵琶莖莖韻會引作莖莖莖莖名攤太元經云張也韻會引作攤張也太元幽攝萬類是則因文郁之舊而稍有增損者也淵書行而是書晦故後人知有淵而不知有文郁耳每韻末間有標新添重添者文郁所添駁抑刊刻者所添歟未可知也卷末

有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木印是書世無傳本諸家書目亦從無著錄者此本猶是元時舊葉首尾完善洵韻學中有一無二之秘籍也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陳書於庭聽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略選舉之體或點畫之錯輕為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與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撰新韻見頤菴老人曰檢閱先禮部韻或議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既詳且富不違數百里敬求韻引俟嘗披覽貴於博

藏書志卷七

平 愛日齋

本達矣略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真書於嵩郡隱者之中相軒錢氏手跋日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王子新刊禮部各韻訪求茲書家選不可得未審劉淵何許人平水何地也頃吳門黃堯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亟假歸讀之前載正大六年許道真序知此書為平水書籍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閣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中和軒王宅或即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一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

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證此書爲至治間印本也又附王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王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王子者未知其爲清祐之王子與抑皇慶之王子與考正大己丑在宋清祐王子前二十有四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十九去聲廿八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堂淵編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既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部陰時夫始併上聲拯韻入迥韻據此本則迥與拯韻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既不可得見此書世又豈有若錄者姑識所疑以諗世之言韻者嘉慶丙辰五月望日竹汀居

藏書志卷七

士錢大昕識

又曰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可解頃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縣有平水案金史地理志注有平水平陽是平水即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蓋臨汾之誤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殆文郁之官稱耳五月廿六日雨後大昕再記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 元刊本

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

劉辰翁韻會序

熊忠自序

案昨承先師梁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秘也今緝諸梓三復警校並無譌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鑑後學陳案謹白

增廣鐘鼎篆韻七卷 傳抄本

臨江楊鈞信文甫集 宋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作鐘鼎篆韻一卷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廣之爲七卷信文又博采金石奇古之迹益以堯世傑集韻補所未備其所增則以楊增二字別之依唐韻編次而以象形奇字

藏書志卷七

等篇終焉世傑名慎英金翰林學士承旨中州集及金史本傳俱未載其著有集韻諸家書目亦從未著錄金源著述傳世絕稀如集韻之湮沒者蓋不知凡幾金吾哀集金文成一百二十卷凡金人撰述加意購訪近年來如黃君堯圃所得之新刊韻畧何君夢華所得之祖庭廣記陳君子準所得之明秀集注暨金吾所得之增廣類林俱絕無僅有之書方今

文治休明遺書日出如集韻者安知不尙存天壤間耶竊願與同志共訪之是書文淵閣書目毛氏秘本書目讀書錄求記俱著錄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作五卷或未見足本歟馮子振序後有洪熙殿書籍印 卷末有海虞除煩居士從

文淵閣木影寫一條除煩居士未詳何時人

四日弗倉而古廢二副弗王而隸廢東家聖人不泰岱而七十二家之字盡廢於是明智之制作宇宙之消息始茫然昧然而不可致詰矣東都石經以枚計者四十八議者以為去邯鄲瀆古文遺甚臨滿古塚銅棺隸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故孔安國序尚書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世之為隸者輒自謂其書為隸古得無益去古太相遠邪殷周盛時大抵旂常鐘鼎盤銘其功德勳庸之家無不有其文高潔簡古率作萬年億載子孫有永之辭士大夫作之者無溢美其實之者無作容古之人肺腑豁疏言語

藏書志卷七

藏書志卷七

酸快極意摹勒深致其情文不為流緒韜匿之兒類如此非若今人概有所引避畏忌雖百齡之上猶且不敢高自位置以媒流俗之指擿也而况永承子孫世守之歲月乎異時夷門政觀豐昌豫大時習尙三代緣是博古所圖之尤物悉集於尙方所至椎埋發冢恬不之痛靖康北徙器亦併遷金汁季年鐘鼎為崇宮殿之玩毀棄無餘獨岐陽石鼓文字不能為厲今猶繫京師夫子廟廷豈歐承叔集古千卷之首真希世之寶邪吾往年疏離草木於洞庭之南得大江之西博雅君子曰臨江楊信文出其所校本鐘鼎韻書一編不覺欽袂太息曰三代禮樂之古文奇字盡在是矣如令五方有志之士家有是書當肯肯後曩前

周旋盤豆何必嶧山野火滋水獸購睢陽建甯光祿碑陰三鼎一鉞然後庶幾秦漢以來之文字也耶米元章自言曾見劉原父所藏周鼎象一器百字刻跡粲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趙仲忽李公麟收購如楚鐘而納之鐘鼎編乎世說漢有古文尙書儒者不能識古文自于世唐明皇始以隸楷易古文尙書儒者不能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信文以博古之學節節款識之辨人把而玩之宛然古鐘鼎之在列也然則信文有功於昭代之文運抑亦人文之一取歟宋景文公筆記其故人揚備得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驚喜自爾書詠刺字皆用古文當時僚

藏書志卷七

藏書志卷七

友咸不之識遂有怪人之目今揚信文亦爾得無亦作怪人之目耶吾久不作怪語因信文斬予鐘鼎序引併及之是年延祐甲寅閏三月戊寅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

熊朋來序

右韻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八

史部

正史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 宋乾道蔡夢弼刊本 懷古堂藏書

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目錄後有三

略 蔡夢弼傳刪枝正一行三皇本紀後有建翁蔡夢

弼傳卿親枝刻梓於東塾時歲乾道七月 當是春王正上

日書兩行五帝本紀後有建翁三峯蔡夢弼傳卿親枝謹

刻梓於塾道亭兩行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注二十

八字字畫精朗古香可愛蓋宋板中之絕佳者卷末有題

識云共計三十本辛丑年孟春重裝懷古堂識又有題識

藏書志卷八

愛日精廬

云泰興縣季振宜滄葦氏珍藏蓋錢求赤藏本後歸季滄

葦者

史記集解序

補史記序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後序

史記殘本十四卷 北宋刊本

裴駰集解 存禮書至平準書八卷又列傳六十至六

十二六十八至七十凡十四卷中遇韻字不闕筆蓋仁崇

以前刊本也每頁二十八行行二十七字注三十一字至

三十五字不等

史記殘本三十卷 宋蜀大字本

裴駰集解 存本紀第五第六又八至十二表弟四弟

五世家四至十八至二十四又二十六列傳三十九四

十又四十七至五十九三十卷中遇韻字俱未闕筆當是

孝宗以前刊本每頁十八行行十六字注二十字

史記殘本七十四卷 元刊本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存本紀三四又九至十二

表六至十書一至五世家一二列傳一至七九至十五二

十四至五十二五十七至六十九凡七十四卷

史記殘本七十六卷 元刊本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存本紀四至

藏書志卷八

愛日精廬

六表一至四七至十書一至八世家八至十二列傳二十

九至七十七凡七十六卷十二諸侯年表後有木印云安成

郡彭寅翁鼎新刊行不著年月驗其板式蓋元刊本也舊

本史記載正義者絕少此本有正義差可貴也

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元修本

班固撰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板心有注大德至大延祐元統補刊者蓋宋刊元修本也

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

太平路學新刊漢書一百二十卷 元大德刊本

班固撰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

古注

叙例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請路咸取而式之置局於尊經閣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板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費具載學計茲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聲謹書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北宋刊本

因范曄撰國章懷太子賢注志三十卷 司馬彪撰因劉

昭注補 是書紙質瑩潔 紙背有清道 兩字朱印 字畫清朗桓字構

藏書志卷八

三

愛日精舍

字其不似筆板心有注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者蓋北宋刊板元代補修之本也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缺犯一二志一二二共五卷抄補卷末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定刊止一條後列承奉郎守將作監丞直史館賜緋魚袋臣孫何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魚袋臣趙安仁銜名二行缺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元修本

因范曄撰國章懷太子賢注志三十卷 司馬彪撰因劉

昭注補 款式與前漢書同蓋同時刊板同時補修之本

也

對昭注補志序

後漢書殘本五十八卷 宋嘉定刊本

因宣城太守范曄撰國章懷太子李賢注志劉昭注補

存目錄紀一二下志一二十至二十二二十三傳七十至十四十七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三至三十八四十四至四十七五十六六十四下至六十八七十一至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八凡五十八卷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注二十一字百宋一屢賦注云嘉定戊辰蔡琪純父所刻也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

後漢書殘本二十八卷 宋刊本

因范曄撰志劉昭注補 存志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至三十傳

藏書志卷八

四

愛日精舍

六八九十五十六二十二二十五至二十九五十一至五十三五十六至五十九六十三六十九凡二十八卷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注二十四字金吾問之黃君堯圖云即百宋一屢賦著錄之劉元起刊本也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元大德刊本

因范曄撰國章懷太子賢注志劉昭注補 景祐校正後

漢書狀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甯國路儒學軍教授

任內刊一條

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

經進集補後漢書年表十卷 善抄本

因右廸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臣熊方撰

自序

進表

進狀

三國志六十五卷 元大德刊本

平陽侯相陳壽撰

上三國志注表

自經止獲麟之後馬遷以紀傳易編年歷代信史流傳不
忝董狐之筆厥今奎運昌隆文風丕振江左憲臺命諸路
學校分派十七史鉅梓池庠所刊者三國志池之爲郡上
類率多貧窶學計賦入寡廉是舉幾至中輟總管王公元
宗與學宏才慨然以化今傳後爲己任表倡之下其應如

藏書志卷八

五

愛日精廬

響用能鳩工竣事不勞餘力郡博士孔晉孫式克奉命董
提以底於成隸也淺見謾聞嘉與稽古之彥身際斯文鼎
新之幸會敢拜手書於左方大德丙午日南至前進士桐
鄉朱天錫謹跋

三國志殘本二十二卷 北宋刊本

陳壽撰 存魏志七至九二十五至三十蜀志九至十

五吳志四五十二至十五凡二十二卷每葉二十六行行

二十五字

晉書音義三卷 元刊本

何超撰

楊齊官序

自序

隋書八十五卷 元刊本

特進臣魏徵上志三十卷題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

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敕撰 紙背係洪武初

年行移文冊蓋明初印本也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閣至六月五日勅差官校勘時命

勸臣校尋爲度支判官續命黃鑑代之仍內出版式刊造

南史八十卷 元刊本

李延壽撰 每冊首有南沙龔氏浪泊草堂圖書印記

每卷末俱有題識問及明末吾邑怪異事如怪鳥啼聞半

藏書志卷八

六

愛日精廬

卷二十四題識云吳若之來予求其入城與錢孺怡索先
君所著邑乘云云案邑志載龔易立本次子未知卽易之
手筆否

唐書殘本五卷 宋刊本

劉昫等修 存一百四十卷下至一百四十四卷上每

卷末俱有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一行

唐書二百五十五卷 元刊本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判秘閣臣歐陽修奉敕撰

曾公亮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先君子手抄本

咸林吳縝纂

自序 元祐四年

進表 紹聖元年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元宗文書院刊本

歐陽修撰徐無黨注 卷末有宗文書院刊五字

陳師錫序

遼史一百十六卷 明初抄本 真墨林藏書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教修

聖旨 至正三年

進表 至正四年

續修志卷八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元刊本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

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教修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委官鈐梓印造咨文 至正五年

進表 至正四年

元史二百十卷 明洪武刊本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

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進表 洪武二年

宋濂記 洪武二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八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

史部

編年類

通歷十五卷 明人抄本

馬總撰 總撰通歷十卷孫光憲續十卷宋時合為一

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通歷十五卷是也此本首三卷闕

以新抄補入題史臣李燾著斷非原書今撤出之卷四至

末與郡齋讀書志所列一一符合卷中公子曰先生曰云

云者當是虞永興略論按總云云者則會元之說也卷九

引鄭文貞公魏徵論晷日則卷中所載論曰云云者蓋魏

鄭公之說也續通歷好載符瑞夢兆及鬼神怪異之事體

續修志卷九

近小說此宋祖所以詔毀其書歟然所載五代事述間有

出新舊兩史外者是亦足資參考有唐舊籍世不多有其

珍秘之哉

郡齋讀書志曰通歷十卷右唐馬總撰總纂太古十七氏

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

魏北齊後周隋世紀典滅祖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

分系于末以見義焉

又曰續通歷十卷右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泊五代事以續

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真劉守光附保據吳唐閩廣吳

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通歷十五卷唐泉州別駕扶風馬總會

元撰書本十卷止於隋代今書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後人所續也晁公武志類通歷十卷孫光憲撰太祖朝嘗詔毀其書

中興館閣書目曰通歷十五卷唐馬總撰起天皇氏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三墳中稽五典迄於隋季爲十卷今存自十一卷起唐高祖者卽孫光憲所續也光憲皇朝人作續通歷十卷起唐高祖止閔王審知今附於通歷後者惟五卷爾通歷一書大抵簡畧首紀三皇尤詭誕不經與司馬貞補史記所言無異隨事間有論著謂文帝庶幾於王道而景帝之擬成康則有慙德謂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而世以比光武非其倫也斯言當矣 王海四十七

藏書志卷九

十一

愛日精廬

鈕氏手跋曰鈔本通歷十五卷首題曰史臣李燾著卽知其妄今攷讀書志及玉海知一卷至三卷蓋當時闕失後人取他書補入故三國首蜀而未無論畧也四卷至十卷起西晉迄隋有總案語則爲會元所撰無疑其十一卷至末則孫氏所續也嘉慶甲子鈕樹玉跋於洞庭山中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元月本 葉石君藏書

朝敝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卷一後有葉氏石君題識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 司馬溫公進表

元祐元年紹興二年兩次刊板銜名 通鑑釋例一卷 抄本

司馬溫公撰曾孫倅重編 分三十六例行間多注闕字皆與倅跋語合蓋猶是溫公原本未經後人竄改者曾大父溫國文正公作書之例或因或做皆有所據故自春秋以來用例之精確深隱皆考究爲最詳而得其當於此概見然前例遺稿中遺散亂所藏僅存脫落已甚故先後無叙或改注重複觀者病焉倅輒撮取而分類之爲三十六例其間或書年而不書事如曰齊襄公之二年或書事而不著年如曰節度使官自此始或書謚書年而不實其數如曰桓年以大雩有兩秋之類倅皆不敢增益也至

藏書志卷九

三

愛日精廬

若或文雖全而其字闕滅者倅亦從而闕之或事欲詳見而旁附其文者倅則因其文而述之雖然苟能因此類而參酌貫穿焉亦庶幾矣倅抑嘗因此例而涉其書考其離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爲圖圓以便尋究求者投之以廣其傳庶與考異音釋並行於世萬一有助於觀覽云乾道丙戌仲秋癸酉曾孫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馬緝魚袋倅謹書

通鑑釋文三十卷 舊抄本

右宜議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史炤撰 通鑑體大文繁名物訓詁浩博與衍有非淺學可通者史氏取爾雅說文及諸經傳注古今小學之書詳爲音注積十年而書成用

力亦云勤矣惟探摭既廣韻語亦多胡身之特作辨駁以刊正之自辨駁行而此書遂微然地理之學史不及胡音訓之學胡不及史其書亦有不可沒者此本為王西莊家藏舊抄本每半頁十二行行三十一二字不等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馬溫公作通鑑不用太史公法律總叙韓趙魏而下至于五季以事繫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夷夏彙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釋淹移晷景一

藏書志卷九

四

夏田補

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辨釋地理姓彙單聞小說精力疲疾積十年而書成吁亦勤哉夫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於異世而為後學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見可名熈嘉祐治平間眉州三鄉為攝神所宗東坡兄弟以剗先生事之見可即清卿之會孫也溫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紹興三十年三月日左朝散郎權發遺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籍

雲馮時行序

直齋書錄解題曰通鑑釋文三十卷左宜義郎眉山史熈見可撰馮時行為之序今考之公休之書大略同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也

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 朱刊本

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 朱刊本
會稽陸唐老集注 集注姓氏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案百宋一屢賦注云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目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予向有趙靈均校元本首有鈔補序一通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父謹序云云知是本為常宗時蔡建侯刊本也缺卷九卷十抄補又卷二十三至三十卷八十五至九十三俱以別本別改卷數

藏書志卷九

五

夏田補

補入撤出附後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獎諭詔書

溫公進表

溫公親劄資治通鑑序

劉秘丞外紀序

溫公外紀序

通鑑釋文序

前年謁外舅陳宋齋先生坐次譚及海內藏書家先生言其故人馬寒中購書不遺餘力當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詳節一書 即海昌陳太常 廣野先生所藏 并顏魯公祭

姪文百計購之不可得快快不樂後查氏謀葬其親所卜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覬知之大喜曰書可得矣叩詣查氏陳說願效初田之易田凡十畝書券盡付焉查氏始許諾寒中抱書帖疾歸若惟恐其中悔也蓋其篤好如此余時心識之後數年寒中後人浼其友倪君東銘攜書數十種來售於余覽其目則通鑑詳節及祭姪文在焉急取視之覺古香古色自來妮人愛不能舍乃勉為購之回憶外舅所述備書於卷尾以見此書之流轉而入余手為可慶也書中卷帙間有缺處用別板本填補之鈔補者百三十九葉檢目錄細勘并取汲古閣刊本較對確為完書第當時此書凡有數本其分卷小有不同故所補數卷每於首

藏書志卷九

木

愛日精廬

帙標題有鏡削填寫處要不足為此書病耳倪君所攜書余購十餘種尚有宋刊李肇翰林志李誠營造法式及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樣本真蹟皆驚心動魄之書也緣索價太昂余力不能多及姑遺之今翰林志二書歸涉園張氏薛書鐘鼎本則為桐溪汪公晉賢所得過眼煙雲令人戀戀并附記於後時乾隆十年仲秋重裝建元書

通鑑釋文輯讀十二卷元刊本

天台胡三省身之撰

自序

歷代紀年十卷宋編與刊本

述古堂藏書

晁氏公邁撰 卷一 開首正統次古封建次僭據附唐

藩鎮又次盜賊夷狄及道書所載年號而以最歷代年號終焉末附最國朝典禮載太祖至淵聖樂舞官殿南郊太廟封泰山祀汾陰拜陵幸學大赦德音等事而終之以祖宗神御在京師者原注云元稿無此目止附見逐朝冊葉界行外今存卷末云云是書上起唐虞據包履常跋此本缺首卷起三國魏下迄北宋建國傳緒用人行政凡節日之大而關於體統者靡不臚載蓋不止於考據世裔年號而已即就年號而論夏諒祚有廣禧嘉祐六年清平治平三年兩號而宋史不載案玉海歷代年號有廣禧清平俱注夏國蓋本諸此可補宋史之闕遼太宗立改元天顯而遼史太祖紀云天顯元年二月改元天顯七月上崩案資治通史云契丹改元天

藏書志卷九

七

愛日精廬

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五代史云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東都事畧云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契丹國志太宗紀云帝即位稱天贊六年次年乃以天顯紀元雖微有異同而天顯為太宗年號則斷然無疑者遼史於道亦以贊蓋仍舊遼道宗改元壽昌而遼史作壽隆案聖宗諱隆緒道宗為聖宗之孫何至紀年而犯祖諱且遼人謹於避諱避太宗諱而光祿改為崇祿矣避與宗諱而女真改為女直矣避天祚名而且追改重熙為重和矣嫌名猶回避如此而乃以祖諱紀元此理所必無者又案中都事畧十朝綱要文獻通考玉海洪遵泉志及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壽昌元年易州興國寺太子廷聖邑碑壽昌四年憫忠寺故慈智

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五年三座塔玉石觀音像
倡和詩五年俱作壽昌均與此合可訂遠史之誤有裨史
學豈淺鮮哉是書自玉海直齋書錄解題外近惟讀書敏
求記著錄此本即係述古舊藏雖稍有殘缺終不失為希
世珍也

昭德族父紀年既成先君首得其藁及言編纂之產累歲
而後就猶恨居宜黃山間國史諸書不盡見故勘覆未詳
尚多闕略當有待於後日未幾族父下世惜哉後二十有
四載當紹興之辛巳子綺復求本於八兄叔我而鈔之又
十有五年再謄是本且與外弟范信伯校定繕寫異時可
發木以傳庶無負述作之意於九原也淳熙乙未秋七月

藏書志卷九

九

愛日精廬

既望冕子綺謹記

余分教盱江郡或謂余元莊之故家有寓盱者未幾冕仲
皓子綺過余數往返見其議論多前輩言行余喜聞之一
日至其齋出歷代紀年示余曰先伯父提舉公所為書也
纂輯之工垂五十載未有傳者余受而閱之自唐虞三代
以至於今建國之始末傳緒之久近治亂興衰進退用捨
凡節目之大而關於體統者可以槩見殆不止於世系年
譜而愛余既歎冕公之博而專且愛此書之有補於學者
為之發木以成其志冕公諱公邁字伯告元莊之裔孫景
迂之猶子崇福之冢嗣建炎南渡縣天府掾貳郡持節問
學能世其家蓋載之訓詞云紹熙壬子季春望後五日樂

清包履常書

黃氏手跋曰此歷代紀年述古堂舊物也按是書傳布絕
少知者頗希余留心述古舊物裝潢式樣一見即識然遵
王所記不甚了了即如此書首缺第一卷並未標明其云
始之以正統而後以故歷代年號終焉似首尾完善矣然
十卷外又有最國朝典禮五葉此附錄於本書者而記未
之及何耶又按書錄解題云歷代紀年十卷其自為序當
紹興七年或者此缺第一卷故白序不傳爾余友陶蘊輝
為余言向在京師見一鈔本是完好者未知向在否也俟
其入都當屬訪之嘉慶元年棘人黃丕烈書於故居之養
恬軒

藏書志卷九

九

愛日精廬

直齋書錄解題曰歷代紀年十卷濟北晁公邁伯告撰蘇
之之子也嘗為提舉常平使者其自為序當紹興七年

中興小紀四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熊克撰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燾撰 卽播印之底本也

進表 乾道四年

綱目分注發微十卷 叢書堂抄本

從政郎安吉州安定書院山長劉國器撰 分注出趙
師淵手其中謬誤經後人糾正者甚多國器則直以分注
為朱子所作此舊史所載或存或削均謂具有深意而隨

事閭明之故曰發微文淵閣書目著錄板心有證書堂三字

嘗閱六朝史至陳寶應使人讀漢書開創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背不可言之語而謂之智士虞寄則告以班彪王命論之識所歸爲之歎曰通之設是辭特以遂其計反不能取信於當時史之載是辭蓋以紀其實而乃貽後世無窮之禍作史者可不謹哉及觀綱目分注於通說所說則削而不存於班彪所論則載之甚備吁亦可以見朱文公之心矣因是反覆推研參以通鑑凡所損益雖片言隻字必究極夫事理之所以然則知前史紀載是非善惡混焉而莫識其真簡冊浩繁辭義精密雖未能詳盡厥旨試據其

藏書志卷九

十

愛日精廬

一二而考訂之賈誼告文帝體親大臣謂其以終侯讓上威君雅疑李淵而不發兵謂其引突厥入寇任尙與鄧遵爭功而罪以增級受賄從諫表士良罪狀而誣以窺伺朝廷守志不屈指曰不敬儼排異端曰爲矯激而司馬昭則謂能以德攻畧其殺誣之罪揚雄則謂不詭於聖人遺其美新之失道成并宋也曰能全國家朱溫篡唐也曰能安社稷孫宏多詐而曰其行謹厚牛李姦邪而曰謹守格式才能之真偽論議之得失茫無折衷而所載之事且乖錯而失倫王莽之立司市與易繫正辭之文並錄太宗之擊高麗與夏禹治水之功互紀銅匱以來告密而託名於仲寬招諫白馬以陷忠良而歸咎於衣冠浮薄若此之類並

經綱目所削蓋司馬文正公之作通鑑因舊史以紀事其言曰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意可知矣朱文

公之作此書乃以綱目爲名事之得其條理雖莫要於綱而纖悉具備尤莫詳於目況夫隱伏而難見疑似而難明參錯同異而難齊幾微之際又不可以不察也故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言必證其事事必驗其實刊落浮辭約簡至理是其天地之心陰陽之蘊萬物之情數千百年行事之迹已洞究於胸中則縱橫泛應無一而非春秋之微意豈若後世紀傳之書而已哉故曰綱者法家之條令目者法家之斷案嗚呼微矣坎井之見不足以識江河之大蒨屋之陋不足以發日月之光世之君子能明朱文公

藏書志卷九

十一

愛日精廬

之旨者願執鞭以請益云咸淳乙丑仲夏莆田劉國器謹書

通鑑綱目集覽鑄誤三卷附綱目考異辨疑 明永樂刊本 季

蒼葦藏書

國朝佑撰 糾王幼學集覽之誤集覽一書謬誤宏多本不足辨惟其書故附綱目蓋已家藏戶誦非羅氏一一指出孰知其荒謬一至此耶故錄存之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望玉王氏之著集覽也自謂積二十年七易稿而後成其用心蓋亦勤矣讀鑑者爭先快覩猶指南其珍惜而尊信之予自幼閱分注遇有疑難試出是編以考焉則亦缺

然無所稽載也竊意所志者不過地理之沿革官制之變
更音訓之異同句讀之所繫而已遂高閣束之未暇徧覽
也不料殘齡久拘囹圄長晝默坐無所用心適都督袁公
齋綱目一部乃建甯新版就於分注下附刊集覽者因得
以備觀焉則荒辭猥註層見錯出地理不分南北官制不
辨古今音訓誤於理而句讀不成文甚則違道背義而肆
為臆說者有之蓋屬者自為一書雖有舛誤人未易見今
附錄于於隨事證驗玆覺瞭然始不可得而掩矣輒不自
揆每事以片楮錄之久而盈篋公因命標註於卷上遂不
獲辭既而仍存其舊稿凡二百一十六條析為上中下三
卷第以忠難中別無書籍可考而新版又多脫略之弊本

書志卷九

三

愛日精

校正為可恨耳嗟夫唐光刻垢固知變譴於前人承設
說又恐傳疑於後學然與其為公羊之罪人甯為穀梁之
忠臣也承樂八年歲在庚寅冬十月初吉錢塘羅佑謹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心傳撰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 抄本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 皇李壽子也是書編年紀事有綱無目
非大事則畧而不書故曰綱要然所載事迹間有出長編
中與小紀繫年要錄等書外者亦足以資參考始太祖乾
高宗凡十朝每朝之前冠以改元凡幾皇后皇子公主幾
人宰相參知政事等官暨進士題名以及廢置州府而以

歷節神御殿名終焉文淵閣書日德氏經籍志俱著錄皇
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未載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從浙
西藏書家宋刊本傳錄者

王應麟曰李塋撰十朝綱要 玉海四十九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 影寫宋刊本

皇山陳均編

皇朝國史諸書勒琬爰揭日月固將與三五載籍相為無
窮均衡茅下士蓋嘗拜手稽首敏在肅容竊觀皇綱帝範
巨麗之萬一選若層霄茫乎漲海有非蠶管所能窺測况
以均之資稟粹純不能強志輯成此書深以詮次失倫而
有所乖刺是懼私質諸友朋或有謂均者曰子志良苦力

書志卷九

三

愛日精

良勞其如犯三不韙何以私家而與國史以偏見而折衷
諸書則借冊書重大未易編摩而以數十萬言該之則疎
諸書雖出甯免抵牾去取之間一或失常則牛均敬應之
曰國朝信史與夫名公鉅儒所纂諸書並行於世家傳人
誦今所輯者特欲便編繹備遺忘固非敢求與之並行而
借傳也奚其僭竊據所及博參諸書文雖少損於舊事則
不增於前諸書固自若也雖無此書誰無此書奚其疎或
要其終或以附見或以類從舉宏撮要主於事實而不敢
必以日月為斷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云爾如欲質其疑
求其詳則有太史氏及諸書在既以對或人因併書于下
方前太學生莆田陳均拜手稽首謹識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若千卷踵門而告日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語者之獨思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以它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

藏書志卷九

十四

愛日精廬

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遺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述之何如德秀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聖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鏗鏘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從五伯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濶百家邪說之說求治甯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甯撲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計謀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甯輔臣出新

意改舊法高談古姑陰祖筭商而國脈病矣名爲尊經實尙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膏木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鑪琮璧不足以適用而錯然前陳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醜更倡遞述至於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歎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獻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於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閣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瓊茲山海終有不可掩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

藏書志卷九

十五

愛日精廬

上者平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事既又出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嘗與計偕繼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於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於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涂之艱焉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述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德秀謹書

平甫與余游從廿年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

喪不足以動其心師友淵源蓋得所漸孜孜為學未見其止也一日告余曰我朝祖功崇德相業臣護惟長編一書包括無遺本末可考但浩如烟海學者莫知涯涘僕之鈍尤不能強記欲纂作二書一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相聯屬者亦或互見參稽國史出入諸書訂其異以會其同約其詳而補其畧庶幾文公朱先生所修通鑑綱目之意而非敢僭以自比焉此書幸成則得以私便新記不敢外示也積年而書成余與二三同志先得觀之傳示後廣人各欲得其書而力不能錄遂相與毀木願友朋共之非平甫志也平甫從容語余面色不慄余應之曰爾宗以仁厚得民以紀綱立國如前代闡寺女寵外戚強臣與夫大刑戮

藏書志卷九

夫

愛日精

之事悉杜其微而窒其源聖子神孫世守弗失蓋將與典謨並行此其澤在斯人法垂後世為君者而得是書則可以彌綸天道扶植人紀為臣者而得是書則可以寅亮天工輔成君德況子之所兼舉宏撮要在機務之錄尤便省覽子其能終秘之而私為衡茅書生記誦之具乎平甫曰不敢遂書於其後紹定己丑中秋長樂鄭性之書
國史尚矣太祖太宗其宗為三朝仁宗英宗為兩朝神哲徽欽四宗為四朝史用班馬體非一世一有司所能就也續通鑑長編稽國史做溫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專其家聞有提綱挈領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者太學生蒲陽陳均為之名曰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其取類博其收功精

夫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春秋嚴矣司馬溫公雖未為本朝通鑑先為稽古錄祖春秋意亦本朝史籍之綱也此修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為衡度以裨金匱石室之藏日昃難問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者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者二公既言之茲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岳敬書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十八卷 影寫宋刊本

藏書志卷九

夫

七

愛日精

例與皇朝編年備要同蓋以續陳氏書也南宋編年之書高宗一明有中興小紀繫年要錄十朝綱要年經月緯紀載詳核孝宗一朝則自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宋史全文外別無專書是書紀高孝兩朝之事宏綱細目視劉時舉所載加詳宋史全文則即以是書為藍本考孝宗一朝之政治者是書其較備敷文淵閣書曰著錄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 影寫宋刊本

藏書志卷九

中遇酌字例注御名蓋理宗時人所撰

也此光甫兩朝之事以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體例款式均與前二書同蓋係宋時合刻者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元刊本 池北書庫藏書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撰 目錄後有陳氏餘慶堂刊六字

是編整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 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於甯宗四朝政治之得失

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開瞭然在目矣幸鑒 靖康要錄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 元刊本

卷首題豐城游 大昇校正蓋刊書者姓名也宋季朝事實載度宗少帝益廣二王事迹

藏書志卷九

大

愛日精廬

李燾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宋史通鑑一書見刊行者節畧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當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綉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為有用之書回視他本大有逕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鑒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 明成化刊本

明金華王禕子充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

史部

紀事本末類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朱寶齋刊本

福建安袁樞編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子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歎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究而極其究返而溯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

藏書志卷十

一

愛日精廬

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鑿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折遺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自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杜甫之為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

觀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而於身之病不
惜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終其醫焉古亦稀矣彼
闕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
戊子廬陵楊萬里叙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
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
歷朝寶之承以為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
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為
宗本末以比事為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遠隔比事則
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
遽視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

藏書志卷十

十一

夏日精

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
公之為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憲禧前
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
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
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
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
由於固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志實事上者未有不
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
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可以昭勸
戒於方來是書之闕於世教亦大矣殿陵舊本字小且訛
乃易為大書精加警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

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
憲謹啓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舊抄本

朝做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
夢莘編集

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為中國患久矣昔在虞周
猶不免有苗蠻狁之征漢唐以來如冒頓之圍平城佛狸
之臨瓜步詭利之盟滑上此其盛者又其甚則屠各陷洛
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
遭此其易且酷也揆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迨至臨
難無不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捍敵青城變

藏書志卷十

十二

夏日精

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尙可挫其凶焰而折其姦鋒惜乎
仗節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士
俯首承順唯恐其後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使彼
公肆凌藉知無人焉故也尙忍言之哉播紳草茅傷時感
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為記錄者無慮數百家然各
說有同異事有疑信深懼日月浸久是非混并臣子大節
邪正莫辨一介忠疑湮沒不傳於是取諸家所撰及詔敕
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
取詮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初終紹興三十二
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政宣為上帙靖康為
中帙建炎紹興為下帙總名曰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有

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其辭則因元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敢私爲去取不敢妄立褒貶參考折衷其實自見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迹萬世之下不得而掩自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此集編之本志也若夫事不主此皆在所畧嗣有所得續繫於後如洪內翰國史李侍郎長編并繫年錄已上太史氏茲不重錄云焉遂攝提格紹熙五年十二月嘉平日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謹序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抄本

因楊仲良撰 仲良之名不見於書中案玉海云楊仲良爲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引用

藏書志卷十

四

愛日精廬

書目有楊公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則此書爲仲良所作無疑是書以李氏長編分類編次每類中仍以編年紀事原欵備具繁簡得中洵可與長編相輔而行且長編撤欵兩朝皆已闕佚藉此得考見崖畧尤可寶貴季滄葦徐健菴書目俱著錄徐目云闕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九此本蓋從徐氏藏本傳寫者除原闕外又闕五六七三卷暨卷八上半卷

皇朝紀事本末寶祐元年直徽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刊於郡齋侯既去予從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琬傳錄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刊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予亟止之日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尙難之况國

朝節史近於筆削倘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斷編闕帙何異史館遴選尙不敢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間多所訛蓋前此郡齋所刊寥寥未及點對而侯已去殊爲可惜近有得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校乃知郡本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免再質之於續通鑑長編尋其本文初意而後敢以爲安所校正不翅千數百字然亦唯有誤則據本正之倘無可據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爲識其所自五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

藏書志卷十

五

愛日精廬

因鄧允蹈撰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嶠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爲天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襄後劍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內懷賴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

念絀釋前開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於王師平孟乘凡地形之扼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陸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鑿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備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鑒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爲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夫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

虞書志卷十

六

愛日精廬

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真知言哉嘉熙丁酉重刊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用遂爲江陵寓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爲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湛溪卽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揚雄旣沒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清祐五年八月某日古鄂別口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終

虞書志卷十

七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一

史部

別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 元至正刊本

晉孔晁注 卷首有吳元恭氏吳興沈淪兩印

黃玠刊板序 至正甲午

丁舖序 嘉定十五年

建康實錄二十卷 舊抄本 顧氏潤澤錄宋本校

高陽許嵩撰 後列嘉祐三年開造建康實錄校正官

張庖民等銜各七行紹興十八年重雕校勘官韓軫等銜名九行

藏書志卷十一

愛日精廬

自序

宋太宗實錄殘本八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書抄本傳錄

錢若水等撰 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

十六卷七十九八十八共八卷晁公武曰楊億娶張洎女不

終故洎傳多醜辭洎傳適在卷中如曰性便佞能伺候人

主意又曰尤險陂好攻人之短又曰善事黃門宦官又曰

性鄙吝又曰在江表日多譏毀良善誠為醜詆流議之來

有由致也每卷末俱有書寫人某某初對某某覆對某某

一條

郡齋讀書志曰太宗實錄八十卷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

三年命若水監修不隸史局若水即引柴成務宋度吳淑

楊億為佐咸平元年書成上於朝起即位至至道三年丁

酉三月凡二十年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

不食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屬

君勿書勸若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呂端進為監修

而未嘗泄局書成不署姓名至挾其事以為專美若水授

唐朝故事若此者甚眾世人不能奪又傳億子娶張洎女

而不終故洎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

免於流議若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

平元年八月之上九月而畢人難其速同修撰者給事中

潘陰柴成務實臣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正儀直集賢院建

藏書志卷十一

愛日精廬

安楊億大年案億傳書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通志二百卷 元至治刊本

右迪功郎鄭無漁仲撰

夾溪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

不備小無或遺是集緒梓於三山郡庠亦既獻之天府藏

之秘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

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迺募僚屬仍捐已俸粟之省府募

補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熟而復之若伐薪於

林採大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

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

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彝書于三山郡齋

通志書宋先備夾溪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啟文選皇元肇
興爰命臣工勒諸三山郡學雖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槩不
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已俸暨諸同寅徵工印
造此書圖發中原諸郡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
志幸相與成之

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先儒作通志巨千
載異人異書事無大小之遺義貫精粗之一探眾誌之幽
蹟為羣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
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熾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
示歷代如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繩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
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備

藏書志卷十一 王 校日精

及豈獨力之能為洞貫古今可求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
登教庶備圖書六籍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編
州路總首可堂吳輝題

至治二年九月即造
總序

東都事畧本六十卷 宋刊本

王禹偁 存卷三十一至四十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
一至六十八十四至一百五十一百十六至一百三十九六
十卷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 元刊本

葉隆禮撰 國卷十六至末抄補

葉隆禮進表 治平七年

元秘史十五卷 抄本

文淵閣書目著錄文詞部但未經譯潤
故傳本絕稀然元史叙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顛倒複沓
諛有加錢氏所云者此書論次頗詳且得其實實可羽翼
正史是亦讀元史者所不廢也

元太祖那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外惟秘史叙次
頗得其實而其文俚詭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其可
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畧據秘史乃知太祖之大父
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為罕方與它文
一例葛不律沒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眾是為

藏書志卷十一 四 校日精

秦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為金人所殺諸
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為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
太祖少與秦赤烏有隙為秦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
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
老温之父史既不為赤老温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
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殘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
問太祖在不見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安吉刺氏太祖求救
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
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逆屬太祖
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
去諸部多妻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為成吉思合

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與札木合部人博怨一事
繫於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
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眾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
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
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納青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
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
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畧稱罕一節而
不書子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
宏吉刺部開乃魯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
馬爲誓欲襲帝及王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
人告變帝與王罕逆戰于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

藏書志卷十一

五

愛日精廬

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在掠之於是宏吉刺
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哈答斤火魯刺思塔塔
兒散只兀諸部會於健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於禿
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克知其謀以告帝帝
即起兵追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脫史則
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二部立札木
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魯泰赤烏之敗則在
札木合等敗去之後紀所書值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
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
跋

雜史類

國語二十一卷補音三卷 元刊本

國章氏解補音 宋岸撰

韋耶國語解序

戰國策三十三卷 影寫宋刻川茂氏本 陸氏先手校

高誘注

會鞏序

劉向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記劉原父語

姚宏序紹興丙寅

藏書志卷十一

六

愛日精廬

戰國策經鮑彪駁亂非復高誘元本而刻川姚宏較正本
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嘆其
絕佳且謂於時著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
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啟中以二十千購之
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
氏皆雖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
晒要之此兩本實爲雙璧閱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
曝書於榮木樓牧翁謹識

陸氏手跋曰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版正本已
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
蓋得之於牧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發此册原本經前輩對疑誤探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牧翁云天啟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計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

又曰庚寅冬牧翁終喪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校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誤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尙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

又曰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過毛氏日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云校先

黃氏手跋曰戰國策高注本向傳二本一出於梁溪安氏一出於梁溪高氏昔宋刻高氏本余已刊行於世矣安氏本影寫者出常熟陸勗先家勗先跋語皆係親筆并高氏異同亦粘籤於上余甚珍之以二本不可偏廢并重昔賢手跡也復翁奕現書

戰國策十卷 元至正刊本 陸勗先著書

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四五卷末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鑄重校勗一條蓋至正二十五年刊本也卷首牒文銜名及劉氏會氏序抄補末頁有

陸勗先題識云乙未三月借賴僧度本錄全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守鎮分司准司官僉事伯顏帖木兒嘉讓牒嘗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閩國顯善實風憲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述宜永於來世切觀戰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古字多外說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爲註已病其錯亂相揉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勤爲說各異讀者病焉故禮部郎中吳君師道惻是書之靡定懼絕學之無間參考諸書折衷衆說存其是而正其非闕其疑而補其畧使當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既繁抄錄莫便匪鈔諸梓曷傳於時煩爲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學贍學錢糧內命工刊行以廣其傳爲此牒請照驗施行在此憲司今將校注戰國策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徐霞學正徐昭文學錄鄉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勗命工刊鈔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致違悞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藏書志卷十一

八

發日精

牒件今牒平江路總管府照驗放牒 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牒

劉向序

鮑彪序

吳師道序 泰定二年

陳祖仁序 至正十五年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姚宏序 紹興丙寅

吳師道姚宏國策注序 至順四年

姚寬序

耿延禧序 紹興四年

奉天錄四卷 舊抄本

岸趙元一著 紀朱泚作亂事涇源之難鍾靈不移剛貌如故者李西平渾咸甯二公之力實多是書原始竟委叙

藏書志卷十一

九

愛日精廬

述詳備而於秉節不屈視死如歸如段太尉董尤三致意焉有唐舊籍傳世日稀此書自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解題外藏書家絕少著錄者洵僅見之編笈也

自序

直齋書錄解題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源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

東觀奏記三卷 先君子手抄本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自序

中興禦侮錄二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十一終

襄陽守城錄一卷 舊抄本

門生忠訓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辛巳泣新錄一卷 舊抄本

從政郎蔚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趙與襄編地功郎蔚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監陶時叙校勘

曹彥約跋曰李茂欽死守斬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 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齊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

藏書志卷十一

十

愛日精廬

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敵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置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迫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讀泣新錄為之實涕

汝南遺事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王鶴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一終

愛日精書藏書志卷十二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傳抄本

宋敏求編 闕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至九十八
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宜獻公景祐中書第三 所纂也先
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廷典冊多以屬之及
入陪宰政仁宗數而命撰述於是有中官冊文三后不遷
及條列兵農置陸親宅朝集院等詔機務之際因哀唐之
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彙之未次甲乙未為標識而吳天

藏書志卷十二

一

愛日精書

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有大懼失墜秘其書於家櫃者蓋
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為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
舊稿釐十三類總一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
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冥在西掖固
欲深雪蒙滯而鑽仰眾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解職額翰
墨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棄之云熙寧三年
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西漢詔令十二卷東漢詔令十一卷 宋本

林慮編東漢詔令 樓昉編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畧吳
郡林慮祖慮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斷章析簡撥之無

遺方善哉在紙未遑詮錄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稿以世

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考歲月纂而成書

自叙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

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

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存則今之五十八

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

身莫能誦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

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溫

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為然其進退美

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簡緩而思

深至叢勝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

藏書志卷十二

二

愛日精書

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
可及又況文意兼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人之重自任迺
始自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
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播紳
方將以文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轍絕
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
庶其或者亦足為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
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所刊刻則

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莫得而損益也左氏

太史公才難名世號為廣記備言多愛責錄而已此皆自

度去取不可望聖人故不敢以爲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
流訓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灑灑噩噩之餘風下視
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而上超軼絕塵
不可方駕學者勉追古人庶乎接武漢世不稍愈乎余讀
班固書同羅詔令之文一言必錄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
子致道類次成表遂爲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情僞不待區
別自黑較然今聖人在上衆言折衷之時也倘取而賜觀
撥其若費秦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則安知其溼晦澳汨
不辭吾二人以光明乎程子精敏工於爲古文其才堪討
論潤色之職者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
甲戌吳郡林慮書

藏書志卷十一
二
後日精廬

文之用於世尙矣縣三代而下温厚壯麗號爲近古宜莫
如西漢然而訓告命令之文雜出於紀表志傳之間雖散
漫逸卒然求之而不可得是故學者病之吳郡林慮祖始
蒐遺會粹離而出之章收句采無所遺逸四百一章信安
程致道又從而差考比輯類爲完書起高祖迄孝平以世
統年以年統月以月統事其先後有倫其始卒有序條貫
備具上下洽通於是二百十四年之間漢之所以理亂崇
替興衰得失之原灼然可考如指諸掌信乎有功於斯文
也先人有言學者知讀西漢書其爲辭章必有可觀余以
是言陰察天下之文士百不失一二焉德祖致道皆有後
才究極羣書溢於文辭旣已追古作者爲徒矣又以其餘

力釋味漢史細其詔令成一家言非深知而篤好之曷克
爾惟漢去三代未遠其號令文章未必皆不合古顧不更
聖人靡所折衷耳昔楊子雲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令纂次成書
以類虞夏商周五十八篇之後是亦子雲之志也若乃經
史奧義與所以述作之由則二君論之詳矣此不復云大
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宜興蔣璿書

藏書志卷十一
四
後日精廬

書雖板以廣其傳庶得此者便於考閱慮嘉其志而不得
辭遂以授之
光養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
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
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者最次第流傳惟
東漢詔今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錢梓俾
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
書爲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婿范光識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
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窳隆則一代之號令
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

白峻潔而所謂灑灑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清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勿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詠咏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撥其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為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魏魯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故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晤焉頭髮為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樓不待議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遠前烈然永平即位之詔

藏書志卷十二

五

後日情

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權歸宦籍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樂以為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考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為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觀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山此觀

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做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甬東樓昉自序

藏書志卷十二

六

後日情

亟見遺因遺書基以前說錄其副往公雅敬前修思慮後學必能出俗餘刊梓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謹識

宋制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直齋書錄解題曰寶謨閣直學上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甯云紹定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舉也而不著其名祁濟讀書志曰宋宣獻公家所編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甯則此書出何人手自宋已不可考矣是書哀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和分類編次曰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曰皇太妃曰皇后曰妃嬪曰

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
軍職曰武臣曰典禮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
子目高文大册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
矣閱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五十一百六
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關目錄卷一至一百
十五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米宜獻公家所
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甯
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齊護閣直學
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甯云紹興間宋宜獻公家子
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

藏書志卷十一

凡目至爲詳悉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元元統刊本 毘陵周氏九於迂與

范仲淹撰 目錄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
木印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爲序在昔板行於世雖不
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多漫滅將
繕寫鈔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焉樂爲之書於是命工刊成
置於家塾期世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月八世孫文英謹
識

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明正統刊本

包拯景

張川題辭曰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
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
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
多矣不三四年敘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
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
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

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
宦意其心亡也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
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憂民病中塞國蠹
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己其心亦無
他止知忠於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

藏書志卷十一

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鷲得搏若鴟肆毒頤墜於樵額
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
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
任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
位美矣雖然愚謂非向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感之
聰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
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
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
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
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送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
之事業始卒官闕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取概

三三三三

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字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
議論闢國家大體者雖指神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
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
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
藁欲傳之爲不朽計有擬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
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差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
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議論悉聚
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祇若是
正訛謬錄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
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

藏書志卷十一

九

凌日精

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巨
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蒸嘗之
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官別作公像迺
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
學正湯氏家教授嘗川吳公芸又從蘇屬假番陽辛氏所
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
繕本鈔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
入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尙友先烈庶幾乎
遺風之不泯是樞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
合肥假守東平趙樞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方正跋 同下

張輔後序 成化二十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明刊本

劉安世撰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下士大
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
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
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
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
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

藏書志卷十一

十

凌日精

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
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
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內
勸農使張九成序

先公宮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
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
歸寓巖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
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也距京
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
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愚不能爾會

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遂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年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轉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名試緇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緇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諄夏滌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責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同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葺欲為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汝之意伸矣第為之萬一斤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機汝棄去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留婦及孫以養某常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為也且吾聞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悼但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水霜凜然蓋其母大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所願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即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請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開治心行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羅第筮仕行有日聞往別且

藏書志卷十二

十一

愛日精廬

巧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緇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為無一不出於誠者緇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緇時守壽春復召為給事中過同寮直合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傳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緇應之曰治己如公則可苟為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緇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尙事耶職事繼至緇借盡言集則已為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為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

藏書志卷十二

十一

愛日精廬

做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緇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議論列動繫國體諫訪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攝綱柄輔臣協恭躬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顯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緇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曩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語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緇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

是摺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為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為時
利澤茲諸干載而未艾也綯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
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河南王綯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
人鄧氏通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壽自進山來訪
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都齋治熙五
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 蒲希月本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漳川府夔州利州路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

藏書志卷十二

三

後日精覽

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
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
再論朱穎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
轍乞募保甲優等人刺為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
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論元昊請和不可
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頁活字本俱刪去僅可
曰以其殘闕而去之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
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
敢如者何也眾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眾人下竟直
接傅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遣政疏誠贊聖授皇帝於藩邸

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給盤
纏赴闕委殿前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
王殿嬰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職內保甲第
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實不顧文義之隔絕藉
非宋本尙存奚從訂正其誤板心內間有注大德至大刊
補者蓋宋刊元印之本闕卷一卷一百九卷一百四十四
至一百五十共九卷抄補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朝之羣公
先正忠言嘉謀粹為一編彙分臚別冠君道附邊防而以
總論脈絡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
賞之懲勸利害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

藏書志卷十二

十四

後日精覽

目靡所不載至蜀書成上之乙覽謀聖律呂之相宣奎璧
光芒之霄映蓋與畢蓋伊傅之所陳者闕宇宙同闕鑿於
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矜知無不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
如流者也荷歎休哉忠定向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
其中發於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實
本諸此聞孫必懸懸常伯接踵是邦祇承先志思承其傳
屬泮宮以續諸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史季溫念其先世
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學朱魏孫遂鳩攻木之工而
墨之使前賢夏愛之盛心炳炳如丹抑本學為忠定者也
希靜來此鏡夜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月
既望諸王孫希靜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考之於書畢陶之矢賦譏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役之諫疏也至於君爽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號叔鬲天有若散宜生大顛有若南宮括併及乎別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五臣之謀謀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尙可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屬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板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未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宣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趙主董仲舒所言奏請皆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蓋道蓋韓楊之談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爲其禍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懋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曆之際矯激起於熙甯之後方其淳厚也如大羹元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濤駭浪而巨石不轉則諸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遠夫紹聖

藏書志卷十二

五

愛日精廬

以後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不遂使小人禮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善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異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於閩郡奏書於錦城亦已上徹乙覽迨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錄本已燬於兵公之孫尙書開學必愿繩武出填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溫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幾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燕室客受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既遂尙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尙二家臣子參拳繼世之忠云清神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跋

藏書志卷十二

末

愛日精廬

錯畫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山
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瞻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雙觀秘
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
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祈慕收拾編綴歷時寔久篋中所
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
則思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昨蒙恩假守閩
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友因事爲日以類分次而去其
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
靖康推勢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
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言
務存聖代之典若匪交頌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

藏書志卷十二

七

藏書志卷十二

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卽作
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開燕深賜考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
消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也幸
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尙書省劄付臣照會
施行取進止滴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又序曰臣竊維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
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
之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
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
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
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

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
宋藝祖開基累聖創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
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
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謏直海涵天覆日
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
違衆自用而思人之莫已從也於是持老成爲流俗謂公
論爲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
朋黨之禍起矣臣伏紀建隆以來諸臣章奏考尋歲月蓋
最盛於慶曆元祐之際而其弊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
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
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

藏書志卷十二

六

藏書志卷十二

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
取名植黨于利期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
優容之故其治効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難
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
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諫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
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尙忍言哉
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
若稽古設虛受直言二紀於茲積勳不倦若命館閣備臣
編類國朝文選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下 臣
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言萬機餘聞幸賜細繹推觀慶
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効如此熙寧紹聖諸臣

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謹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楊士奇編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終

藏書志卷十二

九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

史部

傳記類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另本 從錢塘何氏藏蒙古刊本傳錄

孔氏祖庭廣記 元措字夢得先聖五十一世孫也先是元豐八年先聖四十六世孫宗翰撰家譜宣和六年先聖四十七世孫傳撰祖庭雜記夢得合爲一書又博考前史旁參傳記分門臚載凡族世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及歷代崇奉先聖故事並詳著於篇其兩漢至金林廟神刻備錄全文以垂永久又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卷首名之曰祖庭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大備矣後有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製封孔元措令赴闕呈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即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云云後趙王寅年五月望日王寅爲蒙古太宗皇后尼瑪察氏稱制元年彼時蒙古未有年號止以干支紀歲在宋則淳祐二年也是書文淵閣書目著錄何君夢華從曲阜購得金吾從之傳錄者

舊書家譜并雜記分三卷門類一十八計五百四十三字新書并世次添九卷於舊書內表出門類五册增門類三計二百九十七事分一十二卷類二十六門計八百四十四字

藏書志卷十三

一

愛日精廬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宏博殆有不可殫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杜園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尙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惟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沒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文

藏書志卷十三

二

發日精

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攷迺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呈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樹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紛亂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行無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修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

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元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譏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素王之孫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親相子願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漢莫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萬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登壁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子將來傳之永久于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

藏書志卷十三

三

發日精

前史參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於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于家則高曾祖考保世承祀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隱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歛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鏡彫朽爲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尙書左丞致仕張行信孔宗翰家譜書引曰家譜之法世次承襲一人而已疎畧

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沒于今一千五百餘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成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諱融蘭臺令史諱儉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迨于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景七世之內至卿郡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遠以舊譜命錢版用廣流傳或類口求以待他日實宋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十六世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金魚袋宗翰謹題

藏書志卷十三

四

愛日精廬

孔傳祖庭雜記舊引曰先聖沒迄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徒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使蕃固可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塋之道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魯尚多有之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加接於耳目之近于是慕其逸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紀覽焉時宋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中申堂記

右聖蹟

晏子春秋八卷 元乃本 吳方山藏書

周晏嬰撰 凡內篇六卷外篇二卷合八卷卷首有吳岫

邱記

劉向序

吳氏手跋曰嶺英玉先生南都清介丈夫也以憲副罷官而兄時爲大司寇家无長物出宦日所得書貨以給日躬疊冊門左頭無怍色予重其所爲隨所質得二書嗚呼誦往哲之懿言法時賢之景行小子何幸於此兼得二書晏子春秋其一大唐六典其一蘇郡後學吳輔筆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王德刊本

藏書志卷十三

五

愛日精廬

王方慶撰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費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警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蓋春秋夏五郭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謹書

李名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己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繼班班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

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
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於齋清熙己亥十月上
泮吳興下

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唐時借撰 原七卷今佚一卷從歷代名臣奏議補錄四

條附後又卷六上言德宗朝事條卿等當悉之下脫七十

餘字論邊事條選擇公忠清下脫二十字俱從名臣奏議

校補

蔣借序 大中五年

襄陽者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活字本

藏書志卷十三

六

愛日精廬

不著撰人名氏

所叙人物上起周秦下迄五代蓋宋人

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

系右清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於是鼓木青都齋庶

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

吳瑀識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萊竹堂藏

因章貢李朴編次 卷首有萊氏萊竹堂藏書印記板心

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道賴石扣門通

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遺際盛時受知神廟逮季泰

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

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棄晚

陷鈞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公之墓猶止序次

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

二兄相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

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考載罪在漸

輩賴外兄賴昌郭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

披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問於搢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

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模於先生尚預門下

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在人耳目

中與天子追褒賜諡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

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

藏書志卷十三

七

愛日精廬

世姑著為家法云爾乃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樸識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

其所取之意乃取以原泉直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

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

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問士

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

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

議之建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面觀之豈不誠有以

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

有以慰滯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

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
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
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
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
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
獨正色立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
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
詆之筆而後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
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
乎世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

藏書志卷十三 愛日精廬

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
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
嚮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
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
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
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
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
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
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
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興二年夏四月
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某序

種太尉傳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授 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舊抄本

廣漢張栻撰

廣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
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
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
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
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木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
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
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

藏書志卷十三 九 愛日精廬

昭烈漢室之胃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義旣正好賢之意
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一以道義而忘
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迹何其盛
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
治國事國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
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官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
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
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卽侯行
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
達其間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
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
廖立旣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

雲韓堂紹陶錄二卷 舊抄本

因泰山王質述

孔子之壽嘆鮮矣夫一嘆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再歎曾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問微宣其至情便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惟忘世故能濟世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景樂則韶舞在顏子固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仰標末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著而真心隱聖賢超然遺之數內在世數外在天世有

藏書志卷十三

發日精覽

推移天無變遷即死生觀聖賢然耶又況逆順成虧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加焉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予欲無言此之故也噫單瓢之所欣玩沂雩之所適默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姑存可也王質序

神太尉傳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因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撰 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舊抄本

因廣漢張枳撰

廣漢郡張枳曰三代表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編以告漢

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獨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際君臣肝膽相照 迹何其盛

藏書志卷十三

發日精覽

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為根本之計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官中府中之事為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間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敗廢放沒齒讓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馮商惟賢是取人之譔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宜哉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

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眼而謂侯獻
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與國之復
已慨慨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大數然歎或謂侯勸昭
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
之荊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
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
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
壯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乎維以伯
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
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所知也予每恨陳
壽私且陋凡侯經畧次第與夫燭

藏書志卷十三

十一

愛日精廬

行師之要悉聞而不章幸雜見

松之所注因

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 其妄載非實者則削之庶
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
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
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
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
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
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又曰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
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
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

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
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
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
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
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
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強弱之勢允執
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
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
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
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
之近効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愛日精廬

侯絕相遠遐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按本塞源之意也予讀
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
非刻核陰謀之說 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
可闕也侯在草

送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
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
諸臣內懷 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
駐足之地也應觀諸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資也若
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代之則夫誰
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
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
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

蜀以謠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龜勉不得已焉者
非草草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
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
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子推明其本
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制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
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為未足者奈何
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為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
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備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請取劉
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遺終為有魏侯當此時處之
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册所立者乃亡
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夫也而照烈之喪冢宰所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漢日精磨

贊者乃固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常斷之日
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其
講焉
直齋書錄解題曰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拭撰以陳壽
作史私且陋袁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為此傳而削去管
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為不然又為後論以達其意謂其
體正大而學未至使得游涑淵之門所就不止此

鄂公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元刊本

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開闢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
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而渡

將相肺附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杖劍而崛起者加
以重累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
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歔歔思宋不滅三輔然
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
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
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
之失忘遠圖故與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高宗不能因戰
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
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
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
烈乎令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

藏書志卷十三

四

漢日精磨

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
嘗不為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
實始以顯天辨誣錄請闕訴上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
封諡祿道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
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
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
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
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
臨海陳基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
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鑽石室之故文不

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撮筆廢紙僅得
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埃詔求而
後微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實存六藝親藩請
史弗異權謀者之舊章雜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
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
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棖之澤俱傳于家
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
塗人之如己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蠅車覆瓿亦出於
理之或至者歎嗟呼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
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
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
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
穀城之畧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據其所當行稽其所
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
守橋李之明年始刻家世顧天之書於郡塾門漢制佩章
之義粹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
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
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與懷盛心激烈尙欲作
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自遂卽人而廢其言乎
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
將有考焉耳不然寫宛炎積縑細狗珂之私書也而何敢
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藏書志卷十三

五

愛日精廬

天定錄既成書刊鈔而傳惘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
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
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
古人之所以錄者其勲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
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歎
豔其聲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荆棘不得傳而若
盤若鼎若碑若鼓願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
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
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
而珂乃欲以區區無賴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
下瓶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謹學
隨聞童蒙類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
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
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
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
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
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於珂猶竊有所恃
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敷日正理之在人心翹然有
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譏評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下獄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
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
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

藏書志卷十三

六

愛日精廬

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喪未逮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既濡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扇邪異論方與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况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况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况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忽然也方公道宏開真儒才艱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隨道奎壁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尙當謂請於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

藏書志卷十三

七

後日精磨

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集王之豐功茂績者爲金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以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本也通爲□□□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邸中暇君初卷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早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奈何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桎竊弄神

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亦豈無護佐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敵獨挫於王之手若孔子耳肩此以復中原卓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豈奸桎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誓自此不可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藎之民避道而哭從師而兩朝

藏書志卷十三

六

後日精磨

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家云會稽藏洙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羣辟

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後 先哲王

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遺種逮於藝六周名之夾輔載于燕魯大敷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雖殊

爲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旆土疇功此國之所驟開也昭明其湮蝕罔難其放軼廣記備錄思以盡爲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殺于鄂珂不肖幸因今天子需泰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既頒蒲瑞於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命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叙遺烈嘉定戊寅善刻之橋李矣而辛巳之憂忠乙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焜耀狎至則未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前乎百氏宸奎之藏扣閣之己進營彙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雙顧劇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典槩表乎其未矣而思陵之盛心反略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備爵

藏書志卷十三

愛日精廬

上之恩也馳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卽舩槩之末伎以文其肯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泮泮統以白獻猶竊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在於是斯又類乎開鍾揣簞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橋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

鄧王劉公家傳三卷

舊抄本

光世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方之韓岳不迨遠甚是書疑出當時僚屬之手故多陳

不著撰人各氏

戰功往往過實然光世事迹敘述頗詳所載御筆制誥備錄全文可與宋史相參考此本趙濟常從文淵閣宋本傳錄卷一闕

開本宋刻鄧王劉公家傳二卷乃劉光世之家傳也第一卷脫十八葉惟存十九葉尾張而已三卷止於紹興元年不知後當逸去幾何卷姑錄之以俟異日世稱張韓劉岳爲中興四大名將張俊卑卑無足道且傳會秦檜而殺岳飛罪不容誅矣光世亦瑣瑣孱弱何以厥名其間吁亦幸矣豈四人者同時俱爲大帥故世人順口而稱耶不然劉錡之矯矯者乃不得並稱哉夫亦以其役於四人而已清常道人志昔萬歷三十九年季冬念有五日初漏下書於

藏書志卷十三

愛日精廬

李常齋中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編次 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 元刊本

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郭公名郁沐之封邱人金末避兵徙大名仕元歷官至福建都轉運鹽使徵歷中外所至有聲東採摭聞見撮其切要依朱子名臣言行錄例爲郭公言行錄備載居官治民事跡自初掾都省至除福建鹽使凡十條後附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又舉狀暨郭公義田牒文

工食技備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
無力者不能食以傭士大夫思工與傭之必以技以力而
得食於人甯不思仕之所以得食於君者當何如可以素
食否乎綽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
行此爲卿大夫言也時有窮達祿有崇卑而言行不敢不
勉方其言行未見知也則仲尼食於乘田委吏不以爲淹
及其言見信於上行見信於世則伊尹周公相天子致太
平分土而食不以爲泰與其守口以待時豈不愈於撐腸
而哇以蓄其身哉昔人有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有
言行可爲法爲則於天下亦有口書耳書而心與書違者
是猶穿窬竊貨而不竊經籍工與傭肯爲是乎君子學而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梁日精

仕仕而學言顧行行顧言以此食君之祿則和而安淡而
爽飲清冷如醕耐然奈何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
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與人之耳目者幾何是可歎也
己問潛使古汴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幼而好學長
而力行既貴猶學易出入臺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則
以身爲律司潛則以義理財江東西民數饑則隨地賑而
活之有疾援則官遣醫療之湖有民田生科糧者四萬餘
石則抉隱懲欺而賦之歸課因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潛行
寬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滯訟三百餘宗各鈞沉
舉壓而決之南康之三皇廟慶元之侯泮郡倉雙溪之泮
梁岡中之南臺鹽倉苟有關於政化關必置弊必修此特

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耳若夫僉佐之間琴瑟之上陰分
陰寸千常萬細非善言無以孚其情非善行無以示其事
數十年之事業頓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大桃蟠三千
里而撥幾枝采幾蕾乎今復齋公官躋三品力猶彎一石
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將歸移文所在官司曰吾少壯驅
馳中外在官以儉積俸在家以勤營生自買田八百餘畝
上日奉親下資給三弟爰嘗戒諸子曰田兄田也汝無擅
三弟曰謹遵命遺文尙在今老矣乃大傷爲兄者心願以
己田立約爲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後鄉郡斯非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
推其所爲於爲政乎何有或疑以工與傭喻士大夫非其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梁日精

倫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爲
也惟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作勞其口無定言而
莫可與商行無定跡而莫可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爲世之
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日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
貴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
大可不思哉苟食祿者言常思可對人語行常思可使人
知太平治之其庶幾乎至願二年辛未上元日古候佚老
獨愚黃文仲謹序

言行錄錄復齋郭公言行也公自初爲樞密史至今嘉議
大夫凡採中外省爲都事者二爲牧守者三檢校中書僉
贊風紀兩職離運向爲貳今爲正嘉言善行炳炳人心章

章冊牘形諸歌詩刊諸金石合爲今言行錄誠爲政之範
模檢心之繩尺也僕聞人也福星之所臨照莫非言行之
光華澄源之訓欺天之戒惻然之情見乎家諭戶曉之餘
所謂德言而爲羣言之長也削冗濫百餘人於亭戶而
除其豫辨之擾於鹽徒而止坐事發之家所謂德行而爲
羣行之宗也若夫孝之於父子學之於師友義之於兄弟
宗族大本大原之可法天下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錄在
三山林與祖謹書

張復題後曰聞漕使復齋古汴郡公爲童穉時已好學不
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卿爭汲引之臺省
聲猷日以大後守昌江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牧四明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愛日精廬

送入閩爲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治於人心著於事
蹟田父賈豎皆能道長樂郡文學徐古道採摭聞見倣近
代名臣言行錄爲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皇
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多山中書省
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
暨雜流以萬計不知幾莫不食君之祿資民之利以求富
貴有能不欺天不欺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
斷然立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蓋流俗移人惟以
富貴爲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之功流芳後世謂之名
旣無意有爲於茲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
得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惟漢爲大雖

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
人如彼其多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警於列傳者如彼其
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作是錄事皆有徵足信
爲晉山飢民請粟病民散業活者三千餘口又爲吉贛兩
安乏食賑糶數十萬戶公之視民甚於已仁也修都城定

水關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勞市湯羊增常數三千口
價比他省三千定賑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
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言毋毀成器察
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修淨梁
慶元泮宮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聖濟之心
復訓謹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之後真西山能宏道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愛日精廬

統宜在從祀陳請於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
也平反浙漕鹽寬十有七起剗斷定海訟怨三百餘宗先
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爲必可所言
必可覆利非欲人美我而爲之爲所當爲而已矣彼聞人
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恥者惟曰富與貴吾之
命不學無術正難責之滔滔皆是然後以爲所當爲者爲
難復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錄卽異時之列傳耳復齋
公讀書人也言顧行行顧言爲此錄者豈不當哉夫富貴
輕於鴻毛言行重於太山每見文人詞中翰多以汾陽期
公是尙富貴也似與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
行亦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餘稱王官中令史紀其言

行亦不遑唐一列傳公今官三品年方耆指使心深道熟使遇汾陽之時有汾陽之事真所優為者也蓋謂公之言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間焉是錄也必纂彙有續筆以待他日之歐宋云

右名臣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明初刊本 遼古堂藏書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卷末有虞山錢

曾道王藏書印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 抄本

利州進士杜大珪編

藏書志卷十三

幸

發日精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掩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瀕瀕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攷信於得夫之迹不為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中興四將傳四卷 善抄本 遼古堂藏書

宋史官章類纂

章穎進表曰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禦侮之臣帝念勳功當有特書之史學則勳勳跡貴昭明敢哀竹帛之藏仰敷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專若稽古誰能去兵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間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已晚欲厲有為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得人材之盛開基創業燒野雲蒸復古中興虎臣角立率厲熊羆之士掃空虵豕之羣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於原廟或侑食於大蒸爪牙宜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誦姓名可止於兒時後世傳聞藉畧尚驚於敵膽頃紛紜於議論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為之沮抑雖已加於褒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清何山暴白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其雋昌之戰大權兀木之鋒誰其妨功而害能遂爾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垂成既捷其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縛撒里曷若雞豚壯偽齊豫如犬彘氣吞強敵志在本朝當其杖策之歸適近藝弓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開府節度使臣魏勝為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冠攘之衝雖血戰於淮陰竟身膏於草野况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夫後一瞬之間抱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存於醜類其沒或能

藏書志卷十三

幸

發日精磨

爲厲於敵人宜有厚書以旌多代况方大規模之界所宜
彭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
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爲虎西有梁洋之
義士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冠雄心撫劍備在上激
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夔觀舊載悉紀
當時之實以呈乙夜之觀伏乞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
可傳於百世庶幾變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
之氣事雖已往可爲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
臣所譯到劉岳李魏傳繕寫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頓誠惶誠懼謹言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明初刊本

藏書志卷十三

毛

愛日精廬

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京口耆舊傳九卷 文淵閣傳抄本

敬鄉錄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吳師道撰

吳師道敬鄉錄序曰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述
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卷借玩傳抄每樂
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尙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此年諸父
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
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
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智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當發

策校序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簡

溪縣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成唐咸清始置縣迄宋季上下

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

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

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於前

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

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

所稱今遂浸微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此次得若

千人畧識木末問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尙詞藻也

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

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峰亭記進

藏書志卷十三

宋

愛日精廬

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於前名之曰敬鄉錄
焉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
某生也後弗獲執御於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
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
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於聖也善無往而弗存儲求有餘
行遠自邇况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闕視六合而狹
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之意
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又敬鄉後錄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
志其紀當代人物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
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

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敬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釋官小說怪誕藝之事涉於藝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畧於所當錄者乎按吾藝昔隸會稽後為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為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者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何纂集可也特

藏書志卷十三

宋

授日精

沉微不著者道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既集錄爾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非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偏不因于錄而傳者固多因于錄而傳者固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憊於僭哉

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元元統刊本

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目錄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於勤有書堂一條中多闕文據淡生堂抄本校補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輿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寫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叙其端行王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

藏書志卷十三

宋

授日精

學上庠歷史屬久故攷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略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觀者平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觀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於事略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善者也至願王申夏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察許有王序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青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嘗言詞章誦誦既有餘暇月筆札

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
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開居紀錄師友誦說於
國利以求文獻有足徵者棄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
其事中更校替樹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
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
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
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揚史之器業宋商
姚張之謀猷保定慶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三王楊徐之義
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長相風廉恒山康
軍國之有十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蓋之臣帷幄文武之士
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入
藏書志卷十三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愛日精廬

宇內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
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數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
昨功臣之士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爲
臣陸道西北見用觸懷海無際船乃旋鱸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而崇極祀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
氏不享天寶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
割慮下民趨壑聚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
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處
劉徵定之其暨肅揚恪勤葉園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
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
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甯是故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
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擊述之艱
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機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
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
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神誌傳贊敘述及他
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
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
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
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
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倬遠悉心盡職不顧

藏書志卷十三

三

愛日精廬

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昔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昔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昔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為後錄蘇君嘗問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軼其闕漏別為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為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遠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各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為書凡十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營凡百有為天實相之然猶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為疑亡國之俘為賤拔於卒伍聘於章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之規上軌隆古

藏書志卷十三



校日精磨

何其宏遠哉槩茲在錄其從太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應成宗武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後先故人人事功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為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據其畧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一卷

影印元刊本 別本影寫

從吳門黃氏藏元

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也 一甲三名二甲十五名三甲三十二名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兩榜合百人進士增至百人自是科始錢氏已言之元自延祐設科以來

藏書志卷十三



校日精磨

兩榜第一甲止放一人是科從前卷官宋本之請放三人見集 一甲放三人亦自是科始元史選舉志所謂元統癸酉科廷試進士稍異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是也錢氏未之及故表出之蒙古色目人一甲第一名曰同同其第二名則余忠宣公也忠宣公生當多難戰守之功鮮有儔者及至孤城援絕一門赴義精忠勁節上徹霄漢視文信國無愧色矣宋題名錄存於今者二一以朱子存一以信國存則謂是書以余忠宣公存可也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筆諸臣銜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也元自延祐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史部

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廣無及百人之額
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爲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
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卽位故廷試後
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可以補史文之闕是
榜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五十人有兩丑闈兩脫穎
欽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當時不以同名爲嫌也
李齊賢保定路祁州蒲陰縣但戶而史云廣平人丑闈貫
昔實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爲正右榜
第三甲第十六名字彥輝而名已殘缺唯未筆似歹字曳
脚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是塔不台台與歹元人多通用
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七十人余閱月輒不

藏書志卷十三

重

愛日精廬

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耳丑闈皆以忠義顯名而成
遵之成績張植之謙直宇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卓可稱斯
足徵科舉得人之效矣宋無登科錄傳於今者唯王佐文
天祥兩榜元之登科錄前雖未有及見者頃黃君堯闡於
書中偶得之謄爲希有屬予審定爰記所攷證於卷末
時乙卯重五日夏至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

史部

載記類

吳越春秋十卷 影自宋刊本

後漢趙陞撰

右吳越春秋十卷後漢趙陞所著于既刻越絕書遂併刻
之蓋二書實相表裏而陞又爲郡人其書固宜廣第說外
特甚惜無從可以正云嘉定甲申八月望日新安任綱
書

吳越春秋十卷 明初月本

後漢趙陞撰 徐天祐音注 前有天祐序題舊序蓋明

藏書志卷十四

重

愛日精廬

初重刊本也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
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
起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
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况以
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
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
越春秋趙陞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
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道
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陞書行於世陞
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郡縣李氏圖書十

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陸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
正為之傳注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
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道金事吳地
記載閻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善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
吳越春秋今陸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
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陸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
甚遠陸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
焉可也其言上稱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蒼蔡至
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種盡
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
以勸戒為世賞獨為是邦二千年故實哉陸書越舊嘗錄

藏書志卷十四

二

校日精

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修陸
典乃較義白廉美財重刻於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命
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為無
尚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說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併考
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
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
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六郡人
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首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
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越絕書十五卷 明刊本

袁康撰 無名氏跋尾鈐虞山印記或牧翁故物歟
無名氏跋曰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何踐
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
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為不義閻廬之死夫差使人
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為不孝會稽之棲苴身焦思
嘗膳而食卒以滅吳不知滅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己也
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為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
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
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

藏書志卷十四

三

校日精

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華陽國志十二卷 舊抄本 錢啓室藏書

常璩撰 明何鏗吳瑄本俱闕卷十上中兩卷此則足
本也卷末有叔寶中吳錢氏所藏印兩印

李暨叔重刊序 嘉泰甲子

何氏手跋曰華陽國志十二卷初閱見其訛謬甚多疑非
善本及以新刻對校乃知後來妄加竄定有使人笑來者
此本尚存舊刻之真而出於錢叔寶家亦可信也康熙己
丑焯記

黃氏手跋曰此書無宋刻則舊抄貴兼有郡先輩錢啓室
圖記何義門跋并硃筆評閱語古色斑爛令人可愛紙本

葦爛破損係義門返吳時覆舟黃流所厄恐不耐展讀命
工重加裱托改裝倒摺向外庶免做渝之患予友顧澗賈
藏空居閣抄本與此同出一源然楮墨之間古意稍遜當
讀此本為甲本因古書難得并著之以見罄室而外空居
亦足競爽也黃丕烈

江南野史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龍衮撰 原二十卷今闕十卷

錦里耆舊傳四卷 舊抄本

前榮州應靈縣令句延慶纂 原八卷今存五至八四
卷

南唐書二十卷 元刊本

藏書志卷十四

四

愛日精廬

馬令撰 序目卷一缺抄補

傳曰太熙之後進史者幾乎闕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
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復滅史官高遠慮胎
後海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勅追錄
所闕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傅康世家金陵多知
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所并集請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
及撰次遠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為三十
卷雖有憾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甯乙酉春正
月陽羨馬令

嗚呼五代之亂符璽編於大盜中國變於夷狄先王之禮
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據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

契丹而絕其父者孰應始郊祀於圓丘與夫尙野祭而焚
紙繙者孰重五代之君若彼南唐之制若此則正統疑於
不存而僭竊疑於無罪也予作此書尊天子於中原而僭
偽之專則不為南唐諱者豈無意哉蓋尊天子所以一天
下之統書其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統既一其罪既著則
竊土賊民者無遁刑於天下後世矣昔孔子作春秋非徒
載其陳言也竊取其義以為人道之大法而已予之所論
有合於此者弗可不察也王通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
而亂其正統輒自比於孔子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
之權衡且孔子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而正統常在於周
通之所書者宋魏之間其統未嘗一也使後世擾擾而不

藏書志卷十四

五

愛日精廬

知其正者必自通始嗚呼法春秋而不知春秋之法者豈
特王通乎

南唐書三十卷 茶夢主人手抄本

馬令撰 板心有茶夢齋鈔四字

目序見上

姚氏手跋曰正德辛巳予聞江陰葉潛夫云靖江宋生藏
有宋刻馬令南唐書許借未往迄二十餘年予恒往來於
懷章無所遇客歲館於官保奉公偶謁書者持元刻陸游
南唐書來售殘編斷簡漫不可讀姑手錄之以備一家言
今年春得主洛川張君家塾暇日乃出馬令南唐書觀之
云是從先公官閩時所錄予曰此予二十年前求之未獲

者也遂抱疾錄一過藏諸篋笥庶為陸游合璧若評陽異
同具馬端臨經籍考茲故畧云嘉靖辛丑夏四月晦日勾
吳茶夢道人姚咨跋

安南志畧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黎蔚撰

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 抄本

朝鮮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
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奉教修 前有景泰二
年進書受景泰二年朝鮮恭順王^名之元年也凡世家四
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傳五十卷目錄二卷合一百
三十九卷高麗王氏自梁六帝貞明四年代高氏有其國

藏書志卷十四 六 愛日精廬

建元天授稱後高麗傳三十二主歷年四百七十五為其
臣李成桂所篡國亡此書紀王氏一朝之事治亂興廢制
度文物粲然可考亦可云高麗之良史矣 四庫全書存
自有高麗史二卷蓋偶存之殘帙此則足本也
鄭志趾進高麗史箋 景泰二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四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五

史部

地理類

三輔黃圖六卷 易刊本 臨毛氏斧季校

黃琴六先生

金吾 受業師黃琴六先生臨毛氏斧季

校本宋本卷二建章官條構字注御名蓋據南宋高宗時刊
本也

序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此本據長洲千里顧君校本傳錄顧
君又從吾邑毛斧季校宋本錄出者也首尾通為一卷與
隋志合元本有鈎乙行款係每半葉十行行每二十字至

藏書志卷十五 十一 愛日精廬

二十二三字不等惜其中有缺而未鈎幾處顧云無從全
識其面目今亦不復備錄又中有宋本謬誤顯然者稍去
之其兩通及存疑可備參攷者並著於篇云道光初元拙
居士廷鑑校訛識
三輔黃圖六卷 先君子手抄本

歷代宮殿名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年藏書本傳錄

翰林學士承旨大中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

臣李斯等奉聖旨纂 首周秦漢魏次西晉後魏周隋唐
五代為正統又次三十六國六朝北齊為僭偽蓋宋承五
代五代承唐唐承隋隋承周周承後魏後魏承西晉故序

次如此

中興館閣書目曰開寶中翰林學士李昉承詔以前代宮殿池苑臺觀門闕名號見於載籍者集為一篇上之玉海一百五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曰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僭偽宮殿門闕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

禁扁五卷 舊抄本

東平王士點纂次

歐陽元序 至順元年

虞集序 至順元年

自序

藏書志卷十五

愛日精廬

右宮殿簿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舊抄本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李吉甫撰 閱卷

十九二十卷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

自序

自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 舊抄本 季滄葦藏書

朝奉郎太常博士直史館賜緋魚袋樂史撰 閱卷四

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凡八卷每卷末有校勘未知撰

人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自序

輿地紀勝二百卷 影寫宋刊本 從錢塘何氏藏宋刊本影寫

東陽王象之編 是書敘述詳核採摭繁富凡沿革風俗形勝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釋碑記詩文分門臚載上可作考證地理之資下可為登臨題詠之助其所引書如國朝會要中興會要高宗聖政孝宗聖政中興遺史等書皆傳本久絕藉此得考見崖略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則其佚久矣此本從宋雖本影寫閱卷十三至十六卷五十一至五十四卷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九十三至二百共閱三十二卷

藏書志卷十五

愛日精廬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勃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不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袞袞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裁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

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

藏書志卷十五

浚日精廬

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謹序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句余爲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以助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亦逢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真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在圖經類多踈畧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爲成書然後

可據也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認譔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攝記載甚備其目一一見於冊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直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爲該贍精密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致力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焉使人一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得歷代方言之說異故老傳記之放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

藏書志卷十五

浚日精廬

父之用心可謂殫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書往往止用資以爲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它人爲詩不亦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爲它人作甘乎儀父笑而不答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六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則非著近世膚末味陋爲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聞之凡爲士者學必貴於博非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爲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之慮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
向皆以多識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辨疑祛惑豈曰
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文奉使契丹能
知古北口松亭柳可道里之迂直以詰敵人敵相與驚顧
羞惡卒吐實以告士君子多識博極至此豈不足以外折
四夷之姦心表中國之有人哉是則地里之書至此始爲
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已得名所
自遂過眩其長以矜快于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不道
者也然則余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
豈但以資它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
三日眉山李塋序

藏書志卷十五

六

愛日精廬

鳳口口誨墨示所著紀勝之書口拜涵諸略窺一斑輿
地萬里如在目前備見學識之博收拾之富攷究之精會
粹之勤不勝嘆伏作邑而有餘力及此豈俗吏所能爲哉
久欲率諸公薦致於朝以連日禱雨未暇及近方得與口
師言之亦不過在口鳳未行之前具此稟復伏幸知悉凡
有手諭頌承下疑有闕
右謹具呈

七月日朝請大夫直寶章閣口口制口口口事同知
洪州口口口曾口鳳劄子
直齋書錄解題曰輿地紀勝二百卷知江甯縣金華王象
之撰蓋以諸郡圖經節其要畧而出川景物碑刻詩詠初

無所遺行在宮闕觀寺寔冠其首關河版圖之未復者猶
不與焉眉山李說齋季允爲之序

王氏輿地紀勝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於錢唐
何夢華齋見影宋鈔本假歸讀兩月而終篇每府州軍監
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叙沿革於下曰縣沿革
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
曰伯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
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爲之也此書所
載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統之舊然史志於南渡事多闕
畧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者不少
前有嘉定辛巳孟夏日序寶慶丁亥季秋李塋序及會口

藏書志卷十五

七

愛日精廬

鳳劄子象之字儀父金華人嘗知江寧縣事不審終於何
官其自序云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又
云仲兄行及西至錦城叔兄中父北趨武興南渡榆瀟而
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爲夔路漕則中父疑卽觀之字又
記一書稱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卽儀父仲兄而其父
之名則無從考矣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而流傳
絕少雖闕三十二卷究爲人間希有之本予以垂老得寓
目豈非大快事耶嘉慶壬戌中冬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舊本

建安祝穆和父編

輿地有書尙矣自上世九丘既逸而夏之禹貢周之職方

燦然明備至秦郡縣天下兩漢遂有地理郡國志歷代多
 倣之唐圖十道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然秉筆紀載實難
 文獻不足無以參稽而互考非足履目睹則真贋詳畧何
 從信之司馬遷賈紬經傳勞探子史又聞長老之所稱而
 必觀九江望五湖闚四海行淮泗而後成河渠之書東方
 朔誦詩書二十二萬言三冬文史足用又隨師踐赤縣遊
 五嶽行澤陂息名山猶以所見參酌山海經而後神異經
 十洲記始作學問不博聞見不廣涉歷不親而欲會集四
 海九州山川風俗土產景物人材文章名數沿革之詳特
 証而已建陽祝穆和父本新安人朱文公先生之母黨也
 幼從文公諸大賢游性溫行淳學富文贍雅有意於是書

藏書志卷十五

八

凌日精磨

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閒所至必窮登臨與子有連每相
 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釋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
 有可採摭必晝夜抄錄無倦色蓋為紀載張本也且許異
 日成編當以相示如是者累年近訪予錢塘馬城之竹坡
 日編成矣敢名以方輿勝覽而籤梓以廣其傳庶人人得
 勝覽也君幸為序以冠其首予不視所載辭簡而暢事備
 而核各州風物見於古今詩歌記序之佳者率全篇登入
 其事實有可括出者則纂輯為儻語附於各州之未較之
 錄此而則彼舉略而遺全循訛而失實泛濫於著述而不
 能舍咀其英華者萬萬不伴也信乎其為勝覽矣學士大
 夫端坐廳几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當

覽此書毋庸他及所謂執瑋瑋以觀大運據要會以觀方
 來不勞餘力盡在目中信乎其為勝覽矣雖然我瞻四方
 禹迹茫茫思日關於先王慨未歸於故疆必也志存乎修
 攘步極乎亥章使吾和父涉歷彌長聞見彌詳紀載益備
 張而勝覽益輝煌是乃為邦家之光予尚得以搜摭其旁
 嘉熙己亥夏月望日新安呂午序

始予遊諸公間強予以四六之作不過依陶公樣初不能
 工也其後稍識戶牖則酷好編輯郡志如者昌歌子亦自
 莫曉其癖所至輒借圖籍積十餘年方輿風物收拾略盡
 出以誌予友乃見讒曰暹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子恍然
 自失益蒐獵古今記序詩文與夫釋官小說之類摘其要

藏書志卷十五

九

凌日精磨

語以附入之予友又暗曰天吳與彩鳳顛倒短褐子復
 棟其破碎斷續而首末之不貫也又益取夫鉅篇短章所
 不可闕者悉載今文大書以提其綱附註以詳其目至三
 易藁而體統粗備予友亦印可焉予猶未欲以為然也既
 又攜以謁今御史呂公竹坡先生幸不斥以狂僭辱為之
 序走不足以當也嗟夫昔者孔子著曰為命禘謀草創之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夫以一
 命令之出猶更四賢之手矧予陋聞謏見徒以兩耳目之
 所及而欲該天下之事事物物坎蛙窺天其不量其矣雖
 然世有揚子雲必知是編之不苟豈直為四六設哉若夫
 網羅道遠啟發愚蒙予方有望於博雅君子嘉熙己亥仲

冬既望建安祝穆和父書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 明景泰刊本

四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奉勅撰 成祖時採錄天下郡

縣圖經編纂方始成祖上賓更歷三朝未克竣事景帝卽

位經述先志續命纂輯勒爲成書爲卷凡一百一十有九

名曰寰宇通志英宗復辟以其書汎濫命儒臣約爲一統

志自一統志行而是書遂晦三百年來流傳絕少故著於

錄云

景帝御製序 景泰七年

陳循等進書表 同上

右總志

藏書志卷十五

十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五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卷一六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六

史部

地理類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舊刊本

朱長文撰

自序 元豐七年

常安民書後 元祐元年

林慮後序 元祐七年

祝安上鏤板序 元符庚辰

孫佑跋 紹興四年

乾道臨安志殘本三卷 抄本

藏書志卷十六

一

愛日精廬

吳興周深彥廣撰 原十五卷今存首三卷

周鸚跋

杭世駿跋

三山志四十二卷 抄本

梁克家撰

予領郡暇日訪無諸以來遺蹟故俗聞晉太康既置郡之

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記又四百五十六年至

唐郡人林誦復增爲之皆散逸無存者獨最後一百九十

二年本朝慶曆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傳於世自言視前

志頗究悉然不過地里□□土物產之大槩其次亦復

缺略迄今又一百三十九年興廢增改率非□□闕不

三六五

書者十九矣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復記口常以為恨至耳目所接謂未遠民沒則又不急於紀錄歲月因循忽莫省憶使來者復恨之斯古今□□為甚惜也乃約諸里居與仕於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採諸長老所傳得諸閭里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始中閱累朝因革之申而益之以今日之所聞見厥類惟九靡不論載豈惟使四方知是邦於是為盛抑鄉古者有考焉書成爲四十卷名曰三山志淳熙九年五月八日丁丑清源梁克家序

吳郡志五十卷 朱刊舊抄本

吳郡范成大撰 副序目卷八卷九卷十一卷十四十五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五卷二十九至三十一卷四十一

藏書志卷十六

十一

凌日精

一四十二四十六四十七凡十六卷以舊抄本補

趙汝談序 嘉定二年

吳郡志五十卷 毛板校宋本

吳郡范成大撰 卷十一鄭守題名吳淵下毛本闕鄭霖等六人此本從影寫宋本從補

趙汝談序

新安志十卷 宋本

趙不悔敘

白叙 嘉泰二年

雲間志三卷 抄本

楊潛撰 上中兩卷自封域至進士題名凡二十七門下卷則詩賦墓誌記序說儀銘祭文是也敘述簡核不漏不支蓋與志中之有古法者

自叙 紹興五年

會稽志二十卷會稽續志八卷 明正德刊本

施宿等撰續志 張湜撰

陸游序 嘉泰元年

張湜續志自序 寶慶元年

嘉定鎮江志二十二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本傳錄

盧憲撰 原書不著撰人名氏案直齋書錄解題載盧

憲鎮江志三十卷是書卷五寬賦有憲謹釋曰云云卷二

藏書志卷十六

十一

凌日精

十一雜錄有憲稿謂云云卷二十二人物雜記有盧憲論

日云云則是書爲憲所撰無疑卷十學校載嘉定癸酉教

官盧憲薦廟事則志當成于此時若卷五常賦賦及嘉熙

實祐景定德祐時事蓋後人所增入者首叙郡終拾遺凡

七十三門而以郡縣表冠首體例謹嚴採摭繁富所附案

語鈎稽考核亦極精密兩宋道文所載尤夥考京日文獻

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

直齋書錄解題曰鎮江志三十卷教授天台盧憲子準撰

刻錄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高似孫撰

山陰蘭亭禊刻雪舟一時清風萬古冰雪王謝抱經濟具

二戴深經學奈何純曰高逸也嗚呼山川顯晦人山人顯
晦天也天下多奇山川而一襖一雪致有爽氣可謂人矣
江左人物如此然二戴劍王謝亦劍孫阮輩又劍非天平
漢迄晉永和六百餘年右軍諸人乃識劍永和至皇宋嘉
定幾千年史君尹劍初似孫錄劍事劍始有史桑欽水經
鄆道元許道元魏人先儒辨其北事詳南事略似孫劍人
也如其精覈俟劍人宋嘉定甲戌高似孫序

刻在漢為縣在唐為陳州未幾復為縣本朝宣和間以劍
為兩火一刀不利於邑故更今名邑舊有鄉四十後分十
有三別為新昌縣今所存纔二十七鄉耳夫州縣之名雖
數變更然山川之靈蓋自若也使刻古而有志則歷代因
革廢興之典百世可知也予懼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故為劍錄十卷錄皆高氏所作凡山川城池板圖官治
人傑地靈佛窟仙館詩經畫史草木禽魚無所不載度此
板可支百年後之人毋以印刊而輒廢斯書也宋嘉定八
年歲次乙亥縣令鄧人史安之序

赤城志四十卷 明宏治月本

陳壽卿撰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險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
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迭更數百守而闕亡
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蓋昔有守四人嘗屢
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表唐公仲友李公兼緝執掌不克就

藏書志卷十六

愛日精廬

最後黃公借辱以命余借陳維等纂輯焉會黃去夏復僅
就未備也東其纂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
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
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
分訂之又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誌沿
筆詰異同割鉅纖權雅俗几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
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
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
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
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
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為有司簿書之所不

藏書志卷十六

五

愛日精廬

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謀非不急之尤者邪
然而莫與於圖謀莫深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
急也今公之為政也剖濫源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
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卷卷焉用能以半載之間
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
屢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
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日帶其時者吾未之聞也
豈惟一圖謀為然天下事皆然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
人陳者卿序

謝錫重刊序 宏治丁巳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開慶四明續志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

木

羅濟撰續志 梅應發等撰

四明志作於乾道述於寶慶詳矣然則何續乎所以志大使丞相履齋先生吳公三年治郵民政兵防士習軍食與革補廢大綱小紀也其已作而述者不復志昔人謂舊相作錄者多不以民事為意惟向文簡大耐官職勤於政事所至著稱公不均其逸而先其難過於文簡數等矣又謂寇萊公所至多游晏張文定尚舊任情獲盜縱遺公慨念海道東達青齊舉侮強盜之方周防曲至世人未必盡知也若夫切切畎畝矜矜雨晴一游一詠可以觀焉故併載之於後以詔來者蓋公之學達於體用自身而家家而國

藏書志卷十六

六

校日精

國而天下有本者固如是也豈規規然求度越於冠張二公哉雖然郵猶故郵也昔何為而置今何為而置昔何為而蕩無網紀今何為而理法覽者必有待於是編之外開慶元年中秋日門生勉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司主管幾宜文字新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百拜謹書

海鹽澈水志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常棠撰

嘗謂六典不作無以考周家風土之厚薄民物之老豐國籍不收無以知秦人山川之扼塞戶口之強弱此澈水之志不可無也澈水斗大一隅厥土斥鹵凡邱源之流時

賦之重輕道途之遠近聚廬之眾寡與夫選舉名數先賢遺跡素乏圖經茫無可考叔韶效官于茲甫及半稔正欲搜訪輿理為紀載史事執筆未暇也竹窗常棠字名仲寓居是鎮一日告余曰郡有嘉禾志邑有武原志其載澈水之事則甚略焉使不討論聞見綴緝成編則何以示一鎮之指掌於是正訂稽考集作一經名曰澈水志澈水者蓋水經所載谷水流出為澈浦者是也名仲其容辭紹定三年重陽前一日修職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澈浦鎮稅兼煙火公事羅叔韶序

藏書志卷十六

七

校日精

見邊孫君來此聽訟優長遇事練熟雖鎮場廢墟非疇曩比然能公謹廉敏明燭隱幽才餘有餘趁辨自足爰割已俸售募鐫行水單袁統制開而唱然日是書不刊於鎮稅全盛之前乃刊於鎮稅凋弊之後甚可嘉已銳捐梓料肅贊其成噫元和郡縣志丞相李吉甫所制也後三百餘年待制張公始刻于襄陽今余所編澈水志後二十七稔權鎮孫君即鑄于時阜則是書之遇知音不又大可慶耶竹窗常棠

清祐臨安志六卷

抄本

施鐸撰

原書卷數無考今存城府山川兩門自卷五至卷十凡六卷題稱臨安志無清祐字亦無撰人名氏伏

詩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周淳創為臨安志其後清初開施經成
清間潛說友應事編纂皆有成書今惟潛志尚存鈔帙周
施二志世已無傳云云是書所載事迹至清初止稱理宗
為皇上其為施志無疑叙述簡雅徵引該洽所引祥符圖
經宋代已佚藉此得稍存崖略遺文逸詩多有咸淳志所
未載者書雖殘闕亦足為考證之資也

城府小序曰自古圖謀所載郡國必繫之於山蓋陵谷之
遷變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異山則終古表立而考論與
地者恃以為識焉錢塘舊治武林山猶云通江則今之湖
固與江通也華信作塘乃徙平地則已漸為陸矣若沙河

藏書志卷十六

入

校日精

漾沙坑與所謂瀾頭之類皆古水所及也隋代始州於柳
浦西依山築城嘗慨然求所謂柳浦者已不可考而依山
所築則今之鳳凰山也前治武林山治後鳳凰山兩山之
間昔水今陸豈非天所以啟神明之曠乎厥今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魏魏煌煌不可尙已抑嘗聞長安之都八街九
陌相為經緯中為馳道無得輒行而左右升降有上下之
別是知壯麗以重威矣亦知京兆為郡國首矣然馬遷歷
舉高結大袖之謠以為難或更不奉法良山慢起京師周
其有言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眼官中朝製一衣庶
家晚已裁學然則所謂為四方極為郡國首者要必有在
而天造地設以成神聖威大之勢已非一時一世所積又

如其不易然也故具論之叙城府第三

山川小序曰蓋嘗登天目山憑仙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
雙溪並趨而合于於瀾縣尊岸似少駐回望天目曾雲中
如沉雄古大將按轡其後山大勢不可退少央驟已抵臨
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耳循而至九鑠山蓋略為盤礴環
以天柱諸峰若暫止息者已而臺臺赴餘杭下武林靈隱
山始韶秀而山於是左右分北高峯左轉抵葛嶺下標以
保叔塔右轉一支挾南山標以雷峯塔二塔為西湖門戶
而山特派起為南高峰健以八蟠慈雲諸嶺巖為七寶鳳
凰山昂頭布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詭異矣猶
未為異也又嘗自黔歛諸山循行括蒼天台皆崖岸巖特

藏書志卷十六

九

校日精

至沃州下嵎嶺山漸平行薄雲門會稽漫以鏡湖繞少舒
鴨文縷細嶽靡靡至西陵所謂越王山者旁率諸山咸巖
亦界江而止吳越兩山於是相主賓而湖河衝貫焉然後
雖然嘆曰山川無情也而天以是為巧天非能巧也而氣
以是為會然則氣之所會天不知其為巧山川不知其為
情彼大行黃河嵩洛雍渭之勢可坐想也夫杭之山川其
美眾矣大較當以是觀之叙山川第四

清初玉峯志三卷續志一卷 抄本

陽美凌萬頃陳留邊實撰續志 陳留邊實撰 理該
文核綱舉目張考崑山文獻者以是二書為最古原書闕
文頗多庚辰仲夏從陳君子華藏舊抄本校勘一過訂誤

補缺始稱完善云

崑山為吳壯邑地險而俗勤田多而賦重凋弊積有年矣故於稽古載籍之事多缺焉考之吳郡志雖附書一二其詳不可得而聞公澤承乏學製每與鄉校諸友議斯缺典欲網羅補苴然方有公事未皇也直學凌君掌儀邊君俱有俊譽慨為己任搜訪擬拾斯已動矣地理標名財賦之件日嘗與參訂至若廢置因革人物異聞視昔為詳將來印證於多識前言往行者俄及瓜懼失其傳而二君之勞孤矣姑錄諸梓以俟方來庶知今者果不謬古者猶可質云澤前王子中和節東嘉項公澤謹跋

藏書志卷十六

十一

後日精覽

事有急於此則謂之不急也亦宜然往無所稽來無所據識者每以為歎永嘉項公出宰茲邑百廢具興一日下叩圖經事以萬頃嘗輯叙一二蓋略焉而未備也掌儀邊君尤勤於搜訪遂相與編次期年乃成本古今郡志所附而益以耳目見之可攷者大槩公之修創增益為多昔人以笏比甘棠後之覽者猶笏然則是志為不徒作矣博雅之士尚訂正之松廬凌萬頃叔度書

玉峰有志尚矣淳祐壬子編類於邊君直學之筆刊鏤傳信距今逾二十稔咸淳壬申余捧檄代庖斯邑緝聞是書頗有遺佚若派賢之公田撥隸若學校之創主學建直舍或述前輩之詩而日載諸雜詠者為不見全璧之嘆或題

掄魁之名而不編入人物者有幹乘周鼎之疑是皆聚於時之所不及失於見聞之所不逮耳余因以續志屬之邊君邊君曰某有志於此久矣敢不自力迺會梓古書搜覽今籍三閱月而書成增入者三十餘條改定者二十餘條混混乎風土之攸宜總總乎事物之備舉理該文核綱舉目張其長公訓導銓釋辭詠亦一新之余重鄉拜觀不忍釋手謹命丁繡梓以壽其傳後之覽者與吾同志嗣而續之庶斯文之不泯也是歲中秋日合沙玉淵謝公應謹書石湖先生志吳郡書與縣勝周三君子相詮次有某人持其事求入志不得遂諱曰志非石湖筆也不湖嘆不辨崑志之作向出於二人之手事詞或未一今夏不接續修將

藏書志卷十六

十一

後日精覽

以釐前誤而紀新聞或有識其擅者其與議吳志者若相反焉於此可以知後進之視先達天地之相遠絕也於其鈔梓之畢書以自訟此意邊實謹書

余先世自常熟雙鳳里徙家嘉定西鄉迨余八傳矣嘉定本崑山地宋南渡始析為縣徵吾鄉掌故者亦而上之當求諸崑山而宋元志乘訪尋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聞袁又愷購得凌萬頃邊實玉峰志及實續志亟假歸讀之志成於淳祐壬子續志成於咸淳壬申皆在析縣以後不叙嘉定事然遍覽近代藏書家目錄均未之及乃知天壤間奇秘之杳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沒於瓦礫耳宋世士大夫宦成之後往往不歸故鄉而舉子亦多就商

一第〇〇〇冊黃卷四庫全書 4

居求解此志所載人物如王縉劉道吳仁傑陳宗名敖陶孫張匯趙監樂備輩皆寓公也王葆傳稱崑山自孫載登第甲子一周而葆繼登第邑人美之今檢進士題名則孫後王前尚有龔程龔况唐輝黃偉衛闡張德木六人殆皆由寄居登第而不由本縣申送者乎凌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木陽羨人其父爲顏氏婿因家焉邊實本開封人樞密直學士肅七世孫自高祖以下始居於此志既爲其曾祖惇德立傳而續志復爲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遙遙華胄敷衍千言難免汰哉叔氏之譏矣嘉慶丁巳秋八月嘉定錢大昕跋於紫陽書院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十六

十一

愛日精廬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

修纂 闕卷六至十卷二十九至三十三卷四十三四十四

四凡十二卷抄補

馬光祖序 景定辛酉

馬光祖進表

馬光祖獻太子履

周應合修志本末

顧氏手跋曰此讀未見書齋所藏景定建康志依宋本舊抄也失去者十二卷 六至十二卷二十九至三十三卷四十三四十四 闕圖既從家抱冲本抄完復以卷中闕頁屬予補寫意謂當是所據宋本模糊抱冲本雖有或係出於補板故不驛入而附於後蓋

慎之至也抱冲本有錢竹汀先生校語十餘條別爲一紙錄之嘉慶丁巳潤黃記

黃氏手跋曰嘉慶丙辰從書肆得影宋抄景定建康志殘本九冊有半問其由來蓋浙省書攤以此爲模稜書籍之廢紙已去其二冊有半彼以素紙易之故奇零如是予因假抱冲本抄補至丁巳冬竣事抱冲本爲鎮洋開公名珽字書臺之所藏與嘉定錢少詹相友善少詹曾從借觀故附校語於其中黃丕烈識

又曰嘉慶庚申陽湖孫觀察借予是本寫樣付梓孫僑寓金陵從節署獲觀康熙間

勅賜宋本間有闕失故假影鈔本相勘辛酉冬以原書歸予并

藏書志卷十六

十二

愛日精廬

惠新刻本于逐一繕閱其間實有誤處宜增補更改者如卷一第六葉留都圖原本闕宜存空白卷十三第三十二葉原本有宜補卷二十二古南苑以下行款改宜更正卷二十九第一葉卷四十五第一葉文異俱宜更正未知校勘時何所據而不遵影宋本也壬戌小春丕烈識

景定嚴州新定續志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鄭瑤方仁榮撰

方逢辰序曰郡之有誌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嚴於浙右爲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止不受潤下不升鹵雨則潦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 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具民苦而耐其俗齋

而對其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而入帛官兵 屢率取米於隣郡以給而百姓日糶則取給于衛娶蘇又之客丹較之湖右諸郡其等為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誌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為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記事走書屬于為序子謂嚴為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旌之地今皇儲賜履則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欲究知之矧惟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觀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

藏書志卷十六

古

凌日精磨

宵計民瘼之萬一也 戴集

咸淳臨安志一百卷 舊抄本

潛說友撰 闕卷六十四卷九十卷九十八至一百凡

五卷

恭維聖宋受命奄旬萬方大明中天燭燁自息迺太平與國三年吳越以其地歸我職方氏是歲杭始置守丞建交陸府遂為行在所按古志杭舊屬會稽禹於此舍航而陸故名恭問光堯大駕初臨登郡治中和嘗作為歌詩慨懷夏后氏之烈聖心曠數千百載而神交固有幾乎禹蹟之外其亦見夫流風躋俗得過化之所存而有感焉耳嘗試觀之有車船種楫之蹟故其人至於今忠以勤有苗山封

爵功德之會故其人至於今勤於為善有織貝楹楯之貢故其人至於今知尊君而愛親饒氏生長其間性習自然國三世四王而終不失其臣節迨宋之興也深察夫人心歸德之天如川斯赴莫之能止則一旦決然舍去其固有之業以委命于朝忠誠忠矣抑杭之人何莫非忠懿天地之間燥溼風雲萬物一氣抗獨字 十之所漸者遠知帝王正統所在焉故也自國家既之如在甸服率選字 十地大故要必有所甚重者湛思融化涵浸滋久益固結而不可解南渡艱難之際旄倪提攜左軍右壘牛酒相屬於道頓首六料之下如見父母誓有須無費難履更大震撼而莫之變也川承我命於茲新邑述是二百年間杭之有功

藏書志卷十六

五

凌日精磨

於國家也甚大而祖宗之有德於杭亦深矣開慶羣小謀國召戎一時謀臣或倡異議幾搖根本賴先皇帝蔽自上志獨倚今太傅辯章國公外頓入絃內維九鼎宗廟社稷之靈恃以安 卒之披攘蒙霧再奠宇宙至今八街九陌歌鼓四時往往相與吞飲不圖復見今日烏乎我理宗有德於杭也不又大歎杭之福諸夏之福也肆皇上克篤前烈宅中國大不以遇臣為不肖命殿是邦幸遇朝廷治平年穀屢登浩穰之府化為簡淨因得以蓋其疵批暇日視故府閱郡乘或病其漏且并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為圖為表為志總百卷而冠以行在所錄尊王室也既成上之天府以備政教之萬一焉禹貢稱冀州既載梓者謂以

賈賦役事載之書其於天子所自治之國謹重固如此九州攸同言歸舊京聖子神孫尙充念我光堯懷禹之遺志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勅令官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繕蠶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潛說友謹序

嘉禾志三十二卷

徐碩撰

圖志之書古史筆也成周職方掌天下之圖外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嘉禾爲志何昉乎猶記袁似衡爲郡治中其家常有古書江浙圖志無不備獨禾與劇然非關也禾

藏書志卷十六

末

愛日精廬

與經邑爲州才三百載五代至宋初皆倥傯不暇真宗景德四年嘗詔諸道脩圖經僅得海鹽一志而已清熙甲午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郡志此作古也前乎伯紀所謂舊經雖博覽之士無所見其簡略可知後乎伯紀郡守岳珂嘗命鄉先輩圖表鄉重修且徧徵諸邑搜訪古跡可謂勞於用力書未成而勸翁改調上而無紀錄之冊可參次而無老成之士可質又次而無賢子弟可詢其家世其欲正譌補闕豈不難哉仰惟皇帝考圖數貢自北而南此不容於浸廢往者郡經歷單君慶因請重修郡博士徐君碩承命屬筆搜獵散亡其綱正其篇目加多既完矣而母丘之板則未也萊山劉公傑來殿是邪路推翟公汝弼

啟其議諸路官又相其成可謂是書之幸夫圖志重事也其存亡夫豈偶然雷次宗非無豫章紀洪駒及求之不得見范石湖非不冀吳郡志以妄議而不得刊今嘉禾志闕而全絕而續郡侯其有功矣哉昔賢德元不能對帝丘之問人到於今陋之令郡人得是書可以不爲德元矣余故喜爲之辭至元戊子孟夏里人鄒晦序

郡有志做九工遺意也書以志名凡一郡之事皆在所當錄豈特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而已哉嘉禾在春秋爲構李至吳黃龍三禩以禾生山拳野故名自春秋距今千七百餘年其間有沿有革有廢有置世道汚隆之故人物盛衰之由與夫山川風景之所以殊郡邑事蹟之所以異其可

藏書志卷十六

七

愛日精廬

紀者何可勝數而舊志多簡略弗載宋嘉禾甲戌郡守岳侯珂悼前開之遺闕嘗命鄉先輩圖表鄉賦任行人子羽之事緝彙將上而岳侯去鄉論借之越六十三載皇帝撫有江南寸天尺地無一不入版圖內迺至元甲申克齊單公慶來佐郡幕公餘過從輒清談竟日每喟然歎曰圖志三歲一上法也此邦自總府開藩亦既數年而郡志未脩非闕典歟遂創議檄委郡博士徐君碩重加修纂君承命惟謹網羅散失抉剔幽眇攷古訂今哀集會粹異之爲卷者五今之爲卷者三十有二囊之爲門者二十有五今之爲門者四十有三彪分臚列此志得爲全書徐君之用功亦勞矣編成而萊山劉侯傑實來一日曠覽辰洋路推良

佐翟公汝弼以是白侯侯喜退而誌於同列同列亦喜亟命工刻諸梓時與人會事與機投莫不度是書之遺昔張茂先志博物士歎其才蕭相國收國籍史建其識向非侯有相國之識思以其知戶口為急務則此志編而不刊與不編等徐君雖有茂先之才其何以自見是舉也侯既能俾創議者不至為岳之中沮又能俾修纂者不至為闕之徒勞侯亦賢矣哉侯不郵屬余序奚敢以老鈍辭雖然此一郡事也侯賦政於外屢殿名邦入坐廟堂將以均四海為己任他日志輿地志九域必有能紀侯之勲業者侯其勉之至元著雍困敦孟夏朔日里人前進士納軒斐唐天彭書

藏書志卷十六

六

後日精

類編長安志十卷

舊抄本

素竹堂藏書

京兆路儒學教授駱天驥纂編開成路儒學教授薛延年校正 是書取宋欽求志刪去繁蕪撮其樞要增入金元沿革分門類聚故曰類編宋元地志大江以北自齊乘外無一存者是書難以古蹟為主凡州郡之變更城郭之遷移以及山川名勝官室第宅邱陵冢墓與夫古今興廢之殊名賢游覽之作無不備錄又附之以紀異辨惑而以石刻終焉則列之郡縣志中當無不可所採如地理證編三輔會要今且無有知其名者金元詩文所載尤夥俱足以資參考是書也非所謂絕無僅有者歟卷首題薛延年校正延年當即注人倫大統賦者文淵閣書目素竹堂書

目俱著錄此本有葉伯寅圖記及葉氏藏書印記知即素竹堂舊藏本也

雍之長安其來久矣乃古之鄉聚名在豐鎬問周秦時已有之李善西都賦注漢高帝都關中築宮城擇嘉名可長安於子孫故曰長安城可長樂於宮室曰長樂宮長安之名自此始著宮室記曰秦之咸陽北至九嶷南至南山東至河西至汧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大馬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逼至漢武廣開上林苑中有三十六宮二十二觀秦之故宮莫不增葺秦迄今寥寥千五百載兵火相焚蕩官闕古蹟十亡其九僅有存者荒臺廢苑墟址頽垣禾黍離離難以詰問故老相

藏書志卷十六

九

後日精

傳名皆訛舛如秦莊襄王陵為韓信冢漢長安城為陽甲城隋太極殿基為走馬樓董仲舒墓為蝦蟆陵漢武太一谷為炭谷唐興慶宮為九龍池雖有舊記各紀一時之事其沿革互換之名各不同宋敏求編長安志自周秦至唐宋唐京兆府管二十三縣宋承興軍領十三縣華耀乾三州鳳翔一府關商同二州華止有渭南蒲城兩縣殷嗣一名今為三縣漆沮二水同為一河漆出離州俗號石州河至櫟陽南交口合渭沮出同州號洛河三合口合渭相去百餘里為漆沮一河其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僕家本長安幼從鄉先生游兵後關中前進士碩儒故老猶存百人為士林義裝者年文會講道之暇遠游樊川韋杜近則

鴈塔龍池其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或談故事或誦詩
文僕每從行故得耳聞目覩每有闕疑再三請問聖元皇
子安西王胙土關中至元癸酉創建王府選長安之勝地
王相兼營司大使趙以僕長安舊人相從過訪周秦漢唐
故宮廢苑遺蹤故蹟自豐鎬阿房未央長樂太極含元興
慶魚藻籙不登應是以長安事跡足履自見之熟從心之
際每思舊志散漫乃剪去繁蕪撮其樞要目漢晉隋唐宋
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縣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
類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賢詩文長安景題及鴻儒故老
傳授增添數百餘事衷爲一集析爲十卷目之曰類編長
安志覽之者不勞登涉長安事跡如在目前豈不快歟老

藏書志卷十六

三

愛日精廬

眼昏花中間多所脫略訛錯更瑛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
之元貞丙申中元日藏齋遺老駱天驥引
長安古都會也自周秦漢魏已降有國者多建邦於此所
以山川之形勝宮室之佳勝第宅之清勝丘陵之名勝爲
天下最以其歷代沿革之不同互換之或異有好事者
書以志之如三輔黃圖三輔決錄西京雜記關中記景龍
文館記等書或失之於繁或失之於簡莫如長安志之詳
且盡也然或問一山一水一臺一榭茫然莫之能對良由
卷軸之多分布散亂未能詳涉而通窺也學者病之藏齋
先生駱公飛卿辭聲利而遠市朝老於翰墨者也讀書樂
道之餘取長安舊志前後二十卷十餘萬言門分而類別

之使水能會涇渭瀾淮之名山能萃大華終南之秀孔都
邑宮觀工陵墳衍沿革興廢之名賢豪居處之迹士夫經
行之地僑人題品之文又注於下棋布星羅若網在綱有
條而不紊書成或病其碎愚曰世之類書多矣如儀禮則
指其事而必窮其源通典指其事必盡其要通鑑事總韓
切文類皆此意也儻人物混則孰能辨夷夏之殊五穀雜
則孰能辨菽麥之異且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不如是
則不能成治道而贊化育也物且如是書何不然若鉅木
以行使游秦者不勞登涉而知地理之詳未至秦者得觀
此書目下長安宛在目前矣又不可謂秦無人焉大德戊
戌清明后二日安西路儒學教授鹿溪賈誠文裕序

藏書志卷十六

三

愛日精廬

九丘有書九州有貢地理有志寰宇有記皆四海之學也
或有山川川後陵遷谷變歷代沿革隨時廢興所以不能
必其主名儻非識究堪輿學探今古至有皓首弗克致其
知者方輿雖未遍覽而所居鄉國懵然未知可乎哉京兆
教授駱飛卿長安故家也嘗集先儒舊志并古人詩文從
游前輩周訪鄉老其所得者其載無遺目曰類編長安志
而廢毀荒陵離宮別館城郭之損益州郡之變更脫遺者
增補訛舛者訂定駱公自序已詳之矣茲不必云較之舊
志一完善爾長安古都會也是編一出或平居暇日披覽
於几視之間其周秦漢唐遺蹤故蹟不待訪一可知
足跡未及如在目前使君是邦者胸中了然問無不知亦

士君子之一快也路公用心仁矣大德戊戌夏四月中辭
日前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與
魯管內勸農事山木老人王利用序

大德昌隆州志七卷

文淵閣傳抄本

馮復京等撰

史所以傳信傳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擯三者之
長曰學曰識曰才而後能傳信於天下蓋非學無以通古
今之世變非識無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無以措褒貶之
筆削三者闕一不敢登此職焉然而有天子之史有諸侯
之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齊之春秋是諸侯之史也後世因
之郡各有錄所以備天子史官之採錄亦豈可易為哉若

藏書志卷十六



文淵閣傳抄本

昔素王刑賞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之君臣游夏不能贊一
辭司馬氏以良史才而作史記議者皆稱謂十二諸侯年
表為散亂於聖經然則侯邦之志亦以記事纂言也而可
易為哉往宋末運人主好諛宰相導諛士大夫習諛內外
遂以成風操史筆者多患得患失之夫希合顧望不惟混
其實以誣公朝之是非抑且駕其虛以騁私意之向背故
光甯理三朝之史皆權臣黨與之蕪辭而郡縣間一時之
志亦侯牧誇張之誕筆今宋史既與國偕亡惟志書之見
於郡縣間者版籍所計或以寡為多風土所宜或以亡為
有形勢所在或以險為夷貢賦所出或以儉為泰評人物
則多過情之譽陳民風則少退抑之辭粧飾富麗誇為美

觀詳及其實百無一二有上之人按其國數其貢流毒貽
害可勝言哉昔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文書具知虛實險要
用以相漢厥功茂焉籍使今世或有踵蕭何之智信往宋
所存之記載實其實於天下郡國豈不敗乃公事余益以
悲世變之至宋獨圖書文籍一事鑿空獨僞顧不如秦之
猶為務實而且貽禍於來世蒼生也昌國中海而處由縣
陞州而州志不作此固悞斯吏不知稽古之務而為七者
亦有罪焉余來首訪圖經徒起文獻不足之嘆感歲餘始
於里民搆得其籍大率浮誇如前所云讒欲刊削且書混
一以來之沿革既以授州之文學士屬余往吳中此事遂
廢今瓜皮已踰滯留臥疾豈其機乎乃趣學官拮據舊載
芟其蕪黑其不實定為傳信之書使州之闕文善於所補
以俟掌建邦之六典者采焉故序作史之大略與吳時文
勝其質之流弊俾二二三子知所決擇而復有以告之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嗚呼史闕則紀綱將板蕩而無稽
矣是豈斯民之幸聖人猶幸闕文之及見也蓋逆知他日
諸侯惡其籍之害已而去之也今余於舊志得之既難本
復無二二三子不亟圖之余幸而受代則是籍之存於有
司者幾矣嗚呼猶欲及於闕文得乎大德戊戌七月初日
潼川馮復京序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袁桷撰圖卷九至十一三卷

自序曰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來輔至於
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揭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用
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
之社亡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書擇要漢
中夫豈偶然也哉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平寰宇首命秘
書監僑臣輯大元一統志沉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脗合
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徹於上馬侯澤
潤之固嘗爲中秘官知之矣暨守四明乃曰明舊有經今
爲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爲首扼塞戶板物產地利是宜
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昔之高門巨闥屬於宅里者獨
可考也謂衡久爲史官宜有述稱嘗聞之洙泗道俗稽之
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詫鑄鍊之利以害於若民昔人之
所不道空虛說增農日益困甚者犯其山林屋室之盛幸
書詣庭若幸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
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政以魚鹽爲急儒者詬之
維明負山橫江歲阨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
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官賦室戶口之無恒釋道遺
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永嘆焉者矣乃爲十二考以志
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也馬侯爲政愷悌惻隱以宜
於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吳君某勤恪承令詢求州縣之所
宜聞者良備因是得以成書焉

至順鎮江志二十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華藏本傳錄

案至順時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曰
明里答失至順二年六月七日狗兒至順二年六月七日脫因
至順元年十月兀都馬沙至順四年正月脫因下備載祖父
名位爵謚及脫因歷官始末較他人特詳其時之參佐則
趙禹珪王傑孔世英學官則韓琪徐圓或者脫因任總管
時命僚屬所修歟始敘郡終考古凡一百門而亦冠之以
郡縣表徵引詳贖叙述該洽土產貢賦兩門臚陳名狀尤
爲賅備至於郡守參佐遠溯六朝鄉賢寓公近蒐元代與
嘉定志互相補苴是亦足以相輔而行矣

金陵新志十五卷 元至正月本 陳眉公藏書

前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輯 卷首有廉公印記

郡志之見於世者多矣其間名是而實非語此遺彼者比
比皆是求其紀載有法序事詳密使人如身履其地而目
擊其事者則百不一二見焉豈以其陵谷之變遷事文之
繁縟故紀述有難詳與不然何其可觀者鮮若是哉甲申
春浮光士張君鉉以其所撰金陵新志首藁見示其修志
本未略曰首爲圖攷以著山川郡邑形勢所存次述通紀
以見歷代因革古今大要中爲表志譜傳所以極天人之
際究典章文物之歸終以摭遺論辨所以綜言行得失之
微備一書之旨至其終又曰文據其實事從其綱亦詳矣
哉是年夏集慶路將以是編鈐諸梓上之臺翁曰善且以
序見屬辭不獲命應之曰是編首藁固嘗見之而有以知

其叙事之詳也使其中皆然豈不能使覽者如身履其地而目擊其事哉予聞張君博物洽聞而作事不苟於是編也各有始詳而終畧者乎是夏四月初吉率直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索元岱序

修志文後

修志本末

崑山郡志六卷

抄本 從陳君子年藏書抄本傳錄

浦城楊德纂 元成宗元貞二年升崑山縣爲州故云郡志是書分目十五節核謹嚴誠有如楊鐵崖序所云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者惟書止六卷與序二十二卷之數不符或經後人合并歟

藏書志卷十六

宋

後日精讀

崑山州楊才抱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乘凡二十二卷因其友袁華謁于錢塘曰先君嘗以州之志籍多散漫疎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是者蓋十餘年而獲成此編今州監守羅帖木爾將壽請梓予與才系同出浦城文公十葉後幸惠一言引諸首余謂金匱之編一國之史也國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類山國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賦社田租土貢風俗異同戶口多少之差由郡史之信也然則操志筆者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與於斯乎吾曩入吳竊見公所著宋朝著述之錄凡若干卷今之修史者購之而未得也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氏通辨行於時吁公

之博學有史才可占矣宜其成是書也立凡辨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與前邑志不可同日較工拙也且吾聞崑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租賦甲天下郡縣市買之船率焉海艚之艘出焉廣田水道之利害在焉忠臣烈女代不乏絕鴻生碩士爭爲長雄不有史才者出而任筆削何以爲是州之信史哉吁是書之得記者今幸矣故余不辭爲之敘抑予又聞公所著著述爲採書使者賺而去之而賞爵罔及焉以才之不平而公九泉之憾也故併敘及之公諱諱字履祥東溪老人其自號云至正四年秋七月奉定李輔勝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序

藏書志卷十六

宋

後日精讀

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志中有新治舊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崖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崖所見乃別本邪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妙士孝廉所藏舊鈔本讀之嘆其簡而有要因綴數言於末竹汀嬰錢大昕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崑山郡志元楊德纂撰鐵崖先生叙云二十二卷今止風俗起至異事止十六門其六卷蓋不全本也竹汀詹事跋云首尾完具疑鐵崖所見爲別本其說非也地志首重建置沿革輿圖城池鄉都橋梁水利戶口賦役學校官署壇廟祠宇諸大目今皆缺而不載且楊叙

中明言崑山自縣升州戶版地利日增賦稅甲天下州縣
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絕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此
第全書之後六卷幸梓第名官人物雜記諸卷尙存足備
宋元來是邦之掌故不以殘缺忽之可耳道光甲申春正
上元日琴溪拙叟記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影印元刊本 從外舅言耐德先生意元刊本影寫

一 虞興撰 琴川志自宋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創修後
迨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廣其傳至清初辛丑縣令鮑廉
又加飾之然後始爲成書更百餘年舊梓殘毀無遺鎮屬
耆老顧德昭等徧求舊本參考異同重鈔諸梓則鎮特因
鮑氏原本重爲刊板耳非有所更定也案自序曰其成書

藏書志卷十六

天

愛日精廬

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是則凡分附卷末者皆鎮所增書
以補鮑氏所未備者故仍題鎮名云

戴良序 主王乙巳

丘岳序 寶祐甲寅

褚中序

自序 至正癸卯

興立本跋 崇禎己巳

蘇州府志五十卷圖一卷抄本 從陳君子華藏明洪武刊本傳錄

郡人盧熊輯 始沿革終集文而冠之以圖十八圖後
各繫以說吾郡自吳郡志後宋章憲元趙鳳儀遞有撰述
皆未克竣中盧氏之繁撮要損益舊志勒爲成書一郡文

獻釐然大備攷吾郡掌故者以之繼吳郡志焉可也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射賦
爲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
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
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
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
記范成大趙興憲皆撰類成書厥後有意志者病其未完
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類散軼元趙鳳儀爲總管嘗集諸儒
論次是圖會政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
之乖紛以爲苟不全而志之恐不足示來者乃攬衆說據
遺事變繁取要族別類分爲志以述地理郡邑文學祠祀

藏書志卷十六

天

愛日精廬

食貨兵衛之屬爲列傳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日日名宦
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
技之良及其事有六可棄者附焉前爲畫圖以善疆域之
異同後有集文以備古今之制作總之爲五十卷於是數
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洪武十一年
知府盧陵李侯亨嘉是書之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
傳丁內艱去己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
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書舍人以余自同朝之好請叙
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朕不過記
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序紀傳志年表之法
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郡志專

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富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豈獨能毅狀以筆削為己任效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庶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此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喜熊能急於世俗之所緩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洪武十二年四月既望前翰林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叙

藏書志卷十六

三

愛日精廬

右都邑郡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六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七

史部

地理類

水經注四十卷 舊抄校本

經注 道元注 是本係馮氏己倉手校黃筆塗改者據相大中影寫宋本也行間青筆側注者據朱鬱儀校本也紅筆增改者據謝耳伯所見宋本也每卷未俱有馮氏題識

馮氏題識曰校用柳念本黃塗改者是奇事用青△朱改亦用青佳言瑋句用黑○或△此本不誤而柳本誤者亦用朱筆側注柳本所作之字直用紅筆增者謝耳伯所見

藏書志卷十七

愛日精廬

宋本也

又曰校閱此書俱用柳念宋版印抄本行間青筆紅朱煤筆鬱儀所校

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年歲明嘉靖

陳居撰 上虞有三湖曰夏蓋曰上妃曰白馬五鄉民

田五鄉者承襲鄉十虞鄉也 實報其利自唐迄元興廢不

一恬寡集古今沿革興復事實暨公牒訟牘歌謠碑刻以

及疏濬閘築之規啟閉蓄泄之法履載無遺俾後之有志

水利者得以據籍而求是亦可云留心經濟者矣

井田廢阡陌開而圃澮溝洫之制墮由諸侯之去其籍也

鄭國白渠考陂之利與沒世不忘苟求其故不有傳載亦

何所引考證此則上虞縣五鄉水利之編所宜作也。縣傳有三湖曰夏蓋曰上妃曰白馬五鄉受川之家實蒙其利。疏治圍築之規啟開蓄泄之法自東漢逮今既詳且密。間有持爲覆瓿更易者賴載籍明白持以證據於是乎得不混。雅之人陳恬又懼其久而或訛也。哀集古今沿革興復事實以及誌刻左驗公規。訟臆鉅梓成帙將垂不朽俾論來者其用心亦溥矣。搆求叙引噫讀禹貢而知河洛考水經而尋源委詎不信然夫水利之在天下善用之則其施博有考證則靡濫廢司口受民寄庸不究其利病耶。是湖也在往歲嘗有橫民獻佃於橫政者適余視師上虞亟力止之得弗奪茲故重其請而輒序焉。不徵不信有如此水

藏書志卷十七

二

愛日精廬

主正二十又二年秋九月望日奉直大夫温州路總管

內勸農防禦事天台劉仁本書

士君子有天下國家之責則當思所以利乎天下國家無天下國家之責不能思所以利其鄉者其賢亦可尙已。而况所利不在於一時而有以及於後世之遠且博哉。上虞陳晏如以五鄉之水利具有本末不徒輯而爲書又必刻而傳之以垂永久是其思以利其鄉於後世之意何如也。蓋夏蓋上妃白馬之爲湖於上虞舊矣幸而不爲田則其利之利甚厚不幸而不爲湖則其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利害之分較然則者奈何細人之庸見往往沒於小利率。倘施之可爲浩歎此晏如所爲夙夜惓惓使後世長享

厚利而毋蹈遺害爲子見其書而悲其意曰今而見士君子不任天下國家之責而能思於其鄉貽後世之利耶斯人者遂爲題其首簡俾後世覽者於是乎尙其賢至正二十二年前集壬寅十二月朔從任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楊應序

水利芻言一卷

常熟李卿雲撰 論開濬白茆河事

鄧敷序 正德辛巳

七世從祖果齋先生序曰吳爲澤國率多水患吏於其土者政有興廢一惟其人昔蘇文忠公爲政於吳聞軍器善於水學訪之得其所爲書上於朝君子謂公與人爲善智

藏書志卷十七

三

愛日精廬

也嘉謀不隱忠也式敷民德仁也頃年以來三江既塞諸浦日涸太湖奔潰周川疏洩被患猶數且甚吾友李君瑞卿嘗有疏濬之議矣而時無文忠漫莫之省大司空李公以天子之委重講求起廢之功瑞卿有條陳二十策將上之會河南馬公以按治之職蒞吾常熟覽而嘆之命有司瑞卿於南以見公瑞卿水學不下於鏗而二公能以蘇公之心爲心也大夫劉姪又樂爲之勸奮吾知是書必有遇也瑞卿遇事敢言其所論列不暇文飾揆厥立就盡其所欲言而止識者謂其文直其事核有子長之遺風若其常窮居而懷世慮則又有范文正之隱憂焉者是可嘉已故爲之序以相其行正德歲在辛巳秋七月望後支川張

京安書

右河渠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舊抄本

右廸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准備差遣臣陳克左宣
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同進

呂趾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右邊防

洛陽何藍記五卷 先君子手抄本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自序

雍錄十卷 明嘉靖刊本

藏書志卷十七

新安程大昌秦之撰

康海序 嘉靖辛卯

李經重刊序 嘉靖十一年

右古蹟

北戶錄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從陳君子手抄舊抄本後

段公路撰崔龜圖注 關本姓錄 舊抄本日錄後有

臨安府太府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一條

陸希聲序

桂林風土記一卷 舊抄本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融州諸軍事
守融州刺史莫休符撰

自序 光化二年

岳陽風土記一卷 明嘉靖刊本 葉石君藏書

宋宣德郎監岳州在城酒稅務范致明撰 卷首有葉石

君印記

徐學謨序 嘉靖癸亥

陸瑯跋 嘉靖甲辰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臨馮氏曾伯校

新安張敷頤編 卷首有毛子晉斧季印記

建康禹貢揚州之域斗牛分野在周為吳在春秋末為越

魯哀公二十二年 自越之後一百四十年為楚 昭王三

越王句踐滅吳 楚王負芻五年為秦 初楚

越自楚之後一百楚十年為秦 所滅乃周赧王時也

藏書志卷十七

或王因山立號直金陵邑 或云以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

金陵今石 及秦兼諸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金陵屬郡

郡 與郡也 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

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邑為秣陵縣

縣 後在今秣陵 漢武帝元封初廢障郡置丹陽為秣

陵縣初漢置揚州治無定所輿地志云先理歷陽後理壽

春其後又徙曲阿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

明年城石西改秣陵為建鄴晉太康初廢建鄴復為秣陵

愍帝諱業開改為建康元帝即位以建康太守為丹陽尹

宋齊而下咸都於此焉隋平陳廢丹陽郡乃於石城置蔣

州併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甯縣唐武德二年為揚州

東南道行臺置尙書省輔公祐據江東七年平又改爲蔣州八年罷行臺攝揚州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陽溧水等縣九年移揚州治江都改金陵爲白下縣屬潤州正觀七年復爲揚州乾元元年改爲昇州上元二年廢光啟三年復仍以上元句容溧水深陽四縣隸之置節度使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爲金陵府號曰齊國封李昇爲齊王以建康爲西都以廣陵爲東都昇僭位國號唐正位共二十皇皇稱開寶八年平之復爲昇州天禧二年改江甯府建炎三年改建康府此金陵郡邑升降廢置之不常也余因覽圖經實錄疑所載六朝事尙有脫誤乃取吳志晉書及宋齊而下史傳與夫當時之神記參訂而考之分門

藏書志卷十七

六

愛日精廬

編類綴爲篇目凡十有四卷雖猥陋無益於治道然展卷則三百餘年興衰之迹若身履乎其間非徒得之於傳聞而已同志之士盡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紹興歲次庚辰八月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序

高陽許嵩作建康實錄文多汗漫參考者疲於省閱新安張養正哀舊史而爲六朝事迹編類部居粲然俾注左三百餘年之故實名布方冊非博雅好古未易成此書也余叨守建康養正適以議郎居幕府因取其書刊於此邦養正名敦頤妻李氏泮以文章道義爲學者之所矜式此特餘事爾紹興庚辰立冬日東魯輯仲通書

是書摭拾遺事分別條理洵是作手然引據失實加以王謝作王樹之類不免爲識者所險且語氣頗似不文今人耳食相尚至以此爲奇書家錄一冊沾沾自喜不暇校讐至有脫落數行增入助語以夾注作正文備書之弊也癸巳之夏借得宋刻亟爲勘對復見是編面目然後冊已足印抄本子不能復見完壁矣虞山馮武識

會稽三賦三卷

明初刊本

述古堂藏書

東嘉王十朋撰刻翁周世則注郡人史鐸增注 卷首有錢遵王印記

會稽之山川風物載於圖經地志者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觀則與易盡屑屑徧讀則神且疲儻非有所去取纂次

藏書志卷十七

七

愛日精廬

成文焉能資於玩釋紹興間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幕資治之暇乃於圖志撮其奕奕之事迹志謂異地非生也謂之類今非生也謂之類今加以舊傳新觀可紀之事從魚鋪張者爲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寫於答問其事實其詞贈旨趣明暢字字淵源誠爲傑作公之究心可謂平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邦者大矣及賦民事業蓬萊閣文皆醅正語亦高妙其有以於奉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吁昔人所言擲地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竊惟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川事物爲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缺然無聞遂使覽者惜其未備籌平日嗜

公之文至於成癖由是不探蕪淺概皆為之注雖未必一一盡得公之本意且以補周君遺闕至其間固有闕畧詳備之不齊者然而意各有所謂謂謂故闕不注者如西子天華之類是也謂謂出處非一而只取一二善為注者如如謂善處于多十筆千筆一統數關九重之類是也

率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曰熟乎見者則從闕略蓋非徒

事夫繁文而貴夫有以證明也李善注文選云諸引文

皆舉先以明後以示有所隨處遇今注賦亦本此意然間有於事不切者恐其繁

冗不敢悉取如黃冠不引禮記之文而引書者是也

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

此者苟能一目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刻中登天

姥其若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從官於此則鏡湖

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焉况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

藏書志卷十七

八 愛日精

班班雖不具在傳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當思

乎奇字之為梗從而為釋音區布於句讀之下凡檢類

者應及英公亦不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

過電而目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時嘉定歲

在丁丑日長至愚齋史錄序

蒲陽比事七卷 抄本 從陳君子 宋蕭敷李俊甫幼傑纂輯

是書仿急就簡蒙求體取蒲

陽山川風俗古迹名勝人物科第道流釋子彙聚科分括

以四言韻語約餘自為之注蓋地志創格也所採如紹熙

蒲陽志長樂志信安志游洋志清源志泉南錄南恩園經

本朝元輔表中興百官題名志閬川名士傳唐登科記五

代登科記離塵不夜編劉夙手記鑑明錄等書多他書所

未見者雖稍有殘闕亦足為蒲陽文獻之徵也

陳謙序曰吾蒲山川清淑風俗醇美民生其間率多秀異

恥事未作一歸於儒自唐距今歷紀數百如節行揚芳文

學垂範代不乏人進士羅第則有祖孫首榜魁亞聯名異

科有賢其詞學之英一門有公卿岳牧之盛至於軼材絕

藝隱士高禪間見軼出殆難悉數固炳靈之助亦漸靡使

然也舊誌間多疏畧由夫主其事者期於遠成操厥之士

不暇博訪遂使覽者不無遺憾今國家貢士李君俊甫幼

傑慨然有志斯事上考史記旁摭紀錄下至諸家文集行

實碑碣青尺悉從采摭詢於耆儒參諸故老積十餘年心

藏書志卷十七

九 愛日精

目之勤益為七卷幾數萬言彙聚科分聯比而書又為綱

目於前偶僊成編尤便披閱可謂勤矣書成適國子博士

三山林公來牧吾郡李君以其書獻一見嘆賞命書史就

抄給以筆札不閱月而畢親翰抵僕誘以序謙竊自念齒

老學荒理當推避既而喟然謂士未遇時往往編綴古今

以為選舉之圖講學嚮文以為俯仰之計奚暇採拾鄉閭

逸事以為前輩不朽之傳後來慕用者之勸也哉是書之

成若不過博雅君子為賞覽但蔽巾笥耳今使君仁賢不

薄鄉郡樂其風土之美人物之盛為之主盟將以傳信久

遠使後人更相勸勵斯為忠孝冠冕言行楷式之歸風化

美意實在乎是此書之幸吾郡之逢耶使君以興甲師

儒宜爲序冠顧乃謙抑以筆授僕若又固辭悉切僕用心之勤與使君樂善之熱終無以表見是題於卷首云

僕至郡之三月李君幼傑來訪出其書一編閱之蒲陽比

事編目也其言纔千有餘其事上下千百年間可法可勸

可喜可愕無所不有於是嘉其工歎其勤也命工就錄全

帙延訪儒生往復訂正凡踰年而書始成乃錄木以傳後

呼僕之力僅止是耳如此山川人物方興而未艾高蹈而

遠跨者又將月異而歲不同也幼傑勉乎哉僕老矣自是

休影衡茅之下萬事棄置行樂餘暇時懷此郡好風南來

每聞述一佳話往往得解頰而笑蓋於此興復不淺嘉定

甲戌四月下泮玉融林琢書於儒雅堂

藏書志卷十七

十一 愛日精廬

武林舊事十卷

泗水潛夫輯

自序

武林舊事乃弁陽老人草窗周密公諱所集也刊本止第

六卷山中仇先生所藏本終十卷後歸西河莫氏家全就

假於莫氏因手鈔成全書以識歲月藏於家第至元後戊

寅正月忻厚德川和父

此書二冊予假於太子太保遂安伯陳公家同年友文部

副郎黃君廷川錄之以歸予云宏治乙卯夏四月望從靖

手跋

遊王抄本前六卷舊抄缺後四卷命工寫足補季假得既

周賢伯校此又晚余校一過頗有是正處朱筆出賢伯手墨筆蓋余所校也此本係余姻友孫眠自舊藏眠自不祿屈指已十有三年矣撫此不勝人琴之痛康熙丁巳小春下浣觀菴陸貽典識於山徑老屋

武林舊事六卷

泗水潛夫輯

宋廷佐刊板跋

留志淑跋

右雜記

游志續編一卷

南村居士陶宗儀九成編 前有宋天台陳仁玉游志

藏書志卷十七

十二 愛日精廬

編序并目是書繼仁玉游志編而作故云續編所載皆唐

宋金元人游覽之文頗有世不經見者如劉祁游西山記

北使記等篇他書俱未之載其存佚之功爲不小矣至李

榕非洛陽名園記范成大駉騫錄吳船錄蓋以世有傳本

故存其目而未錄其文非有所殘闕也

清漪癸卯置園在秋景氣極高迴望屋角山光與天合碧

左右巖巖狀似相招相延如有不勝情者而余適病此

非能遊焉時獨鳩首引韻誦遠遊招遊諸篇以自宣暢因

懷自古山川之美人物之勝登覽遊從之道雖其有得於

是有感於是者不能盡同而皆超然無有世俗垢氣物欲

之累意謂古今樂事無過此者乃取自咏沂而下一千載

問迄於近世張朱氏衡山之游高情遠韻聚見此編若身
參其間而目與之接霄應和而俱翺翔也吁世亦有好遊
若子者乎旬有五日編成是為序天台陳仁玉

辛酉九月望偶過孔嘉兄雲光閣見有此本在几上云是
借陸元洲香遂爾袖歸燈下錄之以為齋中閒遊之玩少
俟閒暇盡將藏籍所傳遊覽諸作錄之以續二公之不足
未知遂此志願否令徐問之裴完併記十一月朔錢穀
游志續編一册錢馨室先生手鈔本子假於長塘鮑君以
文命晉錄之古人於小碎文字編之錄之不遺餘力若此
惜陳氏初編僅存其目異日當一一按目補之也乾隆丙
戌秋七月晦日吳翌鳳志

藏書志卷十七

十一

發日精磨

明錢馨室手鈔游志續編吳郡陸白齋先生所貽吳君枚
借錄未還出游踰十稔不歸家所藏書散失殆盡此書
幸為黃孝廉蕘圃所得予較元刻道園遺稿易之不可則
以枚菴手鈔本歸予予喜過望如獲瓊寶舊本不復置念
矣枚菴善法秀逸手書秘册幾及千卷他所收儲亦皆善
本今之錢馨室也一旦化為煙雲其歸也蓋有大難為懷
者矣展卷嘆息久之嘉慶甲子十一月望通介吳鮑廷博
識於知不足齋

右游記

宣和奉使高麗國經四十卷

舊抄本

毛斧李昭未月太子校

奉議郎充奉使高麗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賜緋魚袋

臣徐兢撰 後附張孝伯撰行狀末卷皆學繼林之人
引領彙纂至以下明海鹽鄭休仲本脫一葉鮑氏本同此
本據宋葉校補二百五十三字可稱完善每卷俱有虞山
毛辰手校印記

自序 宣和六年

徐薰刊版跋 乾道二年

毛氏手校自此本抄手最劣且多錯簡久置不觀甲申五
月從宋中丞借得宋槧本自六月十五日校起時方校訂
詩詞雜俎鳩工修板因多間斷至七月二十三日方畢他
日從此錄出可稱善本矣惜宋本亦缺三葉無從是正爾
二卷闕入 虞山毛辰識
卷五六

藏書志卷十七

十二

發日精磨

島夷志畧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江大淵撰

九州環大瀛海而中國曰赤縣神州其外之州者復九有
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此
騶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詭譎况當時外徼未通於中
國將何以徵驗其言哉漢唐而後於諸島夷方所可刊利
所可到班史傳固有其名矣然考於見聞多襲舊書未有
身遊日識而能詳記其實者猶未盡徵之也西江汪君煥
章當冠年嘗兩附輪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
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貿易費用之所宜非
其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夫言海中自多鉅魚若蛟

龍鯨鮑之屬羣出遊鼓濤鉅風莫可名數舟人燻雜毛以
解之則遠遊而沒一鳥嶼間或廣袤數千里島人浩穰其
君長所居多明珠麗玉犀角象牙香木為飾橋梁或登以
金銀若珊瑚琅玕玳瑁人以為奇也所言山有可觀則
駟衍皆不誣焉知是誌之外煥章之所未應不有瑰怪廣
大又逾此為國者歟大抵一元之氣充溢乎天地其所能
融結為人為物惟中國文明則得其正氣環海於外氣偏
於物而寒燥殊候材質異賦固其理也今乃以耳目弗逮
而盡疑之可乎莊周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博
古君子求之其書亦所不廢也泉修郡乘既以是誌列入
之煥章將歸復刊諸西江以廣其傳故予序之至正十年

藏書志卷十七

十四

愛日精廬

龍集庚寅二月朔日翰林修撰河東張翥序

中國之外曰州維海之外夷國以萬計唯北海以風惡不
可入東南而數千萬里皆得梯航以達其道路象晉以譯
其語言惟有聖人在乎位則相率而效朝貢通互市雖天
際窮髮不毛之地無不可道之理焉世祖皇帝既平宋氏
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尚書海外諸蕃官慰使蒲師文與其
副孫勝夫尤承賢等通道外國撫宣諸夷獨瓜哇負固不
服遂命平章高興史弼等帥舟師以討定之自時厥後唐
人之商賈者外蕃率待以命使臣之禮故其國俗土產人
物奇怪之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異寶流布中外為不少
矣然欲考求其故實則執事者多秘其說鑿空者又不得

其詳唯象章在君煥章少負奇氣為司馬子長之遊足跡
幾半天下矣又以海外之風土國史未盡其蘊因附輅以
浮於海者數年然後歸其目所及皆為書以記之較之五
年傳語大有逕庭矣以君傳者其言必可信故附錄清原
續志之後不惟使後之圖王會者有足徵亦以見國家之
懷柔百蠻蓋此道也至正己丑冬十月又二望日三山吳
鑿序

藏書志卷十七

十五

愛日精廬

笑置守廢列國史漢馬遷作史記闕收守年月不表郡國
記載漫無可考學者病之厥後江表華陽有誌汝穎之名
士襄陽之書舊有傳隋大業首命學士十八人著十郡誌
凡以前史氏之闕遺也聞文學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獻
形乎可考時號海濱宗謂蓋不誣矣國朝混一區域至元
丙子郡既內附繼遭兵寇郡城之外莽為戰區雖值承平
未能盡復舊觀清源前誌於失後誌上於清源庚戌逮今
百有餘年前政牧守多文史武夫急簿書期會而不遑於
典章文均比年修宋遼金三史詔郡國各上所錄而泉獨
不能具無以稱德意有識愧焉至元九年朝以閩海憲使
高昌俱侯求守泉臨其之暇考求圖誌見是邦古今政治

不惜多方作偽耳原本末頁有錢叔寶題識云隆慶元年八月十日蘇州府前杜氏書鋪收蓋從錢啓室茲本傳錄者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

陳駿撰續錄不著撰人名氏 闕卷一沿革續錄闕卷九續錄

中興館閣錄十卷清熙四年秋天台陳駿叔晉與其僚所共編集也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坻伏後世弗安厥官置方莫修職業因以放失夫方云者書也究其本原事迹及朝之所當思營者悉言之法術具焉使居是官者奉以周旋雖百世可考爾周官三百六十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均爲一書多至五書蓋古之人將有行也舉必及三

藏書志卷十八

一二

愛日精廬

惟始衷終依據審諦則其施設斯可傳久彼狡焉滅棄典籍徒意自如幸 六龍駐蹕臨安時四十年三省樞密院制及尙稽復舊惟三館視闕然傑出非百司比自唐開元韋述所集記注元祐間宋宣獻之孫匪躬作館閣錄紀興改元程俱致道作麟臺故事宋氏皆 韋氏而程氏故爭并國初它則多闕蓋未知其有宋錄也惜最後四卷俄至馬余屢蒐采弗獲欲補又弗暇每每太息今所編集第斷自建炎以來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當且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常如是耶昏忘倦游喜見此書乃接筆爲之序李焘仁父

續錄序曰中興館閣錄清熙四年成書其後附錄者多說舛缺畧嘉定三年十月重行編次是正訛牛其舛畧者增補之各曰館閣續錄逐卷之末不題卷數貴在他日可以旋入繼今每於歲杪分委省官取歲中合載事略加刪潤正於卷末前錄凡例其目有九今並從其舊云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錄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於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錄緯之

藏書志卷十八

三

愛日精廬

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點涉之則羣公許品之論奉常行實之攷旁引曲證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憲豐功銘於金石發雖書於旂常竹帛固不待贊述其間賢俊進退正邪消長關於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夫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是編也其亦足爲信史耳冀斯君之子居諒宰承陽有廉稱轅奉箕梓于學司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閱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承陽邑大夫居誼刊之於梓謁序於子子日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夏夏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等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會晏公殊杜公衍富公昶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選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縵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卞姦凶復相繼蔡京過於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

藏書志卷十八

四

發日精

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子厚京輔造禍者姦成禍者庸極極於吳敏何桌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嗚夫人耶天耶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凶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於疏水功驗於幽城高皇帝以其為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間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於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敵所惡也檜敵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與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侂冑之徒則世目以為

京檜者也賢者則不見久而侂冑之徒皆得久於其位此豈人耶子當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極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哉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賴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行爲之三大息常博之爲是錄也於美惡皆不沒其實賢於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兼知西外宗正事趙

藏書志卷十八

五

發日精

末後三十餘歲欲板於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承旨政成能以律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諱甫號德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戶與英殿修撰提舉建甯府武夷山冲觀承嘉熙間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徵理史叙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剷除拜作百官公廟表以便省覽今觀於公年譜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子嘗覽爲尤便宋制歷代各德在滿百職輝映史冊先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於夷考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畧也檜諸作室之工書於檜者惟都社匠與副之而梓人不

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
繫焉闕涉至大故公之為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
亥其間元臣碩輔詰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
之污隆長編繁年所不載拜器錄年表所不具而維出於
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登為卷帙用工雖勤然據其樞
要其宏綱覽於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
可觀世道吁豈非是哉觀慶應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
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繼下不負所學則
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
前猷吹蕩往微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於世
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

藏書志卷十八

六 愛日精廬

者也公諱自明嘗為太常博士子居葺室東陽以表名鳴
琴之暇取家藏之秘鈔於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厥
功不在編年下實補丁巳八月朔中奉大夫福建路轉運
判官章錡序

藏書志十一卷

王士珍南立發撰

右官箴

作邑自箴十卷

李元弼撰 述為政之要蒞論民之方極為核備雖篇

帙無多而條目詳盡區畫分明固司牧者之矜式也末卷
曰登途須知曰備急藥方亦行路所必需者直齋書錄解

題文淵閣書目世善堂書目俱善錄末頁有清熙己亥中
元浙西提刑司刑兩行蓋從宋刊本影寫者
嘗謂子男之任實難其人漢之郎官出宰百里聖朝鼎新
法度遠官稱薦者錄之予蓋結銅章才敏識隘何以承
流宣化民社之重可不勉焉剴問鄉老先生論為政之要
僅得一百三十餘語從而著成規矩法以勸戒又幾百有
餘事登為十卷目之曰作邑自箴貴之凡案可以矜式政
和丁酉秋七月李元弼持圖符次廣陵書

藏書志卷十八

七 愛日精廬

宋崇寧舍人呂本中居七著
邦讓車于跋

右官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八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九

史部

政書類

太平實政事紀年五卷抄本

是書以富弼三朝政要林希兩朝實訓

為藍本而益之以國朝會要事實類苑等書始太祖迄高

宗稱高宗為太上皇帝蓋孝宗時人所編輯也太祖太宗

真宗三朝每年後俱有臣弼等釋曰云云蓋門陳振孫所

謂每事之後各釋其意也文淵閣書目著錄

此書題將富公弼所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實訓

三朝政要非實訓也此及林公希所進仁宗英宗兩朝實

藏書志卷十九

愛日精廬

言及國朝會要事實類苑編年之書與夫建隆以迨紹興

諸令旨擇歷朝名臣章奏之集言行紀錄摭括殆盡以成

是編庶幾開卷一覽則我祖宗盛德大業厚澤深仁爛煥

乎其溢曰豈小補哉伏幸詳鑒

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朝政要二十卷宰相河南富弼彥國

撰慶歷三年弼為樞副上言選官置局以三朝典故分門

類聚編成一書以為模範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其

編纂四年書成名太平故事凡九十六門每事之後各釋

其意至紹興八年右朝議大夫呂源得舊印本刊正增廣

名政要釋問兼備上之於朝館閣書目指政要為寶計非

王海曰慶歷三年九月樞密副使高濬請考三朝故事可

行者為書置在二府俾為模範得以遵守上嘉其奏丙戌

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秘閣校理孫甫

等同編命弼領之名曰太平故事四年九月上之凡九十

六門二十卷弼為序凡三朝賞罰之權威德之本責任將

帥之術升黜官吏之法息費強兵之制禦戎平寇之畧寬

民恤災之惠睦親立教之本御臣防患之機察納諫諍之

道等錄焉

又曰元豐五年六月八日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

宗正史別錄三朝實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英兩朝實訓

詔吏部郎會肇著作佐郎林希編修至六年四月十九日

藏書志卷十九

愛日精廬

書成凡二十卷希上之賜銀絹二百

右寶

原會要一百卷

附陸忠愍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洙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六卷末

李心傳撰 板心有記乙十及十一至十五等字蓋乙

集卷十五至卷十六卷也卷十一曰時事卷十二曰故

事卷十三十四曰雜事卷十五曰官制分卷與 聚珍本

異是本首尾卷數俱經剗改妄填一二三四五六等字幸

板心未動得以考見原書卷第據之更正云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元正元印本

自書契至唐而通典成至宋過江而通志畧成過江文獻家惟扶風氏久上下數千年幽者屋壁澆者棟宇書市罕值寒窗少儲用之階庭馬磅磚鬱積次第增損近始嘉定遠接天寶派而上之於是過江四丁未矣而通考又成三書守宇宙間皆不可闕若通攷鳩彙粹精莖夷蕪翳宿疑解駁新益至漏自為一家昔顧子敦恨不伊川入山讀通典有為而言之也漁仲進通志詔許於三館借書務觀謂館中諸公皆不樂以館中所有而易所無豈非快事一時

藏書志卷十九

三

愛日精廬

名勝狹中乃爾邪史筆志最難此書疑延壽史無志故南此日食多異同子見舊唐書張太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短一行一行嘗進步日食至于春秋視七十九如發矇耳今亡矣夫中州集蔡珪補南北志六十卷珪懋之孫松年之子他著述稱是河洛多好古君子時代未遠倘或可求使延壽無遺憾焉按延壽自為南北史預修晉史一人之身尚出抵搭晉志璽文八字晉也而謂之秦辛述傳魏元建所郵強加以秦八字若太平真君七年出佛像者二真秦也旁又鐫曰魏所受漢夫真秦既彼留則江左非其晉耶而滑之耶李心傳僕指於慕容小差仍欠質佛像是非變化如蟻螭者何限安得二志忽焉呈現以為君書

之助王肅魏中蘇緯魏末從周變夏華風丕祭君有意乎

君文獻故家考制度於江左斯文極盛七餘禮補綴以未黃史錯綜以呂業深辨以真魏遠騁以周洪陳陳相因且唯唯且否否舊編屢脫初囊類抄神識晶瑩未完整不然何以臆弱於君鯽漁仲之旁而睨其後哉使老先生及見帙端數語當益益崇如拔地倚天森羅萬象照耀果杲而予也何足以知之何足以知之以君下問之勤也不敢以不能為解君故相國番易公仲子至大戊申七月既望鄱陽公門下士李謹思序

自序

王壽衍進書表 通和六年

藏書志卷十九

四

愛日精廬

饒州路總管府下樂平州刊印通考指揮 至治二年 鄱人宋村子馬端臨進文獻通考於家秦定元年江浙省影真於西湖書院越十有一年予由太史氏出統學南郡因從杭問究其文或譌或逸版咸有焉時端臨既沒厥摺楊元長教於東湖乃俾造厥嗣志仁詢取先文用正斯失至則就傳元借西湖長方員率學者正之踰年而訖贈圖正於梓未訖又踰年中書遣太常陳氏來訪求典籍於茲行中書以其事惟予是在乃克遂舊圖俾備上業森董正梓工且足於不逮必予復省功乃已幸獲底於請可觀烏可考之述繼世而成歷代而行踰十年而徵又三年而明四其匪輕可戒於德之不恆至元又五年三月湖等

禮儀學提舉余謙叙紀

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抄本

唐蕭嵩等奉敕撰

周必大序曰三代以下言治者莫咸於唐故其議禮有足稽者始太宗文皇帝以濬哲之姿躬致上治願視隋禮不足盡用乃詔房元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增修五禮成書百卷總一百三十篇所謂正觀禮是也高宗纂成之復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以三十卷益之然義府輩務為傳會至若以令武譯者非馬所謂顯慶禮是也二書不同蓋嘗並用春官夫位莫之或正開元皇帝綏萬邦撫重熙於是學士張說奏言儀注矛盾蓋有以折衷之乃詔徐堅柳

藏書志卷十九

五

發日補唐

鏡施欽本載加撰選繼以蕭嵩王邱仲等歷數年乃就號曰大唐開元禮吉凶軍賓嘉至是備矣書必有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禮書一代之典也其可闕耶謹為序曰夫為國必以禮以時為大商之去夏未久也其損益已可知矣况乎自秦迄漢典籍殘缺所可見者二載之記周官之書其綱則備其紀則畧二載之記雖出於漢儒或繁密難遵或粗簡莫辨此其民混紛紛所以無敢輕議也雖然大略設而維一不可以復用宮室備而茅茨不可以復拘若明堂以致嚴父之孝孝致矣則汶上之圖不必盡合于黃帝廟可以揭乎天之誠誠竭矣則澤中之祀不必盡合于成周蓋古今之不同文質之適變雖先王未之有者可以義起

奈何區區殘編斷簡泥古而望今使我朝盛典不傳於後

世耶唐受命奄有方夏吉禮以事神祇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不得已而施之軍禮凶禮者甚眾也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論則內外無所適從非不刊之書則子孫無所取法今自正觀而至顯慶閱歲未久二禮之不同固未嘗損益之義也然既出義府傳會則非所謂一定之論張華有司令式則非所謂不刊之書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選擇儒臣釐正鉅典惟堅等竊博通典禮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輯成書因時變與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疑舉不必對外之謀卽是書而可行世守之母敢失墜不其

藏書志卷十九

六

發日補唐

依故書凡百五十卷各以類從讀者如按圖而知四方此不具載姑叙作者之旨云謹序

大唐開元禮十卷 抄本 從錄唐何氏藏本傳錄

禮部散郎前行河南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臣王溥上

卷一至三日凡例卷四至七日祀禮卷八日祭祀卷九

卷十日饗禮凡例者如辨神位視牲器卜日齋戒玉帛牲

牢奠獻祈禱祭服雜樂雜例之類是也祀禮者如冬至祈

穀旁祀明堂朝日夕月風師雨師靈星五龍及五方感生

帝九宮貴神之類是也祭祀者如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

太稷社鎮海濱之類是也饗禮者如薦獻太清宮 元元皇帝

薦獻太廟德明皇帝等 天寶三載追尊皇帝 及先農先蠶

唐高宗皇帝

文宣三武成王先代帝王之類是也稽歷代郊祀之制述
中祀及嶽鎮海濱之封爵風雨雷師之樂章俱開元禮所
未及載者一朝典制籍此可補其闕注中所引三禮義宗
多有他書所未見者亦足以資考核有志於經史之學者
宜亦其知寶貴哉表云神位升降寫而為圖今其圖已佚
無可考矣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俱
著錄

王澤上表

直齋書錄解題曰大唐郊祀錄十卷唐太常禮院修撰王
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祀號而圖其壇

藏書志卷十九

七

愛日精廬

屋升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抄本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
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
百戶臣歐陽修等奉勅編 案宋太祖始命劉溫叟等約
唐貞觀禮度開元禮為開寶通禮更太宗真宗隨事損益
天聖中禮官王暉等論次其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
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修以二書不能兼
收博采未足以示後世且二書之外存於簡牘者尚多付
之青史日以殘脫乃建編纂禮書之議仁宗允其請嘉祐
六年命蘇洵魏罔置局修纂治平二年書成賜名太常因

革禮分八類曰總例曰吉禮曰嘉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廢
禮曰新禮曰廟議凡一百卷始自建隆迄於嘉祐以開寶
通禮為主參以禮閣新編太常新禮禮院儀注禮院例冊
慶曆元儀及寶錄會要封禪詔函簿記等書四朝典禮案
然其備是固政和五禮新儀以前所不可無之書也文淵
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北宋一代典章如開寶禮太常因革禮
禮閣新儀今俱不傳云云則是書之佚久矣此本傳自蕭
山陸氏蓋從舊抄本傳錄者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七凡
十七卷

藏書志卷十九

八

愛日精廬

餘年而郊祀之禮聽於方士乘輿所御不過袍服及至顯
宗然後發憤太息鑿空耕荒以有三雍七郊百官備物輅
車衰弊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學然後後世有述焉漢
末喪亂承平遺文復就湮滅而江左學者猶能言之蕭梁
之時日不暇給猶命陸連賀瑒等五人分治五禮及至隋
文天下初合享國日淺亦能於兵燹之餘收集南北儀注
為百三十篇故唐興得以沿襲為正觀禮慶開元之禮古
之君子於戰伐崎嶇之中猶不忍禮樂之廢苟有一日之
安則相與戮力講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百年憲章
文物遠追三代而觀書於太常者獨有開寶通禮得為完
書其餘顛倒脫落無所考證至不及漢唐者此有司失職

學者不講之過也昔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為開
齊通禮事為之制以待將來其後更歷三朝隨事損益與
通禮異者十常三四苟新書不立而特通禮以為備則後
世將有惑焉故天聖中禮官王暉等論次已行之事名曰
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而禮
閣新編止於天聖之五年太常新禮止於慶曆之三年又
多遺畧不兼收博采以示後世而二書之外存於簡牘
者尚不可勝數付之胥吏日以殘脫故嘉祐中臣修以為
言而先帝以修與凡禮官命臣關臣洵專領其局始自
建隆以來訖於嘉祐巨細必載罔羅殆盡以為開寶通禮
者一代之成法故以通禮為主而記其變其不變者則有

藏書志卷十九

九

藏書志卷十九

通禮存焉凡變者皆有所沿於通禮也其無所沿者謂之
嘉祐通禮之所有而建隆以來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始
立廟皆有議論不可以不特見謂之廟議其餘皆即用通
禮條目為一百篇以開賜名曰太常因革禮雖不足以稱
先帝考禮修業傳示無極之意猶庶幾於守職不廢以待
能者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提舉編纂臣歐陽修禮閣
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同判太常寺禮儀事
臣李東之並同判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崇文院檢
討官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呂公著尚書工部郎中知
制誥兼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宋敏求尚書屯田員外
郎兼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孫奭尚書

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史館檢討同知禮院兼承事臣
呂夏卿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臣李育
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臣陳繹太常博士禮院編
纂臣姚勗守蘄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臣蘇洵等謹上
太常因革禮老蘇先生奉詔所修也先是歐陽文忠公同
判太常寺始建修禮書之議朝廷雖從其請然猶重置
局號以命禮官既不專任曷歲久之書不果成嘉祐六年
七月己酉乃以先生為蘄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
州項城縣令姚勗同編纂判寺官督趨歐陽公以參知政
事提舉同五年當治平二年九月辛酉而奏書成國史謂
建隆以來三輯禮書嘉祐尤悉則謂此書也古者經禮三

藏書志卷十九

十

藏書志卷十九

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
文經禮粗詳而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書獨
於損益去取異同之際莫不咸在當此時知制誥張洵奏
以國朝禮不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董正紬繹然後垂
之永久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之耳
非曰制為典禮遂使尊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
是記事之體也然則其凡例條目先生之定論蓋若此而
味者類謂繁簡失中以檀醴目之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
寶通禮為本而以儀注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
直備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公所
謂其事業不待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

危用者是也錢侯太虛為吾州盡刻蘇氏之書於學宮所以加惠諸生甚厚且屬壁識其歲月因備列之於末云
熙十五年正月郡人李壁書

郡齋讀書志曰太常因革禮一百卷皇朝姚闕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院文書放軟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洵奏以命闕洵主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以後三朝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備豈有拘而不得歸乎何相讓之甚也

政和御製冠禮十卷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

鄭居中等撰 前有御筆指揮及尚書省議禮院累次

所上劄子御製冠禮十卷蓋當時頗此為格式者故以弁

藏書志卷十九

十一

愛日精廬

首不入卷附卷七十卷八十八至九十卷一百八至一百十二卷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七卷二百共四十二卷

御製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先王稽其典常制其等差辨其儀均秩其名位所以正人倫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唱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氣人倫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可以加大無得而踰尊卑定也朝廷邦國無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不紊貴賤別也天下有萬不同之情先王同之於一堂之上溥海內外雖愚夫愚婦莫敢以私智僞言改度易制者以分定故也夫八

論正尊卑定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人志一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亂上無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風俗其和至於廣樂其大至於與天地同節深所慕之朕獲承至尊漢惟祖考燕翼之謀善休錫美功成治定歷考前世承平之久莫如今日然承五季禮廢樂壞大亂之後先王之澤竭士弊於俗學人溺於末習忘君臣之分廢父子之親失夫婦之道絕兄弟之好至以眾暴寡以智欺愚以勇威怯以彊陵弱庶人服侯服縉紳被文綺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為后飾昏冠喪祭宮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為制無復綱紀幾年於茲未之能革昔在神考憲道立政稽若往古作

藏書志卷十九

十二

愛日精廬

新斯人以追三代之隆謂安上治民別嫌明微釋回增美莫善於禮親降策問下詢承學造庭之士將因今之材而此之也命官討論郊祀之儀服章之飾是正訛舛大勲未集何惟先志明發不寐繼而承之罔敢忽怠乃詔有司張官設局請求其以言來上朕乙夜省閱考驗先王制禮之文親加筆削復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率於今乃作吉禮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禮以哀以弔以禮以葬乃作賓禮以朝以會以對以問乃作軍禮以用眾恤眾簡眾任眾合眾乃作嘉禮以親宗族親男女親賓客親異國邊豆尊彝冕弁旂常車輿圭璧羔鴈幣筐有不可施於今則用之有時示不廢古有不可用於時則

惟法其義示不違今又爲之多寡之數高下之等長短之度疏儼之限將自躬而達之天下自朝廷而達於庶民使士安於分無見利忘義之心人知所守無犯令陵政之悖四方以無拂而天下如一家爭訟之端庶幾永息廉恥之道庶幾乎興而刑其措歟傳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今天下去周千有餘歲道之不明未有疏於此時也世染汚俗冒上無等未有甚於此時也朕因今之俗倣古之政以道損益制而用之雖而行之由乎百世之後奮乎百世之上等百世之王若合符契其歸一揆所謂百世而繼周者也雖其法其制本領天下朕將禮刑並用俟之以慶賞刑

藏書志卷十九

三

愛日精廬

透觀厥成焉萬機之暇書其意記其制作之因以兼明天下後世政和新元三月一日序

官書省歷議禮院知樞密院事鄭居中等劄子奏竊以禮有五經而威儀至於三千事爲勸文物有防範本數未度形名比詳遺秦變古昔缺商脫遠則開元所紀多襲隋餘近則開寶之傳間存唐舊在昔神考躋時極治新美憲章是正郊廟鮮無先猷實在今日恭惟陛下德備問聖觀時會通致古於今沿清制事斷自聖學付之有司因革綱要既爲禮書繼悉科條又祇儀注勒成一代之典跨越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後更歲月悉稟訓持靡所建明謹經成疏和五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一

百二十六冊辨疑正誤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遵近制上之御府仰麗乙覽恭候宸筆裁定其當以治神人及葬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蒐補闕遺講明稀闕告成功而示德意則臣等願雖匪材猶當時願聖志而成之取進止稟奉詩宜察降鑒至在教故牒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牒

大金集禮四十卷

舊抄本

述古堂藏書

張瑄撰 關卷十二至十八又卷三十三是青紙質甚鬆蓋以關中預備稟擬之紙寫錄敏求謂直以爲命人鈔本似未的

何氏手跋曰此書乃錢遵王故物康熙己丑余偶至虞山

藏書志卷十九

十四

愛日精廬

得之質庫所藏禮書中不知何時何人從文淵閣抄出者前代稟擬皆裁此紙作簽今則彌疎而易壞爛然其種類一也何補記

大金德運圖說一卷

文淵閣舊抄本

貞祐二年尚書省集議德運之案牘也

廟學典禮六卷

文淵閣舊抄本

右儀制

禮漢兵志一卷

舊抄本

玉蘭堂藏書

白石先生錢氏文子撰 玉蘭堂毛子晉季滄輩席玉照揚經樂俱有印記題籤尙是子晉手筆可貴也

陳元粹序 嘉定甲戌

王大昌跋 嘉定乙亥

右軍政

故唐律疏議三十卷附釋文纂例 元至順刊本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

撰釋文此山賁治子撰 時代未詳 奉訓大夫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檢校官王元亮撰 柳貫序後有至順壬申五月印

一行釋文序後有至正辛卯孟春重校一行又有崇化余

志安刊於勤有堂末記末卷有考亭書院學生余贊編校

一行

藏書志卷十九

五

愛日精廬

柳貫序 奉定四年

劉有慶纂例序 奉定二年

無名氏釋文序

進表 奉定四年

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華影影宋本傳錄

音義 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樞密使

判國子監太常禮院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

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孫奭等撰 曰名詞

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職庫曰擅興曰賊盜曰對訟曰

詐誣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凡十二律為十二卷後有天

聖七年四月日准勅送崇文院雕造一行

直齋書錄解題曰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

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

奭等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

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附開禧重修尚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

卷 抄本

案宋史甯宗本紀嘉泰二年謝深甫等

上慶元條法事類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條法事類八十

卷云宰相謝深甫等嘉泰二年表上蓋舉其奉詔之時則

曰慶元條法成書之日則曰嘉泰一書而異名耳闕卷一

卷二卷十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

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共闕四十四卷末附開禧重

藏書志卷十九

六

愛日精廬

修尚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卷蓋即宋史所載開禧重修

七司法文淵閣書目著錄二十冊此其殘闕之本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天台謝深甫子

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初吏部七司有條法總類高熙新書

既成孝宗詔做七司體分門修纂別為一書以事類為名

至是以慶元新書修定頒降此書便於檢閱引用惜乎不

併及刑統也

大元聖政圖朝典章六十卷 舊抄本 曝書亭藏書

大德七年中書省劄節文准江西奉使宣撫呈乞照中統

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編集成書頒行天下照得先據御史

臺北及國家定立律令以來合從中書省為頭一切隨朝衙門各各編類中統建元至今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各衙門衙門寫檢舉仰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廢弛已經通行合屬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仰照驗施行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例 舊抄本

至治二年新集

大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年所降條畫板行四方已有年矣欽惟皇朝政令誕新朝綱大振首臺院部恪遵成典今謹自至治新元以迄今日頒降條畫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梓行使官有成規民無犯法其於政治豈

藏書志卷十九

七

愛日精廬

小節云

至治二年以後新例候有頒降隨類編入梓行不以刻板已成而新於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日謹咨
右法令

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易書宋刊本

通直郎管修蓋皇弟外第專一提舉修蓋班直諸軍營房等臣李試奉聖旨編修

總修營造法式所準崇寧二年正月十九日敕通直郎試將作少監提舉修蓋外學等李試劄子奏契勘熙寧中敕令將作監編修營造法式至元祐六年方成書奉聖旨聖二年十一月二日勅以元祐營造法式祇是料數別無變造

用材制度其間工料太寬關防無術三省同奉聖旨著臣重別編修臣考究經史尋營并勒匠人逐一講說編修海行營造法式元符三年內成書送所屬看詳別無未盡未便逐具進呈奉聖旨依精準都省指揮只錄送在京官司竊緣上所法式係營造制度工限等關防功料最為要切內外皆合通行臣今欲乞用小字鑲版依海行敕令頒降取進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臣聞上棟下宇易為大壯之時正位辨方禮實太平之典其工命於舜日大匠始於漢朝各有司存按為功緒况神畿之千里加禁闕之九重內財宮寢之宜外定廟朝之次蟬聯庶府基列百司櫺櫺栱柱之相枚規矩準繩之先治

藏書志卷十九

六

愛日精廬

五材並用百堵皆興惟時鳩僝之工遂考蠶飛之室而新輪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長弊積因循法疎檢察非有治三宮之精籌豈能新一代之成規溫語下頒成書入奏空靡歲月無所涓塵恭惟皇帝陛下仁儉生知睿明天縱淵靜而百姓定綱舉而眾目張官得其人事為之制丹雘刻栱淫巧既除菲食卑宮清風斯復乃詔百工之事更資于慮之愚臣攷閱前章稽參眾智功分三等第為精粗之著後辨四時用度長短之畧以至木讖剛柔而理無不順上評遠邇而力易以供類例相從條章俱在研精覃思願述者之非工按牒披圖或將來之有補通直郎管修蓋皇弟外第專一

提舉修葺班直諸軍營房等編修臣李誠謹昧死上
平江府今得紹聖營造法式舊本并目錄看詳共一十四
冊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
右考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九終

藏書志卷十九

九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

史部

目錄類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圖書二卷舊抄本

紹興 年改定 玉海云紹興初改定崇文總目秘書省續
編四庫圖書又云紹興十七年鄭樵按秘省所領圖書目
錄集爲求書圖記七卷此本即改定頒行之圖書目錄也
通志藝文畧引四庫書目書名卷數俱與此合按藝畧曰
四庫書目以星禽洞微之書列於天文又曰藝華一家四
庫收入五行類又曰蓋法四庫書目入禮類又曰四庫書
目既立命書類命書而三命五命之書復入五行卜筮
類又曰遁甲一種書耳四庫書目分而爲四類兵書見之
五行卜筮又見之王謀又見之命書又見之又曰月令乃
禮家之一類四庫書目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見於農
家又見於月鑑今本誤作月鑑一類又曰太元經以譚故崇
文改爲太真四庫書目分太元太真爲兩家書又曰唐志
以封演錢譜列於小說家崇文四庫因之凡此之類證之
此本一一符合郡齋讀書志曰藝文志以爾雅附孝經類
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
之首亦與此本合若是則是書初名四庫書目紹興時添
注闕字類之天下者也至四庫書目編於何時何人姑俟
續考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直齋書錄解題曰秘書省四庫圖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

直齋書錄解題殘本四卷 書抄本

陳振孫撰 存楚詞類一卷別集類三卷 四庫全書

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殘帙也

右經籍

金石錄三十卷 舊抄本 葉竹堂藏書

趙明誠撰 此葉文莊公舊藏本也首尾二頁及板心

卷數則公所自書 見國華及何義門跋

自序

劉跂序 政和七年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明誠室易安後序

趙不諤跋 即趙改元

葉氏手跋曰金石錄余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壬辰冬始遇

此善本於京師如獲寶玉然鈔畢畧觀一度其於集古錄

正誤最多誠亦精審已雖然自昔著書家几塵風葉之喻

前后彼此蓋恒有之不足怪也吾安得歐陽棗集古錄曰

洪丞相漢絳釋等書悉集於此而又有閒暇工夫稍盡心

焉亦平生之一適也漫筆之以埃成化九年二月朔旦吳

郡葉仲盛甫志

葉國華手跋曰金石錄近無刻本是本為先文莊公鈔藏

復經先大父手輯一過不知何時散逸頃從吳興書賈高

價售之還我舊物先公云遇此善本如獲寶玉今小子得之則不啻傳家之天球河圖矣後之人其□□□崇禎

癸未仲秋晦日六世元孫國華百拜識

及卷心次第數目皆先公手蹟

何氏手跋曰金石錄三十卷崑山葉文莊公故物首尾二

紙則公手所自書余收得吳文定公寫本書亦皆然乃知

前賢事事必有體源貴乎多見而識之也康熙己丑五月

何焯記

乙上在京師心友書來則又收得吳文定叢書堂本矣并

以下

金石錄三十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趙明誠撰 是本行欵格式俱仿葉文莊公原本惟原

本二十頁卷以下有破損零爛處予所見義門藏本如華

陽國志張柬之傳等書往往如是蓋何氏覆舟西江所

致也 明誠手跋云庚辰嘉平月自瀟湘塔坡旋

里道經西江舟中夜風驟至舟覆人水中而

時明誠亦在舟中連船覆沒日色舟師急於請行且其書籍

皆散失之矣後葉文莊公又經心先于緝檢故葉文莊之

之

趙明誠序

劉跂序

明誠室易安後序

趙不諤跋

葉仲盛跋 俱見上

何氏手跋日鈔此書者格行皆仿澁東老漁元本集成可謂好事矣康熙壬辰汲古主人命余校後跋中譌字因識後生何焯

隸續七卷 元泰定刊本

洪适撰 三四卷末有泰定乙丑監國路僑學重刊一條

隸續十四卷 校影鈔宋本

洪适撰 顧君潤齋據毛氏影寫宋刊本校卷十三鄧君闕畫象下校補跋尾一段計八十八字又補無名人墓闕畫象一行王稚子闕沛相范皮闕後俱補繪畫象

藏書志卷二十

四 愛日精廬

類廣圻為蕘圃校自第八卷至末皆據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嘉慶丁巳八月共一百十九葉又跋三頁又元空寶刻叢編二十卷文淵閣傳抄本

寶刻叢編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陳思撰 闕四卷九卷十一十二十六十七凡六卷

寶刻叢編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釋經釋文二卷 抄本 從陳君子學書抄本傳錄

曾榮撰 案自序日終帖筆勢放逸石本磨滅學者每思其難通榮嘗欲作釋文未果會有以北人所著見異者因附益以舊所考證刻之桐川郡齋云云蓋金人舊本而榮附益之者也

謝家書帖閣下舊本今時已不多見惟終帖尚復流傳但筆勢放逸石本磨滅學者每思其難通榮嘗欲取古今訓釋參其同異為作釋文因循未果會有以北人所著見異者因附益以舊所考證刻之桐川郡齋大抵古帖多非全文跋月既深傳摹不一其語意之斷續字畫之誤件欲書通貫難矣今亦姑取其可解者訓釋之固不敢自以為是好學者開卷之際儘有所見能為鍼砭以成此書是所望也嘉泰癸亥六月下澣顧川會榮樂道謹識

右金石 史評類

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 抄本

黃甲省元肇慶府學教授溫陵呂中講義省元國學前進士三山彭烈阜蘭蔡柄編校

子頃遊翠岸有同舍示一編書曰此止齋水心之徒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所以措之事業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其榮可見也是昔年以記大事一則之事類之隨朝分類隨事通釋考求源委顯微闡幽言近而指遠也大抵論朝廷必歸之君心論官僚必歸之宰輔論良法必歸於美意敵國外患必歸於自治其國食其寶者審其根酌其流者溯其源也至於論治體之寬嚴訓建隆尚嚴也日李文靖贊四方利害之言所以積而為慶歷嘉祐之緩勢仁惠尚寬也自范文正公天章間一疏不行

藏書志卷二十

五 愛日精廬

五 愛日精廬

四〇三

所以 而為熙豐之急政且謂王荆公之 節范文公
 之遺意文正公主於立國荆公主於利國使文正之說通
 行則荆公之口可塞惟正公之言不通行於慶歷故荆公
 之學乃通行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
 遇王安石此世道升降之會也至於祈天永命保民長世
 之基則以祖宗之仁意常在於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不
 出於仁意流行之外故治體似寬柔而實凝制度似煩密
 而實 國勢似緩弱而實久雖中更新法之毒亂強敵之
 憑陵權奸之剝喪貪酷之奮擻敢於怨吏而不急警吾君
 敢於顧天而不忍叛吾國於是天心之仁愛亦惓惓而不
 忍釋實甫敘衣端誦繹竟藝祖皇帝一編已屢掩卷而三

藏書志卷二十

六

愛日齋藏

嘆也嗟夫厥亂之民思治玩治之民思亂排患難之膠輿
 者以安為危不期於質朴而自不能不濇也習太平之見
 聞者以安為危不期於奢麗而自不能不薄也思治而一
 於質朴者聖人出而萬物覩矣思亂而競於奢麗者雖聖
 人亦必百倍其功而後可挽也然則藝祖皇帝之開闢造
 化所以使人人一心事一責者何其盛哉夫當世道之
 極變而道之惟卓然思所以更新者靡一事一物之可因
 仍也故世非承平不得以承平之事為比夸言慶歷元祐
 於非慶歷元祐之世者非愚則諛抑又嘗拜觀藝祖皇帝
 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堯舜之間
 稷契之對也我朝所以理學 者其論已兆於此而國

家延洪之休所以超軼漢唐者徒恃有此義理耳舍義理
 而言治非知言者也此書之作其有本乎書肆請以刻梓
 且求序之因書於首編如此抑稻叔夜有云野人決炙背
 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愚則
 不敢惟願與學者審其是而已潛祐丁未上元前一日施
 功郎前與國軍軍學教授劉實甫序
 呂府教舊遊序序慣熟國史因作監本資治通鑑摘其切
 於大綱者目分為門類集為講義場屋中用之如庖丁解
 牛不勞餘及昨已刊行取信於天下學者有年矣今來舊
 版漫滅有妨披覽是用重加整頓正其差舛補其疎畧命
 工繕梓整然一新視原本大有徑庭所謂愈出而愈奇者

藏書志卷二十

七

愛日齋藏

皇朝大事記九卷中興大事記四卷 舊抄本 千頃堂藏書
 黃甲首元肇慶府學教授溫陵呂中講義首元國學前
 進士三山鄒烈舉商蔡柄編校 皇朝大事記始太祖迄
 宣宗後附治體制度國勢論三篇中興大事記始高宗迄
 宣宗後附中興規模中興制度中興國勢論三篇每一朝
 為一卷皇朝大事記較二十三卷本頗多刪節中興大事
 記世無傳本以宋史全文所引考之蓋亦刪節之本也
 黃氏手跋曰中字時可晉江人潛祐七年廷對第六人教
 授肇慶府除國史實錄院檢閱上疏言當去小人之根革
 威吏之弊遂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說書人能正心則事

不足爲人君能正心則事不足治理崇嘉納之以予給歸
名爲麗書郎丁大全忌之出知汀州尋復舊官主管成都
玉局觀卒是書予得之戊子春迄今丁巳己三十年矣鄉
後學黃虞稷題

舊聞證誤殘本二卷 宋刊本 汲古閣藏書

秀巖李心傳伯微甫撰 原十五卷 四庫全書從承
樂大典錄出編爲四卷此則原本一二兩卷也

史纂通要後集三卷 明刊本

番陽黃鼎季亨纂 是書括宋金兩朝事迹繫以論斷
以續胡一之書故曰後集

藏書志卷二十

八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一

子部

儒家類

家語十卷 隋毛氏斧季夜甫北兩宋本

王肅注

家語八卷 明建寧守十世祖肅公刊本

郝陽何孟春注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爲近家語釋於
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爲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未遠其傳
流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註家語又探秦
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爲家語外集其取於聖人者博矣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一

愛日精廬

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慎擇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
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所謂外集者亦蓋遂併出之是
本先生自慎寄至因托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行書坊而
題其後正德辛巳夏月望日後學莆陽黃鞏謹識

荀子二十卷 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後有將仕郎守秘書省

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木從宋槧初印本影寫
現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庸妄子據舊本
描補殊夫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

吾聞之黃堯圃先生云

揚偉序 元和十三年

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揚注中一修身章五山崇威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徐氏處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抄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宋文游家見之也考用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即若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燮燮樂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則甚而虛學士畧不及此本之有樂字

藏書志卷二十一

二

愛日精廬

然則此書不難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畧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蘇駿周君收藏堯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樂印本在東城菽書家持來疑售畧一寓目樂字彙本與抄同他日倘竟爲堯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齋顧廣圻

賈誼新書十卷 明宏治刊本

賈誼撰

沈頴重刊 宏治乙丑

新書十卷 明正德乙亥吉府刊本

長沙太傅賈誼撰

新書序 明宏治刊本

黃贊序 正德九年

楊節跋 正德乙亥

劉向說苑二十卷 元刊本

劉向撰

會鞏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人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廬

楊子法言十三卷 臨義門何氏校宋刊李氏注本

李軌注

經集樓舊藏李注楊子注言序篇在末卷未消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輿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畧校訛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校此本他日餘兒苟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老潛記

潛夫論十卷 明刊本

王符撰 嘗取是本枝程榮本改正頗多氏姓篇尤甚

則潛夫論自宋葉外是本其最善版

徐幹中論二卷 明宏治刊本

徐幹撰

無名氏序

曾鞏序

石邦哲題識 紹興二十八年

陸友跋 至治三年

都穆重刊跋 宏治壬辰

顏氏家訓七卷附考證 舊抄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氏之推撰 考證後有結銜九行

無名氏序

沈揆跋 嘉熙七年

中說十卷 元刊本

藏書志卷二十一

四

愛日精廬

王通撰 阮逸注 前有文中子墓事

阮逸序

續顏氏家訓殘本三卷 宋刊本

董正功撰 原八卷今存卷六至八三卷自誠兵至終

制凡七篇卷六闕一二兩頁其書以顏氏家訓列前而正

功所續者繫其後叙次體例一依原書引據詳贖辭義宏

博視之推青如參之新矣原書崇尙內典是其一失是書

歸心篇載李翱之論佛終制篇載姚崇之遺令深斥釋氏

之妄顯同崇奉之非亦足以矯顏氏之失而解後人之惑

也讀善敏求記曰續顏氏家訓七卷半是宋槧本之絕佳

者半是影宋本舊鈔則遵王時已不獲見宋槧全書矣此

本止存三卷較錢氏時又多殘闕然神物會合要自有時

安知述古藏本不更出於異日耶且安知今所闕之宋槧

五卷不尙在天壤間耶姑識之以俟博訪

郡齋讀書志曰續顏氏家訓八卷皇朝董正功撰續顏氏

之書

直齋書錄解題曰續顏氏家訓八卷左朝請大夫李正公

撰皆用顏氏篇目而增廣之

宋子成書 元刊本

廬陵後學黃瑞節附錄 黃虞稷明史藝文志補曰黃

瑞節字觀樂以薦授秦和州學正不赴輯朱子太極圖通

書正蒙西銘諸解及易啟蒙家禮律呂新書皇極經世陰

藏書志卷二十一

五

愛日精廬

符經參同契注而以己所見爲附錄此本凡太極圖說注

通書注西銘注正蒙注律呂證辨家禮六種俱不分卷缺

易啟蒙皇極經世陰符經參同契四種

吾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諸書在圖書外者稱爲十種博

註增說名之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成矣朱

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繁蕪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

粹然出於正然自爲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也朱

氏出而後六經之說粲然復興諸子百家之可傳者亦各

有論著始於條理可以言大備矣昔者吾夫子蓋未嘗著

書書定詩刪春秋筆削而已今誦四書者六經如可後道

集註者他書皆可畧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爲時文時每

欲窮索古人心胸趣味不但雷同是非止善盡讀朱氏書
漫試語同輩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父君實孰右無不
謂主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然山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
如此况學問哉四書外政大有事此成書之不容已也今
成書為太極圖通書此所為異象山而費論辨者也正宗
由易以起而啟蒙又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
之同體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西山相
與沉潛趨悟天人之要而門弟子之不得聞者也冠昏喪
祭折衷三千年之異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
流行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博於參同契
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祛世惑而反之正者皆不可以

藏書志卷二十一

六

愛日精

不之知也嗟乎四書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
是十者無以發四書之用不觀於此者亦無以集朱氏之
成學者試以予言思之豈不足以矯然而有省矣乎不然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繙語錄全集披同時
注復既涉閱訂實確又將類詩話雜說於此外如千種未
整也觀樂學於先子有年往從廬山西坡家有異聞得道
墨今為其書與勉齋西坡皆當家盡力於朱門云大德乙
巳冬至意陵劉將孫謹書

至書一卷 嘉靖月本

蔡沈撰 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明秦千序曰古昔聖
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為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為至論以

至論措於行則為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為至書此至
書之所由名也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
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彙集成編以隔佛老之所
謂虛寂者是書也其為學之本歟宋史藝文志著錄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
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
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
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
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
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略之不
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七

愛日精

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為教下之
所以為學則從事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
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
也風俗歸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
孟子設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
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
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
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
老佛也民氓莠莠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

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舉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望凝而難運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及師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

藏書志卷二十一

八 愛日精廬

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即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建安蔡沈序

蔡府重刊序 嘉靖丁巳

孔子集語二卷 附本

宋嘉祥撰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山之而不自知之而莫能盡子曰子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登聲

玉振之響不刪則其一語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樓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難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良而聚之日累

藏書志卷二十一

九 愛日精廬

月積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嗚歎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選徑東明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濟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祥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

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秘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為收錄廼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為朱氏張氏語略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一

愛日精廬

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倦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何去非撰 原二十八篇此本止二十六篇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補錄鄧禹論一篇每頁格關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一行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先帝見其策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料有補于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一

愛日精廬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後常求勝己以為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當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于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道之太學雖蒙恩換承事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

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
非所者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
如臣言不謬乞降一官職非獨以取羅逸才風曠士類亦
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策足爲
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法家類

刑統賦解二卷

舊抄本

書倦園藏書

左宣德郎律學博士傅霖撰東原郡名劇述古堂韻
釋益都王亮增注 第四韻已因己竊則親等他人下原
韻十句第七韻雖雖失而不從戲失下脫二十句第八
韻親故乞索不論於挾勢上脫十六句俱從沈氏疏本補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一

愛日精廬

韻釋增注爲闕當覓足本補之

聖人作刑以明政所以儆始暴而全民性也舜命皋陶期
于無刑法制之立欲民知所懼而不犯故明罰勅法在易
書書震震之象聖人忠厚之意至矣呂刑之作起於周
衰子產繕書識者譏焉亦皆出於不得已也秦漢以降科
條日繁下逮隋唐比例愈密柴氏有國爰命臣下刊爲刑
統或者以其文義簡古可亞六經治獄之吏咸所誦習實
百代不易之典夫愚民雖無知終不敢蹈水火鬪豺虎者
知其爲已害也律令格式之文動踰千萬參比議論之則
繩粟易差老於文案者或莫盡識故科制雖詳猶有冒憲
網羅禁辟者政以義而深晦未能盡知耳傅霖撰爲詞賦

已爲利益東原郡君又從章析而韻釋之律義昭煥灼然
明白其隱恤之念蓋以網維政治推廣古人忠厚之意其
用心亦仁矣昔九鼎鑄而民不逢神姦春秋修而亂賊懼
是書流行指紳得之罔有輕重出入之失黎庶得之自無
抵冒觸犯之辜將使化溥俗厚馴致刑措者繁是書之助
故爲叙其大槩云延祐三年正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
孟頫序

查氏手跋曰宋史藝文志刑統賦解四卷不詳作者姓名
晁公武讀書後志著錄者二卷云皇朝傅霖撰或人爲之
注則傅乃宋人非元人也趙文敏序云東原郡君章析而
韻釋之而不稱載其名則刻必元人竹垞概以爲宋人者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三

愛日精廬

亦說此本爲古林曹氏藏本甲午五月余從西吳書估購
得之初白老人查慎行志

刑統賦疏一卷 元人抄本

沈仲緯撰 是書取傳賦而爲之疏章分句析訓釋綦
詳疏文後每條有直解通例兩門直解者彙括疏文以一
二語說之也通例者則取有元一代斷罪條例以爲之證
可與大元典章及元史刑法志相參考明洪武時江西蕭
岐字尚仁嘗取刑統賦引律令爲之解體例與是書合今
蕭氏之書已佚而前乎蕭氏者乃魏然獨存謂非沈氏之
厚幸歟是書傳本絕稀自來儲藏家無著錄者此本尚是
元人舊抄宜珍秘之第四韻於其稍違則不舉輕乎不糾

下脫正文十句從鄰氏本補沈疏則無從考矣

刑統一書猶春秋之例議也罪有輕重之情加減之法而不以律意參之刑罰不中而民無措手足矣三代刑書不見於今象刑讀法之典不行於後世酌古準今而律以唐為本則其全文博而寡要也不觀其會通屢於一定而無變也故詳於法者為難而精於法外之意為尤難得其意於律有未備者可疑也徒守其文在律之所已定者不足以該其情也此傳設為問答之辭所以申公法而厚律意者將以敬民命於議刑之際耳吾友沈仲緯以儒師吏以詩書用律欲自信於謹毋害也乃釋傳書作為明解前疏文義後引律條證據精詳情義昭著舉常該變而一以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四

愛日精廬

亡恕為本不刻不汎咸通正中明啟而胥占之天下獄情固是書無難辨者賢哉其用心也人得是書不惟知有所畏而亦知有所警有畏則不犯於法有警則不入於法是書之行將有堯舜其民三代其俗者在人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易於明罰勅法以難言之欲其明也書以明刑弼教以欽恤言之欲其敬也獄不可以不得其情獄得其情可謂明矣苟自喜之心生則非式敬爾由獄者惟內惟貨惟來一出於此書之外則孰無此書哉惟事神之心治民余於仲緯益信其為著書也非徒托空言以自見也謹書以為序後至元五年歲在己卯十二月廿日洛陽令俞渾刑定律有沒情博愛無窮世欲以有限之律律天下無窮

之情亦不艱哉漢初約法三章未幾九章遂至三百五十九章後代滋至一千五百三十七章何其所教之多也然情不能以數究則凡一千五百三十有七之數亦甚少耳唐襲隋律統為十二乃約武德以來格勅二千八百六十五為七百一十一條使徒詳律不詳情則七百一十一與二千八百六十五孰為多寡哉博霖氏賦刑統設問答急於原律究情君子猶有取焉耳故五刑十惡八議六賊七殺之法或輕或重或減或加極乎萬變而通者欲以索天下之情耳然是賦之出詩書者薄之而不諱市井雖謂而不能通其義苛察大吏且或妄引他比以殺人則霖之志荒矣吳中沈仲緯氏為郡府掾獨能盡心於又事指明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五

愛日精廬

霖意取其刑賦章分句解又以本朝律款會而通之辨取其要無不中際持論厚而詩書者樂聞演義白而俗胥所共聽析類例最精而大吏者取信書且梓而行矣求子叙吾聞注六經者誤而不得其意則其禍萬世經非不詳審而誤者如此刑為不詳可使誤而不得其意乎仲緯慎於慮是而人之誤書一出又烏有妄引殺人之患乎吾於仲緯有媿也學經於筆削而屬比義例未能如仲緯之明以教人也吾於仲緯實媿之至正元年賜進士會稽楊繼植序

粗解刑統賦一卷 舊抄本

因律學博士傅霖撰 鄒人孟奎解

7

規矩者刑法之體刑法者規矩之用夫人外規矩則罹於
刑法矣蓋執法者不知所畏哉大抵古人用心於刑法
者莫非齊人於規矩之域歟律學博士傅先生擇律爲賦
舉綱立法列韻分條對偶問答而律法可尋臧罪輕重而
尊卑易曉使人熟讀玩味久則自然貫通其用心也不淺
矣前輩律士詳論精微發明蘊奧或文或歌無不備具惜
乎泥於傍蹊曲徑巧於贅辭強解殊使初學之士驟不能
知展轉昏眩難明而失其本意思也孤陋無學敢誤後人
而以俗語粗解故不揣也然世之蹈規矩而明刑法者幸
勿以畫虎效顰爲哂昔至正庚辰仲夏鄒人孟奎文贈自
序

藏書志卷二十一

六

愛日精廬

夫刑之有律猶樂之有律也樂之律以求聲氣之和刑之
刑以定賞罰之當其有關於世道博矣舊律學博士傅霖
讀唐律爲賦鄒邑孟氏文卿略加箋注然後大義數十炳
如日星其用心亦勤矣觀者幸勿以爲粗解而畧之至正
壬辰仲秋前鄉貢進士沈維時謹題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

子部

醫家類

靈樞經十二卷 元至元本

王冰僞托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 目錄後有至元

己卯古林胡氏新刊一條卷一後又有至元庚辰葛節古

林書堂印行兩行

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七卷 抄本 從道藏本傳錄

同靈國秦越人撰臨川晞范子李駟子堃句解 隨句

爰釋故云句解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然之生殺

藏書志卷二十二

一

愛日精廬

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不可得而見年來妄
一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口不誦難素之文豈稱醫人妄
用錐錐其之於尺寸之脈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毫重
之說有甚於輕重之刑子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揆所
學嘗集解王叔和脈訣矣嘗句解幼幼歌矣如八十一難
經乃感人授桑君之秘術尤非膚淺者所能測其秘隨句
箋解義不容辭敬以十先生補註爲宗祖言言有訓字字
有據必欲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
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實質虛虛醫殺之譏吁醫有生人
之巧如此豈不賢于兵刑之生殺哉時大宋咸淳五年歲
次己巳孟春臨川晞范子李駟子堃自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虛國秦越人所撰史記列傳曰扁鵲者
姓秦氏名越人楊雄所謂扁鵲虛人是也假設問答以釋
疑難之義凡八十一篇故謂之八十一難經醫經之與始
於黃帝故繫之黃帝焉以明其義皆有所受之而非私智
曲說也今世所傳雖有呂廣楊元操註釋皆淺陋闕畧而
又出之以異端之說近代為之註者率多蕪雜無足觀焉
是故難經史旨闕而不彰醫者莫能資其說以施世也余
讀其書輒妄意古人言為之義解又于終篇撮其大法合
以素問論而圖之而陽元操之註有害義理者指摘而詳
辯焉然後切脈之綱要粲然可觀醫者考之可以審是非
而闡邪說矣

藏書志卷二十一

二

愛日精廬

傷寒論注解十卷

易馬金刊本

張仲景述王叔和撰次成無己注解

夫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而述之者則其教乃得著于世矣
醫之道源自炎黃以至神之妙始與經方繼而伊尹以元
聖之才展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疾咸遂蠲除使萬代之生
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為傷寒卒病論十數
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晉太醫令王
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為完秩昔人以仲景方一
部為眾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有餘年不
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簡而
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賸究後雖有學者又各

自名家未見發明僕忝醫業自幼徂老耽味仲景之書五
十餘年矣雖粗得其門而近升平堂然未入於室常為之
憮然昨天眷問西樓解后聊攝成公議論該博術業精通
而又有家學注成傷寒十卷出以示僕其三百九十七法
之內分析異同彰明隱奧詞陳脈理區別陰陽使表裏以
昭然俾汗下而灼見百一十二方之後通明名號之由彰
顯藥性之主十劑輕重之攸分七精制用之斯見別氣味
之所宜酌酒之所適又皆引內經旁牽眾說方法之辨莫
不允當實前賢所未言後學所未識是得仲景之深意者
也昔所謂博雅者今悉達其奧矣親觀其書誠難默然不
揆荒蕪鄙序其畧時皇統甲子歲中秋日洛陽嚴器之序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廬

張仲景所著傷寒論聊獲成無己為之註解言意簡詣援
引有據直本仲景之旨多所發明非醫家餘書傳釋比未
及刊行而庶君不幸去世此書問關流離積有歲年竟自
致于退翁先生若成君之靈宛轉授手然退翁既愛重其
書且讀舊註之淺陋蕪駁也遂欲大傳於世顧其力有所
不贍又不忍付非其人苟以利為也每用鬱悒事與願違
俯仰逾紀近因感念慨然謂所知曰吾年逾從心後期難
必誠恐一旦不諱因循失墜使成公之志湮沒不伸吾亦
抱恨泉壤矣遂闕意力為之經營購募有所不避歲律迄
周功始克究疇是書之成也成君得所附託退翁私願獲
畢相與不朽矣此其所及屬子為序歎不然則退翁惜節

素著其筆耕餘地足樂終身豈以遲暮之年遠遑然爲庶人計哉退翁道號也姓王名鼎字大來詩筆之妙莫不推仰至於內行過人世未必盡知也大定壬辰重陽日承議郎行灑池合魏公衡序

古有言曰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傷寒之書莫出於仲景蓋仲景之書意深理奧非夫明經絡曉運氣達藥性於運氣之用者則莫得而擬議也如晉之王叔和止銓次而已唐之孫思邈亦間或引用而必欲尋其發明之意皆不可得矣又如宋謝復古之注則疑信未明朱奉議之集則簡略不備今者嗣羅成無己先生注解內則明人之經絡外則合天之運氣中間說藥之性味深造運氣之用錯而綜

藏書志卷二十一

四 愛日精廬

之以釋其疑由是仲景之意較然大著噫若先生早生於世豈特使向之注集者闕筆抑亦使病者不致橫夭百數年間可勝計哉今此書既已鏤板好事君子宜採其命工刊行之本意焉無忽爲幸大定壬辰九月望日武安布衣王緯序

此書乃前宋國醫成無己注解四十餘年方成所謂萬全之書也後爲權貴挈居臨潢時已九十餘歲矣僕翼緣訪尋舍弟親到臨潢寄迹範子顯大夫書房百有餘日日擊公治病百無一失僕嘗求此書公云未經進不可傳既歸又十七年一鄉人自臨潢遇恩放還首道此書不覺驚歎復自念平日守一小學於世無毫髮補欲力自刊行竟不

能就今則年逾從心晚景無多兼公別有明理論一編十五年而已爲邪臺好事者鏤板流傳于世獨此書沉墮未出僕是以日夜如負芒刺食息不遑遂於辛卯冬出謁故人以千所費一出而就何其幸也或曰非子之幸世之幸也醫者得以爲矜式好事君子得之亦可與醫家商畧使病人不伏枕而愈乃此書駕說難索之功也於世豈小補哉大定壬辰下元日冥飛退翁王鼎後序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明楊抄本
晉元晏先生皇甫謚集 後有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鏤板施行一條後列富弼趙抃等銜名末有題識云正統六年琴川永惠堂俞氏家藏

藏書志卷二十二

五 愛日精廬

新刊王氏脈經十卷 卷之二刊本
上護軍臣林億等類次 目錄後有天歷庚午誠廣勤葉氏刊本記

林億等校定脈經序曰臣等承詔典校古醫經方書所校醫中脈經一部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叔和西晉高平人性度沈靖尤好者述博通經方精意診處洞識修養之道其行事具唐甘伯宗名醫傳中臣等觀其書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以舉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爲主詳悉咸可按用其

文約其詳詳者獨何哉蓋其為書一本黃帝內經間有疎畧未盡處而又補以扁鵲仲景元化之法自餘奇怪異端不經之說一切不取不如是何以歷數千百年而傳用無毫髮之失乎又其大較以訓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兼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之惑專之指下不可以盡隱伏而乃廣其形證虛實詳明聲色王相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故得十全無一失之謬為與不疑然而自晉室東渡南北限隔天下多事於養生之書實未皇暇雖好事之家僅有傳者而承疑習非將喪道真非夫聖人曷為釐正恭惟主上體大舜好生之德玩神禹叙極之文旌錫福之良心鑒慎疾之深意出是古書俾從新定臣等各殫所學博求眾本據

藏書志卷二十一

六

靈日精讀

經為醫去取非私大抵世之傳授不一其別有三有以隋巢元方時行病源為第十卷者考其時而繆自破有以第廿分上下卷而撮諸篇之文別增篇目者推其本文而義無取稽是二者均之未都厥真各秘其所藏爾今則考以素問九墟靈樞太素難經甲乙仲景之書并千金方及異說脈之篇以校之除去重複補其脫漏其篇第亦頗為改易使以原相從仍舊為一十卷總九十七篇施之於人俾披卷者足以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無待飲上池之水矣臣等謹上

王叔和自序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絃緊浮沉轉轉相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此為伏馬方治永乘以疑為遲則

危殆立至况有滋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繫和鵠至妙猶或加思仲景問審亦俟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學昧於原本執茲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疴成膏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陀經論要訣合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傳業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誠能留心研窮究其微頤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天橫矣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七

靈日精讀

莫重於明脉脉法無出於王氏脉經之為精密口堂口不願自秘先以針灸資生經梓行矣今復刻脉經與眾共之庶以傳當世濟人之道其無負古人著書之意云時天歷庚午仲夏建安葉日增誌於廣勤書堂

郡齋讀書志曰王叔和脉經十卷右晉王叔和撰按唐甘宗伯名醫傳曰叔和西晉高平人性度沈靜博通經方精意診法其好著述其書纂岐伯華陀等論脉要訣所成敘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纖悉具備誠可按用也九十七篇皇朝林億等校正

太平聖惠方卷之三卷 宋 林億

王懷隱等奉勅撰 原本一百卷今存眼齒兩類三卷

考數經書賈別改妄填一二等字原書卷第不可考矣

釋齋讀書志曰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右太宗皇帝在潛邸

日多著名方異術太平興國中內出親驗者千餘首乃詔

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王祐鄭彥陳昭遇校正編

類各於篇首著其疾證演化初書成御製序引

直齋書錄解題曰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太平興國七年詔

醫官使尚藥奉御王懷隱等編集御製序文演化三年書

成

聖濟經十卷 明月本卷七至十抄補

御製聖濟經 醫學士賈武吳龍注 分十篇四十二章

藏書志卷二十二

愛日精廬

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俱著錄近則久

無傳本此本從美堂書坊殘書中搜得之闕卷七至十

則士禮若茲有舊抄是本介何君夢華假錄四卷始為完

書云

微宗御製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

乎道未有能己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待

則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絛于陰陽復于

四時制于五行平陽為福有餘則為禍淫則為疾惟非數

之所能然而獨立於萬形之士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于

萬有之內為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於廣成見大塊

於具笑而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垂衣裳作青契造甲子定

律歷所以成天下之靈臺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舉

令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跂及然且嚙世德之下衰憫斯民

之散朴上悼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至

於遂妄耗真會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天遁詢岐伯作為

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為表裏而

世莫得其傳至魏為醫者流北與謂易為卜筮者何異朕

甚悼之自繼述以來競競業業夙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絀

繹訪問為法上古探天人之願原性命之理明營衛之情

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鑿盈虛為書十篇凡四十二章

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之竟業而道存中士攷之自華

藏書志卷二十二

愛日精廬

而接實可以養生可以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於仁壽之

域用廣黃帝氏之傳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雨淫腹疾陰陽之寇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

於憂悲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攣魄傷於喜樂而皮槁

志傷於恚怒而不能俛仰情偽之感內傷其真有如此者

積勞成損積損成衰思固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豈止於眈澹而損在于尾閭戒之慎之疾成而後藥神昏

不可為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官羣多士

而教養廉無告救病苦而堊其亡沒則布之政令載在

司此不復叙

郡齋讀書志曰御製聖濟經十卷右徽宗皇帝所製也政

和八年五月十一日詔頒之天下學校九月二十四日大司成李邦彥等言乃者從侍臣之請令內外學校課試於聖濟經出題臣等竊謂今內經道德經既已選博士訓說乞更以聖濟經附二經兼講從之

重校證活人書十八卷 景寫宋刊本

四 朱肱撰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八卷與此本合郡齋讀書志及進表皆云二十卷未詳孰是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爲兩卷會卒難檢耳及至濰陽又見王先生云活人書京師成都湖南福建兩湖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會校勘錯誤頗多遂

藏書志卷二十二

十一

景日精廬

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及并證與方爲一卷因命工于杭州大德書院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

進活人書表曰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屣於深林衡岳雖選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徵非狂狷所能知 中書 伏念臣出自鄙屋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閑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絡之文訖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實未曾有載在館冊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

利三百無益恐先朝露處棄寸陰學古入官既無裨於國豈得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天縱紀綱之治成於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乎天下棲神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寸長皆有所用勤勞民隱雖沉疴垂老各安其居玉燭亘天以流離朱草堪延而委積甚恩滂沱詔丁寔致茲正國一介之愚亦効涓埃萬分之助蒙明大道敷奏斯文揚雄所懷以既章蔡澤沒齒而無憾重推道途修阻巾笈護持未免客嘲焉今鬼使微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慙儻合宸衷自鑿與議特羈縻於丹竈徒景仰乎公車謹遣男遺直賈臣所撰書一函八策共二十卷躬詣檢院投進以副委有觀

藏書志卷二十二

十二

景日精廬

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梳浚陋遠戾於經即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臣無任干天冒聖敬叩屏營之至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臣朱肱謹上

書表
直齋書錄解題曰南陽活人書二十卷右皇朝朱肱撰序謂長沙醫聖其言奧雅非精於經絡不能護會頃因投開設其對出補苴綴輯僅成卷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六字

其宋改撰中撰以張仲景傷寒方論各以類聚為之問答
本說無求子傷寒百問方有武夷張藏作序易此名仲景
南陽人而活人者本華陀語也肱秘丞臨之子中書舍人
景之弟亦登進士科

傷寒九十論一卷 舊鈔本

百沙許叔微知可述 先列病證後論治法剖析頗精

是書諸家書目俱未著錄伏讀

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叔微書屬辭簡雅不諧於俗故明以來

不甚傳布是則因傳本稀少故藏書家俱未之見歟陳振

孫曰叔微有傷寒治法八十一篇未知即此書否

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 元至大刊本

新書志卷二十二

十一 愛日精蘊

建甯府通守錢開禮撰 案至元嘉禾志紹興三十年

梁克家榜有錢開禮未知即著是書者否前一卷為傷寒

解或論宋陳溪隱士湯尹才撰是書宋史藝文志文淵閣

書目俱著錄分九十三類每類括以七言歌訣以便記誦

注亦頗為詳核

雜病有治法傷寒無定方蓋口口變於俄頃非他疾比

也精是技者曠千載惟張長沙一人孫真人著千金探頤

鉤微亦特於仲景法推廣之耳宋宣和間朱朝 賦 奉進活

人書及歸中途猶有餘論以是見盡美盡善為難也雖然

業醫者心誠求之亦思過半矣神聖工巧則存乎其人湯

氏錢公又作解感論百問歌彙析條分使用藥者如執兵

捕寇明指其巢穴掃清之數君子之用心仁矣蓋朱公乃

長沙太守之忠臣錢倅又朱朝奉之忠臣也緊人之生六

氣不齊而七情汨之苟失其養則疾生焉世之醫者以數

君子之心為心善用其書使含靈不至天枉同躋壽域其

仁豈不博哉古肆刊書節畧舛訛藥方又關繫最重者曹

君仲立曰擊斯敝取而精刻之惟恐是書誤人之披閱也

迹其存心又數君子之忠臣矣可不謂賢乎仲立冀人隨

其伯父遊宦江南撫其弟而教之不翅猶己子以慰其伯

父地下之靈此尤人之所難能蓋薰陶唐氏之遺風其所

漸深矣不賢而能如是子子故樂書之且以敦薄俗云至

大己酉臘月圓日武夷詹清子子敬序

新書志卷二十二

十三 愛日精蘊

解感論之作非務新奇而沽世譽也一本於仲景之正經

自仲景之書昔人以金匱名之其貴重如此無求子謂孫

思邈未能詳仲景之用心夫如是豈庸人粗工能窺其髣

髴哉愚因三餘將傷寒或兩證相近而用藥不同者或汗

下失度而辨證不明者冷厥熱厥之異宜陽毒陰毒之異

候其間錯綜互見未易槩舉輒修舉而別白之庶幾洞曉

亦足以見解感之深意焉乾道癸未中秋日龍溪隱士湯

尹才謹序

張仲景著治傷寒一書極為詳備議論精審處方至當

後之醫家據是說以治療萬不失一華陀謂此書可以活

人信不誣矣嗚呼今之世所庸醫不究古聖賢所論陰陽虛

君產育寶慶方序稱授御藥院雜病方是此書在元代
流布必廣有明以來傳本漸稀故自文淵閣書目外儲藏
家絕無著錄者此本尙是至元舊藁首尾完善洵醫書中
不易觀之秘籍也

聖朝以三代相生養之道域民於仁壽唯血氣之屬不能
無病又立醫館掌醫之政令如周制而加詳焉醫之術固
深大概已效之方爲前人所寶藏者尤爲難得大醫提點
榮祿許公概二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其
訛補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將宏肆流傳俾人人如在
良醫左右余嘉其用心從而叙述之自仲景傷寒論論證
處方之後後世以方爲書者無慮數百家至御藥院號稱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六

愛日精廬

大備蓋哀集諸家之善而增損持擇雖湯液齊和昭然無
纖芥時件殆與黃帝內外經扁鵲八十一難相表裏其功
用豈淺淺哉雲起太山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格物君子請以是觀之至元丁卯八月九日翰林直學士
河東高鳴序

鍼灸圖書八卷 易元刊本

建安曾桂芳編 文淵閣書目著錄凡四種一曰流注
指微鍼賦金南唐何若愚撰集常山園明廣注若愚明廣
仕履俱未詳案序云近有南唐何公撰指微論又云近於
貞元癸酉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貞元癸酉金陵海陵王貞
元元年也則若愚明廣似金人可知賦後則附明廣子午

流注鍼經合三卷一曰鍼經指南一卷金寶傑撰傑字漢
卿肥鄉人宋金時有兩寶漢卿同時同名而字而且同以
醫顯金之漢卿仕至太師即撰鍼經指南者宋之漢卿隱
居不仕即寶桂芳之父也一曰黃帝明堂灸經凡三卷一
曰灸膏肓腧穴法一卷宋清源莊綽季裕撰宋史藝文志
著錄合四種爲鍼灸四書凡八卷桂芳序後有皇慶壬子
中元燕山活濟堂刊本記

鍼灸有却病之功其言信矣鍼必明其孔穴灸必定其尺
寸孔穴明尺寸定則膏之上膏之下何患乎厥疾之弗瘳
歟在昔孫公真人有曰爲醫知藥而不知鍼知鍼而不知
灸不足以爲上醫必也藥與鍼灸三者俱通始可與言醫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七

愛日精廬

已矣余先君漢卿公以藥與艾見重於士大夫如雨嵩吳
憲與以借補憲司官醫助教之職達齋游憲親爲書其藥
室曰活濟堂至元丙子以來余挾艾術遊江淮得遇至人
授以鍼法且以子午流注鍼經寶漢卿鍼經指南三書見
遺拜而受之珍藏玩味大有進益且喜其姓字醫術與先
君同也因是作而言曰南北有二漢卿姓同字同而爲醫
亦異也北之漢卿得時行道鍼法精於八穴以愈疾名顯
於世官至太師南之漢卿隱居求志惟以藥與艾推而積
活人濟世之陰功由是觀之則信矣南北氣質之不同而
達則爲相不達則爲醫亦其志之出處異矣今將面授鍼
法已驗指前之書午提舉所刊寶漢卿鍼經二本參究訂

誤補遺與于午流注鍼經及家世所藏清帝明堂灸經非
季裕所集灸膏膏穴法四者之書三復校正一新板行目
是書曰鍼灸四書樂與四方醫士共寶之凡我同志留心
是書則藥與鍼灸三者並通庶可進而為上醫之士亦可
無負於孫真人之垂訓歟謹書以紀此書之本末云至大
辛亥建安後學靜齋寶桂芳序

清注指微鍼賦序曰竊以初習醫業好讀難素辭理精微
妙門隱奧古今所難而易也是以針刺之理尤為難解
是以博而取要勞而少功窮而通之積有萬端之廣近世
指病真刺不務法者多矣近有南唐何公務法上古撰指
微論三卷探經絡之原顧針刺之理明營衛之清濁別孔

藏書志卷二十二

六

愛日齋

穴之部分然未廣傳於世又近於貞元癸酉年間收何公
所作指微鍼賦一通叙其首云皆按指微論中之妙理先
實經絡之樞機復增多事凡一百餘門悉便於討閱考也
非得難素不傳之妙能至此哉廣不度荒拙隨其意韻
輒伸短說探摭羣經為之法解廣今復採難素遺文賈氏
井榮六十首法布經絡往還附針刺孔穴部分鈐括圖形
集成一義目之曰流注經絡井榮圖歌訣續於賦後非顯
不肖之狂進故明何氏之用心致念於人也自意未備其
善更望明習為慈慈焉常山閻明廣序
無名氏鍼經指前序曰夫醫者以愈疾為良其愈疾之理
若妙乎鍼故知鍼者有決病之功立効之能且夫學鍼之

士宜審有刺之莫縱巨膽妄為施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要在定孔穴以精於心是以取神功而應於手信知除病
見於目下決病在於手中是以軒岐開端越人知要素問
隱其奧難經彰其妙況為鍼者豈曰小術之哉謹題

鍼經指前序曰人受陰陽以生足一歲之日有三百六十
氣節亦分三百六十有五穴象周天之度也若稽古神聖
成天之功立民之命爰作鍼法鍼某穴療某病手得之心
應之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虛扁尚無此法罕傳余
先人心友賢先生以鍼法活人甚多嘗著八穴真經演之
為論為贊鈞深索隱披洩元蘊後學之士得此一卷口而
燕讀之者思過半矣余於壬辰冬被旨來南遍歷閩中諸

藏書志卷二十二

九

愛日齋

郡求其所謂鍼法者皆不獲舊篋中得先生之遺書敬用
錢按以廣其傳先生名傑字漢卿古洛肥鄉人官至太師
以醫學傳於世云時貞元元年歲次乙未夏月成和郎福
建等處官醫提舉燕山朱良能致之序
寶法流注指要後序曰望問切推明得病之源補瀉
迎隨揭示用鍼之要予於是學自古迄今雖常覃思以研
精竟未鈞元而索隱俄經傳之暇日承外舅之訓言亡了
世紛續羅兵擾其人神無依而心無定或病之醫必奪
而氣必衰兼方國以亂而隔殊藥物絕商而那得訪歷市
而求方效不若死力排疾勢既已受教遂敏求師前後僅
十七年無一二真箇輩後避屯於蔡邑方獲訣於李君

巨斯人以鍼道救疾也除疼痛於目前愈瘵疾於指下信所謂伏如橫弩應若發機萬舉萬全百發百中者也加以好生之念素無竊利之心嘗謂予曰天寶不付於非仁聖道須傳於賢者僕不揆遂伸有求之懇獲垂無吝之誠授穴之所秘者四十有三療疾而弗墜者萬千無一遂銘諸心而著之醫書於其因而扶其危而後除疾迅速若手帖破結滯矣如冰釋夫鍼者也果矣哉然念茲穴俞以或忘借其聲律則易記輕裁入韻賦就一編詎敢匿於己私庶共傳於同志最次壬辰重九前二日題

藏書志卷二十二

三

愛日精廬

足履厚載五臟法之五岳九竅以布九州四肢分彼四時六時配乎六律時同於日月呼吸猶若風雲氣血以類江河毛髮比之草木雖繼體於父母悉取象於乾坤貴且若斯命豈輕也是以立身之道濟物居先保壽之宜治病為要草口有未病之力鍼灸有却病之功欲獲邪口信蓋益矣夫明堂者聖人之遺教黃帝之正經汜血脈循靈明之易命易窮流注之元妙辨穴道之根源為醫腑權衡作經絡津要今則採其精粹去彼煩蕪皆目親有憑手醫奇考書病源以知主療國入形貴免參差并集小兒明堂編類於次庶幾長幼盡涉安衛欲俾華夷同歸壽域云

灸膏肓腧穴法序曰口自許昌遷在狄之難憂勞艱危衝冒寒暑遊地東下丁未八月抵涓濱感疾瘧既至琴川為醫妄治營衛衰耗明年春未尚苦附腫脹腹氣促不能食而大便秘利身重足痿杖而後起得陳了翁家專為灸膏肓俞自丁亥至癸巳積三百壯灸之次日即覺中氣平腫脹俱損利止而食進甲午己能肩輿出謁後再報之仍得百壯自是疾證浸減以至康甯時親舊間見此殊切灸者數人宿疴昔除孫真人謂若能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無疾不愈信不虛也因考醫經同異參以諸家之說及所親試自量寸以至補養之法分為十篇并繪身指屈伸坐立之像圖於逐口口後令覽之者易解而無徒窺之失亦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廬

使真人曰穴濟口口仁益廣於天下也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朝奉郎前口口都總管同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緯記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明永樂月本

羅天益撰 天益字謙甫嘉城人謙甫受業東垣蓋升其堂而入其室者是皆採摭李氏精確之論益以諸家之說而以己意舉括之實為醫家主要書之卷一至三曰藥誤永鑑卷四至二十曰名方類集卷二十一曰藥源法象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醫驗紀述後附補遺一卷述外感諸疾等症皆詳重刊并增葺者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

大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

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於此而刻之梓者非一
 二矣且其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繕
 焉之曰藥誤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
 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所據
 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欲後
 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
 使後人慎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
 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為道
 陰陽虛實千變萬化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合則者而一之
 各曰衛生寶鑑夫醫之木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醜而妍
 醜之能辨其善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

書志卷二十二 三 愛日精廬

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
 毫之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間但
 備檢閱如有辨之不明似是非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晚而視之猶以為遠殆
 非先生垂示後人之意也至元辛巳冬至日鄭城硯壁題
 於卷首

夫醫與造化參乎之精者為難至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
 之用者為尤難石澗市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
 受命於下世先生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歟問道之士乎
 曰愚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
 年以來不辭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
 年以來不辭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

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疾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
 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
 間如敵在目小然後審藥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
 因集為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妄認明其
 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暑以酌其疾證
 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己之治療與彼之深淺見其功
 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余聞醫
 之為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
 等書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為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
 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著
 列三四寇者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

書志卷二十二 三 愛日精廬

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
 心濟物復能著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彥
 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清明日
 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汝郡王惲序

天益上東垣先生啟曰切以射不師於后羿豈能成蹕日
 之功臣非習於公輸未易發連雲之構惟此醫藥之大關
 乎性命之深若非擇善以從之烏得過人之遠矣茲者復
 遇先生聰明夙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
 則以及於國聖藥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神禹
 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靡不瘳有元化
 滌胃之神功得虛扁起人之手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

均始又過之然板行於天下人得而有之者往往大方脈
之詩為多彼為小兒者每以專科自名或私得一方即祖
子孫相傳世享其利它人萬金不願授也其肯與天下後
世公共之哉青溪曾君用儒攻醫得戴劉二家之傳自少
至老凡活人之幼者枚數不知幾何人在證處方皆超然
眾醫之表乃以得之師傳者廣粹精要為活幼心書一編
既成不以私其家將以公之天下後世使為其術者無學
醫廢人之患凡人之皆有成人之望焉厚哉青溪之用
心也人孰無此心哉肯能以青溪之心為心則善矣雖然
書本陳言心須活法或徒泥其書而不善用譬之兵家不
知合變膠柱而調琴焉吾未見其可也昔臨安李立之者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廬

以小兒科擅名一時有嬰兒忽病瘡求治之立之令人乘
高樓之地下以一衿盛之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
曰此乳搗心也非藥所能療此活法之說也因附著之泰
定丁卯閏九月朔中議大夫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
司事副都元帥和尼赤序

育溪曾德顯儒家者流明小方脈幼幼之心不啻父母仁
人之用心也余家有穉穉童子感驚風疾居父母者咸憂
焉德顯乃不憚煩暑隨招隨至一視之曰毋慮遂用對證
之藥療之藥未既而效已隨之誠可嘉尚原其平昔用心
之勤集諸方書之經驗者著以成帙目之曰活幼心書夫
心者虛靈善應神妙不測主宰一身慈劑萬事者也推廣

此心以及人及物使顛連無告者為同胞癢痾疾痛者為
同體乃刻諸梓以廣其傳非為傳之余亦且傳諸後俾後
人亦能推此心以及人及物則活幼之心為無窮也豈曰
小袖哉天慝己巳八月廿又一日朝散大夫同知衡州路
總管府事廉公亮引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則當視天地萬物為一體癢
痾疾痛舉切吾身仁者事也先儒謂醫家以手足癢痺為
不仁斯言善在仁字蓋手足痺則氣脈不相通痛癢無所
覺心之生道息矣烏得仁况醫家之於嬰孩語言未足辨
脈理未足憑必能以心體之然後可以察其癢痛痾疾之
所在非志於仁者其能若是乎丞西曾君德顯儒而為醫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廬

幼從鄉先生李月山固已得儒學於心稍長從世醫劉氏
又能得醫學於心傳精讀醫經詳味藥性參前輩之奧議
伸自己之獨見有求必應不倦于貧集其平時論證與方
名曰活幼心書將與同志共之夫作書以述其心之所用
而且克廣其傳亦庶乎仁者之用心矣嘗觀其書則審證
乾劑信有異乎人者五苓散在諸家正用之解傷寒溫濕
暑非霍亂而德顯於驚風痰搐癩疹等疾通四時而用之
前同知衡州府事胡省齋因其子驚風得愈問之曰五苓
散何以愈斯疾乎德顯曰此劑內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
神用澤瀉導小便小腸利而心氣通木得桂而枯是位抑
肝之氣而風自止所以能療驚風也他證亦皆有說皆

齋深然之此其善用五苓散也小兒驚風搐制醫者視為一病輒以金石腦麝蜈蚣等劑投之非徒無益反激他證德顯則謂有因驚風而搐者有因氣鬱而搐者驚屬心風屬肝而發於氣者亦有搐陳氏所謂蓄氣而成搐者是也但未著其方余於驚風則隨證施治若氣鬱而搐者則用寬氣飲治之只以枳殼枳實為主嘗思搐者倉卒求藥教服銷家枳殼散而搐亦止病者深感之凡又治搐之特見也其他繁證俱能究心用藥之奇盛效之速有未易縷述者寄寓予家將十年二孫藉其調護每識證於微眇制疾於萌芽其用心之博非特於吾輩為然蓋其篤志於仁重義輕利亦自讀書中來非可以庸俗例視也讀其

藏書志卷二十二

天

愛日精廬

方論因叙數語於篇端識者儻察予言必有知其用心者元貞乙未上巳日前太學篤信齋進士吳剛中謹書

吾鄉自山李先生博極羣書操行修潔最謹於義利界恨媿學之子嗣而從之其誨諸生也不止於詞藝而已必勉以正心修身律之有士君子之行德顯會君從游者之一也若無何舉屋之亭廢於是以業儒者而業醫焉昔賢達以濟世為良則願為良醫其心均在濟人耳醫豈細事哉昔幼幼之醫尤不易也蓋氣色微筋骨脆癆疴疾痲不可謂而知他人止於面色指紋之間將摩投劑德顯則切脈先之儀證陽而脈陰證陰而脈陽必治厥不治證精思詳究探本索原藥餌所施百不失一未嘗以病家之貴賤

貧富而異用其心或遇窘乏大甚之家亦隨力捐貲濟其復弱以故全活者眾德顯非饒於財者能推是心亦賢矣哉業醫三十年古今醫書讀之不輟今取其平日閱證用藥之已効者著為方論彙為詩歌名之曰活幼心書是心也恒心也惻隱之心也心誠求之之心也對越天地神明而無愧矣且欲發梓以為海內共之用心廣大可敬也夫余嘗觀趙德顯侯饋錄有人得癰疽方其奇實而不傳後為虎所食弄天譴德顯心事若茲天必福之以誘世人之善用其心矣德顯衍之烝西人號有溪名世榮德顯其字也丁未中秋邵清遺老七十翁羅宗之巨海甫謹序

藏書志卷二十二

天

愛日精廬

聞之先儒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大哉心平其萬事之獲括乎前乎千百世而上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此心也後乎千百載而下為往聖繼絕學來者續斷傳亦此心也是心也以之活幼則有惻隱之真所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者無非自此心中來宋翰林侍御世醫戴克臣者名宗朝活幼家師也取信當時有聲朝野心以傳心得其妙者惟烝西高原劉茂先名觀自更茂先之心其五世孫字直甫者名思又深得之終其所得隨施輒効亦可以見其用心矣然昔賢之學固以心而傳而昔賢之心非書又無以衍其傳況自開慶以來其有散漫遺劉二公之心至哉師事直甫於燕有年面命心傳領

會多矣但念一宗醫書方論詩訣歲月浸遠卷帙不齊設
 有危難未易檢閱吁得其心者敢不究其心哉明窗晝熏
 短檠夜雨因就其遺書而稍加編次繁者刪之缺者補之
 書非可用不敢錄方非已効不敢收脫亡遺漏存十一於
 千百上探三皇前哲之遺意下探克臣茂先之用心實則
 吾心固有之理旁求當代明醫之法亦姑爲活幼一助云
 耳遂名其書曰活幼心書書成客或難予曰醫者意也但
 觀形切脈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何必一切求法書而且以
 心書命之哉予曰不然予非有心於著述而求異於人也
 不過推廣劉氏數傳之真心以求契夫戴氏之初心耳朱
 文公有言意者心之所發也書之所述豈非心之流行發

續修志卷二十二

三

愛日齋

見者乎客唯而退於是乎書至元甲午菊節衡陽後學會

世榮德類識

理有堂經驗方十五卷 明刊本

前王都中序從 文淵閣傳抄本補
 錄後有重刊經驗方序缺末頁撰人及刊刻年月俱缺序
 云侍御尙賢曰公按蜀重其神驗出示鄭方伯志道方伯
 刻留藩省云云按四川通志天順時有巡按御史田斌景
 泰時有布政使鄭甯當卽序所稱田鄭二公則是本殆天
 順時所刊缺分十五門曰諸風曰心氣痛曰小腸疝氣曰
 積滯曰痰飲曰喘嗽曰萎補曰瀉痢曰頭面口眼耳鼻曰
 髮齒曰咽喉曰雜治曰瘡癩曰婦人曰小兒凡十五門門

一卷 四庫全書著錄五卷蓋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者
 此則原書足本也

曩子誦范文正公良相良醫之言未嘗不歛衽嘉歎何則
 良相輔弼元首治天下與利除害選賢任能使人樂其業
 而吾仁之見諸事者足以澤被四方良醫導和人身療百
 病脫疴起痼斡元色而開壽域使人安其生而吾仁之蘊
 諸心者亦足以波及萬姓蓋出處之轍雖異而吾仁之用
 則同君子不可斯須而忘吾仁則吾仁之在天下亦不可
 勝用矣謙齋先生沙公志文正之所志學文正之所學輕
 車理輪綺文直指所至攜好食之膾拯生民之命由柏垣
 而登薇府一以是心民以是厚今爲建昌守也殆將小試
 其黃車爲異日姚宋張木良相之効豈不著哉然公猶以
 爲未盡乃退而考訂名醫方書常經驗者分門別類爲一
 十五卷鉉梓郡庠因以其書曰瑞竹堂經驗方以惠斯世
 隱如公之仁可謂至矣予故序諸篇端欲人人之誦此書
 者不惟知公之心良於醫又當知公之志良於相二者皆
 自公仁心一點中出王都中序

續修志卷二十二

三

愛日齋

重刊經驗方序 明刊本

吳澄序曰人有恒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
 可療斯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驗爲難也
 盱江郡侯歷仕風憲民社愛人一念隨寓而見有仁心有
 仁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翅百千萬而蒞官餘暇猶注意

於醫藥方書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或王公貴人之家或隱逸高人之手所授異方率相劑三因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有疾必謹試之歷試屢驗積久彌富守肝之口進一二醫流相與訂正題曰瑞竹堂經驗方爰鈔諸本以博其施一皆愛人之仁所寓也既仁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孰有能如侯之仁者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效者蓋鮮今之所輯悉已經驗則非其他方書所可同也矣名薩德彌寶瑞竹堂者往時侯折竹為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爲瑞而侯以扁其堂云 吳文正公集

瑞竹堂經驗方殘本五卷 元月本

藏書志卷二十二

三

愛日精廬

薩里彌寶撰 原十五卷今存卷四至卷八五卷

類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十卷 元月本

文江孫元賢編纂

醫方集成一書四方向之久矣蓋所謂濟生拔粹宣明論瑞竹堂張子和徐同知計方尤爲切要所不可遺本堂今得名醫選取奇方增入孫氏方中俾得通貫名曰醫方大成重新繕梓以廣其傳合衆流而歸一源使覽者便之不必求之他書可也問醫之士幸共鑒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三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新儀象法要三卷 影自宋刊本

蘇頌撰 末有乾道壬辰九月九日吳興施元之刻本於三衛坐嘯齋兩行

銅壺漏箭制度一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書抄本影寫

紹興初韓仲通守明州造蓮花刻漏簽判許堯昌爲撰記銘瀛祐時郡守顏頤仲刻之文淵閣書目著錄

夫更漏箭壺高三尺徑一尺重四鈞其內別爲銅浮蓮

藏書志卷二十三

一

愛日精廬

以泛箭闊七寸高三寸重三十兩壺面盤徑一尺三寸 八斤捧箭仙人重八斤床二十五兩前雀右虎各二斤 二斤二兩後龜一斤七兩皆銅爲之仙人坐盤中環以四 手捧小盤箭穿其中隨水之積以生時刻箭長三尺六寸 徑四分面各爲二十五刻晝夜四易而百刻同每時出盤心卽朱雀吐朱繫下銅盤以警守者盤連牽重四十三兩壺之前有盆深一尺徑二尺五寸重二百斤以貯乾坤艮巽四時易箭之退水壺下有臺高七寸面徑一尺三寸重三鈞以承壺使蓋首吐水而登於盆箭摠二十五枚每氣用上下二箭二至各用一箭而始終之總太史四十八箭之法也蓋負荷承下斛渴烏之水

注壺中渴鳥長一尺八寸水發客一中芥子斛方一尺五寸深一尺二寸重七鈞傍臨骨一寸作螭首為減水之穴承以小斗斗長廣皆一尺重一百斤使斛水常平而均渴鳥之水勢下斛之上木為蓋又植一銅荷承上櫃渴鳥之水鳥發稍大而長加二寸櫃長二尺深廣如下斛重二百八十斤櫃斛斗盆座皆治鐵為之櫃斛之下為暗燈置火以休漏布幕櫃上以濾水新舊相半否則小差遲速龍眼李伯詩序

今四方無遠近知有明刻漏者以王金陵之銘也

南渡煖于兵火遺跡餘無所于考惟蓮花漏者 紹興

末郡侯韓公仲通之新製也壺表具存銘識如故而挈壺

藏書志卷二十三

愛日精廬

無職則器之垢弊水之塵腐箭之遲速甯無毫釐分寸之差是舉一州之耳目視聽于一日四時之間昔為守者誤之也余懼焉一日取籌箭試加測驗則昏明之候不啻差一中朔于是洗滌其器易小之中而一新之池壺不移而晨昏以正大小與居之節風雨晦明之候俾皆于是取則而無爽焉仍擇其稍通於歷者謹禮以時使有常職庶乎亦足以盡吾之心爾又慮承襲之久易至舛戾乃取李龍眠刻漏之製併王之銘韓之刻並鈇于梓後之知為政者當於此有考云涓祐丁未授衣節日郡守龍溪顏頤仲書於進思堂

華齋心製凡漏園式一卷

從吳門黃氏藏書抄本影寫

孫遜古撰 文淵閣書目著錄

昔學壺氏之制壺漏也有四其一曰天池其二曰平水三日受水四曰減水規模宏大惟可施之官府若夫燕居窮陋矣近時雖有異製多是不準蓋推測不得其法故也知百刻平分殊不究水之昇降方其滿則速淺則遲差并由此逢吉以心法創茲小壺因水之淺滿昇降推測上契天運昏曉相符晝參日景夜應中星晷無頃刻之差尤且水之去來不露內可施之堂與外可帶之舟車至於夙夜在公優游燕處皆可置之坐隅備知時刻之正最便宜士大夫出入起居之用豈云小補哉箭分兩面自卯至酉為晝自酉至卯為夜下卯酉之餘刻以備晝夜長短之候裝

藏書志卷二十三

愛日精廬

水之法遇早以濾水篩搭於壺口以新水和舊水濾入壺中但取接此時刻晝際晚亦如之或過日出更以景輪圭格印證其端酌無分毫爽器不洗濯則埃壙不除水不篩濾則塵垢成積或有滯澀當以猪髮透之此荆公明州刻銘漏所謂匪器則笑人存政舉者也凡晝夜百刻箭序短長日出為晝日入為夜發更皆在日入二刻半後撥箭皆在日出二刻半前分界定數二十有五箭逆數用之則依日歷一箭順數用之夏至後自二十五箭逆數用之則依日歷參照箭候今序分晝夜更點昏曉之度圖述於後惟此小壺準的隨水校定功在一竅無孔竅微細僅通絲髮惟要浴濾水清略無塵滓不滯水道為佳上壺水滿則疾流注

莫能隱矣聖人神之言而遺其粗常人昧之由而莫之覺
 要其歸則數與道非二本也漢去古未遠有張蒼許商乘
 馬延年耿壽昌鄭元張衡劉洪之倫或明天道而法傳於
 後或計功策而效驗於時後世學者自高鄙不之講此學
 於絕惟治歷疇人能為乘除而弗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
 會事則府史一二系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識上之人亦委
 而聽焉持算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嗚呼樂有制氏僅
 記鏗鏘而謂與天地同和者止於是可乎今數術之書尚
 三十餘家天象歷度謂之綴術太乙壬甲謂之三式皆曰
 內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載即周官九數繫於方圓者為更
 術皆曰外推對內而言外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獨大衍

藏書志卷二十三

六

愛日精

法不載九章未有能推之者歷家演法頗用之以為方程
 者誤也且天下之事多矣古之人先事而計計定而行仰
 觀俯察人謀鬼謀無所不用其謀是以不愈於成載籍章
 章可覆也後世與事造始鮮能考度浸浸乎天紀人事之
 般缺矣可不求其故哉九韶愚陋不閑於藝然早歲侍親
 中都因得訪習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際時敵患
 應虞遂寒不自意至於矢石間嘗險羅憂在苒十禱心精
 氣落信知夫物莫不有數也乃肆意其間旁諷方能探索
 杳渺粗若有得焉所謂通神明順性命固庸未放見若其
 小者竊嘗設為問答以擬於川積多而惜其弃因取八十
 一題釐為九類立術具草間以圖發之恐或可借博學多

識君子之餘觀曲藝可遂也願進之於道儻曰藝成而下
 是惟疇人府史流也烏足盡天下之川亦無膏焉時津前
 七年九月魯郡秦九韶叙且系之曰
 昆崙旁磽道本虛一聖有大衍微寓于易奇餘取策舉數
 皆指衍而究之探隱知原數術之傳以貴為體其書九章
 惟茲弗紀歷家雖用用而不知小試經世姑推所為述大
 衍第一
 七精迴穹人事之紀追綴而求宵星晝晷歷久則疎性智
 能革不尋天道模襲何益三農務積厥施自天以滋以生
 雨膏雪零司牧閱焉尺寸驗之積以蕃稔憂喜皆非述天
 時第二

藏書志卷二十三

七

愛日精

魁隗粒民甄度四海蒼雅井之仁政攸在代遠庶蕃墾苗
 日廣步度庀賦版圖是掌方圓異狀表窳殊形衷術精微
 孰究厥真差之毫釐謬乃千百公私共弊蓋謹其籍述川
 域第三
 莫高匪山莫濶匪川神禹奠之積矩攸傳智創巧述重差
 夕樂求之既詳揆之罔越崇深廣遠度則靡容形格勢禁
 冠屨侏璫欲知其數先望以表因差施術坐悉微渺述測
 率第四
 邦國之賦以待百事咳田經入取之有度未免力役先商
 厥功以衰以率勞逸乃同漢猶近古稅租以算調均錢穀
 河畜之扞惟仁隱民猶已溺饑賦役不均甯得勿思述賦

役第五

物等敘賦式時府庾粒粟寸絲禍夫紅女商征邊疆後世

多端吏緣爲欺上下俱殫我開理財如智治水澄源濬流

維其深矣彼昧弗察慘急煩刑去理益遠吁嗟不仁述錢

穀第六

斯城斯池乃棟乃宇宅生寄命以保以聚鳩功雉制竹簡

木章匪究匪度財盡力傷國蔡而裁如子西素匠計靈臺

俾漢文懼惟武圖功惟儉昭德有國有家茲焉取則述營

建第七

天生五材兵去未可不教而獸維上之過堂堂之陣鵝鶴

爲行營應規矩其將莫當師中之吉惟智仁勇夜算軍書

藏書志卷二十三

八 愛日精廬

先計攸重我聞在昔輕則寡謀移民以幸亦孔之憂述軍

旅第八

日中而市萬民所資買賣增營利析錙銖躡財役貪封君

低首逐末兼并非國之厚述市易第九

將氏手跋日數書九章十八卷宋潘祐同粹都泰九詔撰

會稽王應蓮堊艾借閱抄本而錄也予轉假錄之原無目

錄子爲增入昔萬歷四十五年新正五日清常道人趙琦

美記

術數類

大元經十卷 嘉靖月本

漢楊雄撰晉范望叔明解贊 前有吳陸績述元一篇後

有說元五篇題唐宰相王涯廣津集案那齋讀書志曰說

元一卷唐王涯廣津撰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

法四辨首五直齋書錄解題同蓋完書也又釋文一卷注

云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于世非後

人之作也直齋書錄解題引之蓋自宋已不知作者矣

郝梁重刊版 嘉靖甲申

大元集注十卷 抄本

司馬溫公注 前有讀元一篇後四卷則襄陵許翰所

注也仿韓康伯注繫辭例合溫公書爲十卷末附明徐禎

期等議語

張敦實之言曰子雲作太元以明易溫公作潛虛以明元

藏書志卷二十三

九 愛日精廬

則溫公之於子雲有深契焉能知元者非溫公孰集其大

成哉近時太元傳本祇有晉范望解余家舊藏惠牛農評

陶本深識晉人不識字注解多謬牛農頗有取正之處今

觀集注已有先牛農而言之者不誠勝于范注乎至是書

原本已屬鈔本而此又從鈔本鈔出魚豕之疑知所不免

若卷首讀元一篇已取傳家集中所載者補其脫正其訛

如疑鞠之正而爲萬物此卽宿疑頓破之一古書難讀于

此蓋信云堯圖黃丕烈識

那齋讀書志曰溫公太元經十卷右皇朝司馬光君實集

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贊唐王涯注經及首測

宋維幹通注陳漸演元吳融音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歷至

新編四家注解經進路球子消息賦六卷抄本 從子謙莊藏 朱丹水傳錄

保義郎監內香藥庫門臣王廷光宜春李全嘉禾釋雲

瑩東海徐子平注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

出者此則原本也

王廷光進書序 宣和五年

人倫大統賦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張行簡撰薛延年注

夫閱人之道氣色難辨骨法易明骨法者四體之幹有形象列部分一成而不可變欲識貴賤貧富賢愚壽夭章章可驗矣至于氣色通於五臟之分心為身之君志為氣之帥心志有動氣必從氣從則神知神知則色見如蜂排沐

藏書志卷二十三

十一

愛日精廬

蠶吐絲隱現無常欲別旺相定休咎於氣色則見矣非老於是者不能若精是術必究是書是書蔓延於世甚夥苟不抉擇而欲遍覽猶入海算沙成功幾日善乎金尚書張行簡人倫大統賦與芟諸家之冗繁撮百世之機要提綱挈領不三二千言囊括相術殆盡條目疏暢而有節文辭華麗而中理其心亦勤矣是以初入其門者未免鑽仰之勞僕觸僭竊之非以鈔問管見附註音釋其下仍括諸家之善以解之目之曰音注集解庶使學者有所依藉然而知面部分莫知適從亦徒勞耳而圖世傳者多指龜為龜近獲邵陽簿李廷玉所圖面部凡六其部分行運氣色骨法紋痣至真且悉其義愈明而意愈彰可謂發蹤指示之

標的也故弁諸賦首庶學者披圖按賦相為表裏決人吉凶如示諸掌可謂胸中天眼不枯矣豈無補哉雖然獲龜魚必由筮蹄能樂五教學必與其藝有心於是而欲齊唐舉之肩接許負之踵諒亦不能不以此始爾皇慶二年春龍癸丑歸陽曰秋潭薛延年壽之序

右命書相書

三歷撮要一卷 影寫宋刊本

按月具載嫁娶求婚上官出行等吉日所引萬通歷會要歷百忌歷具注歷萬年歷集聖歷撮要歷集正歷廣聖歷及壇經彈冠必用等書今惟集聖歷宋揚可載晁志百忌歷唐呂才推彈冠必用宋周謂撰載陳錄餘俱無考

藏書志卷二十三

十三

愛日精廬

是亦選擇家之祕籍也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歷撮要一卷無名氏又一本名擇日撮要歷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真翁云其尊人尚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右陰陽五行

近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四

子部

藝術類

廣川畫跋六卷 舊抄本

董道撰 琴六夫子據楊升菴刊本校補闕文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下道撰今所錄之

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下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

陽節日下午日較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下至

正乙巳十一月二十三日暫于泗北村居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廣川畫跋一書世鮮傳本愛日廬中

藏有舊抄本是從元人孫道明本錄出者余曾借抄一帙

藏書志卷二十四

愛日廬藏

惜卷中多空格而未卷後四葉歲久紙敝每行末有脫去

三四字者及傳寫訛謬間有不可讀處惜無別本可校今

秋月霄又得明嘉靖間升菴楊氏刊本屬余校勘前有劉

大謨序後有升菴自叙第楊本訛謬亦多中脫文有連失

一二篇者及此文錯入他文之尾者二處惟六卷中脫字

尙全而舊抄亦有脫去全行者四五處皆據以補完亦快

事也至兩本字句異同處頗多而得失亦互且並錄之以

俟善讀者之自擇焉黃廷鑑校訖識

書苑菁華二十卷 舊抄本

錢坤陳思恭次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掌達書名于四方僉禮百名書于策

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

各物雖張頭草聖阿買入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

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菁華豈不

可尙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闢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

者又於此週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名之

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乎鶴山翁題

右書畫

漢官儀三卷 抄本

劉敞撰

凡此書皆漢儀也故始爲戲者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

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尙公主以象一姓漢自董仲舒言

藏書志卷二十四

愛日廬藏

應者皆曰士德之運其數五五五二十五極矣故率二十

五擲乃一終局

吾幼年時集西漢士大夫選官故事爲博戲仲原父爲之

序嘗遂流行及後四十五六年予年六十爲臺州守得舊

書閱之惜其少年讀書未能精熟未盡善也因復增損之

然後該備吾年前後相望如此之久而嗜戲不異前時世

言老人與小兒同豈謂是邪又佛說形有衰壞而識未嘗

改於此効矣漢之仕宦異於今居官者輒累歲不數數遷

徙故亦變改戲采令其相似又皆爲請采定名令其雅而

不俗可書云

郡齋讀書志曰漢官儀采選一卷右皇朝劉敞撰刪取西

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者雜編之以爲博奕之一物

右雜伎

譜錄類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卷一列仙傳條下脫四十二條 卷二毛穎傳下脫魏傅公選筆銘卷三張彭祖條下脫九條其餘闕文譜字約有二百八十餘處 琴六夫子從何君夢華假崔夢山房振綺堂兩抄本校補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三

愛日精廬

身說秦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於袁伯業今復見折武功蘇君矣若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敷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綬光顯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

亦幾於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

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

傳之無窮乎有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

也嘗慨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說况世爲儒者焉

能無述哉因閱書祇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

載者集成此譜問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

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冒臆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

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

簡書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

其家藏抄本屬校謄誤殆不可讀警勸再三粗成句讀而

藏書志卷二十四

四

愛日精廬

中如文房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于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坤夢華何君云近得崔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携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遂從兩本合技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叙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勸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

名家類

古迂陳氏家錄尹文子二卷 宋刊本

周人尹文子著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尹文子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通為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是本分上下二卷猶是原書舊第可貴也

魏山陽仲長氏序 黃初末 後開

雜家類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大德月本 項氏萬卷堂藏書

元武司馬臣班固纂集 前有無名氏跋案是書為無錫州守劉公平父鈔梓或即平父所識歟目錄後又有題辭云敬以家藏監本刊行是則平父所識無疑跋中論不敢改迎子劉一事云班固漢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

藏書志卷二十四

五

愛日精廬

通用未可蓋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譏班固之述作云云誠誠是言亦可見其篤信好古謹愼不苟矣漢時尚書立學官者凡四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曰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東漢末立學官止是學高才生講習 師承各守訓解多 致至字句之異同見於釋文諸書者蓋難枚舉安知四家中不有作迎子劉者古書散亡百不存一敢據今日所見之本為定耶明遠陽傅編本改迎子劉為迎子劉並刪去此跋以後吳瑄程榮何允中胡文煥鍾惺諸本俱襲其謬沿誤至今不特無一人糾正且有以不改劉字為過於拘泥者于此益嘆平父之卓識為不可及也

張楷序 大德九年

嚴皮序 大德乙巳

無名氏跋

劉平父跋

獨斷二卷 明宏治月本 葉石君藏書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

呂宗孟刊板跋 清康熙庚子

劉遜重刊序 宏治癸亥

近事會元五卷 舊抄本

因贊皇李上交撰

儒家者流誠資博洽天下之事散有本原苟道聽之未詳則實闕而奚解實繁廣記以避無稽嘗謂經籍之淵頗易

藏書志卷二十四

六

愛日精廬

探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鍾陵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人顯德之前攬細考之所因庶開談之引據如曰小足不講惜則包羞聊此篇聯無謂叢勝凡五百事蓋為五卷曰曰近事會元爾時丙申嘉祐改元長至日也
太歲乙酉避亂於洋蕩之村居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手書此二十日而畢是書是奉季公所藏余從孫岷自借抄之七月初六日屏守老人記

芥隱筆記一卷 舊抄本

因真頤正撰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

獵書記窮年皓首食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
趣耳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
檢討鄭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
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无所不讀河圖洛書山經冢
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家无所不記至於討
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
推原至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
之誦覽者隨而錄之一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渙
大號令則武夫感泣癯老扶觀當堦燕許輩乘太史筆囊
貶是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
游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汝入劉董敬用欽木于東甯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七

愛日精廬

郡庠庶修其傳

民獻趨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无復訂正
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通知
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剛之以不艾後學公之學問殆
不止是也來者窺一斑云君溪雅民獻謹書

蘆浦筆記十卷

自序

嘉定癸酉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
而懷玉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讀不
多託子墨以白試好事者問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後二

年乙亥秋穀清俸錢梓于六峰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
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謝兆申跋 萬曆三十九年

古今考三十八卷 明正德刊本

因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鶴山先生自序曰紫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
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
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為據其所憶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狎
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
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
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
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估畢之末有終其
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曰無所往其
來者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
昧於來復風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規模賈
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
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
舒王吉則復遺漢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
考矣始即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考

藏書志卷二十四

八

愛日精廬

右鶴山先生初稟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鄭浙西安撫使
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回客門下自清祐十二年壬子
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丁卯國子正遺論寄家於先生

之鶴山書院秋九月借親筆釋觀送錄諸此所謂古今考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釋考知古今異同之變為可惜也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粲粲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秦定甲子先君文英在監官州嶼職時知州方公存心乃虛谷先生家子也開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義為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

藏書志卷二十四

九

愛日齋

而騷象爻象之辭畫爻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於紫陽書院墨本則燕於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制益不可攷故即通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樂制度名數作古今考及著皇極經世書考書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示先君嘆曰當宋之季真摠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源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真切之學也豈習

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枝其故藁俾能書者勝寫二本擇楷正者歸於知州閱諸諸梓以次本藏於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燬於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卒未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留經世書考亦失之僅有存者古今考耳竊嘗考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甯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作時相謫靖州囚繫閉僻日從經史精研極討既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編遂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焉得是書而讀之耶噫聖如孔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備如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

愛日齋

行道於一時而使之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疎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考與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秦定月本

後儀王應麟伯厚撰 卷末有孫厚孫甯孫校正慶元

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二條

牟應龍序 至正二年

袁桐序 奉定二年

自序

陸晉之序 奉定二年

右維考

論衡三十卷 元刊明修本

王充撰 目錄後有正德辛巳四月吉且南京國子監
補刊完本記卷一果害埜成丘山汚為江河下一頁通津
草堂以下諸本俱闕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為二十七卷
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歷中進
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
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
瓚為之補刻而其本復完交生會稽而受業太學聞書市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一

愛日精廬

肆遂通眾流其為學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八十一篇
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帳中以
為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為異
書遂大行於世傳之至今蓋其為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
誠有出於眾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眾
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而不能
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經為萬世之準
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煥家自為學人自為書紫朱雜廁瓦
玉襍揉經專門猶失其實諸子尺書人人或誣論說紛
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為衡者論

之平也其為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

曉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眾人之

表者乎然觀其為書其擇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

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辨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

聞而任其所見尙有不得其事實者况乎天人之際性命

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為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

以為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

終則以為談助而已充之為書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

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

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為世之

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書者多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一

愛日精廬

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之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為之
校正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可
謂遠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氏東漢列傳云充
字仲仰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書嘗遊雒陽市肆間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
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
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
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擇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
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
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

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甯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始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類好事者往往自守書積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踏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覆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卷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會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三

愛日齋藏

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慶廢食討尋衆本雖各經修改尙互有關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微者聚之亡者追之俾闕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川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靡經躐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爲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乘筆之士能無祕玩乎聞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蓋學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

蓋也時聖宋慶歷五禩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新刊王充論衡殘本十卷 元至元刊本

王充撰 是本合兩卷爲一卷凡十五卷闕六至十五卷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埜成巨山汚爲江河下一頁不闕

楊文昌序

韓性序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所爭觀轉寫既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藏諸蓬萊閣庸見避堂舍蓋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四

愛日齋藏

之意乾道丁亥五月十八日會稽太守番陽洪适景伯書至元六年其月重鈔于白雲方丈

封氏見聞記十卷 舊抄本

朝散大夫檢校尙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

文昌雜錄六卷 述古堂抄本

麗元英撰 每頁格關外有虞山錢道王述古堂藏書

一條

自跋

衍傳跋

却掃編三卷 先君子手抄本

徐度撰

予閒居吳興卞山之陽日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
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問思平日聞見可紀者概書之未
幾盈編不忍棄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却掃因題曰却
掃編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
示兒童焉睢陽徐度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問踐世科登
法從而不能苟合於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
論著國紀一書其子嘗上送官今在中秘凡中原之文獻
亦既足證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
纂述下至譚笑之餘尙皆足傳於世嘗問習於徐氏之門
者言其襟懷蕭散論議英發有晉宋簡遠之趣而考訂根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五

愛日精廬

據辨析精敏不竟不止迺若收拊晚輩教以前言往行窮
日夜無餘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
者其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於桂水郡齋

寓簡十卷

傳抄本

宋寓山沈作喆明道策 板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卷首
有晉陵謝氏家藏圖記蓋明謝肇淛藏本也

自序

密齋筆記五卷續筆記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謝采伯撰

賈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且實爲贊貳一日
以密齋筆記授宗且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且

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游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

燦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是豈淺鮮者所能殫哉其

殆貫穿百家馳騁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

作史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者臺高蹈燕引居恬未

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敏應中外薦更廢節

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填索抽毫瀆墨述所得以

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劬者密齋有

焉陸賈當功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車騎負寶劍遊

諸子間醴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

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

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曩時草編不得過眼矣王逸少蘭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六

愛日精廬

亭一片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

爲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書書

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道甚謂宜屏却簡

編燕酣登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

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

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

謀善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鼓梓郡齋輒爲題其後

鼓院名奕林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泮通直

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且謹書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

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稱有閒見豈應以鴝弁混汝遂

著於篇以示見章曰或問者見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煥古作要之無低倍於聖人不肖愈於裨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時年若此比鼓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外談未暇考訂奔楸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魯魚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楸曰汝日所爲者從旁覘之行又作婆女矣蓋大卿兄守葵故也嗚呼先公沒六年而精爽炯然托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七

愛日齋藏

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楸百拜書昔歐陽公著歸川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輝拾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容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即強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豎非曾次千古筆力萬鈞騎克爾歎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錄之梓方動念間忽夢裕齋如平生是知

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章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成公策識

吹劍錄一卷

夏氏益虞手抄本

秦百嚴藏書

恩括著俞文豹撰

板心有元覽中區四字

自序

淳祐三年

秦氏手跋曰己丑秋予嘗手錄此冊夏君虞逸借觀竟失去虞逸雅不自安復從別見心原本錄此見寄庚寅正月

藏書志卷二十四

六

愛日齋藏

下泮日再識

孫氏手跋曰吹劍錄前後二集西巖秦公藏書也前集夏蓋虞先輩所書後集爲秦公手筆公手抄甚富而筆法流潤莫過於是是蓋老年筆也寶之寶之暇自孫江記困學齋雜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鮮于樞撰

敬齋先生古今雜本十一卷

舊抄本

敬齋李治撰

原四十卷今存卷一至十一凡四百七十餘條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書殘本也後有萬歷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兩行

玉堂嘉話八卷 淡生堂抄本

汲郡王惲著 文瀾閣傳抄本卷八頗有闕文是木較

為完善舊抄之可貴以此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白序 至元戊子

右雜說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四終

藏書志卷二十四

九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五

子部

雜家類

續談助五卷 茶夢主人手鈔本 錢遵王藏書

見伯字 名編 凡十洲記洞冥記琵琶錄北道刊誤志

乘軺錄文武兩朝獻替記牛羊日歷聖宋撥遺沂公筆錄

竹譜筍譜硯錄三水小牘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殷芸小說

大業雜記營造法式綠珠傳膳夫經手錄合二十種每種

後俱有跋是書無撰人名氏惟於乘軺錄牛羊日歷漢武

內傳營造法式跋中知為伯字所編耳又惟於十洲記跋

中知伯字為崇甯時人曾權陳留縣尉耳若伯字之為名

藏書志卷二十五

愛日精廬

為字及其姓氏爵里則均無可考矣所採如北道刊誤志

大業雜記琵琶錄乘軺錄等書今皆失傳其存於今者如

十洲記洞冥記漢武內傳漢武故事之類亦多與今本不

同俱足以資考訂文淵閣書目著錄列之古今志中殆以

開卷係十洲記故誤以為地志歟

續案西溪叢語引晁伯字談助云云宋史藝文志晁氏談

助一卷郡齋讀書志載封正集二十卷云世父封正府君

諱某字伯字官封正丞

右鈔世所傳漢太中大夫東方朔所撰海內十洲記朔之

自序其畧曰漢武帝既聞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

始知朔非世俗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朔

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有國家之盛美將招備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誕之迹臣故輒隱逸而赴王庭歲養生而侍朱闕矣會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正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岳行波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涉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虛之子飛其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大丹而西掖大夏東之通陽之務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安及於是媿不足以疇廣妨矣按朔雖多怪誕詆欺然不至於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後人借朔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選郭景純

藏書志卷二十五

一

愛日精廬

遊仙詩已云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輒隱逸而赴王庭歲養生而侍朱門矣則此書亦近古所傳也若詳蓬萊善之法如此其後又曰圓丘有奇草鐘山出靈芝及神草實謂玉膏之屬也若景福所至其載月支使言果以此則此書誠出于晉魏之前矣者謂武帝曰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貪則貪忍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歸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成天下之治也其言亦誠可錄故廣鈔之崇甯五年歲在丙戌七月二日記時年四十一權陳留縣尉捕劇賊于故精法雲寺

教使冥跡之與昭然顯著故譚記名之洞冥而張東之言隨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孫義強李知續二公言似非子橫所錄其父乃言後梁尚書蔡天寶與岳陽王啟稱湘東昔造洞冥記一卷即洞冥記梁元帝時所作其後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知者祭酒彭陽公令狐德棻召東之等十餘人問此出何書東之對在江南見洞冥記云漢武穿影娥池於望鶴臺西於是天下學徒無不繕寫而尋劉歆阮籍七錄了無題目貞觀中撰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紫臺丹竒之秘罔不咸集亦無採掇則此書偽起江左行於永禎明矣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義造王子年拾遺錄王儉造漢武故事並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其志庸何傷乎按東之所稱湘東所造洞冥記一卷而此分爲四然則此書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又此書記曼倩父張氏而王充論衡道虛篇復言朔姓金氏神仙道家之言其荒誕外錯類皆如此故并鈔之以廣聞見且使後生知雜家小說爲不足多尚此余之志也

藏書志卷二十五

三

愛日精廬

右廣鈔唐國子司業段安節琵琶錄安節文昌孫成式子中爲司業善樂律能 度曲故今錄特詳舊史言成式好七戲所造百陽雜俎紀麝鶴事最多而安節以善樂律錄琵琶又詳術固不可不慎也七月二十三日陳留崇甯寺法堂

右鈔熙甯四年集賢王魏字校所纂集北道刊誤志時

大河自澶州東南流今河徙迂遼客者自滑州磁相邱趙

至于瀛莫矣蓋此書本以備迎送北客問答之間問君王

之子仲夢今續成其書矣未之見也

按錄是歲振受詔充契丹國主生辰使故其錄如此契丹

今改其國號大遼見宋使無常處不皆在中京也自虎北

口以南皆漢唐故地因續鈔之以備他日遼人歸我幽薊

輿地之考崇甯五年歲次丙戌八月三日壬戌陳留縣故

牆法雲寺伯宇記

右鈔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其已為史官所取與挾黨

情者皆畧之

藏書志卷二十五

四

愛日精廬

右鈔大和九年秋季牛羊一作日歷其後有檀欒子皇甫

松續記云太牢作周泰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真皇

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承和公私之事必敗太牢而後

行世傳太牢父事承和諸續又父事叔康乃好事之說過

其實也八日陳留崇甯監伯宇記

右鈔聖宋撥遺其首云天聖紀元甲子秋八月哉生明海

陵序而不書姓名當問於知之者

右沂公筆錄一卷三十一事特鈔其九沂公姓王氏名曾

寺社人世所謂青州王相公也

右鈔武昌戴凱之所撰竹譜而率為韻語舊於竹譜下注

云非序而無之又其文脫錯殆不可讀故鈔之特畧八月

己卯記

右鈔沙門贊寧所作筍譜其偽謬亦多故鈔之亦略庚辰

陳留淨土院記

右鈔本朝北海郡侯唐詢所編硯錄詢字彥猷善書札其

第硯以紅絲為首蓋詢嘗自造青州益都縣石工蘇懷玉

者采石於黑山之顛懷玉以為洞穴深險相傳云紅絲石

去洞口 有刻字乃唐中和年采石者所記竟不知取

之何用迄今二百餘年人不復有至者懷玉獨與詢所遣

白真往六七日得石廣四五寸者二鐫以為硯自嘉祐六

年辛丑夏四月至癸卯春三月歷二年凡工人數十往得

硯大小餘五十工人告以洞門巨石摧掩不可復入石遂

藏書志卷二十五

五

愛日精廬

絕其後得之者皆洞外黃赤之石一耳五寸硯流落人間

者絕少詢自以紅絲石發之自我又人不能徧見品第之

故以其私意置之第一余嘗於世父秘閣院見所謂紅絲

者其理太細靡之拒壘但可研雌黃朱粉色亦不甚紅豈

所謂洞外黃赤之石者耶不然詢以世所罕見者為錄以

欺後人哉

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寓

食汾晉為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

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

宗嗣再啟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鄙犬花鶴吹刺客李

龜壽事無甚異且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鈔

右鈔世所傳班固所撰漢武故事其事與漢書時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武帝以雄才大畧不肯安於守文汲黯之言是矣雖其將死之言然自謂所為狂教又言仙人豈妖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史亦載輪臺哀痛之詔蓋亦偉丈夫所為也與其終身不悟若唐憲宗以金丹被弒者有間矣辛巳淨土北憲燭下記

右鈔世所傳漢孝武皇內傳其言淺陋又什有五六皆增贅漢武故事與十洲記其上卷之末有云右從淮南王至稷王君凡八事附之案神仙傳淮南仙事的指又不出八公定何姓氏據劉根真人傳潁川掾吏于珍問劉君曰聞神丹不可倉卒求不審草木藥何者為良君曰昔淮南八

藏書志卷二十五

六

愛日精廬

方一云公各服一物以得數百歲而命神丹而昇天太清韓眾服葛蒲趙他子服桂行門子服五味子姜門子服地黃林子明服石韋杜子微服天門冬任子季服伏苓陽子仲服遠志此諸君並已登真降授淮南王道成能變化自在并此故事仙昇定矣今因此傳末并八公所氏以明之焉子以唐天寶五載景戌歲十月十五日終南山居元都仙壇大洞道士王遊巖緒附之矣其言鄙俗其文脫錯至此然則此書遊嵩之徒所撰也癸未伯字記
右鈔殷芸小說其書載自秦漢迄東晉江左人物雖與諸史時有異同然皆細事史官所宜畧又多取劉義慶世說語林志怪等已詳事故鈔之特略然其目小說則宜爾也

至於目若嚴電事或云裴令公安容爽僑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卧問王來強迴視之夷甫出語人曰雙眸爛爛如巖下電精神挺動故有小惡耳出世說或云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林俱收並錄並無考則其書亦可下開

右鈔崇寧二年正月通直郎試將作少監李誠所編營造法式其宮殿佛道龍帳非常所用者皆不敢取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潤州通判廳西樓北齋伯宇記時蔡晉如通判潤州事
右鈔直史館樂史所撰珠傳史猶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為詳又皆出於地志雜書者也二十六日西樓北齋鈔

藏書志卷二十五

七

愛日精廬

右鈔唐巢縣令楊暉所撰膳夫經手錄大中十年六月成書迄今二百餘年矣其間如茶日食飲之類若筋之皆與類別抄皆與今不同以此知古今之事異宜者多矣必曰井田肉刑邊豆而飲食者非通之論也臘月八日西樓記
續談助五卷宋刻本為故友秀水令江陰徐君子寅家藏子寅沒後其家人售于秦汝立氏汝立迺余門人汝操之弟青年癖古儲蓄甚富亦友于余假而手錄閱三踰月始訖事借乎斷簡缺文未敢認補藏之茶夢閣以俟梓本云嘉靖壬戌之秋八月二日皇山人姚咨識時年六十有八
紺珠集十三卷 明天順刊本

不著撰人各氏

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試嘗仰觀乎天文俯察乎地理
凡可以備致用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之說枝分派別原始
要終粲然靡所不載誠有益於後學然珠之爲物生於淵
而岸不枯固寶之矣是珠也其色紺然異乎夜光之類特
取其文焜耀而已凡人之思慮有爲物所蔽而昏昧者取
其珠而玩之則了然心悟決然冰釋回足以開窗明備記
遺忘豈小補哉學者於此能勤而熟攬之亦若提珠在手
歷歷無忘其所能雖相去千百歲之久可以坐見其創述
之末則囊括倫類蓋無餘蘊矣以是而名其帙不亦宜乎
建陽詹公寺丞出鎮臨汀僕幸登其門一日出示茲集俾
之校勘說外將命工鐫板以廣其傳僕因得以詳究焉增

藏書志卷二十五

八 愛日精廬

益其所未能所得多矣揚子不云乎侍君子晦斯光望斯
通其是之謂歟紹興丁巳中元日左承直郎全州灌陽縣
令王宗哲謹序

天順庚辰

重校類說五十卷

舊抄本 秦百巖藏書

曾慥撰 卷首有西巖山人印記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僑寓銀峯居多暇日因集百家
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
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筋之慮
水陸具陳矣覽者其詳擇焉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
慥引

前言往行君子貴於多識釋官小說其史列之九流會公
所編類說蓋此意也余舊藏麻沙書市紹興庚申年所刊
本字小而刻畫不精且多舛誤意必有續刊大字善本分
符來此徧令搜訪咸無焉併板亦不存矣因取所藏舊本
稍加是正鐫板于郡齋庶可壽此書傳士或有志於聖賢
友多聞之訓當謂不爲無補寶慶丙戌八月初吉古杭葉
皆書于建安堂

類說殘本 宋刊本 汲古閣藏書

同上 不分卷存仇池筆記隱齋閑覽東軒筆錄三種每
頁二十行行十六字殆卽葉皆所稱紹興小字本歟案自
序編纂成書下直接名曰類說無分五十卷四字則慥之

藏書志卷二十五

九 愛日精廬

原本本不分卷此汲古閣秘本書目所以有真本之稱也
卷首有毛晉印記
自序

皇朝類苑六十三卷

舊抄本

江少虞撰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構其帙乃時時見
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
散數家之事則甚多踈畧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
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日繁使論
著之人隨世稟接有所未盡况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疏
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

也錯亂崩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宋肇興聖神克繼
 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踵古治而增華未有輯熙炳煥可
 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數萬代然而秘省遂嚴
 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道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指
 紳先生尙能言之往往皆前日今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
 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于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
 數十家嘗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
 自一話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
 低格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今爲
 一書名曰皇宋事實類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
 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

續書志卷二十一

十一

愛日精廬

備有釐爲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
 待勞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
 議庶幾乎尙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
 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
 末不敢斷意訖詞篇篇存之將以有望於後之君子云紹
 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
 少虞自幼喜雜覽家居摘諸史雜史關於風化者纂成此
 篇題曰皇宋事實類苑始於本朝祖宗聖訓終於風土雜
 志總六十三卷少虞不敏何敢爲著述但傳舊而已考之
 歲月越十閱寒暑更俟博洽君子訂焉紹興戊寅九月日
 江少虞志

皇朝仕學規範四十卷 明 月本

張鑑撰

士大夫多繳天資至錯諸行事往往鮮合中道才非不遠
 微法度也前言往行可徵可師佩服弗替如循三尺則勿
 學壯行焉往而不中節義前修爲易與肆吾意之所嚮跌
 宕乖整漫亡據依幸而靛靛亡聞人猶以不能恕其如得
 聲名處貴顯有識將起賢者過之之歎斥規矩以覲全材
 屏範模而良器是圖世固無若事也仰惟熙朝累聖續承
 一以姬孔道學造天下士名公碩儒開風作典步武相屬
 其大者功烈在天銘在鼎彝誠未易闕測至如問學之因
 深操行之端方政事之精醇與夫陰功隱德奇辭與論流

續書志卷二十一

十一

愛日精廬

播簡冊者皆足以擅稱一時詒憲百世鑑天資庸樸粗知
 讀書日思效濬膏梁之習以從賢士大夫後是以寤寐前
 哲採摭舊聞凡言動舉措粹然中道可按爲法程者悉派
 分鱗次萃爲鉅編以便省閱夫致知必繇學故先之以爲
 學學行之上也故次之行已行已有餘斯可推以及人故
 次之以泄官爲政莫如德故次之以陰德有德者必有言
 故以詩文終焉謂其皆可爲終身法遂目之曰皇朝仕學
 規範且析爲四十卷庶幾口誦心惟起向弗譎昭然中庸
 大學之可欵儻乎正人端士之在左右也傳不云乎過者
 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僕方用是自警亦願與同志共之
 清熙歲丙申四月秦川張鑑時可序

右雜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五

藏書志卷二十五

十一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六

子部

類書類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舊抄本 曹棟亭藏書

國秘書耶虞世南撰 此本係永興原本未經陳氏增刪
 竄亂者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册卷一百三十九
 車總載篇卷一百五十八至一百六十穴泥沙石四篇俱
 係大字無注與全書異陳氏改從一例立題分注遂使原
 本面目不復可識且所增補或屬八五代十國事更失限
 斷藏書家每以不得一親原書為恨今細核陳氏之書大
 約原書所引之句與題不甚協者則刪絕無文義可通者
 則刪其書人人習讀無所用注者則刪其書世無傳本不
 復可校者則刪或改引他書如謝承袁山松等後漢書則
 改引范蔚宗書十八家晉書則改引房元齡書是也有原
 本正文而改作小注者有原本小注而改作正文者有陳
 氏所增而未注補字者有原書所有陳氏稍加增改而注
 補字者攙亂刪改不可枚舉讀書敏求記云今行北堂書
 鈔為吾鄉陳抱中所刻攙亂增改借無從訂正開嘉禾收
 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朱氏竹垞大庾類要跋
 云書賈有以大庾類要求售者反投觀之即北堂書鈔也
 今世所行出常熟陳禹謨刪補盡失其舊儲書者多藏之
 而原書罕觀矣

藏書志卷二十六

一

愛日精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北堂書鈔明陳禹模校刻明人好增刪古書逞臆私改其庸妄無識誠有如錢朱二氏所譏然今嘉禾本及大唐類要均已不可得見獨馮謨此本猶存其增加各條幸皆注明補字猶有蹤跡可尋惟其所改所刪遂竟不可考是則刊刻之功不顯其賢亂之過矣蓋是書自

國初已極貴重今又更百七十年日久日微幾成斷種合浦之珠豐城之劫不足比其珍貴也前有郡齋讀書志等四則後題嘉靖丙午六月十二日五川居士在萬卷樓記蓋從楊夢羽藏本傳錄者

藝文類聚一百卷 馮氏七卷校宋本

藏書志卷二十六

二

愛日精廬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撰 金吾藏 藝文類聚凡三本一小字本 每頁二十八行 行二十三字 一蘭雪堂活字本一閩人詮刊本馮氏已著據宋刊本手校即是本也 三本中以是本為最善

自序

胡慎宗鈔梓序

陸采跋 嘉靖戊子

馮氏手跋曰歲丙子閩人劉履丁贈錢宗伯牧齋以宋刻藝文予從牧翁借校此本始于丁丑之四月畢于六月之十七日是年閏五月蓋百日而終卷也劉本正是此本之祖中有模糊缺失處無不因襲始知陸采所云割半之說

認也卷末有葫蘆碧沙印又舊學圖書四字方印未知何家物也屏守居士記

又曰崇禎丁丑借錢宗伯牧齋宋本校過與此本正同割半之說妄也此書似非全書但宋時已止存此想世無完本矣馮氏已著書

錢氏手跋曰陸采云割其半以示存羊意謂胡可泉刻成此書後俗人欲焚此板今割去以示不忍之意非謂此書之不全也附記于此馮先生必以為然求亦漫識

太平御覽一千卷 舊抄本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

陸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敕

藏書志卷二十六

三

愛日精廬

纂

蒲叔獻重刊跋 慶元五年

李廷九跋

太平御覽殘本六卷 宋刊本

同上 存卷二百一至二百五又二百十一凡六卷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二字吳門周氏藏明文淵閣殘宋本二百六十六卷自一百七十二卷至二百卷又自二百十二卷至三百六十八卷其二百零一至二百一十適闕此本二百零六至二百一十以舊抄本補與宋刊本合釘一本或即明文淵閣故物歟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一千卷 舊抄本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二千八百戶臣王欽若等奉勅纂 標題與北宋本同蓋從北宋本傳錄者關卷二十四又四十至五十一八百四十九至八百六十五共三十卷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殘本九卷 北宋刊本

同上 原一千卷今存卷二百四十九至二百五十四又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二百七十六凡九卷鈐宋璽二日御府圖書曰緝熙殿寶鈐明璽一曰文淵閣印蓋宋明兩朝內府舊藏本也明中葉以後文淵閣書漸次散失是

藏書志卷二十六

四

愛日精廬

數卷者歸汲古閣毛氏列之秘本書日年更二百轉易數主故物依然仍歸吾邑謂非有神物護持不至此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

册府元龜殘本四百八十三卷 南宋刊本

同上 此南宋重刊本也每頁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存卷一百二十九至一百六十六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二至二百四五百五至五百三十八五百四十二至五百六十五五百六十七至五百七十七五百八十三至五百九十九六百四至六百五百六八至六百六十六百六十六至七百一七百六至七百八七百十七至七百二十七百二十六至七百三十二七百三十七至七百

三十九七百四十二至七百五十六七百六十一至七百九十一七百九十六至八百八十三至八百六八八百一十一至八百一十二八百一十五至八百六十五八百七十六至九百九百六至九百三十三九百三十六至九百三十八九百四十四至九百四十二九百四十四至九百四十七九百五十至九百五十六九百六十七至一千共四百八十三卷

事物紀原集類二十卷 宋本 致爽閣藏書

高承撰 明刊本十卷校者據宋閩中刊本分二十卷

與直齋書錄解題合卷十四 明刊本 州郡方域門 門作部 卷七

驛下校補教書樓鼓角樓酒務遞鋪四事計二百餘字每

藏書志卷二十六

五

愛日精廬

卷俱有毛襲印記或即發手校歟

閻敬序 正統十二年

李果序 成化八年

實錄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馬永易撰

班左誨業三卷 抄本

左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程俱撰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後有紹興三十一年五月日南劍州雕匠葉昌等鑲板一條 中古以遺叙事之文唯左丘明春秋傳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最為近古班左得善注故訓詰益明世之人發言下筆

終日出其中乃或不知其所謂如館校數種通明簡蓋又

若字畫不異而音釋頗殊如二百之百音隔豆隔之區荷

為道聽意讀其不遺笑於人者幾希余於讀書幼而貪故

畧中而鈍不得不致詳也詳研孰復乃始懼焉加以羈孤

憂德之餘多習病忘則取書至蕭閣數紙過反茫然不知

為何書比觀二書隨筆之紙既又觀古人用意雖常言細

事皆叙載不繁自然爾雅如以孤入母西兵宋百半我陵

者為潘次巨舟之為將指馬字立政日少公米汁可以沐髮

備之為處置孫勇之為爾勇與夫古言異字名物制數之

微獵取殆盡又以公較附焉古言如無不希大焉魯故之

善奮薛氏首名制數如六畜五牲且叙其端而藏於家

名之曰班左誨蒙以謂成學之士當易而嗜之譽稱之章

將以一二誨之則或有取焉耳政和三年癸巳六月信安

程俱致道叙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唐仲友撰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已千萬

數故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文不絕吟

編不停披然亦記事提其要纂言鈎其深矧去古逾遠求

說日繁才學未逮于前賢宜其用力勞而見功微此圖譜

所擬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固多其能旁搜遠紹合異為

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于書無不觀于理無不究

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

兼采傳注類聚彙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

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于郊廟學校幾蘊井野尤

致詳焉各為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

門人金式輒繕寫成書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

別本相與校讐釐為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將鏤版

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錄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

海是歸車之指南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于聖人示適治

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專

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泄官取以決事況乎六

經旨起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之廣記備言精思

博考守以卓約則他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

政名臣子少登兩科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

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奇其才不幸得年僅五十

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子每與士大夫其惜之因序其書

併告來者嘉泰元年七月庚戌前進士周必大書

新刻歷代制度詳說十二卷 傳抄本

東萊先生呂祖謙伯恭編撰 板心有怡齋堂鈔書五

字

彭飛刊板序 泰定二年 慶元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

十卷 元夏元木

閩川林朝德頌撰別集前進士三山黃履翁吉父編

十卷

閩川林朝德頌撰別集前進士三山黃履翁吉父編

前集目錄後有延祐丁巳孟冬四沙書院刊行木記
財貨而費於源流之知德義而取夫源流之喻治不結繩
文 以生三代而來至于我 三千餘年帝

作典章文

未源流

貨德義而已

儒家者流以多聞爲貴以博聞爲高舉曾滿腹瀕洞聲味
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或原其始而不要其終
高談有餘待問不足三山先生林君德頌雅有遠度志在
邦典博古通今出於生知平居私淑嘗取夫治體之大者
約百餘目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問而辨之端如貫珠
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嗜有大學問而後有大議論先生以

藏書志卷二十六

愛日精廬

其淹貫之學發而爲經濟之文是非品藻確乎其當昔漢
武帝之策仲舒徵叩大道至論先生之論其至論也歟故
名之曰古今源流至論以廣其傳焉時嘉熙丁酉三山前
進士黃履翁吉父書

別集序曰昌黎外慕後來所次坡老數論又文集之續者
至論之作豈能無遺論耶予懼第兩歸又有逐海濱之臭
者而求續作伎接未歇不免復爲之索筆噫斯集果盛傳
於世耶予不敢苟稱時中說以益人之名果未足重於世
耶又安敢爲魏泰碧雲緜懷惡於人哉故特於篇首言之
以自見云癸巳書雲之且合沙西峯主人黃履翁吉父序

新編分門標題皇鑑要六十卷 舊抄本

閩川林駟德頌撰 取宋一祖十一宗事迹區別事類
分門編纂曰君德曰君政曰官制曰貢舉曰科目曰用人
曰臣道曰儒學曰兵制曰賦役曰財用曰荒政曰時弊凡
十三門每門又各分類每類爲一篇駟自爲之注盛德豐
功宏綱細目蓋詳哉乎其言之雖易休播烈未免有意鋪
張而一朝政治條分縷析多可與史傳相參是固考宋事
者所不廢也其所引書如實訓實錄國朝會要續會要三
朝政要呂源政要增釋高宗聖政九朝通考蔡龍圖官制
官制舊典職源職畧歷代纂議丁未錄等書今皆久佚尤
足以資參考是書諸家書目俱未著錄此本尙是明人舊
抄總目後有是書鼎新編述與蹈襲塵言者不伴取青之

藏書志卷二十六

愛日精廬

士幸詳鑿三行當是從元刊本影寫者
語人以漢唐總之者觸屏語人以三國聽之者噴案語人
以六朝五代有扼腕不己者始舍是語之以國朝盛事則
登焉躍焉新訪焉欽襟肅容之不暇嗚呼帝王之豐功盛德
其感寤人意如此哉余濯纓龍箬日與其徒談前代事有
扼而趨者曰史漢而下快聞之矣蓋觀諸國朝余曰談何
容易語應典故吾不如也康靖區別事類吾不如富韓公
談何容易也又思之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在人耳目講
如也講誦吾職吾不可以己於是會粹所藏日得一二事
積之以月巨帙成焉有好事者揭而名之曰皇鑑唐揚鴻
休播芳烈在汪乎丕天之律鋪張揚厲余有志焉而未

能也姑請所聞以俟君子嘉定丙子孟夏閩川林朝德頌序

玉海二百卷附辭學指南四卷 元刊本

因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目錄後列慶元路儒學刊造

玉海書籍提綱等官銜名

胡助序 至元四年

阿殷圖序 至正十一年

王介序 至正辛卯

李桓序 至元六年

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牒 至元二年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 舊抄本 吳方山藏書

藏書志卷二十六 十一 愛日精廬

平陽王朋壽編 分一百門始孝行終禽獸蟲魚每門

各繫以贊其目序曰傳記百家之學散漫不倫難於統紀

前賢有區別而為書號曰類林者其來尚矣惜次第失序

門類不備予因暇日輒為增廣較之舊書多至三倍云云

案新唐書藝文志有於立政類林十卷崇文總目同中興

書目云唐於立政類林十卷分五十分記古人事迹 見玉

明朋壽此書或因於氏原本增廣歟宜其徵引古籍多有

他書所未載者不惟如讀書敏求記所舉眉間尺一事也

原書十卷今本十五卷序云多至三倍者蓋言三分之中

多一分耳述古堂書目云王朋壽增補陽休之類林十五

卷案北齊書陽休之傳云休之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

人物志並行于世未載其著有類林隋志新舊唐書志亦

無無陽休之類林惟新唐書志小說類有裴子野類林三

卷遵王或誤記歟是書文淵閣書目著錄近則久無傳本

此本係吾郡吳方山舊藏向是明初人鈔本中遇堯字 唐

諱皆缺筆陳君子準藏有金刊本明秀集注堯字亦皆缺

筆版式亦畧相似則此本殆從大定刊本影寫歟

傳記百家之學率皆有補於時然多散漫不倫難於統紀

故前賢有區別而為書號曰類林者其來尚矣惜乎次第

失序門類不備予因暇日輒為增廣第其次序將舊篇章

之中添入事實者加倍又復增益至一百門逐篇係之以

贊為十五卷較之舊書多至三倍若夫人君之聖智聰明

藏書志卷二十六 十二 愛日精廬

臣子之忠貞節義父子兄弟之孝慈友愛將相之權謀大

體卿士之廉潔果斷隱遁之潛德幽光文章之麗藻清折

風俗之好尚陰德之報應酒醴之耽沉恩怨之報施形軀

之長短容貌之美惡男子之任俠剛方婦人之妍醜賢愚

神仙之消修鬼神之情狀宮室之華靡屋宇之卑崇天地

之運移日星之行度山海之靈潤醫筮之精專草木之奇

秀金玉之純良蠻夷之頑獷禽魚之巨細凡六合之內所

有無不舉舉雖不敢謂之知所未知亦可謂之具體而微

矣其於善者不敢加於褒飾惡者不敢遂有貶斥姑齊其

本所出處交其繁簡其要而已覽者味其雅正則可以為

法視其悖戾則可以為戒豈止資談柄而詫多聞不為無

可取也鄉人李子文一見曰專門之學不可旁及至如此書無施不可好學通變之士之所願見我爲君刊鏤以廣其傳如何予謹應之曰詰於是舉以界之併爲之序皆大定己酉歲夏晦平陽王朋壽老序

新編古今姓氏通譜九十六卷 抄本 從天一閣舊抄本

臨川布衣洪景修進可編 是書以姓繫韻凡甲集十卷乙集十卷丙集十一卷丁集十卷戊集十一卷己集八卷庚集十卷辛集十卷壬集八卷癸集十卷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姓忠臣孝子義夫烈女相業將畀家法官箴有益民獎世教者必加詳錄其名賢詩文及風流逸事可資談助者亦間及焉戊集王姓末附載董更生王烈女傳一篇

藏書志卷二十六

十一

愛日精廬

備錄全文與全書體例不符是蓋褒揚忠烈俾後世知宋社淪亡抗節捐生者自文文山謝疊山諸人外宮禁中尙有一王烈女其人也而賈國降臣如傅中所列張晏然陳奕范文虎輩讀書亦可少愧矣是殆洪君微意所在故特表出之洪君自題臨川布衣意者入元不仕以勝國遺民終歟其所引元和姓纂多有出今本外者是亦足資參考也文淵閣書目著錄

詳系之學古有專門其書浩如煙海其言雜如軍市至唐文帝始刪茹繁濫勒成族志不幸火於邢辭別加紀錄世不尊信詳學遂荒洪君進可以韻纂姓以姓萃事或否小大悉所不捐雖有祖述然亦勤且勞矣又却縮衣食錢版

布行其博文之心亦可謂篤矣親終日據案呻其佔畢而殊無一字可對人言者亦有逕庭哉惜余膠昏且復病暑未能考其著書之旨立言之凡而徒志其太息起敬於篇端而已至大三年歲在庚戌立秋後一日庚辰程鉅夫書達觀洪先生至元壬午處吾齋三年觀受之際見其蟲錢蠶績之書而幼不識何書也至大戊申先生又處吾齋背年書者堆案沓几視之則姓韻成書矣惟我與爾其論衡不可請刊以傳廣則與集工嗟夫先生于是書精神寄於歲月之茫茫姓氏承於古今之落落豈沈洋自恣以適己將與千金懸之咸陽市門求一字增損主衣妍籍湜敢去予是以述此書之本末非敢非序至大元年三月二日門

藏書志卷二十六

十三

愛日精廬

八安性仁題

有達尊大雅問僕曰姓氏有初乎曰有姓氏源三皇派春秋淆濁於河南官氏志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十四春秋國百二十四爵姓具者四十有七爵姓俱亡者三十有三有再無姓十有七有姓無爵十有八富辰曰管蔡廢霍魯衛毛明却雍曹滕畢源鄭文之昭也刑晉應韓武之廖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尤也或地或官或王父字諱若柳下展氏南宮司馬魯三桓鄭七穆是也魏以拓跋爲長孫邱穆陵爲穆獨孤爲劉弗性干爲干河南官氏志入姓勳族四姓衣冠列爲著姓梁元時魏九十九姓復如舊於是古今姓氏淆濁滋甚王通謂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

何以視諸唐太宗命高士廉岑文志氏族二百九十三姓
 首宗室次外戚褒忠良貶姦逆至章述撰開元譜柳沖撰
 氏族系錄宋洪忠宣公撰姓氏指南今孰從而見之僕生
 晚學庸自咸淳戊辰數半餘力隨見輒筆積歲月得姓九
 百有奇抄為姓氏遙華韻參章定類葉千一百八十九姓
 無其人者不信不徵鄭夾深姓氏畧大簡無倫僕起敬忠
 臣孝子義夫烈女英雄豪傑師友淵源家法官能相業將
 畧有益民彝世教必加詳錄其有風流談諧亦可助談資
 笑開卷思齊白省千載對面又思死節名臣尙宜表章以
 廣唐人褒忠盛心第慙讀書不多譌舛曷正惟冀達尊大
 雅特賜矻愚至大元年歲在戊申南呂月吉臨川布衣洪

藏書志卷二十六

齒

愛日精廬

景修進可拜手稽首謹志

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十二卷後集八卷 元至正月本

進士盱黎朱禮德嘉著 是書取漢唐事實有關治體
 者分門編載隨事箋釋前專集論漢事後集專論唐事體
 例與源流至論同叙述詳明議論精核蓋將陳往古之治
 道為當時之法戒不備供場屋採掇之用也文淵閣書目
 季滄葦書目俱著錄目錄後有至正丙戌日新堂栞木記
 漢唐事箋吾友朱君所作也凡其沿革廢置損益更張纖
 息節日有關於治體者罔不領舉而綱提并包而囊括週
 詳尋源隨事箋注悉有據依一覽之餘了然在目噫是書
 之作豈但燭屋計哉學優而仕輔世長民之道 不 是

有志於斯世者苟能鑒漢唐之迹而隆萬世之規庶乎此
 書之傳不為紙上語耳此吾友以私淑人者也不敢終秘
 用鐫之木以廣其傳云時至正元年孟秋之月前進士盱
 江南甯謝升孫子顯父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六終

藏書志卷二十六

圭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七

子部

小說類

西京雜記二卷 明活字本

丹陽葛洪字稚川集

北夢瑣言二十卷 精抄本

富春孫光憲彙集

目序

此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彙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介歸成芥庵夏隱君中間刊誤件說如日曰纂藝歡歡難難關關福福等

藏書志卷二十七

愛日精廬

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轍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側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東齋雜事五卷補遺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范鎮撰

自序曰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尚有清畧者予既誦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暇多追憶館閣中及在侍

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為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為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錄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于人耳

青箱雜記十卷 傳抄本

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撰

自序曰前世小說有北夢瑣言西陽雜俎玉堂閒話戎幕閒談其類甚多近代復有閒苑閑錄歸田錄皆採摭一時之事要以廣記資講話而已余自筮仕未嘗廢書又喜訪問故聞見不覺滋多况復遇事裁量動成品藻亦輒紀錄以為警勸而所紀皆叢脞不次題曰青箱雜記凡一十卷元祐二年春正月甲寅日謹序

藏書志卷二十七

愛日精廬

丞相魏公諱訓十卷 抄本 在子謙莊藏書抄本傳錄

長孫左朝請大夫蘇象先編 述其祖魏公頌道訓分二十六類凡三百餘事

象先自少不離祖父之側元祐丙寅祖父為天官尚書居西岡楊崇訓之故第祖父以南軒為書室列大案列書史於前又置小案於椅間俾象先侍坐每至夜分退而記平日教誨之言作談話百餘事後三年祖父執政無復曩時閒暇又十有二年捐館於潤又十有九年象先在鎮江所病閱五年當靖康元年偶記舊稿而散失脫落尚多遺逸因廣而續之凡三百餘篇分為十卷以見一日未常忘祖訓而諄諄之誨不可無傳也

蘇魏公譚訓十卷公之意第欲示訓子孫不祈於傳也必
既得之於公之骨孫無為判官輝因刻之郡府紹熙癸丑
孟夏八月濟南周泌

直齋書錄解題曰蘇氏譚訓十卷朝請大夫蘇象先撰述
其祖魏公頌子容道訓

續世說十二卷 抄本 從照應閣藏本傳錄

韓國孔平仲字毅甫撰 是書取宋齊梁陳隋唐歷代
事迹依劉義慶世說之目而分隸之為書十二卷後有沅
州公使庫總計紙板數目并印造紙墨標稱工食錢數目
後又有右廸功郎司法兼監使庫翁灌等五人銜名皆沅
州官也王士禛居易錄曾載是書云已失傳近代儲藏家

藏書志卷二十七

三 愛日精廬

亦罕有著錄者此本照贖叔父介何君夢華從宋刊本影
寫金吾從之傳錄者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
目往往或失之謬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體歟舊
本分纂前言以為要覽畧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微而增
廣之此類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若毅甫平仲夔括諸
史源引奉疏剔繁辭採叙名理釐為十二卷可謂發史
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
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
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相與鑲板而載焉王親授
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為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

紹興丁丑春雒陽王公無染據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入
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為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
之要莫善於世說續說又豈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
即加是正復命錢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
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
去古人何必有聞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
然哉後之為政者能謹其藏勿斷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
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藏書志卷二十七

四 愛日精廬

彭乘撰 直齋書錄解題云墨客揮犀十卷續十卷不
知名氏述古堂書目云彭乘續墨客揮犀十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墨客揮犀商濬刻入稗海題彭乘姓名
蓋以書中自稱名為據而止有十卷則已佚其續集矣此
本係明人舊抄亦參觀之書也後有題識云正德己巳歲
夏日舊刻本摹于志雅齋

歸潛志十四卷 舊抄本

劉祁撰

白序

趙穆跋 至大辛亥

靜齋至正直記四卷 舊抄本

國史外史行素居士孔齊著

雜記者記其事也凡所見聞可以感發人心者或里巷方言可為後世之戒者一爭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隨所記而筆之以備觀省未暇定為次第也至正庚子春三月壬寅記

右雜事

穆天子傳六卷 舊抄本

郭璞注 前有荀勗序序首有結銜五行云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行一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囑言部行二秘書主書令史謹勳給行三秘書校書中郎張宙行四則中傳攢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謹並第錄行五世行本無

藏書志卷二十七

五

愛日精廬

此五行案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傳攢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蓋即指此板心有元覽中區四字蓋泰西嚴藏本也

荀勗序

唐闕史二卷 茶夢主人手抄本

參寥子高彥休撰 卷首有姚舜咨印記

自序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叙云甲辰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其間有己書傳號者或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為緣飾殊有銑谿虬戶體此其贊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長睿父書

此史載必朝廟改故職員政績雖濫及聞閭亦關風化參

寥子名曰闕史而事涉瑣細非筆載之急史云乎哉然數叙條暢詞句溫雅唐家小說自別有一種風趣參寥子唐高彥休乾符中人姑蘇吳岫

右異聞

酉陽雜俎二十卷 元刊本

陸澹庵段成式撰

自序

古杭雜記詩詞集四卷 舊抄本

李有撰 目錄後有識語云己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續梓求到籍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

藏書志卷二十七

六

愛日精廬

右瑣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七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八

子部

釋家類

釋迦譜十卷 明支那本

蕭齊釋僧祐撰 述撰迦降胎至分塔披經按記原始要終為譜記十卷三十四篇

自序曰蓋聞菩提之為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之封埋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甯真謝於堅固哉但羣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是以標號釋迦擅種刹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

藏書志卷二十八

愛日精廬

脫屣儲宮貞觀道樹捨金輪而御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於分塔瑋化千條靈瑞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博訊難該而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瘵頗存尋漸遂乃披經按記原始要終敘述釋迦譜記列為十卷若夫允裔託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眾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信說分條古開其今跡相證萬里雖遐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而對今抄集眾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各敷善願

宏明集十四卷 明支那本

梁釋僧祐撰

自序曰余所集宏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宏道護法之壘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微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眾疑故曰宏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而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真測天形莫覩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朦矓弗了况乃佛尊於天法

藏書志卷二十八

二

愛日精廬

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大虛也昔湯問華曰上下八方有極乎華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

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愚與經合井議之徒何智得異夫以
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罔分之畔隔牆壁而弗見而乃
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懲傷者一也若疑人
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
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
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曼
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祇甯虛誕平書
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且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
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回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
經非真証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
固疑賢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
無益國治則禮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
帝之徠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方人
造庸啜蜡鬼炙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
豈不以尚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
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于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
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令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
有謂不能金容而謂敬奉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
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而
尋羨農蠶遐政績猶溼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國澄
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雙陀勒見築鴉山中有古寺某
携眾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

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人水火
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
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
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
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嘆息者四也若疑教在
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
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
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
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某
欲居夷明適西戎道之所在常遷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
不繫於華夷况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
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
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
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
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
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
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
垂範百主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
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育而詩書之淺鄙哉邈及
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甯可以見輕七
因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
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毅稱

佛於是奉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開像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真識與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畧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者或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縉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啟悟乘壹接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宏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儲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故知五經恒善而崇替

藏書志卷二十八

五

爰日精進

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誘禍門而况矇矓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福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蓋達三世反號邪僻事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智謗誣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類非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遺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官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米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與因果義微微奧難傾

故客而不陳前若所辨關鍵已正聊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珥璋而事足登鑑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高僧傳十四卷 舊抄本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採自漢至梁六代高僧分為十科曰譯經曰義解曰神異曰習禪曰明律曰遺身曰誦經曰興福曰經師曰唱導凡二百五十七人

自序曰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述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冲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茲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

藏書志卷二十八

六

爰日精進

微則循復三世首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啟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葦流之歸巨壑眾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通教滿三千形遇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實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

道派撰論傳而辭事關畧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
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
王爰冥祥記彭城劉峻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
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
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或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
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混濫
難求更爲蕪昧瓊瑤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
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都
景典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震沙門
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卽時
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引

藏書志卷二十八

七

愛日精廬

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
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寶王不應爾然自遠
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忘何所
紀嘗以暇日通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
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
博訪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
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
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日
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
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
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濊洪波皆亡形殫道委命宏

法震且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懸解
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靈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
德森茂宏贊毘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
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與禪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
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
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源流商榷取舍皆
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諸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
猶前序未辨時人事同後儀若問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
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運然而應機
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
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

藏書志卷二十八

八

愛日精廬

焉比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
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
及稱者一皆省畧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
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質
之衰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
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
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
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外
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
北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大歲癸酉避侯

景難來至盪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為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廣宏明集三十卷 明刊本

唐釋道宣撰

釋迦方志三卷 明支那本

釋南太一山釋氏道宣撰 分八篇曰封疆曰統攝曰

中邊曰遺跡曰游履曰通局曰時住曰教相

自序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四卷續集一卷 明支那本

唐釋道宣撰續集唐沙門智昇撰 集漢至唐佛道角試

藏書志卷二十八

九

愛日精廬

論辨事

自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明刊本

釋沙門慧立本釋彥棕箋 卷一至五紀元奘西游所歷

諸國卷六至十紀元奘西歸自貞觀十九年入西京至麟

德元年捨化其間崇奉恩禮并備載詔敕碑誌經序謝表

書啟等文

彥棕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 明支那本

唐宏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集東晉至唐議沙門不應

拜俗等文凡詔敕表狀書啟論議答難按代編載分三篇

曰故事篇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曰議不拜篇明沙門不應拜俗也曰議拜篇明沙門應致拜也

王隱容序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明支那本

唐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自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四卷 明支那本

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述 是書與翻譯名義徵引備

書甚夥足為稽古之助詳載若跋

自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四卷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撰

藏書志卷二十八

十

愛日精廬

近同里孫淵如編修輯著韻篇與化任切植主事輯字林

徵引一切經華嚴經音義而二書始見知於世唐志載元

應眾經音義二十五卷而慧苑書未著錄余見而嗜之于

自纂錄凡屬梵言悉從省簡有涉備義並列簡編仍存其

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或謂慧苑學識不及元應之精

其書亦遠遜時余方寫定韓詩試以此書所引之韓詩傳

論之以明其可貴焉有云墀猶坦因知作東門之墀者為

毛詩作東門之墀者為韓詩今詩作墀因定本而誤定本

作墀因韓詩而改釋文正義則成石經固皆作墀也又云

遭遇也此則遭我乎猫之開兮傳毛氏無之又云烟謂燒

草傳火烟盛也按毛詩龜隆蟲蟲釋文謂韓詩蟲作羽正

合此皆釋文正義從漢書注文選注諸書所未引者其在
蕪釋文引韓詩禽獸居之曰蕪爲節引此引澤中可禽獸
居之曰蕪爲原文嘉定錢幸楨少詹輯風俗通逸文而此
引云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春秋之末鄭有賢人
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爲長者
故也皆等本所無至錢本有之而文或節轉不如此引爲
完善者尙多餘若引劉子珪周易義疏王子雍尙書傳劉
光儀禮注蔡伯喈月令章句服子慎左氏解詁賈景伯國
語解詁鄭氏孝經注劉成國孟子注皆今日已亡之經部
也若張揖坤著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洪字苑服虞通
俗文李彤字指阮孝緒文字集畧漢書音義皆今日已亡

愛日精廬

十一

愛日精廬

之小學家也每稱珠叢韻圖按唐書藝文志載諸葛穎桂
苑珠叢一百卷桂苑珠叢畧安三十卷儒林傳上煬帝令
曹憲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而韻圖無考餘引漢
魏古籍尙夥亦可以見此書之足貴矣此定當與一切經
音義並傳又何可爲之較短絮長哉惜此本出鈔胥手未
及學士勘對故脫誤甚衆余正其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
者未審何日得茲本細校并付梓以公海內也時乾隆癸
丑仲冬十七日武進臧鏞堂識於金閨袁氏拜經閣
鏞堂寓吳門時故友王西林爲舉秋帆宮保掌守經典從
之索借唐以前遺書西林以華嚴經音義四卷寫本見示
鏞宮保撫陝右時所得釋藏本也讀之如獲一海外奇珍

旬日閒盡錄之鈕君匪石與余同好每纂一卷成匪石
隨取披讀並勸正其誤謬援引證據羅列上下方時即欲
刊布而未能後宮保撫山左招鏞堂課孫學使阮芸臺少
司農一見首問此書以手錄本呈閱司農曰善當即以此
本付梓并出北藏板二卷屬爲校讐始知西藏本爲後人
竄改遠不及北藏本之真竊幸素願可酬而宮保頗好佛
老家言謂當以完書開雕並許爲刻先高祖經義雜記既
而仍督兩湖死於軍事皆不果今來粵東爲司農校刊經
籍纂詁始自決意爲之稽元應唐貞觀閒人而慧苑無考
此書引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則在元應之後蓋
生唐之中葉者也其論字體往往與今異起一則慧苑所

愛日精廬

十一

愛日精廬

據唐籍與時本不同二則秦漢隸書既行晉宋六朝咸多
俗體均未可以今本說文繩尺之茲悉以北藏爲正惟顯
係傳寫之譌者甫敢改正餘並闕疑以俟能者通之噫自
慧苑譌述以來千有餘年矣沈龜釋藏世無知者幸
本朝文選天問有好學深思之人旁搜二典徵引此書此書
始見知於世倘及今不爲之傳布一旦亡逸深可憫矣鏞
堂衣食不遑恤而孜孜於此不敢視爲不急之務也有與
我同志者亦無隱也時嘉慶四年九月一日鏞堂後序於
南海古葉洲
紹興重雕大藏音三卷 明支那本
宋精嚴寺沙門處觀集 以唐韻集韻郭迓大藏音爲本

凡傳寫破體皆為辨正始以部終雜部凡一百七十四部
柳豫序曰豫待次銓銜晦跡里閭得以優游僧舍尋訪開
士有精嚴寺觀上座惠然見訪曰處觀落髮學佛未能明
了智慧願讀一大藏教以純熟般若然而卷軸浩渺義埋
淵奧常患字費舛誤音義踈畧窮日累月尋釋不暇雖精
進勉強而常恐有所不逮而又反思吾徒凡有志者未始
不以此為患也昔瑫法師嘗著音釋附於函末而其文不
詳備先後失次披閱之際未免凝滯故處觀不量淺昧討
論集韻洎唐宋二韻郭迓眾經音又嘗訪求別本搜索偏
旁發明義例遍閱者幾十數藏警校者餘二十年始於熙
寧庚戌歲而成於元祐癸酉孟冬月凡一百七十四部分

藏書志卷二十八

三

愛日精廬

為上中下三卷欲以精嚴新集大藏音為標目其間如摛
挽則才木不辯愷愷則巾小不分搏搏揚揚衣示日日則
筆畫差互文理混淆又畧分五種釐有七樣此類至繁不
可殫舉皆由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滅裂辨正者少今
一切別白於逐字之下使觀者得以考信而無探討之勞
亦庶幾有補於吾道也獨聞君有志於外護久矣願求序
引冠之篇首幸無辭焉豫敬聞之曰諾豫早歲棲心空門
耽味禪悅嘗有志願徧閱內典而中間事物侵擾相仍憂
患不知老之將至曾未能涉獵一二况欲縱橫貫穿於妙
道之域耶自非屏跡息緣焦心勞思積以歲月詎能從吾
之所好故遊經藏則作禮恭敬視讀則隨喜讚歎又况

勤苦方便利樂學者有如吾師則敢不詳言之以取信於
後人亦所以成吾之志也元祐九年四月初五日序
翻譯名義集二十卷 明支那本

宋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

周敦義序曰余閱大藏嘗有意效崇文總目撮取諸經要
義以為內典總目見諸經中每用梵語必搜檢經教其所
譯音義表而出之別為一編然未及竟而顯親深老示余
平江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所編翻譯名義余一見而喜
曰是余意也他日總目成別錄可置矣已而過平江雲遂
來見願求敘引余謂此書不惟有功於讀佛經者亦可護
謗法人意根喜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祕密故如陀羅尼

藏書志卷二十八

十四

愛日精廬

二舍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浮樹中夏
實無此木四顯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
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而七迷之作
乃謂釋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義位卑周孔阿耨菩提
名正得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無上正真之道無以為異
菩提若埤名大道心眾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夫三寶
尊稱譯人存其本名而肆為誇毀之言使見此書將無所
容其喙矣然佛法入中國經論日以加多自晉道安法師
至唐智昇作為目錄圖經蓋十餘家今大藏諸經猶以昇
法師開元釋教錄為準後人但增宗鑑錄法苑珠林於下
藏之外如四卷金光明經摩訶衍論及此土證道歌尚多

有不入藏者吾國家嘗命宰輔爲譯經潤文使所以流通佛法至矣特未有一人繼昇之後翻譯久遠流傳散亡真膺相乘無所考據可重歎也雲雖老矣尙勉之哉紹興丁丑重午日序

釋氏稽古畧四卷 元刊本

釋佛岸寶洲編集

吳興有大比丘曰寶洲岸公博學通古今嘗考釋氏事實上下數千載年經而國緯著書一編曰稽古手鑑既又以爲未備復因其舊輯而廣之爲稽古畧至正十四年秋九月太原劉堯輔爲之持其書請於余爲序以冠其編首因取而闕之蓋自有佛以來凡名師大德之行業出處以及

藏書志卷二十八

五

愛日精廬

塔廟之興壞僧侶之衆寡彙不具載本之內典參之諸史旁及於傳記內問以事之著顯者爲之據將以侈歷代之際遇而寓勸戒於其間歲月先後考覈精審無所遺闕可謂贖且詳矣然猶以畧名之寶洲自謙也竊嘗怪夫佛之爲教自身毒萬里遠至於中國愈久益盛根本深固而不可搖拔其故何也豈非扶植其教者代有其人與若是編之所記往往皆英偉魁傑之才自重不屈卓然有立而使王公卿大夫向慕崇信奔走之不暇則其扶植之功爲何如此所以加之纂述表而出之之意也傳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佛氏之書非余之所學余特嘉其聞見之博用心與力之勤道雖不同而不可以不序嗚呼觀其書而

見其教之盛知彼之扶植爲有人則亦可以有感也夫中

山李桓序

辨偽錄五卷 明支那本

元雲峯禪寺沙門祥遇奉教撰 辨老君化胡成佛經及

八十一圖之偽

道家類

道德真經傳四卷 抄本

從道藏本傳錄

吳郡陸希聲傳 前有自序大意謂老氏之道同於夫子故夫子嘆爲猶龍從之問禮無間然後世不能通其意妄爲區別致其道不甚顯於世此注者之罪也因作此傳以發明其指歸雖未免援儒入墨然探本窮源研幾索隱

藏書志卷二十八

六

愛日精廬

維性命之樞開道德之奧俾老氏之微言大義昭昭然與聖人之道同符是亦老氏之功臣矣故錄存之

自序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 元刊本

李滄葦藏書

張湛處度注

自序

紫圖互注南華真經十卷 元刊本

李滄葦藏書

晉郭象子元注唐陸德明音義 板心有刻工姓名如張

輝景亨文顯文富余以正等名蓋猶沿宋板舊式也

自序

南華真經新傳二十卷 傳抄本

宋王雱元澤傳

無名氏刊板序曰王元澤待制莊子傳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為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奧義深解妙旨計其為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子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祗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

藏書志卷二十八

七

愛日精廬

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自序曰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為書之意而反以為虛怪高澗之論豈知莊子思接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為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為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加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通元真經續義十卷 舊抄本

南谷子杜道堅纂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承樂大典錄出缺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此則舊抄足本也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

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為君者必義軒之君為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謾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頤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為心其行於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壽山探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辨白石通元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為析篇章分句讀續義附說使學者曰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為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才其端云至大三年六月旦日元教嗣師吳全節敬序

藏書志卷二十八

六

愛日精廬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為之師磨礪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為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寶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強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除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於諸子為道家柵子厚芟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為一書雖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第之殿時俯具區之渺瀾既為之築室有象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削峻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鑑與所著先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

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鈔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迺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於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山寓南真館黃石翁序

藏書志卷二十八

九

愛日精廬

德教王以功勳伯以力率國者之治若國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鉞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鉞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元宗時徵士徐贇府隱修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元真人號其書爲通元真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元觀因獲文

子故編暇日分章續義參贊元風若夫教化勸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謹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八終

藏書志卷二十八

辛

愛日精廬

後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九

集部

楚詞類

離騷草木疏四卷

宋慶元別本 焦弱侯藏書

通直郎充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撰 焦弱侯徐健菴俱

有印記

白序 慶元丁巳

方燦跋 慶元庚申

別集類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

蘭雪堂活字本

漢左中郎將蔡邕伯喈撰

藏書志卷二十九

後日精廬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為靈紀十裔及諸雜文章凡百

四篇傳於世傳所載者釋誨幽冀刺史關所陳政要七事

金商門答災異疏被收時表及世傳獨斷文訓文選陳太

丘等碑文初學記短人賦纔十數篇而已按唐書藝文志

洎吳氏西齋書目並云邕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纔十卷亡

外計六十四篇其中可疑者宗廟頌贊述武皇平亂之功

又有吳天眷佑我魏之句以魏宗廟也又有魏武帝祠喬

太尉文稱丞相冀州收魏主操謹遣掾再拜祠文姜伯淮

碑稱建安二年又平劉鎮南碑建安十三年魏太和二年

非按邕傳本董卓被誅邕為王允所害時年六十一據邕

金商門答災異被收表云臣今年四十八靈帝光和元年

也董卓被誅獻帝初平三年也光和元年戊子至初平三

年壬申邕正六十一矣又初年靈四年改興平二年改建

安至五年正月魏操遷三月改延康十月禪于魏王丕即

初平四年是為二十六年太和二年乃魏明帝之二年至

是又八計邕死已三十六年矣按初平已前操尚在誅卓

之歲操始為東郡太守破黃巾於壽張至建安十三年操

自為丞相二十一年操自進為魏王亦有魏宗廟而操不

得先稱魏王武帝及武皇也其姜伯淮鎮南薨非相後年

代差遠邕安得紀述耶是集也今既缺五卷矣見所傳者

蓋後之好事者不本事迹編他人之文相混之耳非十五

卷之本編固矣建安黃初之文體多相類復不逮廣被眾

藏書志卷二十九

後日精廬

集固不可知其誰之作也偶閱而有得識于帙末天聖紀

號龍集癸亥余月哉生明後八日海陵西齋平陽歐靜識

之序

曹子建集十卷 明活字本

魏陳思王曹植撰

稽中散集十卷 明嘉靖刊本

魏稽康撰

陸士衡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機士衡撰

二俊集序曰民瞻幼閱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

雲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仲卷反覆求二俊所以名於世者

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

齊驅並駕於兵戈擾攘之間聲聞閭肆人無能出其右者

時號二陸華間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

也吁二俊沒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

謂如期月之垂空重巖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耳目可無所

見聞乎其載於文選諸書中者亦多即而熟讀之其詞深

而雅其意博而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之文宗也每

以未見其全集為恨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

為首士龍集十卷以逸民賦為首雖知之求之未遂偶因

乏使承雲間民社之寄二俊雲間人也拜命之日良慰于

藏書志卷二十九

愛日精廬

中謂平素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於此行矣到官之初首見

遺像於史舍之旁塵埃漫汚曖昧殊甚大非所以揭虔妥

靈之本意即日開縣學之東偏建祠宇奉以遷焉邦人觀

瞻無不歡喜稱嘆因訪其遺文於鄉曲得士衡集十卷于

新淮西撫將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龍集十卷則無之

明年後書故人祕書郎鍾君得之于册府首篇逸民賦悉

如所聞亟繕寫命工鍍之木以行目曰晉二俊文集二俊

之文自晉應隋唐更五代迄於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

沒不彰今焉恍如揭日月於雲霧之上震雷霆於久息之

中爍耀雲間雲間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矣二俊之

名不朽矣民瞻之欲迷矣又明年書成謹述於篇首慶元

庚申仲春既望信安徐民瞻述

都穆重刊跋 王德仁耶

陸士龍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晉清河內史陸雲士龍撰

都穆重刊跋 正德己卯

陸士龍文集十卷 影寫宋刊本

晉清河內史陸雲士龍撰

二俊文集以慶元六年二月既望書成縣學職 校正監

刊者三員題名于后

縣學司計進士朱奎監刊

縣學直學進士孫垓校正

藏書志卷二十九

愛日精廬

縣學學長鄉貢進士范公袞校正

鮑氏集十卷 舊抄本 毛氏斧季手校

鮑照撰 毛氏從宋刊本手校虞炎序上方有識語云

宋本每幅廿行每行十六字小字不等卷一舞鶴賦巾拂

兩停九劍雙止上識語云欽崇諱桓故宋本書九字諱去

一點犯嫌名也然字形狹長仍作九字形而缺一點與九

字不同每卷首俱有虞山毛扈手校印記

虞炎序曰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

臨川王愛其才以為國侍郎王暕始與王濬又引為侍郎

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 一本云時主

高懸侍左右深達風旨以出為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

十載述不復盡其才思

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荆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為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後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鮑氏集十卷 明活字本

鮑照撰

虞炎序

東臯子集三卷 舊抄本

趙清常藏書

藏書志卷二十九

五

愛日精廬

唐太原王績無功著

呂才序

陸渚荆東臯子集序

趙氏手跋曰金陵焦太史先生本錄出校於清溪官舍時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漏下初鼓清常道人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張說撰

前有墓誌銘

張九齡撰

張說之文集殘本十卷 影寫宋刊本

唐張說撰 卷首喜雨賦二首一題御製一題應制明刻

本刪去御製應制等字卷五醉中作明刻木有題無詩卷

六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晏後後缺一頁 計詩七首 題一行

牧翁從宋本抄補上方有毛辰題識云此一葉世行本皆缺牧翁先生從宋本手抄補入後之讀此書者勿易視之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 明成化刊本

唐張九齡撰

邱濬重刊序 成化九年

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補遺 影寫宋刊本

絳雲樓藏書

唐前劍南節度參謀宣義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

魚袋京兆杜甫撰宋王洙編 凡詩十八卷雜著二卷後

附遺文九篇為補遺元稹墓銘附二十卷末均與直齋書

錄解題合蓋即王原叔編定本也杜集以吳若本為最善

此又若本之祖中遇宋諱皆缺筆板心有刻工姓名如張

藏書志卷二十九

六

愛日精廬

逢史彥余青吳圭等名蓋從宋雕本影寫者絳雲樓述古

堂俱有印記

王原叔記 寶元二年

王琪後記 嘉祐四年

儲光義集五卷 明活字本

楊夢羽藏書

儲光義撰 楊夢羽葉石君俱有印記

顧况序

岑嘉州詩七卷 明初刊本

岑參撰 金吾初裁明刊八卷本繼得此本反覆考核

確知此本為原本而八卷本為重編本也何以言之應考

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通志通考焦氏經籍

志並云十卷從無作八卷者此本分編編次與確序所云區分類聚合始五言古詩終七言絕句首尾完具似無脫佚意者詩七卷文三卷合十卷歟此本或止刊詩集或井刊文集而後經散佚均未可知確序勒成口卷卷字上一字別去或者原作十卷書賈得七卷本疑係不全故別去十字以泯其迹歟刊八卷本者既析七卷爲八卷又改勒成十卷爲勒成八卷而原書而目遂致不可復識通人碩彥且有以善本許之者非未見原書之遇歟排律之名始于楊士宏八卷本有排律一類而此本無之則此本在八卷本前尤顯然者也卷四有唐博陵郡安喜縣令岑府君墓銘果毅張先集墓銘二首八卷本俱未載餘與八卷本

藏書志卷二十九 七 愛日精廬

互異者甚夥季滄葦書日有岑嘉州詩七卷與此本合

杜確序

陳氏手跋曰是書凡君子所貽行款低縮紙薄而堅當是

宋板宋字似用紙拓歲久渝落每以遺脫是懼頃索居

多暇復易楮車粘竟日之勞遂令幾百年之物完緻如故

虛擲光陰坐失有爲凡事皆然爲之感惜乙酉嘉平十有

一日孝將氏識

徐侍郎集二卷舊抄本

唐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徐安貞撰 附錄舊唐書本傳

等六則及順況趙抃王瓚詩三首袁文紀贊一首

畫上人集十卷賜書樓抄本 錢釐室藏書

吳興釋皎然撰 首末葉俱有木記云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隨侯珠有假不返還神詠子孫不寶其愚蓋錢叔寶家藏書印記也

御書院錄 貞元八年

于地序

葉氏手跋曰畫上人集二冊乃無錫談學山綽板釘宋抄本鑿室因得借錄予與錢子契合遂借錄焉畫上人集人有藏者不能如此之備子何幸躬逢其盛因記以示後人

云括蒼山人恭煥志

劉隨州集十卷明活字本 楊夢羽藏書

劉長卿撰 卷首有楊夢羽葉石君印記

藏書志卷二十九 八 愛日精廬

錢起撰

唐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元至大刊本

陸贄撰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高熙詩劄子

唐內相陸宣公實鍾構李扶輿清淑之氣平生所志不負

天子不負所學雖遭過德宗時弗克展布所蘊然忠誠懇

惻詞辭深雅峙峙奉天寶資翼贊今其代言奏對家傳人

誦自漢賈誼董仲舒諸賢皆莫之能擬此中朝達治體躋

誦自漢賈誼董仲舒諸賢皆莫之能擬此中朝達治體躋

源仕者往往祖述以為一代典章信知宣公之文鑿鑿可
見之且用非徒託之空言也今其宅里某水某丘已難辨
鬚獨仁義百篇炳炳丹青讀其書尚友其人至今生氣稟
凜郡學舊有奏議制誥凡二十二卷歷歲幾二百亥豕魯
魚弗便觀覽肝胎子中王公來守是邦一廉自律三年政
成提綱學校備殫乃心拘徵遺租增鑄祭器踵繪從祀惠
至渥也復念此書字畫漫舛特甚乃以推官胡公德修家
藏善本詳加鑿正重新刊梓以幸多士繼自今使宣公之
文復大行于世其于鄉泮亦與有榮焉敬書卷末以識歲
月云至大辛亥季秋嘉興郡博士厲一鶚拜手敬書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 元至正刊本

藏書志卷二十九

九

愛日精

郎陸注 前有紹興當作二年陸進書表題銜稱建功
郎紹興府嵒縣主簿臣陸不著姓名案清波雜志曰輝友人
郎陸晦之杭人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元吳文
正公集陸宣公奏議增注序曰因郎氏舊注而加詳劉岳
申中齋集曰宋紹興中有郎陸嘗注宣公奏議以此知為
郎陸也表後云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案表中有云
恭惟主尊壽皇聖帝考淳熙十六年光宗受內禪尊孝宗
為至尊壽皇聖帝次年改元紹熙則與為熙字之誤無疑
卷一後有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重刊木記脈望館書
目著錄
權德與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進表曰迪功郎紹興府嵒縣主簿臣陸言臣所註唐陸宣
公贊奏議十五卷繕寫成帙謹請登開檢院投進者不負
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為法於後世可謂皆本
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難見聞奚採涯涘臣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
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
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
說必以是而為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
合惟陸贊蘊經濟之略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
必剴切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

藏書志卷二十九

九

愛日精

明若燭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柄
鑿不伴水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遠
追仇而損棄主眷則與臣心益堅第知天下之安危豈
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正元之間勸
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清熙之極幸聖賢之默契宜今古
之同符恭惟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
於前言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贊折
衷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衢
明治已至不忙於兢業德雖盛尤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
披奏牘惟精惟一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
於考古驗今之次臣自慙瑣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

借釋博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費此宵免於支離坐
井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皇帝陛下置座
之隅以古為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政恢江海之量容納
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
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為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
光於前哲其奏議并目錄其十一册謹隨表上進以聞臣
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於世近因回祿之變所幸元收
謝堯山先生經進批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綉梓切見棘
闕天開策以經史時務是書也陳古今之得失酌時務之

藏書志卷二十九

十

愛日精廬

切宜故願與天下共之幼學壯行之士倘熟乎此則他日
敷奏大廷禹臯陳謨不外是矣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
謹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集傳遺文遺詩
元方本

朱子序

王伯大音釋序

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
錄一卷 元方本 述古堂藏書

柳宗元撰南唐先生童宗說注釋新安先生張敦頤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卷二九

音辨雲間先生潘緯音義 卷首有毛友仁及錢遵王印
記

陸之淵音義序 乾道三年

劉禹錫序

毛氏手跋曰萬歷丙子余泊舟荆溪偶至王鵝湖書肆閱
此因授值攜歸以舊所藏者參之乃元延祐間刻也喜成
二帙援筆志之會川子友仁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舊抄本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尚書劉
禹錫撰

呂和叔文集十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二十九

十一

愛日精廬

劉禹錫序

皇甫持正文集六卷 毛板板本

皇甫混字持正撰 卷末有題識云康熙己亥孟冬將
叢書堂抄本對校

唐李文公集十八卷 開成元年本

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翱字習之撰
何宜序 咸化乙未

歐陽行周文集十卷 舊抄本 臨何氏義門校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晉江歐陽詹字行周撰

李貽孫序

康熙乙丑重陽前一日從內弟吳紫臣借得所收葉文莊公家抄本手校改正數處葉本與此亦互有得失俟訪得宋雕及他藏書家善本當再校之行周文尙當爲李元賓之亞然其諸序固未減梁補闕特不宜於多爾昆湖舟中義門焯記

李元賓文集五卷 舊抄本 曹倦圃藏書

李觀撰 卷首有橋李曹氏印記

陸希聲序 大順元年

賈浪仙長江集十卷 舊抄本 錢履之藏書

范陽賈島浪仙撰 前有新唐書本傳韓文公送島歸

藏書志卷二十九

三

范陽詩題浪仙贊及蘇絳撰墓銘唐宣宗賜島墨制

王遵後序 卷與二年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沈亞之字下賢撰

無名氏序曰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陞藩府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爲情語有窮窳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聲甚盛而存于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

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三二頃得善本再加校覈皆得其正恐其藏于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玩繹因欲命工刻鏤以廣其傳惜乎志有待而未能也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李端集四卷 明孫字本

李端撰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宋紹興月本 玉蘭堂藏書

白居易撰 中遇構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蓋紹興三十年以前刊本也案讀書敏求記云宋刻白集從婁東王奉常購得後歸王氏轉入錢氏季氏者闕

華俱有印記蓋文氏故物後歸王氏轉入錢氏季氏者闕

藏書志卷二十九

三

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又三十五三十六共闕五卷抄補

元稹序 長慶四年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撰

裴延翰序

集賢校理裴延翰編次牧之文號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詩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志盡搜文章闕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舊傳集外詩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子往年於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後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亡取

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熙寧六年

三月一日杜陵田槩序

李義山集三卷 舊抄校本

馮氏手跋曰崇禎甲戌三月初十日護淨居士勸完此書
氏定遠昆季行也

馮氏手跋曰崇禎甲戌三月初十日護淨居士勸完此書

先用錢憲副春池公本寫有篇次無卷目後得牧齋錢禮

部宋板始有卷目又請謝行甫錄之方為善本首尾十年

始得完善後有得此本者慎勿輕之是日為清明日

又曰乙亥六月十五日孫方伯功父丈以一本見示煥然

若披雲霧凡錢本之可疑一朝水釋因與家定遠何士龍

藏書志卷二十九

十四

愛日精廬

又校一過此卷中粉塗處皆是也孫本三大帙為無錫華

氏物卷凡三亦分上中下遺拒諸字俱不避其為北宋本

無疑也廿七日始校完乃知錢本直坊本耳錢本亦有善

處併記卷端

李商隱詩集三卷 毛板校本

李商隱撰 後有太正氏跋金吾藏舊抄本汗簡後有

太正陳鴻跋案陳鴻字鴻文初名煌圖工大小篆著隸釋

箋韻六卷詩集十卷

陳氏手跋曰丙戌正月借孫孝若家北宋板本對正時家

南浦時鈔全部三卷完復將此警校過筆費無謂因記二

月初二日太正氏

溫庭筠詩集七卷別集一卷 毛板校本

溫庭筠撰 前有題識云從馮定遠搨錢子健校本對

過求有南浦題識云假錢遵王抄宋本重勘

丁卯集二卷續集三卷 舊抄本 馮氏藏書

鄧州刺史許渾撰 格闕外有馮氏藏本四字末有題

識云崇禎庚午借柳大正本抄

碧雲集三卷 影寫宋本 從吳門黃氏藏宋刊本影寫

登仕郎守新淦縣令知鎮事賜緋魚袋李中撰 目錄

後有臨安府柵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一行

黃氏手跋曰予見毛刻碧雲集多闕文及見宋刻初不解

毛氏何以有闕適坊友以毛藏舊鈔本來始知毛刻據元

藏書志卷二十九

十五

愛日精廬

本故所闕如此抄本中多子晉手校字可與宋本並備古

香古色益動人珍重前賢手跡之意丕烈

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影寫宋本 從吳門黃氏藏宋刊本影寫

羣玉撰 前有羣玉進詩表延英口宣勅旨及令狐

綽薦狀守宏文館校書郎制詞後有臨安府柵前睦親坊

南陳宅書籍鋪刊行一行

黃氏手跋曰余家向藏舊抄本李羣玉集有三本未知何

本為善及得宋刻此集知葉鈔最近蓋行款同也若毛刻

李文山詩集迥然不同會取宋刻校毛刻其異不可勝計

且其謬不可勝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刻本故

以體分統前後集併為三卷或以意改之抑別有本七言

律美三首七言絕美一首宋刻皆無之五言古詩二十四韻一首末有缺宋刻及抄俱有而毛刻獨注云缺則所據必別有本矣不列

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精抄本 錢履之藏書

唐李羣玉撰 守宏文館校書郎制詞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親睦坊南陳解元宅經籍鋪印兩行蓋從宋刊本傳錄者未題嘉靖丁未夏季松逸山居童子王臣錄卷首有錢履之讀書記印記板心有竹深堂三字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皮日休撰

自序 咸通丙戌

藏書志卷二十九

六

皮日休藪

柳開序曰讀皮子文其日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陸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陽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眾作之藪也又疑為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為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為意也霍山為賦之藪首陽為碑之藪隋鼎為銘之藪易商

若傳為讀之藪周昌相趙為論之藪陵母為銘之藪心為藪之藪後成均博士為書之藪三差為詩之藪藪之于文不可盡舉 若九賦十原決疑著之類也 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 謂下題 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袁表題後 正德庚辰

雲臺編三卷 精抄本 汲古閣藏書

唐都官郎中鄭谷撰 後附補遺十三首及祖無擇撰墓表又附錄四則曹鄴等投贈詩八首則毛氏子晉所輯也後附毛氏手跋清字缺末二筆蓋避家諱每頁格開外有

藏書志卷二十九

七

雲臺編

毛氏正本汲古閣藏八字

自序 乾寶甲寅

董宗說後序曰宗說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谷之詩畫於此及考祖擇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外集詩凡四百篇行於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缺其半則知谷於道舍詮次之外者述尚多而傳者寡也谷字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之子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為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於光啟三年嘗作拾遺補闕乾寶中以尚書都官郎中退居于仰山東莊之書堂高尙其事以至於卒蓋唐自牛李植黨之後學士大夫不擇所附食得躁進者罕

能獨守於義命之戒而不牽於名利之域至於吟咏性情
處然語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傳昭之世
哉守愚獨能知足不辱盡心於聖門六藝之一豐入而齋
出之論其格雖苦不甚高要其鍛鍊句意鮮有不合於道
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翰墨里間全去就始終之
大節嘗取其退居淨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言以求其
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風教而重之者以
村學堂中兒童誦讀往往視為發蒙之具曾不獲齒偏裨
於李杜詩將之壇日往月來殆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
而以世俗耳鑿決之彼烏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說道樣
力編豈足軒輊其詩使得以行遠因與教於此而重其鄉

藏書志卷二十九

六

愛日精廬

之先賢之難得也亟請諸郡邑葺其墓宇又得賢史君家
藏善本發末流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區之意焉
毛氏手跋曰按新舊唐書俱不列鄭谷傳惟藝文志載雲
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注云字守愚袁州人爲右拾遺
乾甯中以都官郎中卒於家歐陽永叔謂兒時曾讀之其
集不行於世今宜陽集不可得見吳中所傳雲臺編迺王
文恪公從秘閣抄出比三卷又補遺一十有三首前有鄭
都官自序後有祖刺史墓表童參軍後序洵是善本余因
錄唐詩紀事袁州志二則洎唐宋諸家詩附焉但集中佳
篇最多獨鷓鴣之名最著不解何故其聲下冬暮詠懷一
篇與才調迥異豈章毅改本耶又史字惟直開成元年進

士應官至刺史紀事又云終國子博士著賦百篇亡曾見
承州送姪歸宜春詩云宋玉正悲秋那堪更別離從來襟
上淚盡作鬢邊絲永水清如此哀江可色知到家黃菊坼
亦莫怪歸遲又經過池陽康使崔君悅一妓行雲有詩云
最愛錦華薄薄粧更兼衣著又鵝黃從來南國名佳麗何
事今朝在此行臨岐博陵公轅贈之兄啟亦能詩嚴塘經
亂書事云塵生宮闕霧濛濛萬騎飛龍幸蜀中在野傳嚴
君不夢 衛懿崔何功雖知四海同盟久未合中原武
備空星落夜原妖氣滿漢家麟閣待英雄又梁園皓色月
如珪清景傷時一慘悽未見山前歸牧馬猶聞江上帶征
鼙鱉魚爲隊潛鱗困鶴處難尋病翅低正是四郊多壘日

藏書志卷二十九

九

愛日精廬

波濤早晚靜鯢鮪雖未得其集亦足見豹一斑矣隱湖晉潛
在歐子載德堂中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舊抄本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舊抄本
自序 光緒三年
元英先生集十卷 叢書堂抄本 汲古閣藏書
國方千撰 前有元英先生傳 孫傳 後有集外詩兩首文
獻通考等書十三則
王贊序 乾甯丙辰
毛氏手跋曰千字雄飛真應仙翁之後進士肅之子協律
章八元之甥也貌寢又免闕晚年遇醫補之里中呼爲補

唇先生爲人質野每見客設三拜曰禮數有三戲稱爲方
三拜或謂其詞廉節誤三拜故云亦好事者爲之也樂安
孫部作傳不若吳融贈詩云把筆盡爲詩何人獻天子句
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徒倚一
杯酒无萬事一葉川無千里衣裳白雲坐卧流水霜落風
高忽相憶惠然見訪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樹林蘿
爲岑寂拂且舍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無處覓雲牛
片鶴一隻宛然費出元英先生小像居桐廬邑西南四十
里白雲原又名鸚鵡原與釣臺遙對宋范仲淹登臺東望
絕壁插天林麓蒼秀白雲徐起問之通知唐處士方干舊
隱處裔孫蒙鼎讀書其上遂賦詩曰風雅先生舊隱存子

藏書志卷二十九

干

愛日齋

陵臺下白雲村唐制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遂繪
像於臺以配子陵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
心向之崇禎庚午秋七月四日虞山毛晉跋於讀禮齋
又曰唐志元英先生詩十卷與孫傳王序相符馬氏謂方
干詩一卷想未見全豹耳余向藏南宋版雖亦十卷傳序
弁首詩不及三百考之伊甥楊弁所編三百七十餘之數
散逸已多矣故張爲主客圖所采貽天台中峰客一聯云
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集中未見又從別本
得如干首并贈篇紀事數則附錄於後晉陵徐氏刻本更
多逸詩若五言律湖上言事以下九首七言絕夜會鄭氏
昆季以下四首不知何人贗作第集中憲接停猿樹岩飛

浴雀泉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髮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之類自用自句頗多比之王
摩詰水田飛白鷺夏木鳴黃鸝又逕庭矣毛晉又跋
杜荀鶴文集三卷 舊抄馮氏手校北宋本

杜荀鶴撰 每頁格開外有馮彥淵撰本五字
顧雲序

馮氏手跋曰此予家藏南宋板抄本癸卯春仲借得隱湖
毛氏北宋版細校一過異同處悉兩存之海虞馮武

葉氏手跋曰馮氏書法爲臨池正傳此卷其所抄本也道
勁流麗出入鍾王不知何時流落敵篋半充脈望之腹頃
間曬書檢得深悲其遭際之失所也拔登鄴架眠食與俱

藏書志卷二十九

干

愛日齋

又慮其庶幾之難存也特爲表而裝之以壽於世其詩雖
距唐直入屋雅亦工部之的派也佳章妙筆可稱合璧乾
隆十年九月庚午朔居由葉坦跋
唐風集三卷 精抄本 錢履之藏書

九華山人杜荀鶴撰 卷首有錢履之讀書記印記板
心有竹深堂三字

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續文集十卷 抄本 從子謙註

徐贛昭著 前有黃裔孫玩序曰公故有賦五卷探
龍集五卷詩二百五十餘首今皆亡失延祐丁酉叔父司
訓公於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於已

亥歲族叔祖道真公遺賦四十篇合而一之暫編成卷云云則此本蓋玩所重編也缺卷四賦一篇卷五一卷賦十篇內江令歸金陵過驪山焚燬入鴻門隱居以求志山賦孤猿吟白衣入翰林雷乃發聲寒賦八篇伏讀

欽定全唐文俱有可據以補入并多均田賦衝賦二篇為此本所未載者此本薦蘭相如使秦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陳後主獻詩外舉不避警避世金馬門東陵侯弔蕭何貴以賤為本管仲棄酒叩寂寞以求其音知白守黑為天下式太極生二儀員半于說三陣文王葬枯骨獨幸作清宮再幸華清宮卞莊子刺虎鑄百鍊鏡元宗御注孝經割字刀子福善則虛竹篋子等賦共二十一篇全唐文俱未載

藏書志卷二十九

三

愛日精廬

殆偶未見此本歟

裔族孫師仁序曰正字諱寅字昭夢按五代史閩世家稱正字唐時以進士名依王審知仕宦九國志列傳正字莆田縣人乾甯初舉進士禮部試止戈為武賦一燭纒盡已就有破山加點擬及無人之句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秘書省正字歸甯于閩中屬江淮盜起退居延壽溪王審知聞之辟居幕下而禮待簡畧內不能平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慨然有長往之志王廷彬刺泉州每同遊賞及陳郊倪暉等賦詩酣酒為樂凡十餘年求還所居嘗被病遣求藥物於廷彬答書曰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

歸壽舉賦語以戲之竟卒於延壽之別墅本朝張丞相賢記正字未第時道汴州進謁梁祖而賦無雲雨篇立就其斷句云爭表梁王造化功大蒙賞遇及解褐東還謂為閒宴醉中誤解諱歸館了悟憂在不測復製遊大梁賦以獻其略曰客有得意還鄉遊于大梁遇郊垌之青舊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前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聲名有觀中一聯云遂使千年漢將憑吉夢以神符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胆喪祖曾夢韓信授以兵法胡奴指李克用也祖讀至此大悅令軍士傳寫皆諷誦之數字副一律不復責前事按崇文總目正字賦五卷探龍集一卷題曰為唐徐某撰正字實未嘗仕偽唐也師仁家故有

藏書志卷二十九

三

愛日精廬

賦五卷探龍集五卷正字自序其後又於蔡君謨家得雅道樞要一卷又訪於族人及好事者得五言詩并絕句合二百五十餘首以類相從為八卷并藏焉正字人生幾何賦至今膾炙人口兒童婦女往往道徐先輩而集有贈渤海高元臣詩序云高見訪於閩中言本國得斬蛇賦御溝水賦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為屏障又自詠詩註云溫陵使宅有圖障二面張林西樓書手作題文入體詩每一首顛倒讀成八首以此知正字之文不獨行於當時名於後世亦播於異域也然八體迴文詩尋討未獲小說載紅綾餅餡絕句亦不見全其餘碑碣之屬甚眾類皆亡失豈其虛名特高故他文遂不俱傳歟今觀殘疏類玉

溪而律詩精練亦不減同時韓致光吳子華諸人也惜乎
遭罹亂世不獲少伸其志其來閩中且有前破後隄之歎
安有為朱溫所屈哉殆亦遜言避禍不得不爾也張丞相
記頗詳足以附見建炎三年三月序

黃裔孫玩序曰文集者八甫第五代祖先豈公所撰文也
公諱贊字昭慶登唐乾甯進士第試止戈為武賦魁天下
授秘書省正字先輩時人推尊之稱也鈞機乃歸隱適意
處號也予嘗觀舊譜載十二代著作佐郎賜紫魚袋師仁
公所著文集序云先輩公文字頗多家故有賦玉卷採龍
集五卷又于蔡君謨家得雅道機要一卷詩二百五十餘
首蓋詳論之既有其序時必有集今皆亡夫故常鬱鬱不

藏書志卷二十九

愛日精廬

樂凡對族人惟以不得其文為憂嘆至延祐丁酉歲叔父
司訓公於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於
己亥歲族叔祖道真公遺賦四十篇不勝欣慰合而實之
後則屢求未能再得泊邇歲塵事稍息謹述世緒聲跡已
詳於譜牒復讀咸武軍殿中侍御史劉公山甫撰公墓誌
銘謂公所著詞賦感動鬼神搜括造化又謂悲泣百靈包
羅萬象明珠無價至道不文窮達理性誠澆淨合先聖
賢之意矣讀之至是愈有所感今則據其所得詩賦暫編
成卷裝潢類諸譜牒合與族人暨諸君子共之可以知吾
祖先手澤尚存而流衍無窮抑祝厥後子孫勉而求之以
增是卷庶不負吾故家文獻之炬燭送書之以為後之識

也玩可珍識

藏書五卷 抄本 從照應園藏本傳錄

江東羅隱撰 前有吳越備史本傳是書郡齋讀書志
著錄今讀其書大抵皆憂謾畏讒憤時嫉俗之語故其書
不甚流布而直齋書錄解題云隱有淮海寓言及謔書求之
未獲隨齋批注云謔書刊於新城縣則是書在宋已罕觀
矣此本從錢叔寶家影元抄本轉輾傳寫者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謔書之一者氣
節凜然煜煜方冊間每以未睹全書為恨近客徵學會公
之遠孫雲叔來為學正因得拜觀謔書及所賦詩大抵悉
勢橫邪舒世胥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也抱負卓

藏書志卷二十九

愛日精廬

舉遺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幕辟歷任給事中諫議大夫
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雖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
遇真主納款歸疆終其身及其子若孫無僭竊之志往往
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也唐末僭偽紛起立其朝者安食
厚祿充然無復報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
吁士以氣節為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檢邪輩豈無絳
章絳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
隻字皆足以傳世况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君舊嘗
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亦可謂克承
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不可徒以其文
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日前進士東嘉黃真輔

德翁父書

自序

宋子京唐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始書錢鏐以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卯唐亡十六年耳唐懿宗即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進士留七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說書唐僖宗光啟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啟間為錢唐令辟掌書記為給事中遷發運使即皆錢氏之除羅也而歐陽公稱為錢鏐賓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歷懿僖昭三十三年隱之本末可考者如此所

藏書志卷二十九

手

愛日精廬

為護書乃憤悶不平之言不遇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詳見清源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叙裔孫應龍見佐學徽州將刻俸重刊是書俾識其本末大德六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紫陽山人方回跋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抄第二卷內闕二葉鈔完因以吳越備史列傳書卷首錢穀記
羅昭諫譏書五卷著錄於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解題已云求之未獲永樂大典中有隨齋批注曰譏書近刻於善城縣令方萬里跋其書清源二年乙未知新城楊思濟集叙殆即指此辛亥秋日從姚子英三假其舊藏寫本第五卷及原跋讀之內惟與招討宋將軍書說石烈士拾甲

子年事請追癸巳日詔疏四首載入姚叔祥所刊羅江東集餘皆近代所罕傳雖殘編斷簡亦希世之珍也因亟錄之問吳興書估言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尙願宛轉借抄未知能逮斯志否至命名之故大約不離乎憂讒畏譏同時沈顏有聲書意猶是也癸丑寒食日松陵楊復吉識

海甯吳君槎客因吳江楊進士葺樓有言聞吳興書賈云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尙願宛轉借抄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果得吳枚菴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槎客本急寓警仲魚取槎客原本五卷相質證實較吳枚菴多所裨益而前四卷復賴余所得枚菴鈔本足之爰倩鈔胥鈔此以

藏書志卷二十九

毛

愛日精廬

寄他日可語葦樓俾遂宛轉借鈔之願云嘉慶丙寅正月十一日吳趨黃丕烈識
自蓮集十卷附風騷音格一卷 舊抄本
唐西岳僧貫休撰
墨域後序 劉乾德五年
周伯奮跋 嘉慶戊戌
童必明跋 同上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九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

集部

別集類

徐公文集三十卷 書影宋本

東海徐鉉撰 後附行狀墓誌銘 李勣 李至等祭文挽

詞

胡克順進表曰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熙盛之期茂開欽明之化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木性寒族偶襲緒風幼服佩於義方長陶系於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經敢囑於素業旌閭雖慙於往事賜書豈謝於古人家藏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名建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顯為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尚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之右清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嘆伯道之孤沒慮若敷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閭禮鈞錫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柩直抵豫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為修黃石之祠而翰墨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懼舛譌數年前故叅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風志假以全木并茲冠篇乃募工人摹形鏤板竹簡更寫無媿於前修繕几遐觀願辭於睿覽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

應真祈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鴻禧延慈

稍迴虛舜之籍恩乙東方之續淪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皇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踈賤獨荷照臨其新印徐

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册謹隨表上進干冒宸

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天禧元年十一月三日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

尚書都官員外郎上叟軍臣胡克順上表

陳彭年序曰昔姬昌既沒文不在於茲乎韓起有言禮盡

見於魯矣故尼丘降異以產民宗闕里垂言用為人極自

哲人一往作者多岐則有孟子制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

戰國之際百氏沸騰秦之餘六經煨燼菁華欲竭俎豆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無歸故賈生諫仁義於前揚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咸重元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鼓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俊父為多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向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千齡且暮斯豈誣哉俾大道之將行故由天意幸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冠人倫才為世表命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見之徐公矣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邨幾之姿生民之秀滄溟沃日流作言泉建木千星植為行囿英才茂德光暎於前修懿範清規儀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璫之初值揚都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通已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即就嚴徐之

列河江東內禱文物利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播紳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應三臺之選魏之俊士索靖馳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綽有餘裕故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權機寓荀勗之池常參獻替雖具瞻之重猶未正名而乃眷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壁早屬秦求方城之材果爲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奉宸游瑣閣貂冠更膺王奠天公慕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耆老李膺交友不異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且雖來於江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廬

左魯公於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踰也及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替綴陪外藩之樽俎語鬼神之事歸宜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卧茂陵而長往嗚呼惟公稟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瞻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從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若至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談其盡善片言達道人知其不爲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季公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之九拒昔者河嶽之賦誦之者後宮劍閣之銘刊之者明

許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曲水之辭都使求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邱之神潘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荊州之誅公並竊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多餘力雖絲黃金石無以均其雅黼黻元黃不足方其麗草太元之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藁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上帝之耿光期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與議公即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穢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

藏書志卷二十

四

愛日精廬

南文稿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中國人而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婿尚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於此彭年越在幼年即承訓導道家之舊與文舉以彼同入室之知方子淵而崇異感生平而永嘆報德無階痛音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撫實用以冠篇時消化四年七月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秘閣吳正儀今翰林賴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實茲

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久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邱師隴西公所著墓誌挽詞等列於左次用垂茂實傳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事陳公彭年為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為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為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沒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為後學法者緊文集是賴年世變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

藏書志卷二十

五

愛日精廬

公庫鏤版以傳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跋

周氏手跋曰嘉慶十三年以影宋鈔本校十六卷十七卷內缺兩半葉賴影宋本補全其餘脫脫亦多校補以是知名鈔之可寶僅下宋本一等耳香嚴居士周仲澠錫瓚記咸平集三十卷 抄本

京兆田錫著 前有墓誌銘 神道碑陰 司馬溫公撰

蘇軾奏議集序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張詠撰

郭森卿序曰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太皇真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貫大於四國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

長輩力為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為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王庶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不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樓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

藏書志卷二十

六

愛日精廬

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麗而不流政自不害為宋廣平梅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採據傳記僅為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概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為公年譜亦加刪次別為一卷尚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為十二卷其會粹訂證實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有碑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殿祠堂記項平庵北峯亭記此其人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宋刊舊抄本

王禹偁撰 沈虞卿序後附紙墨工價及校正監雕造
銜名八行卷十二至卷十六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宋紹興
刊本餘俱舊抄本舊抄木板心有吾研齋補抄五字
自序咸平三年

沈虞卿鑄板序 紹興丁卯
謝鑿剞版 萬曆庚戌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七卷 舊抄本

王禹偁撰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凡七卷又
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
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

藏書志卷二十

七

愛日精廬

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
必資于言較于事為其實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之賢
若以德與功借文備于道嘉謨讜論見信于時主遭風餘
烈不民於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禮部
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
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為唱酬之友及策名從
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既已知名命召試
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詩序卷篇稱善自大理
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
親試貢士俾公而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過
天下一日侍燕瓊林宣至殿前願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

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
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不為入則以言
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
屬之然而矜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行己不為時屈上知
其然使宰執喻旨或以容物而情慙所激不能自己三坐
在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都賦以見志有不屈於道百諂何
虧之句此其見於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
警未艾公援漢文君軀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
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於時京畿旱亢奏省乘
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己先稍贖
尸素之罪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好赦繼遷為請復
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
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
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於時宜有裨朝論未幾
臨演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
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
辭語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詁之文
端拱箴切廟上躬待漏記規誓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
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
書叙理極精微詩詞贊誦義專比興雖在燕閑或罹憂患
凡有論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
直行果既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於是位

藏書志卷二十

八

愛日精廬

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於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於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而為文章者見於後者也公之亡也天子悼嘆購家恤後恩踰常比刑子加言羅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開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為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於是矣公之屬稿晚年手自編綴集為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徵己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於世而遺編墜

藏書志卷二十

九

愛日精廬

簡尚多散蕪集賢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學舊史前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諸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倫於鄙儂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於六經枝派於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於道後之乘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與緊公為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伐振其絕業傳於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盛歟

河南穆先生集三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穆修伯長著

世不知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童生常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會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舉訓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童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伯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為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為然實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興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邇其承傳後有端緒

藏書志卷二十

十

愛日精廬

口口云銀閣閣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為不在董生昌黎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棹得參軍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倫校之不鄙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涪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東觀集十卷 舊抄本

魏野仲先撰

文勝質則史賈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大率情根於意言發乎情熱而化之流為章句且綺靡者不以煙火為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為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

而已非所謂者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故未能
 臻極于淵區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心孤
 高植性冲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毛友義朋仁世
 稀與比自非及長善於詩筆每叙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
 方體圓動能破的故入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
 特變遇事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
 人間傳諸海外真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才宏辨者
 加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視汾陰誕由分陝法輅所幸
 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遜避不起其介介也如此余與
 之交越三十年凡遇景道與迭爲酬唱每篇遞往還則馳
 無遠邇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未及
 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秘書省著作郎
 仍錫之賻幣以公徯其光逝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
 綬者部載歷節陰憩止之辰追訪郊墅噫噫亭索寞淒涼
 此時竹樹菁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在
 有令息閑尤增素尚綽有父風能琴外亦酷於二雅出先
 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其國風教化諷刺歌
 頌比興緣情者混而編凡其詩之所觀者彙爲七卷求其
 序述欲使乎先君之道之行彬蔚而不泯耳余既在知生
 不當推讓聊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作局
 爲東觀周取諸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集時天聖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苑兵馬鈐轄薛田

藏書志卷二十

十一

愛日精廬

述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附遺文元天曆刊本

范仲淹撰 蘇氏序後有天歷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

刻于家繁歲寒堂箋文木記

蘇軾序元祐四年

俞翊跋乾道丁亥

蔡煥跋嘉熙丙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抄本

尹洙撰

范仲淹序

鎮津文集二十二卷明安治刊本

藏書志卷二十

十二

愛日精廬

蘇州鎮津東山沙門吳嵩撰

陳舜俞鎮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范引宏治十二年

廣源重刊後叙宏治十二年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抄本

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為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
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
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儼秦犀首谷禾杜欽輩豈能無以望
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
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
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
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
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
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
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
反覆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爰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覽

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來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
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
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占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
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語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
教革澆淳而已媿薄與軻雄之譽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
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辭衛錄書
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考其書信然則公
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
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疏奏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
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
之可謂幸矣故 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

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古盤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其本

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
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
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得仁義粹然
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
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華韶護之語神人救粟
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
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
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穿羊質

藏書志卷二十

古

愛日精覽

而虎皮鳳鳴而鸞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
自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而其餘緒發為文章後世讀者
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
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
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
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
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
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
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
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
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為橫經

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
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
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應事三朝譽爲名臣判郎
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
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
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
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
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羹元酒不
假滋味自有典則質辭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
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
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

藏書志卷二十

五

愛日精廬

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
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
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
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
求爲之序經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如古賢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
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
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
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卽
卅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章稿所以旌寵之者甚
厚何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

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

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
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
地日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
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
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
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且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
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
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
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國史有
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

藏書志卷二十

六

愛日精廬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
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穎之郡齋俾隣次第年譜以
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
辭力曉然可見瞻謹承命恭效三朝實錄暨文集行狀墓
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於歷歲之下云皇宋龍
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
瞻謹拜手記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判吏部流
內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沈遼 遼字注鄧名同音 文通撰 每卷末俱有從事

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抄本

四章騷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 陳師得撰

先大夫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携往別業

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寢遠復有亡逸

以曠先志謹命工鍍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

涪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能定謹題

安岳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景書亭藏書

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卷首有竹垞印記

藏書志卷二十

七

愛日精廬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關於前後莫

之嗣作者窮矣故及作子述中庸以侈周家之盛而唐史

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

臣之道肯貴於續承者如此而況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

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

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

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

君子或嫌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

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拯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

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

時又如泰山喬岳巖巖層霄之間使人聳瞻而不敢議父

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泮然

下風矣哉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於時其子解承之益大

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

有本者曷克爾里人周君銳聞之契於心乃鉉諸木俾惠

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

秋日梧籍故人何惠固叔堅序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侯食邑

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

學始末 孫衍撰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

六

愛日精廬

文彥博撰

呂柟重刊序 嘉靖五年

石林葉氏序畧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伊川邵雍妻夫撰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

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

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音揚

其情則謂之聲音成音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

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

二二言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慙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慙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干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怒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慙發於喜怒哀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在水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

藏書志卷二十

九

愛日精廬

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入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傳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

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其平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陸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廬

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賦畝則以賦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明天順刊本

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

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元祐六年

胡柯年譜跋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天順壬午

彭昂重刊後序天順辛巳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抄本

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章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 元天曆刊本

范純仁撰

樓鑰序 嘉定五年

范之柔跋 嘉定辛未

沈圻跋 嘉定壬申

廖昶跋 同上

陳宗道跋 同上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刊本

藏書志卷二十

王

愛日精廬

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文集四十二卷 舊抄本

王逢原令撰 吳說編次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殘本二十九卷 宋刊本

李滄章藏書

趙功邛新紹興府陳縣主簿臣郎晔上進 贈當節注

陸宣公奏議者前有孝宗御製文集贊及贈太師制東坡

詩文衣被天下然文集未有注者是書鈔稱事實考核歲

月元元本本具有條理可與施元之王十朋詩注相韻頗

原書卷數無考今存卷一至卷十一卷三十至卷四十又

卷二十一至二十七每卷二字俱有補綴之迹細審板口

似是五字所改或卷五十一至五十七歟季滄葦書目著

錄注宋板不全此本每卷俱有滄葦印記知卽季氏舊藏本也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 舊抄本

天社任淵注外集青神史容注別集青神史季溫注

六經所以載道而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

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

日星之變小而區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

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潰怨不至亂諫不至訐

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畧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

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

能達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

藏書志卷二十

王

愛日精廬

蓋詩之用於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

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止矣曹劉

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

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

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

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

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蚊蟻蝨蛤一啖優了雖咀嚼終

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

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

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

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己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爲

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
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者往往苦其
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羣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
詩爲之注解且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
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欲以言冠其首予
嘗思二家詩與寄高道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
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癡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
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開絃者可以數知而
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
刑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
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廬

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
子淵既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
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尙得
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
司爲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
叙

書存於世唯六經諸子及選固之史有註其下方者以其
古今之變詰訓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
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爲
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
譬楚大夫而居於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

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業嘗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
之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於蘇
其詩集已有任淵史會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編謂之外集
者猶不易通史公儀甫遂繼而爲之注上自六經諸子歷
代之史下及釋老之藏稗官之錄語所關涉無不盡究予
官成都得於公之子叔廉而夜問之其於山谷之詩既悉
疏理無復凝結而古文舊事因公之注所發明者多矣夫
讀古人之書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固非區區采之簡冊而
後用之也其爲之注者乃卽羣書而究其所自來則注者
之功宜難於作而公以博洽之能乃隨作者爲之訓釋此
其追慕先輩加惠後學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識也昔白

藏書志卷二十

四

愛日精廬

樂天作詩使燈讀之務令易知而楊子雲草大元其詞難
深人不能通乃曰後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
不徇世俗而自信於後世之知我者若公於山谷既以子
雲而知子雲其爲之訓釋則又詳諄然爲人言之是亦樂
天之志也公蜀青城人名容號燕室居士仕至大中大夫
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爲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各
年餘七十耳目清明齒髮不衰它日傳於世者又將不止
於數書而已也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乙酉晉陵錢文子
序

史容自序曰山谷自言欲做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
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詩已有註而外集未也疑若

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黃魯直過此為留兩日其樊帶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簡參寥云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赴太和蓋元豐甲申歲而焦尾弊帶即外集詩文也其為時輩所推如此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為胡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依此類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於篇首其作詩歲月別行詮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見舊多舛悞略加是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先大父燕室先生所註山谷外集詩脫葉之日永嘉白石錢先生文季為之序引鈇木於眉蓋甯宗嘉定元年戊辰歲也是書已行於世其後大父優游林泉者近十年復參諸書為之增註且細考山谷出處歲月別行詮次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為拘考訂之精十已七八其間不可盡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燬遺藁幸存今刻之問憲治庶與學者共之并以大父實錄本傳附見清祐庚戌嘉平且日孫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季溫百拜謹跋

張元楨序 宏治丙辰

楊康後序 宏治己未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殘本六卷 宋刊本

天社任淵注 原二十卷今存序目七卷及卷一至卷七六卷有抄本目錄宿舊彭澤懷陶令題下注云舊本自此以上闕二板以後諸題例之前各題下皆當有注耶今詢無此本姑列各題如右倘後得之當別補入云云與敘所稱舊刻合蓋舊抄即從舊刻出也此本二頁宛在題下俱各有注可補舊本之闕以是知以完善皆宋槧者猶未知宋者也許尹叙

藏書志卷二十



愛日精廬

近世所編豫章集詩凡七百餘篇大抵山谷入館後所作山谷嘗傲莊子分其詩文為內外篇此蓋內篇也晚年精妙之極具於此矣然詮次不倫離合失當今以事繫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從舊次或以類相從詩各有注離為二字刪改卷云後山先生集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何氏義門從舊抄本手校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備編校 卷十三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一頁卷二十光祿曾公神道碑約脫二十行其脫一二行至十數行者不可枚舉何氏義門從嘉靖以前舊抄本校補卷五卷六卷三十三四卷三十後俱有題識

魏衍集註 政和五年

王雲序 政和丙申 任淵詩注序 王鴻儒重刊序 宏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己丑七月得嘉靖以前舊抄對校因爲補寫錢牧齋書非得宋刻名抄則云無有真細心讀書者之言如浙之某某輩徒取盈卷秩全不契勘雖可汗牛馬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購書人購得舊抄後山集殘本中闕三四五六九四卷勘脫一過改正脫誤處甚多庶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悞人真有不加不刻之歎也焯記

后山詩注十二卷 宋刊本

天社任淵注 闕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藏書志卷二十

毛

愛日精廬

詩無論拙惡忌矜持瞻彼日月不在情景人元彼黍離離不分奇聞異事流盪自然要以暢極而止彼訐謔定命遠猶辰告雖爲德人深致若論其感發濃至故不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着力爲哉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荆公安帖排算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黃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思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盡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真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古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蠱魚而注哉后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

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亦枯槁又如息夫人絕

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不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尙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爲簡齋放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北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辰翁序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 明初刊本

秦觀少游撰

寶晉英光集八卷 舊抄本

襄陽米芾元章著

藏書志卷二十

天

愛日精廬

予仕居澗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蹟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放海岳一遺址壘榿爲園薦菊爲桐倚江爲堂碧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倚徙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與都澗爲大六朝而下賢規雋轍潤爲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澗爲多人或咎予謂應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予每應之日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爲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所觀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藏祠則不可以不據遺考

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既竣瑤瑤之事而播放失格編次為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疑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樂舊一百卷今所會粹附益未十之一而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饒若曰南宮被天鑿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顧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日帝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噫噫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 書抄本

饒節德操撰 每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一條

藏書志卷二十

无

愛日精廬

倚松老人饒德操名節江右臨川人與呂居仁等稱江西詩派名震一時後借僕祀髮為僧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俱嗣法於香巖智月按禪燈世譜智月嗣投子禹禹嗣圓照本皆雲門宗派惜未見其機緣語錄載在祖燈僅有此詩集三卷庶可以見其所蘊呂紫薇詩話云德操為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也歲甲申秋八月吳後學釋超皎謹識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 抄本

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原四十一卷今缺卷一至十二卷二十九至末共缺二十五卷

雲巢集十卷 抄本

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遠睿達者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卷 書抄本

晁補之撰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紀修官濟北晁補之死咎自名其所為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詠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哀而戴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且日序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駢辭四十有三古律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廬

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啟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迨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於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且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 明是重刊宋本

澶淵晁冲之叔用撰 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條

予曩游都城於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辨博英時辭藻爾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

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定既爲鑿諸忠州鄆都觀窅然林水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謀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竚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憶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者爲之慨歎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譏放逐晁氏輩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廢茂林於其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適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廬

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胷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周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歷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趨之然則叔用以文莊

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迨文定四三公有富有百氏八流之書而晁氏尤瓌富閱漁所藏至一萬卷故其子孫粹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子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辨行制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踈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予於是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

藏書志卷二十

三

愛日精廬

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慄慄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論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劫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遂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嚙嚙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十卷 舊抄本

宋朱長文撰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思
哀次 後附墓誌銘 張景修撰 墓表 朱景修撰 及國史文苑傳卷七
華嚴經讚序一篇康熙時朱岳壽刊本闕
長文姪孫思序 紹興甲寅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安成劉荈傳明撰 闕卷一至六卷二十至二十六抄
補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本朝
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奔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
雲鄉文忠耄於穎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
為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

藏書志卷二十

書

愛日精廬

初予故人會昌尉羅氏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
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嘉泰三年賢守豫章胡元衡平一
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厲後學予亟
屬羅尉之子泌繕寫定本授侯刻之頃嘗與鄉人論公之
文如南郊賦氣格近先漢已為秦陵簡擺詩書序記往往
淵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
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炳誌銘羅氏跋語皆月旦評之
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周必大序

劉璋序 宏治乙丑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具

焉操觚弄翰抒思棲悽孰非從事於斯哉而登臨臨聽過
耳輒息固無以議為者若夫攬天地之秀於山川之英擷
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
靈萬物不能榮者一何鮮耶龍雲先生其可謂問世而傑
出者矣先生自為舉子時已卓詭不凡能藝出諸老先生
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改元進
南郊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為相如子雲復出即除秘書省
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駸擢用矣高麗傳誦其文力請於
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降年不永竟卒於官其平生所為
文漫散莫考浦城所錄幾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
不著其強借其流落冥搜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

藏書志卷二十

書

愛日精廬

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
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絕
句一百一十生辰詩一十一挽詩一十三 總三百九十二首
即本上有三十九
首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十二 六元點
今附 書四十四序一十
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
碑誌二十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為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
文畧盡矣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出種種渾璞如青翰
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踟躕影籠理翼灑如喬松弄芝真率徑
盡如炙醪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抱態脰而絕羶膾
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苟生之辯
車輞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滌灑而不可以非道入者

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先生諱奔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
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廬陵羅
良器長卿書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書抄本

李之儀撰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
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觀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常
塗因訪古米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
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
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落無復遺藁間得之邦人類而
聚之命郡士戴聲訂正釐爲五十卷鈔板於學昔二蘇於

藏書志卷二十

美

愛日精廬

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死咎張文潛秦
少游輩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
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於諷切
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冥忠宣之子於理端叔慨然自
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山是得罪南
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
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
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
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 明正德刊本 季滄葦藏書

鄒浩撰 後附諫哲宗立劉后疏一篇爲續集同里陳

御史察泰與季御史俱有印記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
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
害而外生死胷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骨稜流出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
小辨曲說絳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
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官市貶山陽
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諫屢挫不屈
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
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

藏書志卷二十

美

愛日精廬

閩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
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顛言論
變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
不啻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
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任欣然不知老之將
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闕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
補轍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
有言也其子柄榘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
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
於世求序於剛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
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

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不可跋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優者接武賢逐朋黨之論漫與而士始以言為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風鳴朝陽然遂謫流離屢瀕於死而任言責者益自繼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為當然至崇甯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至禍亂因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言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綱譯序

藏書志卷二十

毛

愛日精廬

北湖集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吳則禮撰

溪堂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謝逸撰

謝幼槃文集十卷 舊抄本

謝邁撰

五人街名六行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煜重修一條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為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年而未能也粵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某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警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於前學正易歲又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藏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追事其父詩律有典型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與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詩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

藏書志卷二十

美

愛日精廬

幼槃聲聞震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沒之後為之傳序為之哀詞祭文者甚眾今未暇博詢而備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書墓其真蹟於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為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為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槃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甯大觀間不為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者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

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木中書

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涇寒京師備書甚貴需餘旅邸費用不贖乃自爲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槎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於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萬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肇淛子臬跋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書抄本

賀鑄撰 卷九後附墓誌銘 原俱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是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

藏書志卷三十

美

愛日精廬

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器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迨今流落州郡不少振聲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特公娶濟良格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廉復娶良格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省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毘陵中間屢獲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携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固假傳寫正其字畫說

外而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

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俊語今詞賦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矣意俟後集併爲鼓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適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刺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子以公留題左顧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銀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

藏書志卷三十

罕

愛日精廬

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秦望行刻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岳州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鹿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俯首北窻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抗慨多感

激其理財治劇之方寔璽有精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
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
窮飢憐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
惡無溢言爲我詳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
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庶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後集所謂後
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棄所遺及於佛祠廟
宇題詠洎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
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廩老矣不復得全
其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

藏書志卷二十

聖 愛日精廬

其脫畧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遂信之趨來邵陽
因命鈔本既而有於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予校讐果少
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虞豫登
補遺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瓜代之日無幾
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
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書抄本

眉山唐庚子西撰

鄭總序 宣和四年

庚弟庾序 宣和四年

呂榮義序 宣和四年

鄧康佐跋 紹興二十一年

庚子文若跋 紹興己卯

李忠愍集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諡語詞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
瓦解欽宗皇帝罹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雅滿軍
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
己而爲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願已解舌已
斷猶奮罵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爲之變
色日月爲之無光戰士爲之嗟惋敵帥爲之羞畏先公已
死適我大父母皆老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

藏書志卷二十

聖 愛日精廬

人之深憂也獨稱歸費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鈔本於蜀
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秘稿
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瀆懼歲月侵尋世不得而
知之他日當列諸朝新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
可也孤浚泣泣血書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抄本

傅察撰 後附行狀 吳公休撰

周必大序曰二帝三王時人才多出於國子蓋其見聞積
習作成有素非如秀民必俟族黨州郡賓與之然後用也
觀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及命契爲司徒教民則敬敷五典在寬而已周官大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及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禮樂於六德六行之後其視成材詳畧次第固有別矣夫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學至於樂則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而性成焉故以之事親必孝事君必忠臨大節必不可奪文其餘力也晉唐以來各學與監置祭酒若司業皆冠以國子亦古之遺意歟本朝世臣巨室前後相望在仁宗時有若獻簡傅公諱堯俞未冠以進士起家平若號耨耨長者及事四朝屢歷言路忘身徇國有不可奪之節遭時遇主致位二府生都美譽沒保令名遂爲大家其從孫忠肅公諱察年十有八復踐世科宣和末以吏部郎假宗正廷勞金國賀使正行及境上會幽燕交兵或勸其歸公不可倖遇幹離不強公使拜公又不可竟握節死之詔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賜今諡其諸子皆以問學才猷翺翔仕塗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刑部與念前烈既編定獻簡公草堂集又哀公道彙成三卷則傳布四方屬必大序其首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纔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竊嘗論之獻簡幸生太平無事時止於正言不諱是以爲宋良臣公則不幸將命艱難之際仗節死難遂在忠臣之目要之忠孝大節易地則皆然特所遇不同耳故爲推本帝王之教以及本朝之盛使學士大夫知

藏書志卷二十

聖

愛日精廬

公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者如此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終

藏書志卷二十

聖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抄本

李綱撰 後附年譜行狀謚議等為附錄六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一

愛日精廬

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於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於文正忠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於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惟稱李公近與子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為恨淳熙丙申予館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書章奏劄至八十一卷予讀之而歎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二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於經才見於用節著於

論水災贊禱議之目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怪方敵騎圍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為講解遷避之說公子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害灼然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費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

藏書志卷三十一

二

愛日精廬

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藉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民滅靡有子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

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開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廬

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譏問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強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土風通下情改做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譏以去其在紹興時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既懼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凋飾而變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憲書其後以推明之嘉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與嗚呼昔劇通每讀樂毅書未嘗

藏書志卷二十一

四

愛日精廬

不廢書而歎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時淳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所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於靖康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於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有史筆

於此常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為詳類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為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憂君憂國為心籌畫計策胸次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為說動有所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

藏書志卷二十一

五

愛日精齋

退志制誥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為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蓋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為今書蓋其後諸人所離合撰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人真集當無遺逸顧嘉謝距今七十載猶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護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為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亟命宣索宸翰真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

恨無力板行大父遺文而於此書尤切大有欲承遺旨食痛心充員嗣幙適裕藏空匱兩虞使先後棟盟鳩工鉅木太守今春宮章公尙書即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尙書章公又幸為之跋以垂信增重於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閱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宜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成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既却而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措於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

藏書志卷二十一

六

愛日精齋

有敢獨以為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建尙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既望日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余里中有嚴日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遊馬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於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嚴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者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屋壁問者往往成誦應龍從旁習具辭問記一二至於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義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為恨迨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

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於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為不朽以有後為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裏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則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於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於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鈔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資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七

愛日精廬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於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勲烈又嘗於碑刻間誦公元甯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愛國之憤敗敗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官書錦之鄉門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致誥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詰之文宏而溫諷諭之辭婉而辯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

時託與使人有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拚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於秋之九月成於冬之十二月其為冊三十有三為卷一百八十集既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於朝有職於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為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勉功即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若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邵武乃公之故

藏書志卷三十一

八

愛日精廬

鄉郡齋已刊奏議獨貽集尙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緝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鼠手黨誦至于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於以傳示將來敢迺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請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於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於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閩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

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與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用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庸不暇優其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嘆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文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查疾疥癬耳而鬚髮為白於以知公之為艱也追感前事識於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一卷 舊抄本

洪炎玉父著

藏書志卷三十一

九

愛日精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考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文七律所云欣逢白雀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正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父老圃集洪朋龜父詩非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之醫士陸其清家康熙甲戌四月漁洋山人跋

莊簡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光撰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霍汝文撰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抄本 從子謙莊藏舊抄本傳錄

葉夢得撰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昨已刊於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真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銘謹題

竹坡胡榘仲孺箋 前有榘所編簡齋年譜暨續添詩

笑正僕簡齋之詩風格道上思力沈摯於南渡詩人中實能自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遙深仲孺以宋人注宋詩時代既近聞見較確

藏書志卷三十一

十

愛日精

故是注鉤稽事實皆能得作者本意絕無浮塵掠影之談而集中所與贈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洵為讀簡齋集者所不可廢且猶是南宋舊槧首尾完善洵可貴也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與篇隱映無不奔湊筆下固已不易盡知况復隨意撰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亦未易得作者之意蜀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歎 亦有未盡處少陵留花門詩有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彥材畧而不言讀者亦謂止言其多爾 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鶴 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泮然 日山榮長老方丈 絕其曰東麓雲根金沙渥注等語余嘗到山間方盡見詩意彥

材蓋未知也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湖君稗仲稱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爲敘因得細觀之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少陵東坡二詩至多彥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功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幾無餘蘊視彥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興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叙詩者注情之繁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退也其正始

藏書志卷三十一

十一

愛日精廬

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于今簡齋陳公故公之詩勢如川流滔滔汨汨靡然東注非激石而旋東而逸則靜正平易之態常自若也特其用意深隱不露鱗角凡採擷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莫不如自其己出是以人惟見其冲澹澹深博無涯涘而已矣若夫蛟虵蜿蜒之性交舞於後先有不能徧識也余因暇日網斷義槪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論可撫而翫焉而或人笑之曰古今作者衆多子獨疲精神盡鉛槧唯爾獨好不其惑歟余應之曰高涯之曝窮谷之湍非不清且美矣其源深而流長或未有如江漢者則宜以公爲正況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

無間自波谷以降誰能企之余故竊嗜焉若謂探賸索隱骨不能發明聖經之萬一顧乃用力於此徒費光陰則余有自笑而深悔不待人言而後知也夫羊棗之好雖會哲之所獨不當以律天下之人然天下之人豈得無好羊棗者姑留以示同志而已若無語云紹熙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識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信安程俱撰 後附行狀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

藏書志卷三十一

十二

愛日精廬

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卽爲後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問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宜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若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拯之不

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眾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甯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為文欲屬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尙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三

愛日精寶

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眾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石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紫微舍人柱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蕭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政經從謁先生作肅屬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一人從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勲業未艾某不日誌先朝露當動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加約公從之僅述誌敘未及銘詩而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為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

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証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踐實平生然諾必不虛美於輿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士大夫也作肅昔為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于其心其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為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為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日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黃孝廉堯圃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辯者曰湖州司理院新宋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文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尙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待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較薄不耐久數年之後蠹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而此本紙黑古雅的是潘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

藏書志卷二十一

十四

愛日精寶

丁巳錢大昕題

黃氏手跋曰北山小集爲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與吾郡典實有涉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養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攷證噫潛研往矣是集余不能守歸之藝芸齋舍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此余生平缺憾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遂向藝芸主人借歸傳錄而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歸之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棄視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藏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繼悉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聞余有以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傳錄本仍分寫予之并贊校之古云書經三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本出余士禮居

藏書志卷三十一

五

愛日精廬

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一一手校當不致爲鈔胥所悞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已歷三朝世有三本可爲此書幸卽可爲余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盡如月習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副是真大樂事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道光三年歲在壬午秋七月堯夫識

華陽集四十卷 舊抄本

張綱撰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序宏盛業四方僑造於京師公起朱方孤生持經術聲奮高一時儒先足斂在

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爲第一天子當展挹歎有旨降用

矣老蔡方顯國挽使聽己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柱之且雅憎王輔爲邪弗忍識其面擺纓學館郎官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卽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鄉家厄敵兵篋積貯藏六丁下取畧盡煨燔所存僅迨百一既檜相得志歸訖知名士惡子粗織人語言買進梯禍公在睥睨中又爲之開筆袖手泰仁公亦老故歷歲久著錄不既多夢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君釜乃出捐家資板真郡學邁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務求

藏書志卷三十一

六

愛日精廬

疏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呈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顧晚出遠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奉使津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兩詩酒瓊搖江波吞翠壁之句至今誦味在口輒藉以自慰然甚慙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先君性者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以至官中郡者迷無虛日任館職最久異一時名公廣和九富建炎

己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
先君方待浙憲闕居金壇倉邊舉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
一夕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屬天由是
數十年手澤悉為煨燼無餘遠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秦
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奇禍斥逐流放踵相躡於道
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已常
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為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
應知己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既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為
所醜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研二十餘年或諉以文字之
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
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七 愛日精覽

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頗近
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堅不
孝遭大罰號慕之餘哀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
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
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
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
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綴拾于殘編斷簡之末
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一二唯尚書解三十卷乃先君
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諸生者闕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
嗚呼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傳後
世者止於如此敢披其實載集尾以俟立言君子爲之歎

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
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于秦丞相以深文鉗
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
老然遇佳時勝賞猶時時技癢發於吟詠故身後哀集之
文僅如是而止先叔寶文久欲鈔之木而志弗遂奈假守
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昌先叔之
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營田事蓋謹書

劉一止撰

藏書志卷二十一 六 愛日精覽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 舊抄本

沈與求撰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
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
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
冊天下傳而詞之謂盧揚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奇
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潛照紀隨之
三禱泰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
龜谿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譬正玩味不能釋手留
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晏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

忠公繼登探路冰清玉潤勲業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歆艷
龜繁公丈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
流布之益昭述作之懿顯不勝歎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
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遷於位若平生出處之大
方則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茲不復列四年三
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序

栢樹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鄧肅志

宏撰

胡瓊序正德己卯

林孜序同上

藏書志卷三十一

九

愛日精廬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文靖公劉子章著

前有墓表

朱子

謚議

張翥

覆議

起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
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
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總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
誠相資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
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
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己予與彥冲居相鄰世相好而真
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
止籍水之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

益間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襍被對床所以啟發象隨
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悞
所願爲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四
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
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珩始編次其遺
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詞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
屬予爲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爲人
庶可以少紓莞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
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
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欵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
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而相讓證則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廬

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爲仇敵朋友之道
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爲之書如彥冲
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二十年六月朔籍溪胡憲
序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珩所編次已定可繕寫
先生啟手足時珩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
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
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警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
始克成書無大謬謬薰以門牆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
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
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

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
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 明抄本 王文恪公藏書

孫觀撰 觀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內簡尺牘十卷
俱行於世而大全集則未之多見此本為王文恪公舊藏
葉氏石君手校中有據鴻慶集補入者石君手抄附每卷
末每册首有濟之 王文恪公字 葉萬邱記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
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
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
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助名章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賞

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
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
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為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
部所說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
輩別及知命靖康倣擾為執法為詞臣旋山環圍歷吏戶
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駁
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
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蛋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所得
縉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咏性情
煙波萬頃納之骨次風雲變態日接於前如是二紀於是
不可勝計毋惟乎筆端之衰衰也天門忽開訴章上達論

譔次對壘誓繼下年雖臺老親為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
諫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

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纂京王輔等事實上之史官此
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
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與國太守余以書謂必
大曰先君文彙中更兵燹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羣
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為十四卷其未備者哀次

為集為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
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纒纒
如聚蠶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文鋒不可當而
老如趙充國猶善為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其列之近歲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賞

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
髻亂坡命對衡門稚子璫璣器公應聲云翰苑僊人錦綉
腸坡嘆曰真璫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
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丁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
時乎所記說耳鄉人既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觀字仲
蓋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
云慶元五年十一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
周必大序
葉氏手版曰右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王文恪公抄藏本
中多差謬脫落時無善本全校將鴻慶居士集參校一次
其所補入皆其集中文也因性拙懶於抄謄故所錄皆草

草云順治九年五月初六日葉石君識

又曰此書向為從兄林宗借去久未得歸幾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為之整理書籍始得檢歸從此可以相攜於老境云康熙四年三月廿六日南陽穀道人識

又曰昔歐蘇教與文章大變從茲而降名人碩士之尸而祝者廬陵翁山其首庸也靖康南渡大家有四翟公巽汪浮溪先石林公暨孫鴻慶是也向讀鴻慶居士集愛其流麗秀美無洛中校鬻氣後得茲集知古人文章湮沒者不可勝數再訪翟集巽書家皆不見存有云已雜入孫集中據茲集則此言為未可信也汪止有文粹先石林公集廬山太史曾有之已為絳雲之劫灰止購得建康集一種而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廬

其文方嚴簡重與孫殊致然皆取法于歐蘇而不敢越其樂獲者也余嘗論古今文章變化因革自有定準漢魏尚矣六朝以後風氣靡得韓昌黎變今而古之其後佶屈整牙流濫甚矣歐蘇則變古而今之四公之出適值其盛流元及明漸以衰止安得有挽回氣化者與之振起頹風邪再四緜閱不無三嘆因書所懷於末他年全具四公之集而縱觀之則知所變矣時康熙四年九月日記去廬山大史之沒周有餘矣東陽道叢

錢氏手跋曰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為立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此本題云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格公家藏本後歸葉

石君氏曾以鴻慶集參校增補最為精審今為周游地明經所得仲益專主和議又汗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莫備万候高譽之不吝口而詆陳東李光尤力幾于無是非之心者然其駢偶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殆罕其匹譬之河醜江瑤柱雖知其有毒不能不一采頤也乾隆辛亥七夕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高登撰

雪溪詩五卷 舊抄本

宋賴人王銍撰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精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一

四

愛日精廬

宋呂本中居仁撰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於唐亦莫盛於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為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尚已繼次而行於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假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已下然聞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焉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

儀真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顧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尚書郎擢守是邦暇日哀集公詩畧無遺者次第歲月為二十通較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復亦受知於公者也公雅用是屬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公皆生於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為少新意又曰

藏書志卷二十一

五

愛日精讀

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闕欲波瀾之闕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備於古矣幾受而警諸紳今三十有六年顧視少作多可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公之墓木拱矣觀道文為之絕嘆因記公教我之言於篇末使後生知前輩相與情實如此且以見幾於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

胡忠簡先生文選九卷 精抄本

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

以大率小屈辱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迄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驕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弱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於今不信古矣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遂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

藏書志卷二十一

五

愛日精讀

之文有共為人其議論閱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寂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唱濤瀟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養于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駢辭適花嶺峯欽刻刻屈挾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惘惘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淵與其族子渙族孫秘裏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向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都文學周

南畫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於中國名震於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潘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贊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藏書志卷二十一

毛

愛日精廬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失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目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

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其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選贊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稿之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縱能省記一二以附於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惓惓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研墨未始以居艱治劇

藏書志卷二十一

庚

愛日精廬

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見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覽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侍郎葛公歸忠集十卷 舊抄本

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 元刊本

范浚撰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止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

有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
治忽是是非非立言于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
達而在上或充誠於富貴以得失為患則道不行矣窮而
在下或阻礙於貧賤以紛華為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
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
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
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為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
溪之上自少至老為學而贈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
慮其家文禮為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
仕進意今天子即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
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

藏書志卷三十一

无

愛日精廬

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隔而幾几席敗障故
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
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語成敗事如日擊而身履之已而
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
日與之坐而無一友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
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
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
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
猶子元嗣過余曰叔父平昔為文至多今不欲秘於家而
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為二十
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叙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

子著書而自叙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
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
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
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
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
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有
叙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
且與天壤俱傲也浚字茂明娶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
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

愛日精廬

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誼徐忠壯公微言傳而
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
餘而仁山金氏四書攷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
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
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親友應氏家
審其首編也陳君巖有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
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昇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
之闕一朝而顯兩家之歲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
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
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

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館費耳浮榮悖貨條焉漸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傲矣今有史裔孫元璠念殘集之復完思泯沒之存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 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文嘉元璠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太倉稀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一 手 愛日精廬

周紫芝撰 格闕外有浣香居抄本五字
始余來東南聞士夫誦宰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嘆賞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說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與君季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稀米集七十卷命余為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敵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卧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伯篇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蓋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為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

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下當為若余則於天下死所長讀余序殆知當為不當為自有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為詩蓋淵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歷嘉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為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為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余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子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

藏書志卷三十一 手 愛日精廬

且言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麟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年過九江公在家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於庾樓上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至是擊節且為序之竹坡於詩無所不讀發而為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為小宗矣彼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與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為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成章
教者善之於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
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
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哈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
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
不妄如人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
所作而論之悉皆棄去可驅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論之
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它人誦之
不嘔且笑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悞以爲好而擬
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於余余告之曰文章一

藏書志卷二十一

畫

愛日精讀

小技於道未爲尊也使有補於世數猶殆庶幾不然徒費
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
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揚雄劉向之徒相爲
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
此況不迨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於東家醫說
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稀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
作哀聚成集既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殷撰陳公天
麟帥襄陽始鈔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外錯凡三百
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淳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
道過九江見左司之仲子曉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加是

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清熙癸卯孟夏中泮謹

詩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汲古閣藏書

吳儼撰 簿面竹洲集上下八字係毛氏子晉手書

臣贊深言臣曾祖臣儼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哀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道逢聖世希
宸渥之褒揚進瀆詞庭退忘鄙野臣實惶懼頓首頓首
臣竊以唐宗親故笏猶思魏證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
軾之謚或瞻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
在臣伏念曾祖臣儼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
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埃紘氣吞中外

藏書志卷二十一

畫

愛日精讀

係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
爲近挺若偉節著於當時載觀乾道之間實號人物之盛
朱熹唱於古歎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
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愿州
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文章公車旋展嘆嘉興思當二雖
懷才之甚遠竟資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
子而日月第初猶存屈氏之離駭儼待時而藹彰庶流芳
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
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
光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
陽之華尚道枯骨猶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潸然

絨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需以易名起地下之
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會禮
臣儆文集總爲一十册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
威無任激切屏營之主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
二年十一月 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日月星光深天之華也川嶽之融時草木之纖穠
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藝皇贊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
一本於自然耳元氣窮而後不結明河滄海以流光天何
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
華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絲字龜呈於溼洛聖人亦何心於
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開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宏

藏書志卷二十一

畫

愛日精廬

量俊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饒而言卑道
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不誣其可摠而長之哉竹
而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擊單
于而獻關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
徐靡澁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
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
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
往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巖常數百所以詞育大
醜者爲尤至晚而湖南又親得而軒鉞死而切磋之至是
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
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山磨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

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于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
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
民生日用之則登臺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
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星而施狹會不得盡見於世
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昇以海陵
之符而言者驚異卒頤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趨羣
英驚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
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
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玆生也晚跡公蓋前輩而公
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玆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
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

藏書志卷二十一

美

愛日精廬

之詞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
府玉隆萬壽宮休甯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
程玘謹書
尙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於
斯爲咸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
偉偉大畧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
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鐫以爲新也士及
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閩人端明程公亦已
鋪陳而擗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
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
方自承甯郡丞終更陸對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邑筭且促

趨成駸駸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即
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靈鴈招致其親所親相好者徜徉
其中以為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
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
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抗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
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為喜而以得遂事親之
情為喜不以可行吾志為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為快其
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
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故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
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
行何耶蓋端明先為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

藏書志卷二十一

毛

愛日精覽

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
其天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並曰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
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
遠矣是不書為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文孝移
風俗資深既哀輯遺文裝封上進以備乙覽而與其父鉉
序見必惓惓焉為書此夢焉是真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
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
起居郎兼通國男食邑三百戶從學呂午謹書
欽差桑陰相屬錦溪迨境上竹洲先生往來廖岸必寄徑
一日歸橋邊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公緣道採野采開
尊逆旅芼魚以薦曰奇味也苦益菜芼魚自吳益恭始揚

祖諸父猶獲接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日前輩勁氣不忘
之筋而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欽得文集於其孫元魁奏篇
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太速屢失事機
寢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元鼎又携來京再讀之掩
卷重嘆因思南軒書剛強勇三說為贈言誠得切確義揚
祖謂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熱軟媚耳目者
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陷於沮無疑也九京可作願畢斯
言使後生晚輩猶略識苦菜芼魚風味元鼎蒐討其先世
逸語方切問之喜固要楊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
嘉熙戊戌三月既望錦溪洪洪楊祖敬書
墳生晚想慕乾清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參

藏書志卷二十一

美

愛日精覽

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取竹
洲翁文觀之崖前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
不復聞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
邱乎其不誣矣頃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關關餘子
輒問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日不能有琅函遺
集為之起色三嘆嘉熙改元冬十月辛巳外曾孫靖古鄒
陳墳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安治吳士

方川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石撰

荆山集十卷

抄本

以謂清林亦之學可扶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於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綱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綱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先生文高處通禮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

藏書志卷二十一

完

愛日精廬

也形也至於綱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林之體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綱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莊復識其後綱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前史官劉克莊序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茫茫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

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

委擲於他日今夫泮江禪仍衰榮倏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新之至若劍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速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惑焉據橋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斯盡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而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如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干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存大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

藏書志卷二十一

罕

愛日精廬

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尙庶幾焉吾黨寶而埃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綱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庠也今上辛別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有十五年踰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首故賦偶道進憶不復得乎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困更叙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之不待余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橫塘劉氏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王德刊本

陳傳良撰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與會執九經百家之學
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別文義躡藉眾糾究明帝王經世宏
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而不牽多岐
由是彰往攷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
其蓋嘗忘寢廢食審致就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役
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季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
蛇左推右挽勞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
於斯焉嗚呼感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緒千載以來不
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屢闢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

藏書志卷二十一

聖

愛日精讀

堪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
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軌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
交遍驗洞礙融室對策初第魁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王
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卻掃勤十寒暑細釋文獻宏綱具
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
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
宗驟過幾川侍立代言贊登儲邸次第筮畫庶將發揮則
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
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疾漸臻梁木竟頹則終於嘉泰
之癸亥叔造夙蒙舉策俾窺津涯蒿藜鷄羽惕負大賜適
當新義川漲羣文媚興時昔忍析而致孤條之難繼砥途

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藁寄諸苑炎儻開後哲庶弗淪墜

知章布衲墓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真履說題叢軼誕
彌遐販輪輻掩汚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自梅潭丁亥之
後凡為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啟書簡序記雜
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為集
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
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
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
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彙別自為編附識其自廣
熄清亂先生名傳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
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

藏書志卷二十一

聖

愛日精讀

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
杖刊真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
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
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眾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
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
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籍刊之揚
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於茲
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屬士美繕萬
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
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

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

然懼儒先遺文之泊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

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傅叔遠謹再識於集左

林長繁刊板序 正德改元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 明正統抄本

王十朋撰 凡廷試策并奏議五卷詩文前集二十卷

後集二十九卷合五十四卷

朱子序

十朋子聞禮奏議跋

周爰跋 天順六年

藏書志卷二十一 愛日精廬

黃淮序 正統五年

何文淵後序 正統庚申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 舊抄本

四明樓鑰大防撰

東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哀說友撰

野處類藁二卷 舊抄本

鄱陽洪邁景廬撰

余自束髮即喜學詩然隨作隨棄初不留意也甲戌之春

家居卧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自當去緩憂之一物昔人

所謂內憂鬱外揚為聲音者是也遂取曩時所存而未棄

皆最為野處類稿二卷鄱陽客齋洪邁白序

盤洲集八十卷 影宋抄本 惠紅豆書

洪邁撰 後附行狀及拾遺

應齋雜著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趙善括撰

楊萬里序曰清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

衛電耀廷集孔鸞陸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

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正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

左右宗子在廷者為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蹇然

喟曰克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神

子孫枝葉疎俊人無寡獨無一武誕真文右是謂靈囿無

藏書志卷二十一 愛日精廬

幾太液無鵠也可乎則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

亡幾何舒殿奮擢問乎政驗茹枝振驚大者台斗小猶郎

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

西山之雲這追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酒於一世相忘訖

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或曰其亦無咎之才

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

求而荐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

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

然无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死咎為蘇

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

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為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

人老矣死咎既沒其子汝譽采為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上出无咎詩文一篇曰日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為追逐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窳非淨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於我嗚呼生无過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為無過也无咎可以無憾矣

良齋先生詩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抄本

【四】 李宜撰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蓋程社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雖富而猶有未脫稿者先程建安簿云早世其孤又幼

藏書志卷二十一

書

要目精覽

篋中書目不復載頃華文博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於蜀矣而亦微不得其全書且在外府丞出守漢汝三既數月尋歸問因令師下勞從其家發篋中書錄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鈔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為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无放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泥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為儒者累嗟夫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概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畧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

每以口耳之習為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

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

惟以進賢去不肖為務幸使淮墳首正姦欺亡罪而以忠

實報上出守若嘗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為民困卒

以不合而歸則死蓋程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

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

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榮見矣寶慶二年

八月日姪孫朝詩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口口書於仁壽堂

誠齋集一百二十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藏書

【五】 虞陵楊萬里廷秀撰

藏書志卷二十一

書

要目精覽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書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曠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為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蘗蕭絲絲理燦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為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為之子是父是子前後一轍非家學以誠能如是乎東山先生曩帥廣東煒叔貳令南海尋置門楮益深敬慕乃今假手道德之鄉誠齋文集獨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

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
從所請且獲手爲定正以卷計一百二十有二以字計八
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錢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
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煒叔屢被朝旨搜討遺書遂獲羣
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云端平二年口月日劉
煒叔序

顧菴居士集二卷 善抄本

劉應時良佐撰 卷下西郊三首知不足齋叢書

刊本缺一首

陸游序 慶元六年

楊萬里序 嘉泰元年

藏書志卷二十一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 抄本

葉適撰 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

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卽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

曰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未

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爲原本無疑明正

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

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

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

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後樂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衛涇撰

先公參政文字七十卷皆樵執簡膝下隨日錄彙纂藏者

也先公平昔著述尙多而然自入仕居侍旁之日少於是

稿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有焉孤苦餘生悉未編集樵茲

來守永偶公暇因以所藏者纂錄校讐又命館賓嘉興貢

士常南仲相與覆校敬鈇諸木而以標齊叔父湜所編年

譜冠諸帙首伊欲罄先公之遺文具載備錄以垂行述謹

議史傳隨碑并俟他日續鈇木云紹興壬辰冬且嗣子樵

謹書

梅山續稿十七卷 抄本

括蒼姜特立撰

龍洞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善抄本

藏書志卷二十一

西昌劉過改之撰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大紙

以爲寔筆法迥雜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鈇集詩章散漫

人間無從會粹解嘗游江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啟序於所

交游中纔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無應酬幾不能給

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

帙端如星日緗如綺組膏澤流於無窮於此何足秘哉用

是鈇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

少有不闕不敢輕易更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時

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入世祖明建寧守者嚴公

五本

真德秀撰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於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是已先生為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先為受朱子同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為己在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

藏書志卷二十一

吳

愛日精讀

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問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為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平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於時獨其他彙次文集分為五十一卷者世罕得見子同年建甯太守常燕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歎曰書坊羣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為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蒙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

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論貳是郡其僚節推季君明德問以為言夢賓則又以書來督鞫念前哲漸遠緒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為未盡顧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正學者又不盡傳於世私切慨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為有功矣遂為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學莆陽後學黃鞏謹序

藏書志卷二十一

李

愛日精讀

出此因求公道集至正德乙卯始獲於地官郎楊君乾叔所托同年黃君伯固校正將欲梓行未幾入覲滬旅邸者及載抱病南歸遂有乞休之志上疏終養卒不得命復來視郡則伯固所校公集至矣遂登梓於平文麟守公鄉郡求之三載而得公集去公郡復守公郡又三載而公集始行公之制作乃與區區為始終耶公在於甯理崇詩抱經綸參贊之術為時所忌至目公為真小人擅斥於外者久之獲召歸乃舉平日所述大學之義可以經綸天下參贊化育者以告其君端平乙未三月始獲參知政事時公已衰遂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稽公在朝之日少而淹留外郡之日多使公經綸參贊之術終無

以盡於用是固氣運之使然歟故識者謂觀公之用舍知宋室之興亡而宋之君相有公而不能知知公而不能利用公而不及早固不可全委之運數也方今聖明御極切於更化善治公集出將有開公之風而興起講明大學之義理恢宏大學之事業以善吾君之政治而化經綸參贊之功者乎使有如公者出而復如用公之不盡則非區區之所敢望也刻成書附末簡嘉靖元年六月望日從學常燕張文輝謹書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抄本

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謚清獻黃巖杜範著黃綰重刊序嘉靖二十六年

藏書志卷三十一

圭

愛日精廬

符駘嘉靖丁未

馬中集四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吳泳撰

方是園居小稿一卷 書抄本

劉學箕撰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別數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園堂也堂據池上芙蓉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因時賦盡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遠且明日復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遊季仙近得其新舊集一編歸

以相示予嘆其筆力豪放詩學香山之墨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峭逼直欲與蘇仙爭衡其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君子不沒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慳不惟季仙溟滓弟之難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考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嘉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序

自溪翁還閩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邊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畧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舉耳若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蓋

藏書志卷三十一

圭

愛日精廬

寡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事不古豈良嶽剛到胡雛狂如夏雨嘆舊會既收新會降至遂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翽十年不到武夷山幾與神僊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蒲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筆力所寄兩集既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爲如何又未知習之以爲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爲如何溪翁劉氏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柟嘉定丁丑十月二十九日東里趙蕃昌父書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口以文獻未墜也
 維忠顯劉公節詞凜然少傳甬山先生大勳粹學前後照
 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為近世名振輔諸舅角立詞頌縉紳
 之林可謂盛矣方是間居士乃獨隱約遊戲翰墨間所以
 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思試邑道德之鄉負念
 一掃居士之門忽不勝賜書且教以小藁二集風啟屏玩
 洞心駭目左副右接竟日不暇讀卒生荔枝詩云書生不
 負豎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耻家
 讐何年報中夜聞鷄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即忠顯少
 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
 又知居士之講學即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真不

藏書志卷二十一

書

愛日精廬

壁矣居士負挾所長危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歎
 嘉不足期望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止之
 勝賞寓於湖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雋老品題可以
 證信非必愿晚陋所敢贊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
 趙必愿再拜敬書

游季僊來山中相訪索余詩文不真口辭拒不能為檢尋
 舊昌和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一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
 十一首集成兩編以酌其雅志余語塵俗不足道季仙先
 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仙伯仲詞翰又皆稱於朋儕今
 棄彼取此豈厭膏粱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其走者乎自
 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日種春子劉學箕習

之父書於方是間堂

右方是間居士小藁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
 已鏤板因燬於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
 如獲重寶蓋居士厥珪組之榮樂林壑之勝得以從容於
 文墨間信能振家學而行遺芳者也今幸其詩文猶存其
 可泯而無傳乎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
 弟得以誦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脈復
 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二年歲在辛丑暮
 春利吉從元孫張百拜敬書

翠微先生南征錄十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華岳撰 板心有汲古閣三字

藏書志卷二十一

書

愛日精廬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舊抄本

華岳撰 皆兵家言

顧氏手跋曰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士其南
 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則其別
 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
 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
 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間古香噴溢三
 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
 慶庚申顧廣圻記

冷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

文淵閣傳抄本

蘇河撰

友林乙葉一卷 舊抄本

四明史稿 前有序自稱其名曰域厲氏樊榭云
集有鄭中卿惠蟾蚌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當即其人
也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庠以庠序諸
生蒙賜賂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詩埒黃陳詞隸晁晏
片文單字膾炙士林域時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偕廣燈夕
所和寶鼎現詞以獻最沐稱賞先生今在天為修文郎久
矣云云然人間無復聲容不自意後四十年墮影湘南乃
得親炙春坊領閣公之幕不摘文琢句追古作者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刑固存此兩霜侍席撥拾

藏書志卷二十一

書

愛日精廬

友林詩稿得百七十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脫為之脫稿
竊命工錄之

鐵巷方公文集三十六卷 舊抄本

方大琮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抄本 從天一閣舊抄本影
寫

劉克莊撰

克莊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 見墓誌銘 此蓋

其合編之本也案隱居通議曰後村卒其家盡蓄萃其平
生著書別刊少本為大全集則是書即出後村之家宋時
曾有刊版天一閣本蓋從之傳錄者凡詩文詩話內外制
長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六

則行狀 洪天錫撰 墓誌銘 林希謚議 上各一卷也諸家書目止

有林秀發編五十卷本此本則絕無著錄者惟文淵閣書
目有劉後村詩二部俱五十冊殘闕卷帙繁重或即是書
盧氏抱經文淵林本後村集跋云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
求之數年卒不見又云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
外者豈其全者非獨子不及見即前輩亦未之見耶則是
書之罕觀久矣非書城之鉅觀藝林之鴻寶哉

續稿五十卷起清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月間之所作也
余少喜章句既仕此事都廢數任人幕府歷守宰庾漕亦
兩陳臬事每念歐公發陵閱舊牘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
必字字對進乃取下筆未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決滯訟

藏書志卷二十一

書

愛日精廬

疑獄多矣性懶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冊江東三大冊然
縣案不過民間雜蠱得失今摘取臬司書判稍緊切者為
二卷附於續稿之後昔曾南豐元豐類案五十卷續彙四
十卷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糴米斗斛戶
口福建調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
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蠶言細語同一機
楨有不可得而屢歎姑存之以示子孫開慶改元上巳日
克莊題

彝齋文編四卷 抄本

趙孟堅撰

玉楮詩稿八卷 舊抄本

園相臺岳珂肅之著

自序曰予自戊戌西遊沔鄂庚子東遊當塗歲凡三周哀
囊詩稿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爲之序昔宋人有
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蓋如
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
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
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爲象
天之眞蓋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鏤
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鍊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
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滂
城尙綱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蓋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

藏書志卷二十一

七

愛日精覽

之所能嬌夫以它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
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
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天則其
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百其
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鴈以不鳴棄犧尊以青
黃喪大瓠以浮游取寶吾卷者其眞我於巧拙之間乎嘉
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

此集既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與自爲手
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
訪友過海甯攜於舟中日亦書數紙遂歸而畢通計一百
零七版肅之記

疊山集十六卷 明景泰刊本

謝枋得撰

劉儵序 景泰甲戌

黃溥後序 景泰癸酉

聶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馬廷鸞撰

蛟峯集八卷外集四卷 明天順刊本

方逢辰撰第八卷逢辰弟逢振撰 後附詩勅及酬贈

詩文爲外集四卷

錢溥序 天順七年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二十一

美

愛日精覽

年獻獻之撰男應復編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
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
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
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
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
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彌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
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大極圖說西銘易傳
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
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酷大畧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
徐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

集部

別集類

開閉老人澄水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何氏善門手校

趙秉文撰 後附墓誌銘 元好問撰 卷首有壽何焯之印兩印

學以儒為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為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為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誇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為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為文章釐為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

藏書志卷二十二

愛日精廬

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共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聲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舉落楊雲翼引何氏手跋曰按元道山為公墓誌及中州集序傳皆言澄水集前後三十卷則公尚有後集十卷不知藏書家猶有存焉者耶康熙癸未壯月夜直南薰殿燈下記

又曰歸潛志云趙開閣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願長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

者皆作去號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然其為二家所求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開閣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梓中使刻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外集豈即後集耶漫記於此康熙五十年立春後二日燈下焯書

又曰壬辰九月得李暎碧所藏舊抄本再校

又曰興化李暎碧家蓄舊抄本自云得之吾吳市中石門呂氏傳之復抄以出嘗與此本間有多一二句處知李所得者趙公之本然此本則後人病其繁冗而有所刪削也壬辰秋冬之交積雨無事費數日校之何焯記何小山跋曰借汲古閣鈔本影寫借朱竹垞太史本對校

藏書志卷二十二

愛日精廬

兩家本子似錯誤殆不可讀然朱本實勝毛本也安得元槧本盡改其謬字為快也康熙癸未仲夏小山記

淳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文選附傳抄本

淳南王若虛從之撰

黃鳥止於邱阿流允止於甌臯羣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假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寒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嘖嘖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沮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與為多其

問踳駁淆混註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
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點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刑其
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况雜地乎
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履獲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
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
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有矧彪炳乎
文古文無代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
理相與爲汗隆耶其磊落之才闕大之器深識英明爲世
標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遺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
發之也溥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
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震也以之作六經辨

藏書志卷三十二

三
愛日精廬

論孟堅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
飾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
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
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
道之不明也久矣此以羣言拚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
以行怪拙者以僭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
是尖纖之逞而浮詭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人趨於壞而
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庶
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
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
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樂城李冶引

溥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
時舉來承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與賢書院騰錄刊行
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
行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
職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
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
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公又以元道山中州集所載溥
南古律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
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藏書志卷三十二

四
愛日精廬

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
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溥南遺老集讀
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
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
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蘄乎辯之明曉克爾嗚呼中原
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溥南
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
委秩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善附記同與切磋商
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與賢書院行且鏤梓喜
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閱逢浩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
龍翼夫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烏林當代鉅公如趙開閣楊禮部溥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現渾源雷臨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為幸而泰廟英游之末茲所以為幸也歟王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蒙子最深誨子最切愈久愈親者溥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為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為文不事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為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

藏書志卷三十一 五 愛日精賞

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為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于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蒙地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為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囑為引予為先生之學之大本請天理質諸人情不為孤僻虛異之論如三老三有玉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口譏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為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備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敘雜書

莊靖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李俊民撰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涇觴其流不已派而為川匯而為澤會而為江濬而為海波瀾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於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溝澮盈濼停而蹄涉漲潮滿夕除澗可立待是惡足以為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為詩章聲而為樂府律而為詞賦廣而為騷雅其文愈宏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長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為學哉吾鄉李用章先生身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為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厥年而謂先生雅志亦厭於乾役恬於學間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

藏書志卷三十一 六 愛日精賞

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為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近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巖邑俗尚儒風今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者述稱而不揚我輩不厚願乎遂哀集其文募工鈔木以壽其傳可謂賢於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責大成之像復新立道之堂給出以贍學校編役以優鄉秀此一舉也眾美具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宗主可無慶乎欣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閏三月哉生明長平李仲神敬序好古樂道之士作為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即事傷時懷

舊陶寫蕙與之情涵詠無窮之意千態萬狀卒歸於堯舜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深造之妙者莫能至焉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士也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方顯用勇退居閑朝經暮史冥搜隱索四十有餘年其德行文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有據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無浮華一時文士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士大夫會於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能繪日月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七

愛日精廬書志

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敷榮地之文也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發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摹寫物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先生世家濬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天下蓋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文章典瞻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似坡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脈絡貫穿牛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

生平著述多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暇年游戲之緒餘耳每一篇出士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爲恨錦堂主人崇儒重道侍先生以忠敬適與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鍛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有矜式門下劉公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遽久蒙先生教澤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余月初吉劉流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論也以其當世文士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之平易李長吉之放逸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苦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疎局

藏書志卷三十二

八

愛日精廬書志

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於觴詠之間給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鉤元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困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於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尙何待僕之謀謀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視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吳秉直謹序

李瀚重刊序 正德庚辰

葉費序 正德庚辰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明宏治刊本 玉蘭堂藏書

元好問撰 頤齋張德輝類次卷首有玉蘭堂辛夷館
暨季振宜印記蓋文氏舊藏後歸滄葦者

李治序 中統三年

徐世隆序

李瀚重刊序 宏治庚午

湛然居士文集十卷 抄本 從于謙莊藏舊抄本影寫

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博奕者流猶賢乎已屏山年
二十有九閱口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
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

藏書志卷三十一

九 愛日精寶

言內業心學諄諄大半諦願早立亞聖生知追釋先賢誠
難例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
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
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
授衣頌目之為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即證公侯明白
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
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
菜根蘿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團閉京城絕
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
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
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嘗聖安而成

贊哉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偽外

而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

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

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

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

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

和友人詩日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

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

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

見之當斂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

奧者方且索之於贊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象學與句之

藏書志卷三十一

十 愛日精寶

牧豎望滌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歷翫焦

刺而贊南風在變理為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濶

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

閑形於論辨萬鍛交鑿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

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為子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

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

自以與李杜爭光焰淫辭藻者不讓蘇黃恃歌詞者輒輕

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操履妍

醜得其全者鮮矣厥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

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

而成之蓋出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敏捷味此言言語
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拔文以薄雲天如貴
鑑無塵寥冰絕翳其照物也鑒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
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
其全矣厥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
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沉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
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
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
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皋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
月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叙

藏書志卷三十二

十一

愛日精廬

則明聖人之道辭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
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托付
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宏況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初伎
傾柱邪于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
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前哲未成之志
與時標準卓然爲吾道之倡夫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
情其性典謨遠而浩風衰雅頌息而滯辭作以大學中
庸爲虛位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
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默然如夜
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於太陽
寒谷未熙於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

欲齊塗炭而域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脈之膏肓補
天維之罅漏草創萬有權輿百度與禮樂於板蕩之際拯
詩書於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
荒服而衣冠斷雕反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
澤以雨羣生教續將絕之時功蓋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
誠明審龜其識鈞鼎其器益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
作朝廷之翰綈履履之植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攸
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機衡而泰階平開歷數而靈符定
開元建極盡彌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
君爲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己任涵養於事業形容於文章

藏書志卷三十二

十二

愛日精廬

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妙境揭理窟
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
索其隱旨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
攷業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
典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授艾講藝
橫梁賦詩詞鋒控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
駕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嶽其揮綽獨足以燦
星斗幹旋之勢雷動颺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
冥合元幾奇變異態靡有定跡變乎出於見聞之外鏗錫
炳耀盈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真宰胸中別是一
天爾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

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真境至於自然而然
 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
 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為善淵演
 於外為道派即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
 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作之者創於始亦在乎述
 之者成其終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為門下之舊收錄
 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
 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
 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掄揚
 溢美勒成爲書中有或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於世益
 廣其傳真得仁人之雅意省寮于子卿李君實許進之王

藏書志卷三十二

十三

愛日精賞

若王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其贊成之二公承宗公之志畢
 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為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
 應命蓋公之心術至蹟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
 不能俱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
 勲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為章天
 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之為用大矣哉今公之為言非徒示虛文
 而已實救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彞倫鼓舞士
 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為將來之軌範於
 戲大禹不治水我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天
 以文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弊幽而復顯

見天意之所屬為時求定而能樹治木退亂源活生靈福
 奕世其功德無虧於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
 也非獨子之所言適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
 初吉襄山孟攀麟序

夫文章以氣為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為文章不期文
 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
 指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為工者所能比蓋其浩
 然之氣貫於中也諺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
 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
 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
 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為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

藏書志卷三十二

十四

愛日精賞

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
 不眾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
 之人者其病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
 當聖朝開辦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宏德威
 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
 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貊遠方莫不仰戴其威
 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傯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
 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咏其情性或寄意
 於元機千變萬狀會歸於正又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為
 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為而能然邪殊不知公善養其
 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

末年以科目而為詩則窮於詩以科目而為文則窮於文
 矣其可歎哉僕自鄙訛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
 何暇為推敲之詩作閒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履
 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為詩文且歷考
 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醜難之出魏天坎蛙之出蹄涉
 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為之惟吟詠情性講明理義辭達
 而已工拙何暇計也於是哀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
 漫藜以為他日獲麟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
 韓杜在天台山人黃庚星甫氏序時泰定丁卯孟夏作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抄本 歸何氏義門校

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戴書志卷三十二

九

愛日精廬

自序曰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
 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
 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瀆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
 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
 六經論問厥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
 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
 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
 秋舉殿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作試南省中第十
 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
 酉冬赴昇及乙亥春以故歸善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
 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

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
 煨芋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
 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
 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
 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
 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其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
 而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
 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宋濂序 洪武元年
 周儂序 萬歷元年
 戴洵重刻序 萬歷辛巳

戴書志卷三十二

三

愛日精廬

始予病此集講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以否
 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冊為
 文祇六十五篇分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刊則唐畫西域
 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
 甚多集中文為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焉毛丈憐
 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抄本將并以借我乃書
 以志喜焯
 帥初為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嚴者為深文
 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筮步
 萌蒿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
 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味未嘗

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稱紳間仕於朝盡謙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早厲民享政荒拜行臺中丞適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子道若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衆溢吏士狙蹀目眩神駭莫克拯拔公懇惻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己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益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神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

藏書志卷三十二

七

愛日精讀

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己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與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窳碎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時綽有安容開會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稟有生氣不可摩滅斯足向已公素知辨其子引借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概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具載茲不吝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淵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木魯魯序

別江集八卷 抄本 從錢唐何氏藏本傳錄

方回撰 同有桐江續集皆入元後所作此其前集也

千頃堂書目載有回虛谷集未審即此書否卷七鄭詩之所進聖譜考五後有宏治十四年重光作聖歲閏七月二十六日寅紫雲溪范文恭錄一條

川屋漫藁四卷 舊抄本

天台山人黃庚著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于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于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自有虞明良之賡歌已非太古忘言之天矣三代以還雖王者之述熄而世猶近古其播于聲詩發爲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豈好爲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

藏書志卷三十二

六

愛日精讀

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刪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於戰國詩之脉幾絕而發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駢興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揚之簞鼓聖言班馬之戶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爲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脈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於五代之陋文感於宋宋之文脈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於南渡之

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鑄版過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城一鄙人也幸齒於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掛名於文集中固所願也于是乎書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藏春詩集六卷 舊抄本 書倦園藏書

劉秉忠撰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類集 胡菊圃重從天順刊本校并補錄天順五年馬偉黎近兩序板心有橋李曹氏倦園藏書八字

藏書志卷三十二

五

愛日精廬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文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之昭回星辰之錯綜在人爲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字乎章句云乎哉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通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侯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常綿繆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靈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謚曰文不亦宜乎至於裁雲鏡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餘事公沒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于世夫人寶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叙引晚生愚陋誠不足知公萬一姑以時論所同然

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四月初吉翰林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閣復序

馬偉序 天順五年

黎近序 天順五年

胡氏手跋曰劉公名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藏春以沙門佐元定天下始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至元中學士閣復嘗序其遺集明天順間廬州守馬偉哀次公詩爲藏春集六卷鑄板行世今書肆中亦罕有之僅於顧俠若元詩選中見數十首而已余近得吾鄉曹侍郎倦園家寫本二冊又爲王質之氏所藏而魯魚觸目脫文時見因慨曹氏書亦有未得點勘者

藏書志卷三十二

六

愛日精廬

不得稱善本也茲借武元張氏清綺齋藏雕本校對一一改補因識歲月乾隆丙戌歲仲秋十日安定小書隱生重手識

又曰集中止有七言律詩七言樂句及詩餘而無古詩及五言律絕詩其非全書明矣至章奏碑版之文劉公所作者必富而集中亦無一字殆編次時失之耳菊圃學人記於書隱閣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刊本

張養浩撰 後附畫像記 至正甲午 贊劉耳 神道碑銘

張世廟堂碑銘 撰人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

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巳二月何焯題于陽羨州次

劉源文集五卷 抄本

戴表元撰 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前四卷即何氏所據之本後多成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也

宋濂序 洪武四年

養蒙先生文集十卷 傳抄本

張伯淳撰 卷末有孫承事郎湖州路武康縣尹兼勸農事知渠堰事類編類一條板心上有九黃堂書四字下有辨惑二字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

藏書志卷二十二

辛 愛日精廬

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沒無成葉命男炳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登爲十卷刊之家塾使無亡前人之微烈其藏諸人散於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錄則中心之深味也至正六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構李張公師道時江南達宦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兩士祿將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公薦贖交馳爲杭郡文學掾遇士介然不可撓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授以政居湖東閩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習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譯者情義益款洽不可僚屬遇我也自公至京師

友道日廣轉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毫作爲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爲文原誦之蓋取尙鈞棘而香容紆餘鑿平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構李故多文士昔唐陸宣公爲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尙挹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蒙被顧問數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傑之士勲業不得表見而僅以文字傳下錄

養蒙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侍講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公至元中用薦者言除閩憲幕又有爲天子言此人非直憲幕才也即日遣駟騎一自海隅召

藏書志卷二十二

辛 愛日精廬

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亦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昔賈生爲漢文帝陳治安之策太息不足以起之繼以痛哭可謂切至其言雖不盡行於當時而其說如衆建諸侯子弟之類皆稍稍采而舉行之而公之亡至於今三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今其子采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

150 續修四庫全書 6 頁

知公之才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也故為序其端云至順三年四月望日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蜀郡虞集序

伯瀆曾孫跋 關 宣德七年

廣東類稿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陸文圭撰

巴西鄧先生集一卷 明初抄本 汲古閣藏書

鄧文原撰 卷首有毛子晉季滄葦印記

楊氏手跋曰性父以此集與王止仲齋園稿同見示鄧公

何得此擬止仲畧讀一二知其大畧因書宏治二年二月

藏書志卷三十二

三

愛日精廬

廿四日楊循吉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抄本

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於會稽

典錄近世任氏多工於詞賦有聲場屋間堂中丞苗裔耶

丹穴鳳皇引鳳林虎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修終意

鑄詞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因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于海

其進也孰察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嚮之味他日大篇短

章金春玉鳴又當開書焉浚儀王應麟書於奉川龍津驛

舍

厚齋王先生容廣平余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

生逢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稿目觀手札感愴久之子老矣言語彫落無復精碩諸老淪亡孰與首可乃錄其語於端以自訂云士林識

小亭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楊宏道撰

元好問序

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魯齋全書七卷 明正德坊本 曹棟亭藏書

許衡撰

藏書志卷三十二

三

愛日精廬

何瑋序 正德戊寅

靜修集二十二卷 宋氏書王手抄本

劉因撰 卷一後注云元刻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

刻十字蓋從元刊本影寫者宋氏寶王跋云明永樂間所

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較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

多謬字脫落則倍之案三十卷本首載至正九年牒文一

通中云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則三十卷蓋至正時所

定永樂本從之重刊者也至正本後此本凡二十年且寡

集不出一手不若是本之完備杜肅撰靜修先生墳記 見

正本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即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

附錄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即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

王從容城兩賢集抄入者

劉君夢吉天資卓犖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
 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青宮
 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
 歲朝廷身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年遂不起春
 秋繼四十有二精神惜之門生哀集詩文得數百篇右轄
 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斂木傳需僕為序
 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
 母憂衰經中留連願接為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瘠須髮
 頽白意其衰毀而然不謂一別遂成永訣其悵惻為何如
 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
 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為姑述梗槩如此君諱因

藏書志卷三十二

五

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宋氏手跋曰此影鈔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譌字共二十二
 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
 三十卷者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
 脫書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鈔較之下點識其譌字增
 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雍正三年六月古
 東書後學宋賓王記
 又曰此影鈔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從邵先生所
 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復增補遺二卷容城集刻於前明萬
 歷間其脫譌錯簡頗多錄補以稱其全云雍正丁未春正
 月望後二日宋賓王記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宏治刊本

劉因撰 凡丁亥集五卷燕菴詞一卷遺文選詩各六
 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 宋賓王云三十
 卷偶見缺 五卷者用

皇帝聖旨襄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貪寧哈刺
 那海儒林牒嘗謂固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
 見義則必為切劘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
 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
 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為文務去乎陳言
 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
 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屢常滿邱園之帛屢來成虛往而

藏書志卷三十二

五

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

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
 闕者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鈔梓以傳
 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錄詩文附錄其三
 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俾布則上可以裨國家
 之風化下可以為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在此憲司
 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於
 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嘉興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陳立序 永樂癸卯

兩蕭府重刊序 成化七年

周旋後序 安化縣志

雙溪醉飲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 耶律鐸撰

中書省掌書記李暉一日袖書一篇詣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即公蒙年所為者約千首且十竊其一焉并附近作其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為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紈者見而思齊焉因之可以起吾風之已債者也請子文以引其端幸毋讓余受而觀之見羈龍輓鳳鞭虬答鼉以求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羅雪毅月紉秋藻春以盡其情噫實天下之奇作也如金葉夜延螢燭暗翠簾風窸月

藏書志卷三十一

五

愛日精廬

鈞閣此時年十五耳兩漢水乾秋飯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中書令王泉老之子錄盡貴氣屈已以下人刮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為詩文又如此在天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為之引唐辰年上巳日龍山居士鴈門呂鯤書詩之為義也大矣哉三百篇而下離騷得得風雅之變秦亡漢興王澤未遠元鼎已來河梁之別始作得離騷之變也黃初綿絡以至於大業之際詩文比比而出大名於世者亦不可多得漢有蘇李魏有曹劉晉有潘陸宋有陶謝而已是故道風不泯焉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尚日存焉為

諫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為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於道退

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雅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亂息大歷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安魏六七

藏書志卷三十一

五

愛日精廬

人詩云仁義說與當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懷亦已極矣思之有以見唐人之餘烈焉雙溪成仲即玉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便入唐人之間與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丈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日將出帶將來小胡爺擬回文暮春曲窮劍行春夜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惜花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竿道士水平橋題籃采和早行吟十八九作也又山市吟暮春對花寄故人題牧牛圖二十一二作也則知與寄情趣前人間有所不到者此詩向時往往傳至熙臺人初未深信及其去歲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禮於香山

寺元呂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詩雙溪即
 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開見天關回首起
 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既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
 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巖不問天地
 去白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日登
 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遺基在休對西
 廡仔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蘭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
 省淨氣韻深長使覺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
 之態豈能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謠
 螿龍與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深信者私
 用慚作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虛日每一篇出識者

藏書志卷三十二

元

愛日精廬

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
 至今日方二十有餘便入唐人之閭與而雕蟲篆刻曰首
 坐窺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騏驎墮地一日千里驚
 駭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
 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
 者自長矣向玉泉作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
 親三絕云一上屠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躊
 躇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子良然繼
 作斐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駕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
 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也春日登蓬萊島首聯云既解
 寶鏡奉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

柏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
 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
 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
 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
 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閒意深而情婉氣修而色
 粹詞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
 蕩搖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為後引懇切再四義不可辭
 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冥難以言狀噫古今
 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適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
 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畧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
 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暇云趙

藏書志卷三十二

辛

愛日精廬

著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為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
 二駭暗以為異及獲觀雙溪小彙始信蜀所傳不謬云趙
 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為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贊歎古
 人兼其少作往往削蕪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
 今傳誦壘壘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况雙溪相門
 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為歌詩至於斯應亦
 過人遠甚博而躍之有激頽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
 璋明之實為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
 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為文輔為卿雲蒸為雨露以比澤天
 下此特其土苴耳雖然源於相流迺成江漢則是集其權

與歎固不可以不志庶革序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蚤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輒誦人口

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掩者使然也

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

擊節賞嘆以謂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囑予

題於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元微

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于元和中李

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

孰能以少壯為辨而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

其工拙矣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本庵老衲性英題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愛日精廬

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真仙語也彼

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為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

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

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為餘子言也王萬

慶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許謙撰

李紳序 正德丁卯

陳相序 成化丙戌

張道跋 成化乙酉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葉石君藏書

冠胡炳文撰 卷首有石君印記

林瀚重刊序 正德丁卯

陳音序 宏治戊申

儲禮序

汪舜民序 宏治己酉

汪循序 正德戊辰

何欽書後 正德丁卯

炳文裔孫濬重刊後序 正德戊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藏書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

集部

別集類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 書抄本

王惲撰

昔我世祖皇帝肇登大寶思惟祖宗鴻業昭載信史傳播無窮於是招延碩儒建立史館時秋澗王公年方而立首選為修撰公資魁碩宏雅抱負其偉挺然有憫濟之志而以斯文為己任蒐奇抉勝旁蒐遐騁一歸於義理之正治世之音笙鏞奏而工歌諧也其後薦歷顯要建言折務切中時宜薦紳之士舉皆歸美遠自外臺徵長翰林益闕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一

愛日精廬

守益篤辭理愈精熟雄文大冊光賁館閣學者翕然師事之公之年已邁而神觀不衰猶日作文書字不少倦朝廷優禮恩數有隆公則年年請老趨歸鄉閭嗚呼如公之材望具乎進退有裕者其可得而多見邪公既捐館其子太常可直公孺彙集遺文餘百卷請予置言其端予從公游久知公為深夫文為用於世宏矣哉我聖元崇稽古之義敦叙儒教自文康王公緒持文衡肇修史事敬齋鹿菴諸公次之而公首膺選擢復繼其後洎諸同輩翼其有華史牘既修典策益明至元大德間辭命彬彬郁乎仁政之所施何其盛也若公之自著述不泛不雜有補世教其用意之遠立言之妙自成一家可優於前修可則於後世有子

克紹先志集而成之則公之文為不朽而公志之未究者亦因文以傳矣惟具眼者以予言為不妄至大己酉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構謹序士熙童鼎時侍先魯國文肅公獲拜先正王文定公履綦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察察又聯事六曹出公之大全集見示曰茲御史請於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既觀先正之制作而我先公之序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年百拜謹識

世祖皇帝聖文神武

功奮發天威統一海內驅

塞馬百萬南牧江滸外徵豺虎之臣馳禽邊陲內則招徠文學之士興起制度典章文物一朝大備與三代兩漢同

藏書志卷三十三

二

愛日精廬

風文定公於是時獨以文詞稱雄或以制詔播告四方訓迪臣下多出公手辭氣忠厚開張益大蔚然甚盛蓋所謂興王之言自有體也延祐庚申八月太守伯常王侯以公大全文集俾本學錄梓時眾以禾庠廩粟有限議欲均派諸學王侯謂應龍曰刊印文集出於上命學校當委曲之以副朝廷崇尚文雅嘉惠後學之意雖重費庸何傷屬應龍計料分類篇目為一百卷命儒生繕寫刊刻工未及竟而王侯遷廣東廉使已行凜乎其不可留辛酉九月木道分司盧憲到路適會公之長孫赴福建簽事道由嘉禾議論翕合遂委本路治中壽之高侯專一提調高侯舊參省幕聲譽素著視刊匠不滿十人慮以遷延歲月為病游

申省府取發工匠鄰郡不旋踵而至者二拾餘人併工相而成之繇是賴以完備役無費殷良不易也儼非高侯主維於上諸君協贊於下烏能積而成耶應龍備員禾教獲聆王侯公之才名深用起敬今幸獲觀公之全書又獲拜公之次子同知公之長孫發事皆英傑也昔吳季札嘗有衛多君子之言信不誣矣時至治壬戌春孟嘉禾郡文學掾晚學羅應龍謹書集後

右計其工役始于至治辛酉二月畢于至治壬戌正月

譯子名跋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淵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適中州之名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三

愛日精廬

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畧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皇孫傳觀宏益良多近日又蒙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卽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 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闡風教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著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迹豈徒勸教之才惟先朝著察之是稽緊後生斗山之仰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

院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後咨江浙或二西行省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唯儒風有所激勵實彰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十八册三國志三十册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就便刊行去茲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淵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有儒學錢糧內就便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相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褱完備咨來去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淵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

藏書志卷三十三

四

愛日精廬

行發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江浙行中書省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己出以自得有用爲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還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爲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

文字尚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尊之既捐館公編編類遺藁爲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煢煢在疾恐一旦蓋先朝露目爲不瞑矣廷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朝廷公議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營業乙覽致有宏益當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制中外願見之心公痛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爲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輒柳如京之賢方刻版本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朝廷表揚如是實爲希闊之遇於以見聖

藏書志卷三十三

五

愛日精齋

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福百拜叙書於后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闡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徽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豸冠繡斧所至有合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度歲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於朝者取而真之黃閣未幾發江浙行省議鼓諸梓

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木路俾會學虞之廉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觀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適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委南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著者重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禾學刻之卷末云昔至治改元重光作聖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彜謹序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程鉅夫撰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

藏書志卷三十三

六

愛日精齋

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關卷五至卷七三卷抄補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宏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以綱維正論扶植善類爲己事由是人才以多國是以定而治具張矣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於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師以重臣薦召見便殿數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一揮數千言言皆切當上大悅即擢真詞垣尋俾以風紀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姦聲悼後患立朝三十餘年立胃監教條徵南中遺選頒貢舉程式凡國家斯文之事悉自公倡議焉非宏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之爲文以氣爲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

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夫氣寓於
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
養之厚以之爲政而剛明以之爲文而渾灑惟程公有焉
公之子著作郎大本編輯公文將畢而卒孫少府世京繼
迺父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叙余誦公之文知公之行有
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也爲卷四十五
起制誥詔論冊文終詩樂府云至正丙戌夏四月下澣日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學廬陵歐
陽元序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七

愛日精廬

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氣質未漓故其發爲聲音者似
之魏晉以降剝剖分裂作者靡乎不醇豈風氣乖而習弗
善與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
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
泰利混麗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於斯
之時人物之生辟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拆勾者
畢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
者也公生於宋高宗己酉當我憲宗廟服前之二歲至至
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命入翰林年方壯也
自始識學至于有立其遂以儲精蓄思藏器待時而末
於者固天所以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大業勳

轍太平者也公之文悉本於仁義輔之以六經陳之爲軌
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汨汨如有源之水流而不窮曲折變
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
之在潛邸也已喜儒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
致左右爰暨卽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
一時名士彙征並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文康公鶴
王文忠公器李文正公治太常徐公世隆內翰徒單公履
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爲我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遠事四
朝四十餘年雖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
久一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寓之文古所謂
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今其存者內外制詞及諸

藏書志卷三十三

八

愛日精廬

雜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干首總四十五卷仲子大
本之所錄也烏乎盛哉公諱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御名
以字行雪樓其號云至正十有四年歲在甲午四月生明
前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諭
德端本堂事後學李好文謹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之故其存
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有神物以呵護之而
能然也觀夫六籍之書嘗遭秦火而藏於孔壁者傳以迄
今詎偶然乎洪武辛未秋盱江程潛致其仲兄潛之言來
南豐邑庠告從吉曰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卷實
先大父秘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者先君

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異繕寫以藏至正甲申持入燕京承旨歐陽文公平章兼德李公成爲之序戊戌冬復獲以浮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愈憲公法重定爲三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值戊申革命劉氏之肆兵燹失焉幸已印行其後廿卷未刻庚戌秋先君子攜以歸疔江未暇再刻也世運隆平捐貲遣人詣書市托朱白達氏刊爲全集列肆以傳冀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君子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止藏於家壬辰變故靡常湮淪久矣茲以續梓將完愿子叙其後嗟夫道之低昂文之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澤宜其流於無窮今其遺文屢屢而獲全子孫終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

藏書志卷三十三

九

愛日精覽

白者豈相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予以丁亥歲入燕識集賢公於安貞賜第繼交公長子源聯領秋闈流寓書薦上春官俱不偶浮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潛會於南豐獲觀文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凡程氏之繼志述事朱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於卷末至於文憲公之出處事業功德文章則有元以本傳及諸鉅公序述俾贊不敢復贅是歲日南至前貢士宜陽彭從吉拜書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正涵融于混元之氣出逢其時吐詞發義非有蹈襲自然成一代之

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爲文章脫畧宋季靡陋之弊振起乎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召見答問稱旨卽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蓋異數也公之文雄渾雅則叙事詳密鋪張正大議論恢宏昭晰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慶雲故其掄揚至治輔翬皇猷天下之士翕然歸之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官之懇國史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有仁義道德以爲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善議立宵監條約定設科舉程制陳利病論權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

愛日精覽

乎忠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歲受學於族祖微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微菴得石洞之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一出而與輿運相符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流傳於後世矣今其全集行於世者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起制詰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潛重刻梓成清朝適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既送官矣潛復屬劍序之斯文也不待傳而無不傳之子永久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其世其豈小補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於碑贊世稱雪樓先生云洪武二十有九年龍集丙子春三月甲子前貢士復學江陵熊劍謹序

右文集三十卷勝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也前十卷刻而後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陶字二百二十九號勒令坐取是集以荷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梓成遂備格先印送官於是贖行四方始終相其事者嘉禾唐彥清也曾孫潛請於邑庠訓導李叔鈞吳嗣宗與同志之士校讐畢遂記其後云洪武二十八年上巳日謹識清谷居士集五十卷 舊抄本

袁桐撰 後附證識 王 墓誌銘 蘇天

王輝跋 永樂丙申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一

愛日精廬

周權撰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為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為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煨月煉曾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瀟灑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為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山周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樞寓舍與語竟日知能為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發以淫窮而無所寓者其辭辭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材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托跡邱園不見徵用且

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常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山林之魁壘而予所未見者乎故閱之不能去手因為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為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傳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轉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蓋篤於唐以文為詩韓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二

愛日精廬

吏部始然而香客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收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闌幽揭明智析于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真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束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贊意度簡遠議論宏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辭至於詞筆尤為雅健讀之臺臺忘味誠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歎之餘因書此以贊其卷首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柄書

括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
冲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為樂府歌行大篇小
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往往多可頌之句頃國子生葉敬
常携其編詣予評之予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
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温然有
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予體充而氣麗神映而言
揚此其善於內者厚發於外者閱若符契或曰能詩者不
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君於周君以何因言而知人若
著蔡耶予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
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
技也抑予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平生且有以觀世向矣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一

愛日精賞

宋金之季詩人高者不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散
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
刮籟而不為矣世道之日趨于盛矣乎雖然昔者子貢問
子石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
何暇哉子貢曰捐吾詩學子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
從事於詩者也其孰能過之因志于之說於是元統二年
八月初吉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廬陵
歐陽元序
僕既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君處陳為之精選又倍神采
焉後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歐陽元識
此山詩不但簡澹和平而語多奇雋予為校選故能深知

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請朝吾恐此
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嘗

括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學士侍讀袁公伯長謂其
意度簡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
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
浙江提舉陳君眾仲又謂其簡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
之言皆信於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予友翰林修撰宋
顯夫哀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寫已
踰數千篇而猶探摭未已期他日鈇梓以傳予欲求此山
此集示之而眾仲之官餘杭携其詩稿與俱往周君亦將
歸括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四

愛日精賞

君其肯錄以寄予乎翰林侍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修
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眾仲讀所作周君衡之詩集序恨
未見其詩與其入後月餘衡之并携故袁文靖公伯長今
歐陽翰林原功所為序見于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余在
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為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
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其集之可傳可
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
其變如風雲雷電龍騰虎踞豈難知哉在盡其常通其變
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傒
斯書

自予去班行退栖田里清事廢而鄙吝生固已久矣過姚
江葉君敬常別止官署見周君衡之古近體詩一大編案
問因取日讀盡卷喜其體裁深妥音節清邁亟問而得其
人閱其序篇猶故友袁文靖公居京師所在也當文靖在
兩院時予亦竊紆朝跡不知子何以不得遂識衡之而與
之極論詩道哉衡之諸詩中朝顯人題品具在奚俟余言
獨惜發括壤地相連馬牛之風可及有士如衡之而予不
獲與之周旋上下以自附於韓孟龍雲之未予滋愧焉因
識之卷末寓神交之意至元五年冬十有二月五日東陽
柳貫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五

愛日精廬

劉岳申撰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遠編次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香容大雅嗚
珂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
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
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
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
館閣四方履屐執轡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
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
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
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

決不肯屬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眾人與人交至有一
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
多至千餘篇遺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搢
據備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易費君
振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真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
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為
序日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
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湖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
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為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
心事真顏色之句為予誦之子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
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

藏書志卷三十三

十六

愛日精廬

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
自幸以為予雖不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
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之諸老焉
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為述之亦因以
寄予懷云雲陽李祁序
蕭洵跋曰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陽子以來
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為之推讓若臨川吳文
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
為可恨先生嘗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
文章果足以傳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也洵
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為先生之役矣因與

一二言志於喪亂後得遺葉什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
粹成而列於學宮庶幾以俟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苟有先
生之文未載茲集尙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 明宏治刊本

賈奎撰 役附行狀 李麟 神道碑銘 馬祖 常撰

陳禮序 洪熙元年

范吉刊板序 宏治庚戌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附錄二卷 舊抄本

○葛溪劉鸞楚奇先生著男遂尊賢述尊武輯

有客攜唐陵劉鸞詩一表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

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七

愛日精齋

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
所從入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有者亦希如之何不
爲之嘉歎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鸞之早慧年二十
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
其心曾耳目志氣卓犖不羣詩之不凡也宜卷首一序乃
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實實蓋知作
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責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
底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
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
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
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其慎言慎行至矣翁以實其

言行貽孫謀殆比武公之意與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
一家有二瑞焉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
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鸞字楚奇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
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鸞之才愛之如吾
子於是書此而授之客以遺劉氏泰定乙丑八月翰林學
士吳澄書

詩原諸性情非漫然而作也性發乎情則言出乎天真
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名教所謂關雎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君而不亂豈非以發乎性情而止乎禮義者歟三百
篇後有離騷亦詩之變也而屈子之九歌九章等作可以
追十五國風何哉以其去古尙未遠耳漢魏晉五言猶爲

藏書志卷三十三

六

愛日精齋

近古至唐變而爲近體若陳拾遺之感寓李供奉之清新
俊逸亦變而不失其正者迨至杜少陵勃然振興光焰萬
丈可謂集詩人之大成而忠君愛國之誠往往發於歌
如曲江杜鵑北征諸什情有所觸感慨係之故雖光怪瑰
奇千變萬狀所賦各殊而知爲少陵之意李長吉之窮幽
極遠獨抒所見而不出於長吉之心故吾論楚奇之作高
處在陶阮之間非拘拘於文辭言以性情言之也其大父
實實之說乃作詩之要爲學之本古今之通議非余之所
云云者余本所賦而言之也所賦不同所造自異能移其
所賦之偏而歸之性情之正惟學者能之以楚奇無所賦
之偏而有所學之正其詩至此不亦宜乎至順三年五月

翰林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書

桂林翁百一歲時喜其孫鶚之遠遊而能詩也親為序其稿而以實之一字訓之能詞章華也慎言行實也因愛以致教使歛華而就實也溫柔敦厚使其孫油然而有得於其間人之樂有賢父兄如此臨川先生天下師表謂桂林之年與其父相若而敬之如其父謂鶚之年與其子之年相若而愛之如其子尚齒貴德固君子之事也鶚既能文矣苟無以承其大父詩道貴實之訓亦何以得此於先生之言哉余嘗聞諸孟子之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能以作詩之實推而至於言事行道君親朋友之際無一而不體桂林翁之言吾知其有進於斯乎鶚字楚奇與

藏書志卷三十三

九

愛日精廬

予同客都門既讀其詩六體皆善信如臨川先生之言此固桂林翁素知其孫者也翁去世已久楚奇進思其德故余又得推桂林臨川屬意之所在而發明之遂書其詩稿之後云翰林學士奎章閣侍講學士虞集伯生書

湖廣儒學副提舉劉若楚奇有詩一集乃祖桂林翁年一百一歲為之序曰詩道貴實乃有佳處可傳旨哉斯言非期頤老人平生悟道於詩體驗極至出其至蘊以授其至親言豈至是哉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情欲信辭欲巧子幼受讀至是私謀諸心謂斯言雖未必出於聖人而實切於詩今之為詩者情患不信故其辭不誣而展於事即僻而窒於理求其雅以正麗以則何可得也幾廢者失於怨而

無據擬樂府者失於蕩而忘返此無他無情實故也予嘗執此以言詩世之工詩者不知信晚得桂林翁實實之言犁然有當於素志及觀楚奇作辭氣深妥境起一真所謂佳處可傳者真如乃祖之訓宜表而出之以為後學刻意於詩者之勸云應奉翰林院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學士歐陽元譔并書

予聞永豐劉氏有百歲老人將就見而往拜之入門見一翁可六七十不知即老人也一門羣從森然亦不知孰為楚奇也其後數年楚奇以老人銘屬筆於余余既銘老人愛楚奇楚奇有奇氣不知其能詩也又數年相見於維揚楚奇將之燕而予不果如遼陽亦未嘗與論詩也又十年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三

愛日精廬

楚奇以京畿漕幕來歸過余出其詩大抵平易圓熟而馳騁之態崎嶇之氣有不可擊而羈者有不主故嘗自不可掩抑何其能也予愧焉玩臨川先生序稱其六體俱善評詩之中寓有敬老憐才有廣孝慈之意楚奇得此復何求哉余憶不知楚奇亦由楚奇自負不恥本不求知於人其能詩良有以也予嘗謂自古江淮財賦給天下大半而世皆南士無一有取爾也如楚奇者又何嘗焉雖然子益慎重自愛毋忘乃祖之訓毋負臨川之望里生劉嶽申撰

劉虬序 天樂二十一年

周孟堅序 洪熙元年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元至元刊本

馮馬常撰 後附桐鄉阡碑 虞集 神道碑 許有石田山

房記為附錄一卷關卷六至卷八三卷抄補

皇帝望旨裏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照得近准本道廉使蘇嘉議牒洪惟聖代治安百年當有奇才表儀羣士其議論足以裨益國家其詞章足以輔蔽皇猷人遊云亡文不可泯伏覩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祖常系出西州之舊族生為中朝之偉人迨夫延祐隆儒之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官開平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明遂代言於北門摘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於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復垣贊畫務務入相府振肅憲綱俊彞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

藏書志卷二十三

三 愛日精覽

而淳厚遵大體而略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日運清光屢橫經於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于御前斯繼儒者之遺逢宜傳其文於永遠擬合照依左丞王結制鈔錄道文於淮東路學刊板傳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實足彰國家右文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照得先奉御史臺劄付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博聞強記淹貫經史蓋由沉潛道義之既篤敏思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綽有淵源可以追配前哲模範後人本官位終宰執嘗在憲使如業比依學士元明善例將所著文集後文江淮拘該學校錢糧內刊行傳布於世不惟不負其才抑且有補風教具呈照詳得此憲臺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看

詳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文章遠類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准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又能裨益於世教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臺劄付仰依上施行承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差人抄錄本官文集委自總管不花中職不妨木職提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較警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先具依准牒呈須至牒者

至元五年九月日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康系出西裔延祐初設科

藏書志卷二十三

三 愛日精覽

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試俱冠右榜時已稱公有文學初非以高科致儒名公志氣修潔而筆力尤精請務剷除近代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元文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而有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為尚書在中書為參議在御史臺為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為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諄書刻厲如始學者雖一語言不苟及以病歸終於家大夫士之聞者無不悼惜嗚呼兼備縉紳澹乎其韻瑤琬溢粹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考律呂之和資佩服之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實有而似焉公之家世勛閥具國史及墓碑太原王守

誠與趙新蘇天爵在游從中感知尤多故爲序其文集至元五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大御史臺都事王守誠序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幹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於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錫褻之容屈伸俯仰綴繁瘁廉肉之節文之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爲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王蘇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孱然

藏書志卷三十三

三

愛日精廬

若精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瀟灑大雅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淺儀馬公伯庸褒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箒絃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驟有所授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養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駁清華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除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驟有所授

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威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修甫彙公文藁若干卷將鐫梓以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修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揭石賦嗟賞不置伯修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歐粵延祐中公以襍事入闕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日聞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

藏書志卷三十三

四

愛日精廬

並不出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陳旅序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俗俗之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與貢舉網羅英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學問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訓誥書命溫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尙書兩司貢舉

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祿獻禮文
 多公裁定及爲臺臣踏重正大百辟竄肅議論廊廟有闕
 於治體一時薦接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
 漢之書不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繁詩則接武隋
 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
 古部族世居天山斡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
 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
 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臣世族之裔皆知學
 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修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
 以列聖立極厚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
 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

藏書志卷二十三

五

藏書志卷二十三

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
 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公既沒其從弟察院掾易
 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臺刊
 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尙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識愚之悲
 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議大夫江北海東道
 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謹序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景泰刊本

雅虞集伯生撰 目錄後有重增目錄嘉靖本數人所
各卷不另列
 增詩文散八各卷末或元木所無而鄭達增人者歟
 鄭達重刊序 景泰七年

雅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

明人抄本

雅虞集撰 學古錄世多有之類稿則不之概見所載詩
 文多有出學古錄外者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載類稿不著
 卷數或未見全書歟未有門人吳彤編類門生重喜胡式
 點對臨川袁明善戈直重校三行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入生於
 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
 之初金宋舊備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嘔強下者委靡
 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
 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胷監容
 臺開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
 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應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

藏書志卷二十三

五

藏書志卷二十三

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
 一家之言山林之人掖逢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
 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毫尙人之心亦無拘拘
 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
 職故自其外觀之則深山穹林悠游鬱鬱莫測限抵鉅野
 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
 久皆成金龍虎珠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其妙
 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
 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
 元篇序元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
 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

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諱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皇帝望旨裏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太中殿嘗謂文以載道匪尙空言制作之興有關時運三代遠矣兩漢猶爲近古八代之衰文益弊而道益晦唐昌黎韓愈以天挺之資出而名世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欽惟我聖元區宇光大治化休明時運之盛亘古所無而任制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覩前翰林奎章學士資德大夫虞集閣閣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輔敝皇祚後韓子而繼出者士諒有所歸矣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

藏書志卷三十三

毛

愛日精廬

海道廉訪副使幹玉倫徒己嘗命有司鈇梓然字畫差小遺遜尙多撫州路乃本官寓閒之地如蒙後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豈惟可以爲法後學實足以彰國家制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看詳學士虞翰林所著文章詞華典奧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錄諸梓以傳世實足模範于將來如准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諭爲此意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各儒子細校讐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施行先具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撫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五年五月日

憲司牒文具錄如右切惟監憲公嘉惠後學表章斯文憲使憲高憲僉諸公道同志合相與署牒刻之臨川郡學而憲幕經歷東平司羣執中知事河中張君允中照磨保定崔君文翼協贊以成其美焉惟賢人君子會合於一時俾昭代文章永貽於百世猶歎盛哉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經

歷黃天覺謹識

道園遺稿六卷 元月本

蘇虞集伯生撰 闕序目及一二兩卷抄補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觀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

藏書志卷三十三

毛

愛日精廬

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昔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於吳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於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鈇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爲人矣噫昔虞公甫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錢唐子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

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淵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以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尙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精而爲識於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內外前後續別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有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也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

藏書志卷二十三

元

虞日精覽

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鈔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不可復作子是以三復是編而爲之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餘萬篇今道園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

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副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愧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伐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爲碑銘茲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潛序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輒爲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皆章章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偽亂真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錄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尙有俟於他日云至正十四年五月甲子從孫堪百拜謹識

藏書志卷二十三

元

虞日精覽

揭文安集十卷 舊抄本 萊竹堂藏書

揭曼碩侯斯著 前有元史本傳後附錄遺文四篇首頁有葉氏萊竹堂藏書印記

右揭文起上李泰公書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曰續錄蓋公嘗錄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錄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尙不少茲用

虛紙五十番於此文之後偶有一過當亦錄附焉成化丁亥歲八月十二日涇東道人識

王氏手跋曰揭文安集十卷歲己丑得於崑山葉氏後有文非先生名號圖記意謂文莊時舊本每焚香讀一過即什襲而藏歲壬辰初夏携書於甫里之高陽氏丹臣許兄慨然出揭集歸予乃以繭絹紙紅格書寫紙墨俱古校對文目與于藏本無異共計九十一葉獨不分卷帙書頭多改字後有文非親筆跋語因錄增此集之後復假歸細校改注增損計二百一十有三字蓋丹臣婿于葉故揭集亦得之葉乃知丹臣之書為葉氏初本此本蓋校後復錄亦文莊時物也初本又有白紙別錄雜文四首並鈔附後康

藏書志卷三十三

愛日精廬

熙壬辰進涇後學王閣遠識於孝慈堂

揭曼碩詩集三卷 影寫元刊本

揭侯斯撰門生前進士變理博化校錄 目錄後有至

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一行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有揭

侯斯詩三卷當即是本孫慶增 玉照俱有印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四

集部

別集類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影寫明正統補刊本

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二十六日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

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傳藁同編合二十

三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為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

本之稀可知杜桓後序云黃文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

年正統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焰中挾文集

板出得弗毀既而檢閱闕板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侯捐俸

刊補云云此本從正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與日常以

元刊殘本補之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

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為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

章氣之福文之所固也成周而上六藝興 禮不同乎春

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

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

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

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賈慶之後

文與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啟一喙

文與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啟一喙

精魄淪亡氣局荒蕪漸焉如弱卉之汎精風文果何在乎
 逮入國朝羣工露出 華而踐樸革澆以樹真爛然五色
 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號為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
 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 遷固沉漫之久超然有會
 於心嘗自誦曰文辭 夫學術者也吾敢為苟同乎無
 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 委蛇曲折必暢所欲言
 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緯
 以文字為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 謂大
 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
 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 然不亂至先生之獨
 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涉之水其流不能

藏書志卷三十四

二二

藏書志

通河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
 百 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衝縱上下無幽而不被此無
 他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為無窮奈何不
 河海風霆之若而規規蹄涉土鼓聞果誰之過也上而六
 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 至今
 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向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薨
 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彙其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
 恐其沒亟取 梓以傳謂謙嘗從先生學俾為之序謙也
 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曠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
 微醅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開溺
 志汗漫無根之 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別去陳腐以

振華英而九 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
 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 者則不待序而後
 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
 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宋濂謹
 序

杜桓補刊後序 王統戊午

金華黃先生文集殘本二十三卷 元刊本

黃潛撰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 原四十三卷
 今存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合二十三卷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 原四十一卷
 據黃潛書 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
 集改正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三三

藏書志

所編次續稿四十卷 原四改作廿八卷 則皆登第後作門
 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剗劇深雲如明珠白
 璧藉以縹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著華奪而粹淵令
 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
 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詞無不各得其
 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人之言不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
 文章與世運同為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
 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為己之學
 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
 運之一盛也耶嘗謂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華實息者必復
 梓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

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
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爲尤篤比廉問閩南過
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
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
堰場監運請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
奉文字尋丁外艱除服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
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瀾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
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
矣復被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
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適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
猶康強善飲喉授筆騎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既

藏書志卷二十四

四 愛日精廬

望朝散大夫福建同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威貢師泰序
錢氏手跋曰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
乃明仙居張儉存禮刪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
謚議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堯圃齋
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
心也考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
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
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
一書無疑但闕續稿十一至十八廿九至三十耳貢師泰
序稱初稿臨川危素編次續稿門人王生宋生編次所云
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

大槩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也行狀云
續稿三十卷今貢序云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
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稿爲三十三卷耳癸丑九月錢
大昕識

圭齋文集十六卷 抄本

歐陽元撰宗孫銘鑄編集

宋濂序

順齋先生閒居叢藁二十六卷 抄本

浦道源撰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慈校正

政贈秘書少監順齋先生蒲公既沒仲子御史君機哀輯
遺文曰閒居叢稿者爲二十又六卷以授潘俾序之孟子

藏書志卷二十四

五 愛日精廬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
狀公生而岐嶷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
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 濂
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
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
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
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
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
引以當道而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
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壹宇內
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深渾厚

而無廢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
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其
金美玉不俟鍛鍊瑀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即位方需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
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斯陞士大夫咸以為榮論
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滯浮湛州縣白首登畿黍以非
才承乏胥監實在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
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
序其梗概如右後之攬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
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
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

藏書志卷三十四

六

愛日精覽

居眉之青神公之孝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
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請
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
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
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墳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
述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前史官金華黃潛序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抄本

吳師道撰

傳與編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抄本

傅若金撰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善於敘述

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
而首節之諧又非徒貴於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
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精
焉由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
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
止於廣州文學卒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
其天才過人學識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峰之下
自少承其口傳者為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既咸獎勵而
諸公大人願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既卒
後詩文俱嘗刻之捧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為之叙流傳
於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七

愛日精覽

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實為之序寅自弱冠遊
鄉校見君所為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為傑士且與君
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
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
為文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贈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
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
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叙

瓢泉吟稿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晞顏撰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設不得已處
事物應酬狎至之際有所搖奪將遂成間斷乎天下之理

散在事物觀於靜未若觀於動求於簡未若求於繁爲得也爲詩亦然退之言謂吏人休白事公作送春詩鄭五作相亦謂詩思在灞橋驢子上此猶戲語若孟東野喜平陵水木幽深每坐石上吟哦至暮通歸曹務盡廢則詩與學果判爲二矣謀於野則變於邑則否以裨謀一人之身心隨境遷智愚懸絕又不可曉豈東野之詩亦求之於野乎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大夫多從之遊顧其居近市蓋屢隱也至益之蓬勃里巷之喧啾車馬之喧塞日旁午於前而晞顏方乃挾册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親承賓友泛應曲常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

藏書志卷二十四

九

愛日精廬

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致大抵老蒼雋健尤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汨良可喜也予謂晞顏儻能於事物應酬之際嘗存主靜之心不爲外奪則此理卓然隨在而見亦隨在而有得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當求之於此軸之外庚子夏五月十日陵陽年燦序

鄭偉岸曰瓢泉朱君巽仕予鄉州交分相得也常是時君之才氣銳甚自謂天地間風月無盡藏平章在我化裁在我故日以詩歌與駮翁墨客相頡頏不厭二十年除復胥會於錢唐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騫騰迅邁如大鷗遇風之脫氛盪也其連軒清警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人所于我獨軒餘由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蓋

信君嘗派長林離事罷茸竊導莽疏日就成緒乃能與李君五峯恣覽雁蕩山環容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煙霞爲之澄廓於時運使本齋王公方巡跡其所職也改容禮貌之無採約鑄譙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至其爲文規繩古制不事浮靡迥生菊隱二傳尤爲奇贍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予嘗觀吳草廬先生爲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有猷有守可爲良吏爲聞人蓋紀實云

番考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永樂刊本 季滄葦藏書

李存撰 前有墓誌銘 危素 末附虞集答書一編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藏書志卷二十四

九

愛日精廬

鄱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薛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敷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真有道者也見予方繳纏誦話爲解乾坤易簡子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鑿鑿乎我粟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醅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

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
溫且凜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峻日清也譬諸造化生物
之亭蓄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著誨人曰六經三代
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
哉先生沒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
千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概先生予師也
卓子畏友也予何敢以固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
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之也
洪武癸丑諸生宜黃余幾謹序

徐旭序 永樂三年

王和序 同上

藏書志卷三十四

十

要目精覽

鄒濟序 同上

滋溪文稿三十卷 書抄本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
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
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
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胥子而后王降德之道
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
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己者故其辨異端
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
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

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康
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
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
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
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
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
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卽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
公之學既入胥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
清修篤志足以潛修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誠博聞足以
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
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

藏書志卷三十四

十一

要目精覽

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瀕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
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白國朝治
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闡奧
莫不在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卽爲四
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
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
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
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
尙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
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若實景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
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子爲模範而力求在

已不釋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泐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泐謹書

蛻巷詩四卷 明洪武刊本 文瑞樓藏書

張翥撰衡山釋大行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宵徵相應與三光五嶽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咏陶冶性靈而感名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復向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君其鏗鉤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降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一

愛日精廬

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愧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淳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應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衡陵北山行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來談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尚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跡此其冲澹也昆侖雪鬢河流

沃天此其渾涵也灑氣橫秋華峯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矣顧余謫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釋漸菴來復序

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行北山之所編集也先是潞公於元季多故之際薨于燕都由其無後北山爲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藁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板以行于世或有問於余曰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於故人詩集

藏書志卷二十四

十一

愛日精廬

得非未能遺情乎余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異世淪謝懼其泯沒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於道其與約之情則一也當元統甲戌間余識潞公于金陵後會于燕都于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謹書卷末如此若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余之稱美故弗論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

蛻巷詩五卷

從子謙在藏書抄本影寫

晉甯張翥仲舉著 分卷序次均與洪武刊本異五言

古詩堂堂一首五言長律題玉山詩一百韻七言古詩古
促促辭北風行螢苑曲諸編洪武本俱闕案來復序云北
山村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則洪武所刊為選定
重編之本此或其原帙歟

栲栲山人詩集三卷 其本

宋元傳序

宋元傳序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書抄本 宋氏寶王手抄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先生紀年錄 朱鑑 卷九重修定

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曰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廬陵下

闕宋寶王從活字本校補四十一字曰麟公住山日嘗製

藏書志卷三十四

十四

藏書志

其花為香以遺誠齋楊公公答以五詩有花香來月窟之
句師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以下仍闕寶王跋云欲訖
全文當求善本或於浙江通志慈溪志中求之蓋寶王待
未見天順刊本耳今天順刊本藏子謙姪應取以校勘因
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尚闕五百六十九字亟為錄補
始獲完善設寶王當日得見此本其愉快當何如耶
沈性刊板序 天順刊本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
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癡
孰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
時公剛大夫士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瑀琢而大

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夙謠音裁之自
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邁
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振於宋范楊再
變未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
極其所擊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
矣然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
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孰輕也公也余為通
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嶢谷有美竹深得
此興日入柳風息芙蓉生綠水遠請選體厚倫理如風樹
春暉樹風操如葛列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
梧勝閣紀變如何決然臺論人物如耕莘蹈海遊方之外

藏書志卷三十四

十五

藏書志

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
補本朝闕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時人
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
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容暇豫不
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也得於自然有不待
瑀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
問學不止今為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為風為騷入
為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為雅為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
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為其高弟子謝肅劉中及朱鑑
也別又為公年譜云公字泰父號玩齋學者稱為玩齋先
生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以諸生禮
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作無不厭觀而熟味
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
講金華黃公宜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爲之序其
後先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錄其
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穆泰陽綱柱郁鄭貫等請
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高風雅調淪亡民滅殆無
復遺國朝大德中始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
哉大率模擬之迹尙多而自得之趣恒少也開普觀諸二
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峻
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

藏書志卷三十四

六

愛日精廬

達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
一家之言者也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
則其自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又一月壬午朔門人鄧
輒前贊書

玩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尙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
人謝肅朱鋌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蚤侍先文靖公遊京
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
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
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
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遊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
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該博而闕行其識高明而

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
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澁直而不
佞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
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如江河盪溢而莫測
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曉
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
矣用王義歲暮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開出平生所
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
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
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王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
顛沛聲迹之邈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七

愛日精廬

粟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王日陪杖屨故
步林皋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收請以畢前志先
生嗚然嘆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集之所存者十
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咸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
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邁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
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
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
德之素積于中慙困窮思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
故亟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
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王不能輯錄於未散失之
前而肅也亦能擬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恨於先生而

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王之志之所存乎川敢序于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王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于東南東南之民旣德之士而志於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於時肅年尙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駁歷於省臺之閒而治聲大振播

藏書志卷三十四

六

愛日精覽

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旣抱其忻慕之心至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平生之志願哉又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於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於弟子員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口值海上有警因留居於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閒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旣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藁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

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於今而傳於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考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

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唐劉中海昌朱鏗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冊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啟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都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

藏書志卷三十四

九

愛日精覽

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將作屋鳩眾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椽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堂秩乎其序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議之勤羣及之歎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尙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鬱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不卽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宮大臣文儒逸士

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
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
風雅以來能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
文貞而興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即
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
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己而無懷於古作
者在官政必欲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
至于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
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
致者也故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三

愛日精蘊

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上逍遙閒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
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
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謂詩歌
者耶而肅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爲然先生所作率
多鶴駮國家太平之美迺今編肆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
思治之義也乎遂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
上虞謝肅拜手謹序

國朝統一海宇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
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爲盛矣當
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
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遺老值國

家之興運其文麗蔚質奧最爲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
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
浚義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尙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
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浸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
也今天子元統以來政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
遂以日繼淪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
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
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論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
黃公雖歸然猶存而亦既老矣其方嚮任用而擅文章之
名者惟吾宜城貢公平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
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受業諸公閒故其問學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三

愛日精蘊

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
則精而不繁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
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理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
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
也其爲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爲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
務居夏官則奉詔覈驛戶於北境司水衡則朝廷復以中
原鍾饟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大抵
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久
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
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
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於政事不猶陸范之志

哉抑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爲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禕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爲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爲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爲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年月日金華王禕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三

聖山齋

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誓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閒，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雖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蓋有蔬一品，鱗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轡過市，據鞍談議，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

說當凶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向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隳，詎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且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翔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于旣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名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甫，須髮皆白，而泰甫銳然面紅白如。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甫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于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三

聖山齋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吾不能爾。然則吾泰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青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甫其尤秀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蚤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煥然。

宏博靡麗卓邁儔侔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于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況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蓬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尚學之功及丞相追起之不得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研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

藏書志卷三十四

書

愛日精廬

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校蓋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沈性拾遺跋

燕石集十五卷 抄本

宋裴撰姪太常奉禮郎彙編次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其言與齊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故詩傳而易徵余讀是有以知燕之爲詩蓋千有餘年于此外傳言奇詭卓犖而詩之爲教本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遼

海通蓬萊西北控井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時人方士于其國至若豪俠則易水之歌漸離之筑楚漢間安期生鄭通兩人者則又當合二者之奇爲一矣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滯世故之感發不激爲變宮變徵之流則溢川爲騷雅歌行之盛一氣機之宣流耳翰林薊門宋君顯夫示余詩若干首予讀盡卷來求一言之陳無有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魯齊老生之不能及是也奈何猶以燕石爲名其集耶顯夫年強任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睹記如是云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夫藝文少監長

藏書志卷三十四

書

愛日精廬

沙歐陽元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畿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或不充故其爲學時精深堅古下至釋宮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蓋喜其詞以慕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此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晉爲太詩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諡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諡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

余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顯彙其稿徵序於
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
才能進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
也昔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教求賢才作興治化今觀累
舉得人之盛或才識之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輔翫皇
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濶異儒誣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
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或彼休
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勿合義言不中度說隨而或不
能盡識也余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
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術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
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

藏書志卷三十四

宋 晏日精覽

云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 大夫

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大府序

予卧病日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竊自喜
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從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
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
孤承詔傷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
哉孤顯奉燕石集拜泣且曰此先子所遺兄彙編次者也
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孰夫文不一紀
又弟 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顯夫兄弟入京首與子
遊盡視予所著聯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
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

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開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矣文當
日昌而各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
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目扼拘拘規放而優優乎
所適者都曷得乎雅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沈潛心
有所得濟以定刀而熟之則 也決滄淵而瀟瀟滄策堅
乘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
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於播而急於獲者
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而今
序其集而原其得俸後之觀者有激焉集若干卷文若詩
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為工也曠由奉禮郎
為丞相東曹掾葉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姪矣

藏書志卷三十四

宋 晏日精覽

顯甫襄事即謀刻文文宋氏之後其益昌矣哉至正六年
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宋君顯夫諱襲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
誥同修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勳輕車都尉爵范陽郡
侯謚文清其先君前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
隨侍去廷師間借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遷京師都人莫
能識朝士大夫亦莫知之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
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於經子書顯夫獨以詩行不牛年
交上下聲名籍甚號曰大宋小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
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實與子同年元統二年祭酒

公長成均予以可業貳顯夫著考文山東相知益深既而祭酒薨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有至治集而顯夫之子顯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若心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文而善於詩顯夫既能於詩而善於文體製足尙可謂能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敏歷臺省俱爲祭酒可謂達矣雖然詩之列于經非藝也風形邦國雅達朝廷頌告神則于此驗得夫而識治亂審音聲之諧性情之曲也詩變爲騷騷變爲賦漢魏而下盛于唐人苦心鏤刻極于思致神屈宋猶霄壤而況於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文清公兄弟學詩者方脫畧宋金之習可謂有功於詩

藏書志卷二十四

天

愛日精廬

學矣自兩公之沒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顯又拜懇甚至於是乎序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太原呂思誠謹書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既卒且葬從子奉禮郎曠狀公之行又與公子顯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史官素實同修宋史及在經筵爲公屬吏其何致辭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正獻公自江北歸聲名藉藉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期公昆弟至於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才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策而

已公之於詩精深幽麗而長於議論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况隆於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之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儔之士及唐室藩鎮强大石敬瑭割其土地略契丹更宋與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息之樂至於詩書禮樂有勿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於此投戈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雖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正獻公沒公狀其行斬錄其文曠之事公者又如此則今宋氏之家法尤足稱也公諱裴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勒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至正七年七月甲寅應奉翰林

藏書志卷二十四

天

愛日精廬

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弼揚惠王恩順獻甯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薦敷言責之所先詎容緘隱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裴行修而潔學正以醇識量宏遠而能守乎堅貞文章倩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其由進士並擢巍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縉紳奕煜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爲詩文記序碑銘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贍或清婉富麗出入乎馬班之場遊騁乎嚴徐之行頡頏乎沈謝之間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于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爲刊行

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之盛具呈照詳得此
送據禮部呈擬得上項事理合準監察御史所言依擬刊
行如蒙准呈照宜從都省咨移江浙省於各路有錢糧學
校內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須至咨者至正八年八月日

秋聲集十卷 明洪武刊本 吳方山藏書

黃鎮成撰 凡詩六卷文二卷實八卷每卷卷數俱留
木板心除一二三四五九外餘亦留木蓋為續刊地也
世行本四卷止有詩集此本雖似殘闕蓋當時本未全刊
讀後跋可見非不完本也卷末有姑蘇吳岫家藏印記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黃鎮成先生之所作也先生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三

愛日精廬

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於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
激後學故發為詞章雄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
籟自鳴出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
無窮雖然秋之為聲迺天地清肅之氣而操舒之情具焉
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遠而在上則春風
噓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
而在廟廊矣朝廷訪求謙遜責於巨國僕之不才屢嘗薦
士於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
遺賢之嘆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
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 訓傳後
是亦為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

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雖為十卷中罹己亥之亂已失
大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
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沒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
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
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
太守寶齋吳公當續梓以傳市舉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
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畢工而卷帙浩夥
未獲全刊姑稱力為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雁門集八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藏書志卷三十四

三

愛日精廬

代郡薩都刺天錫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干文傳序 至正丁丑

羽庭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而秀者曰
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頽然而清黝然而元氣
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為文往往有類不
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
不可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隱非元微之理
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即其人與之語矣因疑
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

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
霜雪之滋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乎元之理
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行有所不逮然
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
乎德元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
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輅彌明自
街山來愛其文也故馮物而序之重爲歎曰悠悠太虛孰
可馮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壑紛不成精明約白道自
甯天台半落黃山書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飯
軒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三

愛日精廬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柳
生泰者詢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既而朱君伯賢曰生能
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卽挾入密室請賦白雲集篇余方
與客簾閣器陳惟敬劉坦之何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
立談頃刻書諸凡日聞羽庭公能文章敢請見教邀余
卽軒輅精明書諸凡日聞羽庭公能文章敢請見教邀余
及眾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
一篇質諸神使謂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書曰善則善
矣獨中間照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樽衆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凝神入思

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因憶向在庚子正月
間夢借士友論文俄而見魏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
吾昌黎韓愈也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
文亦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間文貴平曠則道自然明白文
猶製衣也挈其領而視之理斯順矣覺而記憶嘗以語卓
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吾嘗卽其人而語之矣斯
言似有脗合乎前者隱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
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
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哉言也
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惹蒿悽愴若或見之邪故不得
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既

藏書志卷二十四

三

愛日精廬

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
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
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
若干首加詮次焉蓋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
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
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
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
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

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嫌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
 子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
 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
 者蓋鮮矣白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華胡仲
 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新許可獨敬愛
 子上而稱之日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
 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
 文宜用之朝廷旋請典冊相與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為輒自免去
 擅兵柄而偏強州郡間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

藏書志卷三十四

書

梁日精

戎其州者州欲為致之子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
 於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為收拾者以故平
 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己不獲
 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
 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
 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為
 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鑲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
 而未嘗忘之豈不猶子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
 之文上本遷固下繼諸子詩上選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
 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味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
 序

自識日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
 回至州南開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
 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
 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
 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
 年矣守拙掛田蠶老而罹此變問闕遁逃非有所為也求
 無媿於心而已矣因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
 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
 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僑吳集十二卷 舊抄本

括著鄭元祐明德著

藏書志卷三十四

書

梁日精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於書無
 不讀作為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生乎理而氣以據
 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汨汨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
 綽有古作者風既壯來僑於吳比老乃棄其所作之文曰
 僑吳集投微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為多
 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為序之微不敢辭庸復於先
 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
 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
 佛之宮 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富財賦強而盛故
 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
 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

樂而已烏有加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
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
人一體為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
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徒籍乎山川風物
以為鶻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
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
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
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
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
列文實道之顯不可蔽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學絕
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
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
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
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
於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與
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
通易傳正義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發可
與之並出其得孔子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
之文哉微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
剡源戴公此二公學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於先生
洎先生所自得自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

藏書志卷二十四

美

愛日精廬

道未必不寓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
之所以為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后有所得
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微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
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
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錄為之言是集也為古今詩銘箴贊
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
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
學謝徵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 明宏治丙辰

王翰撰 前有墓誌銘 吳清

藏書志卷二十四

美

愛日精廬

詩者聲之文也木於內而見於外者也仁義之發醅以正
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淫放僻之辭誣豈偶然之故
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則為廣歌慎念
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則為皇極敷言之教下
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風賦乎正音或未響之流變皆非有
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間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
一寓於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葛亮以其忠直義勇
之氣再變為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
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於是心之外哉洪武庚
午余留案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余
請叙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於感慨者極忠愛

之誠得於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
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最毅然有秦
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於
勝朝而秉義於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應而非苟
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於余之向所云者為益信也噫觀
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
則可以相忘於言語之外矣於余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
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
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叙
張信跋 宏治八年

聞過齋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四

美

愛日精廬

吳海撰門人魏武王傳編次進士永嘉胡甯校正 卷
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徐起
王儼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
辛巳也革除之後跋經刻改故不著年號
徐起序歲在辛巳

王儼跋 歲次辛巳

馬氏手跋曰淡生堂儲經籍蓋數千餘本錦識款印將為
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宣綾包角藏
經箋不批當時裝釘錢可嘆也子儼得唐子西吳魯容集
共四本繕閱一過魯魚帝虎脫語極多殆不可讀以意揣
度乙出而未有別本校對但可存疑而已因又嘆前輩好

書嗜古宜皆校勘精善而備書無知粗率苟且如此主人
不之知也然則藏書雖多亦度閣不觀徒資富耳之談耳
古人之精神心血其光氣煎熊時欲躍出于廢紙敗篋間
又何怪其聚之不久而散落也與世之藏書者可以鑒矣
康熙癸巳夏六月餘姚馬瑗手記

鶴年先生詩集四卷 元刊本

丁鶴年撰 卷一曰海集題門人四明戴稷編次卷
二曰哀思集題門人四明戴稷編次卷三曰方外集編次
姓氏附卷四曰續集題門人修江向誠編次後附鶴年兄
吉雅謨丁愛理沙及鶴年表兄吳惟善三人詩一十三首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

藏書志卷三十四

美

愛日精廬

幽秦而止幽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
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與西北諸國若回
同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
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霽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
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
以詩名世則賈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
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賈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
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樓
公子山蓬公兼善雅公正卿壽公占柏幹公克莊魯公至
道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峻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
西北之遠國其去幽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為詩乃

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千化之大行民
之不發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
後起家世以勲業者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
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遭時兵亂逃隱海上
邈不與世接孔調憂憤門情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
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
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
憂國愛君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
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首節格調
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
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

藏書志卷三十四

罕

愛日精廬

默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遠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
炙其言若鶴年遠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為所
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
何人哉却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弟以祖宗涵煦百年
之久致使遺方絕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
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於斯世者將迷
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
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誣詠焉耳鶴年之清節發行已
別有傳茲不者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習錄其詩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
鶴年子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駉雅之遺意焉昔唐之僧

有謂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
知貴不知價留與人問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實
之生其寶之虎工澹居老人至仁書

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淵齋歲試玉峯時所收而
以之歸余者也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
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續集以附
錄終焉嘗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即如海巢
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諸卷二
中失其旨矣他如哀思已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稱者
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証廬山
面目益歎元本之不致淪沒者幾希爰付裝池俾得附麗

藏書志卷三十四

罕

愛日精廬

不壞與元刻諸名公集同十襲藏之較舊之塵埋故紙堆
中其顯晦為何如耶嘉慶己未孟夏書棘人黃丕烈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抄本

錢唐錢惟善思復撰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歲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
余見其詩益知其為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
所著者以示余何其妥適清醇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焉
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
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為詩固
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
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強為之哉余蚤歲亦

嘗有志於是顧為貧所驅奔走埃壘之涂蓋久矣安得從
思復日襄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
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涉於議論
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
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狂於所
習近時又倡為對偶排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
而無生氣流動謂可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
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
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耳人耶余嘗謂少陵詩詩則
律意則不律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非

藏書志卷三十四

聖

愛日精

生詩翰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洛高語響如居仁那
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且法眼
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瀟安夏溥書

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
致好學家因裝裱成冊錢鑿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
後伯兄駕激於金閶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
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無從考
補至字畫間有半誤亦從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
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
人草元閣湘竹龍唱和并雜詩柬共此集爲三冊得於康
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於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

翁松謙

梧溪集七卷 舊本

江陰王逢原吉撰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陳敏政刊板序 景泰七年

吾吾類稿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吳卓撰

胡居敬序曰強國作噩之祀余還江右抵臨江假寓天甯
寺寺宿邇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生舜舉游先生嘗語
余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弦誦
絕響教無所敷吾君恥之既而時異事殊允牛屏居閭里

藏書志卷三十四

聖

愛日精

關一室績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習跡
之漠如也郡游羅兵變于戈相承學宮荒闕袁筠之境道
民逸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奉贊請益雖武夫悍將多
遣子弟就學焉四方搢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屢恒滿平居
無事操觚染翰者述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
傳誦之邇時多艱竟齋志以歿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
均棄次遺稿屬爲叙余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
僅若此蓋撥拾於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
雅從容於法度之中其爲詩冲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
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
先生世家臨州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

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
請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
文能守其家學云

梁寅序曰余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先生詩尤妙於五
言如竹林清隱顧蘇煒如蘭皋秋露夏殊塵境因嘆曰
詩形於音音生於心心有所契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
之音也而余未能知之憶余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
庠爲弟子員余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固余
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爲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
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
年而先生沒矣而始獲盡觀其詩文皆登覽古人乃大懷

歲書志卷二十四

愛日精廬

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於自息
而聞於知人也嗚呼白首巖肩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
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
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居敬叙之詳矣余書此
于後姑以見慕之之至而媿之之深也

詩權輿于康衢之謠廣載之歌而大備於成周之風雅頌
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
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
也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
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
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

今人之詩體而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

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於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
習涉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於律而絕句八句
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於對偶儷青配白爭以纖
巧新奇爲尚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其可少乎臨川吳舜
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
近二體諸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
爲臨江郡博士其淑諸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
子均收輯遺篇於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
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
承其傳以余與先生相知之深微序其端余不敢辭張美

歲書志卷二十四

愛日精廬

和序

熊雲獨唱集六卷元刊本

金華雲顛天民景南葉爾撰

子諫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峯奇居
處孤峻各其庭日雲巖閉門卻掃謝賓客日與燕夫葛嬰
盤礴乎巨園林苑之中披雲嘯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
之移家城山之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窓戶軒豁而
南嶼北嶽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
復不減於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福巾便服
輕鞋屨策從樵夫務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
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

餘濁酒自適鶉詠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開世教之盛衰亦足以叙幽情

寫閑適之興懷名其味曰然雲獨唱蓋于知然夫獨與相

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然夫獨與知從于之遊又不知

予賦詩之趣新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

不謂之獨唱乎幸而獨與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固將

甘心與之揖遜周旋廣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

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豁曠昔風龍之氣吐平生

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歌詩峭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

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

寄於無窮者也然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

人儻不復見則于長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

之旨其有以夫皆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顧天民景南

葉願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識山

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闢古今治亂世教盛衰之運能

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

人野叟遺世絕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

淫怨而不怒居泉巖瀑不足助其清奇花異卉不足如其

豔穠嬌媚敢望其閑遠真淑之豐容武夫豪雉曷並此

英毅剛堅之氣概美矣哉詩之德也大白屈宋之後寂無

聞焉漢魏而下曹劉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留心

肆志沉酣斯文奮雄才宏辨於風駭翰墨之中吐奇言妙

句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可爲千萬

載之格範僕江左道民東陽迎學問不高天資素下寡

於游從懶於趨附斯牧論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

詩相羊林泉逍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正圓眼空湖海

既無賢師開發盲聾復乏其朋評論工拙淺成獨唱敢慕

孤高雖無烟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尙多溪山登覽賞翫之

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訓子示後俾曾元之後咸

知迺翁能以忠拙自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於茅廬

庶可免夫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皆至正庚子中秋

日雲顧天民景南葉願後序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同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闕卷一至八抄補金吾另

藏一抄本後有壬命跋跋云楊廉夫博極羣書自成一家

言第篇章零落未盡其全太冲袁老素號藏書慨然見投

如獲珍寶汗雨淫淫不妨校勘茲因完刻以廣其傳漫識

於此云云蓋即刊刻者所跋惜未著年月未知明何時刊

本也

鐵崖文集五卷 元刊本

同會稽楊維禎著 昆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崖先生傳卷

首圻城老父射敗將書上曠曠平章書兩篇東維子集藏

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鳳書於揚州之正誼書院

一條

鐵崖漫稿五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書抄本傳錄

楊維禎撰 卷四末有無名氏跋云鐵崖之藁多矣而

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以周村所錄一帙錄文四十九

首歲戊子 至正 或自雲間來別以錄藁一帙售予凡文一

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云

云又云予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案復古詩係至正時章

琬所編則編輯者當與琬同時俟更考之

無名氏序 殘闕

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或

以周村所錄一帙乞余錄之子時尚情於筆墨恨錄之

藏書志卷三十四

吳

愛日精廬

未全僅獲其文四十九首遂索去迄今殆三十五載矣間

取而觀之字畫訛謬且多草率可笑未暇檢校又恐其散

失而無附麗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所

為文凡一百五十首距今又二十年因以鐵崖漫稿目之

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蓋余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有史

鏡二冊以板籍大小不侔別裝潢而藏之云

嘗觀楊鐵崖先生文章其出語奇絕且立意不苟始雖放

逸而卒歸於正要未易泛然而觀之也余酷喜之每詢求

於先生諸門人或得之朋儕咸慕處日積月累手抄數百

篇成二帙置之几案間日常展讀若使韓柳復生必以為

然也嗚呼先生平昔詩文何特遇好事者悉鑄諸梓廣其

所聞以惠來學將有大快千古不亦宜乎昔洪武十四年
五月九日前從仕郎湖州路德清縣主簿謝氏九疇書于
遺安精舍

鐵崖先生詩集十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書抄本傳錄

楊維禎撰 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甲至丙

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二集曰鐵崖先生古樂府後集丁

集題太史金華黃縉晉卿評點門人雲門章琬孟文編注

戊集前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已集曰鐵崖詩集曰鐵崖詩

七言絕句庚集曰鐵崖詩七言律辛至癸曰草元閣後集

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何時人述古堂書目有楊

鐵崖集十卷未審即是書否

藏書志卷三十四

吳

愛日精廬

先生自言余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

體者二百篇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到吾門

者草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

三子不能准吾能之故玉峯李著作先生推為詠史手言

至正丙午夏五月上吉門人章琬拜手識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卷首有汲古閣毛子晉印

記

戴良序曰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

海陳先生所著良既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為

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

文運隨之故自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織錦又廢然於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湮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燒白錯綺文綺以自銜後七十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氣頹敝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概可見矣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

藏書志卷三十四

手

愛日精廬

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應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黃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晏然無以異於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雅以鳴太平之鴻休其摘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而學問則優游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崇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閩公之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職詞壇自

餘數公嘗想見其風采習聞其聲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於燕趙留羣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為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地鳥按行於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我吳王開其學尚即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幾年而遂屢遷而長共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參軍由參軍

藏書志卷三十四

手

愛日精廬

升內史迹愈顯而文逾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于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為之貴重之歟某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於一字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為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成獲初未嘗

疾言厲色平居蓋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
耶夫論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
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其自
號也故以題其藁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
朔旦書

石門先生文集七卷 明刊本

臨江梁寅孟敬撰門人黎卓崇瞻編次

鄧伯言玉尚集九卷 抄本

鄧雅撰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溫潤枯槁之異文
章固然詩之爲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

藏書志卷三十四

至

愛日精廬

正固爲盛至於情發於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
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
情發乎中若功業加於民聲光昭於時則其氣自壯和順
積乎中英華見於外則其情自充氣可以學而爲情不可
以強而至曾謂山林之不可爲臺閣臺閣之不可爲山林
乎譬之太羹元酒醕醑傳永查梨萍菹淡腴酸澁食者各
適於口而其出於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
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於學壯而未行老於
風騷乃自所得其爲詩歌每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
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
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問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

枯槁者蓋不侔矣是果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
所爲玉尚集數百篇且求爲序余因細味省感焉嗟夫今
之於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爲或羈愁窮困則不
得以爲若君者學於少得於壯成於老富貴榮達之心雖
淺而溫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
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宜官商諧金
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於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
尙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爲序洪武乙卯七月既望臨川老
友獲聞道人何淑書

藏書志卷三十四

至

愛日精廬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賦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
尚集爲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於強作之者也詩之搜
羅以爲富雕繪以爲妍索幽以爲奇放情以爲豪若是者
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
故沖澹自然華不爲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
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尙之專且久
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爲金
鍾大鑼之音又當不止於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
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
玉尚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賦美祿而詩多
泉石之趣孟浩然所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
伯言於韋孟近矣而進之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
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

八月至蒙陽梁寅書

觀登君伯言詩如春風林鳩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鶯
峇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
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
又將有得發而為金鐘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
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冲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
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
下澣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為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
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
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其

藏書志卷三十四

書 愛日精廬

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誠可謂深造
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
無事乎椎擊也其可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聞新淦鄧伯
言氏工於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
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
為詩其用心勤矣舍於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
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哀其所著命
工鉅梓以傳於永久斷一言以為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
條達不為險艱藻繪之語澹泊和平而無忿懣哀怨之意
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於平淡之域嗚呼其亦
有得於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

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
聖俞所卑卜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醜異好
有如此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
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為書於篇首
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澣會稽山人
戴正心序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張羽撰 案明史文苑傳云羽文精潔有法則羽固非
不以文著名者世行本止有詩集四卷文集則未之見此
本始山雉賦終滿月齋記凡文五十一篇文端樓書目有
張羽文集一卷注鈔未知即是本否查屏贊云白雲隱軒

藏書志卷三十四

書 愛日精廬

飛鳳入梲何氏以朱筆改作梲仍以墨筆改作梲而注云
梲廣韻注讀書牀也黃氏蕘圖跋云此字義門後交臂失
之又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誠哉是言請以此
言為校書者贈

永嘉集十二卷 抄本 從蕭溪兄藏書抄本傳錄

張著撰 嗣子規同弟矩敬集 著字則明白號永嘉子
世居溫之平陽縣元末避兵吾邑邑人招致邑庠為弟子
師送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授廣施令擢臨江府同知卒
於官明初吾邑有三張先生俱以行誼重鄉里先生為北
張止菴先生為東張金吾十四世祖觀復先生則南張也
先生自平陽來虞即主吾家與觀復先生為道義交所著

有易經精義永嘉集長安倡和集等書今惟永嘉集存凡詩九卷文三卷合十二卷先生子規字運生所編也夫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一代名賢兼與吾祖相周旋者乎讀其文思其人先生之英爽吾祖之精靈不啻恍惚遇之抑金吾更有感者吾六世祖遜志先生學問文章鬱爲儒宗其居鄉也能以德行化橫逆其秉鐸也能以經術訓多士黜其德而善其者蓋不知凡幾所著有毛詩特解性理策言遜志錄歸問集時義通詮等書今皆散佚無一存者噫先生之後泯沒無聞而先生之集存吾祖之後子姓繁衍科第蟬聯而吾祖之著述佚豈豐於此者則齊於彼耶抑書之傳不停亦有幸有不幸耶雖然名山石室不少遺珠

藏書志卷二十四

美

愛日精廬

老屋破垣間有墜簡安知今日所觀訪不獲者異日不且于無意中得之耶循覽是編回環祖德蓋不勝觀幸之私

海虞自言叔氏北遊聖門名著四科故代稱爲文學里元至正中永嘉張先生暨昆陽鉅儒鄭東季明鄭采季亮遊地來居同以經術文詞鳴於是吾邑文學益盛於一時矣天朝底定九有洪武庚戌肇設科舉以取士時二鄭既沒先生以易經起家與邑人鄒立誠九思黃者昭夫唐溥彥博惜中鄉闕而先生名在前列授膺施令陞臨江別駕以終誦生後弗克親接緒論蚤歲即交先生嗣子規運生得在道稿而私淑之先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

書故理明氣昌爲文紆徐曲折或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其發於聲詩亦克簡兼衆體或雅曠而春容或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故誦每誦之未嘗不深嘆而敬服也今年祇命出按江潮道過鄉邑運生乘次先生之集屬爲序引嗚呼

敢憶昔讀書川里嘗

訪鄉之前言往行庸致景仰之私若鄭之昆季及鄒黃唐氏家率民絕無間獨先生克有賢子保藏遺稿自非積德之深詎能然哉先生之沒運生時始垂著迨今年踰六秩隱居教授子孫誦誥世守先業故誦重其請輒忘固陋僭序卷端使讀者既知先生之學之美而又知其德澤有以垂裕厥後也先生名著字則明履應之詳俱載同年鄉貢

藏書志卷二十四

美

愛日精廬

進士應陵別梁仲方所爲傳茲弗贊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八月朔監察御史同邑後學吳訥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海宇甯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遣使者齎勅命至家授膺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業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山是邑以完復既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既沒人猶思之專具

前侍儀使盧陵周仲方所為傳蓋先生學問明正而操行
清潔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
於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既彙次成帙因大
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
不幸少不得行於是託於文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
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未必如是之美
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往往思其難兼如漢賈誼
董仲舒黃霸龔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
有之豈非難哉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為
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正其辭確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
後之君子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先 可知矣故

藏書志卷三十四

美

愛日精廬

為序其首簡宣德三年八月望日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知制誥修國史秦和王直行儉序
範軒集十二卷并本

明林大同著 大同字逢吉號範軒吾邑人仕至開封府
訓導明初吾邑有三儒籍言氏林氏及吾張氏也今吾宗
與言氏世有達者林氏則無聞而先生之集乃巍然獨存
是則苟卓有可傳表章不必盡在子孫也先生與金吾十
五世祖億之先生十四世祖觀復先生相友善家乘有先
生撰十六世祖母薛孀人墓誌銘今載集中又有遂觀復
先生應詔赴京師序集中闕集中與吾祖酬贈詩凡三十
餘首異日當錄附家乘以垂不朽

周矩趨命紀行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四終

藏書志卷三十四

美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

集部

總集類

文選六十卷

北宋刊本 明句容縣官書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并五臣注 五臣者呂延濟劉良

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有明州司法參軍盧欽跋云選板

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

之初首加修正云云則北宋刊版南宋重修本也卷六卷

九卷十二卷十六卷十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三十一

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四十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七卷五

十一卷五十四卷五十七卷六十及目錄後俱有句容縣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印次行俱有題識云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當是明初官書

開卷一二三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凡六卷抄補

昭明太子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題慶三年

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 開元六年

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

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為

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

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

玉臺新詠十卷 影寫宋刊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自序

陳玉父後叙 嘉定乙亥

文苑英華一千卷 舊抄本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勅集 每卷末俱有

登仕郎胡柯邦貢進士彭叔夏校正一條末有成忠郎新

奎充筠州臨江巡轄馬遞鋪王思恭點對兼督工一條

周必大序

吉州致政周少傅府昨于嘉泰元年春選委成忠郎新差

充筠州臨江軍巡轄馬遞鋪權本府使臣王思恭專一手

抄文苑英華并校正重複提督雕匠今已成書計一千卷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其紙札工墨等費並係本州印匠承攬本府並無干預今

詳說照會四年八月一日權幹辦府張時舉具

西漢文類殘本五卷 宋紹興刊本

陶叔獻編 唐柳宗直有西漢文類二十卷宋時其書

失傳叔獻重加編纂 見郡齋原四十卷今存卷三十六至

末五卷後有紹興十年四月日臨安府影印一條每頁紙

面俱有清遠堂印記字畫清朗紙色瑩潔蓋宋刊宋印本

也

文粹一百卷 元刊本

吳興姚鉉纂

自序 抄補

唐文粹殘本三十四卷 宋刊本

吳興姚鉉纂 前有目錄分上下兩卷上卷自卷一至

二十五下卷自二十六至三十四後闕止存末頁半頁目

錄後有題識云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凡三古本前闕

總目士人常患難為檢閱今具目錄列于卷首仍合為二

字卷其便討尋彭城劉空二謹白是書分卷篇次俱與百

卷本不同詩文則有少無多案崇文總目云文粹五十卷

姚鉉編郡齋讀書志曰鉉採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為五

十卷則此本或即五十卷本歟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五

字

會稽撥英總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三

發日精廬

宋孔延之編

自序 是篇壬子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宋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凡老泉十一卷東坡三十二卷頴濱

二十七卷合七十卷闕卷十一至十八二十二至二十四

二十九至三十五四十八至五十五五十三至五十九七十

共缺二十九卷抄補

樂府詩集一百卷 元至正刊本

太原郭茂倩編次

樂府之名肇於漢所以聚音律之具而命之古無有也書

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歌之所由作也良以樂之

為樂非曰彈絲鳴竹銜金擊石然後謂之樂凡羈窮愁悶

僅欣愉懌出於口而成聲者皆樂也粵自擊壤康衢之謠

興而唐虞喜起之歌播於殿廊之上治世之音縱鈞天雲

門不是過也爾後夫子剛詩三百雖樵夫野叟婦人女子

羈孤庶孽休迫無聊之態後靡華麗之習莫不備具蓋發

乎情止乎禮義皆足以懲創而興起聖人未嘗去彼而取

此 曰 樂歌 如笙山庚南陔白華之什先儒已

辨 自聲詩絕響之後太原郭茂倩編類古

今歌曲上際唐虞下迨五季目之曰樂府詩集凡歌詞之

典雅純正曲調之清 靡麗 俚語長謠短謳鮮不該

盡 夫風雅頌之變而世代推移可一覽而周知而

藏書志卷三十五

四

發日精廬

騷人墨客探脈弄翰于欲 斜陽之外亦足以 幽

情者 憲臺幕賓濟南彭公弓儀父桐茂倩之用以悼古

樂今樂之異趣 湮沒無聞郡博士 君萬元又能先

意承志遂鳩工發梓以廣其傳慧孫適承乏勉力以竟其

事俾後學觀此上有以知時雍 蒸民之歌下有以極

清麗之習一返而歸於正則樂府之詩非特為禮義性情

之助而樂之本陰陽原情性又足以跡吾民以歸於壽域

春臺之上矣時至正初元菊月朔文學 祿周慧孫序此

毛本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 舊抄本 葉林宗藏書

蒲積中編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俱在選中幾為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己之流逢時感慨發為辭章直造風雅藩閩端不在古人下予因際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鐫板以海其傳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紹興丁卯仲冬眉山蒲積中致和序
葉氏手跋曰此書從兒林宗所藏書才摹竟而林宗沒藏本隨散無餘此書遂歸于我行將聚宋元明之作續之未知其遂志不也東洞庭山葉石君識

藏書志卷三十五

五

愛日精廬

敬陵集九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董棻編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與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與東徒渡河而盧於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與杭章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幽怨鄭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州古今文章叙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

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新安郡逮

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唐初即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章名世文為世傳而紀詠其邦里為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雜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龐非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

藏書志卷三十五

六

愛日精廬

呂子進蔡天啟又如張仙玉錢穆女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誦迨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為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棻與僚屬修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問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傑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為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訖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

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鈞
聖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答
畧故總以州名而為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
軍州事廣川董茶序

萬首唐人絕句一百一卷 明嘉靖刊本

洪邁編 是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百卷凡七言七
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此本析六言另為一卷故作
一百一卷與汪綱跋及焦氏經籍志合

清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時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
眼意倦罷不復觀書惟時時教穉兒誦唐人絕句則取諸
家遺集一切整彙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書為六秩起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七

愛日精廬

家守發齋以自隨踰年再還朝侍壽皇帝清燕偶及宮中
書扇事聖語云此使人集錄唐詩得數百首適因以昔所
編具奏天旨驚其多且令以元本進入蒙真請復古殿書
院又四年來守會稽開公事餘分又討理向所未盡者唐
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幾五百家今僅
及半而或失真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孤楚張仲素所
賦宮詞諸章乃誤入於王維集金華所刊杜牧之續別集
皆許渾詩也李益返照入閨悲愁來與誰語一篇又以爲
耿漳崔魯白首成何事無歡可替愁一篇又以爲張蠟以
薛能邵平瓜地入吾廬一篇爲曹鄴以狄歸昌馬鬼城下
柳依依一篇爲羅隱如是者不可勝計今之所編固亦不

能自免然不暇正又取郭茂倩樂府與稗官小說所載僞
鬼諸詩撮其可讀者合為百卷刻板蓬萊閣中而識其本
末於首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煥章閣學士宜奉大夫知
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洪邁序

越府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而奉祠歸都
陽惟書不可以不成乃雇娶匠續之于容齋旬月而畢二
年十一月戊辰邁題

重華宮投進劄子

重華宮宣賜白劄子

謝表

別奏劄子

藏書志卷三十五

九

愛日精廬

奏耿桡不受書送劄子

謝南內奏狀

右唐人絕句乃內相洪公手自采擇暨守會稽嘗以此刊
之郡齋後三十年格獲繼往闕暇日取是書伏而玩之則
歲月暨久固已漫謬竊闕多矣因命工修補以永其傳嘉
定辛亥孟秋下浣新安吳格謹識

汪綱跋曰唐人絕句詩凡一百一卷半刻會稽半刻鄱陽
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搨鄱陽本併刻之使合而為
一既畢工姑識其末是歲二月既望書于鎮越堂

陳敬學重刊跋

嘉靖辛丑

新雕聖宋文海殘本六卷

宋高宗刊本

季滄葦藏書

江鈿編 原一百二十卷今存卷四至卷九凡六卷李
心傳朝野雜記曰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
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板時淳熙四年十一月
也周必大以是書編次無倫請于孝宗命呂祖謙重編呈
進賜名文鑑文鑑行而是書遂晦季滄葦書目有聖宋文
海六冊想亦殘缺之本此本有滄葦印記蓋即其舊藏本
也中如王子韶六聖原廟賦周邦彥續秋興賦巨野思文
殿記謝黼詔賜宗室坐右銘龍維琦歌器銘石志玉馨銘
張商英雲居山真如禪院三塔銘等篇文鑑俱未載則亦
有藉是以傳者固未可以殘缺發也

藏書志卷三十五

九

愛日精廬

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
制詔疏詞誌輓祭禱文凡三十八門雖頗該博而去取無
法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舊抄本 紫竹堂藏書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
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鈔次** 是書葉文莊公於正統
天順間從宋刊本傳錄後失其中一分文莊國世孫恭煥
假觀觀海家宋板補完見本所補之一分相傳為文氏二
承手筆目錄中卷及卷七十六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
兩卷是也其序目雄壯之筆則文莊公真跡也見前之吳
君立峯嘗取以校刊本謬誤不可枚舉甚至有脫去一

二頁者非此本尙存文鑑幾不得為完書是宜何如寶貴
也哉

太史成公次編皇朝文鑑始末 從子五年年撰

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山洋絕口不道文鑑
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馬益公既被
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葺之蓋
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問得於傳聞以為太
史嘗云國初文人尙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
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
自成一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
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

藏書志卷三十五

十

愛日精廬

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
朝不為清議所許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
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
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
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
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議論
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既病南軒以
書與晦翁以為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
歲嘗語學者以為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
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
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

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卽刪詩定書官使眾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皇朝文鑑一書諸處未見有刊行善本惟建甯府坊有之而文字多脫悞開卷不悅人意新安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爲參校訂正鈔板於郡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谿沈有聞

文以鑑名非爲標題設也以銅爲鑑則可以別妍醜以古爲鑑則可以審興衰以人爲鑑則可以正得失至於以文爲鑑則又不可以別妍醜審興衰正得失蓋之也新安郡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七

凌日精廬

齋舊有文鑑木木余每惜其脫畧謬誤莫研精華如涉蓬山而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輒嘆曰斯文之墜越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牴牾訛舛若此學者何賴焉郡博袁君嘗加訂證暨嘉定辛巳冬余領郡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呂文公家本來寄余喜而不寐亟併取袁君所校以相參攷易其謬誤補其脫畧凡三萬字命工悉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爲全書使學者覽表疏而思都俞吁咻之美觀制冊而得盤詰誓命之意閱賦詠而追國風雅頌之音續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鏤冰之譏藻飾皇猷輔敎治具俾斯文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爲無負文鑑之利爲甚

博矣嘉定十五年壬午夏五月上涪郡守開封趙彥近跋前輩之文粹然出正蓋累朝涵養之澤而師友淵源之所漸也此書會粹略豔真足以鳴國家之盛惜夫鈔木之始一付之刀筆吏欠補亡刊誤之功後雖更定訛缺猶未能免思欲就正有道恨呂成公之不可作也近於東萊家塾得證誤續本命郡錄事劉君崇卿參以他集而訂正之凡刪改之字又三千有奇與刊缺不可讀者百餘板併新之其用心勤矣其有補於此書多矣旣迄役將如京因語之曰夫校讐工夫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去後尋繹當更有口錄以見寄抑以觀子日進之學端平初元清明郡守四明劉炳書于黃山堂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七

凌日精廬

繳進文鑑劄子

謝賜銀絹除直秘閣表

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皇朝文鑑計二十冊乃文莊祖於正統天順間所錄時刻本尙少借宋板錄得四傳而至予隆慶壬申歲予淹病檢出乃失其中一分時謬本德用以整書謂予曰顧觀海家有宋板文鑑可借觀對之因以校勘留對抄完可謂全書故記存以見集書之難有如此者後人視書勿以爲易而忽諸隆慶壬申四月三日括蒼山人恭煥志顧氏手跋曰此書迺前明崑山葉文莊物也其鈔凡三手通部前後著錄者所書也其序目雄壯之筆絕類寫經體

者文非筆也余以文莊跋金石錄筆對閱故知之其目錄中以及卷七十六

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兩卷故老相傳為文氏二承筆

卽隆慶間文莊後人失去中一分以傳名人補錄者也其

說余未之信然要其大概則此書鈔自宋刻書屬名手其

為善本可知閱嘗取慎獨齋刊本一對其謬譌不一益見

此本之宜寶貴矣跋尾名恭煥者乃文莊五世孫也手自

校書不下萬卷因閱棗竹堂書目知之乾隆壬子清明後

一日袁庶學道人顧之遂記

黃氏手跋曰此書向藏小讀書堆今歸愛日精廬予所藏

亦有是書計得五部皆侈宋刻有大字小字之別惟因均

已殘缺猶為恨恨卽敘述古主人百神史記之例尙少目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三

愛日精廬

錄之下卷錄借抄足之吳縣黃丕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舊抄本

因魏齊賢葉芬編

昔吾從搢紳先生游而得其論寶之說夫所謂寶者焜耀

瑰奇鏗鏘溫潤世之美瑞國之重鎮周傳漢佩虞求罕辭

易連城照十二乘會未得其秀髮也然必聚於沆瀣之巨

浸蘊於不可測識之深淵元甫之遠崑出之巖元氣鍾之

造物蓄之然後芒與色正燦燦乎牛斗之間豈蹄冷培塿

之所能有哉今夫豎莊口有天下之書雖三閣四庫之儲

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家有裁奪之富鉅鹿魏君

仲賢南陽葉君子實實徜徉其間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

萬軸而已一日合并且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

志於是各出所有闢館以居之巨篇奧帙奇書秘字充衍

其中以我聖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君八憲玲瓏旁搜遠

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靡所不備燦燦珠璣炳炳瑚璉

如淵海之藏如府庫之美吾昔所聞縉紳先生所謂寶者

此焉當之矣蓋將投襲以冰蠶繭之光薦之以漆仍凡之

安甯不責哉予往者守官 陽於書市經從為款二君走

書言其大概屬于序之予不得辭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

南徐許開仲啟序

吳都文粹十卷鎮洋錢氏東華手抄本

因蘇臺鄭虎臣集

藏書志卷三十五

十四

愛日精廬

錢氏手跋曰余往從宋子蔚如案頭得見舊鈔吳都文粹

十卷凡吳中名山大川官廨學校名宦人物以及仙宮梵

宇古蹟之所留傳昔賢之所紀錄畧備載焉因携歸讀之

而殘闕謬誤不甚了了第就鄙見所及稍為訂正未遑卒

業也未幾蔚如已鈔錄成帙閱者補誤者易蓋其家多藏

書又凡友朋所蓄苟有見聞無問寒暑遠近必假觀而後

已搜討之勤宜其鈔成如是之速也而余忽忽三四十年

溺沒帖括中無一息暇歲庚午邀恩貢入成均始得專意

緝閱古人著作追念曩日嘗萃心力於是書遂欲鈔之以

便觀覽而蔚如已下世書隨散佚幸館光大時曾借以校

王子佩鳴所藏頗識頭緒因取而手自繕寫起自夏五朔

至秋凡百日而畢開亦有所校定處雖老人字畫潦草或不堪寓目然以之作底樣亦未始非嗜古者之一助也乾隆十九年鎮洋七十三叟東阜錢枚題

又曰魯魚亥豕自來鈔書家在所不免然未有舛錯紛紜且以一首而分作兩首如舊鈔吳都文粹之甚者也按舊鈔卷二白居易西園題詩首缺一句以下山水共誰尋云云全與題不相干涉蘇如考自集乃係哭崔常侍詩而西園詩全篇故在因據易之又目於登齊雲樓題後即列西樓雪宴城上夜宴二題而舊鈔以西樓雪宴詩併入城上夜宴題作兩是故前有空白而不知前首即是西樓雪宴詩並無闕文也又卷四孫觀大雪同羣兒遊虎丘元鈔以

藏書志卷三十五

五

愛日精廬

為二首而後一首詩意亦與題不叶蘇如查孫集係是送卓侍者兩首又併作一首又卷八張師中之楓橋詩一首分作兩首且以役首屬程師孟今俱訂正至於卷一米芾之十老序與跋卷二徐康之浙西題舉司題名記卷九之嘉定十年分置嘉定縣補註省割卷十王明之之留京詩詩冠國寶之無題詩與跋賀鑄之題橋堦路青玉案詞跋舊鈔俱有缺謬蘇如搜得宋槧木補之其他字畫之殘缺詞句之謬誤不可悉舉忘其固陋隨手改正但恐尚有聖滿惠而教我是所望於同志者東阜又識

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 明刊本

石壁野人陳鑑綱 是晉取兩漢之文分代編次西漢

始高祖終平帝東漢始光武終獻帝蓋以讀一朝之文章則可知一朝之政治也據鑑自序所著有漢唐史節漢唐文鑑今史節及唐文鑑俱佚是書僅有傳本亦希見之書也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為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為一編試為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不纂取其要余自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述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閱余是以冒然為之蓋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

藏書志卷三十五

六

愛日精廬

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加節畧惟其不容節畧是以別為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觀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之原道柳氏之饒歌要亦吾儒之不可缺者或取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節積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爾妄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路平甲午石壁野人建安陳鑑拜手稽首謹書

唐詩絕句選五卷 舊刊本

章泉先生趙蕃昌父淵泉先生韓流仲止選疊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注 前有姑蘇張益鉉梓序云疊山先生嘗取趙昌甫韓仲止二先生所選唐人七言絕句詩凡三百首爲之注解云云此本止一百首想經抄胥刪削非鉉梓時舊本矣是書傳本絕稀惟也是園書目著錄君直孤忠勁節精貫三光書以人重有不僅以罕觀爲珍者而可以殘缺置之乎

幽不足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厚人倫移風俗刑後真無詩矣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三百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名言也唐人學子美多矣無其志終無其聲音獨絕句清思幽妙可聯譽齊驅於變風境上章泉淵泉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七

愛日精廬

二先生詩人學詩自唐絕句始熟于此杜詩可漸進矣建安王道可抗志力學不爲世所易問枋得曰葉水心湯文清咸以章泉淵泉爲上饒師先生道德風操可得聞乎枋得畧說二先生選唐絕句與道其可觀其微言緒論關世道繫天運者甚衆何日從容爲子誦之廣信謝枋得君直序

張益鉉梓序 宣德甲寅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兩漢策要十二卷 抄本

陶叔獻原本金常彥修孫名未增補 是書取兩漢書

策論書疏可備出題者按時代編次蓋備場屋科舉之用也文淵閣書目有西漢策二冊東漢策二冊未審卽是書否汲古閣秘本書目著錄云是趙文敏真跡此本蓋從之轉輾傳抄者

皇朝專尙詞賦取士限以五經三史出題惟東西漢二書最爲浩汗學者披閱如涉淵海卒莫能際其畔岸大抵菁華無出策論書疏而已可取而爲題者十蓋八九真科舉之急用也先是吾鄉常同知彥修宅取舊本兩漢策要摹搭刊行于世其間錯繆及有不載者僅數十篇殆爲闕典彥修痛恨遺脫嘗欲增廣方經營間不幸早世今二孫克家不墜箕裘之緒皆業進士乃承意繼志遂再爲編次將

藏書志卷三十五

六

愛日精廬

向者遺脫一一校證添補附入命工鉅木用廣傳布且索序引予喜其不負乃祖之意使斯文號爲完書是可嘉也姑直書所以題其端首云大定乙巳中元日承直郎岳陽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王大鈞序

班范二書其載筆勝質之旨則亦博矣然而後學異嚮罕能兼該尙辭者則寧其纖華而遺於體例玩理者執其事實而泥于通方求之彬彬固其鮮矣進士陶叔獻得漢聖之學發先儒之蘊謂類書所集其來尙焉凡較兩都文章必明一代制度遂稽合衆作去繁取衷撮數萬言編成十卷同志揚端者持其書見求序引逸題其辭曰漢四百餘君尊臣良文治道備七制之治則與三代幾焉是皆方間

協心抗議竭節致之然也如明堂月令則禮樂之本乎宣
室對問則政教之宗乎冕冢令邊事之宜谷子雲掖庭之
奏平津與畧白虎宏辯仲舒災異之賦子政封事之機建
武之晨東平茂乎典禮永和而下伯始任乎中庸耶願條
七事之端翼奉極五事之變班蔡之劇論章桓之讜言斯
皆傑立孤風翊成典訓來哲不能溢其美異世不能殊其
歸炳焉休光高出近古其諸表奏天下昌言述史有三漢
最稱備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
之乎非表文辭蓋善其制度而已儻或文而不示制學而
不慮要如之何從政哉宜陶揚二君銳志於此好古博雅
廣其流傳時景祐二年六月吉日阮逸序

藏書志卷三十五 九 愛日精覽

中州集十卷 元至大乃本

金元好問編 總目題翰苑英華中州集翰苑英華四字
似是後來改題痕迹顯然自序又題中州鼓吹翰苑英華
六字亦似別改未知原書作何標題俟續考每頁三十行
行二十八字是本與影元抄本中州樂府款式相同知亦
至大刊本也

自序

二妙集八卷 舊抄本

金段克己成己撰 前有段氏世德碑銘 虞集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
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

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眾
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技業以
爲詩爲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時干戈未息殺氣瀰漫賢者
辟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適以畢餘齡幾
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克
血流未盡白骨如山丘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
陶之達杜之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
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之善觀者
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伯氏諱克己字復之入稱遜庵先
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
己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

藏書志卷三十五 十 愛日精覽

八表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遜翁
之孫輔由憲奉翰林學士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解
后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提靖節三復不
置己而嘆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
之書彥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羣寫
蓋得其真予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臨川吳徵序

顯祖遜庵君與從祖菊軒君才名道業推重一世值金季
亂亡辟地龍門山中遜庵君既沒菊軒君徙晉甯北郭閉
門讀書餘四十年優游以終稟然清風孤古無愧其遺文
惜多散逸所幸存者古律詩樂府三數百篇皆先侍郎手

自紀錄屢欲傳梓不克小子不肖痛先志之未遂懼微言之或民謹用錄梓藏之家塾俾後之子孫毋忘先業云秦定四年丁卯春別開輔拜手謹誌

賈定補刊跋 成化辛丑

中州啟劄四卷 影寫元刊本

元吳宏道編 四庫全書存目所載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

古者奉咫尺書所以達萬里之心也故書謂之簡簡謂之畢初非耀文貢伎之具觀先秦答燕上秦二書西漢賜南粵一書明白惻至洞見肺腑要是去古未遠風氣使然此時豈有作書之法哉逮及前輩猶能做物古意上貽書於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下下獻書於上非言古今理亂之故治道翕張之機則相與切切然圖當時之務不專以頌也朋友尺牘之酬酢必義理修齊是究以至親戚音問之交往直述父兄安好冠昏喪祭等事無綺語無泛辭也流俗日靡士大夫從事書札扶疎茂好以爲巧裁禮剪織以爲工高者自謂陳言之務去卑者直欲盡平生之詔以希分寸之進昔止稱啟上者輒再拜昔止稱再拜者輒百拜繁文縟節未易毛舉於是書不復古矣噫昌黎公上宰相三書猶不免好議論者責備况其他乎江西省檢校掾史吳君仁卿哀中州諸老往復書尺類爲一編凡若干卷輟已筆鉞梓徵余言余曩綴寮翰苑於玉堂制草中獲觀諸老所作每起而曰此

穀粟布帛之文也豈後進所可窺其藩若今仁卿所編則未之見一旦盡得而讀之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教藝倫有關五雲體何足言哉當諸公作書時

不過抒吾情達吾意豈計其文之傳後而後之觀者如見諫議而於數十載之下風流篤厚典刑具存矯世俗之浮

華追古風於邁遠然則仁卿此編豈曰小補仁卿名宏道

金臺蒲陰人也歲在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處

儒學副提舉許善勝序

中州啟劄四卷 明成化刊本

吳宏道編 影元抄本中多闕文兼有誤字藉此得以

校補亦快事也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許善勝序

翁世資重刊序 成化三年

天下同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廬陵周南瑞敬輯 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

字闕卷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四十一凡六

卷

唐劉夢得叙椰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體而士裂

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概以

爲知音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

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

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觀也及貞元元和來以韓柳善比

至德為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寡辭者其福未易量也此

則所謂時也吾取以叙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實甚宜嗚

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予每讀漢初論

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渾一盛時僅此

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于斯也然此盛

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為狀如匿於曲柏不與花

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

也不自知盛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

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為盛縉紳先生創自為家述各

為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諸亦各有烝民立

極之學問南端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于

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習耳目為足以領此哉自文

選來唐柳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

當於此取焉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日廬陵劉將孫撰

昭忠逸跡六卷補史十忠詩一卷 陸氏勳先校本

如村劉麟瑞撰天水趙景良乘善編集補史十忠詩麟

瑞父水村劉堉撰

岳天祐序 至順壬申

自序 至治元年

後序

陸氏手跋曰補季購得顧修遠家藏抄本校過兩次是

此書原本忠義集乃後人所加名也甲寅九月十八日勅先識

國朝文類七十卷 元刊本 玉蘭堂藏書

蘇天爵編 卷首有玉蘭堂季滄葦印記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十二月初

六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崔適承行劄付准中

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據待制謝端修撰

王文煜應奉黃清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竊惟

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出於眾手而纂述

當備於一家故秦漢魏晉之文則有文選振其萃而李唐

趙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撮其英矧在國朝文章尤盛宜

有纂述以傳於時予以敷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

失其於典冊不為無補伏觀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為

國子諸生應官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

為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

誌碑傳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

羅而大取多關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內刊板印行

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具

呈照詳得此本院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

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鼓

梓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

官建言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上項國朝文類

官建言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上項國朝文類

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窮豈非大成可爲張大若准所言殺梓刊行以廣其傳不唯補救太平有裨於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衆多學校內委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草令收管賚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今將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依准都省咨文內事理施行奉此及申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行旨揮看詳上項文類紀錄著述實關治體既已委自西湖書院山長計料工物價錢所需贈學錢遵依省准明文已行分派各處除已移牒福建江東兩道廉訪司催促疾早支撥起發外其於刊雕騰寫之時若有差訛恐誤文獻之考憲司合下仰照驗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施行奉此又奉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刊雕疾早印造完備更爲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開申奉此至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缺差太祝陳承事賚咨到來於江南行省所轄學校書院有板籍去處印造裝藉起解以備檢尋無復闕文之意數內坐到國朝文類二部依仰上施行奉此照得近據西湖書院申交割到國朝文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內有補嵌板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藏書志卷三十五

面慮恐日後板木乾燥脫落卒難修理有妨印造况中間文字刊寫差訛如蒙規劃刊修可以傳久不悞觀覽申乞施行續奉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典故書籍數內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合委令師儒之官較勘明白事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提舉黃奉政關伏見今中書省蘇參議昨任奎章閣授經郎編集國朝文類一部已蒙中書省移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觀元編集檢草較正得所刊板本第四十一卷內缺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曾刊雕又於目錄及各卷內較正得中間九十三版脫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蓋是當間較正之際失於鹵莽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刊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缺少板數漏誤字樣錄述在前關請施行准此備司今將上項文類板本刊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日

庀文統事大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歷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藏書志卷三十五

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
 觀禮樂以知政亦集於太史後之學者考六藝之辭發而
 爲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與
 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
 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
 于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考國
 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
 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
 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
 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
 數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萃粹其言樂章

藏書志卷三十五

毛

浚日精廬

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納訓誥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
 則之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
 有謝奏議表箴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述箴
 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
 卑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誣不
 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由然慨徹其辨不動者辭矣書啟
 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於道雜
 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益雜著第
 十朝廷以郡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
 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宜焉諸雜文第十二累共行
 事不慙遺之意其辭慙哀辭謹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

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
 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獎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
 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
 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
 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
 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
 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
 簡札堙沒是可嘆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
 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真定人先世咸以儒
 名咸如先生尤遠歷學著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
 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啟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

藏書志卷三十五

天

浚日精廬

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逸事最詳定著名臣事
 畧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於世
 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
 元統二年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南鄭王理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而不能不著者發
 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
 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
 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
 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雖
 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

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
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
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兀無足起發人意其中
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彙策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
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
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鳩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
麗辭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
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
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選唐宋之文則
載於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棄之將遂散佚沉
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缺者歟乃蒐摭國初
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辨說議
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
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
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
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
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
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
世所可傳者漠然會不加意邊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
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
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

藏書志卷三十五

堯

愛日精廬

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
有國朝名臣事畧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
四方也後文江浙行省錢謙梓伯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
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尙相與博采而副錄之元統二
年五月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修父所類
也守誠在冑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間人
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遠
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輒褫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
是夫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叙之於史傳者非
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
焉是則伯修豈無意而爲之者乎伯修方以政事嚮用所
集名臣事畧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
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修會萃之勤矣伯修名天爵
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遠金故事亦有
論著他嘗無所不關予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
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敘行錄一卷元刊本
徐東編 是書與言行錄合刻言行錄紀郭公事迹此
則當時投贈詩詞序引書啟及諸處碑記也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此國語之訓
言也欲愛其所生以身則莫若從師以學欲行其所教之

藏書志卷三十五

辛

愛日精廬

道則莫若從君而仕欲光顯其所食之祿則莫若榮親爲大在父爲孝在師爲敬在君爲忠三者相成不可廢一此士大夫之全行也舍是何以日人行也者行也行其行而見於事善其事而聞於聲聲成文而詩歌作詩歌作而二行著於時而後可謂之真士大夫今閩漕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其行見於事事聞於聲者乎公內由省臺出仕江南小爲守大爲牧爲憲爲漕凡立政立事愛士愛民勸善懲惡興利除害著於治功可以詠可以賀可以紀可以序在官爭贊美既去極見思文人才士卷軸知以幾馬馱所以能效忠於上而稱忠於下者孝敬爲之本也觀易師侯先生寄遠偈相數篇最君嘉議致政慶壽一卷孝敬之心油然而起將揚文之名行聞之道以相遠大此意難與滔滔者語敏行一錄亦就有之人之愛公固非諛非妄也九口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其愛公也異乎人之愛其言曰善頌不如善勉夫聞人頌者心易自滿聞人勉者心必若不不足不足則不已不已則可大可久美公之能孝於父則不如歌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章美公之能敬其師則不如歌小心翼翼古訓是式之什今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道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閒乃可以展布平生之才思使朝野羨慕曰某其親也生之某其師也教之事三若此生始無慚異時美公之詩必欲如洪與之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始足以見所學願公勉之至順辛未孟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三

凌日精廬

然而起將揚文之名行聞之道以相遠大此意難與滔滔者語敏行一錄亦就有之人之愛公固非諛非妄也九口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其愛公也異乎人之愛其言曰善頌不如善勉夫聞人頌者心易自滿聞人勉者心必若不不足不足則不已不已則可大可久美公之能孝於父則不如歌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章美公之能敬其師則不如歌小心翼翼古訓是式之什今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道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閒乃可以展布平生之才思使朝野羨慕曰某其親也生之某其師也教之事三若此生始無慚異時美公之詩必欲如洪與之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始足以見所學願公勉之至順辛未孟

春望之長樂郡古候佚老獨思黃文仲謹序

敏之功大矣二帝三王之爲君九官伊傅周召之爲臣其功大矣而悉錄於書書爲萬世法魯論終篇汎言帝王之道有功獨歸於敏法古者法其敏而已敏則有功也復齋郭公敏行錄大抵施於政者中庸敏政盡人道者能之人而盡其道敏於行之積也敏行其體敏政其用用著於錄合而名之曰敏行體用一源功效相感應功有古今之殊原於敏一耳敏在三德宜屬勇克己復禮顏子之勇也回豈不敏者邪公以復名齋復之初九顏子有焉公其敏顏子之行敏唐虞三代賢臣之政錄將不止是而是以爲始也三山林與祖敬書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三

凌日精廬

皇元風雅三十卷 元刊本

蔣易編 始劉夢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中即熊勿軒係宋人元遺山係金人列之元代未免不倫若文文山謝疊山則誓死不屈大義凜然乃亦一體編入更爲失於限斷然元人無專集者藉此得畧見梗概未可以其體例不善而廢之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文淵閣書目有皇元風雅四冊殘缺疑卽此書

易嘗輯錄當代之詩見者往往傳寫蓋亦疲矣咸願鈇梓與同志共之因稍加銖次擇其溫柔敦厚雄深典麗足以歌詠太平之盛或意思閑適辭旨冲澹足以消融貪鄙之心或風刺怨諷而不過於譏或清新俊逸而不流於靡可

以興可以戒者然後存之蓋一約之於義禮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庶乎觀風俗考政治者或有取焉是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閭巷章布之士其之善者靡所不錄故題之曰皇元風雅第恨窮鄉寡聞采輯未廣烏能備朝廷之雅而悉四方之風哉姑聞其所得者刻而傳之云爾至元三年正月初吉建陽蔣易書於思勉齋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詩人以鳴國家之盛雅頌二南後世莫以加矣在漢時則有樂府在魏晉宋時則有選詩在唐時則有河嶽間氣諸集亦皆鳴之善者也夫抵氣盛者聲宏地廣者風遠德有厚薄功有大小聲音不得而遜焉士大夫生當其時濡耳染目動諸中而鳴于外亦豈人力之

藏書志卷三十五

書

愛日精廬

所能為哉聖朝混一海寓弱埋萬國有三代所無之天則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詞章兼以承平百年教化浹洽洋溢發越形于聲歌固宜與生民清廟並傳而陋東西二都矣今文獻故家與晨星俱泯而鳴於時者復如好音之過耳他人罕得而聞焉豈不深可惜哉東陽蔣師文甫始集本朝諸公之詩凡若干卷名曰皇元風雅徵予序予讀之見其優游不迫有若古樂府者焉冲澹自然有若選者焉音節鏗鏘詞語雄渾又有若盛唐諸名家者焉辟如大塊噫氣周旋於扶搖之表而鼓盪乎蒼莽之野天聲地籟翕然並作清濁高下雖有大小之不同然其得於所感則一也嗚呼盛矣哉我朝之詞章也因一代之詞章而知一代之

咸治則此編豈小補哉雖然達而在上鳴於朝廷者其詩易以傳窮而在下鳴於山澤者往往不可得而見此十五國風所以難備也予在京見宋御史顯夫集詩二十年得百十家欲刊諸湖廣猶日延四方之士而采之惟恐滄海之有遺珠也不知今已鉅梓否邪師文有志於是安得并求而刻之以備一代之盛觀云至元四年戊寅閏月丁未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黃清老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近於詩矣數而求焉是為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

藏書志卷三十五

書

愛日精廬

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為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焉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抑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耳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為歌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序善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

概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嶽之氣全太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或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蓋察御史前進士宋裴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皇元風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

藏書志卷三十五

畫

愛日精廬

焉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尙有可攷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豪芒耳窮鄉晚進尙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遽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求其在己者尙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勵於諸賢之間哉承除而去之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在芝秀亭書

自序曰易始於懷友軒觀當代作者之詩昌平何得之浦

據楊仲宏臨江范德幾永康胡汲仲蜀郡虞伯生東陽柳道傳臨川何太虛金華黃晉卿諸纂典麗有則誠可繼盛唐之絕響矣自是始有意收輯十數年間耳目所得者已若此況夫館閣之所儲拔聲教之所漸被此蓋未能十一耳信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才嗚呼盛哉

黃氏手跋曰皇元風雅三十卷蔣易編次者載諸焦茲國史經籍志近浙江采輯遺書目止二卷天一閣寫本知此書之流傳非廣矣向嘗收得元刻殘本又從香嚴書屋借得元刻殘本影鈔之總不符三十卷之數亦第藏以備元詩舊本之一家耳頃有書友攜一部來竟三十卷序目都有遺缺失處已鈔補驗其裝潢識是金星軔家故物非

藏書志卷三十五

美

愛日精廬

山自尋常藏書人家者宜可信爲全本也然以余及香嚴本核之却多歧異序目向闕無可參攷至每卷各有子目於一卷而列諸人者則題國朝風雅蔣易編集於一卷而列一人者則曰某人詩目錄建陽蔣易編集於一卷而心填某卷於卷中起處但以人姓名爲大題官銜籍貫表字爲小題不載書名卷數每葉板心各載每人姓名無卷數茲刻子目都無間存王繼學詩目一葉想子日本與舊藏本同此皆失之至每卷各標卷數其板心亦如之細玩字跡無一與本書同者當是板片不全子目盡失遂按人姓名分卷加此題頭及板心刻入故字跡各異否則本書字跡同出一刻何中多歧異耶總之古書日就淪亡既得見

元刻殘本矣又得見元刻全本矣而鈔補增改究不知元刻真面目購書之難一至於此是余日來俗務填膺尙爲此忙中閒事所謂書魔積習自笑亦自嘆也嘉慶壬申求古居主人黃丕烈識

草堂雅集十三卷 元刊本 文氏竺馬藏書

玉山顧瑛類編 始柯九思終釋自恢凡七十四人卷首標目文國博手書精楷絕倫案前使君叙柯敬仲詩云向來藏書家奉草堂雅集爲秘寶而首冊久闕朱竹垞從琴川毛氏得抄本一冊始據以入選云云此本元刊而首冊完善是真絕無僅有矣

金氏手跋曰東屏朱

近得玉山草堂詩集若干卷

藏書志卷三十五

七

愛日精廬

脫落散失命予緝治余因觀之清絕可喜故不辭而樂爲之整備其次序裝潢成書以記歲月時正統乙丑仲春下泮玉峯七十五歲老翁金子真識

文氏手跋曰玉山草堂雅集十三卷爲家藏善本卷首標目出先國博府君亦楷書之最精者友人錢受之王淑士各借抄一部人間流傳未廣猶可稱竺塢帳中珍也時天啟元年新正三日淑士持還因記此語於清瑤嶼中震孟

玉山名勝集二卷 舊抄本

玉峯顧瑛仲瑛編次 前有張翥寄題玉山詩一首張丑趙宦光俱有印記蓋嘉靖以前舊抄本也

中吳多晏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

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

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煥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

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日文曰詩間見層出而

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悉牢

籠摹狀於慶倡迭和之頃雖復體製不同風格異致然皆

如文翰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絕麗瑩縟令人愛仲瑛既

會萃成卷名曰玉山名勝集復屬予爲之序夫世之有力

者孰不寄情山水間然好事者於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

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於倡酬者歷歷

在人耳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

召客曠往游而已今仲瑛以世族貴介雅存器局不屑仕

藏書志卷三十五

美

愛日精廬

進而力之所及獨喜與賢士大夫盡其驩而其操觚弄翰
鵷詠於此禮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倡酬之盛較之輞
川或者過之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吳日玉山
之勝與兩川別墅並存於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是
不可以無序於是乎書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講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潛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請者曰仲瑛
卽所居之偏闢地以爲園池園之中爲堂爲舍爲樓爲齋
爲廡傲之而爲軒結之而爲巢葺之而爲亭植以佳木善
草被之芙蓉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開焉而深一日之
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

十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之
焉之則歡意濃淡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現席列坐而賦分
題布韻無間賓主僇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
雜體靡所不有於是哀而第之曰口題之曰草堂名勝凡
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為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
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入流麗灑
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讀晉
蘭亭唐桃花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千載而下無復能繼
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
序則此會幾泯滅無聞若桃花園之樂則又不知當時能
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仙人

藏書志卷三十五

美

凌日精

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皆
可誦邪蓋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遠所
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花
園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日彼不我若邪至
正十一年歲在辛卯二月既望元統癸酉第一甲進士及
第湖東李祁序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玉山名勝集世無刊本月霄向從其
小阮子謙家藏

國初人校本錄其書自玉山草堂至寒翠所凡三十八題
為一册每題各為題說不分卷數外集二卷為一册與
四庫總目九卷本者不合今秋月霄又購得明初人抄本有

張氏丑印記紙色字畫古氣盎然詎為希有蒙君帥以新
鈔見贈而以舊本屬校細勘一過乃知新鈔本頗多殘缺
如首題玉山草堂篇末不完脫鄭元祐陳基二詩可詩亭
周砥後序中脫一行芝雲堂篇中脫一葉闕陸仁鄭元祐
顧敬泰約張可久昂吉黃玠七人詩湖光山色樓篇脫岳
榆一詩淡香亭張緯詩脫末二句十字絳雪亭陸仁詩下
脫張暹一詩其餘一二字衍脫訛謬者甚多皆可據舊本
一一校補書分上下二卷自玉山草堂至金粟影五題為
上卷自書畫舫至漁莊二十三題為下卷當是玉山主人
元本如是後來傳錄意為分合故遺失其真也此書非得
舊本即明知脫誤奚從校補而舊本不取新鈔相勘其佳
處亦未悉出一經譬對舊本之善益顯而新鈔之謬悉刊
兩無遺恨矣爰詳著其得失於篇末并書一則以貽月霄
俾錄於藏本之後以見舊帙之洵足珍重云其外集二册
亦係近鈔互有得失故不具論時道光癸未十月之朔拙
經嬰黃廷鑑校訖識

藏書志卷三十五

卑

凌日精

玉山名勝外集二卷 抄本
大雅集八卷 舊抄本
天台賴良善刻編會稽楊維禎廉夫評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蓋將以探民之休
或以知王政之得失此周人所以不能已於采詩之官也

故觀民風而必采詩以陳者民之情因言以宣猶物因風之動以有聲也則詩志之所存情之所感而言之所從以出者乎但上之化下也有淑慝之分則下之報上也有美刺之別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雖刺也主文而譎諫育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人忠厚之主也然則周人所以采之者不以其出於情之真乎山是知古之人以情爲詩而其言莫不麗以則後之人則以詩爲情而言不出於情有矣况麗而有則者哉古之詩多出於民之心後之詩多出於士之筆雅頌之作臣能之而風或不之及苦心匪鬱伊而寫其幽思者非情之真也惟中心感發者然後口以吟詠其性情耳故後世雖有采詩

藏書志卷三十五

罕

愛日精覽

者資難其人焉然有慷慨以鼓其氣磊落以驅其才若杜少陵輩則不能無風雅之作耳若此者雖欲采詩之官識者能采之矣天台賴先生善卿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風塵淨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風清而不雜則采之事信而不誣則采之義直而不回則采之體約而不蕪則采之詞麗而不淫則采之而未始有不闕於世教者吁亦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真趣者不能造斯域也會稽楊鐵厓先生評而序之名曰大雅集而友人盧仲莊氏手爲之鏤梓既板行學者莫不購之以爲軌式焉他日有采詩之官者出其必將求善卿之所采以進於上矣於是乎序時至正

于寅春吳興錢龍在雲間之水南山北寫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尙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夏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厓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雄長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蓋不多寡較也天台賴良

客有賴良氏來謁予七者寮致其請曰昔山谷老人在州嘆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盡刻杜公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復盈三巴之耳有楊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鐵厓詩雖已徧傳海內而兵變后諸作

藏書志卷三十五

罕

愛日精覽

人未識者有之識其詩付有力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於三吳之耳不亦可乎余曰東南詩人隱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詩不必傳請傳隱而未白者於是去遊吳越間采諸詩於未傳者得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將梓以行來徵集名吁良亦奇士哉偉其志而爲之出力以鼓者則淞士夫謝履齋氏余因以山谷語名之曰大雅集蓋良以我而我以待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續杜之后而或有歎焉者不入也良曰然嘗其集爲叙時至正辛丑立秋日丙午鐵厓道人楊維禎書

天台賴善卿客授安間課講暇嘗哀元之詩鳴者凡若干人篇什凡若干首類爲八卷名曰大雅集會稽鐵厓楊公

首叙且鼓以傳會兵變止今年善鄭擬舉初志適有好義之士協成厥美詣余徵叙後余謂詩具一楚詩亡春秋作隱詩奚亡特雅亡耳楚騷漢賦迨蘇李五言沿至唐近體皆古詩之變試觀唐數百家譬之宗廟器大而鐘鼎琴瑟小而邊豆爵斝錯而有章秩而有文要各備才用而不可一少焉道學于宋刑學於金其間鳴於詩者務亦出自機杼近代自虞文靖公近體詩行天下雷然爭效競襲恐後笑甚一律千首較之唐遠矣夫采珠者極桂海采玉者窮冰天善刪不私己而汲汲以詩是采猶冰天桂海是窮則春容鉅作窮渺短詠不但得照乘連城而已將宗廟之器皆錯而章秩而文也詩運環復大雅之音於是乎在義

藏書志卷三十五



陵日精覽

士雲間人陸德昭氏俞伯剛氏善刪名頁宋名臣諱好古奇世業儒云蕭帽山人王逢叙

澹游集三卷 傳抄本

釋來復編 來復少有詩名為時所重是編集所與游者自名公卿大夫洎山林章布知名士與夫道流釋子凡往來酬贈之作暨碑銘序記等篇都為一編澹游者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也集中所載諸人多有元詩選未採者每人下略述仕履間及其所撰著如哈刺玩易齋集南游寓興集劉仁木洞庭稿亦元集朱右白雲集楊遜瀧園集張克仁遺安稿燕敬知昨集等書補元史藝文志俱未載知顧氏俠君錢氏竹汀皆未見此書也

澹游集者見心復公集所與游者贈答倡酬及凡文章之相及者也然其所與或爵為公卿或位當權要或儒家者流或道家者流不獨其叢林之中而總謂之澹游者吾之游以澹耳非以其爵非以其位又非以其道之不同而姑與之而也彼之與吾游者亦以其澹而非有所揆也記所謂君子之交澹如水是也游之久不能無別別之久不能無思集其所作所以使之常接於目而慰吾之思也干職之下令人企想羨慕不啻淵明之於惠遠元度之於文通昌黎之於大顛少陵之於己公贊公歐陽之於惠勤東坡之於佛印則又未必不因是集而有所興起也至若集中之辭或品格之殊音節之異有不可得而同者然如金石

藏書志卷三十五



陵日精覽

相宜珠璧相照而同為盛世之作亦可因此而見國家涵濡之澤也先君文安公既與見心游之於前而法又得嗣於其後比之諸公則為再世之契故序其說於是集之末朝散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豫章揭法序昔之縉紳君子學士大夫有物外之游從日方外交往往往以道義相尚以文辭相唯諾亦或託諸文章鉅筆以傳其行業者固將進之而弗却也若淵明惠遠有蓮社之結許詢支遁有講經之好昌黎稱大顛識道理文暢喜文辭少陵賦齊己茅屋之詩而贊公之詠又六七焉近代歐陽公於惠勤蘇端明於了元皆以詩翰往來傳聞簡冊不可誣也今夫或在仕宦或在羈旅或有遺世之志或得休沐之

暇厭夫塵勞俗鶴駉馳執掌思所以澄心散慮必山林幽
寂巖壑谷隱之地聊以遂其情適焉彼則不沉縛其法而
有慕吾道者一皆瀟灑穎脫迴出行輩故野花啼鳥之趣
行雲流水之蹤見於交際之頃亦惟詩章翰墨文辭而已
耳餘蓋泊然無着也豫章見心上人得淨圓之元與又以
詩文結納精神間所謂能入其法又能出其法者故吾徒
多與之游禪暇聚所得於翰林虞文靖公歐陽文公揭文
安公以下若干詩并其自酬倡者爲三卷壽諸梓徵余引
言且曰非有他也於此以著吾方外交游之雅焉夫交游
以道義不以勢利諸公辭章文翰之接於上人靡有福田
利益之規上人於諸公又非爲名聞外獲之託蓋善忘其
勢與夫忘人之勢者抑亦上交不詔下交不瀆也歟第覽
諸作皆情趣高遠辭氣清朗如大羹元酒醴醕甘露雋永
存焉奚以澹云上人曰傳言君子之交澹於水則斯集名
之澹游亦宜顧余何能願諸公之列且不佞輒復爲序至
正甲辰冬十月朔朝列大夫温州路總管管內勸農防禦
事天台劉仁本書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好其必有合焉者若范文正於古公富文忠於馬公周元
公之於佛印真淨禪涯彭器養之於晦堂程叔子之於龜
源揚中立之於照覺張敬夫朱元晦之於妙喜似非神交
心降而有合者曠臻是哉張子韶與妙喜以言忤秦檜致
逐謫道元鎮移書子韶有曰近日僧徒多結託士夫以要
聲勢子韶復曰妙喜天人師也雖聖人復生莫親疏之以
其托士夫要聲勢惑也妄也謬也子韶於元鎮同學伊洛
同爲鄉相可以勢利休哉參寥薦秦太虛于曾子開子開
復太虛書曰吾二人皆與參寥游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蓋
所因者賢也斯則元鎮之智所不及也近時大儒如虞揭
歐黃諸賢蓋合儒佛而同焉者其言粹然一出於正柳子
所謂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爲信然矧言爲心聲則心
之所寓詩口能言者之辭章何莫非道見心傳佛心者有
見於斯用華所交者之詩刻之使覽者卽是以求至道則
其垂勸於將來者豈少益哉是爲序至正二十五年歲在
乙巳夏四月廿又二日庚戌杭州路中天竺禪寺住持番
易釋廷俊序

藏書志卷三十五



愛日精廬

有澹如水之論然通之所存文之所發英華之外著實和
順之積中譬之雲漢之昭於天山川草木之麗於地煥然
爛然蔚然森然固不得以澹言也嗚呼道在天地間一而
已矣形之言論陳之詞章自墳典而下升降盛衰與時消
長歷千萬載而無窮於今片詞隻字之妍將欲使之傳播
悠遠而不泯是固仁人長者之用心也公明佛氏學妙圓
空寂之趣亦何藉於詩文之黼黻然性情之適詩詠之工
莫非修習操存之積願豈易而得之哉况夫具元會合之
盛天地泰和之餘發之詩文體製之渾融尤有復出乎前
古上者於公此編已可以得其梗概讀者其不可以苟焉
漫焉而已也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餘姚楊璣序

藏書志卷三十五

學

愛日精覽

至正乙巳秋余來定水見心禪師以澹游集屬序余與兄
心厚不可以固陋辭乃曰善財以文殊爲初友展轉五十
三參而成道果要皆以言辭相誘論而助其證入也故佛
眼曰道業未辦善友師教誠不可捨孟子曰友也者友其
德也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然則古君子之交
率以道德相向未始以形服爲異也遠法師之於陶陸習
鑿齒之於道安裴休之於圭山柳宗元之於重巽蘇子瞻
之於總公妙喜之於張無盡是皆得其同而忘其異者也
且其播於瞻蒼蔽於銘記又皆真乘發揮非直以文辭爲
獎飾也見心出豫章得法於南楚悅公道德之輝文章之
光炳炳烺烺照耀江海其所游從則故侍講蜀郡虞公豫

章揭公金華黃公大司徒廬陵歐陽公今太子論德魏郡
李公承旨河東張公莫不厲其齒爵之尊與之來往酬酢
情合水乳聲應金石其他衣冠鉅望山林碩德以交游而
親厚者不可一二數其於遺贈唱和又皆以佛法相激揚
而以顯示夫心要也見心粹而編之鈇而布之其有裨於
名教而以惠及後昆也歟言未既客有驟然而笑者曰禪
師以澹游名集而子乃以道德爲論美則美矣其如禪師
之本意何余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己恬澹乃道德之至故
曰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若是則吾之所謂道德交者非
禪師所謂澹游者乎客乃欣然謝余遂書之以質諸見心
焉前住紹興崇報禪寺番易釋至仁序

藏書志卷三十五

學

愛日精覽

元詩體要十四卷 明正德刊本 素竹堂藏書
明姚江宋公傳編選 是書傳本頗稀兼多闕頁此本通
體無闕差可貴也
遼府重刊序 正德乙卯
管林序 宣德癸丑

愛日精覽藏書志卷三十五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六

集部

詩文評類

文心雕龍十卷 明宏治刊本 臨馮氏已倉校

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

馮允中重刊序 宏治甲子

往余弱冠日手抄雕龍諷味不舍晝夜恆苦舊無善本傳寫謬漏遂注意校警往來三十餘年參考御覽玉海諸籍并據目力所及補完改正共三百二十餘字如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復可補他處尚有謬誤所見吳欽浙本大畧皆然雖有數處改補未若余此本之最善矣俟再訪博

藏書志卷三十六

物君子增益所未備者而梓傳之亦劉氏之忠臣藝苑之

功臣哉萬歷癸巳六月日南州朱謀埠跋

按此書至正乙未刻於嘉禾宏治甲子刻於吳門嘉靖庚子刻於新安辛卯刻於建安癸卯又刻於新安萬歷己酉刻於南昌至隱秀一篇均之闕如也余從阮華山得宋本抄補始為完書甲寅七月二十四日書於兩宮坊之新居時年七十四歲功甫記

功甫姓錢諱允治郡人也厥考諱毅藏書至多功甫卒其書散為雲烟矣予所得毘陵集陽春錄簡齋詞賦堂集古皆其物也歲丁卯予從牧齋借得此本因乞友人謝行賈錄之錄畢因完因識此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于世聊自

錄之八月十六日屏守居士記

南都有謝耳伯校本則又從牧齋所得本而附以諸家之是正者也嘗對頗勞蓋裁殊乏惟云朱改則必鑿鑿可據今亦列之上方聞耳伯借之牧齋時牧齋雖以錢本與之而秘隱秀一篇故別篇頗同此本而第八卷獨缺今而後始無憾矣

丁卯中秋日開始十八日始終卷此本一依功甫原本不改一字即有確然知其誤者亦列之卷端不敢自矜一隙短損前賢也屏守居士識
崇禎甲戌借得錢牧齋趙氏鈔本太平御覽又校得數百字

藏書志卷三十六

隱秀一篇出於錢禮部既未見功甫原書終為可疑也姑存之以俟後人庚寅孟秋同文章緣起裝成一冊祖德識

優古堂詩話一卷 舊抄本

吳开正仲撰

艇齋詩話一卷 舊抄本

楊勇羽萬卷樓藏書

南豐會季經裘甫撰 陳振孫曰會季之弟曰潭湘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勝之季經其子也 見艇齋詩話

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 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及附載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則傳本之稀可知是固與蓮堂詩話同為詩話中之秘冊也

蓮堂詩話二卷 抄本 從子謙齋藏書抄本傳錄

海昌祝誠輯 誠仕履未詳卷下題寶境齋壁條有云

至元丁丑以來則誠為元人可知讀書敏求記列之優古

堂詩話前或誤以為宋人歟是書所論宋詩居多而唐與

金元之作亦間及焉名篇警句多有他書所未載者如卷

上載金海陵王哀宋姚將軍詩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

忠孝為南朝元戎若解徵兵援未必將軍死尉橋伏讓

御定全金詩錄海陵王詩五首此詩未經採入故表出之未有

題識云嘉靖壬子春連陽精舍錄成

著崖先生金石例十卷 元至正刊本 李滄葦藏書

潘昂霄撰鄱陽楊本編輯校正廬陵王思明重校正

金石例者著崖先生所述也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銘志

之式辭義之要莫不放古以為準以其可法於天下後世

故曰例而其所以為例者由先秦二漢暨唐宋諸大儒皆

因文之類以為例至夫節目之詳率祖韓愈氏大書特書

不一書彪分臚列其亦放乎春秋之例也與甚矣先生有

功於斯文也先生世居中州以文學鳴國初士之為文者

猶襲纖巧其氣萎爾不振先生思其久而難變也乃述是

書以授學者使其知古之為文如此粲然畢舉如示諸掌

故應事六朝出入翰苑餘二十年凡經指授者皆有法度

朝野至今稱之至正四年春元生之子敏中來為饒理官

好賢下士文雅有父風其於先生手澤尤加慎重以本之

與於斯文也俾之次第而警校之刻之梓以永其傳嗟乎

先生不以崇高自居而加惠於後學敏中不以勢利相尚

而盡力於遺書有子如是先生為猶生矣後之人當知是

書有功於斯文不細也先生姓潘氏諱昂霄字景梁學者

稱之曰著崖先生官至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贈文信

有著崖類藁若干卷云至正五年春三月鄱陽後學楊本

叙

聖人春秋褒貶著於筆削者謂之例國家政刑賞罰見於

制度者謂之例是皆以其可為法於天下後世也濟南文

信潘公著崖先生取古昔碑碣鐘鼎之文提綱舉要條分

類聚定為十卷名曰金石例一卷至五卷則述銘志之始

而於貴賤品級坐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度必

辨焉六卷至八卷則述唐韓文括例而於家世宗族職名

妻子死葬月日之筆削特詳焉九卷則先正格言十卷則

史院凡例制度筆削於此又可以槩見焉使世之孝子慈

孫觀其制度之等則思得為而為不得而不為而於事親

之道不至違禮矣觀其筆削之言則思孰為可傳孰不可

傳而於揚名之道有以自力矣是豈惟為文者之助於世

教將重有補焉公之子敏中來官于饒出是書以示余因

得以觀夫公之篤意斯文而又喜斯文之有賢子以傳也

遂為之引至正乙酉春三月望賜進士出身將仕郎前慶

元錄事鄱陽後學傳黃全序

文章先體製而後論其工拙體製不明雖操觚弄翰於當時猶不可況其勒於金石者乎陸士衡文賦論作文體製大畧可見由先秦以來迄於近代金石之所篆刻具有體製好古博雅之士皆不可以不之考也然而自上祖下賤有等名器亦因之而異數叙事紀實抑揚予奪必當有所法自非類聚而通考之何以見之哉翰林蒼崖先生潘公雄文博學為當世所推嘗歷考古今文辭提綱舉要萃為一編名曰金石例凡為文之架度制器之格式開卷瞭然其用心亦勤矣公之子敏中寶其手澤罔敢失墜宦游四方必載與俱其在番禺復刊是編以廣其傳且與吾黨共之隱公掌帝制司文衡其所以藻飾太平者已無所不盡其忠敏中克承家學益彰其親之美斯亦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忠孝萃於一門文物昭於盛世使夫為人臣為人子皆有所矜式實有功於名教豈特為文之助而已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冠篇端云至正五年春三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桐川後學湯植翁

藏書志卷三十一

後日精廬

而不知義例其不貽鳴吠之禍也幾希翰林蒼崖潘先生動必稽古取先代碩儒所為文類而集之題曰金石例視傳春秋者所言如合符節俾夫考古者知古人用意之所在而學古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肆其嘉惠斯文不其至乎至正丁亥予忝教番禺公之子敏中為理官嘗屬郡士楊本端如釋其次第既已刻於家而公諸人學之賓師景陽吳君旭子謙吳君以牧謂此書將歸中州則邦之人焉能一一而見之哉查刊之學官以垂永久乃復加校正而壽諸梓於乎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古文斯可矣明年戊子夏六月既望廬陵王思明謹叙

先文傳公所著金石例十卷制度文辭必稽諸古所以模範後學者也每見手澤不忍釋去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天下傳之子孫孰若法之人人使咸知先公之心去浮靡以還淳古願不建與謹刻之梓嘉與士大夫共之至正五年春三月望濟南潘詡敬書于卷末

樂府類

陽春集一卷 抄本 從錢塘何氏藏本傳錄

馮延巳撰 延巳工詩尤善樂府每賓朋宴集則自製新詞被之絃管積久成帙後經兵革散失殆盡陳世修哀集所存勒為是編凡一百十八闕南唐當元宗之時強鄰壓境國勢日削為國相者方運籌贊畫之不暇乃以綺語相高試問此日何日而可以聲律自娛乎世修以親故

藏書志卷三十一

後日精廬

之私曲為掩飾亦可云欲蓋彌彰者矣其書本無足取特以傳本頗稀故錄存之焦氏經籍志著錄直齋書錄解題作陽春錄云有高郵崔公度題後今本不載未知陳氏所見即此本否

南唐相國馮公延己乃余外公祖也公與李江南有布衣舊因以淵謨大才弱成宏業江南有國以其勲賢遂登台輔與弟文昌左相延壽俱竭慮於國庸功日著時稱二馮焉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宴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日月寢久錄而成編觀其思深詞麗韻律調新真清奇飄逸之才也噫公以遠圖長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

藏書志卷三十一 宋 馮日精題

居鼎輔之任磊磊乎才業何其壯也及乎國以窮家以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娛為之歌詩以吟詠性情飄飄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於身何其賢也公繼之後吳王納土舊帙散失十無一二今采獲所存勒成一賦藏之於家云大宋嘉祐戊戌十月望日陳世修序

東山詞一卷 宋 朱升本 馮古關藏書

山陰賀瑋方回撰 原上下二卷今存卷上一卷凡一百九閣直齋書錄解題云東山樂府張文潛序之當即此本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錄以填詞名家世傳其青玉案詞梅子黃時兩句有賀梅子之稱此詞今載卷中餘亦音節詳錄

可歌可誦誠有如張耒序所云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是書六十家詞未刊蓋以得書稍遲故未及梓入耳毛褒有印記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 心而得之哉

直寄其意耳余友與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辭婉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辭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能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

藏書志卷三十一 宋 馮日精題

攬嬉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謀郡張來序

樵歌三卷 抄本 從照原圖藏本傳錄

朱敦儒希真撰 至元嘉禾志曰敦儒本中原人以詞章擅名天姿曠遠有神仙風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嘗為樵歌云云直齋書錄解題著錄

涓川居士詞一卷 舊抄本

呂勝己季克撰 勝己仕履未詳是書亦絕無著錄者滿江紅注云辛丑年假守沅州又云登長沙定王臺和南

軒張先生韻鷓鴣天注云城南書院饒別張南軒赴闕奏
事蓋與南軒先生同時人也辛丑當孝宗淳熙八年
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 影寫宋刊本

狀元張孝祥安國撰 是書毛氏初刊一卷繼得全集
續刊兩卷篇次均經移易并刪去目錄內所注宮調此則
猶是宋時原本當與知音者共賞之

陳應行序 乾道辛卯

湯衡序 同上

省齋詩餘一卷 舊抄本

省陽廖行之天民撰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

和不洲詞一卷 舊抄本

藏書志卷三十六 九 愛日精廬

吳郡范成大至能詞東吳陳三聘夢發和 是書鮑氏
梓入叢書石湖滿江紅第二闕脫始生之日丘宗卿使君
攜具來爲壽坐中賦詞次韻謝之二十二字此本三聘和
醉落魄元夕詞東風寒絕江城待得花枝發欲知此夜碧
天閣下批一頁 鮑氏未據目錄除醉落魄元夕和詞下午
闕外尚有醉落魄唱和兩闕眼兒媚唱和兩闕末頁酸何
人爲我丁甯驛使來到江干 鮑氏蓋眼兒媚和詞尾句也
陳三聘跋

蕭閒老人明秀集注三卷 影寫金刊本 從陳君子季藏金刊

蔡松年撰雷溪子魏道明元道注解 原六卷今存一
至三三卷目錄全卷一二曰廣雅卷三四曰齊雅卷五六

日時風松年道明俱見中州集明秀者湖山名松年雅愛
之故以爲名金源樂府推松年與吳彥高當時號吳蔡體
中州集小傳附載念奴嬌自序一篇元遺山謂是松年樂
府中最得意者此詞今載第一卷中蒼涼悲壯誠集中不
多見之作也王濬南元遺山於松年詞俱極傾倒而於道

明注頗致不滯 見濬南遺老如憶恒陽家山云暮涼白鳥

歸喬木蓋寫宅前真景而注以爲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

林滿江紅詞云一枝梅綠橫冰萼對淡雲新月炯疎星都

如昨蓋總述所見之景而注以淡雲爲衣新月爲眉疎星

爲目凡此之類皆近穿鑿故不爲二公所許然集中所與

酬贈諸人如陳沂范季需梁競甫浩杜伯平吳傑田秀實

藏書志卷三十六 十 愛日精廬

高鳳庭李或李舜臣趙松石陳唐佐趙伯玉許探揚仲亨
趙愿恭張子華等中州集俱未載道明詳注其仕履始末
則賴以傳者不少矣至若金人逸句如水龍吟詞序引吳
徵詩云夢想淇園上春林布穀聲又云故交半在青雲上
乞取淇園作醉鄉滿江紅詞注引松年贈康顯之詩云樓
枕川溪三尺玉眼橫松雪一山春零章刺句彌足珍貴又
如念奴嬌詞注引松年木犀詩自注云木犀湖湘之間謂
之九里香江東乃號嚴桂惟錢塘人最重之直呼桂花是
則不第爲吟詠之資亦可作多識之助也是書自直齋書
錄解題外絕無著錄者原本尙是金源舊槧遇 唐宗 宗
顯宗 等字皆缺末筆陳君子準得自郡城別氏子從之傳

錄者

直齋書錄解題曰蕭開集六卷蔡伯堅撰靖之子附金者
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 舊抄本

元好問撰 遺山之詩人無間然而詞則不甚顯於世

今讀此集風流蘊藉和易不流蓋亦金元間一大作家是

書文淵閣書目著錄前後無序跋未知係何人所編明凌

雲翰有遺山樂府選宋氏竹垞據以錄入詞綜雖間有出

此本外者然究不及是本之備也

天籟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金白朴撰

樂府始於漢著於唐盛於宋大槩以情致為主秦晁賀晏

藏書志卷三十六

十一

後日補遺

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辭英

氣天下之趨向始明近時元遺山每游戲於此擬古詩之

精英備諸家之體製而以林下風度消融其膏精之氣自

樞判寓齋序云裕之法度最備誠為確論宜其獨步當代

光前人而冠來者也元白為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

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太素即寓齋仲子於遺山為通家

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

山遂挈以北渡白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

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

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聲

效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真

成喪家狗類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子溥陽律

賦為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魁楚者遺山每

過之必問為學次第常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

賢未幾生長見問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

有山川滿目之歎逮宋亡恒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

於適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力薦之於朝再三遜

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太素與予三十年之舊時會

於江東嘗與予言作詩不及唐人未可輕言詩平生留意

於長短句散失之餘僅二百篇願吾子序之讀之數過辭

語道嚴情寄高遠音節協和輕重穩極凡當歌對酒感事

興懷皆自肺腑流出予因以天籟名之隱遺山之後樂府

藏書志卷三十六

十一

後日補遺

名家者何人殘膏賸醜化為神奇於太素集中見之矣然

則繼遺山者不屬太素而奚屬哉知音者覽其所作然後

知予言之不為過太素名樸舊字仁甫蘭谷其號云至元

丁亥春二月上休日正議大夫行御史臺中丞西溪老人

王博文子勉序

中州樂府一卷 毛氏影自元至大本

元好問撰 宗室文卿從張信甫中于元佐 三人俱

有小傳毛本刪去案子晉跋云小叙已見詩集中不更贅

向嘗疑樂府三十六人皆有小傳且妄以為必有與中州

集詳畧互見之處甚以毛氏刪之為惜今得此本乃知小

傳止有三篇其人俱中州集未載者蓋以補詩集之闕也

毛氏云云殆偶未詳考歟後有至大庚戌夏月平水進德

齋刊木印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 汲古閣精鈔本

張可久撰 前有馮子振高拭題詞兩闕此本毛氏從元刊本傳錄首頁有毛子晉印板心有汲古閣三字當即秘本書目所載精鈔張小山樂府也

本堂今求到時賢張小山樂府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隄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元分四集今類一編與眾本不同何有所作隨類增添梓行知音之士幸垂眼月外集近間所作謹白

章丘李中麓 開先 曉音律著作詞最愛張小山謂其超出塵俗其家藏詞山曲海不下千卷獨不得小山全詞僅從選詞八書 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百一選曲樂府羣珠輯成詩酒餘音仙音妙選樂府羣玉樂府新聲 輯成

二卷名曰小山小令序而刻之家然余購得元刻據其標目云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隄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元分四集今類一編每調下仍以四集爲次然其中仍有重複者今皆刪而不錄校之李刻恰多百餘首可謂小山之大全矣據中麓後序都平崔臨溪有一册想亦無以逾此矣書有先民不得見而後學幸得見者此類是也小山名可久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者即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也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豔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如披太華之天風

招蓬萊之海月良非虛語昔人以李太白爲詩仙小山可稱詞仙矣虞山毛辰斧季識

附錄李開先序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舊抄本 葉石君藏

青城後學澹齋楊朝英選集

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有稼軒茲評甚矣然而比來徐子芳滑雅楊西菴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態如仙女尋春自然笑敖馮海粟豪辣灑灑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日共談關漢卿廣吉甫造語妖嬌摘如少女臨盃使人不忍對簿僕幼學詞輒知深度如此年來職史稍一選頓不能追前數士愧己澹齋楊朝英選詞百家謂陽春

藏書志卷三十六

西

愛日精廬

白雪徵僕爲之一引吁陽春白雪久亡音響評中數士之詞豈非陽春白雪也耶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客笑澹齋亦笑酸齋貫雲石序

丁亥仲春假孫岷自印寫元本抄勅先識

是年季冬七日從求赤借收齋藏本校

辛丑夏五牧翁宗伯以絳雲樓燼餘諸書俱歸遵王中有元刻陽春白雪借校此本是月二十五日識勅先

辛丑五月二十七日燈下校完元刻本每葉三十二行行

三十七字未知求赤所校即是此書否

辛卯春日在丁俊卿書舖買得甲午秋仲松江宋全叔裝

釘同契丹國志禹貢論共三種十八日太原潛夫誌

辛卯秋日曾于姑蘇上津橋舊書舖見太平樂府三本恨未得買至今往來於中也潛又志

葉氏手跋曰戊戌夏秋之交借孫凱之本抄訖時有驚惶之事未遑細勘才脫本便送去南陽道毅記

又曰庚申之冬從谷芳館揀得陸勅先抄本補足前集首卷始知牧翁所藏與流傳者頗異勅先校勘精密絳雲爐

餘湮沒已多非勅先傳錄予何由得見善本因憶向年曾得勅先手抄太平樂府筆畫端雅深為寶惜欲將此本覓

一善書者錄之與太平樂府為雙璧而不有其中每憶他使昨日得遂此願且報凱之以酌上津橋所見亦快事

藏書志卷三十六

五

愛日精廬

也姑識於此以俟時為冬至前三日洞庭葉石君書於虞

山城南讀書處

又曰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又從陸本細校一次陸本今為

安定收藏撲學老人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六終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一

經部

易類

勝菴先生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元刊本

朱鑑編 卷一闕抄補每册首俱有毛氏印記

自序 高麗王子

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十七卷 元至正刊本

後學天台董楷纂集 分卷與通志堂本異凡例後有

至正壬午桃溪居做書堂刊行木印

自序 咸宜丙寅

凡例

藏書志卷一

愛日精廬

周易象義殘本一卷 宋刊本

武陵丁易東象義 原書卷數無考是卷標題周易下

經第二之三自豐至未濟凡一卷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

永樂大典錄出重編者此則原書殘帙也

書類

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程大昌撰

陳應行跋 清康熙辛丑

尚書通考十卷 元刊本

昭武存齋黃鎮成元鎮父編輯 闕卷二卷三兩卷通

志堂本卷一缺兩葉卷四缺一葉此本俱不闕書貴舊本

人人知之貴殘缺之舊本人或不能盡知之若是書者可
以殘闕廢歟

古者帝王垂衣而化未嘗不致意於宜民之事故治歷象
察璣衡同律度量樂刑政之必脩風土貢賦之必定讀其
書於千百載之下者不先致乎此其何以識帝王之治哉
昭武存齋黃氏所著尙書通考於帝王傳授則究其心法
於諸儒授受則究其家法歷象則考其辰次中星閏餘歲
差者焉璣衡則考其北極出入七政留行者焉律度則考
其糸尺候氣相生旋變者焉類禮服器巡守就宅則於禮
樂刑政有所考矣賦滄邱甸夫井地制則於風土貢賦有
所考矣若範疇若圭表若廟制若爵土之類莫不著之以

藏書志卷一

十二

愛日精廬

圖辨之以說上推四代下及漢晉唐宋因革異同如指之
掌使孔蔡復生不易其言也惟經世之書每詳於制度而
治平之學必先於格知黃氏之考豈非治平之要歟昔人
謂書以道政事蓋政發於心而見之行事者也考其事而
得其心者有之矣未有不考其事而能得其心者君子於
此觸類而長之使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而帝王精一執中之旨在是矣時天歷丁亥
冬十月建安雷幾子樞父序

自序 天歷三年

尙書蔡傳四十六卷 影寫元明本

後學王天與立大篆類集竊影應龍翼夫增校

劉辰翁序

彭應龍序

劉坦序

崔君舉序

自序

天與子振跋 至大元年

詩類

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八卷 抄本 從陳君子學藏元
刊本傳錄

安成後學劉貞仁初編集 起延祐甲寅迄元統乙亥

凡八科是書與周易經義俱可考見有元一代經義之式

故並存之

藏書志卷一

三

愛日精廬

禮類

禮記殘本八卷 朱蜀大字本

鄭氏注 存卷一卷二卷五至卷十凡八卷每半頁十

行行大字十六字小字二十一字慎字缺筆蓋孝宗以後

刊本也

春秋類

春秋繁露十七卷 明蘭雪堂活字本

漢董仲舒撰

樓郁序

樓鑰跋

胡樂跋

新刊京本詳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二十五卷 明齊林劉

氏安正堂刊本

宋呂祖謙撰

安正堂刊板跋

自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三十卷 元至正刊本

新安汪克寬學 自序後有建安劉叔簡采於日新堂

木印

汪澤民序 元至元成實

虞集序 至正辛巳

凡例

藏書志卷一

自序 至正丙戌

吳國英後序 至正戊子

小學類

新編分類增注正誤決疑韻式殘本一卷 宋巾箱本

存卷五一卷入聲一屋至三十四之蓋

原書分卷五也每韻前列字聲之誤 如穀从立从禾 音韻

之疑 如籍各之各當押入三 兩類每字下凡字同音異及

字異義同者一一加以辨正頗為精審而尤致謹於避諱

凡宋代嫌諱如吉字蓄字等類一一辨其當避不當避間

及宋時課試失韻被黜援為舉子之戒如八勿芴字下注

云莆陽解試道者心之主宰賦士人多以芒芴字押在八

勿韻內考官以失韻不取請人為之詩曰可憐芒芴三千
字一夜枕埋古戰場亦逸聞也其不甚習見之字另列少
押一類附每韻末是書自來書目無著錄者是本宋刊宋
印古香範雖不過備場屋押韻之用然不可謂非小學
中 useful 之書也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一終

藏書志卷一

五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二

史部

編年類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宋蕭公本 季滄葦藏書

朱子撰 目錄後有武夷詹光祖重刊於月崖書堂一

行卷一後有建安宋慈惠父校勘一行卷五十九案宋慈惠

父即編提刑洗冤集錄者蓋滄祐間人也又案咸淳毘陵

志卷八秩官門有宋慈亦常滄前時未知即此人否季滄

葦徐健卷俱有印記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

藏書續志卷二

獎諭詔書

與范夢得論修誓帖

資治通鑑目錄序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克家言臣克

家以紹興元年罷政事寓居於泉州陛下命相臣頤浩以

書諭旨俾上所藏故相司馬光資治通鑑舉要歷八十卷

臣以舊本紙墨逾敝不可奏御既繕寫俾泉州州學教授

臣朱克明主之分俾肄業之士警正之恨舊本勘覆不詳

請轉脫漏尚多有之不敢以意定也臣嘗明之長老光之

修通鑑也英祖實命之神宗實序之書成奏御之明日輔

臣亟請觀焉神祖出而示之每篇始末識以睿思殿寶章

蓋尊寵其書如此光尚思本誓浩大難於領畧若目錄振

取精要之語無復首尾晚者是誓以絕二累時人未之見

也臣嘗獲見其槩於故徽猷閣待制臣晁說之家皆光手

書細字惟謹迺得說之所錄而傳之今達於聰聞仰備乙

覽以裨聖學二則在天之靈固宜悅豫於上惟光編削之

勤亦可無憾於九原矣臣又聞傳說之復商宗則曰王人

求多聞又曰非知之艱仲舒之對漢帝則曰彊勉學問則

問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選至而有效者也知言之要如二臣者可以當之臣

之愚何以加此臣克家昧死上

昔開贈大諫延平陳公自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

藏書續志卷二

文正公之有相業也紹聖元年大諫入為太學官是時當

路者專意導迷熙甯政事復尊王氏新說按為國是凡元

祐人才術學一切斥廢有奏疏乞用字書者事方施行又

有竊議欲禁閱史籍者會冬十有二月策試諸生陳公雅

欲獲持此書即發揚神宗皇帝御製序篇所謂漢之文宣

唐之太宗吾無間然等語指為問目同寮見之有邑駭然

者雖側目羞中而不得較也自是書雖無敢議而誦習者

亦鮮矣予既遠跡林壑數嘗緝閱究觀編削之意竊伏自

念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知統紀徒費精神而

無得也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

安危之迹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

謂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型之總會矣惟公研精極慮歷十有九年修成本書序述既詳又別舉事目年經而國緯之以備檢尋莫非要語猶慮本書浩博條理錯綜披卷難知而目錄所提首尾不備又不可考晚年復著舉要歷八十卷以趨詳畧之中去取益以精矣然自歐國泰項兩漢隋唐之際五胡南北十國分裂之餘日教冥濛眾星爭耀偏方下土竊號僭名其事又與諸國相干者蓋從巒重之文而每國名書徒然重複至於侵削編小尋自亡滅本無可紀以示懲勸則宜依微者之例而必載本末尚為煩冗若西漢盛日董賈名儒議論奏篇班班可述乃或遺削有未錄焉竊意公方筆削之時入乘

藏書續志卷二

主

校日精

鈞軸尋覓於位不得為成書也輒因餘暇略用春秋條例就正本目錄舉要三書修成若干卷名曰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以成公願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云紹興四年冬十有二月武夷胡安國序

朱子自序 乾道壬辰

諸儒集議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 元刊本

謂宋史全文也宋史全文蓋重刊時所改耳金吾初得宋

史全文以為元刊列之藏書志中今得是本乃知前所得者蓋明初重刊本耳是本元刊元印清朗悅目視重刊本神氣索然矣闕卷十四至十七又卷二十四二十五凡六

卷以重刊本補又卷三十一至未暨季朝事實題增入名儒講議續資治通鑑字畫與全書迥異疑亦重刊本也

別史類

續後漢書九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郝經撰 卷一年表闕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郡為偏霸僭偽於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榮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

藏書續志卷二

主

校日精

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壽書經常開摺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君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无所營為乃破藁發凡起

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序藏贊十
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兩
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
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
僞十二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
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仍故號曰三國志
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曹丕之鬼域破懿耶之
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
隱史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直
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
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賸味一

藏書續志卷十一

十五

愛日精廬

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
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
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
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川郝經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諸所記註不啻數十
百家其行於世者漢史則華陽漢書謝承後漢書司馬彪
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暉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
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冲五事魏史則王沉魏書
傅元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書孔衍漢
晉春秋陰濬魏紀吳史則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胡冲吳
歷成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於晉則于寶晉紀虞預晉書

王隱晉書謝沉晉書孫盛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徐廣晉
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陳壽合魏蜀吳總爲三
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疏畧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爲註
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具本文下且爲考正辨其得
失其諸書疏援引事類出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註今
宜相陵川先生更正陳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爲
刪取其乖戾不合不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撥拾其注
新書本文下陳志之評裴注之論亦爲具載其義理悖誤
者則以所聞於先主餘論爲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
今事類裴注之未備者皆爲補苴事已見者不重出无所
考者則闕之先生此爲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

藏書續志卷十一

木

愛日精廬

旨今各具本文下其書法則復發凡舉例以見其義宗道
初事先生之父靜真先生既又受學於先生先生之開府
南陽辟宗道爲屬掾奉使入宋又辟充典書狀繕繕患難
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幾附驥尾而顯名於大典
之末云宜撫司都事充國信書狀官門生河陽荀宗道序
人有恒言曰經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亦史也晉紀帝王
之政治春秋筆十二公之行事謂之非史可乎蓋定於聖
人之手則後世以經尊之而止及乎興亡則謂之史也古
史分十七東漢而下西晉而上有三國志亦十七之一也
出於陳壽之筆不可謂失三國之實獨帝魏而不知蜀之
正統爲史筆之玷又前史紀傳外有書志所以載三才之

省繡梓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臣良佐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无訛矣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是年秋七月既望臣馮良佐頓首百拜謹識

雜史類

國語補音三卷 舊抄本

宋宋庠撰

敘錄

別史類

東家雜記二卷 述古堂精抄本

宋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仙源縣開藏詩續志卷二 夏日精廬

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格關外有虞山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一行

自序 紹興甲寅

載記類

越絕書十五卷 明田汝成刊本

漢袁康撰

田汝成序

無名氏跋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為據子紹熙壬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說外特甚嘉定壬申令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藏可讀然猶未

與禮樂食貨兵刑官職之異而壽考未及尤史筆之欠此紫陽朱文公詩云後賢合更張感歎所由發也後紫陽百餘年徒增閱史者之慨中統庚申郝文忠公以行臺宣撫持節使宋而留滯儀真進退維谷乃繼先志修舊史破藁發凡首帝昭烈魏吳止筆其實表外有紀傳以辨崇卑而復為八錄以補陳闕各冠以序述其從起結以議贊會其指歸考前言徵後史而損益之儀真受一時之抑而史書流百世之芳公之榮遠矣公之先世詩書之澤鍾陵川清粹之氣嬉笑怒罵鋪張吟詠皆成文章由賦詩而至移文復三十有九卷公之文博矣若夫續後漢書暨陵川集則今之所定稱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敷奏聖天子念故臣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審旨恩潤俾江西行省繡梓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臣良佐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无訛矣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是年秋七月既望臣馮良佐頓首百拜謹識

識

雜史類

國語補音三卷 舊抄本

宋宋庠撰

敘錄

別史類

東家雜記二卷 述古堂精抄本

右列議大夫知樞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格闕外有虞山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一行

自序 紹興甲寅

載記類

越絕書十五卷 明田汝成刊本

袁康撰

田汝成序

無名氏跋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注司馬遷

藏書續志卷二

九

愛日精廬

史記者屢引以為據予紹熙壬子游吳中得許氏本說件

特甚嘉定壬申命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

秘閣以三本互相參考擇其通者從之乃竊可讀然猶未

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傳不廣

則私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庚辰七

月望日東徐丁勳書

越絕書苦無善本近得丁文伯以蜀中所刊者見示參考

竊為可讀因刊置郡齋以補越中之闕云嘉定甲申八月

且日新安汪綱書

吳越備史四卷 黃琴六先生手校本

武勝軍節度使掌書記范弼武勝軍節度巡官林禹撰

此武肅王十九世孫德洪所刊本也受業師黃琴六先

生據舊抄足本校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吳越備史一書遵王敏求記云家藏

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無

所謂補遺者又如錦城被寇命道士闕邱方遠建醮及迎

釋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取按所云今本即此刻

本明十九世孫德洪所刊也今夏間陳子華藏有舊抄善

本假以相勸書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舉今刻本失載數

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畧處頗多今皆一一

校補中如紀聞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詔

敕脫佚有至一兩葉者不第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

名字皆闕而不書即兼名劉字亦以彭城二字為代其為

此書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祐戊辰末載

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煥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

有佚脫非盡德洪刊刻之謬也嘉慶庚辰黃廷鑑校訖識

地理類

洛陽伽藍記五卷 明如隱堂刊本

魏撫軍府司馬楊街之撰 板心有如隱堂三字洛陽伽

藍記以如隱堂本為最善

自序

會稽三賦 宋月本

東嘉王十朋撰刻溪湖世則注郡人史壽增注

史錄序 嘉定丁丑 抄補

政書類

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附聖朝頒降新例 元刊本

國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

宋慈惠父編

自序 痛補丁未

黃氏手跋曰右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又聖朝頒降新例

七葉蓋元刊本也案百川書志法令門有聖朝頒降洗冤

錄一卷當即此是書原裝一冊序目後即接聖朝頒降新

例病其橫亘於中移置於後棄翁

目錄類

藏書續志卷一

十一

凌日精廬

鑑史一卷 舊抄本

黃鶴山人翟耆年伯壽述 原二卷今佚卷下一卷

鑑史上下二卷此卷從竹垞借抄竹垞云傳者止此一

其下卷遍訪之藏書家終無可得也

宋黃鶴山人翟耆年伯壽公異參政子能清言工篆及八

分巾服為唐裝所著鑑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秋岳侍郎

倦圃藏書也此書足資博古好事家考證借佚下卷不免

遺恨耳漁洋山人跋

寶刻叢編二十卷 舊抄本

錢唐陳思纂次 闕卷四卷九卷十一十二卷十六十

七凡六卷

余無他嗜惟警癖殆不可醫臨安警書人陳思多為余收

攬散逸扣其顛末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梓寶刻叢錄見

寄且求一言蓋屢却而請不已發而觀之地世年行炳然

在目嗚呼買人窺書於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為士而不

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紹定二年鶴山翁

辛卯之秋余篋中所藏書厄於鬱攸之焰因求所闕於肆

有陳思道人者數持書來售一日攜一編遺余曰此思所

自集前賢勳定碑誌諸書之目也雖其文不能盡載姑記

其篇目地里與夫作者之姓氏好事者得而觀之其文亦

可因是而訪求余受而閱之蓋昔之寰宇訪碑錄之類而

名數加多郡縣加詳知其用心之良勤因為之改目夫以

藏書續志卷一

三

凌日精廬

它人之書刊而貨之鬻書者之事也今道人者乃能自裒

一書以為好古博雅者之助其亦異於人之鬻書者矣故

樂為題其篇端紹定五年六月改朔孔山居士書

始歐陽竟公為集古錄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先後趙德

甫金石錄適目三代秦漢而下叙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

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畧弗備其他如諸道石

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仕詳矣而考訂或缺焉鄙人陳思

儻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

故家之滄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

售且價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贋一旦盡取諸

家所錄輯為一編以今九城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

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既錄本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余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水漂陵墮谷堙雖金石之堅不足保持載祀攸遠其毀弗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尙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椎榻者非邊牙市不可得或買兼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間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爲是編志於憤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視他書坊所刻或蕪醜不切徒費板墨靡稜楮者可同日語哉誠以是獲厚利亦善於擇術矣余故樂爲之書是亦柳河東述宋清之意云爾紹定辛卯小至直

藏書續志卷二

七

愛日精廬

齋陳伯玉文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

子部

農家類

齊民要術十卷

黃琴六先生校本

魏賈思勰撰

自序抄補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齊民要術爲隋唐以前僅存之舊籍其書最爲切用而久無善本嘉慶初照曠閣據胡震亨本梓入學津討原予在魯勘之役以農桑輯要校補脫誤胡本桑柘篇脫去一葉亦從輯要中掇拾補完惟出於後人徵引其中文句保無增損竄易至今耿耿今春月霄於鹿

藏書續志卷三

十

愛日精廬

藏書肆得明人單刻本其卷首序文雜記已失疑卽所云湖湘本也客邸苦雨取胡本勘之亦無甚異同蓋胡本卽從此本出也同里陳君子準曾手臨吳門士禮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假以畀余遂合照曠新刊本逐條細勘知農桑輯要所引與宋本悉合而凡徵引所未及可刊落胡刻之脫繆者復得二十之二三前後計補脫正文百餘字注文七百餘字卷五脫葉文注四百一十餘字零星美文訛字及填補空墨又得五百一二十字此書至是始復舊觀矣惜校宋本缺後四卷而農桑輯要中又緣非闕民生橫藝罕所徵引無從通校幸此四卷舊刻脫誤本少無害完書耳竊謂是書宋刊既亡傳本久苦難讀今爲月霄校

此兩冊不第於愛日爐中增一異木倘將來有好事者據此重刊一洗四百年來相承之繆非為藝林增一快事哉余自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而所最愜心者惟文房四譜廣川費跋二書皆從訛繆中力開真面今得此書而三矣衰年多病炳燭餘光矻矻於陳編爛簡中作一老蠹魚自笑又自慰也道光乙酉拙經逸叟書

醫家類

本草元命苞九卷 抄本

御診太醫宣授成全郎上都惠民司提點尙從善編類自序曰上古神聖通萬物之性生兆人之命因其土地之風氣順其滋植之陰陽取類而立之名全體而施之用是

藏書續志卷三

二

校日精覽

以疾有藥藥有品品有族金石之粉屑率液草木之莖葉華實鳥獸之毛羽齒角蟲魚之鱗介骨皮各以其濟世之極功著其法象姓氏於來世其間溫熱寒涼之性長忌反惡之情酸苦辛鹹之味君臣佐使之宜周悉詳備皇農肇之伊摯宗之張機之傅嗣而益之華佗吳普陶隱居孟詵陳藏器蕭炳揚損之杜善方之流人人自出新意或增或損議論不一於是唐孫愼微研究考覈始集為一書號曰大觀經史証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一千八百八十二種其書最多節目大備士不能遍識互見之文義達者亦難強記讀書之暇披其切於日用者四百六十八品取其義理精詳治法該博纂而成章目之曰本草元命苞分為九卷性

味主治一瞬指掌先後次第舊本頗殊以空青為五行之先故居玉石之首硃砂黃石脂雲母磁石次之如本草以雌黃法土蓋雌黃感金精之氣產山之陰者為雌况無主脾之義非若黃石脂養脾而有玉石之性耳故取聖濟經為正其於礬石次之石膽食鹽類以鹵鹹則質同而性相近也如天門冬次之麥門冬柴胡類以前胡則質異而氣相同也陸英薊菴同為一說赤箭督郵從而附之凡此之類不可悉舉方今聖朝崇尚醫學設立醫官作養人材考試出題以難素為經疑仲景為治法本草為藥性然則本草之書非醫家者流所當孜孜汲汲者乎後覺之士欲求繁冗於大觀三十二卷一千八百八十二種之內不若求簡易

藏書續志卷三

主

校日精覽

於元命苞九卷四百六十八品之中古方畢萃於采摭之要言捷法痛別於效驗之成說持此心廣朝廷好生之德於倉卒不虞之地或有取焉時至順改元之明年書於上都惠民司寓居之正己齋
夫子有云學詩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加以爾雅大戴禮玉篇所集類何啻萬百雖能知物之名未若本草論性辨味之約而精也吾友尙君仲夏天賦機穎自總角而志於醫初受業於信之張先生盡得其脈訣方術余嘗下血夜數十起迨曉骨立而無人色投一劑而愈因詒之曰君術出泉年未艾方今太醫院並一時俊彥舉賢如不及若壯游觀光必得攀附以展素志而行所學未幾仲夏挈家維揚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2 頁之內

踵門請謁者無虛日有垂命羣醫不能訣者相與之持論
命葯即愈嘗曰某人將得氣疾某人病雖平復至秋復作
不可療矣求晒之至期果然於是能名大振達于朝一辟
爲太醫再選爲御診侍護帷帳出入廟堂下至百俸羣收
士庶相往來計其治功居多中書以開平車駕春秋行幸
官設惠民司提點久弛數奏授以宣命往治焉居三載謹
公辭擇良葯官民賴之至重以皮帛爲謝久之得捐家財
構藥局與夫官解朝廷嘉之再授宣復其任及代宣授提
舉江浙醫學實仲良授業發軔之地比同畫錦爲予方守
琴川遣价以所編本草元命苞見示求叙予喟然曰仲良
明於醫官既顯矣而能孳孳無倦一抄書猶勝讀三過何

藏書續志卷三

愛日精廬

況次第編修於所學大有益矣世貴世醫君學自童子又
貴老醫君年過耳順長以積善累功爲己任與脈藥相爲
體用焉况人有偶爾致疾或衰老不免疾有暴戾者自作
其難君能審治之不以此而易其方寸也雖然良相良醫
之分在乎達不達原其活國回生調理四時以一身之陰
陽合乎天地使順而不亂則一而已昔唐陸贄既罷相杜
門絕客惟抄射後方以卒歲亦豈非此意歟仲良有幹能
倘使爲政而兼行其術將見其爲全才矣至元三年十二
月十六日奉議大夫平江路常熟州知州友人班惟志叙
神農氏一日嘗百二十毒草不背毒也而毒之類如是小
計之而不足則歲計之人間世之毒草宵有 乎茂陵劉

郎有志長生之事他日西桃阿母語之曰薑菊澤寫苟杞
伏苓昌蒲麥門絕勝黃精草類頗多 有數千子得服之
可以延年然則西桃阿母之所謂出類數千之可以延年
者必神農氏嘗之而不毒之者也或曰奇疾之害人莫
不毒之而仁人長者之割不足伐其毒必決裂臙眈之藥
始足以伐之譬之兵焉以屏焉萎薈之師頓之堅壘之下
謂之玩寇則可謂之伐畔則有摧鋒抄銳立須其潰敗而
己耳能保其勝敵哉在易之師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果若人言神農氏之本草毒之可去者皆藥也亦何嘗
不可留也耶太一子日上藥養命中葯養性下葯養病夫
惟留者知短折脩承制之在我而不制之於天於其盛壯

藏書續志卷三

愛日精廬

充脫之時壹以上葯爲湯年之瀉瀉可使終身無疾而觀
萬物芸芸之復復命之機括庶幾在此其不知上藥之可
尙者游居寢飯日肆其情於伐性之場病適然而中之斯
須頃刻或足以傾覆其命厥躬之不自悼卒以歸咎於醫
師之弗勸而藥肆之不能神烏乎其未讀本草元命苞
之書乎本草葯爲三十二卷千八百二十二種證類附和動數
十萬言覽者厭倦大名尙仲良取其圖絡於命脈之元氣
而必效於人者四百六十八品撮其方味制治省文便自
通六萬言板而行世名曰日本草元命苞如草木之有苞
色色備其莖爲軼九卷可以攤之巾奇而較北歐懷補位
置指掌一閱而完然有補于衛生之經爲人臣者不可以

无此書若養癰而恬不之危復護疽而盲不之思爲人子者不可以無此書勤菽水而不知役金蠶之成丹悲風木而不 饌玉首之還童儒家者流瀾翻百氏脫從祿下邑銜命遠程不幸而樹牀莫與伏杭告憊殮問一二焉牆壁之間色色皆藥昔者葛稚川嘗徧歷名山而留之抱樸之書矣一由旬竟所見草木無非是藥昔者者妻童子以針筒藥囊自隨得光明木燭見病人身一切病矣孰謂孫思邈見蟲千金之外無能踵之千載者林林宇宙生意常續謂千載之下無能續千金之論者則是厚誣天下後世也然則五方聰恪明敏之士盍以本草元命苞爲國醫上藥之命脉乎仲夏長於處方嘗爲傷寒圖一證一藥子嘗爲

藏書續志卷三

木

後日精覽

之序今復爲序此書子墨子之言曰譬若藥焉夫予食之以藥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有得吾說而味之歸而本之仲夏之所爲書又何止一草之本海粟老人馮子

振序并書

術數類

焦氏易林四卷 陸氏勳先校未本

焦延壽撰

王俞序

黃伯思校定易林序

雜識

紀驗

陸氏手跋曰從兄蓋臣向假得雋巖谷宋校本易林勸得別本別本字句頗異余借校此帙未及卒業而罷距今已十有一載而蓋臣遺世亦已五年矣頃從友人借得巖谷校本勸畢復勸一過復多是正遂于此書無憾蓋宋本出之收翁家藏終雲一炬久爲劫灰此書種子幸留人間亦可寶也據巖谷云宋本本有全注未及舉錄失之一時奪之千載能無奇嘗不傳之慨丁未仲夏九日燈下記常執

陸貽典

雜家類

崔豹古今注三卷 明嘉靖刊本

晉崔豹正熊撰

藏書續志卷三

七

後日精覽

陳武鉞梓跋 嘉靖刊本

習學紀言序目五十卷 舊抄本

葉道撰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間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適成序目五十卷子家既以先志編次諗今越帥新安汪公鉞木郡齊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綿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騷興

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說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臚中育之速於起疾也推述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精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

藏書續志卷三

愛日精廬

理會心冰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闕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懸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矧以強敵垂亡邊方數徵筆墨將絕遂爲後總特視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苦心哉然買醴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嗣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嬰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

春秋三經歷代史記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醜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闕于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漸著文理之盛衰所闕于世教者尤切今徐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第聚爲一書總五十一卷發以序文誌余鈇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所得于德嬰者同余嘗反覆抽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諱者庶有考焉德嬰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長月望日新安汪綱仲舉父書

藏書續志卷三

愛日精廬

履齋示見編二十三卷舊抄本 吳方山藏書
廬陵郭先生孫奔季昭撰 卷首有吳岫印記
自序 開禧元記
胡楷跋
小說類
山海經三卷 毛氏奔季手校朱尤素本
郭璞序
劉秀校定山海經上言
山海經十八篇世云夏禹爲之非也其間或撰或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云窮爲之亦非也然屈原離騷經多摘取其事則其爲先秦書不疑也是書所言多荒忽誕謾若不

可信故世君子以為六合之外聖人之所不論以予觀之則亦無足疑也方天地未奠之初堯倫故未始有序也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則人與禽獸未能有別也夫性命之未得其正則賦形於天者不能一定其詭異固宜遠夫天尊地卑而乾坤定於是手持足蹈以為人戴角傅翼以為鳥獸類聚分始能有以自別而聖人者出而君長之以為人者不待其形之如是也又從而制為仁義禮樂以為之尸文俾之自別於禽獸而人益尊故夫人者其初亦天地之一物而特靈者耳自今觀之凡若遂言之所言故多恠誕自古觀之則理固有是而不足疑也是書所載自開闢數千萬年遐方異域不可詰知之事蓋自禹貢職方

藏書續志卷三

校日精

氏之外其辨山川草木鳥獸所出莫備於此書又秦漢學者多引山海經茲固益可信古書得存於今如是者鮮矣則豈不可貴且重乎始予得京都舊印本三卷煎跋畧繼得道藏本南山東山經各自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為上下兩卷中山為上中下三卷別以中山東北為一卷海外南海外東北海外西南海內東北大荒東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內經總為十八卷雖編簡號為均一而篇目錯亂不齊晚得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五藏經為五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篇并海內經一篇亦總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三二簡雖若卷帙不均而篇次整比最古遂為定本予自紹興辛未至今

三十年所見無慮十數本參校得失於是稍無舛訛可繕寫其卷後或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真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建平實漢哀帝年號是歲劉歆以欲應圖讖始改名秀而真則王莽也哀帝時朝臣有兩名望者一則丁望一則矯望而此疑為丁望云清熙庚子仲春八日梁谿尤表題

己亥六月既望護觀山海經於沈辨之有竹居後有尤延之跋尾叙之甚詳古書之流傳於世曰漸散落而新刻又多件謬能不為之三嘆文彭

毛氏手跋曰山海經無善本于泰興季氏見宋刻三冊

藏書續志卷三

校日精

保尤延之校刊者構李項氏故物也有文三橋跋滄葦沒其書散為雲烟後聞歸於崑山徐氏無由得見近為郡友所購隨與借校板心分上中下其尤序文跋亦影寫之行數葉數皆鈞以識之他日從此錄山亦可稱善本矣乙酉季春毛辰識

漢武帝內傳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華藏舊抄是本影寫

伯宇跋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漢武帝內傳一書比太平廣記所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刊道藏本為最善惜傳本亦稀今春從陳子準處借得舊抄是本讀之

知俗本皆剛節過半即毛刻亦多脫落蓋見舊本之足貴矣爰倩表弟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節本彙請刻細校一過間有舊抄訛脫而他刻得之者附注於旁以備參考又談助卷末跋中載有唐道士跋詳淮南入公姓氏爲他書所未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又內外傳本一書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即內傳之下卷自刪本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爲別一書觀談助跋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嘉慶庚辰黃廷鑑校訖識

藏書續志卷三

三

愛日精廬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

集部

別集類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春陵楊齊賢子見集注 章貢蕭士贊粹可補注 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木印是頁板心有至大辛亥

三月印一條

李陽冰序 寶應元年

樂史後序 咸平元年

翰林李君碣記 劉全白撰 貞元六年

宋敏求題後

藏書續志卷四

四

愛日精廬

曾鞏後序

毛漸跋 元豐三年

李太白年譜 薛仲邑編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 楊蟠觀子美畫像詩後有積慶堂刊木印是頁板心有至正戊子二月印一條

條

新唐書本傳

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撰

韓愈詩

李觀前傳

王洙序 寶元二年

孫僅序

王安石序 皇祐壬辰

胡宗愈序 元祐庚午

魯皆序 紹興癸酉

王琪後記 嘉祐四年

王彥輔增注序 政和三年

鄭邴音義序 紹興辛亥

鄭邴跋

孫何歐陽修王安石張伯玉楊蟠詩

王摩詰集卷十 何氏義門手校本

藏書續志卷四

二 漢日精讀

唐王維撰 卷十工部楊尚書夫人王氏墓誌銘寂寞安

禪 其下恭讀

欽定全唐文注下闕此本校補銘二首凡二十句四十八字

何氏手識曰戊子借毛斧季宋槧影寫本倩道林叔校過

焯記

又曰康詰集先借毛斧季十丈宋槧影寫本屬道林叔校

過康熙己亥又借退谷前輩從東海相國架上宋槧本手

抄者再校此集庶可傳信矣記示餘兒

唐李長吉歌詩四卷外卷一卷 抄本 從陳君子季藏信抄本

西泉吳正子箋注須溪劉辰翁評點

舊有長吉詩固喜其才亦厭其淫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

心料他人觀不到此也是千年長吉猶無知己也以杜牧

之之鄭重為序且取二三歌而止始知牧亦未嘗讀也即

讀亦未知也微一二歌詩將無道長吉者矣謂其理不及

駭未也亦未必知駭也駭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駭亦

非也千年長吉予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常驅

心何也

樊川反獲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駭不知賀所

長正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

為辨若眼前語眾人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

成一家數

李長吉舊藏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獨上黨

藏書續志卷四

三 漢日精讀

鮑氏本註次為勝今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箋注則得之

臨川吳西泉批點則得之須溪先生 評論并附其中

齊居暇日會粹入梓庶幾觀者瞭然在目至正丁丑二月

朔日復古堂識

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 葉氏石君手校本

李德裕撰 每冊首俱有樸學齋印記

鄭亞序

崇禎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次年冬十月重裝

葉氏手識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張孟恭所藏蘇州文衡

下洞庭葉石君記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毛氏子晉斧季合校本

白居易撰 斧季所據宋刊本今藏金吾家此本因毛

氏父子手跡故並存之

元稹序

毛氏手識曰庚午歲予在次不敢研朱借於昭遠宋版訂句讀在丁卯春秋故用印色

黃氏手跋曰日後雖黃書二行是子晉手跡卷中句讀有晉字小圓印其朱筆皆斧季字跡所補缺頁畫烏絲欄者亦出斧季手

又曰琴川張君月霄藏有宋刊本白氏文集假歸命長孫

秉剛校勘一過知斧季用朱筆校者即據張君所藏本也

茲校亦用朱筆恐與斧季混因載於格關外其行間字以

藏書續志卷四

朱筆點於旁所以識別也

秉剛手識曰道光甲申以常熟張氏所藏宋本手校一過

并鈎行款塗記

無爲集十五卷 舊抄本

楊傑撰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焉論

道者一紀於茲比詔有司修建大學蓋以儒術粉飾治具

漸磨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小壘而多名士侍

講揚先生名傑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

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醴德懿行得名於時中間立朝議

登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太山觀日出於絕頂

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

僧統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於羅

蠻尤造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

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惜也歲在

重光作噩之冬士彰謀恩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

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縉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遣辭

典麗立意與妙因刪除其蕪類及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

成集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修文之意不其踴

躍共詩賦碑記雜文表啟共分爲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

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議大夫知

無爲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彰謹序

藏書續志卷四

宋名家詩文全集余家藏亦不少偶造白門向屯部周浩

若索異書首出楊次公無爲集十五卷見跡乃趙士彰所

編鑲版於紹興癸亥年大書深刻紙墨雙妙亟命童子三

四窮五日夜之力依樣印書雖字畫不工皆余手訂正者

又得葉石林建康集章草韻石刻皆快事也崇禎十六年

八月九日石城橋下雨航毛晉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宋乾道刊本

黃庭堅撰 凡古賦一卷分四門古律詩二十二卷分

一百四門雜文二十六卷分二十二門樂章一卷合五十

卷是書自來儲藏家無著錄者惟絳雲樓書目有類編增

廣南昌黃先生文集十六冊當卽此書閱卷十三至十八

抄補目錄後及卷二卷六等卷後鈐方印一文云 安開國元即是卷二十四二十五四十五四十七後鈐方印一文云累代仕宦清白傳家開封史氏

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計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錄本以廣其傳幸學士詳登焉乾道端午識

章齋集十二卷附玉淵集一卷 明宏治刊本

新安朱松喬年撰玉淵集新安朱棹逢年撰傳自得序 首尾七年

劉性序 至元三年

尤袤玉淵集跋 清康熙年

藏書續志卷四

木

藏書續志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明成化刊本

羅從彥撰 前有年譜 元書道

柯潛重刊序 成化七年

歐陽修撰集七卷 抄本

宋歐陽澈撰

予為兒時聞德明歐陽公日記數千言落筆便有可觀雖坐客十輩隨事泛應捷若發機意其胸奇氣逸必有異於人者比於其弟國平家得其遺文一編大抵咳唾揮斥之餘十百不存一二讀之飄然肯有下羣之思迹其盛氣憤著如萬鈞強弩引滿向敵雖未能保其必中勢必一發而後已稽諸前人抑太白之流乎白遇明皇妃子間逸氣少

舒故得以文配杜而為一代詞人公遺靖康橫決之變忘

身拯溺不暇規行故得以忠配陳而為中朝義士皆不世

才也至所存緩急之殊宜所造淺深之異趣以此易彼世

必有能辨乎姑取其文之近似而可喜得古律詩詞書語

八十有七次而編之名曰飄然集觀者得此亦足想公之

為人矣公諱澈派自廬陵郡世家崇仁西者死於京師時

年三十一追贈朝奉郎祔閣修撰事詳國史自公以忠言

沒天下痛惜迄今不衰思其人猶及於甘棠況於其文於

是或溪吳沉為之序蓋紹興二十六年也

夫子有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人稟天地之靈則與生俱生

藏書續志卷四

七

藏書續志

者直而已矣反之而縮養之而無害浩然之氣无所往而

不自得焉至其族邪念世殺身成仁謂非同歸一揆不可

也世道有隆污風俗有振靡惟天地之正氣未嘗不流通

于人心於是可見天地之心矣崇觀政宜以來直氣衰

絕剛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與今觀其策所願行者

皆天下之共欲也所願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

直氣之在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絕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

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雪摧拉木草抑亦偶其所逢而

于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罹酷濫于誤國之奸

臣二君之死旋被褒榮于悔過之聖主名節凜凜又將與

天地相為終始矣陳君言論風旨調羣當時傳於故府足

以不朽歐陽君慷慨激烈孤謙豪邁而其遺文獨未概見
余來佐郡實君之邦得其靖康所上三書及詩文百餘首
輯爲一編釐爲六卷刻而布之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
孤中與借命之詔蓋聞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
日人或以爲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
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皆中時務伏闕紛紜分死久矣歐
陽君僻在江右起於疏賤不勝忠憤故其言尤峭直而容
有未審忽斧鉞不能歸非尙忍以優劣議哉昔張許固守
睢陽以蔽江淮厥功茂矣兩家子弟猶不相知由今觀之
巡信忠矣遠將不得爲忠臣乎論二君者蓋有實於斯時
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藏書續志卷四



愛日精廬

李至剛序

永樂丁亥

王克義序

永樂丁酉

唐光祖跋

永樂丙申

吳溥序

洪熙元年

王鐸跋

嘉靖七年

吳道南序

萬曆甲寅

勤峯真隱漫錄五十卷 抄本

因史浩撰門人周鑄編

周益公文集二百卷 淡生堂舊抄本

宋周益公必大著

國朝知制誥掌外制是謂從官必名試中書而後除不試

號爲異禮夫仕而至此非臺省英俊則中外榜懸之人誰

不知其能文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蓋政事堂本在禁中宰

執朝退房吏得除日以詞頭授詞臣具草錄黃付吏部告

院書印如式乃進御下閣門給焉其付受經由皆有時刻

不容少緩故歐陽文忠公外制序云除日每下率不一

二時已迫丞相出不得專思慮工文字而劉原父立馬一

揮皇子公主九制千言非自誇其敏贈吏偶稽違勢使然

耳元豐以前官號三字寓直舍人院官制行知制誥衍歸

翰苑正日中書舍人實直中書後省資淺則日直舍人院

或先遷後除初輪日草詞繼分六押隨房書黃命令有不

當者繳奏此定制也南渡草創三省在皇城門外六押僅

藏書續志卷四



愛日精廬

除三員又多兼攝召試故事亦廢除日出則先給信劄付

其人所謂詞命急者數日緩或累月紹興壬午秋必大以

起居郎被旨兼攝舊積詞頭頗多在職幾踰半年而草二

百九十六制駁件貴近得請奉祠後十年當乾道壬辰再

以禮部侍郎兼權不一月又坐論事丐免隨以他罪去國

僅得二十三首嘗攷韓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中知

制誥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是夏方改右庶子在職首尾

三年今外集止存崔羣戶部侍郎一制初云地官之職那

教是先末云選賢舉能於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

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那教而以經賦二字

終之可謂深合經旨惜乎不如常楊元白制草之盛傳也

雖然古今吏官例於詞命加以筆削觀順宗實錄制冊溫
純典雅殆駭秦漢不類當時之文其經退之潤色尙復何
疑是固專事一節也必大初攝時止行下三房文書恨不
能述訓戒於除授之間後方掌吏房左選草沈夏戶部侍
郎制首云舜命司徒在親百姓未云俾予既庶人之馴致
無齋之說蓋欲師法退之之萬一則又曰淺而罷因省吏
錄本來獻乃載之是歲四月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賜紫金帶魚袋周必大序
陸游序 開禧元年

意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 抄本

周孚信道撰友人解百論伯時編集

藏書續志卷四

十一

後日精讀

歐陽公之序蘇子美曾南豐陳後山之序王平甫皆悲其
不遇以死其言反覆哀抑有大不釋然者人之讀之知其
辭之緩而不知其意之切也夫二公之材高視一世文可
施諸典冊詩可薦諸聲歌而坎壈流放會不得少用其所
長而天死繼之一時交舊論次其平日之文序其窮而閱
其志能無哀乎所以深悲而痛恨者自其情也余之師友
周公孚字信道自號 齋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
既長於書無所不闢博聞彊記而尤達於楚騷遷史唐韓
杜氏之詩文國朝諸公名世之作出入貫穿造詣其珍域
掇拾其精華始刻意於詩以後山爲法其後山陳而黃黃
而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

長於叙事簡潔而較厲不喜疊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言
止公之於詩文蓋如此登第十年始爲真之郡博士竟卒
於官仕止於一命壽不登五十其窮殆與子美平甫類而
不逮二公者二公所與遊皆一代宗工足以自託不爾公
常恨不及見前輩不斯今之人知一時顯人亦未有能知
公者以故名未大權公既沒之二年平陽解君伯時得公
之道文古賦古律詩表履啟書序記疏青詞贊碑銘共三
十卷日鉛刀編者屬余爲之序余少從公游其學蓋得
於公老不如進思公之不復見也未嘗不潛焉以悲伯時
公之死友也嘗仕爲尚書省監門聞公一言棄歸力學其
志操有足尙者公之自真歸葬也伯時營護之力焉多翟

藏書續志卷四

十一

後日精讀

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余於伯時見之消照己亥中
秋六日京口陳珙序
百篇與意齋先生從游辱知遇最深男瑀受業於先生之
門積有歲時盡得先生家藏詩文三十二卷先生平日盡
力於斯文於詩尤刻意舊句多所更定與昔少異不敢私
藏於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拳拳
之志焉消照己亥重九日即延解百論伯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 影寫明安國本
魏了翁撰
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
念厚養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

亦無慮三變始也厥五季之委蕭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
事繼組則楊晏爲之倡已而同瀾障川新雕返撲崇議論
厲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謙
溪周子出焉其言行道德參務而惟文之能藝焉耳作通
稽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有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
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見仁體通鑑精纂述
擊壤象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餘學其弊至於志道志藝
知有語錄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遠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周子之所尙哉此淵於身山魏
公之文而重有感也南渡後惟朱文公學貫理融訓經之
外文膏史馥騷情雅思體法畢備又未幾而公與西山真
公出焉淵生晚不及見考亭之典型獨幸接二公之精論
歲在丙申魏公假督餞道吳門淵辱兼知 元故 讀
公詩文爲尤熟公薨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粹遺
莫刻梓周淵序發之淵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
無不誦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爲文率深衍闡暢微一物
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發一事不推三綱九法之所以
尊言己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
必斥攘以正一紀述一詩歌必勸少誦多必情發禮止千
變萬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向體要而循法度
浩乎如雲洵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蔚乎

藏書續志卷四 主 凌日精藏

如風毅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
張之間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
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真魏
要皆見道君子歟公早撥發第晚踐政途然身未嘗安於
朝廷之上使得行其言以措諸世如藝祖之訓而用之詎
止如今所稱者而天不假以年故所可見者文而已惜哉
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靖魏公蘇
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事其始辟幕府領袖之士每極天
下選然率以時好向背違不就潛於公非交游知舊亦驟
辱扳引爲上客或謂潛曰盍審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
無從乎乃正馬追公於滄浦之上雖玉帳贊籌專務戎事
而暇日尊俎笑談護見公高文大冊及聞公崇論宏議日
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荆榛闢
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律歷官制兵
法典章文物莫不究極纒纒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益信
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啟新翼華抵實天出神入不
可羈控此豈偶然之故哉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
喪斯文矣又十有五年公之子近思克愚相與蒐遺亡輯
有正集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發梓行於世既屬叔氏序
其首又俾潛日子爲我申言之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脈與

藏書續志卷四 主 凌日精藏

國脉同其壽蓋自高宗喜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
 治道可為諫書自孝宗為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
 言讜論不顧身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
 足以接慶應元祐之 至乾道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
 建張宜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為一家
 凡仁義之安道德之與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
 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瞭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中國之所以異於殊域吾道之所以異於佛老有君臣而
 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宏矣永嘉諸老如陳心齋葉水
 心之徒則為制度器數之學如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
 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四五十載我公

東書續志卷四

古

後日精磨

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為異
 物望在生民名望在異域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
 兼精粗一本未集乾道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
 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
 俾止於此悲夫公諱了翁字華父功之鶴山人天下士師
 尊之曰鶴山先生云淳祐辛亥四月哉生明太中大夫新
 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畧金
 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吳潛後序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各年志學誦鶴山先生文先生將
 漕鄉邑伯仲叔季從先生游余於定省餘暇獲聆先生聲
 咳惜年少不敢犯互鄉之讒既冠束書獨學 門而

先生已得君致身清要勢分愈霄壤歲乙酉余忝以春秋
 竊第謂可借玉階方寸吐平日欲言繼先生芳躅得旨免
 臨軒斯文機緣似與先生不偶越二十餘載僥倖分俸靖
 南嘗記先生鶴山書院記有曰山 瀨繁 皆謂是行之
 何風月之足云余謂夫子所居召伯所憩忠信可行余何
 幸焉適郡太守適先生長翁氣味相投一見傾蓋至之日
 謁宣聖造書院講釋榮禮觀先生道德顏容如夢寐所見
 暇日索先生文集長翁以姑蘇所刊本垂教發香細玩凡
 闕宗社之休戚邊庭之利病敵情之真偽世道之厚薄畢
 萃此書有則 則書余自顧此行所得良不淺也惟字
 畫向外訛費點勘擬命工刊正旋以違 去攜 本至京

東書續志卷四

五

後日精磨

邑偶當對竊先生精論稱旨出守涪陵繼叨 臬距先生
 衰鄉百里許家有先生遺藁刊正之局方聞嘉定法掾趙
 與岑 得於先生 翁 相過字畫精紙墨善意無以
 出其右尋熟讀則年誤猶姑蘇本既而 餘何璟楷幕朱
 景行昌 盧 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衷大魁之作
 來至如墓誌書劄等文 與大全集者項輩相望類
 編比姑蘇 陽二本加詳焉余謂是編不容不再刊之先
 生殘編斷簡散落人間未易衰集復命漢嘉士楊起寅借
 寮友日夕相與校正屏工發梓嗚呼天喪斯文則已若猶
 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年之利害百年之得失百年之安危
 如書龜前知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木集已有遺卷

之序履齋之文可以為重矣余何 詞深恨四郭多墨

則取之於驚 則取之於樽衡紙墨則取之於散亡

要且是紀斯文之不墜若日字精工巧墨妙紙良將有望

於方米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 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

提點刑獄公下錄

邵寶序 嘉靖壬午

暢華跋 嘉靖癸未

可齋雜稿三十回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抄本

因車懷李會伯長孺撰嗣男杓編次

莫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子職既而從諸公幙思中

外法類不盡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購應托意於模寫

藏書續志卷四

末

愛日精廬

自少而壯壯而老天閱劍藤者多矣其棄而歸蒙業緒不

復可記憶篋中斷語零落本無足采年來憂思摧折思致

愈不逮前一日與書塾親友偶閱舊作一二有動以刊諸

梓示兒曹者姑俾爰次之杜園綴釋淺近卑陋終不及君

房語警諸山肴野蕪聊爾雜陳倘俎諸五侯之請當覆然

一笑瀉滌壬子夏下且日可齋書于荊州把梓堂

士君子生斯世功業文章其本雖一而不能兩全者天也

本朝功業之盛莫如韓范忠獻春兩結梓之篇贈灸人口

至辨論新法一疏精於紆術諸儒有所不逮而上之人以

出於強至疑之矣文正岳陽樓記精切高古而歐公猶不

以文章許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確實與重鑿擊平如五穀

之療飢與世之絺章繪句不根事實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可齋李公早以功業自許而詩文操筆立就精妙帖妥愛

出時流余曩與朝夕每歎其得於天者厚一別將二紀而

公功業赫奕於時一日貽書以其在荆襄者述二編見示

且曰蠶魚活計我尙願留情焉余熟觀而嘆曰功業文章

雖兩全久矣而公之志欲兼之顧今邊事孔棘公已一身

橫當荆蜀之衝屹然如長城萬里上之倚公不啻韓范豈

當復與書生文士校短長於繩尺間哉諸葛孔明出師一

表前輩以為與伊訓說命爭光才德之盛固有不期然而

然者此余所期公於異日者也余既以此意復于公仍書

以遺湖北倉使劉和甫籤俾刊之編首益相勉厲以盡朋

藏書續志卷四

七

愛日精廬

友之義云寶祐二年龍集甲寅閏月上泮翰林學士中大

夫知制誥兼秘書監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尤焄

序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葉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粹

而發之梓繼而更使介軒劉公載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

先生尤公焄序於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

列忠翼明簡知當展入儀著作出更餘方於淮於荆於蜀

於湘於嶺於鄞海嘉謨勝畧指陳乎奏唯不援據古誼鋪

釋事情炳然如丹其勲在王室書在國史至於春頌賦詠

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庭闈參幙責掾都

曹凡廟堂闕府諸所製作多出公手見者歎服口冠冕佩

玉之文也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漕者三晚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先公傲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為恨生平為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掀髯散步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苦五六十一年間所作何限散逸亦不少矣歲戊辰先公棄諸孤親遺草而有思儼慈顏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存焉貌是不肖大懼弗能讀以閱於前文人光嘗欲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為巾箱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奏刻告成用識於後咸清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

續稿自識曰雜藻鉸梓出於兒輩哀次中多少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二季間復應酬又欲從而續之姑徇其意

藏書續志卷四

六

發日精磨

然軍書邊午中安有好語徒重作者笑實祐甲寅四月既望

存悔齋詩一卷遺詩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龔璠子敬著 後附補遺十七首明朱存理輯又七首

則毛氏斧季所補也卷中有紅筆校改上方注云某俞錄本作某蓋從元俞植手錄本校過者題籤係斧季手筆前後俱有毛子晉印記

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抄本植從先生游放假以錄實至正五祀歲乙酉也時植年十五今條過五載恍如舊夢歲月難留寸陰其可不惜深愧志不勝氣不能勇力以學撫卷輒成浩嘆謹書以深警毋待他日徒悔焉至正九年歲

己丑五月二十七日開封俞植恐悚拜書

毛氏手跋曰余家藏元人集未逮百家意欲擇勝授梓閱中徐與公許以秘本五十種見寄奈魚雁杳然怒如也適馬人伯出龔子敬存悔齋稿示予得未曾有真入年第一快事中有殘缺二處未有朱性甫補遺一十七首問所從來迺荻溪王凱皮家藏本卷帙如新而凱皮已為玉樓作記人矣掩卷相對泣然久之時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日毛晉識

毛氏手跋曰存悔齋詩世不多見先君從馬師借抄讀先君手跋在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辰生於是年六月二十六則跋書之日展尚未生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白

藏書續志卷四

九

發日精磨

首無成深負父師之訓一展閱問手澤如新音容久杳不禁淚下沾衣也偶閱天平山志載子敬詩二首集中止有其一又從六硯齋筆記得絕句一首皇元風雅得詩五首并錄于右康熙乙亥花朝後二日毛辰識

翠寒集六卷障隱集一卷 元明本

○吳郡宋无子虛著 馮子振序 延嘉庚申

子虛先余二十年雖知其嗜吟其亦未始置齒牙間自其壯年遊江東首見知中丞王公侍郎鄧公今承旨趙公皆序其卷最後集賢馮公開其詩欲行將有以資之而未嘗見其卷也公一日過子虛索稿子虛不容已遂出藁公

疾視嘿覽遇佳句輒首肯而聲誦之謂子虛曰子詩真刻
意於唐者明當爲子序之翌且子虛袖二紙請焉公欣然
援毫不煩脫稿一掃千餘言昨所聲誦聲聲山筆下至於
題之前後句世次第畧不少差其一二所許可皆子虛平
生得意句世所膾炙者子虛亟拜亟喜坐客皆爲之歎服
吁士之處世能不逐聲利而獨嗜片言隻字以陶寫其心
腹不求人知有終其身而詩不傳者乎今子虛是也馮公
序其詩時已年踰耳順何一覽其卷而盡能嘿記佳句於
俄頃之間抑子虛之詩如正聲雅樂入耳而不忘耶序雖
顯其英爲公論余意翠寒集其堪擊節者恐不翅若是也
因徵余書獲識卷末且以紀馮之才之強記云至治二年

戴書續志卷四

三

愛日精廬

六月一日山人錢良右書

鄧光薦隳隱集序

隳隱集自序

梧溪集七卷 明洪武刊本卷一至四皆抄補 汲古閣藏書

江陰王逢原吉撰 存卷五至末其卷一至四毛氏抄
補案讀書敏求記云於劍峽齋藏書中購得前二卷是洪
武年間刊本如雙拱壁越十餘年復於梁谿顧修選家借
得後五卷鈔本亟命侍史繕寫成完書云云則刊本之稀
可知此本雖止三卷零碎壁壘足珍貴異日如獲述古
藏本俾成完璧快何如之望何如之卷末有陸勣先手識
云成山觀巷陸貽與校補於汲古閣丁巳九月下浣

汪澤民序 至正丙戌
周伯琦序 至正
陳敏政補刊後序 景泰七年
夷白齋稿二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季滄葦藏書

臨海陳其著金華戴良編 此本比前所著錄本紙色
更舊蓋明初人抄本也卷首有季滄葦印記
戴良序 至正二十四年

宋學士文粹十卷補遺一卷 明洪武刊本 文三編藏書
宋濂撰 卷首有文彭印記關卷六至十抄補
劉基序 洪武八年

戴書續志卷四

三

愛日精廬

宋學士續文粹十卷附錄一卷 明洪武刊本

樓璉序 歲在辛巳

鄭柏跋

林氏手跋曰宋文憲公景濂所著潛溪前後集皆刻於元
至正間其入明後作文粹爲劉誠意所選定續文粹爲其
門人方正學輩所選定而 文粹尤貴於世者則以正學
與同門劉剛林靜樓連手自繕寫而刊於浦江鄭氏義門
書塾也錢虞山受之云丙戌年曾於內殿見此集正學氏
名皆用墨塗乙蓋猶遵革除舊禁也然則是集不特可貴
而又難得矣信義受業於汪堯峯先生之門先生以所爲
文囑信任編錄信未見茲集也而家有宋文憲之師元貴

文獻公集字畫行款皆精緻因倣其式以呈先生極喜復書鄭重委托而先生垂沒矣越二年書成每懷古人事師始終誠一之誼竊意義門所刊必有傳於世者何時得寓目償所願焉今年夏吳江徐虹亭先生游閩數登信書樓見信所跋堯峯文鈔後語因云于笈中有宋學士續文粹子豈欲見之乎信為踴躍不寐胡晨賚書至信置手展觀恍見諸君子聚錄一堂而佩服欽承之意猶隱約毫楮間也其書字畫端謹與黃文獻集差相似版間有闕補者十之二三若正學父方懋菴先生墓版文及送方生還甯海詩與鄭柏後跋皆非舊凡涉方氏者槩不敢書名曰某某即內府本用墨塗乙之意也信肅觀卒業因跋其後以寓景行之慕云時康熙甲戌秋九月望後一日鹿原林信謹識

藏書續志卷四

三

愛日精廬

總集類

文選六十卷

馮氏寶伯陸氏勳先校本

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馮氏寶伯陸氏勳先據錢遵王家宋本校元和顧淵蒼先生據周香殿家殘宋本校校殘宋本存卷一至六十三至五十八至二十一二十入至三十九四十九至末凡三十七卷

文選序

上文選注表

顯慶三年

卷一後馮氏手跋曰己亥歲校過一次重檢後漢班固對勸本文同異甚多注亦畧同疑善仍用舊注耳范史蕭選各自成書文字無容參改標諸卷首聊以志異也上鄒武識

又陸氏手識曰庚子正月二十四日借道王朱刻本校其有宋本誤字亦畧標識以便參考貽典卷二十六後馮氏手跋曰二十二日對此卷先有對者與錢氏宋本不同今一依錢本校其亦有明知宋版之誤而不必從者亦依樣改之蓋校書甚難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姑俟之博物者裁定之上鄒武

藏書續志卷四

三

愛日精廬

前二十卷又有藍筆則陸勳先所覆校也今年秋八月予囑堯圃以重價購之復借蘇巖周氏所藏殘宋尤表槧本即馮陸所據者重為細勘閱時之久幾倍馮陸補其漏略正其傳譌頗有裨益惜宋槧之尙非全豹也竊思選學盛於唐至王深甯時已謂不及前人之熟降逢前明幾乎絕矣唯詞章之士掇其字句以供盤饗主其為經史之鼓吹聲音訓詁之鍵鑰諸子百家之檢度遺文墜簡之淵藪莫或及也其間字經淺人改易文為妄子刊削五臣混淆善本音注抵牾正文又烏能知之因訛致舛其來久遠承襲轉轉日滋一日卷帙鴻富徵引繁多詞意奧隱不容臆測義例深密未易推尋難以陳文道之精心銳志既博且勤

而又淵源多助然舉正一書猶時時有失況余仲林記問
以下撫華遺實宜同自節矣廣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謬
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無謬意欲準古今通借
以指歸文字參累代聲韻以區別句逗經史互載者考其
異專集尙存者證其同而又旁綜四部雜涉九流援引者
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
隨用博大自慚謏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并期與蕙
園交勗之焉嘉慶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頤嵐圻書於士禮
居

唐詩極元二卷 秦氏百餘手抄本 張烈然藏書

唐諫議大夫姚合集宋白石先生姜夔點 板心有又元

藏書續志卷四

書

愛日精廬

齋三字

蔣易題 至元五年

弗乘 未詳何人 手識曰此係吾鄉秦西巖手錄庚寅上元日遵

王見贈 弗乘

張氏手識曰庚申九月九日得於虞城肆中 趙然

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 元月本

不著撰人姓名

分甲乙丙丁四集列卷八十四闕甲集

一至十六乙集二十三至三十七抄補是書藏書家皆以
爲宋槧今案全書宋槧俱未闕筆後有趙文序云姑述其
畧以贊高先生手抄之後則宋時未經刊板可知定爲元
刊似較確實傳是樓書目有高似孫文苑英華摘句未知

卽此書否

孝宗皇帝閱文苑英華周益公直玉堂夜旦對上謂秘閣
本太舛錯再三命精警十卷以進一日侍公酒公以無佳
本爲言因自架中有此書問嘗用諸集是正頗改定十之
二三公驚喜曰英華本世所無况集耶迺盡笈去復以書
整者昇予研訂書奏御不爲無分毫助也後以本傳之廢
陵手書寄來急讀一遍因取其可必用者僅爲帙四又以
奉公復答曰書千卷鮮克展盡顧迺獵之精舉之確耶不
減小洪公史語也初予官越洪公方在郡日日陪棣華堂
書研頗及史語公曰不過觀書寓筆示不苟于觀耳予曰
類書帙多字繁非准不能盡記蓋亦未嘗盡見古人是

藏書續志卷四

書

愛日精廬

有撮取之功然迺切於自用非爲它人設也洪公擊節曰
此正余意鈔亦出是歟治使史公來訪越墅因從容視察
見鈔本日鈔元摘奇便於後學者也書來索甚力第二書
報已刊第三書寄刊本令作鈔序迺誦益公洪公語以謝
好雅嘉定十六年三月七日高似孫續古識

予少讀文苑英華困其浩瀚不能盡究後得鄉先生高公
手抄文苑纂要四集計八十四卷復又撰十卷下證考異
凡古今名賢諸作有一聯一句至 至妙者必博采無遺
予讀之神馳心醉奇哉是書也世道不古讀書之道廢挾
匱圖冊者非惟莫之見且莫之聞文運天開車書混同聖
天子下詔求經明行修之士試六經古賦詔諸章表以觀



ZW 21101000728272

其所學試時務策以觀其所能士之懷才抱器者莫不爲之薦飛魚躍崇儒重道之風古之菁莪不啻過之習科目者熟精此書磨礱文場寸晷之下能使朱衣人暗點頭則題雁塔縮銅章待拾芥耳文苑一書 必遇賞音予老不能文姑述其畧以贊高先生手抄之後云延祐甲寅冬後一日青山趙文序

樂府詩集一百卷 元刊校宋本 汲古閣藏書

因太原郭茂倩編次 自卷一至卷六朝曰樂章毛氏子晉手校卷末俱有子晉手識校勘時日其夕月樂章以下則長洲王與公所校也前有無名氏跋殘闕大半推尋字句似是據錢宗伯家藏宋本校正也

藏書續志卷四

宋

蒙日精廬

李孝光序 至正六年

周慧孫序 至元初元 闕一葉

無名氏跋曰樂蓋六藝之一也樂部諸書孟堅著諸經籍之首貴與列諸經解之後陳氏直屬諸子錄樛藝之間愈趨而愈微眇迨陳三山撰樂書二百卷凡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但腐氣逼人而風雅之趣湮沒殆盡能不爲之三歎耶太原郭茂倩集樂府詩一百卷采陶唐及李唐歌謠詞曲畧無遺軼雖樂府之名鑿之於漢 邇太古自雲門以來歷代首律沈然盈耳矣惜乎歲 元家版 能句 讀因乞錢宗伯

余得徐陵玉 下

王氏手識曰己卯四月十八日坐寶月堂校完此本始讀梅花曲令人幽冷繼讀紫駱馬令人雄騁及後挽歌對酒諸作又不覺志念俱消欷歔泣數行下也文章能移人之情如此豈獨高山流水而已耶長洲王與公識 卷二十七 又曰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閱竟獨讀李羣玉集有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之語人謂勝於老杜江平不肯流今閱此集又爲李端作古人詩文多有互見乃爾何耶衰年讀書但可量力而止兩日頗費翻閱覺頭涔涔然作痛也長洲王與公

藏書續志卷四

宋

蒙日精廬

蒙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終